

# 东周列国志

清 蔡元放著 刘国辉 等译

（现代语文版）

时事出版社

# 东周列国志

##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犇养叔献艺

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口吐鲜血，闷倒在地上，内侍把他扶到寝室，好一会儿才醒过来。群臣不欢而散。从此，景公便卧床不起。他左右有人说：“桑门那儿有个巫神，白天能见到鬼，为何不把他召来？”桑门巫神奉命前来，刚迈进寝门，便说：“有鬼！”景公问：“鬼是什么样的？”巫神说：“蓬头披发，身長一丈多，用手拍胸，怒容满面。”景公说：“巫神说的和我见到的相符。说我屈杀了他的子孙，不知这鬼是哪一个？”巫神说：“先世有功之臣，他的子孙遭遇最惨的就是了。”景公愕然说：“难道是赵氏的祖宗吗？”屠岸贾正在一旁，便奏道：“巫神是赵氏的门客，所以借故为赵氏鸣冤，君主不可以听信这话。”景公默然良久，又问：“可以向鬼祀祷吗？”巫神说：“他愤怒已极，祀祷也无用。”景公说：“那么我的寿命如何？”巫神说：“小人冒死直言，恐怕君主尝不到新麦子了。”屠岸贾说：“麦熟就是月内的事，君王虽然有病，精神还旺盛，何至于这样严重？如果主公能尝到新麦，你就该当死罪！”不等主公发落，喝叱他出去。巫神走后，景公病得更厉害了，晋国医生前来，诊断不出是什么病，不敢下药。

大夫魏犇的儿子魏相对大家说：“我听说秦国有两位名医高和、高缓，曾得到扁鹊的传授，通阴阳之理，善于攻治内外之症，现在是秦国的太医。要治主公的病，非他们不可。为什么不去请他呢？”众人说：“秦国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能派遣良医来救主公呢？”魏相又说：“扶持忧患，分担灾难，是邻国应做的美事。我虽没有才能，愿动三寸不烂之舌，把名医请到晋国来。”众人说：“如果这样，满朝文武都感谢你了！”

魏相当天整理装束，坐小车星夜奔往秦国。秦桓公问他的来意。魏相奏道：“寡君不幸得了大病，听说贵国良医高和、高缓有起死回生之术，臣特诚心来请，以便救我们国君之命。”桓公说：“晋国无理，屡次打败秦军，我国虽有良医，怎么能去救你的君王呢？”魏相正色道：“明公这话说得就差了！秦与晋是邻国，所以我们献公与你们穆公，结成婚姻之好，世代相亲。你们穆公开始接纳惠公，却又有韩原之战；后来接纳文公，却又有汜南背盟之事。之所以没有善始善终，都是由贵国所造成的。文公去世后，穆公又听孟明的话，欺负我襄公年幼，出兵崤山，袭击我们的属国，自取失败。我们捉获了贵国的三个元帅，都赦放了，你们却又很快违背自己的誓言，夺取我们王官。灵康在位时，我们每次进攻崇国，贵国便来伐晋。待到我们景公向齐国问罪，明公您又派遣杜回兴兵救齐。败了不知警戒，胜了不知适时而止，放弃友好翻脸成仇，莫不由秦国而起。明公试想：是晋国犯了秦国呢？还是秦国犯了晋国呢？现在我们君主有活不到年底的危险，想从贵国借针砭医治。诸臣都说：‘秦国和我们已断绝关系，一定不能答应。’臣说：‘不尽然。秦君有很多行动欠妥，怎么知道他心里不懊悔呢？这次去，借治病的国手来修复先君的旧好。’明公如果不答应，则被诸臣预料对了！邻居有扶危的情谊，而明公却把这一点废弃了：医生有救人之心，而明公却背道而驰。我认为明公不该这样做。”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剖析问题详尽，不由肃然起敬地说：“您用正确的意见责备我，敢不听从教诲吗！”便令太医高缓去晋国。魏相谢恩后，便与高缓同出雍州，星夜往绛州而来。有诗为证：

婚媾于今做寇仇，幸灾乐祸是良谋。

若非魏相澜翻舌，安到名医到绛州？

这时晋景公已经病危，日夜盼望秦国的医生。忽然梦到有二小人从自己的鼻中跳出，一个说：“秦高缓是当世名医，他如果到了，一用药，我等必然被伤，怎么才能躲避呢？”另一个说：“如果躲在膏之上，膏之下，他能把我们怎样？”一会儿的功夫，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坐卧不安。很快魏相引高缓到了，入宫诊完脉，高缓说：“这病治不好了！”景公问：“什么原因？”高缓答道：“这病在膏之上，膏之下，灸攻不到，针扎不到，就是用药的力量也达不到这里。这是天命。”景公叹道：“您所说的正是梦到的，真是良医啊！”下令为他饯行，准备礼物，并送他回秦国。

这时有小内侍江忠，因服侍景公辛苦，白天不自觉地睡了，梦见自己背着景公在天上飞腾，醒来与左右的人说这事。正在这时，屠岸贾来到宫中，听说梦情，祝贺景公说：“天是阳而且明，病是阴而且暗；飞腾上天，离暗就明，君王的病必然会逐渐好的。”晋侯这天也自觉得胸膈处稍宽敞，听了这话很高兴。忽然有人报告：“农人来献新麦。”景公想尝尝，命厨师取一点，舂净做粥。屠岸贾恨桑门巫神说了赵氏之冤，便奏道：“前日巫神说主公不能尝新麦，今天证明他的话不灵了，可以召来质问他。”景公听了他的话，召桑门巫神进宫，让岸贾责问他：“新麦就在眼前，还怕尝不到嘴吗？”巫神说：“还不好说。”景公听后脸上变色。岸贾说：“小臣诅咒君王，该杀！”便命左右拉出去斩首，巫神叹道：“我因精通一点巫术，而自取其祸，岂不悲哉！”左右很快献上巫神的首级，恰好厨师把麦粥送上，这时已到中午了。景公正要拿来吃，忽然腹胀要泄，唤江忠：“背我上厕所。”到厕所江忠把他放下，景公觉得一阵心疼，立不住脚，坠入厕坑中。江忠顾不得污臭，把他抱起来，已经气绝身亡。到底没吃上新麦，屈杀了桑门巫神，都是屠岸贾的过错呀！——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就是厉公。众人议论，江忠曾梦背景公登天，后来背景公上厕所，正应其梦，使用江忠殉葬。——当时如果不说这梦，可能就没有这祸事了。口舌害身，不可不谨慎！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晋国有很多人说赵门冤枉的事，只因为栾郤两家，都与屠岸贾关系密切，只有个韩厥，孤掌难鸣，所以不敢为赵氏伸冤。

这时宋共公派上卿华元，到晋国凭吊，并恭贺新君。因此与栾书商议，要把晋楚联合起来，免得南北争斗，生灵涂炭。栾书说：“楚国不可信。”华元说：“我和子重要好，可以承担这件事。”栾书便让幼子栾鍼同华元一起到楚国，先与婴齐相见。婴齐见栾鍼年青伟岸，便问华元，才知道此人是中军元帅之子，想试试他的才学，问道：“贵国用兵之法是什么？”栾鍼回答：“整。”又问：“还有什么见长的？”鍼答：“暇。”婴齐说：“人乱我整，人忙我暇，何战不胜？这两个字可谓简而全了！”因此更加敬重栾鍼。便将其引见给楚王，议定两国和好，各守境安民，有先动干戈的，鬼神殛之！还订了会盟的日期。晋国的士燮，楚公子罢，在宋国西门外歃血盟誓。

楚司马公子侧，认为这事不曾与自己商议，便大怒说：“南北不通好已经好久了！子重享独自联合两国的功劳。我一定让他失败。”探知巫臣纠合吴子寿梦，与晋、鲁、齐、宋、卫、郑各国大夫在钟离相会，公子侧便对楚王说：“晋吴通好，必有算计楚国的意图。宋、郑都依从晋国，楚国的房檐下就空了。”共王说：“我想讨伐郑，那西门外的盟约怎么办？”公子侧说：“宋、郑接受楚国的盟约，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仍不顾盟约，又去依附晋国。现在的事，有利就图，还用顾及盟约吗？”共王便命公子侧率师伐

郑，郑国又背晋国依从楚国。这是周简王十年的事。

晋厉公大怒，召集众大夫商议伐郑的事。这时栾书虽然当政，却由三郤专权。那三郤是郤锜、郤犨、郤至。郤犨为上军元帅，郤犨为上军副将，郤至为新军副将，郤锜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同是大夫。伯宗为人正直敢言，屡次向厉公说：“郤氏族大势盛，应当区分贤愚，适当抑制他们的权力，以保全功臣之后。”厉公不听。三郤恨伯宗入骨，便诬陷伯宗毁谤朝政。厉公相信了，反倒杀了伯宗。他的儿子伯州犁逃奔到楚国，楚国用他做太宰，与他计议对付晋国。厉公向来骄侈，内外所宠幸的人太多。外嬖有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匠丽氏等一班少年，都拜为大夫，内嬖美姬爱婢，不计其数。日日淫乐，喜欢谄媚，厌恶正直，不修政事，群臣离心。士燮见朝政一日不如一日，不打算再伐郑了。郤至说：“不伐郑，怎么能控制诸侯？”栾书说：“今日失掉郑，鲁、宋也将同我离心，温季的话对呀！”楚国降将苗贲皇也劝厉公伐郑，厉公依从了。独留下荀息居守国都，亲自率大将栾书、士燮、郤锜、荀偃、韩厥、郤至、魏锜、栾鍼等，出战车六百辆，浩浩荡荡，杀奔郑国。一面派郤犨去鲁、卫各国，请兵助战。

郑成公听说晋兵势力强大，准备出城投降。大夫姚钩耳说：“郑地狭小，介于两个大国中间，只应选择一个强国依附，岂可朝秦暮楚，年年受兵灾？”郑成公说：“那么怎么办呢？”钩耳说：“依臣的愚见，莫不如去楚国求救。楚兵到了，我们与他们夹攻，大破晋兵，可保数年的平安。”成公便派钩耳去楚国求救。楚共王要避西门盟约之嫌，不想派兵，征求令尹婴齐的意见。婴齐回答：“楚国没有信义，以致晋国出兵，如果又庇护郑国而与晋国争斗，劳民逞强，还不一定胜，不如看情况再说。”公子侧进言：“郑人不忍心背叛楚国，所以来告急。前日不救齐国，今日不救郑国，是使归附者绝望。臣虽无才能，愿带领一旅之师，保驾前往，一定再立‘搦指’之功。”共王大喜，便拜司马公子侧为中军元帅，令尹公子婴齐统帅左军，右尹公子壬夫统帅右军。自己统帅亲军两广之众，向北进发，来救郑国，每天行军百里，疾走如风。早有哨马报入晋军。士燮私自对栾书说：“君王年幼不知国事，我等假意害怕楚兵而躲避开，来做戒君心，使他知道警惕、畏惧，还可稍保安宁。”栾书说：“畏惧、逃避之名，我不敢当。”士燮退出后叹道：“这次兵败还是幸事，万一胜了，外边安宁，国中必有内患，令人担忧。”

这时楚兵已过鄢陵，晋兵不能前进，便在彭祖冈停下，两边安营下寨。第二天，是六月甲午大尽之日，名为晦日。按常规晦日不动兵，晋军不做准备。五更时，天还没亮，忽然寨外喊声大振。守营军士急忙来报：“楚军直逼本营，排下阵势。”栾书大惊说：“他既然压住我军列阵，我军就不能成列，交战恐怕不利。暂时坚守营垒，待从容设计再破敌。”诸将纷纷议论，有说挑选精锐部队突围的，有说移兵后退的。这时士燮之子名句，年纪才十六岁，听到众人议论不决，便入中军，禀报栾书说：“元帅忧虑没有战地吗？这事容易。”栾书说：“你有什么计策？”名句说：“传令牢牢把住营门，军士在寨内暗暗将锅灶削平，把井用木板盖上，不过半个时辰，列阵还有余地。既然军队成列，再掘开营垒，作为战道，楚军能把我们怎么样？”栾书说：“井、灶是军中当务之急，平灶塞井，吃什么呢？”名句说：“先命各军预备干粮净水，尽可支撑一两日，等布完阵，分拨老弱兵士在营后另做井、灶使用。”士燮本来不想交战，见儿子献计大怒，骂道：“用兵胜败，关系天命。你一个童子，有什么知识，敢在这摇唇鼓舌？”便拔出长戈追逐。众

将领把士燮抱住，士燮方才走脱。栾书笑着说：“这孩子的智慧，胜过范孟了。”便听从士燮之计，命令各寨多造干粮，然后平灶填井，摆列阵势，准备来日交兵。胡曾咏史诗云：

军中列阵本奇谋，士燮抽戈若寇仇。  
岂是心机逊童子，老成忧国有深筹。

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列阵，自认为出其不意，晋军中必然扰乱。却寂然不见动静，便问太宰伯州犁说：“晋兵坚守营垒不动，你是晋人，必能知道其中的情况。”州犁说：“请君王登车观望一下。”楚王登车，让州犁站在一旁。王问：“晋兵驰聘，或左或右是做什么的呢？”州犁说：“召集军吏。”王说：“现在又群聚在中军了。”州犁说：“集合商量计谋。”又望一望说：“忽然张开帷幕是做什么？”州犁说：“虔诚祷告先君呀。”又问：“现在又撤掉帷幕了？”回答：“要发军令了。”看一看又说：“军中为何喧哗？飞尘不止？”答：“他们因为不能列阵，在塞井平灶，做为战地。”又说：“车都驾马了，将士上车了。”回答：“要列阵了。”又望一望说：“上车后为何又下来了？”回答：“要开战而祷告神灵。”又望着说：“中军气势很盛，国君在吗？”答：“栾范之族，挟厉公而列阵，不可轻敌。”楚王了解了晋军情况，便通知、警告将士，准备明日交锋之事。楚国降将苗贲皇在晋侯一旁，献计说：“自从令尹孙叔死后，楚军政不如以前了。两广精兵，很久没有选换了，老弱不能战斗者甚多。况且左右两军，互相不和。这次一定能打败楚国。”髯翁有诗写道：

楚用州犁本晋良，晋人用楚是贲皇。  
人才难得须珍重，莫把良臣借外邦。

当天，两军各自坚守营垒相持不战。楚将潘党在营后试射靶心，连中三箭，众将哄然赞美。这时，养繇基也来了，众将说：“神箭手来了！”潘党大怒，说：“我射的箭为何不如养叔？”养繇基说：“你的箭虽射中靶心，却不足为奇；我的箭能百步穿杨！”众将问：“什么叫百步穿杨？”繇基说：“曾有人把颜色印记在杨树一片叶子上，我在百步之外射它，正穿此叶中心，所以叫百步穿杨。”众将说：“这里也有杨树，可以试射一下吗？”养繇基说：“为什么不可以？”众将大喜，说：“今日能看到养叔神箭了！”便用墨涂在杨树的一片叶子上，繇基在百步之外一箭射出，箭没看到落下，众将前去察找，箭被杨树枝挂住，其头正穿叶心。潘党说：“碰巧射中一箭罢了！如果依我说，将三片叶子按次序记好，你按此射中，方显出你是个高手。”养繇基说：“恐怕未必射中，且试试看。”潘党在杨树上，高低不等涂了三片叶子，写上“一”、“二”、“三”字。养繇基看过了，退到百步之外，将三支箭也记上“一”、“二”、“三”的号数，依次发箭，依次而中，不差毫厘。众将都拱手说：“养叔真神人哪！”潘党虽然暗中称奇，但还要显示自己所长，便对养繇基说：“养叔的箭技，可以说是太妙了！然而杀人还要以力取胜，我的箭能贯穿数层铠甲，也应当为诸君试试。”众将都说：“愿意观看。”潘党叫随行穿甲衣的士兵脱下铠甲来，垒了五层。众将说：“可以了。”潘党令再迭两层，共是七层，众将想道：“七层甲，差不多有一尺厚，如何射得过去？”潘党叫把那七层坚固的铠甲绑在箭靶子上，也立在百步之外，挽起黑雕弓，拉住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瞄得端端正正，尽力发去，扑的一声，叫道：“着了！”只见箭起，不见箭落，众人向前看时，齐声喝起采来：“好箭！好箭！”原来弓劲力深，这枝箭直透

过七层铠甲，如钉钉物，穿得坚牢，摇也摇不动。潘党面有傲色，叫军士把甲连箭一同取下，想在营中夸耀一下。养繇基却道：“莫动！我也试一箭，不知如何？”众将说：“也要看看养叔的神力。”养繇基拉弓在手，刚要射又停下来，众将说：“养叔为什么不射？”养繇基说：“只依样穿扎，不为稀罕，我有个送箭之法。”说罢，搭上箭，飏的射去，叫声“正好！”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地把潘党那枝箭兜底送出靶子那边去了。养繇基这枝箭，依旧穿于层层铠甲孔内。众将看时，无不吐舌，潘党这才心服，叹道：“养叔妙手，我是赶不上的！”史传上记载楚王在荆山打猎，山上有通臂猿，善于接箭。楚兵数层包围，楚王命令左右开箭，都被猿接住，便召养繇基来。猿听到养繇基的名字，立即啼号起来，待养繇基到，一箭便射中猿心。他为春秋第一射手，名不虚传。陶渊明有诗写道：

落乌贯虱名无偶，百步穿杨更罕有。

穿札将军未足奇，强中更有强中手。

众将说：“晋楚相持不下，我王正在用人之际，两位将军如此神箭，应当奏明我主，美玉不能藏在匣子里。”便令军士把箭穿的铠甲抬到楚共王的面前，养繇基和潘党一齐过去。众将把两人先后打赌射箭的事，细细禀告楚王：“我国有这样的神箭手，何愁晋兵百万？”楚王大怒，说：“大将以谋略取胜，怎么能以一箭侥幸呢？你们这般自傲，他日必因艺高致死！”尽收养繇基的箭，不许再射，养繇基羞愧而退。

第二天五更鼓响过，两军各鸣鼓进军。晋上军元帅郤锜攻楚左军，与公子婴齐对敌，下军元帅韩厥攻楚右军，与公子壬夫对敌。栾书、士燮各率本部车马，中军护卫王驾，与楚共王和公子侧对敌。晋厉公这边是郤毅为驭手，栾鍼是车右将军，郤至等带领新军，做后队的接应。那边楚共王出阵，上午本该乘坐右广车，但右广是养繇基为将，共王怪他恃射艺夸口，不用右广，反乘了左广的车。彭名为驭手，屈荡为右车将军。郑成公引本国车马做后队接应。

却说厉公头戴冲天凤翅盔，身披蟠龙红锦战袍，腰悬宝剑，手提方天大戟，乘着金叶包裹的战车。右有栾书，左有士燮，打开营门，杀奔楚阵来。谁知阵前却有一窝泥淖，黎明时候，未曾看得仔细，郤毅驭车勇猛，恰好把晋侯车轮陷于泥淖中，马不能走了。楚共王的儿子熊茂，少年好勇，领着前队，望见晋侯车陷进去，驱车飞赶过来。栾鍼忙跳下车，立在泥淖之中，用尽平生气力，双手把两个轮子抬起，车浮马动，一步步挣出泥淖来。那边熊茂紧接着赶到。这边栾书的车马也到，大喝：“小将不得无理！”熊茂见旗上有“中军元帅”字样，知是大军，吃了一惊，回车便走，被栾书追上，活捉过来。楚军见熊茂有闪失，一齐来救。恰好士燮引兵杀出。后队郤至等也全来到，楚兵怕中埋伏，收兵回营。晋兵也不追赶，各自归寨。哨马探听到楚左军持重，晋上军也不曾交战，下军战了二十多个回合，互相都有伤亡。胜负未分，约定来日再战。栾书献上熊茂邀功，晋侯要杀熊茂。苗贲皇进言：“楚王知道儿子被擒，明日必亲自出战，可把熊茂囚到军前，往来走动引诱楚王。”晋侯说：“好。”一夜安息无话。

黎明，栾书令开营挑战，大将魏锜对栾书说：“我夜里梦见天上一轮明月，便弯弓射它，正中月心，射出一股金光，直泻下来。慌忙退步，不觉失脚，陷在营前泥淖之内，猛然惊醒，这是什么征兆？”栾书详细询问之后，说：“周的同姓为日，异姓为月。射月而中，必定指楚君。然而泥淖是水浆，

退入泥中，也不是吉兆，将军也必须小心。”魏錡说：“如果能破楚兵，就是死了也无怨恨！”栾书便允许魏錡打头阵。楚将工尹襄出来迎战。没有几个回合，晋兵推出囚车在阵上往来。楚共王见儿子熊茂被囚在阵中，急得七窍生烟，忙叫彭名打马上前，来抢囚车。魏錡望见，撇了尹襄径直追向楚王，架起一枝箭，飏一声射去，正中楚王左眼。潘党奋力抵挡，保得楚王回车。楚王忍痛拔箭，眼珠随箭而出，掉在地上。有个小兵捡起来献给楚王，说：“这是龙睛，不能丢弃。”楚王便放在箭袋之中。晋兵见魏錡得利，一齐杀上来。公子侧领兵拼死拒敌，救出了楚王。郤至围住了郑成公，多亏驭者把大旗藏在弓袋之内，成公才得以走脱。这时楚王大怒，急唤神箭将军养繇基速来救驾。养繇基听令，慌忙驰过来，身边并没带一支箭。楚王便抽出两支箭交给他，说：“射我的是绿袍虬髯的人，将军为我报仇。将军身负绝艺，想必不用多费箭了。”养繇基领了箭，飞车跑入晋营，正撞上绿袍虬髯的人，知是魏錡，大骂：“匹夫有什么本事，胆敢射伤我的主公？”魏錡刚要答话，养繇基的箭已发到，正中魏錡项下，伏在弓袋上死去。栾书领兵夺回他的尸体。养繇基把剩下的一支箭交还楚王，奏道：“仰仗大王的威灵，已射死绿袍虬髯之将了！”共王大喜，解下身上的锦袍赐给他，并赐给他百只狼牙箭，军中称养繇基为“养一箭”，是说不需要射第二箭了。有诗为证：

鞭马飞车虎下山，晋兵一见胆生寒。

万人丛里诛名将，一矢成功奏凯还。

再说晋兵紧紧追逐楚兵，养繇基箭在弦上，立在阵前，射杀追者，晋兵便不敢逼近。楚将婴齐、壬夫闻楚王中箭，都来接应。混战一场，晋兵方退。栾鍼望见令尹旗号，知道是公子婴齐之军，请求晋侯说：“臣前些日子奉命去楚国，楚令尹子重问晋国用兵之法，臣以“整、暇”二字回答，今天混战未见其整，退未见暇。臣愿意派行人拿水献给他们，以兑现过去说的话。”晋侯说：“好。”栾鍼便让行人拿酒器，到婴齐军前，并说：“我们国君缺少人手，令栾鍼在车右执矛，不能亲自来犒劳，使我代替他献酒一杯。”婴齐想到昔日“整、暇”的话，便感叹地说：“小将军真是好记性！”接过酒器，面对来使一饮而尽，并说：“来日阵前当面致谢。”行人回来说了这话。栾鍼说：“楚君中箭，他的军队还不肯退去，怎么办？”苗贲皇说：“检阅车辆，补充士卒，秣马厉兵，修阵固列，鸡鸣时饱食一顿，而后决一死战，还惧怕楚兵吗？”这时郤犨、栾廪从鲁、卫两国请兵回转，说两国都发兵前来相助，已在二十里左右了。楚军探子探知这些，报告楚王。楚王大惊，说：“晋兵已经够受的了，鲁、卫之兵又来了，怎么办？”便令左右召中军元帅公子侧商议。

##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话说楚军元帅公子侧平日爱饮酒，每次饮酒不下百觚，醉得整日不醒。楚共王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每次出兵，都告诫他不要饮酒。晋楚交战，重任在身，更不允许公子侧滴酒入口。这日，楚王中箭回营，又羞又怒。公子侧进言：“两军都已经疲惫了，明日休息一天，让我仔细考虑对策，务必为主公报仇雪恨。”公子侧辞别楚王回到中军帐中，坐到半夜一筹未展。他有心腹小卒叫谷阳，见主帅愁思劳苦，便想到居处还藏三坛美酒，就热了一大杯送到公子侧面前，公子侧嗅了嗅，惊讶地问：“是酒吗？”谷阳知道主人要喝酒，但又怕左右传出去，便谎说：“不是酒，是椒汤。”公子侧领会他的好意，便一饮而尽，顿觉香甜无比，妙不可言！忙问：“辣椒汤还有吗？”谷阳说：“还有。”谷阳只说是“椒汤”，只顾满斟献上。公子侧枯肠久渴，口中只叫：“好椒汤，谷阳对我太好了！”斟上便倒进肚，真不知饮了多少。酩酊大醉，倒在床上，已入梦乡。楚王听说晋兵明日鸡叫时出战，而增援的鲁、卫两国的兵也到了。忙命人召公子侧共商抗敌之策。谁知公子侧烂醉如泥，叫而不应，扶而不起。只闻得一阵酒臭，知道他是醉了酒，赶紧回复楚王。接着又一连十多次派人来催促，哪知催得越紧睡得越熟。谷阳一见，哭着说：“我本是爱元帅而送酒，谁知反把他害了！楚王知道了，连我的性命也难保，不如早点逃走。”楚王见元帅不到，没办法，只得召令尹婴齐商议。婴齐历来和公子侧不和，对楚王说：“臣事先知道晋国兵强势众，不能马上取胜，所以当初商议时不主张救郑国。这次出师都是司马的主张。今日他又贪杯误事，臣下也无计可施了。不如趁黑夜悄悄班师回国，可免去失败的耻辱。”楚王说：“虽然如此，司马醉在军中，必然被晋军抓获，这辱国的事也非同小可。”于是召来养繇基说：“仗着你的神箭，可保元帅回国了。”当下暗传号令，三军拔寨。郑成公亲自率兵护送出境，只留益繇基断后。他想：“等待元帅酒醒，不知何时？”便令左右将公子侧扶起，用皮带绑在车上，叱令军士速行追赶大队。自己率领弓箭手三百人，缓缓撤退。

黎明时，晋军来到阵前挑战，直逼楚营，看到空的帐幕，才知道楚军已经逃去，栾书要追杀楚军，士燮极力阻止。这时探子来报：郑国各处都有兵固守。栾书估计一时攻不下郑国，便凯旋而归，鲁、卫的军兵也都各自回国。

却说公子侧行了五十里的路程，他才醒酒，觉得身子绷紧，急得大叫：“谁敢绑我？”左右回答：“元帅酒醉，养将军怕您乘车不稳，所以如此。”急忙把革带给他解去。公子侧双眼朦胧地问道：“如今车马往哪里去？”左右道：“是回家的路。”又问：“为什么回去？”左右说：“昨夜，楚王一连召元帅数次，司马都醉卧不起，楚王恐怕晋军来战，无人抵抗，因此已班师回朝。”公子侧听了大哭道：“谷阳这小子害了我！”急唤谷阳，已不知去向。楚共王行了二百里，不见追兵，这才放心。他恐怕公子侧畏罪自杀，便使人传令：“先朝大夫子玉失败，先君不在军中；而今日之败，罪在我身上，没有司马的事。”婴齐恐怕公子侧不死，另派人对公子侧说：“先朝大夫子玉的失败，司马是知道的。就是大王不忍心加害你，你又有何面目指挥楚军呢？”公子侧听了叹道：“令尹以大义责备我，侧还敢贪生吗？”便自缢而死。楚王叹息不止。这是周简王十年的事。髯仙曾有诗言喝酒误事，写道：

眇目君王资志谋，英雄谁想困槽邱？

竖儿爱我翻成害，谩说能消万事愁。

却说晋厉公大胜楚军回朝，自以为天下无敌，更加骄侈。士燮早料到晋国必乱，忧郁成疾，又不肯医治，使太祝求神，只求速死。不多日故去。儿子范匄继承父职。这时胥童乖巧谄媚，最得厉公的宠幸，厉公想提他为卿，怎奈这个职位没有空缺。胥童奏道：“当今三郤都掌握兵权，族大势重，行动专横，将来必有不轨之事，不如除掉他们。如果除去郤氏之族，则有空位置，任凭主公安排心腹之人，谁敢不服？”厉公说：“郤氏没有明显的造反迹象，杀了恐怕群臣不服。”胥童又奏道：“鄢陵之战，郤至已经围住了郑君，两人并车而行，私语多时，然后放走了郑君。这期间必有私通楚国的事，只要问楚公子熊茂，就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厉公便令胥童去召熊茂。胥童对熊茂说：“公子想回楚国吗？”熊茂答：“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回去。”胥童说：“你如果依我一件事，便送你回去。”熊茂说：“遵从您的命令。”胥童便附耳说：“如果见到晋侯，问起郤至的事，必须如此这般回答。……”熊茂应允。胥童便把他引到朝内来见厉公。晋厉公屏去左右，问道：“郤至曾与楚私通吗？你老实说，我放你回国。”熊茂说：“恕臣无罪，臣才敢说。”厉公说：“正要你说实话，有什么罪？”熊茂说：“郤氏与我国子重，二人向来友好，屡有书信相通，说：‘君侯不信任大臣，淫乐无度，百姓都有怨言，不该是我的主公。人心都思襄公，襄公有孙名周，在京师中。他日南北交兵时，有幸兵败，我当劝引孙周来依附楚国。’我只知道这事，其他的不清楚。”按晋襄公的庶生长子名谈，自从赵盾拥立灵公，谈避居在周，在单襄公门下。后来谈生下一子，因是在周所生，故名为周。当时灵公被杀，人心思慕文公，故迎立公子黑臀。黑臀传欢，欢传州蒲。到这时，州蒲淫纵无子，人心又思慕襄公。故胥童教熊茂引出孙周，以动摇厉公之心。——熊茂话没说完，胥童接口说：“怪不得前日鄢陵之战时，郤犇与婴齐对阵，不发一矢，其交情可见了。郤至公开放了郑君，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主公如果不信，何不遣郤至去周告捷，派人窥视，如果有私谋，必与孙周私下相会。”厉公说：“这计谋很好。”便派郤至给周报捷。胥童暗中派人告诉孙周说：“晋国之政，一半在郤氏，现在温季来王都报捷，何不见见他？他日公孙再回故国时，也有个知音。”孙周信以为然。郤至到了周，公事已毕，孙周便到公馆相拜。未免详细叩问本国之事。郤至一一告诉他。谈论半日而别。厉公派人探听回来，说了如此情况。厉公认为熊茂所说是实。便有了除却郤氏之意，只是没有动手。

一日，厉公与妇人饮酒，着急找鹿肉做菜肴，派寺人孟张去市中买鹿，市中当时没有。郤至正从郊外载回一头鹿，从市中经过。孟张并不分说，夺了便走。郤至大怒，弯弓搭箭，将孟张射死，又取回鹿。厉公听了，大怒，说：“季子欺我太甚！”便召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同商议，要杀郤至。胥童说：“杀郤至，郤锜、郤犇一定反叛，不如一并除掉。”夷五羊说：“宫中和我们私人的甲士约有八百人，奉君命夜间率他们去，乘其不备，可以取胜。”长鱼矫说：“三郤家丁，多于宫中，万一不胜，牵累了君王。如今郤至兼司寇职，郤犇又兼士师，不如诈说是狱讼，寻便行刺，你等引兵接应就是了。”厉公说：“妙哉！我让力士清沸魑协助你。”长鱼矫打听三郤这天在讲武堂议事，便与清沸魑各以鸡血涂面，像争斗厮杀的人，各带利刀，扭结到讲武堂来，诉说曲直缘由。郤犇不知是计，下堂询问。清沸魑假装稟话，

挨到郤犇近前，抽刀便刺。郤犇腰部中刀，扑倒在地。郤锜急忙拔佩刀来砍沸魑，却被长鱼矫接住，两个在堂下战了起来。郤至寻空跑出，坐车而逃。清沸魑把郤犇又砍一刀，眼见活不成了，便来夹攻郤锜。郤锜虽是武将，怎奈清沸魑有千钧力气，长鱼矫又是少年手快，一个人怎战得过他两个人，也被清沸魑打倒。长鱼矫见走了郤至，说：“不好了！我追赶他去。”也是三郤合当同日丧命，正走之间，遇着胥童、夷五羊引着八百甲丁到来，口中齐叫：“晋侯有旨，捉拿反贼郤氏，不得放走了！”郤至见不对头，回车转来，迎面撞见长鱼矫。长鱼矫一跃上车，郤至早已心慌，措手不及，被长鱼矫乱砍，便割了头。清沸魑把郤锜，郤犇都割了头，将血淋淋的三颗首级，提进朝门。有诗一首写道：

天道昏君臣不良，纷纷嬖体擅朝堂。

一朝过听谗人语，演武堂前起战场。

却说上军副将荀偃，听说本帅郤锜在演武堂前遇贼，还不知是何人。当即驾车入朝，要奏知君王讨贼。中军元帅栾书，不约而同，也到朝门，正遇着胥童引兵到来。二人一见不觉大怒，喝道：“我道是何人做乱，原来是你等鼠辈！禁地威严，甲士谁敢近前？还不散去？”胥童也不答话，向甲丁呼唤说：“栾书、荀偃与三郤同谋反叛，甲士给我一齐拿下，重重有赏！”甲士奋勇向前，围裹了书、偃二人，将其直拥到朝堂之上。厉公听到长鱼矫等办事回来，当即来到御殿。看见甲士纷纷，倒吃了一惊，问胥童说：“众甲士怎么还不散？”胥童奏道：“拿得叛党栾书、荀偃，请主公裁决！”厉公说：“此事与书、偃无关。”长鱼矫跪在晋侯膝前，密奏道：“栾、郤是同功一体的人，荀偃又是郤锜部将。三郤被诛，栾、荀二人必然不能罢休，不久将有为郤氏报仇的事。主公今日不杀二人，朝中不得太平。”厉公说：“一日杀死三卿，又波及他人，我不忍心哪！”便恕书、偃无罪，恢复原职。书、偃谢恩回家。长鱼矫叹道：“君不忍心杀二人，二人将忍心杀君！”当时便逃到西戎去了。

厉公重赏甲士，号令朝门，三郤尸首，三日后方可行葬。郤氏之族，在朝为官的，姑且免去死罪，全罢职归田。以胥童为上军元帅，接替郤锜之位。以夷羊五为新军元帅，接替郤犇之位，以清沸魑为新军副将，接替郤至之位。楚公子熊茂释放回国。胥童位列上卿，栾书、荀偃觉得与他同事感到羞愧，往往称病不出。胥童恃晋侯的宠幸，不以为意。

一天厉公同胥童到嬖臣匠丽氏家出游。匠丽家在太阴山南，离绛城二十多里，在那里三宿未归。荀偃私下对栾书说：“君王无道，你是知道的。我等称病不上朝，眼下虽然可以苟安，他日胥童等起疑，也会以有怨言为名诬谄我们，恐怕三郤的祸灾，最终也免不了，不可不虑。”栾书说：“那怎么办呢？”荀偃说：“大臣之道，社稷为重，君为轻。现在百万之众，在你手掌握，如果行不测之事，另立贤君，谁敢不从？”栾书说：“事情可以成功吗？”荀偃说：“龙在深渊，没有人不敬仰害怕，等它到了陆地，童子都可以制服它。君王在匠丽氏家游玩，三宿不回来，已是离渊之龙，还有什么疑虑呢？”栾书叹道：“我家世代忠于晋主，今日为社稷存亡，出此不得已之计，后世必然要说我是弑君的叛逆，那我也不能推辞了！”便商议好以病愈为由，要见晋侯议事。预先派牙将程滑，带甲士三百人，埋伏在太阴山左右。二人到匠丽氏家进见厉公，奏说：“主公弃政出游，三日不归，臣民失望，臣等特来迎驾还朝。”厉公被强迫不过，只得起驾。胥童做前导，栾书、荀

偃随后。走到太阴山下，一声炮响，伏兵四起。程滑先将胥童砍死。厉公大惊，从车上跌倒下来。栾书吩咐甲士将厉公拿住。把兵屯在太阴山下，把厉公囚在军中。栾书说：“恐怕范、韩二氏会有异言，应该假传王命召他们。”荀偃说：“好！”便派飞车两辆，分别召士匄、韩厥两个将领，使者到士匄的家，士匄问：“主公召我有什么事？”使者答不上来。匄说：“事情可疑。”便派左右心腹，打听韩厥是否去了。韩厥以有病推辞没去。士匄说：“智者所见略同。”也没有去。栾书见匄、厥都不到，问荀偃：“这事怎么办？”荀偃说：“您已骑在虎背上，还想下来吗？”栾书点头会意。这天夜里，命程滑把毒酒献给厉公，厉公饮酒身亡。便在军中殓殓，葬在翼城东门外，士匄、韩厥突然听说君王已故，一齐出城奔丧，也不问君王死的原因。

厉王葬事完毕后，栾书召集诸大夫商议立新君一事。荀偃说：“三郤的死，是胥童诽谤他们要扶立孙周，这乃是一种预言。灵公死于桃园，而襄公绝后，无意在此，应当去迎他。”群臣都表示赞同。栾书便派荀偃到京师，迎立孙周为君。周这时十四岁，生得聪明绝顶，才略出众。见荀偃来迎自己，询问详细后，当日就辞别单襄公，同荀偃一起回到晋国。走到清原，栾书、荀偃、士匄、韩厥一班卿大夫都聚集在这里迎接。孙周开言道：“我羁旅他邦，不指望还乡，怎么敢希望做君主呢？但是君主之所以高贵，因为自己可以发号施令，如果大家只是在名义上奉侍君王，而不遵守命令，不如没有君王。众卿肯听我的命令，我今日就可就位，如其不然，听从众卿再拥立别人。我不能在上边只有个空名，继续像州蒲那样。栾书等都战栗再拜说：“群臣愿得贤君而事奉，怎敢不听从命令！”事后，栾书对诸臣说：“新君非旧君可比，应当小心事奉他。”

孙周进了绛城，到太庙朝拜祖宗，继晋侯之位，就是悼公。即位的第二天，便当面遣责夷羊五、清沸魑等迎合君王恶欲的罪行，命左右推出朝门斩首，他们的家族都被驱逐到境外。又将厉公的死，归罪程滑，把他在市上处以极刑。吓得栾书彻夜不眠。第二天，便告老并交出政务，推荐韩厥代替自己。不久，由于惊吓成疾而亡。悼公平常就听说韩厥贤德，就拜他为中军元帅，来接替栾书的位置。

韩厥以谢恩为名，私下见悼公并奏道：“臣等都依赖先世之功，才得以在君王左右，然而先世之功，没有大于赵氏的，赵衰辅佐文公，赵盾辅佐襄公，都能竭诚尽忠，树起晋国威信并建立霸业。不幸灵公失政，宠信奸臣屠岸贾，谋杀赵盾，盾出奔才免去一死。灵公遭兵变，在桃园被杀。景公继位，又宠屠岸贾。岸贾欺赵盾已死，假说赵氏要篡权杀君，追治赵盾的罪行，灭其九族，臣民愤怨，至今不平。幸运的是，赵氏遗孤赵武尚在，主公今日赏功罚罪，大修晋政，既然已正夷羊五等的罪行，为什么不能追寻赵氏的功劳呢？”悼公说：“这事我也听先人说过，现在赵氏后人在哪？”韩厥答道：“当时屠岸贾搜查赵氏孤儿很急，赵氏门客有叫公孙杵臼、程婴的，杵臼抱假遗孤，甘心被杀，以解脱赵武；程婴将赵武藏匿在孟山，现在已十五年了。”悼公说：“卿可为我召回他们。”韩厥说道：“屠岸贾尚在朝中，主公必须秘密行事。”悼公说：“我知道了。”韩厥辞出宫门，亲自驾车，到孟山迎赵武。在回归途中，程婴为赵武的驭手。想当初从故绛城而出，今日从新绛城而入，城廓面貌皆非，程婴自是感伤不已。韩厥引赵武入内宫，朝见悼公。悼公躲在宫中，诈称有病。第二天，韩厥率百官入宫问安，屠岸贾也在。悼公说：“卿等知道我的病因吗？只因为功劳册上有一件事不明，所以心中不

快呀！”诸大夫叩首问道：“不知道功劳册上，哪一件不明？”悼公说：“赵衰、赵盾，两代为国家立下大功，怎么能忍心断绝他们的宗祀？”众人齐声应道：“赵氏灭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现在主公虽然不忘赵氏功劳，但无人可立了。”悼公便呼赵武出来，向诸臣拜谢一遍。诸臣说：“这位小郎君是什么人呢？”韩厥说：“这就是孤儿赵武。过去所杀的赵氏孤儿，是门客程婴之子。”屠岸贾此时魂不附体，如痴醉一般，拜伏在地上，不能说出一句话。悼公说：“此事都是屠岸贾所为，今日不把岸贾灭族，怎么告慰地下的赵氏冤魂。”喝令左右：“把屠岸贾绑出斩首！”当即又令韩厥同赵武，领兵包围屠岸贾的住宅，无论年老年幼一律杀掉。赵武请求将岸贾的首级祭在赵朔墓前。国人无不称快，陶渊明有咏史诗写道：

岸贾当时灭赵氏，今朝赵氏灭屠家。

只争十五年前后，怨怨仇仇报不差！

晋悼公既然诛杀了屠岸贾，便在朝堂上召赵武，为其加冕，拜为司寇，以接替屠岸贾之职，以前的田禄，全都退还给他。悼公又听说程婴的忠义，要用他做正军，程婴说：“当初我没死，是因为赵氏孤儿没有长大。现在赵氏已官复仇报了，我怎么能贪富贵，让公孙杵臼自己去死呢？我去地下回报他。”便自刎而死。赵武抚着他的尸体痛哭，请示晋侯，殓殓从厚，与公孙杵臼一同葬在云中山，称作“二义”塚。赵武穿孝服三年，来报答程婴的恩德。有诗一首写道：

阴谷深藏十五年，裤中儿报祖宗冤。

程婴、杵臼称双义，一死何须问后先？

再说悼公既立赵武，便把赵胜从宋国召回，又把邯郸归还他。又大正群臣之位，尊贤者，用能者，追禄前功，赦免小罪。百官济济，各称其职。且说几个有名的官员：韩厥为中军元帅，士匄为副将；荀 为上军元帅，荀偃为副将；栾黶为下军元帅，士魴为副将；赵武为新军元帅，魏相为副将；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为副手；魏绛为中军司马；张志为候奄；韩无忌掌公族大夫；士渥浊为太傅；贾辛为司空；栾纠为亲军戎御；荀宾为车右将军；程郑为赞仆；铎遏寇为舆尉；籍偃为舆司马。百官就职，大修国政，免除债务并薄税轻敛，救济贫者并慰问役人，百废俱兴，抚恤鳏寡，百姓皆大欢喜。宋、鲁各国听到这些，纷纷来朝贺。唯有郑成公因楚王为自己伤损一只眼睛，感铭肺腑，不肯再依附晋国。

楚共王听到厉公被杀的消息，喜形于色，正考虑举兵复仇，又听说新君继位，赏善惩恶，用贤图治，朝廷清肃，内外归心，霸业将复兴，不觉变喜为忧。便召集群臣商议，要去扰乱中原，使晋国不能成为霸主。令尹婴齐束手无策。公子壬夫进言：“中国唯有宋爵高国大，况且它介于晋吴之间，现在要扰乱晋国成就霸业，必须从宋国开始。如今宋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人，与右相华元不和，出逃在我国。如果资助他们兵力，用以伐宋，取得宋邑，便封给他们，这是以敌攻敌的计策。晋国要不援救，则失去诸侯；要救宋国，必攻打鱼石等，我坐观成败，也是一策。”共王使用他的计谋。命壬夫为大将，用鱼石等为向导，统大军伐宋。

##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天四月，楚共王采用右尹壬夫的计策，亲自统率大军，和郑成公联合讨伐宋国。以鱼石等五位原宋朝大夫为向导，首先攻下了彭城。留下三百多辆战车，让鱼石等驻扎在这里。楚共王对五位大夫说：“彭城是吴国和晋国往来必经之路。如今留下重兵帮助你们，前进可以分割宋国的封地，退守也可以断绝吴晋两国的来往。如此重地，你等应该小心用事，不要辜负我的重托。”说完楚王回楚国去了。

这年的冬天，宋成公派大夫老佐率师包围攻打彭城。鱼石等人迎战，被老佐打败。楚国令尹婴齐听说彭城被包围，就率兵来救援。宋国老佐骄傲轻敌，中箭而亡。于是婴齐率兵侵犯宋境。宋成公十分惊慌，派右师华元到晋国告急求援。朝厥对悼公说：“昔日文公成就霸业，是从救宋开始的。兴衰的机会就在此一举，我们不可以无动于衷。”于是传令各国诸侯派兵，悼公亲自统领大将韩厥、荀偃、栾黶等，先在台谷屯兵扎寨。婴齐听到了晋朝大军出征的消息，知道无力对抗，班师回国。

周简王十四年，悼公号令宋、鲁、卫、曹、莒、邾、滕、薛八国的兵士进攻彭城。宋国大夫向戌让士兵们登上战车，向城墙四面高呼：“鱼石背叛君王，天理不容！今晋公统帅二十万兵马，攻打孤城，玉石俱焚。你等不如擒拿逆贼，开城投降，免得无辜被杀。”喊声惊天动地，彭城的百姓听到了，都知道鱼石理亏，打开城门放晋国兵士入城。鱼石带的楚兵虽然人数不少，但早已人心涣散，没有人肯用力，各自逃命去了。悼公入城，韩厥抓住了鱼石，栾黶、荀偃抓住了鱼府，宋向戌擒住了向为人、向带，鲁仲孙蔑拿下了鳞朱，都带到晋悼公面前献功。悼公立刻传令，将五大夫斩首，把其家人安排在河东壶邱之地居住。然后又来到郑国兴师问罪。楚右尹壬夫为救郑侵宋，诸侯之师又去救宋，各自散回。

这年，周简王死去，世子泄心继承了王位，号为灵王。灵王刚生下时，嘴上就长满胡须。所以周人送他外号髭王。髭王元年夏天，郑成公病死。死前对上卿公子偃说：“楚君为了救郑国，眼睛中箭，我终生难忘他的恩德。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背叛楚国。”叮嘱完就咽气了。他死后，公子偃拥立世子髡顽为君主，就是郑僖公。

晋悼公因为郑国人不服，又召集各国诸侯共同商讨对策。鲁国大夫仲孙蔑献上一计。他说：“郑地最险要的地方是虎牢，而且也是楚郑相通的重要通道，如果在此筑城设立关口，留重兵逼迫他们，郑国必然顺从我们。”楚国的降将巫臣也献计说：“吴和楚一水相通，不如说服吴国，联合攻楚，骚扰楚境，引起争斗。楚东面苦于吴国骚扰，又怎么能在北面和我们争郑国呢？”晋悼公听信了他俩的计策。这时，齐灵公派世子光和上卿崔杼来到晋国听从命令。于是悼公汇合九路诸侯的兵力，在虎牢地方筑城，增设军事设施。大国抽兵一千人，小国抽兵三、五百人，共同驻守此地。郑僖公果然害怕，表示要与晋国和好，晋悼公这才回朝。这时中军尉祁奚已经七十多岁了，向悼公要求告老还乡。悼公问他：“谁可以代替你的位职？”祁奚说：“只有解狐。”悼公说：“听说解狐是你的仇人，为什么你还要推举他呢？”祁奚说：“主公是问谁可以胜任职务，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悼公就召令解狐。可是还没等到拜官，解狐就病死了。悼公又问祁奚：“除解狐之外

还有谁能胜任？”祁奚回答：“其次就是午了。”悼公说：“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奚说：“君主让我推荐人才，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呀！”悼公说：“今中军尉副羊舌职也死了，卿为我再推荐一人吧！”祁奚回答悼公说：“羊舌职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赤，一个名叫盼，二人都忠勇。君主自己选用吧！”悼公听从了祁奚的意见，封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为副中军尉，众大夫无不心服口服。

再说巫臣的儿子巫孤庸，奉晋悼公的命令，到吴国会见吴王寿梦，请兵讨伐楚国。寿梦答应了，命世子诸樊为将，在江口练兵。楚国知道消息后，令尹婴齐报告楚王说：“吴国的兵将从来没进入楚地，如果一次攻入境内，以后将不可收拾，不如先讨伐他们。”楚共王认为可行，婴齐便检阅船只兵士，挑选精兵三万人，攻破吴人江上防地鸠兹，要顺流而下。骁将邓廖献策：“长江上打仗进容易，后退难，我愿率领一军前行，得利则进，失利也不至于大败，元帅驻扎在郝山矶，见机行事，可保万全。”婴齐同意了这个意见，选身强力大、能以一当十的兵士，穿组甲的三百人，着练袍的三千人，大小船只百艘，一声炮响，向东进发。吴地早有探子把鸠兹失事的消息报给世子诸樊。诸樊说：“鸠兹已经失去，楚兵必然乘胜东下，应该号令部下做好准备。”让公子夷昧率领船只数十艘，在东西梁山诱敌；公子馀祭在采石港伏兵。邓廖领兵过郝山矶，看见梁山有船只，奋勇前进。夷昧刚接战，就假装失败向东逃去。邓廖追过采石矶，迎面遇上诸樊大军，接战不到十个回合，采石港中炮声大振，馀祭伏兵从后面夹攻而来，前后箭发像雨点一样，射向楚军。邓廖面中三箭，还拔箭拼命奋战。夷昧乘艨艟大船来到，船上都是精选的勇士，用大枪乱捅敌船，多数船只都翻了。邓廖力尽被擒，不屈而死。他的部下只有组甲者八十人，披练甲者三百人得以逃生。婴齐害怕被楚王怪罪，正要掩饰失败诈称立功，谁知吴世子诸樊又乘胜前进袭击楚军，夺回鸠兹防地。婴齐大败而回，羞愤成疾，还没到郢都就死了。史臣有诗写道：

乘车射御教吴人，从此东方起战尘。

组甲成擒名将死，当年错著族巫臣。

婴齐死后，楚共王命壬夫为令尹。壬夫生性卑鄙贪小，向属国陈国索取财物贿赂。陈成公难以忍受就让轅侨如到晋国，请求臣服晋悼公。晋悼公先在鸡泽会合诸侯，又再次在戚地会合。吴国世子寿梦也来修好，中国的势力大振。楚共王为失去陈国，杀死了壬夫，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接替了令尹职务，出动战车五百辆去讨伐陈国。陈成公午已死，世子弱继位，号为哀公。他害怕楚国的兵威，又向楚求和，重新归附了楚国。晋悼公听到后，十分愤慨，正要出兵和楚国争夺陈国，忽然来报无终国君嘉父派大夫孟乐来到晋国，献一百张虎豹兽皮，并向悼公说：“山戎各国，自从齐桓公征服以来，一向平静，但是近来因为燕国、秦国微弱，所以山戎蔑视中国无伯侯，又肆意掠夺。我们国君听说晋君精明，有才干和雄心，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因此宣扬您的威德，山戎各国情愿受盟，因此派我来请您定夺。”悼公召集众将商议此事，多数人都说山戎各国非常野蛮，豺狼之性，不如发兵讨伐，用兵威来制住他们。独有司马魏绛说：“不行，现在诸侯刚刚联合，大业还没完成，如果用兵讨伐山戎，楚国必然乘虚生事，这样诸侯就会背叛晋国而去依附楚国。戎狄蛮夷就像是禽兽，而诸侯各国就像是兄弟，如果得禽兽而失去兄弟，这不是良策。”悼公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问：“可以和山戎讲和吗？”魏绛说：“跟他们讲和有五利：戎与我国是近邻，土地广大，但

货物缺少，我们可以用货物换土地，能广增土地，这是一利；讲和能安息侵扰掠夺，人民能安居乐业，耕种田园，这是二利；以德安抚夷狄，无战争之苦，这是三利；戎狄服从晋国，各国诸侯敬畏服气，这是四利；我们北面再无后顾之忧，专心注意南方动向，这是五利。有这五利，君主还顾虑什么呢？”悼公大喜，命魏绛为大使，同孟乐先到无终国，和无终国王嘉父商量停当。嘉父经过一番号召，把山戎各国都召集到无终国内，饮血立誓。山戎表示：“愿意遵守和约，拥护晋悼公为盟主统领中华，不侵不叛，如有背盟，服从天地惩罚。”山戎各国接受议和后，各个欢喜，以宝物土特产等献给魏绛，魏绛分毫不收，诸戎互相赞叹：“中国使臣，真是廉洁。”对魏绛倍加尊敬。魏绛完成议和使命回来报告晋侯，悼公十分高兴。

这时，楚国令尹公子贞已经夺得陈国，又移兵去讨伐郑国，由于虎牢关有重兵把守，不走汜水一路，想由许国往颖水而来。郑僖公髡顽害怕，召集六位上卿商议退敌之策。这六位上卿是：公子騂、公子发、公子嘉，他们三人都是穆公的儿子，是僖公的祖父辈，公子辄是公子去疾的儿子，公孙盍是公子偃的儿子，公孙舍之是公子喜的儿子，他们三人是穆公的孙子，承袭父亲的爵位任上卿，是僖公的叔辈。这六卿在朝中执政，颇受人尊敬。僖公却心高气傲，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此君臣不和，尤其是上卿公子騂更是不满。今日集合商议大事，僖公的主意是闭门坚守，等待晋国来救援。公子騂却不同意，他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和楚国联盟。僖公不听他的计策，要派人去晋国求援，但是各位大臣都害怕违背了公子騂的意思，不肯前去。僖公怒气冲冲自己亲自去，半路上被公子騂派的门客刺死，谎称其路上暴病身亡。然后公子騂立自己的亲弟弟公子嘉为君主，号为简公。又让人去楚国说：“和晋国联盟都是髡顽的主意，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们愿和楚国联盟，请求罢兵。”楚公子贞接受了联盟，退兵回国。

晋悼公听说郑国又和楚国联盟，就问各位大夫：“如今陈国、郑国都背叛了我们，先讨伐哪个呢？”荀 回答说：“陈国地小偏僻，于成败得失关系不大，而郑国是中国的中枢之地，自古以来，要图霸业，都必须先制服郑国，所以宁可失掉十个陈国，也不可以失去一个郑国。”韩厥听了，对晋君说：“他的见识高明果断，也只有他才能够制服郑国。我已经年老智衰，不能胜重任了，愿把中军元帅的职务让给荀 。”悼公不允许，但韩厥主意坚决，毫无更改的口气，悼公只得同意韩厥告老回家。荀 接替了中军元帅后，就统领大军去讨伐郑国。来到虎牢地方，郑国要求联盟，荀 允许，带兵返回晋地。楚共王听说郑和晋联盟，又亲自领兵伐郑国，郑又归附楚国，讲和联盟，楚共王得胜而回。晋悼公大怒，问计于各位大夫：“郑人如此反复无常，大兵一到就求和，兵撤就背叛，用什么办法使郑国坚决依附晋国呢？”荀 献计说：“我们所以不能收服郑国，是楚人的实力和我们差不多，要收服郑国，必须先制住楚国。制楚要用‘以逸待劳’的策略。”悼公问：“何为‘以逸待劳’？”荀 回答：“兵将不可经常出动，否则就会疲劳。臣请把全部军队分成三路。把各国分成三个范围，和军队互相搭配。如有战事每次只出一军，轮番出战。楚进我就退，楚退我就进。我们用一军，就能牵制楚国整个军队，他们求战不得，求息不能，久而久之，必然疲劳，实力衰弱，郑国就会决心依服我国。”悼公赞成，命令荀 在曲梁地方练兵。把军队分成三军，制定轮番出征的制度，荀 亲自登坛发令，坛上树起杏黄色大旗，上面写着：“中军元帅智”。他本姓荀，为何写智字呢？原来荀 、荀偃叔

侄同为大将，军中一姓，怕无分别。他以父亲所居之地为姓，荀偃也因父亲曾经做过中行将军，而以中行为姓。从此，荀 号为智 ，荀偃号为中行偃，军中就不乱了。这都是荀 的制度。——坛下分立三军：

第一军，上军元帅荀偃，副将韩起，负责鲁、曹、邾三国兵事，中军副将范匄接应；

第二军，下军元帅栾副廛将士魴，负责齐、滕、薛三国兵事，中军上大夫魏颡接应；

第三军，新军元帅赵武，副将魏相，负责宋、卫、邠三国兵事，中军下大夫荀会接应。

荀 还传令：第一次上军出征，第二次下军出征，第三次新军出征。中军的兵士分配接应。每次出征，不许和楚兵交战，只要取回各国盟约就算有功。公子杨干与晋悼公是一母所生，年龄十九岁，血气方刚。新到军中，听说要练兵讨伐郑国，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上战场厮杀。并自请为先锋，愿以死效力。智 不允，让他在新军干事。新军排在第三次出征，杨干等不及，自以为是悼公的亲弟弟，就自作主张，把部下排列在第一军副将范匄的后面。魏绛奉命整理队伍，见杨干越列，立刻鸣鼓告诉众将说：“杨干故意违抗军令，论军法本应该斩首，但看在晋侯的面上，用赶车的人代替杀头，以严肃军法。”立刻传令军校杀了他的赶车人，割下首级悬挂坛下，军中肃然。杨干吓得魂不附体，自觉羞辱无颜，当下驾车驰出军营，直奔内宫。看见哥哥悼公，哭拜在地，诉说魏绛如何欺负他，无颜再见人。悼公爱弟心切，也没问清情况，就勃然大怒道：“魏绛欺负我的弟弟，犹如欺辱我。我一定要杀了他，为弟弟雪耻。”立刻传令羊舌职去取魏绛。羊舌职进宫见悼公说：“魏绛是忠义之士，有事不躲避，有罪不怕罚，军事完毕，他必然亲自来谢罪，不需要我去。”不一会儿，魏绛果然来谢罪，右手擎宝剑，左手托书。到了午门，听说悼公发怒，把书交给仆人面交晋侯，便要自刎而死。正在这时，下军副将士魴，主候大夫张老奔跑而来，忙夺下宝剑，对魏绛说：“我俩听说司马回朝，必是为杨公子之事，所以急忙赶来。这是国家公事，司马执法无私，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要轻生呢？不用仆人上书，我等愿去向君主说明。”三人同去宫门，士魴、张老先进内宫，呈上魏绛书信，悼公启开细看，大略写道：

主公看重我，让我执掌中军司马之职。臣听说，三军之命，系于元帅一身，元帅的权力在于有令必行，有令不行，有命不遵，这是先前河曲之所以无功，邲城之所以失败的教训。臣所以诛杀不守命令的人，是为了尽司马的职责。臣自知触犯了主公的弟弟，罪该万死！愿伏剑死于君前，以谢君主对我的信任和情谊。

悼公读罢书信，急问：“魏绛在哪？”士魴等回答：“魏绛害怕要自杀，臣等极力阻止，现在宫门外待罪。”悼公慌忙离坐，顾不得穿上鞋，光脚走出宫门，拉着魏绛的手说：“我所说的只是为了兄弟之情，你所行的是为了军旅大事。我不能教训弟弟遵守法令，这是我的过错，于你无关，请速回职位上去吧。”羊舌职在旁边大声说：“君主已恕你无罪，还不快退去。”魏绛谢罪后回军队去了。羊舌职和士魴、张老同时向悼公称贺：“君主有这样的贤臣，何愁霸业不成。”悼公回到内宫，大骂杨干：“不知礼法，几乎陷我于不义，错杀我的爱将。”便让内侍把杨干押送到公族大夫韩无忌住处，学习礼法三个月，方可相见。杨干含羞，闷闷不乐而去。髯翁有诗写道：

军法无亲敢乱行，中军司马面如霜。

悼公伯志方磨励，肯使忠臣剑下亡？

智 定下分军法令后，正要讨伐郑国。边廷大臣传报：“宋国有文书到来。”悼公取来细看，原来是楚郑二国轮换，多次兴兵，侵犯宋境，都从东面偃阳地方经过，因此告急。上军元帅荀偃说：“楚国已经得到陈郑二国而又侵犯宋境，目的是想和晋国争霸业。偃阳是楚伐宋必经之路，如果率军队先攻偃阳，可一鼓而下。先前包围彭城时，宋国向戌有功，封他守卫，截断楚国必经之道，这也是一条良策。”智 说：“偃阳虽小，但城墙特别坚固，如果攻不下，必然被诸侯笑话。”中军副将士句说：“彭城之战，是因为我方讨伐郑国，楚国侵犯宋境是为了救郑国。虎牢的战斗，我们才与郑国会盟，楚国又侵占宋国报复。所以现在要得到郑国，必须保住宋国，荀偃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荀 问：“你二人能预料到一定能夺下偃阳吗？”二人同时应答：“都在小将二人身上，如不能成功，甘受军法处置。”悼公说：“伯游提倡，伯瑕拥护，何愁此事不能成功？”于是传令第一军去攻打偃阳，鲁、曹、邾三国都派兵相从。偃阳的大夫坛斑献计说：“鲁国军队在北门扎营，我假意开门应战，他们必然进攻城门，等到他们进城门一半时，放下悬门，从中间截断，鲁军败了，曹、邾一定害怕，这必然挫折晋国的锐气。”偃阳子同意了这个计策。

鲁将孟孙蔑率领其部将叔梁纥、秦堇父、狄虬弥等攻打北门，只见悬门没有关闭。堇父和虬弥恃勇当先闯了进去，叔梁纥后边紧跟，忽听城上一声巨响，悬门从叔梁纥的头顶上落下来，叔梁纥扔掉手中武器，举双手轻轻托起下落的悬门。后军鸣金，堇父、虬弥知后有变，急忙回身。这时，城内鼓角之声震天动地，坛斑引着大队人马从后面追杀过来。见一大汉手托悬门正放将士出来，十分惊骇，想到：“这悬门从上往下放，没有千斤力气是抬不动的，如果闯出去，他要是放下悬门，那可就利害了。”他停车观望。叔梁纥等待晋军退完，大叫道：“鲁国有名上将叔梁纥在此，有要出城的人，趁我还没放手，快些出去。”城中无人敢答应，坛斑弯弓搭箭正要射他，叔梁纥双手一掀，躲向一边，那悬门便落了下來。鲁军回到本营，叔梁纥对堇父、虬弥说：“今日二位将军的性命，就悬在我的两个手腕上。”堇父说：“要不是鸣金，我等已杀进偃阳城大功告成了。”虬弥说：“明日我要独自攻打偃阳，显得我们鲁人的本事。”

到了第二天，孟孙蔑整队向城上叫战，每一百人为一队。狄虬弥说：“我不要任何人帮助，一人为一队足够了。”说完，取一个大车轮，用坚甲蒙上，紧紧的绑住，左手推着，右手握着战戟，如飞一样跳跃前进。偃阳城墙上的守卫者，看见鲁将施逞勇力，从城上放下一长布，叫道：“我帮你登城墙，哪个敢上，方是真勇敢。”话还没说完，鲁军队中走出一将，应声说：“这有什么不敢。”此人就是堇父。他双手牵布，左右轮换，不一会儿就到了城墙顶上，偃阳人用刀割断了布，堇父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如果是别人，就是不摔死，也是重伤。堇父却安然无事。城墙上又放下布来，问道：“还敢登吗？”堇父又回答：“有什么不敢？”双手牵布，腾身又上。又被偃阳人割断布摔了下来。刚爬起，城上布又放下来，并问：“还不敢不上？”堇父回答声更高：“不敢上不算好汉。”牵布又上。偃阳人见堇父几上几下，毫无惧色，反而着了慌，忙用刀割布时，已被堇父拉着一人，往城下摔去，跌个半死。堇父又随布掉下，反而向城墙上叫道：“你还敢放下布吗？”城上回

答：“已经知道将军的神勇，不敢再放了。”董父捡起三截断布，让大家看，众人无不吐舌。孟孙蔑感叹道：“诗说‘有力如虎’，这三将当之无愧了。”坛斑见鲁将凶猛勇敢，一个赛过一个，于是不敢出战，吩咐军民竭力守城。两军从夏天四月丙寅日起，到五月庚寅，共二十四日，攻城的晋军已然疲倦，守城者仍不露败迹。忽然下起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晋军将士惊恐不安。荀偃、士匄忧虑水患生变，二人一同来到中军向智 报告，请求班师回国。

##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话说晋国和诸国的兵将，包围偃阳城二十四天，还没攻下，忽然天下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荀偃、士匄二将军，怕军心有变，同到中军报告智 说：“原想城小容易攻破，可至今没攻下，又正是夏季，泡水在西，薛水在东，澗水在东北，三水都和泗水相通，万一连着下雨，三水泛滥，恐怕进攻不利。不如暂时回师，等待时机再来。”智 大怒，拿起面前的茶桌向二将扔出，骂道：“老夫曾说过城小坚固不易攻下，你们自以为能攻下，在晋侯面前，一力承当。老夫无奈，来到此地。攻打这么久，寸土未得，偶然下雨，就要班师。来由得你，去由不得你！现在限你七日之内，定要攻下偃阳，如果还攻不下，照军令斩首！快走！不要再来见我！”二将吓得面如土色，连忙退下。对本部军将说：“元帅立下了限期，七月如果不能破城，必然斩我等首级。现在我也与你们立限，六日不能破城，先斩你们，然后自杀，以正军法。”众将相对无言。二人又说：“军中无戏言！我二人要亲自上阵，昼夜攻打，有进无退。”约会鲁、曹、邾三国，一齐用力。这时水势稍退，偃、匄二人乘战车，身先士卒，城上箭如雨下，毫不躲避，自庚寅日进攻起，到甲午日，城中的箭已打尽。荀偃先登上城墙，士匄跟上，各国兵将也乘势蜂拥而上，殪斑战死。智 入城，偃阳君率领群臣在马前投降。智 将其全部家族，收留在军中。从攻城到破城才五天。要不是智 发怒，城还攻不下来。鬻翁有诗写道：

仗钺登坛无地天，偏裨何事敢侵权？  
一人投机三军惧，不怕隆城铁石坚。

这时悼公怕攻不下偃阳，又选精兵二千人，前来助战。行到楚邱，听到智 已成功，于是派使者到宋国，把偃阳之地封给宋向戌。向戌和宋平公自来楚邱会见晋侯，向戌推辞不受封，悼公就把偃阳归给宋公，宋、卫二君主各设宴招待晋侯。智 叙述鲁国三将勇敢，悼公各有赏赐，然后回晋。悼公因偃阳子帮助楚，废为庶民，选其家族中贤人，主持妘姓家务，住在霍城。这年秋天，荀会死，悼公因魏能绛执法，封为新军副将，张老为司马。

冬天，第二军伐郑，驻扎牛首，又增加了虎牢的戍卫。正赶上郑人尉止作乱，杀了公子騑、公子发、公子辄。騑的儿子公子夏，发的儿子公子侨，各率家兵攻贼，贼败走。公子蚤也率领众人来帮助，尽杀尉止之党，立公子嘉为上卿。栾黶请示说：“郑国内乱，不能迎战，马上进攻必然取胜。”智 说：“趁乱攻打不道义。”命令暂缓攻城。公子嘉派人讲和，智 允许。等到楚公子贞来救郑国时，晋师已经退走，郑国又和楚国联盟。史传称“晋悼公三驾服楚”，这次是“三驾”之一。这是周灵王九年的事情。

第二年夏天，晋悼公因郑国不服，又用第三军伐郑。宋向戌的兵先到东门，卫上卿孙林父率师同邾人驻扎在北边，晋新军元帅赵武等在西郊之外扎营，荀 率领大军分布在郑国的南门，会同各路军马，同日包围郑国。郑国君臣害怕，又派使者来讲和，荀 又答允了，就退师回宋地。郑简公亲自到亳城之北犒劳诸军，和荀 等歃血为盟，晋、宋各军才散。此是“三驾”之二。楚共王大怒，让公子贞去秦国借兵，商定共同讨伐郑国。这时秦景公的妹妹嫁给楚王当夫人，两国有婚姻之好，秦就派大将嬴詹率战车三百辆助战。楚共王亲自统领大军向荥阳进发，说：“此番不灭郑国，誓不班师。”

却说郑简公从亳城和晋国联盟回来之后，自知楚军早晚必来，召集群臣商议。众大夫都说：“当今楚国不如晋国势力强盛，但晋兵来日缓慢，去时迅速，两国未尝见胜负，所以战争不息。如果晋国能死心帮助我们，楚国力量不够，定会避让，从此就可以专心和晋国和好。”公孙舍之说：“如果让晋国死心帮助我们，不如伐宋以此激怒他们。宋国和晋国最和睦。我早上伐宋，晋晚上就能来伐我，晋国能立刻来，楚国不能，我们对楚就有说的了。”众大夫都说：“此计很好。”正商议间，探子来报告楚向秦借兵的消息，公孙舍之大喜道：“天意让我事晋啊！”众人不理解他的意思。舍之说：“秦、楚讨伐，郑必然陷入重围。乘他们还未入境，前往迎接，说服他们去伐宋国，一则免去楚的灾祸；二则激晋速来，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郑简公赞成这个计策，命公孙舍之乘单车星夜南去。渡了颍水，行不到三十里，正好遇见楚军，公孙舍之下车拜倒在马前。楚共王厉声说：“郑反复无信，我正来问罪，你来是什么意思？”舍之回答：“我君感念大王恩德，害怕大王的军威，愿终身和好，岂敢离异？只是晋人与宋合兵来侵扰，我君主怕国家灭亡，暂且与他们和好，他们才能退兵。晋师既然退了，仍然是大王属下的城池。恐怕大王不了解我们的诚意，特让臣来迎接。大王如能向宋国问罪，我君愿执鞭做前导，效犬马之劳，以表示不背叛的决心。”共王转怒为喜说：“你君如果和我伐宋，我又有什么说的呢？”公孙舍之又说：“我来的时候，国君已做好准备，在东边等待大王，不敢落后。”共王说：“虽然如此，但和秦庶长约定在荥阳城下相会，必须一同干事才行。”舍之又回答说：“雍州遥远，必须越过晋和周，才能到郑国。大王派一个大使，就能告诉秦国终止行兵。以大王的威信，楚兵的雄力，何必借助西戎的力量呢？”共王听了欢喜，果然派人辞谢了秦兵，然后同公孙舍之向东行去，到有莘野外和郑简公会合，一同去伐宋国，抢掠而回。

宋平公派向戌到晋国，告诉楚、郑联兵的事。悼公果然大怒，立刻就要兴师问罪。这又轮到第一军出征了。智 进言说：“楚国向秦国借兵，连年在道上奔波，不胜疲劳，我一年两次讨伐，楚国还能再来吗？这次一定能得到郑国。所以应当显示我们的强盛，促使他们坚决归顺我国。”悼公说：“好！”宣召宋、鲁、卫、齐、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各国一齐到郑，在郑国东门交战，掠夺俘获很多。这次兴师就是“三驾”之三。郑简公对公孙舍之说：“你要激怒晋国让其速来的目的已经达到，还怎么办呢？”舍之回答：“臣请求一面向晋国求和，一面派人去楚国求救，楚兵如果速来，必然交战，我们选择胜利者而议和。如果楚国不来，我们和晋国联盟，重重地贿赂晋国，晋国必然保护我们，又何必害怕楚国呢？”简公同意。就派大夫伯骈去晋国议和，又让公孙良霄、太宰石癸到楚国相告：“晋师联合十一国又来郑国，兵势雄厚，郑国亡在旦夕。君王以军威制住晋国，这是我们的愿望，不然，恐怕国家不保，不得和晋国议和，请君王可怜原谅我们！”楚共王大怒，召公子贞问计。公子贞说：“我兵刚回来，喘息未定，怎么能又出发？暂且把郑国让给晋国，以后何愁夺回的一天！”共王余怒不息，就把良霄、石癸囚禁军府，不放回国。髯仙有诗云：

楚晋争锋结世仇，晋兵迭至楚兵休。

行人问罪遭拘执，始信分军是善谋。

当时，晋军在萧鱼扎营，伯骈来到军营，晋公召入，厉声问：“你用和盟哄我，并非一次了，难道今番又是缓兵之计？”伯骈叩首说：“我们国君

已派人去楚国通知绝交，还敢有二心吗？”悼公说：“我以信义待你，你如果再生反复之心，将会引起各国的厌恶，不止我一人！你且回去，和郑君商议决定后，再来回话。”伯骈又说：“我君委派下臣，就是想把国家托付给君侯，请不要怀疑。”悼公说：“你主意既然已决定，可以交换盟约！”命令新军元帅赵武同伯骈入城，与郑简公歃血订盟。简公也派公孙舍之随赵武出城，向悼公要约。这年冬十二月，郑简公亲自来晋国和诸侯相会，又请求受敌。悼公说：“前已交换盟约，君如果守信用，鬼神相鉴，何必再立誓呢？”于是传令：“将一路抓获的郑人，全部放回本国。下令诸侯军队分毫不许侵犯郑国，如有违法者，军法治罪。”虎牢驻兵，全部撤走，交给郑人自己守卫。诸侯都劝阻说：“郑国不可信任，倘若再有反复，重新在虎牢驻兵就难了。”悼公说：“各将士长期征讨劳苦，恨无了期。以诚相待，我不负郑国，郑国难道能负我吗？”于是又对郑简公说：“我知你苦于战争，想要休息，今后归附晋国还是归附楚国，在于你自己，我不强迫你。”简公感激流泪说：“伯君这样以诚待人，就是禽兽也会感动，何况人呢？我不敢忘怀，再有异志，鬼神必然惩罚！”简公辞别回郑后，让公孙舍之送来重礼，女乐十六人，乐师三人，歌钟三十二枚，针线女工三十人，輶车广车共十五辆，还有其他兵车百辆，兵甲都具备。悼公接受后，把女乐八人、歌钟十二，赐给魏绛说：“你教我和戎狄议和，使诸侯归附，如同音乐的合奏，我愿和你同享此乐！”又把兵车三分之一，赐给智 说：“你教我分军制楚，现在和郑国议盟成功，都是你的功劳。”绛、 二将，叩头推辞说：“这都仗君主之灵和诸侯之劳，臣等有何力量？”悼公说：“没有你二位，我不能有今日，你们不要拒绝。”二将才拜谢接受。于是十二国车马同一天各回本国。悼公又派使者到各国，谢其一向用兵劳苦，各国诸侯都很高兴。从此郑国专心归服晋国，不敢有其他想法。史臣有诗写道：

郑人反复似猿狙，晋伯偏将诈力锄。

二十四年归宇下，方知忠信胜兵戈。

这时秦景公伐晋救郑，在栎这一地方打败晋师，听说郑国投降晋国，就回国了。

周灵王十一年，吴子寿梦得重病将死，召来四个儿子诸樊、馀祭、夷昧、季札到床前，说：“你兄弟四人，只有札最贤，如果立他，必然使吴国昌盛。我一向要立他为世子。无奈札不肯。我死之后，诸樊传馀祭，馀祭传给夷昧，夷昧传季札，传弟不传孙。务必让札为君，使国家有幸。违我命者，就是不孝。上天也不保佑他！”说罢就死了。诸樊让国给季札说：“这是父亲的愿望。”季札说：“弟辞去世子之位是在父亲活着时，难道父亲死后我就肯受君位吗？兄如果再逊让，弟就逃往他国。”诸樊没办法，就宣告自己以父命即位。晋悼公派使者来吊孝。

周灵王十二年，晋将智 、士魴、魏相，先后死去。悼公又治兵于绵山，要让士匄任中军元帅，士匄推辞说：“荀偃更擅长。”就让中行荀偃代替智 的职务，士匄为副手。又要让韩起任上军元帅，他说：“我不如赵武贤。”于是让赵武代荀偃之职，韩起为副职。栾黶任下军如故，魏绛为副。新军还没有元帅，悼公说：“宁可空位等待人才，也不可以滥用人。”就让新军兵将归附下军。诸大夫都敬服说：“君王真用人慎重！”都各修其职，不敢轻心。晋国大治，复兴文襄之业。不久把新军并入三军，以守诸侯的礼节。

当年秋九月，楚共王审死，立世子昭，号为康王。吴王诸樊，命大将公

子党率师伐楚。楚将养繇基迎战，射死公子党，吴师大败而回。诸樊派使者向晋侯求救。晋大夫羊舌肸向悼公说：“吴伐楚自取其败，不值得同情。秦国和晋国是邻国，又有婚姻之好，如今却联合楚国救郑国，在栎打败我师，此仇应先报。如果伐秦成功，楚国必然孤立。”悼公认为对，就让荀偃率领三军，同鲁、宋、齐、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国大夫伐秦。晋悼公在境上等待。秦景公听说晋师就要到了，让人把毒药撒入泾水的上流。鲁大夫叔孙豹，同莒师先到，兵士饮水中毒，多数人死去。各军见此，不肯前进。郑大夫公子 对卫大夫北宫括说：“既然已经归附晋国，怎么能观望呢？”公子 率郑师先渡，北宫括紧跟。于是诸国的军队全渡过泾水，在棫林扎营。探子报告：“离秦军相距不远。”荀偃命令各军：“鸡叫时驾车，看我马头方向而行！”下军元帅栾黶，向来不服荀偃，听令怒道：“军旅大事，应和众人商议，即使他能独自做主，也应指示明白，哪能使三军将士看其马头呢？我也是下军元帅，我马头要向东。”于是领本部往东行。副将魏绛说：“我的职责是服从本帅，不敢响应荀偃。”也随栾黶而回，早有人报知荀偃。荀偃说：“出令不明，我有过错。令而不行，又怎能成功？”于是命诸侯的军队各回本国，自己率师回晋。栾黶为下军戎右，独自不肯回晋国，对范匄的儿子范鞅说：“今日的战役，本是向秦报仇，如果无功而回，是耻辱。我兄弟二人，一同在军中，岂能都回去？你能和我同去战秦军吗？”范鞅说：“你以国耻为念，我哪敢不服从！”于是各引本部军马杀入秦军。

秦景公带大将嬴詹和公子无地，率战车四百辆，在离棫林五十里的地方扎营，正派人探听晋军消息，忽见东南角一队车马杀来，忙让公子无地率军迎敌。栾鍼奋勇上前。范鞅后边助战，接连刺杀兵将十多人。秦军要撤退，看到晋军人少没有后援，又鸣鼓包围了晋军。范鞅劝栾鍼说：“秦兵势大，不可再战。”栾鍼不听。这时嬴詹大军又到，栾鍼刺杀数人，身中七箭，力尽而死。范鞅脱去战衣，乘单车逃回晋国。栾黶见范鞅自己回来，问：“我弟弟在哪里？”范鞅说：“已战死在秦军。”黶大怒，拔剑直刺范鞅，鞅不敢反抗，走入中军，黶随后追到。范鞅躲避起来。他父亲范匄迎出来说：“贤婿为什么发怒？”——栾黶的妻子栾祁是范匄的女儿，因此称其为婿。栾黶不能控制怒火，大声回答：“你儿子引诱我弟弟同去秦军，我弟弟战死，而你儿子活着回来，是你儿子害了我弟弟，你必须把他撵走，不然我就杀了他，为我弟弟报仇。”范匄说：“此事老夫不知道，我撵他走。”范鞅听了忙逃奔秦国。秦景公问他来意，范鞅叙述经过。景公大喜，以客卿之礼对待范鞅。一日问他：“晋君是什么样的人呢？”范鞅回答：“是个贤君，知人而善任。”又问：“晋大夫谁最贤？”范鞅又回答：“赵武有文德，魏绛勇而不乱。羊舌肸熟悉《春秋》，张老笃信智谋，祁午遇事镇静，臣的父亲范匄能识大体。其他公卿也都学习法度典律，严守其职，范鞅不敢随便议论。”景公又说：“晋大夫中，何人先死？”范鞅说：“栾氏将先死。”景公说：“难道是因为太奢侈的原故？”鞅回答：“栾黶虽然奢侈，还可保自身，其儿子盈必不可免。”景公问：“为什么？”鞅说：“栾黶爱民惜兵，人心所向。所以虽有杀君之罪，而国中不以为然，都感戴他的恩德。黶如果死了，盈善良比不上他父亲，而武功更差远了，跟黶有仇的人，此时必报。”景公叹说：“你可算得上知道生死存亡了。”于是，利用范鞅与范匄沟通，派庶长武到晋，以修旧好。并请求晋国恢复范鞅之位。悼公同意，范鞅回到晋国，悼公让范鞅和栾盈并为公族大夫。传令栾黶不得结下怨仇。自此，秦晋通好，到春秋结束，不互

相征战。有诗为证：

西邻东道世婚姻，一旦寻仇斗日新。

玉帛既通兵革偃，从来好事是和亲。

这一年栾黶死，儿子栾盈接替父亲之职，为下军副将。

卫献公叫衎，自周简王十年，代其父亲定公继位。其生母定姜知他不能守住王位，多次规劝，献公不听。在位不管政事，日益放纵，亲近者无非都是阿谀小人，平日不过喜欢些鼓乐田猎之事。定公在世时，同母弟弟公子黑肩，受宠专政。黑肩的儿子公子剽，继父爵为大夫，很有权略。上卿孙林父，亚卿宁殖，见献公无道，都和剽交往。孙林父又暗中交结晋国为外援，将国中宝物，都迁往戚城，让妻子居住。献公怀疑他有叛心，一来表现不明显，二来畏惧他势大，所以隐忍不发。

有一天，献公约请孙林父、宁殖二卿共进午饭。二人穿着朝服在门外等命，从早等到午间，不见来召，宫中也无一人出来，二卿心疑。看日已西斜，饥饿难忍，就敲宫门请见。内侍答说：“主公在后园射箭，二位大夫想见，可自己去。”孙林父、宁殖心中大怒，忍饥直到后园，见献公正带皮冠和射师公孙丁较量射箭。献公看见孙、宁二人近前，不脱皮冠，臂挂弓上前问：“二位今日来此何事？”孙、宁二人齐声回答：“蒙主公约共进午饭，臣等伺候到现在，腹中已饥饿，恐怕违抗君命，所以来此见君。”献公说：“我一心射箭，偶尔忘了这件事。二位且退下，等改日再约会吧。”话完，正好有鸿雁飞鸣而过。献公对公孙丁说：“咱俩赌射此鸿。”孙、宁二人含羞而退。孙林父说：“主公沉迷游戏，戏耍部下，对大臣全无尊敬之意，我等将来难免大祸，怎么办呢？”宁殖说：“君无道，自取之祸，怎么能连累别人？”林父说：“我想要公子剽为君，你认为如何？”宁殖说：“此举很对，你我见机行事吧？”说完二人分手。

孙林父回家，饭后连夜直往戚城，密唤家臣庾公差、尹公佗等整顿家兵，为谋叛做准备。派其长子孙蒯去见献公，探听口气。孙蒯到卫，见献公在内朝，谎称：“我父偶染风寒，暂时在河上调理，望主公宽宥。”献公笑着说：“你父亲的病，想是因为饥饿所得，我今天再不敢让你又挨饿。”传命内侍取酒，让乐工诗歌伴酒。太师请问：“歌唱什么诗？”献公说：“《巧音》里的最后一章，符合时事，何不歌唱这篇？”太师说：“此诗语意不佳，恐怕不适合宴会。”师曹喝道：“主公要歌便歌，何必多说！”原来师曹善于鼓琴，献公让其教宠妾，宠妾不服教，师曹鞭打十下，妾哭诉献公，献公当宠妾之面鞭打师曹三百下，师曹怀恨在心，今日明知此诗不佳，故意要歌唱，以激起孙蒯之怒，然后放声而歌：

彼向人斯，居河之糜？无拳无勇，职为乱阶。

献公的意思，因孙林父居于河上，有叛乱危险，故意借歌提醒警告。孙蒯听歌，坐不安稳，不一会儿就要辞别回去。献公说：“刚才师曹所唱，你传给你父，你父虽然在河上，但他一举一动我必知，好生谨慎，将养病体。”孙蒯叩头，连声“不敢”而退。回到戚城，告诉林父。林父说：“主公这样怀疑我，我不能坐而等死，大夫蘧伯玉，是卫国的贤人，如果和他共事，必然成功。”于是私下到卫，见蘧瑗说：“主公的残暴你是知道的，恐怕要发生亡国之事，该怎么办？”蘧瑗回答：“作为臣子，可劝说君王则劝说，不可劝就离去，其他事是不能做的？”林父知道不能与他共事，辞别而去。第二天蘧瑗逃奔鲁国。

林父在邱宫聚集众人，要捉拿献公。献公害怕，派人来邱宫讲和，孙林父杀了来人。献公让人探听宁殖，他已经响应林父。于是召北宫括，宫括推病不出，公孙丁说：“事情很急迫，赶快出逃，将来可以复国。”献公马上召集宫中甲士，二百多人为一队。公孙丁持箭相从，开东门而出，要逃奔齐国。孙蒯、孙嘉兄弟二人引兵追到河泽，大杀一阵，二百多兵士全都逃散，只剩十几人。靠着公孙丁善于骑射，箭无虚发，近前人中箭而死，才保着献公边战边走。孙蒯兄弟不敢穷追返回。走不到三里，庾公差、尹公佗二将引兵到，说：“奉相国之命，务必抓卫侯回报。”孙蒯、孙嘉说：“有一善射箭人护卫，将军小心。”庾公差说：“难道是我师傅公孙丁吗？”原来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公差又学射于公孙丁，三人是一线传授，彼此了解相互的技艺。尹公佗说：“卫侯走不远，我们追去。”追赶约十五里，赶上了献公。因赶车人伤亡，公孙丁接替执鞭，回头一望，远远便认得出是庾公差，对献公说：“来人是臣的弟子，弟子不能杀害师傅，主公不要害怕。”就停车等候。庾公差对尹公佗说“真是我师”，然后下车拜见。公孙丁举手回礼，让他们离去。庾公差登车说：“今日之事，各为其主。我如果发射，就是背叛师父，如果不射，又是背主，我如今有两全之策。”然后把箭去掉箭头，大声说：“我师不要惊慌。”连发四箭，前中车横木，后中车横木，左右中两旁的横木，单空着车内君臣二人，分明是显个本事送个人情的意思。庾公差射完，叫声“师父保重啊”，喝令回车而去。公孙丁也赶车前行。尹公佗先遇献公，本要逞艺，因庾公差是他的业师，不敢自去，走到中途，渐渐后悔起来，对庾公差说：“你有师徒情份，所以放行，弟子隔了一层，师恩为轻，主公命令为重。如果无功而回，怎么回答我恩主？”庾公差说：“我师神箭不在养繇基之下，你不是他的对手，枉送性命。”尹公佗不相信他的话，当下转身来追赶卫献公。

##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话说尹公佗不信庾公的话，转身又来追卫侯，赶二十多里才赶上。公孙丁问他来意，尹公佗说：“我师庾公，和你有师徒之恩，我是庾公弟子，不曾和你直接学艺，和你就像陌路人一样，怎么能徇私情于陌路人，而废公义于君主呢？”公孙丁说：“你曾学艺于庾公，应该想想庾公的技艺从哪里来？为人岂可忘本，快快回去，免伤和气。”尹公佗不听，举箭对公孙丁就射。公孙丁不慌不忙，把鞭递给献公，等箭到时，用手一伸，轻轻接住，就将来箭搭上弓弦，往回射尹公佗，尹公佗忙躲避时，扑的一声，箭中其左臂，尹公佗疼得弃箭而走，公孙丁又射一箭，结果了尹公佗性命。吓得随行兵士弃车逃窜。献公说：“若非你神箭，我性命难保。”公孙丁执鞭奔驰，又行了十多里，只见后面车声震动，飞也似赶来。献公说：“再有追兵，何以逃脱？”正在慌急之际，后车临近，仔细一看，原来是献公的同母弟弟公子鱄冒死赶来护驾，献公这才放心。于是一路逃奔齐国，齐灵公居在莱城。宋儒有诗说献公不敬大臣，自取奔亡，诗写道：

尊如天地赫如神，何事人臣敢逐君？  
自是君纲先缺陷，上梁不正下梁蹲。

孙林父赶走献公，然后和宁殖合谋，迎公子剽为君，这就是殤公。派人去晋国告难。晋悼公问中行偃说：“卫国赶走一君又立一君，这样并不合适，应当怎样处理呢？”中行偃回答：“卫侯无道，诸侯没有不听说的，今臣民自愿立剽，我们可以不干涉。”悼公听从了他的话。齐灵公听到晋侯不讨伐孙、宁废君之罪，感叹道：“晋侯之志已懒惰，我不趁此时图霸业，更待何时？”就率师伐鲁北鄙，围郕，抢掠而还，这时是周灵王十四年。

原来齐灵公初时取鲁女颜姬为夫人，无儿子，随嫁人鬻姬生子名叫光，灵公先立他为太子。又有宠妾戎子，也无儿子，其弟妇仲子生的儿子名叫牙，戎子抱养牙为自己的孩子。又一妾生公子杵臼，不得宠，戎子仗着宠爱，要立牙为太子，灵公答应了。仲子劝阻说：“当初已立光为太子，又早已告知诸侯，今无故而废，国人不服，以后必然后悔！”灵公说：“废立在我，谁敢不服？”然后让太子光率兵守即墨，光离去后就传旨废了太子，改立牙为太子，让上卿高厚为太子师傅，寺人夙沙卫坚强而有智谋，任少傅。鲁襄公听说齐太子光被废，派人来问他有什么罪。灵公无话可答，反怕鲁国将来帮助光争位，所以和鲁为仇，首先用兵，想以兵威胁鲁国，然后杀光。这是齐灵公无道之极！鲁国派人向晋国告急，因悼公有病，不能救鲁。

这年冬天，晋悼公死，群臣举世子彪继位，名为平公。鲁又派叔孙豹吊贺，并且诉说齐国侵掠之状。荀偃说：“应等到来年春天会合诸侯国，如果齐国不来赴会，讨伐他们也不晚。”周灵王十五年，晋平公元年，在溴梁会合诸侯，齐灵公本人不到，让大夫高厚来。荀偃大怒，要治罪高厚，高厚逃回齐国。齐灵公又兴师伐鲁北边城池围防，杀了守臣臧坚。叔孙豹再来晋国求救。平公就命大将中行偃会合诸侯兵将，共同伐齐。中行偃点军回来，当夜做一梦，梦见黄衣使者，手拿一卷文书，拘偃去对证。偃跟随来到一大宫殿，上面有王者端望。使者命令他跪下，他偷看同跪者，有晋厉公、栾书、程滑、胥童、长鱼矫、三郤等众人。荀偃心中暗暗惊异，只听胥童和三郤争辩很久，却没太听明白。不大一会儿狱卒带他们出去，只留晋厉公、栾书、

中行偃、程滑四人。厉公诉说被杀经过。栾书争辩：“是程滑下手杀的。”程滑说：“书、偃二人是主谋，滑不过是奉令行事，怎么单归罪于我呢？”殿上王者降旨说：“当时栾书执政，是首恶，五年之内，断绝子孙。”厉公忿然说：“中行偃帮助他谋权，怎么能无罪？”说完起身抽戈打偃的脑袋。梦中感觉头掉了下来，荀偃跪下用手捧头安在脖子上，走出殿门，遇见梗阳的巫人灵臯，灵臯对他说：“你的头为什么歪了？”替他正过来。偃感觉疼痛无比而醒，很是惊异。第二天上朝，果然途中碰见灵臯，将夜中所梦之事，细说一遍。灵臯说：“冤家已到，不死干什么？”荀偃问：“东方有事要我去做，还来得及吗？”臯回答：“东方恶气太重，讨伐必胜，你虽死，还来得及。”荀偃说：“能攻克齐国，虽死无憾了。”于是率师到济河，在鲁济之地会合诸侯。晋、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路车马，一同往齐国进发。齐灵公让上卿高厚辅助太子牙守国，自己率崔杼、庆封、析归父、殖绰、郭最、寺人夙沙卫等兵将，驻扎在平阳城。城南有防门，派析归父在防门之外，深掘土壕，宽约一里，选精兵把守，以挡敌师，寺人夙沙卫进谏说：“十二国人心不一，乘刚到，当出奇制胜打败一军，其余的都会丧气。要是不速战，不如选择险要地带坚守，小小防门之壕，不足以抗敌。”齐灵公说：“有此深壕，彼军怎么能飞渡呢？”

荀偃听说齐师掘壕而守，笑说：“齐国害怕我们，必不迎战，当用计破。”就传令鲁、卫之兵，从须句取路，让邾、莒之兵从城阳取路，都由琅琊而入。其余大队兵马，从平阴进攻，约定在临淄城下会合。四国领计去了，让司马张君臣，在山上险要之处，都虚张旗帜，布满山谷，又扎草人，蒙上衣甲，立在空车之上，将断木绑在车辕，车行木动，尘土遮天，力士举大旗引车。往来山谷之间，疑作大队兵马。荀偃、士匄率宋、郑兵士居中，赵武、韩起率上军和滕薛兵士在右，魏绛、栾盈率下军，和曹、杞、小邾之兵在左，分作三路，命车中各装木石，步兵每人带一袋土。行到防门，三路炮声齐响，各将车中木石抛在壕里，再加上数万袋土，倾刻填平，大刀阔斧杀了进去。齐兵抵挡不住，死伤大半。析归父几乎被晋军抓获，只身逃入平阴城中，告诉灵公：“晋兵三路填壕而进，势大难以抵抗。”灵公这时才害怕，就登上巫山看敌军，见山泽险要之处，到处都有旗帜飘扬，车马奔驰，大惊说：“诸侯之师，如此众多！暂且躲避吧。”问诸将：“谁人敢断后？”夙沙卫说：“小臣愿领一军断后，力保主公无事。”灵公大喜。忽有二将并列出奏，说：“堂堂齐国，难道无一勇士？而让寺人领军断后，岂不让诸侯笑话吗？臣二人情愿让夙沙卫先行。”这二将是殖绰、郭最，俱有万夫不挡之勇，灵公说：“将军断后，我无后顾之忧了。”夙沙卫见齐侯不用，羞愧满面而退，只得随齐侯先走。约行二十余里，到石门山，是险要关口，两边都是大石，在中间只有一条路径。夙沙卫怀恨殖绰、郭最二人，有意不让其成功，等先行齐军过尽，将随行三十余匹马杀了，堵塞在路口上，又把一些大车联在一起，像城墙一样，挡住山口去路。

再说殖绰、郭最二将，领兵断后，缓缓而退。到石门山关口，见死马堵住路口，又有大车拦截，不能驰驱，二人相顾说：“这必是夙沙卫怀恨在心，故意这样做的。”急忙叫军士搬运死马、疏通道路。因前有车阻挡，抬走一匹马，不知费了多少功夫。军士虽多，无奈路狭，有力使不上，背后尘土飞扬，晋军骁将州绰一军已到。殖绰刚要回车迎战州绰，见一箭飞来，躲避不及，恰射中殖绰的左肩。郭最弯弓来救，殖绰摇手止住。州绰见殖绰如此情

景，也不动手。殖绰不慌不忙，拔箭而问：“来将是何人？能射我肩，也算好汉了，请通报姓名。”回答：“我是晋国名将州绰。”殖绰说：“小将不是别人，齐国名将殖绰便是我，将军没听人说：‘莫相谗，怕二绰？’我和将军以勇力齐名，好汉惜好汉，怎忍心自相残杀呢？”州绰说：“你所言虽对，但各为其主，不得不这样。将军如果肯归顺，小将一定保将军不死。”殖绰说：“你是否欺骗我？”州绰说：“将军如不相信，我为你立誓！如果不能保全你性命，愿和你同死。”殖绰说：“郭最性命今也交给将军。”说完，二人下马双双投降。随行兵士也都投降。史臣有诗写道：

绰最赳赳二虎臣，相逢狭路志难伸。

覆军擒将因私怨，辱国依然是寺人。

州绰把绰、最二将押解到中军献功，并称二人骁勇可用。中行偃命令暂囚在中军，等班师回国决定。大军从平阴进发，所过之处，并不攻城，直达临淄城墙外。鲁、卫、邾、莒兵全到。范鞅先攻打雍门。雍门芦苇多，用火烧着。州绰烧了申池的竹木。各军一齐用火攻，把四面城墙一齐焚毁，直逼临淄城下，四面围住，喊声震地，箭射城楼。城中百姓慌乱，灵公十分惊恐，暗令左右驾车，要开东门出逃。高厚知道，急忙上前，抽出佩剑割断辔绳，涕泣劝阻说：“晋军虽然势猛，然而深入岂无后顾之忧？不久必回。主公一旦离去，都城就不能守了。愿主公再留十日，如力竭势败，再走不晚。”灵公听从了他的话。高厚督率军民，齐心协力固守临淄城。

却说各路兵马围攻齐国到第六日，忽然郑国有信飞速传到，是大夫公孙舍之与公孙夏联名缄封，内中有机密要紧的事。郑简公打开一看，略云：

臣舍之、臣夏，奉命与子孔守国，不意子孔有谋反之心，私自送款于楚，欲招引楚兵伐郑，己为内应。今楚兵已达鱼陵，旦夕将到。事情危急，希望星夜回师，以救社稷。

郑简公大惊，立刻持信到晋军中送与晋平公看了。平公召中行偃商议，偃说：“我兵不攻不战，直奔临淄，指望乘此锐气，一鼓而下。今齐军守城坚固，郑国又有急信，如果郑国有失，错在于晋国。不如暂时先回去救郑国。此番虽没破齐，料齐侯也已丧胆，不敢再侵犯鲁国了。”平公听从了他的话，于是解围而去。郑简公辞别晋军先行回国。

诸侯行到祝阿，平公忧虑楚军，和诸侯饮酒不乐。师旷说：“臣请用声乐算卜。”说完吹律歌《南风》，又歌《北风》。《北风》和平可听，《南风》声音不响，而且多肃杀之声。师旷奏说：“《南风》不好，声音近死，不光无功，而且他们自己有祸。不出三日，好消息就会到了。”师旷字子野，是晋国第一聪明人士。自幼好音乐，苦于自己钻不进去，感叹说：“技艺不精，由于多心；心不专一，由于看的多。”就用艾叶薰瞎双目，专心致志攻音乐。于是逐渐能察气候之盈虚，阴阳之消张，天时人事，验证无差，风角鸟鸣，吉凶预知，为晋太师掌管乐工，平时深受晋君相信，故行军必相随。听其言，晋军驻扎等待事变。让人去探听，不到三日，探者同郑大夫公孙蚤来回报说：“楚师已去。”晋平公惊讶问详情，公孙蚤回答说：“楚自子庚代替子囊为令尹，要报先世之仇，计划伐郑国。公子嘉暗通楚国，允诺楚兵到日，谎称迎敌，以兵出城相会。仗着公孙舍之、公孙夏二人，预料到了公孙嘉的阴谋，集中兵将守城，严禁人出入城门。子嘉不敢出城会楚军。子庚涉过颍水，不见内应消息。就屯兵在鱼齿山下。当时雨雪齐下，数日不止，营中的水有一尺多深，军人都选择高处躲雨，由于寒冷，冻死有一半人。士

兵怨恨，子庚只得班师而回。郑君已处罚子嘉的罪行，杀了他。恐怕麻烦诸国军师，特派下臣连夜奔告。”平公大喜说：“师旷真是通音乐的圣人。”于是将楚伐郑无功的消息告诉诸侯，各回本国。史臣有诗称赞师旷说：

歌罢《南风》又《北风》，便知两国吉和凶，  
音当精处通天地，师旷从来是瞽宗。

这是周灵王十七年冬天十二月的事，等晋师到济河时，已到了十八年的春天了。中行偃行到中途，忽然头上长一包，疼痛难忍，只得留在著雍地方。等到二月，其包溃烂，眼睛脱出而死。掉头之梦和梗阳巫者之梦都应验了。殖绰、郭最乘荀偃之死变故，破枷而出，逃回齐国去了，范匄和荀偃的儿子吴迎丧回晋。晋侯让吴嗣为大夫，以范匄为中军元帅，以吴为副将，仍以荀为姓，称荀吴。

这年夏五月，齐灵公有病，大夫崔杼暗与庆封商议，让人用滑车到即墨迎太子光。庆封率家丁，夜叩太傅高厚的门，高厚迎出，被抓住杀了。太子光同崔杼入宫，光杀戎子，又杀公子牙。灵公听变大惊，吐血数升，气绝而亡。光登位，是为庄公。寺人夙沙卫率领家丁跑往高唐，齐庄公让步庆封率师追赶，夙沙卫占据高唐反叛。齐庄公亲率大军攻城，月余仍攻不下来。高唐人工倮，有勇力，沙卫用他守东门。工倮知沙卫不能成大事，就在城上用箭射下书信，信中约定半夜在东北角等候大军登城。庄公犹豫。殖绰、郭最说：“他既相约，必有内应，小将二人愿往，活捉奄狗，以雪石门山阻关之恨！”庄公说：“你们小心前往，我前去接迎。”绰、最领兵到东北角，等到半夜，城上好几处忽放长绳下来，绰、最各附绳而上，军士陆续登城。工倮引着殖绰来抓夙沙卫。郭最便去砍开城门，放齐兵入城。城中大乱，互相杀伤，约有一个更次才平静。齐庄公入城，工倮和殖绰押夙沙卫已到。庄公大骂：“奄狗！我何负于你，你却辅少夺长？今公子牙何在？你既然是少傅为什么不追随于地下？”夙沙卫低头无言。庄公命拉出斩首，砍成肉酱，赐给随行诸臣，然后用工倮守高唐，班师退回。

此时晋上卿范匄，因前番围齐没有成功，就向平公请求再率大军侵齐。才到黄河，听齐灵公凶信，就说：“齐国有丧，伐之不仁。”立刻班师，早有人报知齐国。大夫晏婴进谏说：“晋不伐我丧，施仁于我，我背晋不义，不如请和，免两国刀兵相向之苦。”那晏婴字平仲，身高不到五尺，是齐国第一贤士。庄公也因国家初定，恐怕晋军再来，就听从了晏婴的话，派人到晋谢罪请求和盟。晋平公大会诸侯在鄄渊，范匄为相，和齐庄公歃血为盟，和好而散，自此一年多无事。

却说下军副将栾盈，是栾廪的儿子，廪是范匄的姑爷，匄女嫁了栾廪，称为栾祁。栾家从栾宾、栾成、栾枝、栾盾、栾书、栾廪到栾盈，做了七代卿相，兴盛无比。晋朝文武，一半出其门，一半属姻亲。再加上栾盈年少而谦恭下士，散财结客，所以勇士多归附其门下。如州绰、邢蒯、黄渊、箕遗，都是他部下骁将。更有力士督戍，力举千钧，手握二戟，杀无不中，是他的贴身心腹，寸步不离。又有辛俞、州宾等家臣，奔走效劳者不计其数。

栾廪死时，夫人栾祁才四十多岁，不能守寡，因为州宾屡次入府议事，栾祁在屏后偷看，见他年少俊美，就暗让侍儿传言，二人遂苟私通之事。栾祁将室中器币赠给州宾。栾盈跟晋侯去伐齐，州宾公然睡在府中，不再避忌。栾盈回来后听说此事，碍着母亲脸面，借口别的事，鞭打内外守门人，严禁家臣出入。栾祁一来恼羞成怒，二则淫心难忍，三则恐怕儿子害了州宾性命。

在父亲范匄生日那天，以拜寿为名，来到范府，找机会告诉父亲说：“栾盈要作乱，怎么办？”范匄询问详情。栾祁说：“他常说范鞅杀我兄，被我父赶走，今又回国。不杀他已万幸，反而更受宠爱，现在父子专国，范家兴盛，栾家衰弱，我宁死也和范家势不两立’。他日夜和智起、羊舌虎等在密室谋划，要除尽诸大夫，而立其私党。恐怕我泄漏消息，严令守门人，不许与外家相通。今日勉强来此，异日恐不得相见，我因父子恩深，不敢不说。”这时范鞅在旁，帮助说：“儿也听说是这样。他党羽很多，不可不防。”一子一女，口气相同，不由范匄不信。就密告平公，请求赶走栾氏。

平公私问大夫阳毕，阳毕向来亲近范氏而疏远栾盈，就回答说：“栾书杀厉公；栾黶续承其凶德，一直到栾盈，百姓亲近栾氏很久了，如果除掉栾氏，以明叛逆之罪，而立君威，这是国家数世之福。”平公说：“栾书援立先君，栾盈罪不明显，没有理由除掉，怎么办？”阳毕说：“栾书援立先君，是为掩盖罪行。先君忘国仇而徇私德，现君又放纵他，危害更大。如果栾盈罪不明显，应翦除他的党羽，宽恕他，撵他出境，他如果逞强，诛杀有名；如果逃奔他乡，也是君的恩惠。”平公认可，就召范匄入宫，共议这事。范匄说：“栾盈没去而翦除其党，是加速作乱。君不如让栾盈去建筑著邑之城，盈去，其党无主，就可图了。”平公说：“好！”就派栾盈去著邑。栾盈行前，他的同伙箕遗劝阻说：“栾氏多怨恨，你也知道。赵氏因下宫之难怨恨栾氏，中行氏因伐秦怨恨栾氏，范氏因范鞅被赶怨恨栾氏，智朔早死，智盈年少而听命中行，程郑被主公宠爱，唯有栾氏势孤。筑著邑不是国家重要事，何必派你去？你突然推辞，看君的意思如何，来作为准备。”栾盈说：“君命不可推辞，我如有罪，哪敢逃死？如无罪，国人将可怜我，谁能害我？”就命督戎为御，出了绛州，往著邑而去。

栾盈走了三天，平公上朝，对诸大夫说：“栾书从前有杀君之罪，还未正法。如今他的儿子在朝上，我感到可耻！怎么办？”众大夫同声说：“应该赶走。”于是宣布栾书罪状，挂于国门，派大夫阳毕，带兵去赶栾盈。在国中的栾盈家族，尽行赶出，没收栾城。栾乐、栾魴率领家族，和州绰、邢蒯都出了绛城，奔栾盈去了。叔虎拉了箕遗、黄渊随后出城，见城门已闭，说是搜查栾氏之党，就商议各聚家丁，要乘夜叛乱，从东门杀出。赵氏有门宫章铿，和叔虎是邻居，听到后报告了赵武。赵武转报范匄，范匄让儿子范鞅，率三百甲士，包围了叔虎住处。

##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话说箕遗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黄渊到来，半夜时候好举事，却被范鞅领兵包围了住处，外面家丁，不敢上前，远远观望，有很多人散去。叔虎乘梯向墙外问：“小将军引兵来此有何事？”范鞅说：“你平日和栾盈同党，今又想斩关出应，和叛逆同罪，我奉晋侯之命，特来拿你。”叔虎说：“我并无此事，是谁说的？”范鞅招呼章铿上前做证。叔虎力大，搬起一块墙石，向章铿头上打去，正好打中，把脑门都打碎了。范鞅大怒，让军士放火攻门。叔虎急慌了，向箕遗说：“我等宁可死里逃生，不可坐着等死。”然后提戟当先，箕遗仗剑在后，喊一声，冒火杀出。范鞅在火光中，认出二人，让军士一齐放箭。此时火势冲天，已难躲避，又怎挡箭如飞蝗，二人纵有天大本事，也无用处，双双被箭射倒。军士用钩搭出，已半死，绑在车中。救灭了火，听得车声响，无数火把而至，原来是中军副将荀吴，率本部兵前来接应。中途正遇黄渊，也被抓获。兵合一起，把叔虎、箕遗、黄渊，押到中军元帅范匄处。范匄说：“栾党很多，只抓此三人，还未除患，应当再搜查！”又分路搜捕。绛州城中闹了一夜。到天明，范鞅抓到智起、籍偃、州宾等，荀吴抓到中行喜、辛俞，和叔虎兄羊舌赤，弟羊舌肸，都囚在朝门外，等候晋平公出朝再决定如何发落。

羊舌赤字伯华，羊舌肸字叔向，二人和叔虎虽同是羊舌职之子，叔虎却是庶母生的。当初叔虎的母亲，原是羊舌夫人房中婢女，很美，羊舌想要她，夫人就不让她侍寝。这时伯华叔向都已长成，劝母亲不要妒忌。夫人笑着说：“我岂是妒妇！我听说很美的人，必有很恶的地方。深山大泽，才生龙蛇。恐怕她生龙蛇，祸害你们，所以不用她。”叔向等顺从父意，出劝其母，才让她侍寝，一夜而怀孕，生叔虎。等长成，美如其母，勇力过人。栾盈自幼和他同起同卧，相爱如夫妇。因他和栾盈交情最厚，所以兄弟都被囚禁。

大夫乐王鲋，字叔鱼，正被平公宠幸。平日羡慕羊舌赤、羊舌肸兄弟之贤，想交纳而没机会。这时，闻听二人被囚，特意到朝门，正遇羊舌肸，施礼安慰说：“你不要忧愁，我见主公，必竭力为你开脱。”羊舌肸冷笑不理。乐王鲋面有愧色。羊舌赤听了，责备弟弟说：“我兄弟绝命在此，羊舌氏无后了！乐大夫正受宠，君王面前，言无不从，假如借他求情，老天保佑，不绝先人宗脉，你为何不应，拒绝人家好意。”羊舌肸笑道：“生死有命，如果天意保佑，也必然由祁老大夫出面，乐王鲋何能？”羊舌赤说：“乐王鲋朝夕在君王面前，你说‘不能’，可祁老大夫正在闲居，而你却说‘必由他’，我实是不理解呀！”羊舌肸说：“乐王鲋爱献媚，君说行他就行，君否他也否。而祁老大夫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对羊舌氏岂能例外？”不一会儿，晋平公临朝，范匄报告栾党姓名。平公也怀疑羊舌赤、肸和叔虎同谋，就问乐王鲋说：“叔虎计谋，赤和肸知道否？”因乐王鲋不满羊舌肸，就回答说：“至亲莫如兄弟，岂能不知？”平公就把众人下在狱里，让司寇议罪。当时祁奚已告老，在祁居住。儿子祁午和羊舌赤友好，星夜派人给父亲报信，求父亲写信给范匄，为羊舌赤求情。祁奚看信大惊说：“赤和肸都是晋国良臣，有此奇冤，我应亲自去救。”连夜乘车进都城，没来得及和祁午相会，就来见范匄。匄说：“老大夫身体不便，冒风寒而来，必有事相告。”祁奚说：“老夫为国家存亡而来，并非私事。”范匄大惊，离席而问：“不知何事关

系国家，有烦老大夫指教。”祁奚说：“贤士用来保护国家。羊舌职对晋室有功，其子赤、肸能继承父德，因一庶子犯罪，三人都处斩，岂不可惜！昔郤芮叛逆，郤缺升朝。父和子不相连累，何况兄弟呢？你因私怨，滥杀无辜，玉石俱焚，晋国危险了。”范句肃然说：“老大夫所言极对，但君王不了解，句和老大夫一同面见君主。”二人并车入朝，求见平公，同说：“叔虎三兄弟，好坏不一、赤、肸必不知道密谋之事。况且羊舌氏的功劳，也不可忘掉。”平公觉悟，赦了赤、肸二人，恢复原职。智起、中行喜、籍偃、州宾全罚为庶人。只有叔虎、箕遗、黄渊被处斩。赤、肸二人得救，入朝谢恩。完事之后，羊舌赤对弟弟说：“应去谢祁老大夫。”肸说：“他是为国家，并非为我，谢什么？”竟登车回府。羊舌赤心中不定，自己到祁午处请见祁奚。祁午说：“老父见过晋君后，就立刻回祁地去了，不曾留下片刻。”羊舌赤叹到：“他施恩不图报酬，我不如肸有见识啊！”髯翁有诗说：

尺寸微劳亦望酬，拜恩私室岂知羞。

必如奚肸才公道，笑杀纷纷货赂求。

州宾又和栾祁往来，范句听说后，派力士去他家刺死了州宾。

却说守曲沃的大夫胥午，曾当过栾书门客。栾盈路过曲沃，胥午迎接，款待极其殷勤。栾盈说要筑城，胥午应允让曲沃人帮助。呆了三日，栾乐等报信已到，说：“阳毕领兵就要到了。”督戎说：“晋兵如果到来，就是交战，也不一定输给他。”州绰、邢蒯说：“专为此事，恐怕恩主手下缺人，我二人特来帮助。”栾盈说：“我不曾得罪过君主，定是因为仇家陷害。如果应战，他就有说的了。不如逃走，等待君主明白。”胥午也赞同。立刻收拾车辆，洒泪而别，出奔楚国去了。阳毕领兵到著邑时，邑人说：“栾盈未曾到此，在曲沃就出奔了。”阳毕班师而回，一路上宣扬栾氏罪状。百姓都知道栾氏是功臣，而且栾盈为人，爱士好施，所以没有人不叹息他冤枉的。范句向平公说，严禁栾氏旧臣跟从栾盈，从者处死！家臣辛俞听说栾盈在楚，就收拾数车家财出城，要去跟随栾盈。被守门兵士盘问，押辛俞到平公面前。平公说：“寡人有禁令你为什么违犯？”辛俞拜说：“下臣愚蠢，不知君为了什么，禁止随从栾氏？”平公说：“追随栾氏，就是目中无君，所以禁止。”辛俞回答：“如果是这样，臣就免于—死了。臣听说：‘三世仕其家则君之，再世则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臣自祖父到父亲，无大功于国家，隶属栾家，食其俸禄，今已经三世，栾氏自然就是臣的君了。臣不敢无君，所以要随从栾氏，君为什么禁止呢？栾盈虽有罪，君赶走他而不诛杀，无非君念其先世犬马之劳而赐他全生，如今他寄居异乡，器具没有，衣食不给，一朝倒在沟中，君的仁德，岂不终止了？臣这次去，尽臣之义，成君之仁，而且国人听了会说：‘君虽危难，不可背弃。’这样比禁止跟从他好处大多了。”平公听了欢喜说：“你留下服侍我，我将按栾氏的俸禄给你。”辛俞说：“臣意已坚。栾氏，巨之君，弃一君又事一君，还怎么禁令目中无君的人呢？一定要留我，臣就请死。”平公说：“你去吧！我听你的，成全你的志向。”辛俞拜谢，仍带领车辆，昂然出绛州城而去。史臣有诗称辛俞之忠，诗说：

翻云覆雨世情轻，霜雪方知松柏荣。

三世为臣当效死，肯将晋主换栾盈？

却说栾盈在楚境内呆了几月，要往郢都见楚王，忽转念说：“我祖父效力国家，和楚世代有仇，万一不相容，如何是好？”要去投奔齐国，物资又缺乏，正好辛俞来到，接济其用。然后整顿车马，向齐国进发。这是周灵王

二十一年的事。

再说齐庄公为人，好勇喜胜，不甘居人下。虽然在澶渊受命，但始终以平阴之败为耻。常想广求勇士，成立一队，亲自率领横行天下。于是在卿大夫士之外，别立“勇爵”，俸禄和大夫一样。必须力举千斤，能一箭射穿七块木片的人才能入选。先得到殖绰、郭最，次又得到贾举、邴师、公孙傲、封具、铎甫、襄尹、倭堙等，共有九人。庄公天天把他们召到宫中，相互驰射，以此为乐。一日庄公视朝，近臣报告说：“晋大夫栾盈被赶出，投奔齐国。”庄公大喜，说：“我正思报晋之怨，今其世臣来投奔，我的志向实现了。”就要派人前往迎接，大夫晏婴说：“不可！不可！小国事大国，必须讲信用。我们刚和晋结盟，就收纳罪臣，如果晋人责问，怎么回答呢？”庄公大笑说：“你说错了！齐晋匹敌，何分大小？昔日受盟，是解一时之急。我岂能像鲁、卫、曹、邾那样，始终归附晋国吗？”于是不听晏婴之言，派人迎栾盈入朝。栾盈拜见，哭诉被赶出经过。庄公说：“卿莫忧愁，我助你一臂之力，务必让你返回晋国。”栾盈再拜称谢。庄公赐馆舍居住，设宴款待。州绰、邢蒯立在栾盈身后，庄公见其伟岸，问姓名，二人相告。庄公说：“我慕名很久了。”命令赐给他们酒食，对栾盈说：“我有求于卿，你不可推辞。”栾盈说：“只要君王喜欢，我连自己的头发、皮肤都可以贡献出来。”庄公说：“我别无他求，要暂借二位勇士为伴。”栾盈不敢拒绝，只好答应。登车后叹道：“幸亏他未见到督戎，不然，也要夺去了。”

庄公得到州绰、邢蒯，列在“勇爵”最后，二人心中不服。一日，和殖绰、郭最同侍庄公之侧，二人假意吃惊，指着殖绰、郭最说：“此是我国囚犯，因何在此？”郭最应道：“我等昔为奄狗所误，不像你们跟人逃窜。”州绰怒道：“你是我口中虱子，还敢乱跳吗？”殖绰也怒道：“你今日在我国，也是我盘中之肉。”邢蒯说：“既然你等不能相容，我们就回到我主身边去。”郭最说：“堂堂齐国，难道少了你们二人就不成了吗？”四人面红耳赤，各抚佩剑，有相拼之意。庄公好言劝解，用酒慰劳，对州绰、邢蒯说：“我知道二卿不甘居于齐人之下。”于是更改“勇爵”之名为“龙”“虎”二爵，分为左右。右班“龙爵”，州绰、邢蒯为首，又选齐人卢蒲癸、王何，列其后；左班“虎爵”以殖绰、郭最为首，贾举等七人依旧排列。众人和排列者，都以为荣，唯有州绰、邢蒯、殖绰、郭最四人，心中还是不和。当时，崔杼、庆封因援立庄公有功，职位都是上卿，同执国政。庆公常去他们府中，饮酒作乐或舞剑，没有什么君臣之隔。

单说崔杼的前妻，生下二子，一个叫成，一个叫疆，不几年妻死。再娶东郭氏，是东郭偃妹子，先嫁给棠公为妻，呼为棠姜。生一子名叫棠无咎。棠姜貌美，崔杼因去吊棠公丧事，看见棠姜姿色，就央求东郭偃说合，娶为继室，也生一子，叫明。崔杼因宠爱继室，就用东郭偃、棠无咎为家臣，把幼子崔明托付他们，对棠姜说：“等明长大，当立为世子。”此话先搁过一边不谈。

且说齐庄公一日在崔杼家饮酒，崔杼让棠姜敬酒，庄公看她色美，就贿赂东郭偃，传达心意，二人乘机私通，来往多次。崔杼渐渐知觉，盘问棠姜。棠姜说：“有这事。他以国君之势要我，不是一妇人敢抗拒的。”崔杼说：“然而你为何不告诉我？”棠姜说：“妾自知有罪，不敢说。”崔杼默然良久，说：“此事和你无关。”自此有谋杀庄公之意。

周灵王二十二年，吴王诸樊向晋求亲，晋平公把女儿嫁给了他。齐庄公

向崔杼问计说：“我许纳栾盈，一直没有机会。听说曲沃守臣是栾盈密友。今以送妾为名，顺便纳栾盈在曲沃，让他袭击晋国，此事如何？”崔杼怀恨齐侯，私心计较，正要齐侯和晋侯结仇，好让晋侯讨伐齐国，然后问罪于君，杀齐侯向晋献功。今日庄公问计，正中下怀，就说：“曲沃人虽是栾氏，恐怕仍不能害晋。主公必须亲领一军为后继。如果栾盈自曲沃而进，主公扬言伐卫，由濮阳自南而北，两路夹攻，晋国必然不能支持。”庄公深以为然。把计谋告诉栾盈，栾盈欢喜。辛俞劝阻说：“我跟随主人是为了尽忠；也愿主人忠于晋君！”栾盈说：“晋君不让我为臣，有什么办法？”辛俞说：“昔纣囚文王于羑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晋君不念栾氏的功勋，赶出我主，逃亡在外，谁不可怜？可一旦不忠，就不能容于天地间了。”栾盈不听。辛俞哭泣说：“我主此行，必不免死！辛俞当以死相送！”就拔佩剑自刎而死。史臣赞扬他说：

盈出则从，盈叛则死，公不背君，私不背主。卓哉辛俞，晋之义士！

齐庄公就以宗女姜氏作为陪嫁的人，派大夫析归父送到晋国。多用温车，载栾盈和其宗族，要送到曲沃。州绰、邢蒯请求跟随。庄公怕二人归晋，让殖绰、郭最代替。嘱咐说：“服事栾将军，就和服事我一样。”行过曲沃，栾盈等换服入城，半夜敲胥午之门，胥午惊异，开门而出，见是栾盈，大惊说：“小恩主怎么到此？”栾盈说：“到密室相告。”胥午领栾盈到密室中。栾盈拉着胥午的手，欲说难言，不觉泪下。胥午说：“小恩主有事共同商议，不要悲泣。”栾盈收泪告诉说：“我因范、赵诸大夫所害，宗祀不能守。今齐侯怜我没有罪，带我到此，齐兵接着就到。你如果能出曲沃之兵，共同袭击绛城，齐兵攻其外，我军攻其内，绛城能破。然后，拿获陷害我的仇家才甘心，再奉晋侯和于齐。栾氏复兴，在此一举。”胥午说：“晋势力强，范、赵、智、荀诸家又和睦，恐怕不会侥幸成功，徒然自做叛贼怎么办？”栾盈说：“我有力士督戎一人，可当一军，殖绰、郭最，齐国之雄，栾乐、栾魋，力大善射，晋国虽强，不足害怕。昔日我在下军辅佐魏绛时，其孙子魏舒有事托我，我事事周旋，他感念我，常思图报。如果魏舒为内助，此事可成八九。万一事不成，虽死无恨！”胥午说：“等来日探探人心如何，方可行事。”然后，把栾盈等藏于密室之中。

次日，胥午假说梦见了共太子，到其祠祭奠，把吃剩下的食物赐给官兵吃，栾盈伏在壁后。三觴酒乐，胥午命停止，说：“共太子奇冤，我等忍心听乐吗？”众人叹息。胥午又说：“今栾氏世代有功于晋，而满朝文武都赶他出境，何异于共太子？”众人都说：“此事全国都抱不平，不知孺子能回来吗？”胥午说：“假如孺子今日在此，你等怎么处置？”众人都说：“如果保孺子为主，愿尽力，死而不悔！”坐中多有流泪者。胥午说：“诸君不要悲伤，栾孺子现在就在这里。”栾盈从壁后走出，向众人便拜，众人回礼。栾盈说：“如能重回绛州城，死也瞑目！”众人都踊跃愿随，这日畅饮而散。

第二天，栾盈写密信一封，托曲沃商人，送到绛州魏舒家。魏舒也认为范、赵所做之事太过分，得此密信，立刻回书说：“我穿甲衣等待，曲沃兵到，立即相迎。”栾盈见信大喜。胥午招集曲沃之兵，共二百二十乘，由栾盈率领。栾氏族人能打仗的都去，老弱者留在曲沃。督戎为先锋，殖绰、栾乐在右，郭最、栾魋在左，黄昏时起行，来袭击绛都。曲沃到绛城，只有六十多里，一夜就到。攻毁了外城墙，直达南门。绛城人不知道，正是“迅雷不及掩耳”，刚关上城门，守卫一无所设。不到一个时辰，被督戎攻破，引

栾兵进城，如入无人之境。范匄在家刚吃完早饭，忽然乐王鲋忽匆匆来报信说：“栾氏已进南门。”范匄大惊，急唤其子范鞅敛兵拒敌。乐王鲋说：“事情危险！护主公去固宫，还可坚守。”固宫，是晋文公为吕卻焚宫之难，在公宫的东面另筑此宫，以防不测，宽广十里有余，内有宫室台阁，积粮很多；精选国中壮甲三千人守卫，外掘沟壕，墙高数丈，极其坚固，起名固宫。范匄忧虑，怕国中有内应。乐王鲋说：“国中诸大夫都和栾氏有怨，可忧虑的唯有魏舒，如果速以君命相召，还可防备。”范匄认为有理，就命范鞅以君命召魏舒来，一面催促仆人驾车。乐王鲋又说：“事不可泄，应该不留痕迹。”当时，正好平公有外家之丧，范匄和乐王鲋，都内穿甲衣，外穿黑色孝衣，蒙上脸面，装作妇人，直入宫中，告知平公，慌忙进入固宫。

却说魏舒家在城北角，范鞅乘小马车疾驰而往。但见车辆已到门外，魏舒戎装待发。范鞅下车，急走到面前说：“栾氏叛逆，主公已在固宫，我的父亲和诸大臣，都守在君前，特派我来接你。”没等魏舒答话，范鞅踊身一跃登上车，右手把剑，左手牵魏舒衣带，吓得魏舒不敢做声。范鞅喝令：“快走！”赶车人问：“往何处去？”范鞅厉声说：“去固宫。”于是车转向东行，一直来到固宫。

##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却说范匄虽然派遣儿子范鞅前去迎魏舒，不知是否顺利，心中焦虑不安。他亲自登上城楼观望，见一簇战车、士卒，自西北方疾驰而来，范鞅和魏舒同乘一车，欣喜地说：“栾氏孤立了！”便打开宫门接他们进来。魏舒和范匄相见，还面色不定。范匄握着他的手说：“别人不了解真情，都说将军私结栾氏，我深知将军不会这样。如果能一起灭掉栾氏，一定把曲沃给将军以做酬劳。”魏舒这时已落在范氏牢笼之内，只得唯唯听命，便和范匄一起谒见晋平公，共同商议应敌策略。不多时，赵武、荀吴、智朔、韩无忌、韩起、祁午、羊舌赤、羊舌肸、张孟疆诸臣，也陆续到来，都带有战车、士兵，军势益盛。固宫只前后两门，每门都有两重关口。范匄使赵、荀两家协助宫内卫士守南关，韩无忌兄弟协助守北关，祁午等人周围巡查。范匄、范鞅父子不离平公左右。栾盈已攻入绛城，不见魏舒来迎，心内怀疑。他驻兵在 market 口，派人打探，探子回报说：“晋君已去固宫，百官相随，魏舒也去了。”栾盈大怒说：“魏舒欺骗我，如果相遇，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他又用手抚着督戎背脊说：“全力攻打固宫，我和你共享富贵。”督戎说：“戎愿分兵一半，独攻固宫南关，请恩主率诸将攻北关，看谁先攻入。”这时，齐将殖绰、郭最虽和栾盈共事，但因为栾盈带州绰、邢蒯二人去齐国时，齐庄公见州、邢二人武艺超群，甚为宠爱，殖绰、郭最每每受州、邢奚落。殖绰、郭最二人由此迁怒栾盈。再加上栾盈口口声声只夸督戎勇武，没有看重殖绰、郭最之意，他们又怎肯为他卖力，遂生坐观成败之心。栾盈所依靠的，只剩督戎一人。当下督戎手提双戟，乘车直往固宫，要攻取南关。他在关外察看形势，往来驰骋，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分明像一位黑煞神降临。晋军素闻其勇猛，现在见到，无不心丧胆落。赵武也对督戎赞叹不已。他手下有两员骁将，解雍、解肃兄弟，都使长枪，很有名气。二人听主将赞叹督戎，心中不服说：“督戎即使勇猛，并无三头六臂，我兄弟不知深浅，要引一支兵下关，一定能活捉那厮献功。”赵武说：“你二人要小心，不可轻敌。”二人装束齐整，飞驾战车出关，隔着护城河大叫：“来将可是督将军？可惜你如此英勇，却追随叛臣。早早归顺，还可反祸为福。”督戎闻听大怒，喝令军卒填河而渡。军士背土运石，督戎性急，将双戟向地上一按，全力一跳，跳到河北。二解吃惊，忙挺枪迎战。督戎挥舞双戟，全然不惧。解雍战车驾马，被督戎一戟打断脊背，车无法行动。解肃车上的马，也嘶鸣起来不肯走动。二解欺督戎孤身，跳下战车步战。督戎两支大戟，一左一右，使得呼呼生风。解肃一枪刺来，督戎挥戟相迎，戟重势猛，解肃长枪“乒”一声断为两截。解肃弃枪而走。解雍也着了急，手下一慢，被督戎一戟刺倒。督戎又追赶解肃。解肃能跑，直奔北关，由城上军士垂下绳子救了上去。督戎未赶上，转身回来要结果解雍，却已被军将救入城里。督戎气冲冲地独自挺戟而立，叫道：“有本事的，多出来几个，一块厮杀，省得费工夫。”关上无人敢答应。他守了一会儿，回归本营，吩咐军卒准备明天攻关。当夜解雍伤重死去，赵武非常痛惜。解肃说：“明天小将再与督戎决战，誓报杀兄之仇，即使战死也毫无遗憾。”荀吴说：“我部下老将牟登，二子牟刚、牟劲俱有千斤之力，现在晋侯身旁侍卫。今夜让牟登把他们召来，明日同解将军一齐出战，三人战一个，难道还输给他？”赵武同意，荀吴自去吩咐牟登办理。

第二天一早，牟刚、牟劲同到。赵武一看，果然身材魁梧，相貌狰狞，慰问二人一番，让解肃同他们一起下关。督戎早把护城河填平，直逼关下挑战。这三员猛将开关而出，督戎大叫：“不怕死的都来！”三将并不打话，一支长枪，两把大刀齐奔督戎。督戎全不惧怕，杀得性起，跳下战车，将双戟尽力飞舞，戟落之处，便有千钧之重。牟劲车轴被督戎打折，只得也跳下车，着了督戎一戟，打得稀烂。牟刚大怒，拼命上前，怎奈戟风似箭，无法攻进。老将牟登喝叫：“且住！”关上鸣金收兵。牟登又亲自出关，接应牟刚、解肃进去。督戎叫军卒抢关，关上箭石如雨，军卒受伤极多，督戎毫发无损。赵武、荀吴连败二阵，派人向范句告急。范句说：“一个督戎胜不了，安能平灭栾氏？”当夜秉烛而坐，闷闷不乐。一名奴仆在身旁服侍，叩头问道：“元帅心怀忧郁，莫不因为督戎？”范句看这人，姓斐名豹，原为屠岸贾手下骁将斐成之子，屠岸贾专权为恶被灭族，斐豹受株连，充为官奴，在中军服役。范句惊奇他的话，说道：“你如果有计策除掉督戎，定有重赏。”斐豹说：“小人名列记载屠岸贾叛党的丹书中，徒有冲天之志，却无处讨个官职。元帅如能在丹书中除去斐豹之名，小人定杀督戎，以报深恩大德。”范句说：“你如杀掉督戎，我定向晋侯请求，将丹书全部焚毁，用你为中军牙将。”斐豹说：“元帅万勿失信。”范句说：“我要失信，日落我落！但不知你要用多少战车、军卒？”斐豹说：“督戎过去在绛城，和小人相识，时常角力赌胜。其人凭仗勇猛，性格急躁，专好独斗，如果用战车、兵卒前往，很难取胜。小人情愿单身下关，自有擒督戎之计。”范句说：“你不是去而不回吧？”斐豹说：“小人有老母，年已七十八，又有幼子娇妻，岂肯罪上加罪，为不忠不孝之事？如果那样，也日落我落。”范句大喜，慰劳酒饭，并赏斐豹一副犀甲。

次日，斐豹将犀甲穿在里面，外罩白绢袍，扎束妥当，头戴皮冠，脚穿麻鞋，腰藏利刃，手提五十二斤重一个铜锤，向范句告辞：“小人此去，杀得督戎，凯旋归来，否则即死于督戎之手，决不两存。”范句说：“我一定亲身前往，看你为国效力。”他立刻命手下驾车，让斐豹为自己的驂乘，同到南关。赵武、荀吴迎见，讲督戎英雄，已连折二将。范句说：“今日斐豹只身赴敌，也只能看国君福份了。”话未说完，关上督戎大呼叫战。斐豹在关上喊道：“督君还认得我斐豹吗？”督戎说：“斐豹，你今天还敢来赌一场生死吗？”斐豹说：“别人怕你，我斐豹不怕你！你把兵车退后，我和你两人，只在地下赌斗，双手对双手，兵器对兵器，拼个你死我活，也好英名传后世。”督戎说：“这正合我意。”便命军士后退。关门打开，单放出斐豹一人。两人在关上交战二十余合，未分胜败。斐豹扯谎说：“我要解手，可暂歇。”督戎哪里肯放。斐豹先瞧见西边空处有一道矮墙，瞅个空就跑。督戎随后赶来，大叫：“哪里逃？”范句等人在关上，看见督戎追赶斐豹，不觉都捏了一把汗。谁知斐豹却是用计，跑近矮墙，翻身跳进。督戎见斐豹进去，也跳墙而入，只以为斐豹在前面，不知斐豹隐身一棵大树下，等督戎进墙，出其不意提起五十二斤的铜锤从后打去，正中督戎脑袋。督戎脑浆迸裂，扑地便倒，还把右脚飞起，将斐豹前胸犀甲踢掉一片。斐豹急拔腰间利刃，剃下督戎首级，跳墙而出。关上望见斐豹手提血淋淋人头，已知得胜，大开关门。解肃、牟刚领兵杀出，栾军大败，一半被杀，一半投降，逃走的十无一二。范句仰天向地上洒酒说：“这真是晋侯的洪福呵！”便亲手斟酒赏给斐豹，又带他往见晋平公。晋平公赏赐斐豹一辆战车，记他头功。陶渊明对

此有诗说：

督戎神力世间无，敌手谁知出隶夫？  
始信用人须破格，笑他肉食似雕瓠！

再说栾盈带大队人马攻打北关，连接督戎捷报，对部下说：“我要有两个督戎，何愁固宫不破？”殖绰踩了一下郭最的脚，郭最用目光回答，二人低头不语。只有栾乐、栾魴想要建功，不避箭石。韩无忌、韩起因前关屡败，不敢轻动，只严加防守。到了第三天，栾盈得到失败的消息，说：“督戎被杀，整个军队完了。”吓得手足无措，才请殖绰、郭最商议。二人笑道：“督戎尚且失败，何况我们？”栾盈垂泪不止。栾乐说：“我等死生，决定在今夜，应令将士全集聚到北门，三更之后，全登上鞬车，放火烧关，或许能攻进去。”栾盈听从了他的计议。晋平公高兴杀死督戎，摆酒庆贺，韩无忌、韩起也来参加，饮到二更才散。韩无忌、韩起回到北关，检查完毕，忽听车声轰鸣，栾氏军马大集，鞬车的高度和关的高低差不多，火箭飞蝗般射来，烧着关门，火势渐渐凶猛。关内军卒不敌，栾乐当先，栾魴紧跟，乘势占了外关。韩无忌等人退守内关，派人飞报中军求救。范句命令魏舒往南关，替下荀吴军马到北关帮助二韩。范句和晋平公登台北望，见栾军屯扎外关，寂寂无声，说道：“此必有诡计。”传令关内用心防御。到黄昏，栾军重登鞬车，依然用火器攻门。关内预备牛皮大帐，用水浸透，撑开遮蔽，火进不去。混乱了一夜，双方暂时停息。范句说：“贼兵已迫近，如久不退去，齐国再乘机进攻，国家一定危亡。”便命令儿子范鞅，令斐豹带一支队伍，从南关转到北关，从外进攻，约定时刻，留二韩守关，由荀吴率牟刚带一支兵从内关杀出，前后夹攻，让栾军两下无法相顾。再派赵武、魏舒屯兵关外，以防栾军南逃。调度完毕，范句侍奉晋平公登台观战。范鞅临行，向范句请求说：“孩儿年少，声望甚轻，请允许我借用父亲的中军旗鼓。”范句答应了。范鞅仗剑登车，立起中军旗号而行。刚出南关，他对部下说：“今日之战，有进无退！如果兵败，我先自刎，一定不让各位独死！”众人都慷慨激昂起来。

荀吴奉范句将令，让将士饱食，穿好衣甲，等待时刻到来。见栾兵乱纷纷，全退出外关，荀吴知外面范鞅之军已到。一声鼓响，关门大开，牟刚在前，荀吴在后，战车、步兵一齐杀出。栾盈也顾虑晋军内外夹攻，派栾魴用铁叶车堵住外关门口，分兵把守。荀吴之兵，冲不到城外。范鞅兵到，栾盈看见中军大旗，吃惊道：“元帅范句亲自出马了吗？”派人探察，回报说：“是小将范鞅。”栾乐说：“不值得顾虑！”就张弓带箭，站在战车上，回头对左右说：“多带绳索，射倒就捆上。”他说着攻入范鞅军中，左右开弓，射无不中。他弟弟栾荣同在车中，对他说：“可惜箭了，大多射些无名之辈。”栾乐才不射。一会儿，望见一辆战车远远而来，车中一将，皮冠绢袍，形容古怪。栾荣指着说：“这名叫斐豹，就是杀死督戎的那人，可以射他。”栾乐说：“等接近到百步，你一定会为我喝彩！”话未说完，又一辆战车从旁经过，栾乐认得车中是范鞅，想道：如果射中范鞅，却不胜似斐豹？便驱车追着范鞅而射。栾乐射箭，从来百发百中，偏偏这一箭射空。范鞅回顾，见是栾乐，大骂：“反贼，死到临头，还敢射我！”栾乐命令回车退走，并非惧怕范鞅，打算回车引诱范鞅来赶，等范鞅赶近，看准再射。谁知殖绰、郭最也在军中，忌恨栾乐善射，怕他成功，一见他退走，便大喊起来：“栾氏败了！”栾乐的御手听到喊声，又错认另一支兵败了，抬头四下观望，缰绳错乱，战马惊跑。车轮碰到路上的大槐树根，车翻了，把栾乐跌出来。恰好

斐豹赶到，用长戟勾住栾氏，砍断他胳膊。可怜栾乐为栾氏第一名战将，死在槐树根旁边。髯翁对此有诗说：

猿臂将军射不空，偏教一矢误英雄。

老天已绝栾宗祀，肯许军中建大功？

栾荣跳下车，不敢救栾乐，急急逃走，免掉一死。殖绰、郭最难回齐国，郭最出逃秦国，殖绰出逃到卫国。栾盈听到栾乐死讯，放声大哭，军士无不哀伤哭泣。栾魴守不住关门，收兵保护栾盈，往南逃去。荀吴和范鞅合兵，从后追来，栾盈、栾魴同曲沃军众，拼死拒敌，大杀一场，晋兵才退回。栾盈、栾魴也身带重伤，行到南门，又遇魏舒率兵拦住。栾盈垂泪哭着问：“将军不记得你我在下军共事之日了吧？我知道自己必死，但不该死在将军之手啊！”魏舒心中不忍，命令战车、士卒分列左右，让给栾盈一条路。栾盈、栾魴，急急忙忙奔回曲沃去了。不多时，赵武率军队来到，问魏舒说：“栾盈已逃过，何不追他？”魏舒说：“他好像釜中之鱼，瓮中之鳖，自有厨子动手。我顾念我的先人和他先人的同僚情谊，实在不忍心操刀啊！”赵武心中伤感，也不追赶。范句听说栾盈已逃开，知是魏舒做了人情，放下不说。他又对范鞅说：“随从栾盈的人，都是曲沃的甲士，这回逃走，一定回曲沃。他的爪牙已尽，你率一军包围，不愁攻不下来。”荀吴也愿一同前往，范句答应了。二将率领三百辆战车，把栾盈围困在曲沃。范句侍奉晋平公回到宫中，取丹书烧毁，由于斐豹的缘故，得以脱奴隶籍的有二十多家。范句收斐豹作为牙将。

却说齐庄公自从打发栾盈动身，便大选战车、士卒，以王孙挥为大将，申鲜虞为副将，州绰、邢蒯为先锋，晏懿为合后，贾举、邴师等护驾，择定吉日出师。齐兵先侵入卫国地界，卫国人小心防守，不敢出战。齐兵也不攻城，向帝邱而北去，一直进犯晋国地界，围朝歌，经三日攻取了它。齐庄公登上朝阳山犒赏军队。他又分军为二队：王孙挥同诸将为前队，从左路攻取孟门隘；庄公自率“龙”、“虎”二爵为后队，从右路攻取共山。定好到太行山聚集会合。一路杀人抢掠，自不必说。邢蒯露宿共山之下，被毒蛇咬伤，腹肿而死，庄公甚为惋惜。不一日，两军均到太行，庄公登山望新旧二绛，正商议袭取绛城之事，突然听到栾盈败走曲沃，晋平公起大军将到，齐庄公说：“我大志不能实现了！”于是在少水阅军后归国。晋国把守邯郸的大夫赵胜，起本城之兵追赶。齐庄公只道大军来到，自己前队又已先走，便仓皇逃走，只留晏懿断后。晏懿兵败，为赵胜所杀。

范鞅、荀吴围困曲沃一月有余。栾盈屡战不胜，城里死伤过半，无力拒守，城被攻破。胥午以剑自刎而死，栾盈、栾荣被捉住。栾盈说：“我悔恨不听用辛俞的话，乃至到这一地步。”荀吴想囚禁栾盈将其押解到绛城。范鞅说：“主公优柔寡断，万一栾盈哀求而得赦免，是放纵仇敌。”便于夜里派人将他勒死，同时杀栾荣，尽灭栾氏宗族。只有栾魴用绳子缒下城墙逃走，逃亡到宋国去了。范鞅等人班师回奏，平公命令将栾氏之事，通告各国，列国诸侯多派人来庆贺。史官对此有赞说：

宾傅桓叔，枝佐文君，传盾及书，世为国桢。廛一汰侈，遂坠厥勋；

盈虽好士，适殒其身。保家有道，以戒子孙。

这时范句告老，赵武代替他主持晋国政事。

再说齐庄公由于伐晋未能成功，雄心不死，回到齐国边境，却不肯进去，说：“平阴之战时，莒国人要偷袭齐国，此仇不能不报！”就在边境上屯兵，

大收车辆。各赐州绰、贾举等人坚车五辆，名为“五乘之宾”。贾举称赞临淄人华周、杞梁勇猛，庄公就派人征召他们。华周、杞梁二人来见，庄公赏赐战车一辆，让二人共同乘坐，随军立功。华周退下后，不吃饭，对杞梁说：“国君立‘五乘之宾’，因为这些人勇猛。国君召我们二人，也因为勇猛。他们一人五辆，我二人一辆，这不是用我们，乃是侮辱我们！何不离开这里而到别处去？”杞梁说：“我有老母在堂，要禀告得到允许再走。”杞梁回家告诉母亲，他母亲说：“你活着没有道义，死去也无声名，即使列在‘五乘之宾’中，人们谁不耻笑你！你努力吧，国君的命令不可逃避。”杞梁把母亲的话讲给华周。华周说：“妇人还不忘国君的命令，我敢忘记吗？”就和杞梁共乘一车，侍奉齐庄公。庄公休兵数日，传令留王孙挥统帅大军屯驻边境，单用“五乘之宾”及精选的兵士三千人，衔枚息鼓，前去偷袭莒国。华周、杞梁请求让他们作前队。庄公问：“你们用多少战车，甲士？”华周、杞梁说：“臣二人只身拜见君主，也愿只身前往。君主所赐一辆战车，已足够我们乘坐。”庄公要试验他们的勇武，笑着答应了。华周、杞梁议定轮番作御手驾车，临行时说：“再得一人作为车上戎右，足可顶一队了。”有一名小兵挺身说：“小人愿随二位将军一行，不知能否提挈我？”华周问：“你叫什么名字？”小兵回答说：“我是本国人，名隰侯重，仰慕二位将军义勇，所以愿意跟从。”三人便同乘一辆兵车，建一旗一鼓，风驰电掣，到达莒城郊外，露宿一夜。次日早晨，莒国国君黎比公知道齐军将到，亲率甲士三百人到城外巡查，遇到华周、杞梁的兵车，正要盘问，华周、杞梁瞪着眼睛大叫：“我二人是齐国将军，谁敢和我们决斗？”黎比公吃了一惊，察看出他们单车来到，并无后队，让甲士层层包围。华周对隰侯重说：“你为我们击鼓，不要停！”华周和杞梁各挺长戟跳下车，左右冲击，遇者即死，三百甲士，被杀伤一半。黎比公说：“寡人已了解二位将军的勇猛了！不必死战，我愿分莒国与二位将军共有！”华周、杞梁同声回答：“叛离国家，归附敌人，是不忠；接受命令却弃之不顾，是不讲信义。深入敌境，多杀敌人，是将军当做之事，至于共分莒国的利益，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说完，奋勇挥戟重战。黎比公抵挡不住，大败而逃。齐庄公大队已到，听说二将得胜，派人召他们回来说：“寡人已了解二位将军的勇武了！不用再战，我愿分齐国和二位将军共有！”华周、杞梁同声回答：“君主建立‘五乘之宾’，我们不在其中，这是君主以为我们不够勇猛。又用利益引诱我们，是污辱我们的品行。深入敌方，多杀敌人，是将军当做之事，至于共分齐国的利益，不是臣子所知道的！”二人恭敬地让使者离开，弃车步行，直逼莒城的且于门。黎比公令人在狭路上挖沟，沟中燃起炭火，火焰飞腾，人无法过。隰侯重说：“我听说古代的士人，能立名于后世，只有捐弃生命。我能使二位过沟。”说完拿着盾牌伏在炭火上，让二人从上面过去。华周、杞梁跳过沟，回头看隰侯重，已烧焦了，不禁号啕痛哭。杞梁泪停了，华周哭泣未止。杞梁说：“你怕死吗？为何哭那么久？”华周曰：“我岂是怕死的人呢？此人的勇猛，和我们相同，竟能比我们先死，所以为他哀伤！”黎比公见二将已过了火沟，急召善射箭的一百多人埋伏在城门左右，等华周、杞梁靠近，便一齐开弓放箭。华周、杞梁一直向前，要夺城门，百箭齐发，二将冒着箭雨奋战，又杀死二十七人。守城士兵，环立城墙上，用箭射下。杞梁受重伤先死，华周身中数十箭。力尽被擒，气还未断，黎比公用车将他载入城中。有诗为证：

争羨赳赳五乘宾，形如熊虎力千钧。

谁知陷阵捐躯者，却是单车殉义人。

齐庄公得到使者回信，知道华周、杞梁有必死之心，就领大队迅速前进。兵到且于门，听说三人都已战死，大怒，便要攻城。黎比公派使者到齐军中谢罪说：“寡君只见单车，不知是贵国派来的，所以误犯。况且贵国死三人，敝国被杀的已百余人了。他们自求死，不是我们大胆使用兵器所致。敝国国君惧怕贵国国君之威，特命下臣百拜谢罪，愿意今后年年向齐朝贡，不敢有二心。”庄公怒气正盛，不准。黎比公再派使臣恳求，要送还华周，并归还杞梁尸身，而且出金帛犒劳齐军。庄公仍然不答应。突然，王孙挥有急信到，说：“晋平公和宋、鲁、卫、郑各国国君，在夷仪相会，策划攻打齐国，请主公尽快班师。”庄公得到这急信，才答应同莒国讲和。黎比公拿出大量金帛献给齐军，用温车拉着华周，用乘辇拉着杞梁尸体，送还齐军。只有隰侯重尸体在炭中已化成灰烬，无法收拾。庄公即日班师回国，命令将杞梁停殡在齐城郊外。庄公才进城郊，正碰上杞梁之妻孟姜来迎丈夫尸体。庄公停车，派人吊唁。孟姜对使者拜了两拜说：“杞梁如果有罪，岂敢蒙国君吊唁？如果无罪，杞家还有先人传下的陋居。郊外不是吊唁的场所，妾不敢接待。”庄公极为惭愧地说：“这是寡人的过错。”便在杞梁之家设好灵位，进行吊唁。孟姜送丈夫的棺材于城外落葬。她露宿三天，抚棺大哭，眼泪哭干，接着流血。齐城城墙忽然崩塌几尺，——这是由于孟姜哀哭悲切，精诚感动而造成的。后代传说秦朝人范杞梁被派修长城而死，他的妻子孟姜女送寒衣到长城下，听说丈夫已死，放声痛哭，长城被她哭塌了。这是将齐将杞梁之事误传而成。华周回到齐国，因为伤重，不久也死了。他的妻子悲伤痛哭超过普通人。史官对此有诗说：

忠勇千秋想杞梁，颓城悲恸亦非常。

至今齐国成风俗，嫠妇哀哀学孟姜。

这是周灵王二十二年的事。当年发大水，谷水和洛水争河道，黄河泛滥，平地水深一尺多。晋平公讨伐齐国的计划也就中止了。

齐国右卿崔杼厌恶齐庄公淫乱，巴不得晋军攻打，要趁机办大事，已和左卿庆封商议好，事成之后平分齐国，听说晋军攻齐计划被大水阻止，心中郁郁不乐。庄公有个近侍贾竖，曾因小事被庄公打了一百鞭；崔杼知道他对庄公怨恨，便送他许多财宝和他结交，庄公一举一动，让他都报告给自己。

##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话说周灵王二十三年五月，莒国国君黎比公亲自到临淄朝拜齐国。齐庄公大喜，在北门设宴款待黎比公。崔杼府第正在北门一带，他有心捉住庄公破绽，谎称自己得寒病不能起身。众大夫都侍奉庄公参加宴会，崔杼不去，暗中派心腹向贾竖打听消息。贾竖密报说：“主公只等散席，便来问候相国的病情。”崔杼笑着说：“国君哪里是为我的病情担忧呢？正以为我的病有利于他，要行无耻之事罢了。”他便对妻子棠姜说：“我今天要除掉这个无道昏君！你如果听从我的计议，我不宣扬你的丑事，还一定立你生的儿子为嫡嗣；如不听我的话，先斩你母子二人首级。”棠姜说：“妇人，是服从丈夫的，夫君有命令，怎敢不依从？”崔杼就派棠无咎率领甲士百人埋伏在内室左右，派崔成、崔疆在大门内埋伏甲士，派东郭偃在门外埋伏甲士。分派已定，又约定以敲钟为号。他又派人送密信给贾竖：“国君如果来时，要如此这般。……”

庄公喜爱棠姜美色，心中思念，寝食不忘，只因崔杼防范细密，不便频繁往来。这天，见崔杼因病不来，正中下怀，神魂早已飞到棠姜身边。宴会的仪式，不过敷衍了事罢了。宴会结束，庄公乘车飞往崔家探病。崔家守门人骗庄公说：“相国病很重，刚吃过药躺着。”庄公问：“躺在什么地方？”回答说：“躺在外面房中。”庄公大喜，竟进内室。这时州绰、贾举、公孙傲、倭埋四人随行，贾竖说：“主公做的事，各位都清楚。何不在外面等着，不要进去以致惊动了相国。”州绰等人以为他说的对，就都停在门外。只有贾举不肯出去，说：“留一个人有什么妨碍？”就独自呆在堂上。贾竖关上中门进去了。守门人又关上大门，上好门，并且加了锁。庄公到内室，棠姜浓妆艳抹出迎。二人未来得及说话，侍女来报告：“相国口干，要喝蜜水。”棠姜说：“妾去拿蜜水后就回来。”棠姜同侍女从旁门慢慢走了。庄公靠着门槛等棠姜，等一会儿不见她回来，就唱道：

宫之幽兮，美所游兮。室之邃兮，美所会兮。不见美兮，忧心胡底兮！

刚唱完，听见走廊有刀戟的声音。庄公惊讶说：“这地方怎会有兵器？”便招呼贾竖，不见答应。不一会儿，左右甲士全出。庄公大惊，知道有变故，急急往后门跑，而门已关上。庄公力大，破门而出，跑到一座楼上。棠无咎领甲士包围楼，连连大叫：“奉相国命令，来拿淫贼！”庄公靠栏杆向众人传话：“我是你们国君，望你们放开我，赶快离开！”无咎说：“相国有命令，我不敢自做主张。”庄公说：“相国何在，寡人愿和他订立盟约，誓不害他！”无咎说：“相国病重不能来。”庄公说：“寡人知罪了！容我到太庙中自尽，以向相国谢罪怎么样？”无咎又说：“我等只知捉拿奸淫之人，不知有国君。国君既然已经知罪，就请自杀，不要再自取污辱。”庄公没办法，从楼窗中跳出，登上花台，要跳墙逃跑。无咎开弓射他，射中左腿，从墙上倒栽下来。甲士一齐上前刺死庄公。棠无咎就派人敲钟。这时已近黄昏，贾举在堂中侧耳倾听，忽见贾竖开门，拿着烛火出来说：“室内有贼，主公召你。你先进去，我要告诉州绰将军等人。”贾举说：“给我烛火。”贾竖递过烛火，失手掉在地上，烛火熄灭。贾举仗剑摸索，才入中门，遇绳索绊倒在地上。崔疆从门旁猛地出来，杀死贾举。州绰等人在门外，不知道门里

的事。东郭偃假装与他们交结，将其请到旁屋中，点亮烛火，摆上酒肉，劝州绰放下宝剑饮酒，又挨个给其他人敬酒。突然听到宅内钟响，东郭偃说：“主公喝上酒了。”州绰说：“不顾忌相国了吗？”东郭偃说：“相国病得厉害，谁还顾忌他？”一会儿，钟又响了，东郭偃说：“我得进去看看。”东郭偃离开，埋伏的甲士全出来了。州绰等人急拿兵器，早已被东郭偃派人偷走了。州绰大怒，看门前有上车石，便弄碎了用来打人。倭堙刚好跑过，州绰误中倭堙，打断了他的一条腿。公孙傲拔出拴马的柱子挥舞起来，崔杼的许多甲士被伤。众人用火炬攻他们，胡须、头发都烧着了。这时大门突然开了，崔成、崔疆又率甲士自门里杀出，公孙傲用手撕扯崔成，折断他一条胳膊。崔疆用长戈刺公孙傲，将其杀死，又杀死倭堙。州绰从甲士手中夺过戟，又来战斗，东郭偃大叫：“昏君奸淫无道，已被诛杀，不干众人的事，何不留下性命以待奉新国君？”州绰把戟丢弃到地上说：“我从晋国亡命到这里，受齐侯知遇之恩，今日不能尽力，反害死了倭堙，大概是天意吧！只有舍一命以报答主公宠爱，岂能苟且求活，被齐、晋两国所笑？”就用脑袋向石墙上撞三四次，石头碎了，州绰脑袋也破裂了。邴师听说庄公死了，自刎在朝门之外。封具在家里上吊而死。铎父和襄尹约好，前去哭庄公之尸，半路上听说贾举等人死了，二人一齐自杀。鬻翁对此事有诗说：

似虎如龙勇绝伦，因怀君宠命轻尘。

私恩只许私恩报，殉难何曾有大臣。

王何约卢蒲癸同死，卢蒲癸说：“没用，不如逃走，以待将来再做打算。我二人侥幸有一人复国，一定要请另一个回来共事。”王何说：“让我们立誓吧！”立誓完毕，王何就逃亡到莒国。卢蒲癸走前对弟弟卢蒲癸说：“国君设立‘勇爵’，用来自卫。和国君同死，对国君有什么好处？我离开后，你一定想法服侍崔、庆两家，想法使我回国，我便趁机为国君报仇，如能这样，即使死了也不虚度人生了！”卢蒲癸答应了，卢蒲癸就逃亡到晋国。卢蒲癸设法让庆封任用自己，庆封用他做了家臣。申鲜虞逃亡到楚国，后在楚做官，当了右尹。齐国诸家大夫听说崔氏作乱，都闭门等消息，没有敢到现场的。只有晏婴直到崔家，进入室中，枕在庄公腿上放声大哭。起来后，又跳跃三次，然后跑出。棠无咎说：“一定得杀晏婴，才能免得众人胡说。”崔杼说：“此人有贤明的名声，杀了恐怕丧失人心。”晏婴回去，告诉陈须无说：“何不商议立国君呢？”陈须无说：“掌握地方的有高、国两家，掌权的有崔、庆两家，须无能有什么作为？”晏婴退出，陈须无说：“乱贼在朝上，不可和他们一起共事。”便乘车到了宋国。晏婴又前去见高止、国夏，二人都说：“崔氏将要来了，而且庆氏在，不是我能作主的。”晏婴叹息着离开了。不久，庆封让他的儿子庆舍搜捕庄公余党，或杀死，或驱逐，几乎全光了。庆封用车迎接崔杼入朝，然后派人召高、国二家，一起商议立国君的事情。高、国二家推由崔、庆二家作主，庆封又推让崔杼作主。崔杼说：“灵公之子杵臼，已长成，他母亲为鲁国大夫叔孙侨如的女儿，立杵臼可以结好鲁国。”众人唯唯答应。于是，迎立杵臼为国君，这就是齐景公。当时景公年幼，崔杼自立为右相，封庆封为左相，召群臣在姜太公庙盟誓，杀牲畜，歃血盟誓说：“众人有不和崔氏、庆氏一条心的，日落即落！”庆封接着宣誓，高氏、国氏也按誓词说了。轮到晏婴，他仰天叹息说：“诸君能忠于国君，有利国家，而晏婴不和各位同心，必受天帝惩罚！”崔杼、庆封脸色变了。高止、国夏说：“两位相国今天的举动，正是忠于国君、有利国家

的好事。”崔杼、庆封都高兴了。这时莒国黎比公还在齐国，崔杼、庆封请齐景公和黎比公订盟，黎比公才回莒国。崔杼命令棠无咎收州绰、贾举等人尸首，和庄公一同葬在北郭，省减礼仪，不用武器、甲冑陪葬，说：“怕他们在地下逞勇。”崔杼命令太史伯记载庄公因疟疾而死，太史伯不听从，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见了大怒，杀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弟弟，分别叫仲、叔、季。仲的记载和太史伯记的一样，崔杼又杀了他；叔仍然一样记，崔杼也把他杀了；季又那样写，崔杼拿着竹简问他：“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不可惜自己性命吗？如果改变记载的话语，我就免你一死。”季回答说：“按事实记载，是史官的职责，放弃职责而活，不如死！从前赵穿杀死晋灵公，太史董狐认为，赵盾为正卿，不能处分杀死国君的贼人，记载道：‘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不怪罪他，知道史官的责任不能废弃。我即使不写，天下也一定会有记载的人。不写，不能掩盖相国的丑行，而白白招惹知事理的人耻笑。我因此不可惜自己死去，请相国处置！”崔杼叹息说：“我怕国运衰落，不得已而做这事。即使直写事实，人们也一定能体谅我。”就把竹简扔给季。季捧着竹简出来，将到史馆，碰到南史氏刚来，季问南史氏来的原因，南史氏说：“听说你们兄弟都死了，我怕因此而忘却了夏五月乙亥的事，所以带竹简来了”。季把自己写的竹简给他看，他告辞回去了。鬻翁读史至此，赞叹道：

朝纲纽解，乱臣接迹；斧钺不加，诛之以笔。不畏身死，而畏溺职；

南史同心，有遂无格。皎日青天，奸雄夺魄；彼哉谏语，羞此史册！

崔杼面对太史之笔，不免羞愧，推罪于贾竖，将他杀死。这个月里，晋平公由于水势已退，又在夷仪大会诸侯，以进行讨伐齐国之举。崔杼派左相庆封将庄公已死的消息告诉给晋军，说：“齐国群臣怕大国惩罚，国家不保，已代替大国实行讨伐了。新国君杵臼，出自鲁姬，愿改为侍奉上国，不废旧时盟好。所夺朝歌之地，仍归还上国，并用宗庙器物若干，乐器若干献给上国。”对各路诸侯，齐国均有礼物。晋平公极为高兴，班师回国，诸侯尽散。从此晋、齐重新联合。这时殖绰在卫国，听说州绰、邢蒯都死了，又回到齐国。卫献公衍流亡齐国，一向听说殖绰勇敢，让公孙丁多用钱财相召，殖绰便效力于卫献公。

这年吴王诸樊攻打楚国，过巢地，攻城门。巢地守将牛臣隐身在矮墙内射箭，诸樊中箭而死。吴国群臣遵守寿梦临终之言，立诸樊弟弟余祭为王。余祭说：“我哥哥不是死在巢地守将之手，由于先王有言，国家按兄弟次序相传，他想快死而把君位传给小弟，所以轻生。”余祭夜里向天祷告，也请求快死。左右说：“人所希望的是长寿，大王竟然自求早死，不有些悖于人情吗？”余祭说：“从前我的先祖太王，废长立幼，终成大业。现在我们兄弟四人，按次序继承王位，如果都长寿而终，幼弟季札将要到老才能即位，所以我求快死。”

却说卫国大夫孙林父、宁殖驱逐卫献公衍，奉献公之弟剽为国君。后来宁殖病重，召他儿子宁喜说：“宁氏从庄公、武公以来，世世代代忠君为国。逐出国君之事，是孙林父所为，并不是我的本心。而人们都称‘孙宁’，我遗憾于没法自明，就是死了，也没有面目见祖父、父亲于地下！你如能使旧国君复位，遮盖我的罪过，才不愧是我的儿子。否则，我死后也不享用你的祭祀。”宁喜哭拜说：“孩儿怎敢不努力实现！”宁殖死了，宁喜接替父亲任左相，从此每天以帮助卫献公复国为念。无奈卫殇公剽屡会诸侯，四方无

事；上卿孙林父又是献公死敌，无隙可乘。周灵王二十四年，卫献公偷袭夷仪并占据了这块地方，派公孙丁私进帝邱城，对宁喜说：“您如能与你父亲心意不同，重让寡人回国，卫国的政事，全归您控制，寡人只主持祭祀而已。”宁喜正有父亲遗嘱在心，现在得到这个消息，又有委与政事的话，不胜欣喜。又想：“卫侯一时求得复回，所以用甜言蜜语相哄，如果归来后悔，怎么办？公子鱄贤而有信，如得到他为证明，将来卫侯定不能相负。”便写回信，密付来使，信中大略说：“这是国家大事，臣宁喜一人怎能独立承担？子鲜为国人信任，一定得他到来当面相订，才能商量。”——子鲜是公子鱄的字。献公对公子鱄说：“寡人复国，全仗宁氏，弟弟必须为我走一趟。”公子鱄口上虽答应，却没有动身的意思。献公屡屡催促他，他回答说：“天下没有不管政事的国君，您说‘政事由宁代管’，来日一定后悔。您这是使我失信于宁氏，所以我不能奉命而行。”献公说：“寡人现在逃身在外，就如同没有政事。如能祭祀先人，延续子孙，我的心愿就满足了，怎敢食言以致牵累我弟弟？”公子鱄回答说：“国君心意既然决定，鱄怎敢躲避事情，以致国君大事失败？”公子鱄就私进帝邱城，来见宁喜，重申献公之约。宁喜说：“子鲜如果能承担这话，宁喜敢不承担这事？”公子鱄向天立誓说：“鱄如违背此言，不能吃卫国所产粮食。”宁喜说：“子鲜的誓言重于泰山。”公子鱄去回复献公，宁喜将宁殖遗命告诉给蘧瑗，蘧瑗掩耳跑开说：“我没有听说国君的出走，又怎敢听说他回来的事呢？”便离开卫国，到鲁国去了。宁喜又告诉给大夫石恶、北宫遗，二人都赞成。宁喜又告诉右宰谷，谷连声说：“不行，不行！新国君立十二年了，没有丧失仁德。现在谋划恢复旧国君，一定得废新国君，你们父子得罪两代国君，天下谁能容你？”宁喜说：“我受先父遗命，此事决不能中止。”右宰谷说：“请让我去见见旧国君，看看他的为人比往日如何，然后商量。”宁喜说：“好吧！”右宰谷悄悄到夷仪，求见献公。献公正在洗脚，听说右宰谷到，不顾穿鞋，赤脚出来，喜形于色，对右宰谷说：“先生从左相那来，一定有好消息。”右宰谷应对说：“臣在路上就便而来，宁喜不知。”献公说：“你替我致意左相，快快为寡人谋成其事。左相纵然不想使寡人回去，还不想得到卫国的政权吗？”右宰谷回答说：“人所以乐意做国君，因为政权在。政事没了，凭什么做国君？”献公说：“不然。所谓国君，受尊号，享美名，锦衣玉食，住台阶高高的华美的房屋，乘高车，驾好马，仓库充满钱物，眼前到处是使用的人，进内有嫔妃侍女，出外可以射猎，难道一定得为政务操心然后才快乐吗？”右宰谷瞧不起地退出，见公子鱄，转述献公的话，公子鱄说：“国君淹滞时间太长了，苦极而盼甜，所以说这种话。所谓国君，敬重大臣，录用贤才，节约财物而使用，体恤百姓而使派，作事一定宽厚，说话一定诚实，然后能享美名，受尊号，这些都是我们国君所熟知的。”右宰谷回去对宁喜说：“我见到旧国君，他说的话如粪土，和原来没两样。”宁喜说：“你看见子鲜了吗？”右宰谷说：“子鲜的话合乎道理，然而不是国君能实行的。”宁喜说：“我靠子鲜了。我有国君先臣的遗命，即使知道国君没改变，又怎能停止呢？”右宰谷说：“一定要举事，请等机会。”

这时孙林父年老，和庶出的长子孙蒯住在戚邑，留下两个儿子孙嘉、孙襄在朝。周灵王二十五年二月，孙嘉奉卫殇公命令出使齐国，只孙襄留守。正赶上献公又派公孙丁来讨信，右宰谷对宁喜说：“您想行事，这是时候了。孙家父兄不在，孙襄可以攻取，得到孙襄，孙林父就无能为力了。”宁喜说：

“您的话正合我意。”于是就暗中集聚家中甲士，使右宰谷和公孙丁率领他们攻打孙襄。孙氏府第壮丽，和国君宫殿匹敌，墙垣坚厚，家中甲士千人，有家将雍鋹、褚带二人，轮班值日巡警。这天褚带当班，右宰谷兵到，褚带关门上门楼问原因。右宰谷说：“要见舍人，有事商议。”褚带说：“商议事何须用兵？”要开弓而射，右宰谷急退，领兵攻门。孙襄亲到门上，督促守卫。褚带派能射箭的人，轮番上前，将弓拉满，面对楼窗站着，有人靠近就射，射死了数人。雍鋹听说府中有事，也起兵来接应。双方混战，互有死伤。右宰谷考虑不能取胜，领兵退回。孙襄命令开门，亲自驾着骏马追赶，遇右宰谷，便用挠钩拉他的战车。右宰谷大叫：“公孙给我快射！”公孙丁认得是孙襄，弯弓搭箭，一发射中孙襄前胸，雍、褚二将齐上，救了回去。胡曾先生咏史诗说：

孙氏无成宁世昌，天教一矢中孙襄。

安排免窟千年富，谁料寒灰发火光。

右宰谷回去，报告宁喜，说孙家这样难攻，若非公孙丁神箭射中孙襄，追兵还不肯退。宁喜说：“一次攻不下，第二次越发难攻了。既然射中其主，军心一定混乱，今天夜里我亲自去攻打。如果再不成功，就应出逃以避祸。我和孙家，已不可能并立了。”他一面整顿车仗，把妻子孩儿送出郊外，以免一时兵败，来不及脱身，又一面派人打听孙家动静。黄昏时，探子回来报告：“孙氏府内有号哭声，门上人出入，样子极为慌张。”宁喜说：“这一定是孙襄伤重而死。”话未说完，北宫遗突然来到，说：“孙襄已死，其家无主，可赶快攻打。”这时已到三更，宁喜自己披挂好，同北宫遗、右宰谷、公孙丁等率领所有家人，重新来到孙家门口。雍鋹褚带正面对孙襄尸体哭泣，听说宁家兵又到，急忙披挂，大门已被攻破。雍鋹等人忙关闭中门，无奈孙家甲士，先已逃散，无人助守，中门也被攻开。雍鋹跳过后墙逃出，奔往戚邑；褚带被乱军杀死。这时天已大亮，宁喜灭掉孙襄之家，斩下孙襄首级，带到宫中，来见殇公说：“孙氏专权日久，有叛逆之心，我已带兵去征讨，取下孙襄首级了。”殇公说：“孙氏果真谋反，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既然眼中没有我，又来见我做什么？”宁喜站起身，按着剑说：“主公为孙氏所立，并非先君的命令，群臣百姓，又思念旧君，请您避位，以成尧、舜禅让那样的功德。”殇公生气说：“你擅自杀掉世家大臣，任意废立国君，真是叛逆之臣！我面南为君一十三年，宁死也不能受辱！”就拿起戈追宁喜，宁喜跑出宫门。殇公抬眼一看，只见刀枪济济，戈戟森森，宁家兵布满宫外，慌忙退步。宁喜一声指挥，甲士齐上，把殇公擒住。殇公世子角听到变乱，仗剑来救，被公孙丁赶上，一戟刺死。宁喜传令，把殇公囚在太庙里，逼他饮毒酒而死。这是周灵王二十五年二月辛卯日的事。宁喜派人迎回妻儿，回归府中。他在朝堂召集群臣，商议迎立旧国君。各官都到，只有卫成公之子、卫文公之孙，六十余岁的太叔仪称病不到。人们问他，他说：“新旧都是国君，国家不幸有这种事，我怎么能忍心听说呢？”

宁喜把殇公家眷迁到宫外，扫除宫室，准备车驾，派右宰谷、北宫遗同公孙丁往夷仪迎接献公。献公连夜奔驰，三天到达。大夫公孙免余，一直到境外相见。献公感谢他远迎之意拉住他的手说：“不想今日你我重为君臣。”从此公孙免余受宠。众大夫都在境内迎候，献公在车上揖谢。拜谒太庙之后，献公升朝，百官拜贺，太叔仪仍然称病不上朝。献公派人责备他说：“太叔不想要我返回国家吗？为什么拒绝我？”太叔仪叩首应对说：“从前国君外

出，臣不能追随，这是一罪；国君在外，臣不能对殇公怀二心而通内外之信息，这是二罪；到了国君要回来，臣又不能参加大事，这是三罪。国君用这三罪斥责臣，臣岂敢逃避一死！”便打算逃亡。献公亲自去挽留他。太叔仪见到献公，流泪不止，请求为殇公治丧，献公答应了，太叔仪才出来，进入朝班。

献公让宁喜一人为卫国之相，所有事情全听他决断，加封他食邑三千户。北宫遗、右宰谷、石恶、公孙免余等人都加爵增俸。公孙丁、殖绰有跟随逃亡的功劳，公孙无地、公孙臣，他们的父亲都为献公而死，几人都进爵位为大夫。太叔仪、齐恶、孔羈、褚师申等人，都官爵如旧，又从鲁国召回蘧瑗，恢复他的职位。

再说孙嘉出使齐国回来，路上听到变故，直接回戚邑。孙林父知道献公一定不会干休，便将戚邑归附晋国，诉说宁喜弑杀国君的罪恶，请晋平公做主；又怕卫献公不日发兵攻打戚邑，请求晋平公派兵帮助抵御，晋平公出三百人帮助他。孙林父让晋兵独力防守茅氏地方。孙蒯劝谏说：“晋兵力量单薄，怕抵挡不住卫兵，怎么办？”孙林父笑着说：“三百人对我们无足轻重，所以派在东方边境。如果卫国攻杀晋兵，必然激起晋国的愤怒，那就不愁晋国不帮助我们了。”孙蒯说：“大人见地高明，孩儿万万不及。”宁听喜说孙林父请求晋国出兵，晋国只派了三百人，高兴地说：“晋国如果真帮助孙林父，怎么会只用三百人敷衍塞责呢？”就派殖绰挑选精兵千人，去袭击茅氏。

##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话说殖绰率领精兵千人，去袭击戍守茅氏的晋兵，三百人当然不堪一击。殖绰便把兵驻在茅氏，派人回卫国报捷。孙林父听说卫兵已进入东部边境，派孙蒯和雍鉏领兵救援。孙、雍二人探知晋兵全被杀光，又知道殖绰是齐国有名的猛将，不敢上前对敌，全军返回，报告孙林父。孙林父非常生气地说：“一个殖绰就不能和他对阵，如果卫兵大至，怎么抵御？你们得再前往，如果无功，不要再回来见我！”孙蒯闷闷不乐退出，和雍鉏商议。雍鉏说：“殖绰勇猛，能敌万人，我们一定难以胜他，除非用诱敌之计才行。”孙蒯说：“茅氏西边有个地方叫圉村，四周树木茂盛，中间住着一村人家。村中有个小小土山，我派人在山下挖成陷阱，用草在上面盖好，你先领一百人和他战斗，把他引诱到村口，我领兵扎在山上，大声骂他，他一生气，一定上山来捉我，就中我们计策了。”雍鉏按着孙蒯的话，率领一百人奔往茅氏，做出侦察敌情的样子，一遇殖绰军队，伪装害怕，回头便跑。殖绰凭着自己勇力，欺负雍鉏兵少，没有传令开营，仅带随身军兵数十人，乘轻车追赶。雍鉏绕着弯跑，把殖绰引到圉村，却不进去，一直斜进树林中去了。殖绰倒也怕林中有埋伏，便叫停车。只见土山上面，又驻扎着一队步兵，约有二百人，簇拥着一员将官。那员将官小小身材，戴着金头盔，穿着绣花犀甲，叫着殖绰的姓名，破口大骂：“你是齐国不要的歪货！晋国栾家用不着的废物！现在栖身在我们卫国混饭吃，不知羞耻，还敢出头！岂不晓得我孙氏为卫国八代世臣，竟敢来冒犯！全不知高低上下，禽兽不如！”殖绰听得极为恼火。卫兵中有人认得孙蒯的，指着说：“这就是孙相国的长子，名叫孙蒯。”殖绰说：“擒到孙蒯，便等于半个孙林父了。”那土山地势平稳，也不很高。殖绰大喝一声：“驱车上去！”马驰车飞，刚刚到山坡之下，殖绰战车去势凶猛，碰到陷坑，马拉着车掉了下去，把殖绰翻进坑中。孙蒯怕他勇猛难制，已安排好弓箭，等他一掉下去，乱箭齐发。可怜一员猛将，死在庸人之手！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多在阵前亡。”有诗为证：

神勇将军孰敢当？无名孙蒯已奔忙。

只因一激成奇绩，始信男儿当自强。

孙蒯用挠钩搭上殖绰尸体，割下首级，杀散卫军，回去报告给孙林父。孙林父说：“晋国如果责备我们不救晋兵，我们有罪过，不如隐瞒胜利而只报告失败。”就派雍鉏到晋国去报告失败之事。

晋平公听说卫国杀了他们驻在茅氏的兵卒，极为生气，命令正卿赵武，在澶渊会合众大夫，准备向卫国发兵。卫献公和宁喜来到晋国，当面讲诉孙林父罪过，晋平公将卫献公和宁喜抓起来，加以囚禁。齐国大夫晏婴对齐景公说：“晋侯为了孙林父而囚禁卫国国君，各国势力强大的臣子都将得志了。主公何不到晋国去替卫国国君求情？当年卫国国君被废，亡命我国，我国让他住在莱城，为他修客馆，这一恩惠不能白白丢弃。”景公说：“好。”就派使者约会郑简公一同到晋国，解救卫献公。晋平公虽然为齐景公来意所感动，然而有孙林父的话先入为主，不肯通融。晏婴私下对羊舌肸说：“晋国为诸侯之长，救济有患难的，帮助有缺失的，扶助弱小，抑制强横，是盟主的职责。孙林父当初放逐国君，盟主就没有讨伐，现在又为了臣子而囚禁国君，当国君不也太为难了吗？从前贵国文公误听元咺的话，抓住卫成公送到

周天子的京师，周天子厌恶这种不好的作法，文公惭愧，放了卫成公。抓别国君主送交周天子还不行，何况以诸侯囚禁诸侯呢？贵国各位君子不劝谏晋侯，这是臣下结党而压抑君主，这种名声不可有呵！晏婴怕晋国丢失霸主地位，才敢和先生私下说。”羊舌肸就把这些话给赵武，坚持向平公请求，平公才放了卫献公回国，但还不肯释放宁喜。右宰谷劝卫献公装饰歌女十二人，进献晋平公，以便赎回宁喜。晋平公见了非常喜欢，放了宁喜。宁喜回国后，愈加显出对国君有恩德的脸色，每每有事，都是自己独断决定，全不向卫献公禀报。众大夫商议事情，竟然到宁喜私宅请示，献公不过垂手安坐而已。

这时宋国的左师向戌和晋国赵武结好，也和楚国令尹屈建结好。向戌出使楚国，说到从前宋国人华元要为晋、楚两国结好的事。屈建说：“这事很好，只是诸侯各自分党，所以和议迄今不成。如果能让晋、楚的属国互相朝聘，欢好如同一家，战争可以永远停止了。”向戌认为是这样，便倡议晋、楚二国国君在宋国相会，当面议定消除战争，让各自属国向对方朝贡的盟约。楚国从共王到现在，屡屡被吴国侵扰，边境不得安宁，所以屈建愿和晋国和好而专门对付吴国。而赵武也因为楚兵屡次攻打郑国，指望这次和议一成，可享几年太平之福。两边都高兴地听从向戌的建议，便派使臣前往各自的属国商订日期。晋国使臣到了卫国，宁喜不通知卫献公，自行派石恶赴会卫献公听说后很生气，和公孙免余说了。公孙免余说：“请让臣下以礼责备他。”公孙免余就去见宁喜，说：“诸侯会盟这是大事，岂可不让国君知道？”宁喜不高兴地说：“当初子鲜有誓约，我怎能还以臣下身份服侍国君？”公孙免余回报献公说：“宁喜无礼太厉害了，为什么不杀了他？”献公说：“如果不是宁氏，我怎会有今天？誓约的话我确实说过，不能悔改。”公孙免余说：“臣下受主公特殊知遇之恩，没有办法报答，请允许我自率家丁攻打宁家，事情办成，好处归主公，事情不成，由我独自承担祸害。”献公说：“爱卿细致考虑后再行动，不要牵累我。”公孙免余就去见他本家弟弟公孙无地、公孙臣说：“相国的专权，兄弟们都了解，主公还固执地坚守信用，隐忍不说，异日养成宁家的势力，为祸恐怕比孙氏更严重，怎么办好？”公孙无地和公孙臣同声回答：“为什么不杀了他？”公孙免余说：“我对国君说了，国君不听从。如果我们假装作乱，天幸事成，国君之福；不成，不过逃往别国罢了。”公孙无地说：“我们弟兄愿为前驱。”公孙免余提出三人歃血为信。

这时是周灵王二十六年。宁喜正设春宴，公孙无地对公孙免余说：“宁家设春宴，一定不防备，请让我先试一下，您为后继。”公孙免余说：“何不占卜一下？”公孙无地说：“事在必行，还占卜什么？”公孙无地和公孙臣起全家人众攻打宁家。宁家门内，设有机关，在地上挖成深坑，上面铺好木板，另有木头做机关，触碰机关，就会从下面翻起木板，使人陷进，白天撤掉机关，夜里就装设上。这天因为春宴，家中人都在堂上观看演出，没有守门的，就装设机关以代替巡查警卫公孙无地不了解，误碰机关，落在坑中。宁家大惊，争相出来抓人，擒住了公孙无地。公孙臣挥戈来救，宁家人多，公孙臣战败被杀。宁喜问公孙无地说：“先生这次来，是谁主使？”公孙无地瞪眼大骂说：“你倚仗功劳，专横独断，任意而为，为臣不忠，我们兄弟特来为国家杀你，事情不成，是命！难道用人主使吗？”宁喜生气了，把公孙无地绑在庭中柱子上，鞭打至死，然后斩下首级。右宰谷听说宁喜抓到贼

人，连夜乘车来慰问。宁家才开门，正好公孙免余领兵到达，先在门口杀了右宰谷乘机进去。宁家堂上大乱，宁喜惊慌忙乱中急问：“当贼来的是谁？”公孙免余说：“整个都城的人都在，何必问姓名？”宁喜害怕，拔腿就跑，公孙免余抢过剑追他，绕着大堂上柱子跑了一圈，宁喜身中两剑，死在柱子下。公孙免余灭了宁氏家族，回去报告给献公。献公命令将宁喜和右宰谷的尸体陈列在朝中。公子鱄听说这事，光着脚跑到朝中，抚着宁喜尸身，哭着说：“不是国君不守信用，实在是我欺骗了您。您死了，我还有什么脸面立在卫国朝堂上呢？”呼天叫地，长号几声，就跑出去了，便用牛车拉着妻儿老小，往晋国逃去。献公派人挽留他，他不肯。他走到河上，献公又派大夫齐恶快马追上，齐恶代卫献公向他致意，一定要他回国。他说：“要我回卫国，除非是宁喜复生才行！”齐恶不停地强劝，公子鱄抓到一只野鸡，在齐恶面前拔出佩刀剁掉野鸡的头，立誓说：鱄和妻子儿女，今后要再踏上卫国土地，吃卫国种的粮食，和这野鸡一样！”齐恶知道没法勉强，只好自己回去了。公子鱄就跑到晋国，隐居在邯郸，和家里人一起编草鞋换粮吃，终身不说一个“卫”字。史官对此有诗说：

他乡不似故乡亲，织屨萧然竟食贫。

只为约言金石重，违心恐负九泉人。

齐恶回报卫献公，献公感叹不止，才传命收拾宁喜、右宰谷尸体安葬。他要立公孙免余为正卿，公孙免余说：“臣资望太轻，不如太叔仪。”卫献公就让太叔仪主持卫国政务，从此卫国才渐渐安定。

却说宋国左师向戌，提倡开消除战争大会，当面商议晋、楚两国各让属国朝拜对方之事。晋国正卿赵武、楚国令尹屈建，都到宋国，各国大夫也陆续到来。晋国的属国鲁、卫、郑等国，随晋国在左面立营；楚国的属国蔡、陈、许等国，随楚国在右面立营。用战车做城墙，各据一方。宋国是东道主，自不必说。双方议定，按照朝聘的日期，楚国的属国朝拜晋国，晋国的属国也朝拜楚国。各国贡献的礼物，各省一半，两边分用。至于大国齐国、秦国，算做同等的友好国，不在属国之数。晋国属下小国，如邾国、莒国、滕国、薛国，楚国属下小国，如顿国、胡国、沈国、麇国，有财力的自行向晋、楚朝贡，无财力的按附庸国算，附属在邻近国家。双方就在宋国都城西门外，歃血订立盟约。楚国屈建暗暗传令，让将士内穿衣甲，想要劫盟，攻杀赵武，伯州犁坚持劝谏，才没那么办。赵武听说楚国人内穿衣甲，去问羊舌肸，并计议对敌办法。羊舌肸说：“本是为了消弭战争才进行这次订盟。如果楚军用兵，会在诸侯中丧失信义，谁还服从它！您坚守信义吧，有什么怕的？”到订盟时，屈建又要首先歃血，让向戌传话给晋国。向戌到晋军中，不敢出口，他的随从代为说出。赵武说：“从前我国先君文公，在践土接受周天子命令，安抚四方国家，在华夏各国中为长，楚国怎么能在晋国之前歃血？”向戌回去把话说给屈建，屈建说：“要说周天子命令，那么楚国也曾经从周惠王那里接受过。所以叫属国交换朝贡，是说楚国和晋国平等。晋国主持会盟已很长时间，这回理应该让给楚国。要是仍然让晋国在先，就是楚国比晋国弱了，还说什么平等？”向戌又到晋国军营说了，赵武还不同意。羊舌肸对赵武说：“主持会盟凭仁德，不凭势力，如果有仁德，歃血即使在后，诸侯也拥戴。如果没有仁德，歃血即使在前，诸侯也会叛离。况且会合诸侯名为消除战争，消除战争有利于天下，争先歃血一定用兵，用兵就一定会丧失信义，也就是丧失有利于天下之心了。您姑且让一让楚国吧”赵武才答应楚国

先歃血，订立盟约后会议解散。这时卫国石恶参加会盟，听说宁喜被杀死，不敢回卫国，便随从赵武留在晋国。从此晋国、楚国之间无战事。

再说齐国右相崔杼，从杀庄公，立景公起，威震齐国。左相庆封性好饮酒，好射猎，常不在都城中。崔杼独掌朝政，专权独断，恣意妄为，庆封心中暗怀嫉妒。崔杼原来答应棠姜立崔明为继承人，因可怜长子崔成损失一条胳膊，不忍心说出口。崔成察觉出父亲之意，请求将继承人位置让给崔明，自己愿到崔邑养老。崔杼答应了。东郭偃和棠无咎不同意，说：“崔邑是宗族之邑，一定得给继承人。”崔杼对崔成说：“我本来要把崔邑给你，东郭偃和棠无咎不肯听从，怎么办？”崔成讲给弟弟崔疆听，崔疆说：“嗣子的位子，已经让给他们了，一座城邑还吝啬不给吗？我父亲在，东郭偃等人还这样把持；父亲死了，我们弟兄求做奴仆恐怕都办不到了。”崔成说：“暂且央求左相庆封替我请求一下。”二人求见庆封，把事告诉他。庆封说：“你们父亲只有东郭偃和棠无咎的主意才听，我即便进言，也一定不会听。为避免他们来日成为你们父亲的祸害，为什么不除掉他们？”崔成、崔疆说：“我们也有这心，只是力量小，怕不能成事。”庆封说：“容我再商量商量。”崔成、崔疆离开了，庆封召卢蒲癸讲了崔家二子的话。卢蒲癸说：“崔家的祸乱，是庆家的好事。”庆封醒悟。过几天，崔成、崔疆又来了，重说东郭偃、棠无咎的坏话。庆封说：“你们如果能起事，我一定用铠甲帮助你们。”就赠送二人精制铠甲一百副，兵器数目相同。崔成、崔疆大喜，半夜率家中众人穿上铠甲，拿着兵器，分散埋伏在崔杼府第近旁。东郭偃，棠无咎每天一定朝拜崔杼，等他进门，甲士突起，将二人乱戟刺死。崔杼听到变乱十分生气，急叫人安排驾车，车夫、仆人都逃光了，只有马夫在，就让马夫套马，一名家僮赶车，去见庆封，哭着讲述家中的祸难。庆封假装不知情，惊讶地说：“崔、庆虽然是两家，实际为一体。不懂事的小子竟敢目无尊长到这地步！您如要讨伐，我一定效力。”崔杼信以为真，便道谢说：“如能除掉这两个逆子，安定崔氏宗族，我让崔明拜您为父。”庆封便集聚家中全部甲士，召来卢蒲癸，让他率领，吩咐“如此如此……”卢蒲癸接受命令前往。崔成、崔疆看见卢蒲癸兵到，要关门自守。卢蒲癸诱骗他们说：“我奉左相的命令而来，是要帮助你们，不是害你们。”崔成对崔疆说：“莫非要除掉罪孽的弟弟崔明？”崔疆说：“或许有这意思。”二人开门让卢蒲癸进来。卢蒲癸进门，甲士全都跟入。崔成、崔疆阻止不住，便问卢蒲癸：“左相的命令是什么？”卢蒲癸回答说：“左相接受你们父亲的诉请，要我来取你们的脑袋！”随即喝令甲士：“还不动手！”崔成、崔疆未来得及答话，头已落地。卢蒲癸纵容甲士抄掠崔家，车马、服饰、器物，都取走了，又毁坏崔家门窗。棠姜惊怕，在房中自缢。只有崔明先在外面，没碰上大难。卢蒲癸把崔成，崔疆首级悬在车上，回报崔杼。崔杼看见两个儿子的尸体，又愤怒，又悲痛，问卢蒲癸说：“没有震惊内室吧？”卢蒲癸说：“夫人正高睡未起。”崔杼面有喜色，对庆封说：“我要回家，只是小僮不会驾车，望借一位车夫。”卢蒲癸说：“请允许我为相国驾车。”崔杼向庆封再三道谢，登车告别。走到自家府第，只见重门大开，并无一人走动。到了中堂，直望内室，窗门开着，空空如也。棠姜吊在梁上，还未被人解开绳子。崔杼吓得魂不附体，要问卢蒲癸，已不辞而别。崔杼到处寻找崔明，找不到，放声大哭说：“我今天被庆封出卖，我没有家了，还活什么？”也上吊而死。崔杼得祸，不也太惨了吗？髯翁对此有诗说：

昔日同心起逆戎，今朝相轧便相攻。

莫言崔杼家门惨，几个奸雄得善终！

崔明半夜潜回府中，偷出崔杼和棠姜的尸体，装在一个棺材里，用车拉出，挖开祖坟，把棺材下到坟穴里面，仍然掩埋好，只有马夫和他一同做，此外没有知道的人。事情办完，崔明逃亡到鲁国。庆封启奏齐景公说：“崔杼确实杀了先前的国君，我不敢不讨伐他。”齐景公连连答应。这样，庆封就成为齐景公唯一的相国，又用景公命令召陈须无重回齐国。陈须无告老，他的儿子陈无宇代替。这是周灵王二十六年的事。

这时吴、楚两国多次互相攻打，楚康王建立水军攻伐吴国，吴国有准备，楚军无功而回。吴王余祭，才立二年，好勇轻生，恼怒楚国攻伐吴国，派相国屈狐庸引诱楚国的属国舒鸠背叛楚国。楚国令尹屈建率领军队攻打舒鸠，养繇基自己请任先锋。屈建说：“将军老了！舒鸠蕞尔小国，不愁打不败它，不用麻烦老将军了。”养繇基说：“楚国讨伐舒鸠，吴国一定救它，我多次抗击吴兵，熟知军情，愿意随您一行，即使死了，也毫无遗憾！”屈建见他说出一个“死”字，心中不乐。养繇基又说：“我受先王知遇，曾想以身报国，遗憾的是没有用武的地方。现在胡子头发都白了，假使有一天病死在窗下，就是令尹有负于我了。”屈建见他心意已决，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派大夫息桓协助他。养繇基走到离城，吴王弟弟夷昧同相国屈狐庸领兵来救舒鸠。息桓要等楚国大军，养繇基说：“吴国人擅长水战，现在舍船上陆，而射箭、驾车非他们所长，乘他初到没安稳，应当赶快打他。”他便拈弓射箭，身先士卒，被射中的人即死，吴军渐渐退却。养繇基追击吴军，遇到屈狐庸在兵车上，便骂道：“叛国贼！还有脸面见我？”要射屈狐庸。屈狐庸驾车退走，快得像风一样，养繇基吃惊地说：“吴国人也会驾车了吗？遗憾没有早射。”话未说完，只见四面铁叶车围裹上来，把他困在中间。车上的将士都是江南射手，万箭齐发，养繇基死在乱箭之下。楚共王曾说他自恃善射必死，在这里应验了。息桓收拾败兵，回报屈建。屈建叹息说：“养叔的死，是自取的。”他就命令精兵埋伏在栖山，派别将子疆用私属亲兵引诱吴军交锋，刚战斗十余合就跑，屈狐庸想到有埋伏不追赶。夷昧登高观看，不见楚军，说：“楚国人逃跑了！”便带出全部军兵追击。到栖山下，子疆回身再战，伏兵尽起，将夷昧困难。夷昧冲不出去，正好屈狐庸兵到，杀退楚兵，救出夷昧。吴军战败，屈建就灭了舒鸠。

第二年，楚康王又要攻打吴国，求秦国发兵，秦景公派弟弟公子鍼领兵助楚。吴国大军守住江口，楚军攻不进去，因为郑国久已服侍晋国，就回军侵略郑国。楚国大夫穿封戌在阵上活捉了郑国将军皇颡，楚将公子围想将其抢走，穿封戌不给。公子围反向康王诉说：“我已活捉皇颡，被穿封戌抢走。”不久，穿封戌押皇颡献功，也说这事。康王不能断定，让太宰伯州犁审断。伯州犁启奏楚王说：“郑国俘虏是大夫，不是小人物，问俘虏自然能清楚。”就让俘虏站在庭下，伯州犁站在右边，公子围和穿封戌站在左边，伯州犁拱手向上说：“这位是王子围，我们国君的庶弟。”又拱手向下说：“这位是方城山外的县尹。谁活捉了你，可按实说。”皇颡已明白伯州犁之意，有心奉承王子围，假装睁眼看公子围，回答说：“皇颡遇到这位王子，战败被捉。”穿封戌大怒，就从架上抽戈要杀公子围，公子围惊跑，穿封戌未追上。伯州犁赶上，劝解回来。报告给康王后，平分其功，又亲自摆酒为二人讲和。后人有感感叹说：

斩擒功绩辨虚真，私用机门媚贵臣。

幕府计功多类此，肯持公道是何人！

却说吴国的邻国越国，在周初分封列国时定为子爵，是夏王大禹的后代，从无余开始受封，从夏到周，共三十余代，传到允常。允常勤于治国，越国开始强盛，吴国忌怕它。吴王余祭立四年，开始用兵攻打越国，擒获越王族人，砍掉双脚，让他作守门人，看守大船“余皇”。余祭乘船游玩，喝醉了躺着，越王族人解下余祭的佩刀，杀了余祭，侍从们发觉，一起杀了越王族人。余祭弟夷昧，按次序即位，把国家政事委任给季札。季札请休兵安民，与中原大国通好。夷昧听从，就派季札首先出使鲁国，请求观看尧、舜、夏、商、周五代及列国乐舞，季札一一品评，合于实情，鲁国人把他当做知音。接着出使齐国，和晏婴交好。然后出使郑国，和公孙侨，也就是郑国有名的贤臣子产交好。到卫国，和蘧瑗交好。又到晋国，和赵武、韩起、魏舒交好。所交好的都是一时贤臣，季札的贤明也就可知了。

## 第六十七回 卢蒲葵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周灵王长子名晋，字子乔，天生聪明，喜好吹笙，会吹出凤凰鸣叫的声音。王子晋被立为太子，十七岁时，偶然到伊阙、洛水游玩，回来后就死了。周灵王极为伤心。有人报告说：“太子在缑岭上，骑着白鹤吹笙，告诉当地土人说：‘为我向天子致意，我跟着浮丘公住在嵩山，非常快乐，不必想我。’”——浮丘公是古时的仙人。灵王派人打开王子晋的坟，只有空棺，知道他已成仙而去。到灵王二十七年，梦见太子晋带着鹤来迎接，醒了以后，还听见在门外有笙声。灵王说：“儿子来迎接我，我要离开。”传命让次子王子贵继承王位，无病而逝。王子贵即位，这就是周景王。这年，楚康王也死了，令尹屈建和群臣一起商议，立康王的同母弟弟麇为王。不久，屈建去世，公子围代替他作令尹。

再说齐国相国庆封，独掌国政之后，越来越狂放荒淫。一天，在卢蒲葵家喝酒，卢蒲葵让妻子出来敬酒，庆封看到就喜欢上了，便和她私通。庆封因此把国家政事交付给儿子庆舍，把妻妾、财物都搬到卢蒲葵家里，庆封和卢蒲葵妻子同睡，卢蒲葵也和庆封的妻妾私通，两下都不禁忌。有时，两家妻妾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玩耍戏谑，醉后胡闹，左右无不掩口而笑，庆封和卢蒲葵也毫不在意。卢蒲葵请求把他哥哥卢蒲葵从鲁国召回来，庆封听从了。卢蒲葵回到齐国，庆封让他服侍庆舍。庆舍膂力超人，卢蒲葵也有勇力，而且颇会阿谀奉承，庆舍因此很喜欢他，就把女儿庆姜嫁给卢蒲葵做妻子。二人丈人女婿相称，庆舍对卢蒲葵宠爱更深。卢蒲葵一心要为齐庄公报仇，但没有同心的人，就在一次打猎时，极力向庆舍赞扬王何勇猛。庆舍问：“王何现在在哪里？”卢蒲葵回答：“在莒国。”庆舍便派人召王何。王何回齐国后，庆封对他也很宠爱。崔、庆二家作乱以后，庆封恐怕遭人暗算，每逢出入，一定派亲近壮士手拿武器前后防卫，渐渐成了惯例。庆舍因为宠信卢蒲葵、王何，就用二人执戈护卫，其他人不敢到跟前。

齐国原来规矩，公家供给卿、大夫家每天两只鸡吃。这时齐景公喜欢吃鸡跖，一顿饭用数千只鸡，各高官家都效仿，把鸡看成食物中最好的。鸡价飞涨，御厨因为原来规定的钱数不够用，到庆舍那里请求增加。卢蒲葵要张扬庆氏的过错，劝庆舍不要多给，对御厨说：“供应国君的膳食任你处理，何必一定要鸡呢？”御厨使用鸭代替，仆人们以为鸭不是给国君吃的，偷着把肉吃了。这天，大夫高彘、栾灶陪侍景公饮食，见食中没有鸡，只有鸭骨头，非常生气地说：“庆氏当政，竟敢克扣国君的膳食，而且轻慢我们到这种地步！”没有吃饭就出去了。高彘要去斥责庆封，栾灶劝住了。早已有人把事情报告给庆封，庆封对卢蒲葵说：“高彘、栾灶生我的气了，怎么办好？”卢蒲葵说：“生气就杀了他们，有什么怕的！”卢蒲葵又把事情告诉给哥哥卢蒲葵。卢蒲葵和王何商量说：“高、栾二家，和庆氏有隔阂，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王何夜里去见高彘，谎称庆氏正考虑攻打高、栾二家。高彘大怒说：“庆封实际上是和崔杼一同杀了庄公，现在崔氏已被消灭，只有庆氏在，我们应当替先君庄公报仇。”王何说：“这正是我王何的志向！请高大夫在外谋划，我和卢蒲氏在内谋划，事情没有不成之理。”高彘暗中和栾灶商议，寻找机会发难，陈无宇、鲍国、晏婴等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是都讨厌庆氏专横，没一个人肯和庆氏说。卢蒲葵和王何为攻打庆氏的事占卜，占卜

人献出卜辞：

虎离穴，彪见血。

卢蒲癸拿卜辞问庆舍说：“有要攻打仇家的人，占卜时得到这样的卜辞，请问你认为事情吉凶如何？”庆舍看了一下说：“一定成功。虎和彪是父子，一个离去，一个见血，攻打的人怎么会不成功？他的仇人是谁？”卢蒲癸说：“乡里的普通人罢了。”庆舍毫不疑惑。中秋八月，庆封领着他的族人庆嗣、庆遗，到东莱去打猎，也叫陈无宇同去。陈无宇和父亲陈须无告别，陈须无对他说：“庆氏大祸将要到了！跟着一起去恐怕也遭难，你何不推辞不去？”陈无宇说：“推辞会使他怀疑，所以不敢。如果父亲谎称有别的原因叫我，我可以设法回来。”于是，陈无宇随庆封去打猎。庆封等人走了以后，卢蒲癸高兴地说：“占卜人所说的‘虎离穴’已经应验了。”准备在尝新粮的祭祀时起事。陈须无知道后，怕他儿子与庆封一同遇祸，假说妻子重病，派人叫陈无宇回家。陈无宇借口预测母亲病情，请求庆封占卜，暗中祷告，请神明从中显示出庆氏的吉凶。庆封占卜后说：“这是‘灭身之卦。下克上，卑克尊，恐怕老夫人的病，难以好了。”陈无宇捧着占卜用的龟甲，流泪不止，庆封可怜他，就打发他回去。庆嗣见陈无宇上车，问道：“到哪去呀？”陈无宇说：“母亲病重，我不得不回。说完就飞驰而去。庆嗣对庆封说：“陈无宇说他母亲病重，恐怕是假的。都城中恐怕要有别的变乱，相国应当赶快回去！”庆封说：“我儿子在那里，有什么可担心的？”陈无宇渡过河以后，拆了桥，毁了船，以断绝庆封归路。庆封不知道。

这时，八月上旬快过完了。卢蒲癸部署家中甲士，急匆匆有战斗迹象，他妻子庆姜对他说：“您有事而不和我商量，一定成功不了！”卢蒲癸笑着说：“你是女人，哪里会为我谋划出计策呢？”庆姜说：“您没听说有智妇人胜过男人吗？周武王手下有十名乱臣，邑姜参与平定了他们。什么叫不能谋划出计策来呀？”卢蒲癸说：“从前郑国厉公之时，大夫雍纠把国君和他的密谋泄露给妻子雍姬，雍姬告诉父亲祭足，以致雍纠自身被祭足杀死，郑厉公也被流放。这事成为世人之大戒，我非常害怕这样。”庆姜说：“女人把丈夫当做天，丈夫开头，妻子必须跟随，何况又加上国君的命令呢？雍姬被母亲的话弄胡涂了，因此谋害丈夫，这是闺阁中的螫贼，哪里值得一提呀？”卢蒲癸说：“假如你处在雍姬的地位，该怎么办呢？”庆姜说：“能出谋献策就和丈夫一起办，就是不能，也不敢泄露出去。”卢蒲癸说：“现在国君为庆氏专权而苦恼，和栾灶、高彘两位大夫一起谋划驱逐你们家族，我正为此做准备，你不要泄露出去。”庆姜说：“相国正外出打猎，时机可乘。”卢蒲癸说，“要等尝新粮的祭祀那天。”庆姜说：“我父亲刚愎自用，沉溺酒色，懒怠于公事，不激他一下，就可能不出来，那怎么办？请让我去说不让他出来，他就一定会出来。”卢蒲癸说：“我把性命托给您了，您可不要学雍姬那样。”庆姜去告诉庆舍说：“听说高彘、栾灶将要趁着尝新粮的祭祀之机，采取对您不利的行动，您千万不要出去。”庆舍生气说：“那两个家伙好比是禽兽，我要剥下他们的皮铺着睡觉！谁敢和我为难？就算有，我又怕什么！”庆姜回去报告卢蒲癸，进行准备。

到了那天，齐景公在太庙举行祭祀，各大夫和庆舍都参加了，庆绳主管献酒杯之事，庆氏用家中甲士把太庙团团守住。卢蒲癸、王何手持贴身侍卫用的寝戈，站在庆舍左右，寸步不离。陈氏、鲍氏两家有马夫会做戏，就故意让他们在鱼里街上表演。庆氏有匹马，受惊而跑开了，军士追回来后，把

马都拴在一起，解开铠甲，放下武器，同去看做戏。栾、高、陈、鲍四个家族的壮丁，全到太庙门外集合，卢蒲癸借口小便，出外约定妥当，秘密包围了太庙。卢蒲癸回到庙内，站在庆舍身后，倒拿着戟，向高彘示意。高彘看明后，派随从在小门那里连拍三声门板，甲士蜂涌而入。庆舍吃惊地站起来，还未离开座位，卢蒲癸从背后刺他，刀刺进腋下；王何又用戈打庆舍左肩，打断肩骨。庆舍用眼睛看着王何说：“作乱的就是你们吗？”用右手拿祭祀用的俎壶打王何，王何立刻死了。卢蒲癸招呼甲士先捉住庆绳杀了。庆舍伤重、疼痛难以忍受，一只手抱住柱子摇撼，太庙的屋脊都震动了，大叫一声，死去了。景公看见情形厉害，大吃一惊要跑开躲避。晏婴暗暗回奏说：“群臣为了主公的政事，要诛杀庆氏以安定国家，没有别的打算。”景公才安下心，脱下祭祀穿的衣服，登车回到宫内。卢蒲癸为首，和四家的甲士杀尽庆氏同党。各家分别把守城门，以便抵御庆封，防守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庆封打猎回来，在半路遇到逃出的庆舍家丁前来报告变乱。庆封听说儿子被杀，大为恼怒，就回都城攻打西门。城里防守严密，无法攻下，庆封手下兵卒渐渐逃散。庆封害怕了，就逃亡到鲁国。齐景公派人谴责鲁国，说不应该收留作乱的臣子。鲁国要抓庆封送给齐国人，庆封听说后很害怕，又逃到吴国。吴王夷昧让他住在朱方，给他极厚的俸禄，比在齐国时更富，让他察探楚国动静。鲁国大夫子服何听说后，对叔孙豹说：“庆封又在吴国富贵了，莫非老天保佑淫邪的人？”叔孙豹说：“‘善人富，叫作赏；淫人富，叫作殃。’庆氏的祸殃到了，什么福啊？”庆封既然流亡，于是高彘、栾灶主持齐国政事，就在都城内宣布崔、庆二家的罪行，把庆舍的尸体暴在朝中。找崔杼的棺材找不到，悬赏求购，说有能知道崔杼棺材之处来报告的，就把崔家的拱璧赏给他。当时帮崔明埋棺材的马夫贪得那块宝玉，便出首了。于是发掘崔家祖坟，将崔杼的棺材砍开，看见崔杼和棠姜两个尸首，景公要将他俩一起暴在朝堂上，晏婴说：“戮尸戮到女人，不合于礼。”便只把崔杼的尸体陈在市上，城中人聚集观看，还能看出，说：“这真是崔杼呀！”各家大夫分了崔、庆两家采邑，因为庆封家财物都在卢蒲癸家，就斥责卢蒲癸淫乱，把他流放到北燕，卢蒲癸也随着去，二家的家财，全被众人占有了。只有陈无宇一无所取。庆氏的庄上有一百多车木材，众人商议给陈家。陈无宇把它们全分给都城之人，因此齐国都城的人都颂扬陈氏的仁德。这是周景王初年发生的事。

第二年，栾灶死了，他儿子栾施继承父亲职位为大夫，和高彘共同掌握国政。高彘忌恨高厚的儿子高止，认为二高并立不好，就驱逐高止，高止也逃到北燕。高止的儿子高竖，占据卢邑叛变，齐景公派大夫闾邱婴领兵包围了卢邑。高竖说：“我不是叛乱，我怕高家后代不存。”闾邱婴答应为高氏立后人，高竖就逃亡到晋国去了。闾邱婴向齐景公回报，景公便立高邲以存高奚一脉。高彘生气地说：“本来派闾邱婴为除去高止一家，去掉一个，又立一个，有什么区别呢！”就向景公进谗言杀了闾邱婴。公子子山、子商、子周等人忿忿不平，纷纷议论讥刺。高彘很生气，就用别的借口将他们赶跑了，齐国京城的人对高彘都不敢正眼相看。不久，高彘死，他儿子高强继承他为大夫。高强年幼，未被立为卿，大权全都归栾施掌握。

这时晋、楚二国和好，各国安定。郑国大夫良霄，字伯有，是公子去疾之孙，公孙辄之子，任上卿执政，他奢侈、贪酒，一饮便是通宵。他喝酒时讨厌见人，厌恶听事，就在地下挖洞，装修好，把酒具和钟鼓放在其中，做

长夜之饮，家臣来朝拜的，都不接见。中午时分，他乘醉入朝，对郑简公说，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公孙黑正和公孙楚争娶徐吾犯的妹妹，不想远行，来见良霄，请求不让他去。守门人说：“主人已进洞中，不敢禀报。”公孙黑很生气，便召集家中甲士，连夜和印段包围了良霄府第，放火焚烧。良霄已醉了，众人扶他上车，跑到雍梁。良霄刚醒，听说公孙黑攻打自己，极为生气。过几天，家臣渐渐到了，讲述都城里的事情说：“各家已结成联盟，以便对付良氏，只有国氏、罕氏不参加联盟。”良霄高兴地说：“这二家帮助我了！”就回攻郑城的北门。公孙黑派侄子驷带和印段率领勇士抵抗。良霄战败，逃到屠羊的店中，被众兵杀死，家臣也全死了。公孙侨听说良霄死了，急忙跑到雍梁，抚着良霄尸体哭着说：“兄弟相攻，天意吧！多么不幸啊！”又把良霄所有家臣的尸首收敛起来，和良霄一起葬在斗城之村。公孙黑生气说：“子产是良氏一党吗？”便要攻打。上卿罕虎拦阻说：“子产加礼给死者，何况活着的人呢？礼，这是国家的根本，杀有礼的人不吉利！”公孙黑才没有攻打。郑简公让罕虎执政。罕虎说：“臣不如子产。”郑简公便让公孙侨执政。公孙侨掌握郑国政权后，才使得城中乡野都有章法，上下有制度，田地都有疆界和水道，居民都有组织，崇尚忠诚节俭，仰制奢侈浪费。公孙黑破坏国家政事，公孙侨历数他的罪状后处死。公孙侨又制订并公布法律条文，使国家在人民中存威望，又设立乡校，让人聚集议论，以便听到自己过错。人们作诗歌颂他说：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一天，有个人走出北门，恍惚间遇见了良霄，身穿甲冑，提戈而走，说：“驷带和印段害我，我一定要杀他们！”这人回家讲给别人听，并因此得病。于是郑国都城中风吹草动，便以为良霄来了，男男女女，奔跑如同发狂了一样，好像在躲避刀枪。不久驷带病死，又几天印段也死了。城中人非常害怕，日夜不安。公孙侨告诉郑简公，让良霄之子良止任大夫，主持良家祭祀，又立公子嘉之子公孙泄，于是城中谣言立刻消失了。行人游吉，字子羽，问公孙侨：“立后嗣就使谣言立刻消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公孙侨说：“凡是凶人暴死，他的魂灵不散，都能化做恶鬼。如果有所归依，就不再那样了。我给他们立后嗣，就是为了他们有所归依。”游吉说：“要是这样，为良氏立后嗣就行了，为什么同时立公孙泄？难道是怕公子嘉的魂灵也成为恶鬼吗？”公孙侨说：“良霄有罪，不应该为他立后嗣，如果因为是恶鬼而为他立，人们都会被鬼神之说惑乱，不可以为法则。我借口为穆公的七枝后裔中灭绝的立后嗣，良、孔二家并立，用来避免百姓的惑乱。”游吉听后，深为叹服。

周景王二年，蔡景公给他的世子般娶楚国女子芊氏为妻室。景公和芊氏私通。世子般非常愤怒，寻思：“父亲不像父亲样，那么儿子也就不像儿子样了！”就假装出去打猎，和几名心腹内侍潜藏在内室中。景公只道儿子不在，就进入东宫，直到芊氏的住处。世子般率内侍突然出现，砍死景公，用“得暴病”向各诸侯国发讣告，并自立为国君，这就是蔡灵公。史官有诗感叹说：

新台丑行污青史，蔡景如何复蹈之？

逆刃忽从宫内起，因思急子可怜儿！

蔡灵公虽然以父亲暴病而死讣告诸侯，但杀父之事，终究遮不住。从本国传说出来，各国谁不晓得？只是这时盟主懒惰，不能诛讨而已。

这年秋天，宋国宫中半夜失火，国君夫人为鲁国女子伯姬。左右见火烧到，请夫人躲避。伯姬说：“妇人的道德，傅母不在，夜间不能下堂。火势即使紧迫，岂可因而废弃道德？”等到傅母来时，伯姬已被烧死。宋国都城中都替她叹息。晋平公因为宋国使晋、楚和解有功，同情它遭火灾，便在澶渊大会诸侯，让各国出财物帮助宋国。

周景王四年，晋、楚二国根据在宋国签订的盟约，又要在虢地会盟。这时楚国公子围已接替屈建任令尹，他是楚共王庶出的儿子，年纪最大，为人桀骜不驯，耻于居人之下，仗自己的才干、气度，欺负楚王熊麇势力微弱，政事多由自己专断而行，且有不臣之心。他忌恨大夫鬬掩忠贞正直，诬陷鬬掩谋反，杀了他并且兼并其家族。他交结大夫鬬罢、伍举为心腹，每日计谋篡位。曾经因为到郊外打猎，擅自用楚王旗号，走到芋邑，芋邑守尹申无宇指责他僭越，把旗帜收进库中，公子围稍稍收敛。将去虢地赴会时，公子围要先出使郑国，娶丰氏女儿。临行，他对楚王熊麇说：“楚国已称王，名位在诸侯列国之上，使臣就该用诸侯之礼，以使各国知道楚国的尊贵。”熊麇答应了。公子围就僭用国君的礼仪，衣服器物与侯、伯所用相同，并且用二人持戈在前为先导。将到郑国都城郊外，郊外的人怀疑是楚王到了，惊讶地报告都城。郑国君臣极为惊骇，连夜出城匍匐在地上迎接，等相见一看，发现是公子围。公孙侨很是讨厌他，怕他进入城中又生出其他事端，就派行人游吉用城内客馆损坏，没来得及修好为托辞，把公子围安排在城外。公子围派伍举进城，商议和丰家订婚之事，郑简公答应了。下聘之时，财礼丰盛。到娶亲时，公子围突然产生偷袭郑国的心思，要借迎亲为名义，多用车辆，乘机起事。公孙侨说：“公子围的心思难以推测，一定不能使其多人进城。”游吉说：“请让我再去推辞一下。”于是游吉去见公子围说：“听说令尹将用大批人马迎亲，敝城狭小，没法容纳众多的随从，请在城外准备地方，以听凭令尹迎亲。”公子围说：“承蒙郑国国君降福于我，赐给我丰氏的婚姻，如果在野外迎亲，怎么成礼数呢？”游吉说：“按着礼数，军队不进入都城，何况结婚仪式呢？令尹一定要用多人以壮观瞻，请除去兵备。”伍举秘密对公子围说：“郑国人已经戒备我们了，不如除去兵备。”公子围就让士兵都不带弓箭，倒垂着箭囊进城，把丰氏迎接到馆舍，然后去赴会。晋国上卿赵武和宋、鲁、齐、卫、陈、蔡、郑、许各国大夫，都已先到那里公子围派人向晋国说：“楚国、晋国有盟约在前，现在这次就不必重立誓书再行歃血，只把在宋国订立的旧盟约宣读一下，让各位不要忘记就可以了。”祁午对赵武说：“公子围这话，是怕晋国争先歃血。前回让楚国在晋国之前，这回理应晋国在先，如果宣读旧盟约，楚国总占先了。您以为怎样？”赵武说：“公子围来会盟，住处修得像王宫，威仪和楚王没两样。他的心不只是抗外，而且要在国内谋反，不如姑且听他的，让他更加骄傲。”祁午说：“就算这样，上回屈建令军士内穿衣甲与会，天幸没有发作，现在公子围更厉害了，您应该对这点做准备。”赵武说：“所以要继续修好，以维护消除战争的盟约。我赵武只知道守信用而已，不管其他的事。”到登坛之时，公子围提出宣读旧誓书，并放在祭品上。赵武连连答应。会盟结束，公子围急急回国，各国大夫都知道他将作楚国国君。史官对此有诗说：

任教贵倨称公子，何事威仪效楚王？

列国尽知成跋扈，邾敖燕雀尚怡堂。

赵武心里终究以宣读旧誓书、让楚国占先为耻辱，怕人议论，把守信义的话，

向各国大夫再三分辩，说了又说。回国时经过郑国，鲁国大夫叔孙豹和他同行，赵武又说了。叔孙豹说：“相国所说消除战争的信约，能守信到底吗？”赵武说：“我们这些人混饭吃，早晚图个安逸，哪顾得久远呢？”叔孙豹向郑国大夫罕虎说：“赵武快要死了！他说话苟且不为长久之计，并且年纪未到五十岁，却唠唠叨叨像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能长久吗？”不久，赵武死了，韩起代替他执掌晋国政权。

公子围回到楚国，正值熊麇有病呆在宫里。公子围入宫探问病情，假托有密事启奏，把妃嫔宫女打发开，解了系帽子的带子勒住熊麇脖子，一会儿，熊麇就死了。熊麇有两个儿子，熊幕和熊平夏，听到变故，拿剑来杀公子围，勇力不敌，也都被公子围杀了。熊麇弟弟，右尹熊比，字子干，宫廐尹熊黑肱，字子晰，听到楚王父子被杀，怕大祸降到自己头上，熊比逃亡到晋国，熊黑肱逃亡到郑国。公子围派人向各国说：“敝国国君熊麇不幸辞世，大夫公子围应为后嗣。”伍举将“大夫公子围”改为“共王的儿子中，公子围居长”。于是公子围继承王位，改名熊虔，这就是楚灵王。他任命薳罢作令尹，郑丹作右尹，伍举作左尹，斗成然作郊尹。太宰伯州犁有公事在郟地，灵王怕他不服，派人杀了。于是把熊麇埋葬在郟地，并为他改名叫郟敖。灵王用薳启疆作太宰。他把长子熊禄立为世子。楚灵王志向实现，越发骄横，任意而为，有独霸中原之心。他派伍举出使晋国，要晋国把各国交他统领；又认为丰氏女子家族微弱，不配做夫人，向晋平公求亲。晋平公因为刚刚死了赵武，怕楚国的强大，不敢违抗，一一同意。

周景王六年，是楚灵王二年，这年冬天十二月，郑简公、许悼公到了楚国，楚灵王留下他们，等待伍举回报。伍举回来后向灵王报告说：“二件事晋侯全答应了。”灵王高兴非常，派使臣赴各国提出大会诸侯，约定明年三月在申地相会。郑简公请求先到申地去，以便准备迎接招待诸侯，灵王答应。到第二年春天，诸侯赴会的，一个接一个到了。只有鲁、卫二国托故不到，宋国派大夫向戌代替。其他蔡、陈、徐、滕、顿、胡、沈、小邾等国国君都亲身到会。楚灵王亲率大批兵车来到申地，诸侯都来见面。右尹伍举向灵王进言说：“臣听说要图霸业，必先得到诸侯归服；要得到诸侯归服，一定要在礼数上谨慎。现在我王刚开始向晋国要求得到诸侯，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公孙侨，都是大夫中的佼佼者，有知礼的名声，不能不小心对待他们。”灵王说，“古时会合诸侯的礼数如何？”伍举说：“夏启有钧台之会，商汤有景毫之会，周武王有孟津之会，成王有岐阳之会，康王有酆宫之会，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公有召陵集合诸侯军队，晋文公有践土会盟，这六王二公会合诸侯，各有自己的礼数，请大王挑选。”灵王说：“寡人要称霸诸侯，应该用齐桓公召陵之会的礼数，只是不知他具体是怎么办的。”伍举回答说：“六王二公的礼数，臣听说过名目，实在未曾演习过。从我所听的，齐桓公攻打我们楚国，退军到召陵，我国大夫屈完到齐军中，齐桓公大列八国兵车，向屈完夸耀强大，然后集聚诸侯和屈完订盟。现在诸侯刚刚服从，我王也应该显示强大，使他们害怕，然后召集大会，讨伐有贰心的，他们就不敢不服从了。”灵王说：“寡人要向诸侯用兵，效仿齐桓公攻打我国的事，应当先打谁？”伍举回答说：“齐国庆封杀了国君，逃到吴国，吴王不声讨他的罪行，还加以宠信，把朱方那块地方给他，让他召集家族住在那里，比原来还富，齐国人很愤恨。吴国又是我国仇敌。如果起兵攻吴，用诛杀庆封为名义，那就一举两得了。”灵王说：“好。”于是楚灵王陈列兵车，用来恐

吓威胁诸侯，就在申地会盟。因为徐国国君的母亲是吴国王族，就怀疑他依附吴国，把他抓起来三天。他愿意当攻打吴国的向导，才得释放。楚灵王派大夫屈申，率领各国军队一起攻打吴国，包围朱方，捉拿了齐国的庆封，将他灭族，屈申听说吴国人有防备，便班师回申地，用庆封献功。灵王要在诸侯面前杀庆封，伍举劝止说：“臣听说自己没毛病，才可以杀别人，如果杀庆丰，恐怕他要反唇相讥。”灵王不听，就把斧钺放在庆封身上，把他绑缚军前，用刀按着他的脖子，强迫他自己讲自己的罪过，说这样的话：“各国大夫听着，不要像我齐国庆封这样杀自己的国君，削弱国君遗孤，以和大夫结成联盟。”庆封却大声叫道：“各国大夫听着，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出儿子公子围这样，杀死作国君的哥哥的儿子熊麇而代替他，然后和诸侯结盟。”观看的人都止不住掩口而笑。楚灵王恼羞成怒，叫赶快将其杀掉。胡曾先生咏史诗说：

乱贼还将乱贼诛，虽然势屈肯心输。

楚虚空自夸天讨，不及庄王戮夏舒。

楚灵王从申地回到楚国，怪罪屈申从朱方班师到申地，不肯深入吴国，怀疑他有和吴国勾结之心，就把他杀了，用屈生代替他任大夫。蘧罢到晋国去，为灵王从晋国接来夫人姬氏，蘧罢就作了令尹。

这年冬天，吴王夷昧率领军队攻打楚国，攻进棘、栎、麻等地，用来报复楚军攻打朱方一战。楚灵王十分生气，又调各国军队攻打吴国。越国国君允常恨吴国常侵略抢劫自己，也派大夫常寿过领兵来参加。楚将蘧启疆为先锋，带领水军先到鹊岸，被吴国人打败。楚灵王自己统率大军，到达罗汭。吴王夷昧派遣同宗弟弟蹇繇来慰劳楚国军队以求和。楚灵王把蹇繇抓起来，想杀了他，用他的血涂在军鼓上。先派人问蹇繇说：“你来的时候曾经占卜吉凶了吗？”蹇繇回答说：“占卜了，大吉大利！”那人说：“我们君王要用你的血进行涂军鼓的仪式，有什么吉利？”蹇繇回答说：“吴国所占卜的，乃是为国家大事，哪里是为我一个人的吉凶呢？我们国君派我来劳军，是为了察看楚王生气快还是慢，以决定我们防守的缓急。楚王如果好好接待使臣，让敝国忘了防备，我们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如果用使臣的血涂鼓，敝国知道楚国国君大怒，一定修整军备，抵抗楚国定然绰绰有余，还有什么比这更吉利的吗？”灵王说：“这人是贤士！”就放他回去了。楚国军队到了吴国都城地界，吴国守卫甚严，楚军没法攻进而撤兵。灵王叹道：“过去屈杀屈申了！”灵王回国后，为出兵无功而耻辱，就大兴土木，要用物力和制度向诸侯们显耀。修筑一处宫殿，名叫章华，广阔四十里，中间修起高台，以观望四方，台高三十仞，叫章华台，又叫三休台，因为他高大，每次登台必须休息三次，才能登上台顶。其中的宫室亭台，极其华丽，周围建筑民居。凡是有罪逃亡国外的，都召回来，充实修建宫殿的劳力。章华宫修成，灵王派使者征召四方诸侯，同来参加落成庆典。

## 第六十八回 贺麴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楚灵王有一怪癖，特别喜欢细腰的人，不论男女，只要是腰围粗大，他一见就如同眼中之钉。章华宫建成后，选细腰的美人住在里面，因此又叫做细腰宫。宫人想得到灵王喜欢，减食忍饿以求腰细，甚至有饿死而不后悔的。楚国都城的人受了影响，皆把腰粗当成丑，不敢吃饱饭。就是百官上朝，都用软带紧紧勒住腰，以免灵王讨厌。灵王迷恋细腰宫，日夜在其中醉饮；音乐的声音，白天黑夜不断。

一天，灵王登台作乐，正在欢宴之际，忽然听到台下喧闹的声音。一会儿，潘子臣拥着一位官员到跟前，灵王一看，是芋尹申无宇。灵王吃惊地问原因，潘子臣启奏说：“申无宇不经大王命令，闯入王宫，随便捉拿把守王宫的士兵，太无礼了。守卫王宫的重任在臣身上，所以抓住他来见我王，请定夺。”灵王问申无宇说：“你抓的是什么人？”申无宇回答说：“那是我家中守门的人。让他守门，他跳墙入内，偷了我家酒器，事情败露后逃跑了，我察访一年多都没找到。现在他混进王宫，蒙骗而当上守兵，我所以抓他。”灵王说：“这人既然为我守卫王宫，可以饶了吧。”申无宇回答说：“上天有十个太阳，人有十个等级。从王以下，公、卿、大夫、士、皂、舆、僚、仆、台，一个等级一个等级依次服从，以上控制下，以下服事上，上下相连，国家才不会乱。我有守门人，可是我不能对他行法，让他借王宫作为庇护所，盗贼公行，又有谁能禁止呢？我宁死不敢奉大王命令。”灵王说：“贤卿说的对呵！”就命令把守门人交给申无宇，免除申无宇随便抓人的罪过，申无宇谢恩出去。

过几天，大夫蘧启疆邀请鲁昭公到了楚国，楚灵王大喜。蘧启疆启奏说：“鲁侯开始不肯来，我把鲁国先代国君成公和当时我国大夫婴齐在蜀地结盟之事再三叙述，又用攻打其国相威胁，他才害怕而整装来我国。鲁国国君熟悉礼仪，望我王留心，不要被鲁国讥笑。”灵王问：“鲁侯的相貌怎样？”蘧启疆说：“他脸白身高，胡须垂下一尺余长，威仪可观。”灵王就密传一道命令，精选国中长身长须，相貌出众的大汉十人，让他们穿戴整齐出众，演习礼仪三天，用作仪仗人员，然后接见鲁昭公。鲁昭公刚一见面，惊愕不止，便一同游览章华宫。鲁昭公见建筑壮丽，不住夸奖。灵王说：“贵国也有这样美丽的宫殿吗？”鲁昭公鞠躬回答说：“敝国狭小，怎敢企望赶上贵国的万分之一。”灵王面带骄傲，一同登章华台。怎见得台高？有诗为证：

高台半出云，望望高不极。

草木无参差，山河同一色。

台势高峻，道路曲折，盘旋许多圈上去，每层都有明亮的走廊，曲屈的栏杆。其中预先选好的美丽男童，年纪在二十以下，穿着艳丽，仿佛女子，手捧雕盘玉杯，唱着郢地的歌劝酒，各种乐器，纷纷奏响。登上台顶，乐声嘹亮，响彻天边，酒杯交错，粉香相逐，使人飘飘然如同进入神仙洞府，魂魄俱失，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人间了。二人大醉后告别，灵王赠鲁昭公一张楚国珍藏的，名叫大屈的宝弓。

第二天，灵王心中又舍不得这张弓了，有后悔之心，和蘧启疆说了。蘧启疆说：“臣能让鲁国国君把弓还给楚国。”他就到鲁昭公居住的馆舍，拜见鲁昭公，装作不知道赠送弓的事，问道：“敝国国君昨日宴会之时，用什

么赠给君侯？”鲁昭公拿出大屈弓给他看。蘧启疆见到弓，就拜了两拜向鲁昭公道贺。鲁昭公说：“一张弓有什么值得道贺的？”蘧启疆说：“这张弓名传天下，齐、晋和越三国，都派人相求，敝国国君怕显出厚薄，没敢随便答应给谁。现在特给君侯，那三国将要向鲁国求取，望鲁国防备这三个强大的邻国，小心地守住这宝物。我怎能不道贺？”鲁侯跺脚说：“我不知道这张弓是宝物，如这样，我怎敢领受？”就派使臣把弓还给楚国，告辞回去。伍举听说这事，叹息说：“我们国王不得善终啊！用落成典礼召集诸侯，诸侯没有来的，只有鲁国国君来了，而一张弓都舍不得，甘心失掉信义。舍不得自己的东西，一定会从别人那里抢夺，抢夺一定多结仇敌，离死不远了。”这是发生在周景王十年的事。

晋平公听说楚用章华宫召集诸侯，就对众大夫说：“楚国是蛮夷之国，还能用宫室的壮美向诸侯夸耀，难道晋国反而不如它？”大夫羊舌肸进言说：“霸主能使诸侯服从，只听说凭仁德，没听说凭着宫殿的。建筑章华宫，是楚国失德，国君为什么跟着学？”平公不听，就在曲沃汾水旁边，起造宫室，大略仿造章华宫的规模，大小赶不上章华宫，而精美则超过，起名麇祁之宫，也派使臣遍告诸侯。髯翁有诗感叹说：

章华筑怨万民愁，不道麇祁复效尤。  
堪笑伯君无远计；却将土木召诸侯！

各国听到参加落成典礼的命令，没有不偷着讥笑晋平公所做所为的，虽然这样，却不敢不派使臣来庆贺。只有郑简公因先前参加楚灵王召集的盟会，未曾朝拜晋国，卫灵公刚即位，未见过晋平公，所以二人亲自到晋国，二人中又是卫灵公先到。

卫灵公走到濮水，天晚住在驿站。半夜里睡不着，耳中仿佛听到弹琴的声音，就披上衣服坐起来，靠在枕头上听。那声音甚小，却又清楚可辨，为乐工从来不曾演奏过的，是一只新曲调。他问左右，都说没听见。灵公一向喜欢音乐，有个乐工名叫师涓，会创造新曲子，能制作四季的曲调，灵公喜欢他，进进出出一定让他跟随。灵公派左右召师涓。师涓到来，那曲子还未完。灵公说：“你听一下，这好像是鬼神演奏的。”师涓静听，好久曲子才终了，他说：“我能了解这曲子大概了，再用一夜，我能记下来。”灵公又留他住一夜，到半夜，那乐声又出现了。师涓拿琴练习，完全了解了曲调的美妙。

到晋国后，朝拜庆贺结束，晋平公设宴在麇祁之台。酒酣之时，平公说：“一向听说卫国有师涓会创造新曲，现在他同来了吗？”卫灵公起身回答：“此人现在台下。”平公说：“请替我把他召上来。”卫灵公召师涓上台，平公召来师旷。二人在台阶下叩头参拜，平公让师旷坐下，又叫师涓坐在师旷旁边。平公向师涓说：“近日你有什么新曲子？”师涓启奏说：“途中正好听到新曲，请给我琴演奏一下。”平公命令左右摆上几案，拿出古桐做的琴，放在师涓身前。师涓先将七根弦调好，然后伸指而弹，才奏几声，平公叫好。曲子未奏一半，师旷突然用手按住琴说：“且停，这是亡国之曲，不能演奏。”平公说：“你怎么知道？”师旷启奏说：“殷商末年，有个名叫延的乐师，为纣王奏靡靡之音，纣王听之忘倦，就是这个曲子。等到周武王伐纣，乐师延抱琴东逃，自投濮水之中。有喜欢音乐的人经过那里，那曲调就从水里出现。师涓途中听的，一定是在濮水上了。”卫灵公暗暗惊奇。平

公又问道：“这是前代音乐，演奏一下有什么妨碍？”师旷说：“纣王因为贪恋音乐而亡国，这是不吉祥的曲调，所以不能奏。”平公说：“寡人喜好的是新曲，师涓为寡人演奏到头吧！”师涓重整琴弦，极力表现乐曲的抑扬顿挫，如诉说，如哭泣。平公极为高兴，问师旷说：“这曲子叫什么名？”师旷说：“这就是所说的《清商》曲。”平公说：“《清商》是最哀婉动人的罢？”师旷说：“《清商》虽然悲伤，还赶不上《清徵》。”平公说：“可以听一听《清徵》吗？”师旷说：“不可以。古人听《清徵》的，都是有道德而仁义的国君，现在国君德薄，不该听这只曲子。”平公说：“我特别喜欢新曲调，你不要推辞吧！”师旷不得已，操琴演奏。刚一演奏，有一群黑鹤从南飞来，渐渐集在宫门的梁上，一共有八对。接着演奏，那些鹤飞鸣起来，整齐地站在台下阶梯前，左右各八只。演奏到最后，鹤伸脖而鸣，展翼起舞，发出的声响与音乐相和，声音直达霄汉。平公极为高兴而鼓掌，满坐欢乐，台上台下没有不欢呼称赞的。平公命令拿白玉杯，斟满醇酒，亲手赏给师旷，师旷接过喝了。平公感叹说：“音乐到《清徵》，无以复加了！”师旷说：“还不如《清角》。”平公大惊说：“还有比《清徵》更妙的吗？何不一齐让我听听？”师旷说：“《清角》不比《清徵》，我不敢演奏。从前黄帝在泰山会合鬼神，乘着象和蛟龙拉的车，毕公在旁，蚩尤在前，风伯清扫灰尘，雨师向道路洒水，虎狼前面引路，鬼神后面跟随，螭蛇伏在地面，凤凰遮在天上，大会鬼神，制作《清角》。从那以后，君主道德一天比一天薄，不足以使鬼神服从，神与人就隔绝了。如果奏这支曲子，鬼神全来，有祸无福。”平公说：“我已经老了！真想听一下《清角》，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师旷坚决推辞。平公站起来，再三催促。师旷不得已，重新操琴演奏。刚一演奏，有黑云从西方而来，接着演奏，狂风突发，撕裂帘幕，摧坏器皿，屋瓦乱飞，柱子全被拔起，一会，一声响雷，大雨如注，台下水深数尺，台上无不沾湿。从人惊散，平公恐惧，和卫灵公趴在走廊和屋子之间。好一阵，风停雨注，侍从渐渐聚回，扶着两位国君下台离开。

这天夜里，平公受惊，就得了心跳的毛病。梦中见到一物，黄色，有车轮大小，摇摇晃晃而来，直进寝室之门。他细看一下，这怪物样子像鳖，前面两只脚，后面一只脚，所到之处大水涌出。平公大叫一声“怪事”，忽然惊醒，恐惧忧虑不止。到天亮，百官到寝室门前问安，平公把梦中所见告诉群臣，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一会儿，驿使禀报：“郑国国君来朝拜、庆贺，已到馆驿。”平公派羊舌肸前去问候。羊舌肸高兴地说道：“主公的梦可以明白了。”众人问原因，羊舌肸说：“我听说郑国大夫子产，博学多闻，郑国国君主持礼仪时，一定用此人，我该问问他。”羊舌肸到馆驿送上饮食，并道晋平公问候之意，说平公因在病中，不能相见。卫灵公因和晋平公同时受惊，得了小病，告辞回国。郑简公也已辞别，只留下公孙侨候侍。羊舌肸问：“敝国国君梦见有个怪物像鳖，黄色的身子，三条腿，进到寝室之门，这是什么鬼怪？”公孙侨说：“据我所知，三条腿的鳖，它名叫‘能’。从前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无功，舜代尧执政，在东海的羽山杀鲧，砍掉他一条腿。他的精灵化为‘黄能’，潜到羽渊里。禹即位后，用郊祀之礼祭祀他，夏、商、周以来，祭祀他的典礼不缺。现在周王室衰落，政事由盟主主持，应该辅佐周天子，祭祀百神。贵国国君或者没祭祀他吧？”羊舌肸把公孙侨的话告诉给平公，平公命大夫韩起，用郊祀之礼祭祀鲧。平公病情渐渐稳定，感叹说：“子产真是博物的君子啊！”把莒国贡来的方鼎赏赐给他。公孙侨将

要回郑国，私下对羊舌肸说：“贵国国君不顾人民的穷困，而效仿楚国人的奢侈，心已不正，病还要发作，将没法治。我上次应对的话，是宽他的心的。”这时有早起的人经过魏榆地方，听到山下好像有数人聚会的声音，正在议论晋国之事。走近前一看，只有十余块石头，并无一人。走过去后，声音和方才一样，急忙回头看，声音从石头中发出。这人大惊，告诉给当地人。当地人说：“我们听石头说话有几天了，因为事情奇怪，没敢说。”这话传到绛州，平公召师旷问：“石头为什么能说话？”师旷应对说：“石头不能说话，是鬼神凭借它。鬼神以人民为依靠，怨气在人民中聚集，鬼神就会不安，就有妖怪出现。现在主公大修宫室，把百姓财富弄光了，石头说话可能就因为这吧！”平公冷笑一声，师旷退出，和羊舌肸说：“神怒人怨，国君不久于人世了！奢侈心理产生，实在开始于楚国，楚国国君的灾祸，可计日而待了。”一个多月后，晋平公的病又犯了，终于不治。从筑鹿祁宫到死那天，不到三年，又都在重病困苦之中。史官对此有诗说：

崇台广厦奏新声，竭尽民脂怨黷盈。

物怪神妖催命去，鹿祁空自费经营！

平公死后，群臣奉世子夷即位，就是晋昭公。再说齐国大夫高强，由于他父亲高彘驱逐高止，说坏话让国君杀了阎邱婴，满朝不平；到高强继续为大夫，年少而喜欢喝酒，栾施也喜欢喝酒，二人相处甚好，和陈无宇、鲍国交结较少，四家大姓便分成两党。栾、高二人每逢聚饮，醉后就说陈、鲍两家长短。陈、鲍两家听说后，渐生疑忌。忽然有一天，高强在醉中鞭打一名小僮，栾施也帮助打。小僮怀恨，乘夜跑去告诉陈无宇说：“栾、高二人要聚集家丁来偷袭陈、鲍二家，日期约定在明天。”又跑去告诉鲍国，鲍国相信了，忙命令小僮去请陈无宇，共同攻打栾、高二家。陈无宇向家中人发了兵甲，立刻登车，要到鲍国家。途中遇见高强也乘车而来。高强已半醉，在车中和陈无宇拱手，问：“领着甲士往哪去？”陈无宇骗他说：“去讨伐一个叛变的奴才！”也问他：“子良去哪？”高强回答：“我要到栾家饮酒。”二人告别，陈无宇令车夫快赶，一会儿就到了鲍家门口，只见兵车人众济济，戈甲森森，鲍国也穿甲拿弓，正要上车。二人聚在一起商量，陈无宇复述高强的话说：“他说要到栾家饮酒，不知是否是真的，可派人探探。”鲍国派人到栾家偷看，回报说：“栾、高二位大夫，都脱去衣帽，蹲着比赛喝酒。”鲍国说：“小僮的话是假的。”陈无宇说：“小僮的话虽不真实，可是高强在路上见我领着甲士，问我去哪，我骗他说要讨伐叛变的奴才，现在如果哪也不去讨伐，他心里一定怀疑，如果先图谋驱逐我们，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如乘他喝酒没有准备，先去偷袭。”鲍国说：“好！”两家甲士同时出发，陈无宇当先，鲍国押后，杀往栾家，把栾府前后门团团围住。栾施正拿大杯要喝，听说陈、鲍二家兵到，不觉将杯掉到地上。高强虽然醉了，还有三分主意，对栾施说：“赶快召集家人，发给兵甲上朝，奉主公讨伐陈无宇、鲍国，没有不胜的。”栾施就把家众全部聚齐，高强当先，栾施在后，从后门冲出，杀开一条血路，直奔齐宫。陈无宇、鲍国怕他们挟持齐侯而自重，紧紧追来。高氏族人听说变乱，也聚众人来救。齐景公在宫内，听说四个大族率领甲士互相攻杀，正不知从何而起，急命守门人紧闭虎门，让宫中甲士守卫。他又派内侍召晏婴入宫。栾施、高强进攻虎门不成，驻扎在虎门右边；陈、鲍二家甲士，驻扎在左边，两下对峙。一会儿，晏婴衣帽端正，驾车而到。四家都派人招呼他，他都不看，对使者说：“我晏婴只听从国君命令，

不敢自行私作主张。”守门人开了门，晏婴进内见国君。景公说：“四家相攻，兵到宫门，怎么办呢？”晏婴启奏说：“栾、高二家依仗国君累世恩宠，专断独行，毫无顾忌，已不是一天了。高止遭驱逐，闾邱婴被杀，都城之人都怨恨，现在又攻打宫门，罪恶不能宽赦。但陈无宇、鲍国等国君命令，擅自兴兵，也不是没有罪。请主公裁决！”景公说：“栾、高的罪过，比陈、鲍重，应该除掉。谁可以一用呢？”晏婴回答说：“大夫王黑可用。”景公传命令，让王黑率领国君的人马帮助陈、鲍攻打栾、高，栾、高二兵败，退到大道上。都城中恨栾、高的人都捋袖伸臂助战。高强酒还未醒，不能力战。栾施先往东门跑，高强也跟着。王黑和陈、鲍追上他们，又在东门打起来。栾、高的人渐渐跑散，二人夺门而出，就逃亡到鲁国。陈无宇、鲍国驱逐两家家属，分占了家财。晏婴对陈无宇说：“您是奉国君之命而驱逐世臣，又独得其利，人们将议论您。何不将分得的财物全归国君，您没分好处，人们必用谦让仁德称赞您，得到的就多了。”陈无宇说：“多谢指教，无宇岂敢不听您的命令。”于是他把分得的食邑及家财，全登在簿上，献给景公。景公非常高兴。对景公的母亲孟姬，陈无宇又另有所献。孟姬对景公说：“陈无宇诛剪强族，振兴公室，好处归给国君，他的谦让仁德不可埋没，何不把高唐赐给他作采邑？”景公认为对。陈氏才开始富起来。陈无宇有心要做好人，进言说：“诸公子被高彘驱赶出去，实在无辜，应该召回并恢复他们的职位。”陈无宇以齐景公名义召回子山、子商、子周等人，凡是帷幕器物，以及随从用的衣、鞋，他都用自己财物私下准备好，并派人分头迎接。各公子得回故国，已是欢喜，现在看见家中用具都置办齐全，知是陈无宇所给，感激不尽。陈无宇又大施恩惠给国君族人，凡是公子、公孙无俸禄的，他全用自己俸禄分给。他又访求都城中贫困孤寡之人，私下给他们粮食。凡人借债，借出时用较大量具，收回时用较小量具；贫穷无力偿还的，他就把债券烧了。全国上下没人不颂扬陈家恩德的，都愿意为他效死。后人诗说：

威福君权敢上侵，辄将私惠结民心。

请看陈氏移齐计，只为当时感德深。

齐景公用晏婴为相国，晏婴见民心全归陈氏，私下和景公说，劝景公放宽刑罚，少征赋税，对穷困的人予以救济帮助，施恩惠于百姓，以便挽留人心，景公不能接受实行。

再说楚灵王建成章华宫，诸侯去参加落成典礼的人甚少，他又听说晋平公修筑了鹿祁宫，诸侯都庆贺，大有不平之心，召伍举商议，要兴兵以侵中原。伍举说：“大王用道德仁义召会诸侯，而诸侯不来，是他们的罪过。用土木召会诸侯，而指责他们不到，怎么能使人心服呢？大王一定要用兵，以在中华立威，必须挑选征讨有罪过的，才算师出有名。”灵王说：“现在有罪的是哪一国？”伍举启奏说：“蔡国世子般杀了他的君父，到现在九年了。大王第一次会合诸侯，蔡国国君亲来赴会，所以隐忍住没有声讨他。但杀上作乱的贼人，即使是作乱者子孙也应该接受惩处，何况作乱者本人呢？蔡国靠近楚国，如果讨伐蔡国国君而又兼并他的土地，那么道义和利益，两者我们都可以得到。”话还没有说完，楚王近臣来禀报：“陈国有讦告到了，说陈国国君溺已死，公子留继承了国君之位。”伍举说：“陈国世子偃师，名字列在诸侯的册子上，现在立公子留为国君，把偃师置于何地？以臣考虑，陈国一定有变乱了。”

##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陈哀公名溺，他的正妃郑姬生子偃师，已经立为世子。次妃生公子留，三妃生公子胜。次妃多媚得宠，公子留出生后，哀公极其宠爱他，只是因为偃师已被立为世子，找不到理由废除他。陈哀公便让自己的弟弟官居司徒的公子招任公子留的太傅，公子过为少傅，嘱咐公子招和公子过说：“将来偃师应该传位给公子留。”周景王十一年，陈哀公重病卧床，很长时间不上朝。公子招对公子过说：“公孙吴将长成人了，如果偃师继承国君之位，一定又立公孙吴为世子，怎么能传给公子留？这样我们就辜负了国君的托付。现在国君久病，事情在我们掌握，趁国君未死，我们假传国君的命令，杀掉偃师，立公子留，就可以不致将来后悔了。”公子过认为对，就和大夫陈孔奐商议。陈孔奐说：“世子每天一定到宫里问候病情三次，早晚在国君左右，没法假传命令。不如在宫巷中埋伏甲士，等他进出时，就便刺杀，不过用一人之力。”公子过就和公子招定计，把这事托付陈孔奐，答应立公子留之日，增加陈孔奐的封邑。陈孔奐暗招心腹力士，混在守卫宫门的人中间，守卫又以为是世子亲随，并不怀疑。世子偃师向陈哀公问安之后，夜出宫门，陈孔奐的力士把他灯火弄灭，刺死了他。宫门大乱。一会儿，公子招和公子过到了，假装出惊骇的样子，一面派人搜查贼人，一面倡议说：“国君病重，应该立国君的次子公子留为君。”陈哀公听到变乱，气愤得自缢而死。史官对此有诗说：

嫡长宜君国本安，如何宠庶起争端？

古今多少偏心父，请把陈哀仔细看！

司徒公子招侍奉公子留主持丧事、即位，派大夫于徵师到楚国报告说陈哀公病死。这时伍举侍奉在楚灵王身旁，听说陈国已经立公子留为国君，不知原世子偃师怎样了，正在疑惑。忽然有人禀报：“陈侯第三子公子胜和侄儿公孙吴请求进见。”楚灵王召见他们，问他们来意如何。二人哭着拜倒在地，公子胜开言说：“嫡兄世子偃师，被司徒公子招和公子过设阴谋屈杀，以致我父亲自缢而死。他们又擅自立公子留为国君，我们怕他们加害，特来投奔大王。”楚灵王责问于徵师，于徵师开始还抵赖，却被公子胜指实，无话可答。灵王大怒，对于徵师说：“你就是公子招、公子过同党！”喝令刀斧手把徵师绑出斩首。伍举忽奏：“大王既已杀逆臣的使者，应该用公孙吴以讨伐公子招、公子过的罪行，名正言顺，谁敢不服？安定陈国以后，再接着到蔡国。大王做这两件事，我国前代国君、五霸之一的庄王的业绩，在大王面前也不值一谈了。”灵王极为高兴，就下令起兵讨伐陈国。公子留听说于徵师被杀，怕大祸临头，不愿作国君，逃亡到郑国去了。有人劝公子招：“你为什么不走？”公子招说：“楚国军队要到来，我自然有计策让它退回。”

楚灵王大兵到陈国，陈国人都同情偃师被害，见公孙吴在军队里，没有不欢腾的，都献上饭食、饮水，迎接楚军。公子招见事情紧急，派人请公子过来商议。公子过到来后，就问道：“司徒说‘有计策让楚军退回’不知是什么样的计策呢？”公子招说：“让楚国退军只需要一件东西，想和您借。”公子过又问：“什么东西？”公子招说：“借用你的脑袋！”公子过大惊，正要起身，公子招左右棒棍齐下，把公子过打倒，公子招就拔剑斩下公子过首级，亲自拿到楚军，向灵王叩头说：“杀世子，立公子留，都是公子过干的。招仗大王之威，斩公子过献上，望大王赦免臣的不聪明的罪过。”楚灵

王听他言语谦卑和逊，心中已喜欢。公子招又用膝盖向前爬，靠近楚灵王座位，密奏说：“从前贵国庄王平定陈国之乱，已把陈国变成楚国的郡县，后来又封还陈国，便丧失了功绩。现在公子留害怕出逃，陈国无主，请大王收为郡县，不要再让别姓人占着了。”灵王高兴地说：“你的话正合我心。你先回国，为寡人扫除宫殿，以等寡人巡幸。”公子招叩谢离开。公子胜听说灵王放公子招回国，又来哭诉说：“设计阴谋全出于公子招，具体办事的人则为公子过和大夫陈孔奂干的。现在他竟然把罪推给公子过，希望解脱自己，敝国先君、先世子在地下也不能瞑目。”说完，痛哭不止，军队都被他感动了。灵王安慰他说：“公子不要悲伤，寡人自然会有处置。”次日，公子招准备车驾仪仗，来迎接楚灵王进城。灵王坐在朝堂上，陈国百官都来参拜。灵王叫陈孔奂到前面，斥责说：“杀害世子，是你行凶，不杀你怎么警众！”命令左右将陈孔奂斩了，和公子过一起悬首城门。灵王又讥讽公子招说：“寡人本想宽恕你，可公论不容，我也没办法。现在饶你一命，你可以搬家，远远逃到东海去。”公子招惊慌失措，不敢申辩，只得拜谢告辞。灵王派人将公子招押送到越国去了。公子胜领公孙吴拜谢讨贼之恩，灵王对公孙吴说：“本想立你为国君，以延续你们祖先胡公的祭祀。只是公子招、公子过同党还很多，一定深恨你，恐怕你会受害，你姑且随我回楚国吧！”楚灵王就下令毁掉陈国宗庙，设陈国为县。灵王想起早先穿封戍和自己争郑国囚犯皇颉的事，认为穿封戍为人刚直、不肯谄媚，就派他把守陈地，称为陈公。陈国人非常失望。髯翁有诗感叹说：

本兴义旅诛残贼，却爱山河立县封。

记得蹊田夺牛语，恨无忠谏似申公！

楚灵王带公孙吴回国，歇兵一年，然后攻打蔡国。伍举献计说：“蔡国国君般，作恶多年，已忘了自己的罪行。如果去征讨，他反会有话说，不如把他诱骗来杀掉。”灵王按计行事，便假托巡视各处，驻军在申地，派人送礼物给蔡灵公，请他到申地相会。使臣到蔡国，呈递了国书，蔡灵公打开来看，大略说：

寡人想见君侯一面，请君侯下临申地。很不像样的一点礼物，就供君侯赏给下人吧！

蔡灵公乘兵车要走，大夫公孙归生劝谏说：“楚王为人，贪婪而不讲信义。现在派使者来我国，礼重而言词谦卑，大概是诱骗我们，国君不可去。”蔡灵公说：“蔡国的地方不够楚国一县，来召我我却不去，他若用兵，谁能抵挡得住？”归生说：“那么请主公先立世子，然后再走。”蔡灵公接受了建议，立他儿子公子有为世子，派归生辅助世子有监国。蔡灵公即日动身，到申地，拜谒楚灵王。灵王说：“从此地一别，到现在八年了，很高兴君侯风采如旧时一样。”蔡灵公回答说，“我蒙上国赐恩，被收在盟会载册之中、借君王之威灵，镇守敝国，感恩非浅。听说君王开疆辟土到商墟，正要赶来恭贺，君王派使臣光临，岂敢不来为君王奔走驱使？”楚灵王就在申地行宫设宴款待蔡灵公，歌舞大盛，宾主痛饮极为欢乐。又移席到别处，让伍举在馆舍之外慰劳蔡灵公随从之人。蔡灵公欢饮，不觉醺然大醉。四壁遮帷里埋伏着甲士，楚灵王掷杯为号，甲士突然跳出，在席上把蔡灵公绑了。蔡灵公醉中还不知道。灵王派人向众人宣布说：“蔡国国君般，杀其君父，寡人代天施以惩罚。随从之人无罪，投降的有赏，愿回国的随便。”蔡灵公待下人极有恩德礼遇，从行的臣子，没有一人肯归降楚国。楚灵王一声号令，楚军

包围上来，蔡灵公随从之人都被抓住。蔡灵公才醒过来，知被绑住，睁眼看楚灵王说：“我有何罪？”楚灵王说：“你亲自杀死父亲，违背天理，今天就是死也晚了。”蔡灵公叹息说：“我后悔没听归生的话啊！”楚灵王命令将蔡灵公车裂处死，随从而死的七十多人，最低等的车夫、奴隶，也都被杀不赦。楚灵王又大写蔡灵公杀父为逆之罪于木板上，在城中宣布，又命公子弃疾统领大军，长驱直入攻打蔡国。髡翁对此有诗说：

蔡般无父亦无君，鸣鼓方能正大伦。  
莫怪诱诛非法典，楚灵原是弑君人。

蔡国世子有，从父亲走了之后，早晚派侦探打听。忽然听说灵公被杀，楚兵不日将到蔡国，他立即召集军兵，发给兵器，登上城墙防守。楚兵一到，将城层层围住。公孙归生说：“蔡国虽然很久以来就附属于楚国，可是晋、楚两国已经合盟，归生参加，列名盟书之上。不如派人向晋国求救，如果晋国好心顾念前盟，或者能来援救。”世子有听从他的计策，召募都城中能出使晋国的人。蔡洧的父亲蔡略，随从蔡灵公去申地，在被杀的七十人之中。蔡洧要报父仇，应召而出，领了国书，乘夜用绳子吊下城墙北行，直达晋国见晋昭公，哭诉事情。晋昭公召集群臣问他们。荀吴启奏说：“晋国是盟主，诸侯赖以得到安宁。已经没救陈国，又不救蔡国，盟主的绩业就完了。”晋昭公说：“楚国国君虔强暴蛮横，我国兵力不如他，怎么办？”韩起应对说，“即使知道不如他，就能坐视不问吗？为什么不会合诸侯而商量一下？”晋昭公就命令韩起约各国在厥憇相会。宋、齐、鲁、卫、郑、曹等国，各派大夫到会听命，韩起说到救蔡之事，各国大夫人人伸舌，个个摇头，没有一个肯承担的。韩起说：“各位怕楚国到这地步，将听任他逐步蚕食吗？如果楚兵由陈、蔡而渐渐攻到各国，敝国国君也不敢管了。”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回答。宋国右师华亥参加了会议，韩起单独和华亥说：“你们国家先右师向戌倡议谋略，约定南北消除战争，有先用兵的，各国一起讨伐它。现在楚国首先毁约，向陈国、蔡国用兵，你袖手不发一言。不是楚国没信义，是你们国家进行欺骗。”华亥战战兢兢回答说：“下国怎敢进行欺骗而得罪盟主？但蛮夷楚国不顾信义，下国没办法对付它。现在各国军备久已松弛，一旦用兵，胜败难说。不如遵守消除战争的盟约，派一名使臣为蔡国请求宽恕，楚国一定没话说。”韩起见各国大夫都有怕楚国之心，估计救蔡国一事，鼓动不起来，就商议写信一封，派大夫狐父直到申城见楚灵王。蔡洧见各国不肯发兵救蔡国，哭号而去。狐父到申城把信呈上，楚灵王开信看，大略说：

当日在宋国会盟，南北各使属国朝见对方盟主，本来以消除战争为目的。虢地会盟，重申旧有盟约，鬼神共知。敝国国君率领各国坚守盟约之言，不敢动一下兵戈。现在陈、蔡国君有罪，贵国勃然大怒，起兵讨伐，义愤所激，事情可以变通。罪人已杀，兵仍未离，贵国有什么辩解的说辞？各国执政大夫，都跑到敝地集会，用救弱解乱的道义谴责敝国国君，敝国国君感到羞愧，但仍然怕征发兵卒违背盟约，派小臣韩起会合各国大夫修此一信，为蔡国请命。如贵国顾念先前的友好，保存蔡国的宗庙，敝国国君及同盟各国，全受到贵国国君的好处，岂只是蔡国人受惠。

信的后面，宋、齐等国大夫，都签署了名字。楚灵王看完笑着对狐父说：“蔡国都城早晚就要拿下，你用空话解围，拿我当三尺童子吗？你去回禀你们国君，陈、蔡是我国属国，和你们北方无关，不劳照管。”狐父再要苦求，灵

王猛然起身进里面去了，无片纸回信。狐父快快而回。晋国君臣虽然痛恨楚国，但也无可奈何。正是：

有力无心空负力，有心无力枉劳心。

若还心力齐齐到，涸海移山孰敢禁！

蔡洧回到蔡国，被楚国巡查士兵抓获，押到公子弃疾帐前。弃疾胁迫他投降，他不肯，楚国把他囚禁在后军。弃疾知道晋国不派救兵，攻城越发凶猛。归生说：“事情危急了！臣要拼上一条性命直到楚营，游说他们退兵。万一肯听，也可免遭生灵涂炭。”世子有说：“城中调度，全仗大夫，怎么可以扔下我离去呢？”归生回答说：“殿下如果不肯舍我，臣的儿子朝吴可派。”世子有召来朝吴，含泪派他前往。朝吴出城见弃疾，弃疾以礼相待。朝吴说：“公子重兵来到蔡国，蔡国知道必然灭亡，只是不知罪过所在。如果因为先前的国君般失德，不被宽赦，可是世子有什么罪？蔡国的宗庙有什么罪？万望公子怜悯而详察。”弃疾说：“我也知道蔡国没有灭亡之理，但是受命令攻城，如果无功回报，一定获罪。”朝吴说：“我还有一句话，请您让左右都退下。”弃疾说：“你尽管说吧，我的左右没有妨碍。”朝吴说：“楚王得到国家也不是正路，公子难道不知道这个？凡是有人心的人，没有不怨恨气愤的！楚王又在国内竭尽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在国外竭尽战士血肉和生命进行战争，使用人民不知体恤，贪得无厌，上年灭陈国，现在又诱杀蔡国国君。公子不念贵国先君被害之仇供他驱使，人民怨恨起来，公子也要分担一半了！公子贤明，颇有声誉，又有‘当璧而拜’的祥瑞，楚国人都想由公子做国君，公子真能反戈向内，声讨楚王杀君害民之罪，人心一定响应，谁能成为和公子对抗的人呢？这和侍奉无道昏君，招致万民怨恨比怎么样？公子如能听在下愚计，我愿率蔡国剩下的人做公子前驱。”弃疾生气说：“匹夫竟敢用巧言离间我们君臣！本应斩首，暂时寄下你的脑袋，替我传话给世子有，快快自己绑上出来投降，还可留一口气。”吆喝左右把朝吴拉出营去。原来当初楚共王无嫡子，只有宠妾生的五个儿子：老大熊昭，即楚康王，老二公子围，即楚灵王熊虔；老三熊比，字子干；老四黑肱，字子晰；最小的即公子弃疾。共王要在五个儿子中立一人为世子，心里决定不下来，便隆重大事祭祀群神，捧着璧暗中祷告说：“请求神灵在五人之中，选出一个贤明而有福气的，让他主持国家。”就把璧秘密埋在太庙的屋中，暗记其处，让五个儿子各斋戒三天后，五更时进入大庙，按长幼顺序依次拜谒祖先神位，看谁拜谒时在壁上，就是神所选立的人。康王先入，跨过埋着的璧，在它前面拜。灵王拜时，手肘在璧的上面。子干、子晰二人，离璧甚远。弃疾当时年纪还小，让保姆抱进来拜谒，正在璧纽之上。共王心中知道神灵保佑弃疾，宠爱更加厉害。由于共王死时，弃疾还未长大，所以康王先立为国君，可是听说埋璧之事的楚国大夫，没有不知道弃疾该做楚王的。今天朝吴说到“当璧而拜”的祥瑞，弃疾害怕这话传出去被楚灵王忌恨所以假装生气赶走了他。

朝吴回到城里，讲了弃疾的话。世子有说：“国君为国家而死，乃是正理。我虽未完成父亲的丧事而即位，可是已经摄政守国，就应当和这城一起存亡，岂能向仇人屈膝，自作奴隶呢？”于是坚守更为用力。从楚军夏天四月包围开始，直到冬天十一月，公孙归生积劳成病，卧床不起，城中吃的光了，有一半人饿死，守城人又饿又累，不能对敌。楚国士兵像蚂蚁一样爬上城墙，城被攻破了。世子有端坐城楼，束手接受捆绑。弃疾进城，安抚居民，把世子有押上囚车，和蔡洧一起送到灵王处报捷。因为朝吴曾说“当璧而拜”

的话，留下他没送往楚国。不久，归生死了，朝吴就留下服事弃疾。这是周景王十四年的事。

这时楚灵王已回郢都，梦见神人来拜访，自称是九冈山的神，说：“祭祀我，我让你得到天下。”醒后大喜，就命令起驾到九冈山。正好弃疾捷报到来，灵王就命令拿世子有当作祭祀用品，杀了祭神。申无宇劝止说：“从前宋襄公杀鄆国国君在次睢祭祀土神，诸侯就都背离了他。大王不可蹈此覆辙！”灵王说：“他是叛逆般的儿子，罪人的后代，怎么能和诸侯相比，正该象牲畜一样使用。”申无宇退下叹息说：“王上暴虐太厉害了，大概不会善终！”就告老回家。蔡洧见世子有被杀，哀哭三天。灵王认为他忠君，就释放而任用了他。蔡洧因为父亲先被灵王所杀，私怀复仇之心，就鼓动灵王说：“诸侯所以服事晋国而不服事楚国，是因为离晋国近，离楚国远。现在大王占领了陈国、蔡国之地，和中原相接，如果加高扩大城墙，各置千辆兵车，向各国示威，四方谁敢不服？然后向吴国、越国用兵，先征服东南，后图攻西北，可以代替周朝而成为天子。”灵王对他的阿谀奉承的话非常喜欢，一天比一天宠信。于是重新修建陈、蔡的城墙，扩大一倍，加高一倍，就用弃疾做蔡公，以酬劳他灭掉蔡国的功绩。又修筑东西两座不羹城，据守楚国的要害，从此天下没有比楚国更强大的了。灵王以为指日可得天下，召太卜用龟甲占卜，问：“我何日为王？”太卜说：“君王已称王了，还问什么？”灵王说：“楚国和周朝并立，不是真王。得到整个天下，才是真王。”太卜用火烧龟甲，龟甲裂开。太卜说：“占卜之事不成。”灵王把龟甲扔到地上，捋胳膊大叫：“天啊，天啊！区区天下，不肯给我，生我熊虔有什么用？”蔡洧启奏：“事在人为，那烂骨头知道什么？”灵王就又欢喜起来。

诸侯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都来朝贡，大国也派使臣修好，进贡的使臣，路上不断。其中有一人乃是齐国上大夫晏婴，字平仲，奉齐景公命令，出使楚国修好。楚灵王对群臣说：“晏平仲身不满五尺，可是贤名传遍各国诸侯。当今海内各国，只我们楚国最强，我要羞辱晏婴一番，以显示楚国的威风，各位爱卿有何妙计？”太宰蕞启疆密奏说：“晏平仲善于应对，一件事不足以羞辱他，必须如此如此。……”灵王极为高兴。蕞启疆连夜派人，在郢城东门旁边，另外开凿一个小洞，刚好五尺高，吩咐守门军士说：“等齐国使臣到达时，要把城门关闭，叫他从洞中进城。”不一时，晏婴身穿破裘，轻车瘦马来到了东门，见城门不开，就停车不动，让车夫叫门。守门人指着洞告诉他说：“大夫从这个洞出入，宽敞有余，哪里用开城门？”晏婴说：“这是狗门，不是人出入的！出使狗国，从狗门进；出使人国的，还得从人门进。”楚国使者把他的话飞报楚灵王，灵王说：“我要戏弄他，反被他戏弄了。”就命打开东门，请晏婴进城。晏婴看郢都城墙坚固，市井稠密，真是地灵人杰，大江以南的胜地。怎见得？有宋代学士苏东坡咏荆门之诗为证：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  
北客随南广，吴樯开蜀船。  
江侵平野断，风掩白沙旋。  
欲问兴亡事，重城自古坚。

晏婴正在观看，忽见两辆车从大道而来，车上都是精选的出色壮汉，高身量，长胡须，盔甲鲜明，手握大弓长戟，样子好像天神，来接晏子，意在显出晏子的矮小。晏子说：“今天为修好而来，不是打仗，为什么用武士？”将这些人喝退一旁，驱车直进。将上朝堂时，朝门外十余名楚国官员，一个个高

冠宽带，济济楚楚，列成两行。晏子知道这些都是楚国一些杰出人士，慌忙下车。众官一一上前相见，暂时分列左右，等候朝见。其中一个年轻的，先开口问：“大夫莫非夷维晏平仲吗？”晏子看他，是计韦龟之子计成然，官拜郊尹。晏子回答：“是在下，大夫有何见教？”计成然说：“我听说齐国是姜太公所封之国，军兵与秦、楚匹敌，财物和鲁、卫流通，为什么从齐桓公做霸主后，篡权夺位不断，宋国、晋国交相攻伐，到现在，朝结晋国，暮交楚国，君臣在路奔忙，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了呢？凭齐国国君的志向，岂比桓公低，平仲的贤明，也不让管仲，君臣在一起，竟不想大展经纶，继承、振兴往日的业绩，以发扬光大先人的传统，却服事我们大国，自比臣仆，实在是愚昧，在下没法理解。”晏子扬声回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从周王室失去对天下的控制，五霸先后兴起，齐、晋称霸中原，秦国称霸西戎，楚国称霸南疆，虽说人材辈出，也是气数造成的。凭晋文公雄才大略，死后就被秦兵攻打；秦穆公强盛，子孙就弱下来；楚国庄王之后，也每每受晋国、吴国的侮辱；哪里仅仅是齐国呢？敝国国君，懂得天运的盛衰，知道时势的变化，所以养兵练将，等待时机而起。今天我出使修好，是邻国往来的礼节，记载在先王制度中，说什么臣仆？你祖先子文是楚国名臣，了解时势，通达权变，先生你大概不是他嫡系后裔吧？为什么说话这么荒谬呢！”计成然满脸羞惭，缩着脖子退回。一会儿，左边一人发难说：“平仲固然自负是识时务、通机变的人，不过崔杼、庆封作乱，齐国臣子从贾举以下，尽节为义而死的无数，陈文子有马不过能驾十辆车，也离开这些人。先生是齐国世家，上不能讨贼，下不能避位，中不能死节，为什么恋恋不舍职位呢？”晏子看他，是楚国上大夫阳句，字子瑕，楚穆王曾孙。晏子就回答说：“怀抱大节的人，不拘守小的诚实，有远虑的人，哪里会顾虑眼下？我听说，国君为国而死，臣下应当随死。现在敝国先君庄公，不是为国而死；随他死的，都是他私人的亲信。我晏婴即便不才，怎么敢列身在宠幸人之中，用一死沽名钓誉呢？而且臣子遇到国家有难，能则图谋解决，不能就离开。我没有离开，因为要确立新国君，以保存国君宗族祭祀有人，不是贪图职位。假使人人都离开，国事还靠谁？况且国君遇到变乱，哪一国没有？先生是说楚国在朝的各位都是讨贼为君难而死的志士吗？”这一句话，暗指楚国熊虔杀君，群臣反而拥戴他作国君，只知责人，不知责己的意思。公孙瑕没话可答。一会儿，右边又一个人出来说：“平仲！你说‘要确立新国君，以保国君宗族祭祀有人’，话太夸张了。崔氏、庆氏互相图谋，栾、高、陈、鲍四家互相并吞，你依违观望其间，并不见你出什么谋略计策，无非因人成事而已。尽心报国的人，就止于这样吗？”晏子看他，是右尹郑丹，字子革。晏子笑着说：“先生知其一，不知其二。崔、庆二家联盟，我晏婴独不参加。四家作乱，我晏婴在国君处。应该刚强还是柔和，看时机而行动，主要在保全君主、国家，这岂是旁观的人所能看清的吗？”右边又一人出来说：“大丈夫匡正时势，得遇君主，有大才略，一定有大的抱负，依在下愚见，平仲未免为鄙陋、吝啬的人。”晏子看他，是太宰蘧启疆。晏子说：“足下怎么知道我鄙陋、吝啬呢？”蘧启疆说：“大丈夫为明主作官，贵为相国，必然服饰华美，车马壮观，以显示国君的恩赏，为什么破裘瘦马出使外国，难道是俸禄不够用吗？而且我听说平仲少年时穿的狐裘，三十年未换，举行祭祀时，猪腿盖不住祭祀的器具，不是鄙陋、吝啬是什么？”晏子拍掌大笑说：“足下的见解，何其浮浅！我晏婴从居相位以来，父亲一族都穿皮裘，母亲

一族都有肉吃，至于妻子一族，也没有受冻挨饿的。草野的士人，等晏婴送东西而点火做饭的有七十余家。我家虽然俭朴，而父、母、妻三族人衣食丰足；本人好像吝啬，而群士衣食丰足，用这显示国君的恩赏，不是更大吗？”话未说完，右边又一人出来，指着晏子大笑说：“我听说商汤身高九尺而作贤王，子桑力敌万人而成名将。古代的明君贤士，都因为状貌魁梧，雄勇冠世，才能立功当时，名传后代。现在先生身不满五尺，力量抓不到一只鸡，只会用口舌，自以为能，难道不觉可耻吗？”晏子看他，是公子真的孙子囊瓦，字子常，现为楚王车右。晏婴微微而笑，回答说：“我听说秤锤虽然小，却能压千斤，船上的桨虽长，始终在水中服役。公孙侨如身长而在鲁国被杀，南宫万力气绝大而在宋国身亡，足下身长力大，大概和他们相近吧？我晏婴自知无能，但有问必答，又怎么敢自逞口舌呢？”囊瓦不能再对答。忽然有人传报：“令尹蕞罢来到。”众人都拱手而立等候。伍举就揖让晏子走进朝门，对众大夫说：“平仲乃是齐国的贤士，各位何必以口舌言语相争呢？”

不长时间，楚灵王升殿，伍举引晏子入见。灵王一见晏子，突然问：“齐国本来就没人吗？”晏子就说：“齐国都城中呼气成云，挥汗成雨，走路的人摩肩接踵，站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怎么说无人？”灵王说：“那么为什么派一个小人来出使我国？”晏子说：“敝国派遣使者有固定规则，贤人奉命出使贤国，不贤的人奉命出使不贤的国家，大人就出使大国，小人就出使小国。臣是小人，又最不贤，所以出使楚国。”楚灵王被他的话说得很羞惭，然而心中对他暗暗惊异。接见使臣的仪式完毕，正好城郊的人献合欢橘到，楚灵王先把一只赏赐给晏婴，晏婴就带皮吃了。楚灵王鼓掌大笑说：“齐国人难道没有尝过橘子吗？为什么不剥开？”晏子回答说：“臣听说：‘接受君主的赏赐，瓜、桃不能削皮，橘柑不能剥开。’今天蒙大王赏赐，和我们国君一样，大王不曾下令叫我剥开，我怎么敢不整个吃呢？”楚灵王不觉对晏婴敬佩起来，命他坐下，赏给酒食。又一会儿，三四名武士绑着一名犯人从殿下经过。楚灵王突然问道：“犯人是什么地方人？”武士回答说：“齐国人？”楚灵王说：“所犯的是什么罪？”武士回答说：“犯了盗窃罪。”灵王就回头对晏子说：“齐国人习惯做盗贼吗？”晏子知道他是故意侮辱齐国，要用来嘲笑自己，就叩头说：“我听说：‘江南有橘树，把它移栽到江北，就变化而成为枳树。’所以会这样的原因，是土地不同。现在齐国人生活在齐国，不做盗贼，到楚国，就当盗贼，楚国的土地使他这样，和齐国有什么关系？”灵王苦笑了一阵，说：“我本来要羞辱先生，现在反而被先生羞辱了。”就送了很厚的礼物，打发他回齐国。

齐景公赞赏晏婴的功劳，尊其为上相，赏给他价值千金的皮裘，要割地增加他的封邑，晏子都不接受。又要扩大晏子住宅，晏子也极力推辞。一天，景公到晏子家，看见他妻子，对晏子说：“这是你的妻子吗？”晏婴回答：“是。”景公笑着说：“唉！又老又丑！寡人有爱女，年少貌美，愿意嫁给你。”晏婴回答：“人凭年轻貌美服事人，以求将来老丑时可相托。臣妻虽然老丑，可是从前我已受她托付，怎么忍心背弃？”景公叹息说：“你不肯背弃妻子，何况国君呢？”于是深信晏子的忠诚，越发信任他。

## 第七十回

###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周景王十二年，楚灵王灭陈、蔡二国后，又把许、胡、沈、道、房、申六个小国迁移到荆山，百姓流离失所，道路上一片伤心怨恨之声。灵王自以为天下唾手可得，日夜在章华台上宴乐，要派使者到周王那里索要象征九州九鼎的九鼎，作为楚国镇国之物。右尹郑丹说：“今天齐国、晋国还很强大，吴国、越国仍未臣服，周王室虽然畏惧楚国，恐怕各国要有后话。”灵王愤恨地说：“寡人几乎忘了，从前在申地会盟时，赦免了徐国国君之罪，一同攻打吴国，徐国很快又依附于吴国，不为我尽力。现在我先讨伐徐国，接着伐吴，从长江往东，都属于楚国，那么天下已定下一半了。”他就派蘧罢同蔡洧奉世子熊祿守国，自己大张旗鼓地检阅车马，往东走到州来，驻扎在颍水边上。他派司马督率领三百辆兵车攻打徐国，包围了徐国国都。灵王大军屯驻乾溪，以作声援。这时为周景王十五年，楚灵王十一年。到冬天，赶上下大雪，积雪厚达三尺多。有诗为证：

彤云蔽天风怒号，飞来雪片如鹅毛。  
忽然群峰失青色，等闲平地生银涛。  
千树寒巢僵鸟雀，红炉不煖重裘薄。  
比际从军更可怜，铁衣冰凝愁难著。

灵王问左右：“从前秦国贡献的‘复陶裘’、‘翠羽披’可拿来穿。”左右把裘披呈上，灵王穿裘加披，头带皮冠，足穿豹皮鞋，手握紫色丝鞭，出帐看雪。右尹郑丹来拜见，灵王脱掉冠、披，放下鞭子，和他站着说话。灵王说：“太冷了！”郑丹回答说：“大王重裘豹皮鞋，身在虎帐，还冷得不好受，何况军士穿着单衣，露出脚踝，戴铁盔，穿铁甲，拿着兵器站在风雪之中呢？大王何不驾车返回国都，召回攻徐国的军队，等来年春天天气和暖，再图进兵，岂不两好？”灵王说：“卿说的很好！可是我从用兵以来，所向必克，司马督早晚一定有好消息。”郑丹应对说：“徐国和陈、蔡不同。陈、蔡二国靠近楚国，久在庇护之下，而徐国在楚国东北三千多里，又依附吴国而自重。大王想成就讨伐徐国的功业，使三军久停在外，受劳累、寒冻之苦，万一国内有变乱，军士离心。我个人认为，这事危险。”灵王笑着说：“穿封戌在陈地，弃疾在蔡地，伍举和太子守国，这好比有三个楚国，我有什么忧虑的？”话未说完，左史倚相跑着经过灵王面前，灵王指着他对郑丹说：“他是博物之士，所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书，没有不通晓的，子革好好照看他。”郑丹说：“大王的话过头了。从前周穆王乘八骏遍游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这首诗，用来劝止穆王之心，穆王听从劝谏返回都城，才能免掉祸患。我曾经拿这首诗问倚相，他却不知道。本朝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能了解到远古呢？”灵王说：“《祈招》这首诗怎么说，能替寡人朗诵出来吗？”郑丹答道：“我能朗诵。诗说：‘祈招之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灵王说：“这诗怎么讲？”郑丹应对说：“愔愔，是安适和乐的样子。说祈父所掌管的军兵，享受安适和乐的幸福生活，用来显示君王美好的声誉，可以和宝玉的坚牢、黄金的贵重相比。所以能这样，由于君王能爱惜民力，适可而止，去掉贪欲过满之心的缘故。”灵王知道他讽刺自己，默默无言，好久才说：“卿先退下，容我想想。”这天夜里，灵王心想班师。突然探马回

报：“司马督屡屡打败徐国军队，已经围困住徐国都城。”灵王说：“徐国能灭。”就留在了乾溪，从冬天到春天，每天以射猎为乐，驱使百姓修台建宫，不想回都城。

这时，蔡国大夫归生的儿子朝吴，服侍灵王任命的蔡公弃疾，日夜考虑恢复蔡国，和他的家宰观从商议。观从说：“楚王穷兵黩武而远出，久久不回，内里空虚，外面怨恨，这是老天灭亡他的时刻。失掉这个机会，蔡国就没法重建了。”朝吴说：“要恢复蔡国，该用什么计策？”观从说：“叛逆熊虔自立为王，另外三名公子心都不服，只是力量不够。如能借蔡公弃疾的命令，召子干、子晰，如此这般，……楚国都城可得。得到都城，熊虔的巢穴已毁掉，他不死干什么？到下一个楚王的时候，蔡国一定能够恢复。”朝吴听从他的计议，让他假传蔡公弃疾的命令，从晋国召来子干，从郑国召来子晰，说：“蔡公愿意用陈、蔡二地的军队，送二位公子回楚国，以对抗叛逆熊虔。”子干、子晰大喜，一齐到蔡城郊外来会弃疾。观从先回来报告朝吴，朝吴到郊外对两名公子说：“蔡公实在没有命令，然而可以劫持他取得。”子干、子晰面露恐惧，朝吴说：“楚王游乐不归，都城中空虚无备，而蔡洧念杀父之仇，以有事为幸，计成然为郊尹，和蔡公交好，蔡公举事，他一定作内应。穿封戌虽封在陈地，他的心不亲近楚王，如果蔡公召他，一定前来。凭着陈、蔡两地这么多军队，袭击空虚的楚国都城，如探囊取物，公子不要怕事情不成功。”这几句话说透利害，子干、子晰才放心，说：“愿始终听您教导。”朝吴请二人盟誓，就杀牲畜敌血，誓为先代国君郑敖报仇。嘴上说誓虽然如此，誓书上却把蔡公放在最前面，说要和子干、子晰共同袭击叛逆熊虔。三人挖地为坑，把誓书放在祭牲上面埋好。事毕之后，朝吴让家丁领子干、子晰进入蔡城。蔡公弃疾正吃早饭，猛见二位公子到，出乎意外，大惊，要站起来躲避。朝吴跟着到了，上前拉住蔡公袖子说：“事已至此，您要到哪去？”子干、子晰抱住蔡公大哭说：“叛逆熊虔无道，杀兄杀侄，又流放我们，我们二人这次来，要借你兵力为哥哥报仇，事成之后，一定把王位给您。”弃疾惊慌失措，回答说：“请慢慢商议商议。”朝吴说：“二位公子饿了，有饭一起吃吧。”子干、子晰吃完，朝吴让他们快走，就向众人宣布说：“蔡公召来二位公子，共举大事，已在郊外盟誓，派二位公子先行入楚。”弃疾制止说：“不要诬赖我！”朝吴说：“郊外坑中埋牲与誓书，难道没人看见吗？您不必再隐讳，只有快快成事，共取富贵，才是上策。”朝吴又在街上大喊道：“楚王无道，灭我蔡国，现在蔡公答应我们复国，你们都是蔡国百姓，难道能忍心宗族祭把沦亡？可一起随蔡公赶上二位公子，共同进入楚国。”蔡城人听见呼喊，一时都集合起来，各拿器械，聚到蔡公门口。朝吴说：“人心已齐，您应赶快安抚使用，不然要有变乱！”弃疾说：“你逼迫我上虎背吗？该用什么办法？”朝吴说：“二位公子还在郊外，应赶快和他们会合，把蔡国军兵民众集合起来。我去游说陈公穿封戌，让他率领军队随你而行。”弃疾答应了。子干、子晰率领手下众人 and 蔡公会合。朝吴派观从星夜赶往陈城，要见陈公。观从路上遇到陈国人夏啮，这人是夏征舒的玄孙，和观从平素相识。观从告诉夏啮恢复蔡国之心。夏啮说：“我在陈公门下做事，也在商量恢复陈国的办法。现在陈公重病已起不来，您不必去见他了。您先回蔡国，我一定率领陈国人为一队。”观从回报蔡公。朝吴又写信密致蔡洧，让他做内应。蔡公用家臣须务牟为先锋，史犂任副先锋，派观从为向导官，率领精兵先行。恰好陈国夏啮也起陈兵来到。夏啮说：“穿

封戍已死，我用大义告诉陈国人，特来助行义举。”蔡公大喜，派朝吴统率蔡国人为右军，夏啮统率陈国人为左军，说：“偷袭之事，不可迟慢。”就星夜往郢都进发。蔡洧听说蔡公兵到，先派心腹出城投降，斗成然也到郊外迎接蔡公。令尹薳罢正要聚兵安排防守，蔡洧已打开城门，让蔡公军队进城。须务牟抢先进去，喊道：“蔡公在乾溪攻杀楚王，大兵已到郢城了！”都城的人厌恶灵王无道，都愿蔡公为王，没有肯抵抗的。薳罢要奉世子禄出逃，须务牟兵已包围王宫，薳罢进不去，回家自刎而死，胡曾先生对此有诗说：

漫夸私党能扶主，谁料强都已酿奸。

若遇郑敖泉壤下，一般恶死有何颜？

蔡公大兵随后齐到，攻入王宫，遇见世子禄和公子罢敌，都杀了。蔡公清扫好王宫，要奉子干为王，子干推辞。蔡公说：“长幼不可废。”子干才即位，让子晰当令尹，蔡公为司马。朝吴私下对蔡公说：“您首倡义举，为什么把王位让给别人呢？”蔡公说：“灵王还在乾溪，国事未定，而且越过两个哥哥自立，人们将要议论我。”朝吴已领会他的心意，就献计说：“楚王士兵在外已久，一定想回来，如果派人用利害相招，必然逃散。大军接着攻打，楚王可以抓获。”蔡公以为对，就派观从去乾溪，告诉众兵说：“蔡公已进入郢都，杀了国王两个儿子，奉子干为王了。现在新王有令：“先回去的恢复他的土地，让他回故里，后回去的处以劓刑，有跟随旧王的，灭三族，或者将酒饭献给旧王的，罪过和跟随的一样。”军士听说，一时散去大半。

灵王还醉卧在乾溪的亭台上，郑丹慌忙进去报告。灵王听说两个儿子被杀，从床上跳到地下，放声大哭。郑丹说：“军心已散，大王应该赶快回去！”灵王擦着眼泪说：“人爱自己的孩子，也像我这样吗？”郑丹说：“鸟兽还知道爱子，何况人呢？”灵王感叹说：“我杀别人的孩子太多了！人家杀我孩子，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一会儿，哨马报告：“新王派遣蔡公为大将，同斗成然率陈、蔡二国的兵，杀向乾溪来了。”灵王大怒说：“我待斗成然不薄，怎么敢背叛我？宁可一战而死，不能束手就擒！”他就下令拔寨，起动全军，自夏口沿汉水而上，到达襄州，要攻郢都。士卒一路逃跑，灵王亲自拔剑杀了数人，仍然止不住，等到了訾梁，随从的才一百人。灵王说：“事情不行了！”就解下自己衣帽，挂在岸边柳树上。郑丹说：“大王且到郢都近郊，察看一下都城的人心向背怎么样？”灵王说：“都城的人都叛变了，何必察看？”郑丹说：“若不然，出逃他国，求兵以自救也行。”。灵王说：“诸侯谁是爱我的人？我听说‘大福不会第二次来，’那样做，不过白白去自寻侮辱。”郑丹见灵王不听从他的计议，怕自己获罪，就和倚相私逃回郢都。灵王不见了郑丹，手足无措，在鼈泽之间徘徊，跟从的人都散了，只剩单身一人。腹中饥饿，要到乡村里找点饭吃，又不认识道路。村中人也有知道是楚王的，因为听逃散的士兵说，新王法令甚严，哪个人不害怕，各自远远闪开。灵王一连三天没有饭食下咽，饿倒在地，不能行动。单单只剩两只眼睛睁着，看着路旁，专盼有一个识得一面的人经过这里，便是救星。忽然有一人前来，灵王认得是旧日守门小官涓人畴，便叫道：“救救我！”涓人畴见是灵王招呼，只得上前叩头。灵王说：“寡人饿三天了，你替我找一碗饭来，还能延长我的命。”涓人畴说：“百姓都怕新王的禁令，我到哪儿弄吃的？”灵王叹一口气，让涓人畴坐到跟前，用头枕着他的腿，休息了一会儿。涓人畴等灵王睡着，拿土块代替腿让灵王枕着，逃开了。灵王醒来，叫涓人畴不见答应，摸自己枕的，见是土块，不觉呼天抢地大哭，却又哭得有

声无气。一会儿，又有一个人乘小车来到，识得灵王声音，下车见果然是灵王，就拜倒在地，问道：“大王为什么弄到这种地步？”灵王满脸流泪问：“你是何人？”那人启奏说，“臣姓申名亥，是芋尹申无宇的儿子。我的父亲两次得罪你，你都赦免不杀。那年他临终嘱咐我说，‘我受大王两次不杀之恩，他日大王要是有难，你一定要舍命相随！’臣牢记在心，不敢忘了。近来传闻郢都已被攻破，立子干为王，我连夜跑到乾溪，没有见到你，一路追寻到这里，不想天让我们君臣相逢。现在遍地都是蔡公党羽，大王不可到别处去。臣家在棘村，离这不远，大王可暂时到臣家中，再作商议。”说着把干粮跪着进给灵王，灵王勉强下咽，渐渐能站起来。申亥扶他上车，到了棘村。灵王平时住惯章华台，高高的宫殿，深深的房屋，今日看申亥庄户人家，草木编的门户，低头而进，十分凄凉，泪流不止。申亥跪着说：“请我王放宽心。这地方避静，没有行人来往，大王先住几天，打听打听都城里的事情，再想办法。”灵王悲哀得说不出话。申亥又跪献饮食，灵王只是哭，全不沾唇。申亥让他两个亲生女儿侍奉灵王睡觉，想使灵王高兴。灵王衣带不解，一夜伤心悲叹，到五更时，才听不见他的声音。二个女儿开门告诉父亲：“大王已自缢在住处了。”胡曾先生咏史诗说：

茫茫衰草没章华，因笑灵王昔好奢。  
台土未干萧管绝，可怜身死野人家。

申亥听说灵王死了，不胜悲痛，就亲自殓殓，杀了两个女儿殉葬。有人作诗对此悲叹说：

章华霸业已沉沦，二女何辜伴窀穸。  
堪恨暴君身死后，余殃犹自及闺人。

这时蔡公领着斗成然、朝吴、夏啮众将，在乾溪追寻灵王，半路上遇到郑丹、倚相两人，说灵王如此这般，……现在侍卫全逃散了，只身求死，我不忍心看见，所以离开了他。蔡公说：“你们现在去哪里？”二人说：“要回都城去。”蔡公说：“你们先住在我的军队中，一起访求楚王下落，然后同回郢都好了。”蔡公领大军寻访，到了訾梁，不见踪影。有村里人知道是蔡公，把灵王的衣帽献上，说：“三天前，在岸边柳树上得的。”蔡公问他说：“你知楚王生死吗？”村里人说：“不知。”蔡公收下衣帽，给村里人重赏后离开了。朝吴进言说：“楚王去掉衣帽，势穷力尽，多半死在沟中，不值得再寻了。只是子干在位，如果发号施令，收买民心，事情就没法办了。”蔡公说：“那怎么办呢？”朝吴说：“楚王在外，都城中人不知他下落，乘这人心未定之时，派数十名士卒，假说是败兵，绕着城墙呼喊说：‘楚王大兵快到了！’再让斗成然回去报告子干，子干、子晰都是懦弱无能之辈，一听这消息，准保惊慌自杀。明公您慢慢整兵而归，稳坐宝位，高枕无忧，岂不好吗？”蔡公听从了，就派观从领兵卒一百多人，假装成败兵，跑回郢都，绕着城墙边跑边喊：“蔡公兵败被杀，楚王大兵，随后就到！”都城人信以为真，没有不惊怕的，一会儿，斗成然到，说的相同。城里人更信了，都上城瞭望。斗成然跑去报告子干说：“楚王极为恼怒，来讨伐您擅自自立为王之罪，要像对蔡灵公和齐国庆封那样对付您。您要早定计策，免遭侮辱，我也逃命去了。”说完，狂跑而出。子干召来子晰说了，子晰说：“这都是朝吴害的我们呀！”兄弟相抱大哭。宫外又传说：“楚王大兵已经进城！”子晰先拔出佩剑，割断喉管而死。子干慌急，也拿剑自杀。宫中大乱，宦官宫女，惊慌自杀的，尸横宫中，哭号的声音不断。斗成然带众人重进宫中，

清除尸首，领百官迎接蔡公。城中人不知道，还怀疑来的是灵王：到进城后，只见蔡公，才明白前后报信，都出于蔡公的计策。蔡公入城后即位，改名熊居，这就是楚平王。都城的人还不知灵王已死，人心泛泛，曾夜间谣传灵王到，男男女女惊起，开门向外探看。平王有些忧虑，就暗中和观从商量，让他在汉水边上找个死尸，加上灵王衣帽，从上游放到下游，假说已得灵王尸首，停殡在訾梁，归报平王。平王派斗成然去安葬，谥为灵王。然后出榜安慰郢都人民，人心才安定下来。三年后，平王又寻访灵王的尸体，申亥把埋葬之处告诉使者，才又给灵王迁葬。

司马督等人围困徐国都城，久久无功，怕被灵王诛杀，不敢回国，暗中和徐国联络，各自安营相守。听说灵王兵败被杀，就解围班师。走到豫章，吴国公子光领兵袭击，打败他们，司马督和三百辆兵车全被吴国俘获。公子光又乘胜来攻打楚国州来。

楚平王安抚众人，用公子之礼为子干、子晰安葬。他又按功行赏，任用贤能，用斗成然作令尹，阳句为左尹，念蕞掩、伯州犁含冤而死，就用伯州犁的儿子郤宛任右尹，蕞掩的弟弟蕞射、蕞越都作大夫。朝吴、夏啮、蔡洧都授下大夫的官职。因为公子魴能作战，用为司马。这时伍举已死，平王赞赏他生前有直言敢谏的美德，把连地封给他的儿子伍奢，号称连公。伍奢的儿子伍尚也封在棠地作棠宰，号称棠君。其余蕞启疆、郑丹等一些旧臣，官职照旧。想让观从作官，观从说他的先人从事占卜，他愿意任卜尹，平王同意了。群臣谢恩。朝吴和蔡洧不谢，要辞掉官职离开。平王问他们，二人启奏说：“本来辅助我王起兵攻袭楚国，是要恢复蔡国。现在大王王位已定，而蔡国的宗族祭祀仍未进行，我有什么脸面站在大王的朝庭上呢？从前灵王由于贪功兼并别国，以致丧失人心，大王改变他的做法，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如果要改变他的做法，不如恢复陈、蔡二国。”平王说：“好。”就使人访求陈、蔡国君的后裔，得到陈国世子偃师的儿子公孙吴，蔡国世子有的儿子公孙庐，就命令太史选择吉日，封公孙吴为陈国国君，这就是陈惠公，公孙庐为蔡国国君，这就是蔡平公。陈惠公、蔡平公二人各回本国，朝吴、蔡洧随蔡平公回蔡国，夏啮随陈惠公回陈国。平王让所率陈、蔡的军民，各归本国国君，并厚加犒劳。前番灵王抢掠的二国珍宝、财物，藏在楚国库中的，全部归还。灵王迁往荆山的许、胡等六个小国，也全让他们重回故土，秋毫无犯，各国君臣上下，欢呼声如雷，好像枯树再度开花，朽骨重新复活一样。这是周景王十六年的事，髯翁对此有诗说：

枉竭民脂建二城，留将后主作人情。

早知故物仍还主，何苦当时受恶名。

平王长子名建，字子木，是蔡国郟阳封人之女所生，这时已长大，就立为世子，让连尹伍奢作他的太师。楚地有个人叫费无极，一向服事平王，善于阿谀奉承，平王对他非常宠信，任其为大夫。无极请平王让他服事世子，平王就让他任少师，又用奋扬作东宫司马。平王即位后，四方安宁，便沉溺于声色淫乐之中。吴国攻取州来，他不能报仇。费无极虽然作了太子少师，却每天在平王左右，跟随平王淫乐。世子建讨厌他谄佞奸邪，很疏远他。令尹斗成然依仗功劳专权，任意而为，费无极向平王进谗言把他杀了，由阳句任令尹。世子建常说斗成然冤枉，费无极心怀惧怕，因此暗中和世子建生出裂痕。费无极又把郟将师推荐给平王，让他作了右领，也受宠信。

再说晋国从修筑鹿祁宫之后，诸侯看出它志在苟且偷安，都有了贰心。

昭公即位不久，要修复先世的绩业，听说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楚国修好，也派使臣去要求齐国来朝拜盟主。齐景公见晋、楚两国多事，也有心乘机图谋霸业，要看看晋昭公的为人，就整理好行装往晋国去，用勇士古冶子随行。渡黄河时，他的驾车的左马，是他最喜爱的，就令马夫从随从的船中拉到自己船上，亲自监督马夫喂它。突然大雨骤下，水上波涛汹涌，船几乎要翻。一只大鼋在水里探出头来，张开大口抢向船头，将马咬住拉向深渊。景公大吃一惊。古冶子在旁边说：“主公不必害怕，臣去为主公抢回。”他就脱光衣服，拔剑跳到水里，踏波踢浪离开，一会儿沉下，一会浮上，顺水漂流了八九里，慢慢不见踪影。景公痛惜说：“古冶子死了！”一会儿，风浪停了，只见水面已染红，只见古冶子左手拉马尾，右手提着血淋淋的鼋头，凌波而出。景公极为惊奇地说：“真神勇呀！前代国君庄公空设勇爵之名，哪里有勇士像古冶子这样的呢！”就重重地赏了他。

到绛州，齐景公会见了晋昭公，晋昭公设宴款待。晋国是荀吴作赞礼，齐国是晏婴作赞礼。酒酣之时，晋昭公说：“筵席上无以为乐，请让我和君侯投壶赌酒。”齐景公说：“好！”左右放好壶，拿出箭。齐景公拱手让晋昭公先投，晋昭公拿箭在手，荀吴上颂辞说：“有酒如同淮河，有肉如同水中的沙洲，我们国君投中，作诸侯之师。”晋昭公投出箭，果然扔进中间的壶里，将别的箭扔在地上。晋国群臣都伏在地上高呼千岁。齐景公很不高兴，拿着箭也学着荀吴的话说：“有酒如同澠水，有肉如同高岗，我如果投中，和君侯交替而兴为诸侯师。”就扑的一声投去，也投在中间的壶里，和晋昭公的箭相并，齐景公大笑，也扔下其余的箭。晏婴也伏在地上高呼千岁。晋昭公勃然大怒，荀吴对齐景公说：“君侯失言了，承蒙今日光临敝国，正因为敝国国君世代主持会盟之事。君侯说‘交替而兴’，这叫什么话呀？”晏婴代齐景公回答说：“盟会没有经常的主持人，只有有德的人才能胜任。从前齐国失掉霸业，晋国才能替代。如果晋国有德，谁敢不服？如果无德，吴国、楚国也会递进，岂只是敝国！”羊舌肸说：“晋国已为诸侯之师，何必用壶和箭呢？这是荀伯失言。”荀吴自知失误，冷笑不语。齐国大臣古冶子站在台阶下，厉声说：“太阳偏西，君侯劳累，可离席了！”齐景公就歉谢而出，第二天就走了。羊舌肸说：“各国将要离心，不用威力胁迫，一定会丧失霸业。”晋昭公认为很对，就大阅军兵，总计有战车四千辆，甲士三十万人。羊舌肸说：“威德即使不足，可是兵多可以一用。”晋昭公就先派使臣到周王室，请周王派大臣光临以自重，于是遍请诸侯，约定秋天七月都到平邱相会。诸侯听说有周王之臣在会，没有敢不参加的。

到会期，晋昭公留韩起守卫都城，率领荀吴、魏舒、羊舌肸、羊舌鲋、籍谈、梁丙、张骼、智跖等，将四千辆兵车全带上，望濮阳城进发，连络三十余营，整个卫国地方都是晋兵。周王室卿士刘献公摯先到，齐、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十二路诸侯全来了，见晋兵强盛人多，大家都露出恐惧的面色。开会之时，羊舌肸捧着盘、孟上前面说：“本国先臣赵武，错误地进行签订消除战争的盟约，和楚国结好。楚国熊虔不讲信义，自取灭亡。现在敝国国君要效法践土盟会的旧事，请天子施降恩惠，以镇抚华夏诸国，请各位君侯一同歃血为信！”诸侯都低头说：“岂敢不听贵国命令！”只有齐景公不回答。羊舌肸说：“齐国君侯难道不愿意订盟吗？”齐景公说：“诸侯不服从，所以才寻求盟会；如果都能听命令，还订盟做什么？”羊舌肸说：“当年践土之盟，有哪一国不服从？现在君侯如果不听从，

敝国国君只有这四千辆兵车，愿意在城下向君侯请罪。”话还未说完，坛上击鼓声响起，晋军各营都树起大旗。齐景公怕被袭击，就改话谢罪说：“贵国既然以为订盟之事不可荒废，寡人岂敢自己例外呢？”于是晋昭公领头歃血，齐国、宋国以下各国一个接一个进行。刘献公挚是周王室大臣，不让他参加歃血订盟之事，只光临监看其事而已。邾国、莒国把鲁国屡屡侵略攻打他们的事向晋昭公控诉。晋昭公将鲁昭公驱出会议，把鲁国上卿季孙意如抓起来，关在帐幕里。子服惠伯私下对荀吴说：“鲁国土地十倍于邾、莒二国，晋国如弃绝它，它将要改而服事齐国、楚国，对晋国有什么好处？况且，楚灵王当年灭掉陈国、蔡国，晋国不救，现在又要抛弃传统上兄弟一样的国家吗？”荀吴认为他说的对，把话告诉了韩起；韩起对晋昭公说了，就放季孙意如回鲁国。从此，诸侯越发不尊崇、服从晋国，晋国不再能主持会盟了。史官有诗感叹说：

侈心效楚筑鹿祁，列国离心复示威。  
壶矢有灵侯统散，山河如故事全非！

## 第七十一回

###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齐景公从平邱回来，虽然因为惧怕晋国的兵威，不得已一时接受了结盟的要求，可是也看出了晋昭公没什么远大的抱负和谋略，于是有心要复兴桓公的霸业。景公对相国晏婴说：“晋侯称霸西北，咱们称霸东南，有什么不可以呢？”晏婴回答说：“晋国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劳民伤财，也使诸侯离心离德。您要想谋求霸业，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的了。”景公说：“那怎么才是爱护百姓呢？”晏婴回答说：“减少刑罚，老百姓就不会怨恨；减轻赋税，老百姓就会感恩戴德。您的先祖就是这样做的，您为什么不效法他呢？”于是景公就下令解除多余的刑罚，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贫困的百姓，百姓们又高兴又感激。国里边的事安顿好以后，景公就去拉拢征召东方的诸侯。徐子不听景公的召唤，景公就派田开疆为大将，统帅军队去讨伐。两军在蒲隧打了一仗，田开疆杀了徐国的大将羸爽，俘虏了五百多名士兵。徐子很害怕，就派使者到齐国去求和。齐景公就约莒子、郟子同徐子在蒲隧结盟。徐子又用“甲父之鼎”贿赂齐国。晋国的君臣虽然知道了这事，可是没敢深究。从此齐国一天比一天强盛，慢慢地可以和晋国并肩称霸了。

蒲隧结盟之后，景公给田开疆记了大功，又嘉奖了古冶子斩鼋鱼的功劳，仍然立了“五乘之宾”的大旗以示表彰。田开疆又向景公举荐了一个叫公孙捷的勇士。这个公孙捷生得身長一丈，脸上蓝里透紫，紫中透蓝，就像用靛蓝染过似的，两个眼球都突到眼框外边来了，能够力举千钧。景公见到他的模样挺奇特，就带着他一块到桐山去打猎。忽然，从山里窜出一只吊眼白面虎，张着大嘴咆哮着飞奔过来，直扑景公的马，把景公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公孙捷一下子从车上跳下来，不用刀枪，攥着两个拳头直奔猛虎，左手揪住猛虎的后脖梗，右手挥拳一顿猛打，竟把那只猛虎活活打死，救了景公。景公赞赏他的勇武，也奖给他一面“五乘之宾”旗帜。公孙捷于是和田开疆、古冶子结为兄弟，号称“齐邦三杰”，挟功恃勇，口出狂言，欺压乡里，怠慢公卿，在景公面前，还尝以你我相称，全没有一点礼貌体统。景公因为爱惜他是个勇士，不怪罪他。

这时朝中还有个大臣叫梁邱据，专门以逢迎拍马讨景公的喜欢，景公非常宠爱他。梁邱据在朝里献媚取悦景公，以巩固景公对他的宠信；在朝外着意结交三杰，以扩大他们的帮派势力。况且这时候陈无宇用厚赠财物等办法很得众望，已经潜伏着危害国家的征兆，那田开疆和陈氏本是一族，将来互相勾联依赖，恐怕就要成为国家的祸患。晏婴为这事深感忧虑，不止一次想除掉这几个祸根，只是担心景公不乐意，反和这几个人结下仇怨。

忽然有一天，鲁昭公因为和晋昭公弄不到一块儿，想和齐国结交，就亲自到齐国来拜访。景公摆下酒宴热情招待。在迎接宾客的仪式中，鲁国赞礼的是叔孙婁，齐国赞礼的是晏婴。三杰佩带着宝剑，站在台阶下面，扬着脑袋挺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两位国君正喝得高兴，晏子忽然说道：“果园里的金桃已经熟了，可以取来做敬献的礼物，祝二位君王长寿。”景公同意，就叫看果园的官员去取金桃。晏子说：“金桃可是很难得的物品，我应该亲自去监督采摘。”说着晏子领了钥匙就到果园去了。景公对鲁昭公说：“这桃子还是先父在世的时候，有个从东海来的人，带来个巨大的桃核来敬献，说是叫‘万寿金桃’，出自海外的度索山，也叫‘蟠桃’。到现在种了

三十多年，枝叶虽然一直很茂盛，可就是只开花，不结果。碰巧今年结了几个桃子，我挺珍惜，就叫人把果园的门给锁上了。今天君侯降临，我不敢独享，特地取来和您君臣一块享用。”鲁昭公拱着手连声道谢。

过了一会儿，晏子领着看果园的官员回来，献上了一个雕花的盘子。只见盘子里堆着六个桃子，一个个像饭碗那么大，像炭火那么红，香气扑鼻，真是一种珍稀奇异的鲜果。景公问道：“桃子就这么几个吗？”晏子回答说：“还有三四个没熟的，所以只摘了这六个。”景公就命晏子依次斟酒。

晏子手捧着玉做的酒器，恭敬地走到鲁侯的面前，让手下人献上金桃，晏子致词说：“桃实如斗，天下罕有；两君食之，千秋同寿！”鲁侯把酒喝完了，拿过一个桃子咬了一口，只觉得又香又甜，不住嘴地夸奖。等鲁侯吃完了桃，晏子又走到景公面前，景公也喝了一杯酒，拿了一个桃子吃了。景公说：“这桃可是稀罕东西，叔孙大夫一向以贤德闻名四方，今天又有赞礼的功劳，理应吃一个桃子。”叔孙婼跪下说道：“臣下的贤德，比起晏婴相国相差何止万倍。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劳苦功高，这桃子应该赐给相国吃，我怎么敢越位呢？”景公说：“既然叔孙大夫推让相国，干脆赐给你们俩每人一杯酒，一个桃。”二人跪下接受了，谢了恩站起来。晏子说：“盘子里还有两个桃，主公可传令给诸位大臣，谁说出自己立的功劳最大，就应该让谁吃这桃，以作为奖励。”景公说：“这话说得有理！”当即叫手下人传令，让排列在台阶下的大臣们，有自信功劳最大有资格吃金桃的人，自己站出来报功，由相国晏婴评判赐桃。

景公的命令一下，只见公孙捷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以前我曾跟主公到桐山去打猎，赤手空拳打死猛虎，这功劳怎么样？”晏子说：“能够擎天保驾，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可以喝一杯酒，吃一个桃。”古冶子愤愤然站出来说：“杀死老虎有什么可稀奇的？我曾经在黄河里斩过鼋鱼精，使主公转危为安，这功劳又怎么样？”景公说：“当时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斩了那妖怪，我肯定会因为翻船落水而被淹死，这确实算得上是盖世奇功！喝酒吃桃，还有什么疑问吗？”晏子慌忙给古冶子敬酒献桃。这时，只见田开疆撩着衣襟大步站出来说：“我曾奉命讨伐徐国，斩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五百多人，徐国的君王闻风丧胆，赶紧派人送来财物乞求结盟。郟、莒两国也因此害怕齐国的兵威，很快联名推举主公当了盟主。凭我这功劳，能不能吃个金桃？”晏子听了这话，转脸对景公说：“开疆的功劳，比起刚才那两位将军，可更强了十倍。只可惜现在已经没桃可赐了，只好先喝一杯酒，等明年再赐桃吧。”景公说：“开疆的功劳最大，可惜说得太晚了，因为没桃可赐，把他的大功都给埋没了。”田开疆按着宝剑说道：“斩鼋鱼打虎，不过是些小事而已！我千里跋涉，血战成功，反倒不能吃上金桃，以至受辱于两国君臣之间，被万代耻笑，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廷上呢？”说罢，拔出宝剑自刎而死。

公孙捷见此情景，大吃一惊，也拔出宝剑高声说道：“我们仗着一点小功就要吃金桃，田君功劳最大，反倒没有吃到。取桃不知道谦让，就是没有廉耻；看见朋友这样死去而不能相从，就不是勇士。”说完，也挥剑自刎而死。古冶子这时也大声呼喊道：“我们三人情同骨肉，誓同生死，他们两个已经死了，剩我一个苟活在世上，怎么能够安心？”说着也拔剑自刎而亡。景公虽然急忙叫人拦阻，可是已然来不及了。

鲁昭公这时候离开席位站起来说：“我听说三位大臣都是天下最神奇的

勇士，可惜一天就都死光了。”景公听了这话，半天没言声，心里堵得慌，脸色都变了。晏子接过鲁侯的话茬儿说：“这几个人都是我国的一勇之夫，虽然立过一些小功，又何足挂齿？”鲁侯说：“贵国像这样的勇将，还有几位？”晏子回答说：“筹谋划策在朝廷以内，威加于万里之外，能够担当将相重任的人才，我们国里还有几十个。像这样的一勇之夫，他们的生死对我们齐国来说，又有什么分量呢？”景公听了这话，心里才稍感宽慰。晏子于是又依次给两位君王劝酒，直到欢饮而散，那三杰就埋葬在齐都东门外的荡阴里。后汉诸葛亮写的《梁父吟》，说的就是这件事：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塚？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者？相国齐晏子。

鲁昭公走了以后，景公把晏子叫来问道：“你在酒席上云山雾罩夸大其辞，虽然为咱们齐国保住了一时的体面，可是三杰死后，恐怕再想找到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就难了，这可怎么办呢？”晏子回答说：“我保举一人，足能抵得上三杰的功用。”景公问：“是谁呀？”晏子说：“有个叫田穰苴的人，文能使众望所归，武能使强敌丧胆，真正是个大将之才！”景公说：“是不是和田开疆同宗同族？”晏子回答说：“这个人虽然也算田氏一族，但是因为出身微贱，一向不被田氏正宗看在眼里，所以迁居在东海之滨。您要想选拔良将，没有比他更好的了。”景公说：“你既然知道他是个人才，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晏子回答说：“重视自己前途的人不但选择君主，也要选择朋友。田开疆、古冶子之辈都是恃勇的匹夫，那田穰苴怎么屑于和他们站在一起？”景公听了这话，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因为田陈同族，总感到有点儿别扭，对田穰苴的任用与否也因此而犹豫不决。

忽然有一天，边关发来战报说：“晋国探听到三杰俱已去世，便发兵侵犯东阿边境；燕国也乘机侵扰北部边界。”景公听了大惊失色，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就命晏子带着麻布绸缎到东海之滨，召请田穰苴入朝。

田穰苴入朝后，详详细细讲述了自己的用兵之法，正对景公的心思，当即授予他将军的职位，命他统帅五百辆战车，到北部边境去抗击燕晋的兵马。田穰苴请求说：“我一向地位卑贱，主公把我从寒街陋巷里提拔起来，一下子给了我这么大的兵权，恐怕人心不服。请您派一位宠臣，同时也是位素来受人尊重的大臣来当监军，我的命令才好行得通。”景公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让宠臣大夫庄贾当了监军。两人同时谢恩走出大殿。到了朝门以外，庄贾问田穰苴出兵的日期，田穰苴说：“定在明日午时，我在军营里专门等您同行，您可别过了时候。”说完道别走了。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叫军士立了一根木头作为标志，用来观察太阳的影子，又叫人去催促庄贾。庄贾少年得志，一向很骄傲，仗着景公的宠幸，根本没把穰苴放在眼里。况且自己是监军，心里觉得地位不在穰苴以下，来得早点晚点没什么关系。又赶上这天亲戚朋友都为他设宴饯行，只喝得酒酣耳热，使者连连催促，他却一点儿都不在乎。

田穰苴一直等到太阳的影子偏西，军士报告说已经过了中午，还不见庄

贾来到，就叫人放倒了木头，自己独自登上点将台召集军队誓师，并宣布了各项规定和纪律。等到这些事情都办完了，已经快黄昏了。这时候才老远看见庄贾坐着四匹马拉的豪华车，不慌不忙地来了，脸上红扑扑地带着酒意。到了军营门口，庄贾慢悠悠地下了车，由手下人前呼后拥着迈着方步上了点将台。

田穰苴在台上正襟危坐，并没有站起来迎接，只问了一句：“监军为什么来晚了？”庄贾冲他拱拱手回答说：“今天要出远门，承亲朋故旧摆酒饯行，因此多耽误了会儿”，穰苴说：“一个大将，接受命令的时候，就会忘了自己的家庭；受到军纪约束的时候，就会忘了自己的亲属；敲着战鼓冒着敌人的刀剑奋勇前进的时候，就会忘了自己的生命。如今敌人进犯，骚扰边境，我们的主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把三军将士托附给我们两个，只盼望我们能早早立功打胜仗，把老百姓从痛苦和危急中解救出来，你怎么还有闲功夫喝酒作乐呢？”庄贾还嘻皮笑脸地回答说：“幸好还没耽误出发的日期，您不必发这么大的火。”穰苴听了这话，气得一拍桌子说：“你倚仗着主公的恩宠，竟敢怠慢军心，倘若打起仗来也这样，岂不误了大事！”当时叫来军队里的司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定好了时间而没有按时到的，该判什么罪？”司法官回答说：“应该斩首。”庄贾听到“斩首”两个字，心里才真害怕了，就要从台上跑下来。田穰苴大声命令手下，把庄贾五花大绑捆了，牵出营门斩首。只吓得庄贾一点儿酒意都没了，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庄贾的手下人赶忙跑到景公那里去报信求救，把景公也给吓了一跳，急忙叫梁邱据去传自己的命令，特免庄贾一死，还嘱咐他坐轻便快捷的小车赶紧去，唯恐去晚了耽误事。这时庄贾的人头已经被砍下来挂在营门上了。梁邱据不知道庄贾已经死了，还一个劲儿地驾着车朝军营跑，一直闯进了军营里面。田穰苴高声叫人把车拦住，问司法官说：“军营里面不能驾车乱跑，这个使者应该判什么罪？”回答说：“按照军法也该斩首！”梁邱据吓得面如土色，战战兢兢缩成一团，连忙说道：“我是奉君命来的，这不关我的事。”田穰苴说：“既然是主公的命令，不好把他处死，但是军法却不能不执行。”于是便命令把车砸了把马宰了，代替使者受刑。梁邱据捡了一条活命，抱头鼠窜逃了回去。大小三军见了这阵势，一个个直吓得两腿发抖。田穰苴的兵马还没到效外，晋国的军队听说他治军有方就赶紧撤走了。燕国的军队也匆忙渡河回去了。田穰苴下令追击，杀了一万多敌兵。燕国军队大败而回，赶忙派人送礼物来讲和。凯旋那天，景公亲自到城外慰劳田穰苴和他的部下，拜他为大司马，掌管军权。史官有诗评论此事说：

宠臣节使且罹刑，国法无私令必行。

安得穰苴今日起，大张敌忾慰苍生。

从此以后，诸侯听到田穰苴的名字，没有不害怕不佩服的。景公内有晏婴，外有田穰苴，国治兵强，周边无战事，每天除了打猎就是喝酒，真有点儿像桓公任用管仲时那样自在。

一天，景公在宫里和姬妾们喝酒，喝到半夜意犹未尽，忽然想起晏子，就叫手下人把酒具都搬到他家。前边的人跑着去报告晏子说：“主公到了！”晏子赶忙穿戴整齐，双手拿着笏板，恭恭敬敬站在大门外等着。景公还没下车，晏子迎上前去，惊奇不安地问：“诸侯有什么变故吗？国家有什么变故吗？”景公说：“没有。”晏子问：“那您深更半夜屈尊到我的家里有什么事吗？”景公说：“相国政务烦劳，今天我准备了美酒和音乐，不敢独自取

乐，想和相国一块儿享用。”晏子回答说：“要是为了治理朝政，安邦定国的事，我一定会尽力为您谋划；要是为了陪您一起吃吃喝喝，您手下自会有这样的人，我可不敢参与。”

景公听了这话，又命手下把车赶到大司马田穰苴家，前边的人又赶紧去报信。田穰苴披挂整齐，手持画戟规规矩矩站在大门口，等景公的车到了，急忙迎上前去鞠躬问道：“诸侯中是不是有人派军队来进攻了？大臣中是不是有人叛乱了？”景公说：“没有。”田穰苴问：“那您这么晚到我的家有什么事吗？”景公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将军这些天军务劳苦，我准备了美酒，音乐，想和将军一起享用。”田穰苴回答说：“要是为了抵抗敌寇、诛杀乱贼的事，您尽管来找我；要是为了陪您一起吃喝，您手下不乏其人，怎么找到我们武将的头上来了？”景公听了这话，真是扫兴极了，手下人问：“这就回宫吗？”景公说：“可以再去梁邱据大夫家看看。”前边的人又急忙去报信。景公的车还没到门口，梁邱据左手提着琴，右手拿着竿，嘴里唱着歌，一直迎到巷口。景公不由心花怒放，于是脱了外衣，摘了帽子，和梁邱据在丝竹声中尽情享受，鸡叫了才回去。

第二天，晏子和田穰苴同时入朝谢罪，并劝景公不该夜里到臣子家喝酒。景公说：“我没有你们两位，怎么治理我的国家？没有梁邱据，又怎么娱乐我的身心？我不敢妨碍两位的公事，你们也别干预我的私事。”史官有诗写道：

双柱擎天将相功，小臣便辟岂相同？

景公得士能专任，赢得芳名播海东。

当时中原多有战乱，晋国没办法应付，昭公去世后世子去疾即位，就是晋顷公。顷公初年，韩起、羊舌肸相继去世。魏舒执政，荀跖、范鞅掌权。祁氏的家臣祁胜，和郈臧的妻室私通，被祁盈抓起来了。祁胜手下人贿赂了荀跖，荀跖到顷公面前说祁盈的坏话，反把祁盈抓走了。羊舌食我和祁氏来往极为密切，结果为了祁盈把祁胜给杀了。顷公大怒，一气之下把祁盈和羊舌食我都给砍了，还把祁、羊舌两族来了个满门抄斩，弄得老百姓都为他们叫屈。以后鲁昭公被强臣季孙意如赶下台，荀跖又接受了意如的贿赂，不收留昭公。于是齐景公联合诸侯在鄆陵聚会，一起谋划如何解决鲁国的内部纷争，天下因此都很崇敬景公的仁义，景公的名声从此在诸侯中受到赞誉。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景王十九年，吴王夷昧在位四年，病得很厉害，又记起父兄的嘱咐，想传位给季札。季札辞谢说：“我不接受君位不是早就讲明白了吗？从前先君有命令，我都不敢听从。荣华富贵对我来说，就像秋风从耳边吹过，有什么可爱的？”说完就逃避回延陵去了。大臣们又侍奉夷昧的儿子州于为王，改名叫僚，就是王僚。诸樊的儿子叫光，善于用兵，王僚就任用他当了将军，和楚国在长岸打了一仗，杀了楚国的司马公子鲂，楚人很害怕，就在州来那地方修筑城池，以抵御吴国。

这时费无极以阿谀拍马得到楚平王的宠信。蔡平公庐，已经立了嫡子朱为世子。平公的庶子叫东国，想谋夺世子的位置，就给费无极送了厚礼。等到平公一死，世子朱即位，费无极就假传楚王的命令，让蔡国人赶走了世子朱，立东国为国君。后来楚平王问费无极：“蔡国人为什么要赶走世子朱？”费无极回答说：“世子朱想要背叛楚国，蔡国人不愿意，为这把他赶走了。”平王也不深究。

费无极的心里一直忌恨太子建，总想离间他们父子，可始终没想出什么好主意。一天，他向平王建议说：“太子已经长大了，为什么不给他成亲呢？想求婚，没有比秦国更好的了。秦国是个强国，和咱们楚国也很和睦。如果两个强国结了亲，那咱们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了。”平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就派他到秦国去为太子求婚。

秦哀公把大臣们都召来，商量是否答应这门亲事。大臣们都说：“以前咱们秦国和晋国世代结亲，如今和晋国好久没有交往了，而楚国的势力正在强盛，这门亲事不能拒绝。”秦哀公就派人去楚国回聘，答应把大妹妹孟嬴嫁过去。平王又命费无极带着金珠彩币，到秦国去迎亲。秦哀公很高兴，当即命公子蒲送孟嬴到楚国，还带了上百辆车的嫁妆，几十名陪嫁的侍女。

费无极在迎亲的途中，打听到孟嬴是个绝代佳人，又看见陪嫁的侍女中，有一个长得很端庄秀丽。暗地里一查访，这女子本是齐国人，从小随着在秦国作官的父亲，后来被选到宫里，当了孟嬴的侍女。费无极打探清楚后，等到了馆驿，就派人悄悄把这个齐女叫来，对她说：“我看你有贵人之相，有心要抬举你，做个太子正妃，你要是能按我说的去做，保你将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齐女低着头不说话。

费无极提前一天到了楚国，赶回宫里报告平王说：“秦女已经到了，离这儿还有一百来里。”平王问：“你有没有看见她的相貌如何？”费无极知道平王是个酒色之徒，正要夸张秦女的美貌，以招惹平王的邪念，平王这么一问，正中下怀，就回答说：“臣下见过的女子多了，可从来没见过像孟嬴这么美的。不但咱们楚国的后宫没一个比得上她的，就是从古至今相传的绝色美女，如妲己、褒姒，恐怕也是徒有虚名，不及孟嬴之万一！”平王听他这么一说，禁不住脸上通红，半晌说不出话来，愣了半天才慢慢叹了口气说：“我枉自称王，没遇上这样的绝色美女，真是白活了一辈子！”费无极请平王叫侍从们退下，然后悄悄对平王说：“您要真喜欢孟嬴，何不自己把她要过来？”平王说：“既然已经说好嫁给我儿子做媳妇，这么办恐怕有伤人伦。”费无极说：“没关系。孟嬴虽然聘给太子，可还没进东宫，您把她接过来，谁又敢说别的？”平王说：“大臣们的嘴可以堵上，太子的嘴又怎么堵得上呢？”费无极说：“臣下看见陪嫁的侍女当中，有个齐国的女子才貌不凡，可以冒充秦女。您可以先把秦女接到王宫，再把齐女接到东宫，嘱咐她别泄漏机密，两边都隐瞒好了，就百美俱全了。”平王心花怒放，叮嘱他一定要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

费无极回来后就对公子蒲说：“我们楚国的婚礼，和别的国家不一样，要先进宫拜见公婆，然后再举行婚礼。”公子蒲说：“一切听从贵国的安排。”费无极就吩咐手下人，用有帷幕的小车，把孟嬴及陪嫁侍女都送到王宫，然后留下孟嬴，让齐女出宫。又命宫里的侍妾扮成秦国的侍女，陪着假孟嬴一起到东宫和太子成亲。满朝文武和太子，都不知道无极在里边做了手脚。孟嬴问：“齐女去哪了？”回答说：“已经赏给太子了。”后人有一首咏史诗写道：

卫宣作俑是新台，蔡国奸淫长逆胎。  
堪恨楚平伦理尽，又招秦女入宫来。

平王惟恐太子知道孟嬴的事，就禁止太子入宫，不许他母子见面。自己一天到晚和孟嬴在后宫宴饮作乐，不理国政。外边沸沸扬扬，不少人对这事有怀疑。

费无极生怕太子知道这事，惹出灾祸，就对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久霸天下，原因就在于他们接近中原。从前灵王大战陈蔡，以镇中华，就是为了争夺称霸的基础。现在楚国仍退守南方，怎么能够光大霸业？不如让太子出去镇守城父，打开北方的通路，大王专门治理南方，咱们就有希望得天下了。”平王犹豫了半天没回答。费无极又附到平王耳朵边说：“和秦女成亲的事，时间一长，难免泄漏出去。如果把太子送到远外，岂不两全其美？”平王恍然大悟。于是命太子建出去镇守城父，又任用奋扬为城父司马，吩咐他说：“你侍奉太子一定要像侍奉我一样！”伍奢一猜就知道是费无极出的坏主意，就要上殿劝阻平王。费无极知道了这事，又跑到平王那儿撺掇，让伍奢到城父去辅助太子。太子走后，平王就立孟嬴为夫人，把蔡姬赶回郕地去了。直到这时，太子才知道孟嬴让父亲给掉换了，可是也无可奈何了。

孟嬴虽然受到平王的宠爱，但是见到平王年纪大了，心里也很不高兴。平王自知原来就不是嫁给他的，也不敢多问。过了一年，孟嬴生了个儿子，平王爱如珍宝，于是就给他取名叫珍。珍周岁以后，平王才问孟嬴说：“你自从入宫，多愁叹，少欢笑，这是为什么呢？”孟嬴说：“我奉了哥哥的命令，到这儿来侍奉您。原以为秦楚相当，青春相配，直到进宫以后，才知道您已经是这样的年纪了。我并不埋怨您，只怨自己生的不是时候啊！”平王笑着说：“看来这也是前世的姻缘。你嫁给我虽然晚了几年，可是你当王后却早了几年呀！”孟嬴听了这话有点儿迷惑不解，仔细盘问宫女，宫女见实在瞒不住了，才把这事的前前后后告诉她。孟嬴凄然泪下。平王看出了她的心思，变着法儿讨她喜欢，又许愿把珍立为世子，孟嬴这才慢慢定下心来。

费无极始终为太子建的事担忧，生怕将来他继承了王位，自己就要遭殃，于是又找个机会在平王面前讲他的坏话：“臣下听说世子和伍奢有谋反之心，暗地里派人勾结齐晋两国，大王不能不防备。”平王说：“我儿子素来柔顺，怎么会有这种事？”费无极说：“他因为孟嬴的事，已经怨恨您很久了。如今在城父秣马厉兵也有些日子了。从前穆王就曾办过这种废立的事，才能安享楚国，子孙繁盛，请您效法他。如若不然，臣下这就辞官，逃往别国，以免将来被害。”平王本来就想废建立珍，又被费无极说动了心，干脆不信也信了。马上就要传令除掉太子建。费无极又说：“世子在外边掌握着兵权，要是现在传令把他废了，那不是激他造反吗？太师伍奢是他的谋主，您不如先召回伍奢，然后派兵拿世子，大王的祸患就可以除掉了。”平王听从了他的奸计，当即派人召伍奢回来。

伍奢回来以后，平王问他：“建有背叛之心，你知道不知道？”伍奢一向为人刚直，就回答说：“大王把儿媳妇据为己有，已经够过分的了！现在又听小人的谗言，反而怀疑自己的亲生骨肉，您心里落忍吗？”平王被他说得恼羞成怒，喝叫军士把伍奢拿下关了起来。费无极又火上烧油说：“伍奢当面骂您霸占儿媳，对您的怨恨还不明白吗？太子要是知道伍奢被关起来了，能不动手吗？齐国晋国的军队，不好对付啊！”平王说：“我想派人去杀世子，派谁去合适？”费无极回答说：“别人去，太子一定会反抗。不如密令司马奋扬，让他找机会刺杀太子。”平王就派人密令奋扬：“杀了太子，重赏；放了太子，处死！”

奋扬得到密令，当时就派心腹偷偷去报告太子，叫他：“速速逃命，一刻也别耽搁！”太子建大吃一惊。这时齐女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叫胜，太子建于是携妻带子连夜逃奔宋国。奋扬得知太子已然逃走，便让人把自己捆了，

押到郢都，来见平王，说：“世子逃跑了！”平王大怒说：“密令出于我口，入于你耳，还能有谁告诉他呢？”奋扬说：“臣下把实话告诉您。大王曾经命令我说：‘侍奉太子一定要像侍奉我一样。’臣下一直牢牢记着这句话，不敢有二心，因此就把密令告诉他了。后来一想这罪过可能会落到我身上，后悔也来不及了！”平王说：“你既然私自放走了太子，怎么还敢来见我，难道不怕死吗？”奋扬回答说：“既然不能完成您后来交给我的任务，再怕死不来，那不是二罪归一吗？况且没瞧出世子有背叛的迹象，杀之无名，倘若能保全您儿子的一条性命，臣下死了也是值得的。”平王听了这话心里很悲哀，也有些惭愧，半天才说：“奋扬虽然违抗命令，但却忠直可嘉！”于是免了他的罪，还让他当城父司马。后人有的诗称赞奋扬说：

无辜世子已偷生，不敢逃刑就鼎烹。

谗佞纷纷终受戮，千秋留得奋扬名。

事后，平王立孟嬴的儿子珍为太子，任命费无极为太师。费无极又对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伍尚，一个叫伍员，都是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让他们逃到宋国，必然是楚国的祸患。何不以免除伍奢的罪名为诱饵，把他们骗来？他们爱自己的父亲，必然一叫就来，来了就一齐杀掉，后患就可以免除了。”平王就叫人把伍奢从牢房里押来，给他纸笔，对他说：“你鼓动太子谋反，本该斩首示众。念你祖父对先朝有功，我不忍心判你的罪。你可以写封信，叫你的两个儿子回朝，封官给他们，让你回家乡养老。”

伍奢心里明白这是平王设的圈套，想把他们父子一网打尽，就回答说：“臣下的大儿子伍尚，慈温仁信，我一叫准来。可小儿子伍员，小时候习文，长大了练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还能含冤忍辱，成就大事。像他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怎么肯来呢？”平王说：“我只要你听我的话，写信去叫他们；来与不来，和你没关系。”伍奢觉得这是君父的命令，不敢违抗，只好写信，信里说：

书示尚员二子：吾因进谏忤旨，待罪纍纍。吾王念我祖父有功先朝，免我一死，将使群臣议功赎罪，改封尔等官职。尔兄弟可星夜前来。若违命延迁，必至获罪。书到速速！

伍奢写完了，呈上来让平王看了一遍，封好了，仍旧把伍奢送回牢房。平王派鄢将师为使者，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带着书信印绶到棠邑去。没想到伍尚已经回城父了，鄢将师又赶到城父，一见伍尚就说：“我给你贺喜来了！”伍尚说：“我父亲刚被囚禁，有什么喜可贺！”鄢将师说：“大王误听了小人的谗言，把令尊关了起来。如今群臣保举，说你家三代全是忠臣。大王因为惭愧，反拜令尊当了相国，封你为鸿都侯，封伍员为盖侯。令尊关了这么久刚放出来，很想见见你们哥俩，所以又亲笔写信，派我来接你们。你们一定要早早启程，好叫老人家安心。”伍尚说：“父亲被囚，我们心如刀割，如今被免罪已经是万幸了，怎么敢再贪图封赐呢？”鄢将师说：“这是大王的命令，您就别推辞了。”伍尚很高兴，就把父亲的信拿到内室，去告诉弟弟伍员。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伍员字子胥，监利人氏，生得身高一丈，膀大腰圆，浓眉如墨，目光如电，有扛鼎拔山之勇，经文纬武之才。伍尚拿着父亲的亲笔信，到里屋给伍员看，说：“父亲已经幸免一死，大王还给咱们两个封了侯，使者就在门口，你出去见见他。”伍员说：“父亲免死已经是万幸了。咱们两个有什么功劳，值得再给咱俩封侯？这是在引诱欺骗咱们。去了一定被杀！”伍尚说：“现有父亲的亲笔信，怎么是骗咱们呢？”伍员说：“父亲一生忠于国家，知道我肯定要报仇，因此让咱们一起赴死，以绝后患。”伍尚说：“弟弟的话不过是猜测而已。万一父亲真想见咱们，这不孝的罪名咱们可没有办法辩解。”伍员说：“哥哥您先坐一会儿，我去算一卦看看吉凶。”

伍员算完卦回来，说：“今天是甲子日，时加于巳，支伤日下，气不能相通。主君欺骗臣，父欺儿子。去了一定没命，哪还有封侯的事呢？”伍尚说：“我并不是贪图爵位，是想见父亲一面。”伍员说：“平王害怕咱们兄弟在外，肯定不敢杀害咱们的父亲。哥哥要是去了，父亲反倒会死得快些。”伍尚说：“父子之爱发自内心。要是能见父亲一面，我死也甘心！”伍员听了这话仰天长叹说：“和父亲一起去让人家杀，这又何必呢？哥哥一定要去，兄弟我从此就和你告别了！”伍尚流着眼泪问：“弟弟要到哪儿去呢？”伍员说：“谁能为我报仇，我就去投奔他。”伍尚说：“我的才智，远不如你。我应该回郢都，你就到别的国家去吧。我以身殉父尽孝，你为父报仇尽孝。从此咱们各自按自己的志向办事，再也不能见面了！”伍员给伍尚磕了四个头，以示永别。

伍尚擦着眼泪出来见郢将师，说：“我弟弟不愿封爵，我也不能勉强他。”郢将师只好和伍尚坐车回来了。刚见到平王，平王就命令把他们父子关在一起。伍奢见只有伍尚一个人来，叹了口气说：“我早就知道员儿是不会来的！”

费无极又对平王说：“伍员还在，应该马上把他抓来，迟了他就会逃掉。”平王立刻派大夫武城黑，带着二百名精兵，前去捉拿伍员。

伍员探听到楚兵来抓自己，放声大哭道：“我的父亲兄长果然不免于难了！”就对妻子贾氏说：“我要逃奔别国，借兵为父兄报仇，不能照顾你了，这可怎么办？”贾氏瞪着眼睛看着伍员说：“大丈夫怀着父兄遇难的仇恨，就像被人割去了肝肺，哪还有功夫为女人打算？你马上走，不要挂念我！”说完走进内室自缢而亡。伍员痛哭一场，草草安葬了妻子。然后收拾包裹，换上白袍，挂上弓，佩上剑，匆匆走了。

走了没过半日，楚兵就到了，把伍家包围起来，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伍员。武城黑估摸他一定会向东走，就命令驾车的士兵赶快往东边追。大约追了有三百里，来到一处没有人迹的荒野。伍员挽弓搭箭，一箭射死了驾车的士兵，又搭箭要射武城黑。武城黑吓坏了，跳下车就要跑。伍员冲着他说：“我本来想杀你，现在暂且留你一条性命，回去告诉楚王，要想保住楚国的宗庙，就要留下我父兄的性命。如若不然，我一定会灭亡楚国，亲手砍下楚王的脑袋来泄恨！”

武城黑抱头鼠窜，跑回来报告平王说：“伍员已经逃跑了。”平王大怒，当即命令费无极，把伍奢父子押到商肆集中的地方斩首。临刑前，伍尚大骂费无极谗言惑主，杀害忠良。伍奢劝他说：“为了国家的安危献出生命，是

做臣子的职责。忠奸自有公论，用不着咱们唾骂他！只是员儿不到，我担心楚国的君臣，从今以后再也过不了安生的日子了。”说完，引颈受死。围观的百姓，没有不掉泪的。这天天昏地暗，悲风惨惨。后人写诗道：

惨惨悲风日失明，三朝忠裔忽遭坑。

楚庭从此皆谗佞，引得吴兵入郢城。

行刑之后，平王问费无极：“伍奢临刑时有什么怨言？”费无极说：“没讲别的，只说伍员没来，楚国君臣不得安生。”平王说：“伍员虽然逃走，可一定跑不远，应该加紧追捕。”就派左司马沈尹戌率三千人，朝着伍员跑的方向一直追下去。伍员跑到长江边，心生一计，把身上穿的白袍，挂以江边的柳树上，又把两只官靴丢在江边，然后换上草鞋，沿江直下。沈尹戌追到江边，捡到了伍员的衣服鞋子，回来报告说：“伍员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费无极对平王说：“臣下有条计策，可以断绝伍员的生路。”平王问：“什么计策？”费无极回答说：“大王可以派人四处张贴榜文，不管什么人，只要能把伍员抓来，就赏小米五万石，封上大夫；谁要敢容留放走伍员，就全家处斩。同时下令各路关卡渡口，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除此之外，您再派使臣遍告列国诸侯，谁也不许收留伍员。伍员进退不能，就是一时抓不到他，也已势单力孤，还能办成什么大事吗？”平王照计而行，画影图形，捉拿伍员，各个关卡把守得十分严紧。

再说伍员沿着江边风风火火往下游走，一心要想投奔吴国，怎奈路途遥远，一时半会儿哪到得了。半路上忽然想起：“太子建逃到宋国，我何不先到宋国去找他。”于是就一直朝着睢阳的方向走了下去。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队马车迎面而来。伍员怀疑是楚兵拦截，不敢露面，趴在树林子里仔细一看，原来是老朋友申包胥。这申包胥和伍员有八拜之交，因为出使别国回来，从此处经过。伍员快步走过去，站在车旁边。申包胥急忙跳下车和他见礼，然后问：“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伍员就把平王屈杀父兄的事，哭诉了一遍。申包胥听了，脸上充满了悲伤，问伍员：“那你现在去哪儿呢？”伍员说：“我听说有句话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投奔别国，借兵伐楚，生吃楚王的肉，车裂费无极的尸体，才能解我心头之恨！”申包胥劝他说：“平王虽然无道，可他是君主。你世代做的都是他家的官，君臣的缘分早就定了。为什么要以臣恨君呢？”伍员说：“当年桀纣被他的大臣们杀掉，就因为他是无道的昏君。平王霸占儿子的媳妇，废除太子，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我搬兵攻打郢都，是为楚国扫荡污秽，何况我还要为父兄报仇呢？如果不能灭亡楚国，我誓不为人！”申包胥说：“我要是劝你向楚国报仇，就是不忠；我要是劝你不报仇，又害你担个不孝的罪名。望你好自为之！走吧！为了朋友的交情，我决不把你的行踪告诉任何人。可是我要告诉你，你要能灭亡楚国，我就能保存楚国；你有本领使楚国危险，我就有本领使楚国安全。”伍员于是告别了申包胥，继续往宋国走。

没过几天，伍员就到了宋国，找到太子建后，俩人抱头痛哭，各自诉说了平王的恶行。伍员说：“您见到宋元公了吗？”太子说：“宋国刚发生内乱，君臣互相攻击，我还没来得及通报谒见呢。”

宋元公叫佐，乃是宋平公宠妾生的儿子。平公听信了奸臣伊戾的谗言，杀太子痤而立佐。周景王十三年，平公死了，佐继承了君位，就是宋元公。元公相貌丑陋，性情柔弱，为人自私又不讲信义。元公讨厌世代为官、势力强大的华氏家族，就和公子寅，公子御戎、向胜、向行等商量，打算要除掉

他们。向胜把他们的密谋泄露给向宁，向宁和华向、华定、华亥交情不错，就谋划着抢先动手。于是华亥假装成有病，等大臣们都来探望时，就把公子寅和御戎抓起来杀了，又把向胜、向行关在仓库里。

元公听说了，急忙坐着车亲自来到华家，请求放了二向。华亥把元公也给关了起来，口口声声要元公把儿子和亲属作为人质，才答应他的要求。元公说：“周郑交换人质，当年就曾有过。我把儿子放在你家做人质，你家也应该把儿子放在我那儿做人质。”华家一商量，就把华亥的儿子无戚，华定的儿子启，向宁的儿子罗，放到元公那儿。元公也把世子栾，母亲的弟弟辰，公子地，放到华亥家。华亥才把向胜、向行放了，跟着元公一起回朝。

元公和夫人心里惦记世子栾，每天必到华家，看着世子吃完饭才回来，华亥嫌麻烦，就想把世子送回去。元公听说了很高兴。向宁不愿意，对华亥说：“咱们把太子当作人质，就是因为信不过元公。要是人质一走，大祸就要临头了。”元公听说华亥中途变卦，非常气愤，就命令大司马华费遂，领着军队去攻打华氏。华费遂说：“世子在他们手里，您难道不怕他遇害吗？”元公说：“死生听天由命，我不能再忍受这种耻辱了！”华费遂说：“主公已经下了决心，老臣怎么敢包庇华氏家族，违抗命令呢？”当天就把兵马整顿好了。元公又把华无戚、华启、向罗几个人质全都杀了，然后准备进攻华家。

华登一向和华亥关系密切，连忙跑去告诉他。华亥赶紧召集自家的人马迎战，战败了。向宁要杀世子，华亥说：“得罪了君王，又要杀他的儿子，别人都要说我的坏话。于是就把人质都送了回去，然后投奔陈国去了。

华费遂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华\$，次子华多僚，华登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华多僚和华\$素来不和，借着华家出事，就到元公面前去说华\$的坏话：“华\$其实和华亥是同谋，如今华亥从陈国派人送信，叫华\$将来当内应。”元公听信了他的话，就派内侍宜僚把这事告诉了华费遂。华费遂说：“这一定是多僚说的坏话。不过主公既然怀疑\$儿，就请主公把他赶走吧。”华\$的家臣张句，听到这事，就去问宜僚，宜僚不肯说。张句一把抽出宝剑，说：“你要是不说，我马上就把你宰了。”宜僚吓得魂都没了，赶紧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全说了。张句报告了华\$，请求杀了多僚。华\$说：“华登跟着华亥跑了，已经够让父亲伤心的了。我们兄弟俩再互相残杀，对得起谁呢？我避开他就是了。”华\$于是去向父亲辞别，张句跟着他一起去了。路上正好碰上华费遂下朝，多僚给他驾车。张句一见，怒从心起，拔出宝剑就把多僚给砍了。然后劫持着华费遂出了卢门，驻扎在南里。又派人到陈国，把华亥、向宁那批人招回来一同谋反。宋元公拜乐大心为大将，率兵围攻南里。华登就去楚国借兵，楚平王派薳越带兵来救华氏。伍员听说楚军就要到了，说：“宋国也不能呆了！”就和太子建一家，往西去投奔郑国。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千里投人未息肩，卢门金鼓又喧天。

孤臣孽子多颠沛，又向荥阳快著鞭。

正当楚军来救华氏的时候，晋顷公也率领诸侯来救宋元公。诸侯不想和楚国打仗，就劝宋元公撤了南里之围，放华亥、向宁等投奔楚国，两下罢兵。

再说郑国的上卿公孙侨刚刚去世，郑定公非常伤心。早就听说伍员是三代忠臣之后，英雄无比，况且当时晋国郑国刚和好，与楚国作对，又听说太子建来了也很高兴，就派人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照顾得很周到。太子建和伍

员每次见到定公，必定哭诉一番冤情。定公说：“郑国国小兵少，很难帮助你们。你们要报仇，为什么不去找晋国呢？”太子建就让伍员留在郑国，亲自去晋国求见晋顷公。顷公仔细听他把事情说了一遍，就派人把他送到馆驿，然后召集六卿商量伐楚的事。那六卿是：魏舒、赵鞅、韩不信、士鞅、荀寅、荀跖，六卿各司一摊事，谁也管不着谁。当时晋国君弱臣强，顷公什么事都不能自己作主。六卿中只有魏舒、韩不信是忠臣，其余四个都是争权夺势之辈，而荀寅收受贿赂最厉害。郑国由子产主持国事时，对晋国以礼相抗，这六卿都有点畏惧。等到游吉代替子产执政时，荀寅就暗地里派人去向游吉讨要贿赂，游吉不愿意给，荀寅就恨上了郑国。这时，荀寅就对顷公说：“郑国在楚国和咱们晋国之间耍两面派，也不是一天了。现在太子建在郑国，郑定公一定信任他。如果太子建肯做内应，咱们发兵灭郑，就把郑国封给他，然后再慢慢图谋楚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顷公听了他的话，就派荀寅把他的计划偷偷告诉太子建。太子建欣然同意。

太子建辞别顷公，回到郑国，和伍员商量这件事。伍员劝阻说：“想当年秦国让杞子杨孙图谋郑国，事没办成，连个容身之处也找不到了。再说，别人以忠信对待咱们，怎么能反去打人家的主意？这种事一定不能干！”太子建说：“可我已经答应晋国君臣了。”伍员说：“不为晋国当内应，没有罪过。要是图谋郑国，就会信义俱失，今后还怎么做人？你一定要这样办，立刻就会招来灾祸。”

太子建贪图快到手的国家，于是不听伍员的劝阻，用家财私自招募勇士，又结交郑定公的侍从，想让他们帮助自己。这些侍从接受了贿赂，又去拉拢别的人。因为晋国几次暗地派人到太子建的住处联络，阴谋渐渐地泄漏出去，有人就去自首了。郑定公就和游吉商量好，召太子建到后花园去游览，侍从都不许进。喝完三杯酒，定公就对太子建说：“我好心好意收留你，并没有什么怠慢，你怎么反要图谋郑国呢？”太子建说：“我从来也没有这个意思。”定公就把侍从叫来当面对质，太子建没话说了。定公火了，叫人在席上捉住太子建，一刀砍了，又杀了受贿不自首的侍从二十多人。

伍员在馆驿里，忽然一阵心惊肉跳，说：“太子危险了！”一会儿，有人逃回来向他说了太子建被杀的事。伍员赶紧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出了郑国的都城，想想没地方可去，只好逃往吴国。后人作诗，单说太子建自取杀身之祸：

亲父如仇隔釜鬻<sup>鬻</sup>，郑君假馆反谋侵。

人情难料皆如此，冷尽英雄好义心。

再说伍员和公子胜，害怕郑国军兵来追赶，一路上昼伏夜行，千辛万苦，就不用细说了。到了陈国，知道陈国也非久留之地，又往东走了好几天，眼看看到了昭关。

这座昭关，在小岷山的西面，两山并峙，中间开一条路口，是往来庐濠的要冲。出了这座关口，就是长江，可以从水路直下吴国。这里形势险峻，原来就有官兵把守，近来因为通缉伍员，特派右司马鬲越，带领大军在此驻扎。

伍员走到历阳山，离昭关大约还有六十里路，就在树林里休息，犹豫了半天不敢再往前走。忽然看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一直进了树林。老人见到伍员，感到他的相貌很奇特，就上前见礼。伍员也还了礼。老人问：“您是不是姓伍？”伍员吓了一跳，问：“您问这干什么？”老人说：“我

是扁鹊的弟子东皋公。从小以医术遍游列国，现在老了，就在此地隐居。前几天，邈将军得了点儿小病，请我去看看，我曾见到关上挂着伍子胥的画像，和您十分相似，因此问问。您不必介意，寒舍就在山后，请暂且到我那儿坐坐，有话可以商量。”伍员知道他不是凡夫俗子，就和公子胜随着东皋公往前走。

走了几里路，见到一座茅屋，东皋公就请伍员进去。进了草堂，伍员再次见礼。东皋公急忙还礼道：“这还不是您停留的地方。”又把他们领到草堂后面，往西走进一个小小的篱笆门，过了一座竹园，园后面有三间土屋，屋门像个小孔。低着头走进去，里面摆着床铺茶几，左右有小窗户透光，东皋公请伍员上座。伍员指着公子胜说：“有小主人在，我应该站在一旁侍候。”东皋公问：“他是什么人？”伍员说：“这就是楚国太子建的儿子，叫胜。我确实是伍子胥。因为您是前辈，我不敢隐瞒实情。我和平王不共戴天，发誓要替父兄报仇，希望您不要泄漏。”东皋公于是请公子胜坐了首席，自己和伍员东西相对坐下。东皋公说：“老夫只有救人的本领，没有害人的心术！在这儿住了一年半载也不会有人知道。只是昭关把守极严，你们可怎么过去？必须想个万全之策，才能保证不出意外。”伍员双膝跪倒说：“先生有什么计策能使我们脱险，日后一定重重报答！”东皋公说，“我这里荒僻无人，公子请放心住下。容我寻思个办法，好送你们过关。”伍员连声道谢。

一连住了七天，东皋公每天好酒好饭款待，并不提起过关的事。伍员就对东皋公说：“我心里有血海深仇，过一刻好比一年，老这样拖延下去，和死了没什么两样。先生义高云天，能不可怜我吗？”东皋公说：“我已经考虑好了，只是在等一个人，”伍员心里很不踏实，当天晚上，连觉也没睡好。想要辞别东皋公接着往前走，又怕过不了昭关；想再住下去，又怕耽搁了时间，也不知道要等的是谁。辗转反侧心里就像扎了刺一样不得安宁。刚刚躺下，又从床上起来，在屋里来回绕圈子。就这么折腾了一宿，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

东皋公敲门进来，见了伍员，禁不住大吃一惊，用手指着伍员说：“你的胡子、两鬓，怎么忽然变了颜色？”伍员以为他说笑话，拿过镜子一照，自己已是两鬓如霜！——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发，这可不是胡说。——伍员一下子把镜子摔在地下失声痛哭说：“到现在一事无成，却已是须发斑白，天哪，天哪！”东皋公见他如此悲哀，连忙劝慰他说：“您也别太伤心了，这可是您的好兆头啊！”伍员擦着泪水问：“为什么说是好兆头呢？”东皋公说：“公子相貌雄健伟岸，容易被人认出来。如今胡子、两鬓一下子白了，倒可以混过普通人的眼睛。况且我的朋友已经请到了，我的计策就要成功了。”伍员说：“老人家有什么计策？”东皋公说：“我这位朋友复姓皇甫，名讷，在离这儿西南七十里的龙洞山居住。此人和您长得差不多。如果叫他扮装成您，您却扮装成仆人，既使他被捉住，趁着乱劲儿您也可以赶紧混出关去。”伍员说：“您的计策虽好，但是要连累您的好朋友，我于心不安！”东皋公说：“这不碍事，以后自然还有解救的办法，我已经和他讲明白了。这皇甫讷也是位慷慨之士，别人有求于他，他决不推辞，你就不必多虑了。”说完，就让人把皇甫讷请到土屋中，和伍员见面。伍员看看他，果然和自己有些相像，心里很高兴。东皋公又用药汤给伍员洗脸，把脸色也给改变了。

等到了黄昏，东皋公让伍员把白袍脱下来，给皇甫讷穿上；另外找来一

件紧身的褐色衣服，给伍员穿上，扮装成仆人。公子胜也换了衣服，就像农家小孩的模样。伍员拉着公子胜，冲着东皋公跪下磕了四个头，说：“将来如果有了出头之日，我们一定会重重报答您！”东皋公说：“老夫同情你们的冤情，因此想帮助你们逃脱险境，并不指望报答！”分别之后，伍员和公子胜跟随着皇甫讷，连夜向昭关进发，黎明时到达，正赶上开关。

守将蕞越坚守关门，传下命令：“凡是从北边来的要过关东渡的人，务必要盘查清楚，才许过关。”关门前面悬挂着伍子胥的画像，守关的军士照着画像仔细查看来往行人，整个昭关把守得真是“水泄不通，飞鸟不过”。

皇甫讷刚到关门，军士见他的身材相貌和画像相似，穿着白袍，并且有惊讶害怕的样子，当时叫住，报告给蕞越。蕞越急忙出关，老远看见他就大叫一声：“是他！”喝令手下一齐动手，把皇甫讷推进关门。皇甫讷装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劲儿地哀求放了他。那些守关的将士，还有关前关后的百姓，乍一听说把伍子胥捉住了，全都你挤我我挤你来看热闹。伍员乘着关门大开，带着公子胜，混杂在众人之中。一来乱哄哄，二来装扮不同，三来子胥脸色已变，须发斑白，混乱之中没人能认，四来都以为子胥已被抓获，便不再盘查，伍员和公子胜这才拥挤着混出了关门。正是：“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后人有一首诗说子胥过昭关：

千群虎豹据雄关，一介亡臣已下山。

从此勾吴添胜气，郢都兵革不能闲。

再说楚将蕞越抓到皇甫讷，就要捆绑拷打，逼他招供，然后解往郢都。皇甫讷急忙分辩说：“我是龙洞山下的隐士皇甫讷，想跟着老朋友东皋公出关东游，并没犯法，凭什么抓我？”蕞越听到他的声音，心想：“子胥目光如电，声如洪钟。这人的模样虽然像他，可是细声细气，难道是一路风霜劳苦所致？”正在疑惑，忽听有人报告：“东皋公来见您。”蕞越就命人把皇甫讷押到旁边，请东皋公进来，分宾主坐下。东皋公说：“老汉想要出关东游，听说将军捉到了伍子胥，特来道贺！”蕞越说：“军士抓到一个人，长得很像伍员，可是不肯招认。”东皋公说：“将军和伍子胥父子同在朝廷做官，难道还不能辨别真假吗？”蕞越说：“伍员目光如电，声如洪钟。可这个人眼睛不大声音也小，我怀疑他是劳累已久，憔悴得不像原来那样了。”东皋公说：“我和子胥也见过一面，请把那个人叫来让我认认，就能知道真假。”蕞越就叫人把皇甫讷带来。皇甫讷一见东皋公，急得大叫：“说好了一起出关，你为什么不早点儿来，害得我受罪！”东皋公笑得直咳嗽，对蕞越说：“将军错啦！这是我的老友皇甫讷。他约我一块东游，说好在关前相会，没想到他先来一步。您要不信，老夫这里有过关的证明文书，怎么能说他是伍子胥呢？”说罢，就从袖子里取出文书，递给蕞越看。蕞越十分惭愧，亲自给皇甫讷解了绑绳，让人拿酒来给他压惊，说：“这都是手下有眼无珠，千万别见怪！”东皋公说：“将军为朝廷执行公务，我怎么能怪您呢。”蕞越又叫人拿出黄金绸缎，送给他们做东游的盘费。二人道谢后出关。蕞越仍命令军士，坚守如故。

再说伍员过了昭关，心里十分高兴，迈开大步就往前走。走不上几里路，碰上一个人，伍员认得他叫左诚，现在是昭关值更的小官。左诚是城父人，曾经跟随伍家父子行围射猎，因此认得伍员。一见伍员，左诚惊异地说：“朝廷追捕公子很急迫，公子怎么过的关？”伍员说：“主公知道我有一颗夜明珠，向我索取，可是已落入他人之手，我这就去取回来，刚才通知了蕞将军，

是他让我过关的。”左诚不相信，说：“楚王有令：‘放走伍员，全家斩首。’我请公子和我一起回关，问明主将，才能让公子走。伍员说：“如果见了主将，我就说把夜明珠交给你了，怕你有口也说不清。不如做个人情放了我，以后也好见面。”左诚知道伍员勇武，不敢阻拦，只好放他东去，回到关上，也没敢提这事。

伍员大步流星往前走，远远看到了长江，浩浩茫茫，波涛万顷，可是找不到渡船。前有江水，后虑追兵，伍员心里十分焦急。忽然见到有个渔翁，坐着船从下游逆流而上，伍员喜出望外说：“天不让我死啊！”于是急忙呼喊：“渔父快点把我渡过去！”那个渔翁才要把船靠过来，见岸上又有人行动，于是放声唱起歌来：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伍员听到歌词，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沿着江岸往下游紧走，来到一片芦苇洲，把自己藏在里面。一会儿，渔翁把船靠了岸，找不见伍员，又放声唱起歌来：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

伍员和公子胜从芦苇丛中钻出来，渔翁急忙叫他们过去。俩人踩着石头上了船，渔翁一点竹篙把船荡开，然后轻轻摇着船桨，飘飘而去。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到了对岸。渔翁对伍员说：“夜里我梦见有将星落到我的船上，老汉知道一定会有贵人求渡，所以摇船出来转转。看你的相貌，的确与众不同，可否把实话告诉我，不要隐瞒。”伍员就把姓名告诉给他，渔翁不住地叹息，说：“你面有饥色，我去给你拿点吃的来，你稍等一会儿。”说完把船系在绿杨树下，进村去取食物，半天没回来。

伍员对公子胜说：“人心难测，怎么知道他不是去叫人来捉咱们？”于是又隐藏在芦花深处。过了一会，渔翁拿着麦饭、鲍鱼羹，还有一罐汤，来到绿杨树下，一看伍员不在，就高声呼唤道：“芦荡里的人！芦荡里的人！我不是那种拿你求利的人！”伍员听了这话，才从芦苇丛中走出来。渔翁说：“知道你又累又饿，特地为你取来食物，为什么还要避开我？”伍员说：“我这条命本来是属于老天爷的，现在属于老丈你了。怎么敢躲着您？”

伍员和公子胜饱餐一顿，临走时解下佩剑送给渔翁，说：“这把剑是先王赏赐的，我家已经佩带三代了。这剑上有七颗星，价值百金，用它来答谢您的恩惠吧。”渔翁笑着说：“我听说楚王有令：‘捉到伍子胥的，赏小米五万石，封上大夫的官职。’这么重的奖赏我都不图，难道会图你这把值百金的剑吗？何况‘君子无剑不游’，这东西是你非用不可的，我拿了也没用。”伍员说：“老丈既然不愿意接受宝剑，就请您留下姓名，以图后报！”渔翁很气愤地说：“我因为你含冤负屈，才渡你过江，你却用将来报答来利诱我，你不是个大丈夫！”伍员说：“老丈虽然不图后报，可我怎么安心呢，”一再请渔翁说出姓名。渔翁说：“今天咱们相逢，你逃脱了楚国的追捕，我放走了楚国的逃犯，怎么还能留下姓名呢？况且我这船上的活计，漂泊不定，就是留下姓名，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万一老天爷让我们相聚，我只叫你‘芦中人’，你就喊我‘渔丈人’，足够作为识别的标记了。”伍员欣然拜谢。才走了几步，又转身对渔翁说：“倘若后面的追兵来到，请不要泄漏我的行踪。”只为这转身说的一句话，要了渔翁的性命。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话说渔丈人把伍员摇渡过江，又送来吃的喝的，临别时也不接受七星宝剑。伍员去而复返，求他保守秘密。渔翁听了这话，仰天长叹说：“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不相信我。倘若追兵赶来，我何以自明？愿以一死来断绝你对我的怀疑！”说完，解开缆绳放开小船，拔掉舵收起桨，捣穿船底，自己淹死在江心。后人诗称颂渔丈人说：

数载逃名隐钓纶，扁舟渡得楚亡臣。  
绝君后虑甘君死，千古传名渔丈人。

至今武昌东北通淮门外，还有座解剑亭，就是当年伍子胥解剑赠渔父的地方。

伍员见渔丈人自溺于江心，哀叹道：“我遇到你才得了活命，你却为我而死，怎能不令人悲哀啊！”

伍员和公子胜终于到了吴国。走到溧阳，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要饭吃。正好碰上—个女子在濂河边洗衣服，竹筐里放着食物。伍员停下来问道：“夫人能借给我一碗饭吗？”女子低着头回答说，“我一个人和母亲住，三十岁还没出嫁，怎么敢送饭给陌生人吃呢？”伍员说，“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只求你给一碗饭吃活命！夫人做救济落难人的善事，还会有什么嫌疑吗？”女子抬头看见伍员相貌不俗，就说：“看您的相貌，不像是普通人，我怎么能因为避—点儿嫌疑，眼看着别人受难？”于是打开盛食物的罐子，倒满了米粥，跪着递给伍员。伍员和公子胜三口两口就给吃完了。女子说：“你们像是要走远路，怎么能不吃饱呢？”俩人于是又吃起来，把—罐子米粥都给吃光了。临走时对女子说：“夫人的救命之恩，我们铭记肺腑。我们本是逃亡的犯人，倘若遇见别人，请您别说见过我们！”女子悲伤地叹了口气说，“唉！我因为侍奉寡母，三十岁还没嫁人，自己发誓要保持贞节，没想到因为送饭给人吃，终于和陌生男子说了话。贞节已经丧失，以后怎么再作人呢？你们走吧。伍员和公子胜告别而去。走了没几步，回头再看她，只见这女子怀里抱了—块大石头，自己投进濂河里死了。后人诗称赞说：

溧水之阳，击绵之女，惟治母餐，不通男语。矜此旅人，发其筐莛，  
君腹虽充，吾节已竄。捐此孱躯，以存壶矩，濂流不竭，兹人千古！

伍员见女子投河，感伤不已，咬破指头，滴血在石头上写了二十个字：

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写完了，恐怕有人看见，伍员就用土把石头埋在地下。

过了溧阳，又走了三百多里，来到—个叫吴趋的地方。只见有个壮士，尖脑门，深眼窝，模样像饿虎，声音像巨雷，正在和另外—个大汉打架。旁边好多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忽听门里有—个妇人喊了—声：“专诸不许这样！”那人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当时住手走回家去。伍员很奇怪，就问旁边的人：“这么个壮汉，怎么还怕老妇人？”别人告诉他：“他是我们这儿的勇士，能力敌万人，生来就不畏强暴，见义勇为，只要看到有人受欺负，就会豁出命来去打抱不平。刚才门里边叫他的，是他的母亲。她叫的‘专诸’，就是这汉子的名字。专诸—向很孝顺，从来也不让母亲生气，即使正在火头上，听到母亲—到，马上就把火儿压下去了。”伍员不由得赞叹道：“这才是真壮士啊！”

第二天，伍员穿戴整齐去拜访专诸。专诸出来迎接，询问他的来历。伍员就把自己的姓名，还有受冤屈的始末情由，都对他讲了。专诸听后说：“您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为什么不去求见吴王，借兵报仇？”伍员说：“没有引见的人，不敢自己去乱闯，”专诸说：“您说的也对。请问您今天来到寒舍，有什么事吗？”伍员说：“我敬重你的孝道，想和你交个朋友。”专诸非常高兴，就进屋去禀告了母亲，当即与伍员八拜为交。伍员比专诸大两岁，专诸就管他叫大哥。伍员请求拜见了专诸的母亲。然后专诸又把妻子、儿子叫出来和伍员见面，杀鸡做饭，像一家人那样亲热，当晚又留伍员在家住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伍员对专诸说：“我要告别兄弟进城，找个机会去见吴王，”专诸说：“吴王粗鲁而骄傲，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将来一定能成大事。”伍员说：“谢谢兄弟的指教，我一定牢记在心。以后有用得着兄弟你的地方，请一定不要拒绝。”专诸答应了，二人就此分别。

伍员和公子胜继续往前走，不久便到了梅里。只见城市又小又破，街市上人来车往，乱哄哄。两人身在异乡，举目无亲。伍员就把公子胜藏在郊外，自己披散着头发抹脏了脸，把鞋脱了光着脚，手里拿着一管斑竹箫，在市场上吹奏，好要口饭吃。箫曲的第一段吹的意思是：

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郑身无依，千辛万苦凄复悲！父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二段吹的意思是：

伍子胥！伍子胥！昭关一度变须眉，千惊万恐凄复悲！兄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三段吹的意思是：

伍子胥！伍子胥！芦花渡口溧阳溪，千生万死及吴陲，吹箫乞食凄复悲！身仇不报，何以生为？

可惜街市上的人没有一个听得懂的。——此时正是周景王二十五年，吴王僚七年。

再说吴国的公子姬光，乃是吴王诸樊的儿子。诸樊死后，公子光按理应该继位，可是因为遵守父亲的遗言，想把王位传给父亲的弟弟季札，季札不愿意，又传给弟弟夷昧。等到夷昧也死了，季札仍不愿继位，按理还应该由诸樊的儿子公子光继位。怎奈王僚贪图王位，拒不相让，竟然自立为王。公子光心里不服气，暗怀除掉王僚之意，可是大臣们都是王僚的人，找不到同谋，只好藏在心里强忍着。于是请了一位叫被离的善于看相的人，举荐他为吴市的官吏，嘱咐他留心寻访豪杰，领来辅助自己。

这天，伍员吹箫走过吴市，被离听见箫声吹得凄凉悲切，不由得心里一动。再细一听，稍微明白点儿意思。等跑出来见到伍员，大吃一惊说：“我相过的人多了，还从没见过这种相貌的人！”于是就请伍员登堂入室，还请伍员上坐。伍员一再谦让。被离说：“我听说楚国杀了忠臣伍奢，他的儿子伍子胥逃往别国，大概就是你吧？”伍员犹豫没回答。被离又说：“我不是要害你的人。我看你的相貌非比寻常，想替你找个能得到富贵的地方。”伍员就对他说了实话。

这时候，早有人把这事报告了王僚。王僚就叫被离领着伍员进见。被离一面派人偷偷去告诉公子光，一面让伍员洗澡换衣服，一同上朝，谒见王僚。王僚看他的相貌奇特，和他说了会儿话，知道伍员是个人才，当即授给他大

夫的官职。第二天，伍员入朝拜谢，说到父兄的冤仇，禁不住咬牙切齿，眼睛里差点儿冒出火来。王僚被他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心里又很怜悯他，就答应为他发兵报仇。

公子光早就知道伍员智勇双全，有心要收留他，又听说先去见了王僚，怕伍员又成了王僚的亲信，心里有些不痛快。于是就去见王僚说：“我听说从楚国逃亡的臣子伍子胥，来投奔我国，大王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王僚说：“有才能而且重孝道。”公子光说：“怎么见得呢？”王僚说：“伍员非常英勇豪壮，和我谈论治国的大事，没有不中肯的，这就是他的才能；想着父兄的冤仇，没有一刻忘记报仇，极力恳求我发兵，这就是他的孝道。”公子光说：“您答应帮他报仇了？”王僚说：“我可怜他的处境，已经答应他了。”公子光劝阻说：“有一万辆战车的大国国君，不应该为一个普通人兴师动众。如果为伍子胥发兵，就是把匹夫之恨，看得比国家的耻辱还重要。打胜了可以为他出气，打败了我们就要遭受耻辱，千万不能这样做！”王僚觉得这话有道理，就收回了伐楚的决定。

伍员听说公子光入朝劝阻发兵，就对王僚说：“公子光自己心里有鬼却拿国家的荣辱来说话。”于是辞去了大夫的官职。公子光又对王僚说：“伍子胥因为您不肯发兵，心怀怨恨，不能再任用他。”王僚于是任凭伍员辞官不做，只赐给他一百亩阳山的田地。伍员和公子胜就在阳山的田野里种地。

公子光知道伍员到了阳山，就暗中去见他，还赠送了不少米面布匹绸缎，然后问伍员说：“你从楚国走到吴国，一路上见没见过像你这样文武双全的人？”伍员说：“我算什么，我见过有个叫专诸的人，才真是个勇士！”公子光说：“我想求您把我介绍给专诸作朋友。”伍员说：“专诸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我马上去找他，明天一早儿就去见您。”公子光说：“既然是才勇之士，我应当现在就去登门拜访，怎么能叫他求见我呢？”说完就和伍员同坐一辆车，直奔专诸家。

专诸正在街上磨刀，准备帮别人杀猪。看见乱哄哄来了一队车马，正要避开，伍员在车上对他喊道：“大哥我在这里呢。”专诸赶忙放下刀，等伍员下车。伍员指着公子光说，“这位是吴国的长公子，敬慕兄弟你是个英雄，专门来拜访，想和你交个朋友，你可不能推辞啊。”专诸对公子光说：“我这个寒街陋巷的草民，有何德能，敢惊动您的大驾。”说着请公子光到家里说话。草屋太矮，只能低着头进去。公子光先见了礼，说明自己敬慕的心意。专诸还礼致谢。公子光让人送上黄金绸缎作见面礼，专诸再三推辞。伍员在旁边极力劝说，专诸这才收下。从此，专诸就投在公子光的门下。公子光派人每天送米面菜肉，每月送绸缎布匹，还不时问专诸母亲需要点儿什么。专诸非常感激他。

一天，专诸去见公子光，对他说：“我是个村野百姓，承蒙公子的尽心照顾，没什么可报答的，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请尽管吩咐，我万死不辞。”公子光就叫侍从们退出去，对他说了想刺杀王僚的打算。专诸说：“夷昧死后，他的儿子按理可以继位，公子有什么理由害他呢？”公子光就详细讲了祖父的遗命，以及兄弟相传的事，然后说：“季札既然已经决定不继位，就应该把王位归还给我。重新恢复由嫡长子继位的传统。王僚凭什么自立为王？现在我的力量不足以夺回王位，因此想靠有力量的人帮助我。”专诸说：“为什么不近臣好好对王僚说，把前王的遗命告诉他，让他自己退位？何必非要暗地派人刺杀他，败坏前王的声誉？”公子光说：“王僚贪婪成性，不愿

退让，倘若和他说了，反会激起他害我的心思。我和王僚誓不两立，只能这样干了！”专诸说：“公子的话讲得确实有理。只是我有老母在堂，不敢现在就把性命交给您。”公子光说：“我也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但是除了你没人能办成这件事。事情如果成功了，你的母亲孩子，就是我的母亲孩子，我一定会尽心养育，怎么敢辜负你呢？”专诸想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凡事都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计划周全。比如鱼在深渊里游得好好的，怎么会到渔翁的手里呢？就因为渔翁用香饵引诱它。要刺王僚，必须先投他所好，才能贴近他。不知道王僚喜欢什么？”公子光说：“喜欢美食。”专诸又问：“美食中最喜欢什么？”公子光说：“最喜欢吃红烧鱼，”专诸说：“我要暂时离开一些日子。”公子光说：“你要去哪儿？”专诸说：“我要去学烹饪，才可以接近王僚。”于是就去太湖学烧鱼的技术。三个月以后，凡是吃过他烧出来鱼的人，没有不说好的。公子光就把专诸藏在自己的府里。后人 有诗写道：

刚直人推伍子胥，也因献媚进专诸。

欲知弑械从何起？三月湖边学炙鱼。

这天，公子光把伍员叫来说：“专诸已经精通烹调的技术了，可是怎么才能接近王僚呢？”伍员回答说：“天边鸿鹄之所以不好捉到，是因为它有翅膀。想要捉住鸿鹄，一定先要把它的翅膀去掉。我听说王僚的儿子公子庆忌，筋骨就像钢铁一样结实，手能抓住飞鸟，拳能打死猛兽，有万夫不挡之勇。王僚有庆忌寸步不离，恐怕难以动手，更何况他的同母兄弟掩余、烛庸一起掌握着兵权，咱们就是有擒龙搏虎之勇，鬼神不测之谋，也无济于事。公子要除王僚，一定先要除掉这三个人。不然，既使杀了王僚，您能踏踏实实地坐在王位上吗？”公子光沉思半晌，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太对了。不如你先回阳山，以后咱们有机会再商量吧。”

这年，周景王死了。景王的儿子当中，嫡世子叫猛，次子叫句，长庶子叫朝。景王宠爱长庶子朝，嘱咐大夫宾孟，想让朝代替猛做世子，将来继承王位。事还没办景王就死了。刘献公不久也死了，他的儿子刘卷继位。刘卷一直和宾孟不对劲儿，就和单穆公一起把宾孟杀了，立世子猛为王，就是周悼王。尹文公、甘平公、召庄公，一向和朝关系不错，于是就三家合兵，派大将南宫极率领军队去攻打刘卷。刘卷逃到扬地，单穆公带着周悼王逃到皇地。朝派他的党羽 盼伐皇，战败而死。晋顷公听说周王室乱成了一锅粥，就派大夫籍谈、荀跖率领军队把周悼王接到王城。尹文公也在洛阳拥立朝当了王。没过多久，周悼王猛病死了，单穆公和刘卷又立悼公的亲弟弟句当了王，就是周敬王，住在翟泉。周朝人就称句为东王，称朝为西王。二王互相攻杀，一连打了六年。召庄公死了，南宫极被天雷震死，人心恐惧。晋国的大夫荀跖，再次率领诸侯的军队，把周敬王接到成周，捉住了尹文公，打败了朝的军队。召庄公的儿子鬻反攻朝，朝逃奔了楚国。诸侯为成周重新修好了城墙就都回去了。周敬王认为鬻反复无常，就把他和尹文公一块斩了，周朝人拍手称快这都是后话了。

周敬王即位的元年，也就是吴王僚八年。当时楚国太子建的母亲在郢阳居住。费无极怕她给伍员做内应，就劝平王把她也杀了。太子建的母亲听到消息，暗地派人去向吴国求救。王僚便派公子光去郢阳接太子建的母亲。走到锺离，楚将薳越率兵拦截，并飞报郢都。楚平王拜令尹阳句为大将，同时召集了陈、蔡、胡、沈、许五国的军队。胡国的国君叫髡，沈国的国君叫逞，

两人亲自带兵前来。陈国派大夫夏啮，顿国、胡国也派大夫带兵前来助战。胡、沈、陈的兵马在右边扎营，顿、许、蔡的兵马在左边扎营，蕞越的大军居中。

公子光也飞报王僚，王僚和公子掩余率大军一万，罪犯三千，来到鸡父安营下寨。两边还没互下战表，赶上楚国的令尹阳句得暴病死了，蕞越就代替他统领众军。公子光对王僚说：“楚国刚死了大将，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诸侯跟着来的虽然不少，但都是些小国，而且全是因为害怕楚国，不得已才来的。胡沈两国的国君，年纪小不会打仗。陈国的夏啮有勇无谋。顿、许、蔡三国早就厌烦楚国的发号施令，心里不服气，就不会卖力气，七国一块打仗可不是一条心，蕞越职位不高没有威信。咱们如果分兵先打胡、沈、陈三国，他们一定会逃跑。这三国的兵马一乱，楚军必然震惊畏惧，就可以出兵把他们全部击溃。请大王先用老弱残兵引诱敌人，让精兵在后面准备出击。”王僚同意了他的计划，把军队分成三部分，自己亲自率领中军，公子光在左，公子掩余在右，吃饱了严阵以待。先派那三千罪犯，去胡乱冲击楚军的右营。

当时正是七月的末一天，兵家都忌讳这天打仗，因此胡、沈、陈三国，都没做打仗的准备。等到听说吴兵杀来了，才出营迎战。吴国的罪犯本来就没有纪律，一会儿跑一会儿停，三国的军队以为吴兵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就彼此争功，追杀罪犯，一点儿队形都没有了。乘机机会，公子光率左军突然出击，正遇上夏啮，一戟就把他刺下马来，胡沈二君慌忙夺路而逃。公子掩余的右军也杀到了，俩人好像飞禽入网，跑也没处跑，都让吴军抓获了。士兵死伤无数，生擒八百多人。公子光命令将胡沈二君斩首，却把士兵都放了，让他们去报告楚国的左军说：“胡沈二君和陈国的大夫都被杀死了！”许、蔡、顿三国将士，吓得胆战心惊，不敢出战，各寻逃路，王僚带着吴国的大军，像泰山压顶一样冲了过来，楚国的中军还没摆开阵形，就被冲垮了一半。吴兵随后追杀，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蕞越被打得大败，逃了五十里才脱险。公子光直入郢阳，去迎接太子建的母亲。蕞越收拾残兵败将，只剩下不到一半，听说公子光孤军去郢阳，就连夜赶去迎击。等楚军到了郢阳，吴兵已经离开两天了。蕞越知道追不上了，仰天长叹说：“我奉命把守昭关，却不能抓到伍子胥，这就是无功；现在既丧失了七国的军队，又丢了原太子的夫人，这就是有罪。没立一个功劳而犯了两条大罪，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楚王？”于是自缢而亡。

楚平王听到吴军来势凶猛，心里十分害怕，就命囊瓦为令尹，代替阳句的职务。囊瓦出主意说：郢都城池狭小，不如在东边再修一座大城。新城修好以后，比旧城高七尺，周围增加二十多里，因为旧城在纪山南面，就把它改名叫纪南城，新城仍然叫郢城，把国都迁到了那里。然后在西面修了一座城，好像新城的右胳膊，取名叫麦城。三座城池的形状像“品”字，联络有序，楚国人都认为这是囊瓦的功劳，只有沈尹戌笑着说：“囊瓦不专心修德政，却平白无故大兴土木，如果吴兵杀到，就是有十座郢城又有什么用处？”

囊瓦要洗雪鸡父之战的耻辱，就大批建造战船，操练水军。三个月后，水军训练好了，囊瓦就率领船队，顺着长江直逼吴国的疆界，耀武扬威一番，然后返回。公子光听到楚军侵犯边界的消息，连夜带兵赶来援救，到边境时，囊瓦已经回去了。公子光说：“楚军刚刚得意而返，守卫边界的军队一定不会防备。”于是派兵偷袭巢城，又攻破了锺离，凯旋而归。

楚平王听到两座城池被攻破，大惊失色，从此得了心病，久治不愈。到

了周敬王四年，病势沉重，就把囊瓦和公子申叫到床前，把太子珍托付给他俩，然后就咽了气。囊瓦和郤宛商量说：“太子珍年纪还小，而且他的母亲原是聘给太子建的，并不是正宫。公子西是长子，而且为人正派宽厚，立长子就会名正言顺，正派宽厚有利于治理国家，真要立了公子西为王，楚国就有依靠了。”郤宛把囊瓦说的话，都告诉了公子申。公子申气愤地说：“要是废了太子，就等于宣扬君王的丑事。太子是秦女生的，可他的母亲已经立为夫人，还能说太子不是嫡出吗？放弃嫡传就会失去人心，国内国外都会厌恶。囊瓦这样说，他是不是疯了？再这样说，我一定杀了他！”囊瓦害怕了，就侍奉太子珍主持平王的丧事，并继承了王位，就是楚昭王。囊瓦仍然当令尹，郤宛为左尹，鄢将师为右尹，费无极因为是太子的师傅，所以和三人共同执掌国政。

却说郑定公听说吴国派人把太子建的母亲接了回来，赶紧派人带了珠宝玉器、簪子耳环追着赶着送过去，想以此来解除她对郑国杀害公子建的仇恨。太子建的母亲到了吴国，王僚送给她一座宅院，让公子胜侍奉她。伍员听说平王已经死了，捶着胸膛痛哭起来，一天到晚哭个不停。公子光感到很奇怪，就问他：“楚王是你的仇人，听到他死的消息，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反倒哭起来呢？”伍员说：“我哭的不是楚王，而是恨我不能亲手砍下他的脑袋，以洗雪我的仇恨。”公子光也跟着他一起叹气。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父兄冤恨未曾酬，已报淫狐获首邱。

手刃不能偿夙愿，悲来霜鬓又添秋。

伍员恨自己不能亲手杀了平王以报血海深仇，一连三个晚上没睡着，心里想出一个主意来，就对公子光说：“公子要办大事，还没有找到机会吗？”公子光说：“我白天晚上都在想，就是找不到机会。”伍员说：“如今楚平王刚死，朝廷里没有能干的大臣，公子何不禀告王僚，趁楚国丧葬混乱之机，发兵伐楚，然后乘机图霸？”公子光说：“要是王僚派我当领兵的大将，那可怎么办？”伍员说：“公子假装从车上摔下来伤了脚，王僚就不会派您去了。然后您再推荐掩余、烛庸当大将，再让公子庆忌联络郑卫两国，一块进攻楚国。这样一下子可以除掉王僚的三个羽翼，王僚就死在眼前了。”公子光又问：“三个羽翼已经除掉，但延陵季子还在朝中，能让我得逞吗？”伍员说：“吴国和晋国刚刚和好，可以命令季札出使晋国，王僚一定同意。等他回国的时候，您的大位已定，他还能再把您给废了吗？”公子光不由得下拜说：“我能得到伍子胥，实在是老天爷赐给的。”

第二天，公子光就用乘机伐楚的好处劝说王僚，王僚很高兴地答应了。公子光说：“这事本来我应该效劳，怎奈我因为从车上摔下来，把脚摔坏了，正在医治，不能担此重任了。”王僚问：“那么谁可以当大将呢？”公子光说：“像这样的大事，不是特别亲信的人，决不能交给他。大王自己挑吧。”王僚说：“掩余、烛庸行吗？”公子光说：“正合适。”公子光又说：“向来是晋国和楚国争霸，吴国总当属国。如今晋国已然衰弱，楚国老打败仗，诸侯和他们离心离德，还不知道投靠谁好。如果派公子庆忌去招集郑国卫国的兵马，联合起来进攻楚国；再派延陵季子去晋国讲和，顺便察看中原有什么破绽；大王在家训练水军，为将来作准备，这样霸业就有希望了。”王僚听了很高兴，就派掩余、烛庸率兵伐楚，季札去晋国讲和，惟独不派庆忌出去。

单说掩余、烛庸领兵两万，水陆并进，围攻潜邑。潜邑大夫坚守城池并

不出战，派人去郢都告急。当时楚昭王刚刚继位，年纪还小，大臣又只会吹牛拍马进谗言，听说吴国军队围攻潜邑，满朝文武一个个惊慌失措。公子申说：“吴军乘我们办丧事来进攻，要是不出战，只能说明咱们软弱可欺，勾起他们打进来的野心。依我看，大王应该火速命令左司马沈尹戌率步兵一万援救潜邑，再派左尹郤宛率水军一万，顺流而下，截断吴兵的退路，使他们腹背受敌，吴国的军队肯定会被打败。”昭王非常高兴，就派二人从水陆两路前去救援。

再说掩余、烛庸正在围攻潜邑，忽听有人报告：“楚国的援兵到了。”两人大吃一惊，把兵马分成两处，一半攻城，一半迎敌。沈尹戌坚壁清野，拒不出战，派人四下里把砍柴挑水的小路，全用石头给堵上，掩余、烛庸又吃了一惊。探马又来报告：“楚将郤宛领着水军从后面截住了江口。”吴军进退两难，于是分成两个营寨，成犄角之势，和楚军相持，一面派人回吴国求救。公子光说：“我从前说过要招集郑卫的兵马，正是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现在再派人去，还不算晚。”王僚就派庆忌去纠集郑卫的兵马。四公子都调开了，只剩公子光在国内。

伍员对公子光说：“公子曾经寻找过锋利的匕首吗？想用专诸，正是需要匕首的时候。”公子光说：“从前越王允常，让欧冶子造了五把宝剑，三把献给了吴国，第一把叫‘湛庐’，第二把叫‘磐郢’，第三把叫‘鱼肠’。‘鱼肠’说是剑，其实是把匕首。形状虽然又短又细，可是削铁如泥。先君把它赐给了我，至今还像宝贝一样藏在我的床头，以防万一。这把剑这几天彻夜发光，像是自己要从剑鞘里跳出来，难道它是想喝王僚的血吗？”于是取出鱼肠剑让伍员看，伍员禁不住连声夸赞。公子光当即请来专诸，把剑交给他，专诸没等公子光开口，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勇气十足地说：“王僚一定能被我杀掉。现在，他身边的几个亲信都被调走，势单力孤，只能听咱们摆布了。但生死大事，我不敢自己作主，等我告诉老母亲，才能听您的。”

专诸回到家一见母亲，还没说话，眼泪就不住地往下掉。母亲问：“诸儿为什么事这么伤心？难道是公子想用你吗？我们全家受公子的养育之恩，就应该报答人家。再说，忠孝怎么能两全？你赶紧去，不要惦记我！你要能为公子把事情办成，名传后世，我就是死了也值得。”专诸还是依依不舍。母亲说：“我现在想喝干净的泉水，你去给我找点儿来吧。”专诸就出门去找泉水，等回到家，一看母亲不在堂屋，就问他的妻子，妻子回答说：“婆婆刚才说有点儿困倦，想关上门躺一会儿，还不让去打扰她。”专诸心里一机灵，赶忙打开窗户跳进去，只见母亲已经自缢而亡。后人写诗道：

愿子成名不惜身，肯将孝子换忠臣。

世间尽为贪生误，不及区区老妇人。

专诸大哭了一场，把母亲的尸体收殓了，安葬在西门以外。又对妻子说：“我受公子的大恩，一直不敢豁出命来报答，全是因为有老母在堂。如今母亲已经亡故，我马上就要去为公子办件急事。如果我死了，你们母子一定会受到公子的照顾，不要挂念我。”

专诸交代完了，就去见公子光，把母亲死的事告诉了他。公子光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极力安慰了专诸一番。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开始商量刺王僚的事。专诸说：“公子何不请王僚来赴宴？他要是肯来，这事就八九不离十了。”公子光于是就去见王僚说：“有个厨子从太湖来，新学的红烧鱼，味道可好了，和其他的做法都不一样。请您屈尊到我那儿去尝尝！”王僚喜欢吃的就

是红烧鱼，于是笑呵呵地答应说：“明天我就去府上，你可别太破费了。”公子光当天晚上就把武士们预先埋伏在密室里，又让伍员暗地里约好上百名不怕死的勇士，在外面接应，然后热热闹闹地摆设餐具。

第二天一早，公子光又去请王僚。王僚到后宫对母亲说：“公子光请我去赴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母亲说：“光的脸上常常带着怨恨的意思，这回请你，肯定没打好主意，干脆别去了！”王僚说：“不去就显得生分，只要严加防范，又有什么可怕的？”于是贴身穿了三层兽皮作的护身铠甲，又设置卫兵，从王宫起一直到公子光的家门口，接连不断，街道上全站满了。

王僚坐车来到公子光的家门口，公子光迎接进去见了礼。王僚入席坐好后，公子光坐在一旁侍候。王僚的亲信们布满了堂上堂下。服侍宴席的一百名甲士，都手持长戟，佩带刀剑，不离王僚的左右。厨子上每一道菜，都要先在台阶下面，让甲士从头到脚搜查一遍，然后跪在地下托着盘子往前走，两旁十几个贴身侍卫握着宝剑跟着一起送上去。厨子往桌上放菜，连眼皮也不敢抬，放好了再跪着走出来。

公子光举起杯子敬酒，忽然腿一软，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说：“我的脚伤又犯了，疼得要命，必须用布缠紧，才能止疼。请大王稍微坐一会儿，等我把脚缠好就出来。”王僚说：“王兄请自便。”公子光就一步一拐地走进内室，藏在密室里。

过了一会儿，专诸通报说：要上红烧鱼了。甲士们也把他浑身上下搜查了一番，哪知道，这口鱼肠短剑，已经暗藏在鱼肚子里。侍卫们夹着专诸跪着走到王僚的桌前。只见他双手托着鱼盘刚要往下放，突然从鱼肚子里抽出宝剑，照着王僚的胸脯猛刺过去。这一剑专诸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一下子把三层兽皮铠甲都给穿透了，剑尖从后背露了出来。王僚大叫一声，当时就没了气儿。侍卫们一拥而上，刀戟齐下，顿时把专诸剁成了肉泥。厅堂里乱作一团。

公子光在密室里知道大事已成，就把自己的武士全放出来，两下里好一场混战。这一边知道专诸得手，加了十倍威风；那一边看见王僚被刺，减了三分锐气。结果王僚的手下一半被杀，一半逃走，街道上的卫士，也都被伍员领着勇士们杀得四散奔逃。

公子光坐车上朝，把大臣们都召集起来把王僚违背先祖遗训自立为王的罪行，向他们讲了一遍，又向全国的老百姓宣布：“今天并不是我公子光贪图王位，实在是因为王僚不讲仁义。现在我暂时代理国政，等我叔父季子回国，仍然拥戴他称王。”然后命人把王僚的尸体整理好，按礼节装殓安葬。又厚葬了专诸，封专诸的儿子专毅为上卿。公子光又特别封给伍员“行人”的官职，用招待客人的礼节招待他，不把他当臣子看。被离因为举荐伍员有功，也被升为大夫。封赏完毕，公子光又命人开仓散发财物粮食，救济穷苦百姓，国内逐渐安定下来。

公子光因为还没捉到庆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派人去窥探庆忌回来的日期，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在江边等待。庆忌回来时半路上听说国内出了事，掉转车头就跑。公子光坐着四匹马拉的战车紧追不舍，庆忌跳下车奔跑如飞，公子光追不上他，就命令手下一齐放箭。庆忌一边跑一边回手接箭，连根毫毛也没伤着。公子光知道庆忌肯定是捉不到了，就命令西部边境严加戒备，然后返回国都。

又过了几天，季札从晋国回来，知道王僚已经死了，就直奔王僚的坟墓，

穿上丧服致哀。公子光亲自到墓地来见季札，要把王位让给他，说：“这可是祖父和几位叔叔的愿望啊。”季札说：“你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位置，又何必再让给别人。只要国家和老百姓平安无事，谁当大王我都没意见。”公子光也就不再勉强他，于是就即位做了吴王，自己定名叫阖闾。季札仍退居臣位。——这些都是周敬王五年发生的事。季札耻于争权夺利，就在延陵养老，终身不参与吴国的政事，当时的人都很崇敬他。季札死后，就葬在延陵，孔子亲笔题写了碑文：“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后代的史官写诗赞颂季子说：

贪夫殉利，箠豆见色。《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堪愧僚光，无惭泰伯。

宋朝的儒生里也有人写诗评论说，季札一再让位才使吴国发生内乱，给他的贤名蒙上了一抹灰尘：

只因一让启雄争，辜负前人次及情。

若使延陵成父志，苏台麋鹿岂纵横？

再说掩余、烛庸被困在潜城，久不见救兵，在琢磨着脱身的办法，忽然听到公子光杀僚自立消息，两人放声大哭，商量说：“光既然杀死大王夺了王位，一定容不下咱俩。要是投奔楚国，又怕楚国不相信咱们。现在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怎么办才好呢？”烛庸说：“老这么困守着，总不是长事，不如半夜里乘机逃出去投奔个小国，再作打算。”掩余说：“楚军围得水泄不通，咱们就像小鸟飞进了笼子，怎么逃得了？”烛庸说：“我有个主意：可以传令给两个营寨的将士，就说明天要和楚军决战，到了半夜咱俩换上便服偷偷逃走，楚军一定不会防备。”掩余同意了。两寨的将士听到命令，吃了饭赶紧把马喂好了，等着第二天好打仗。掩余、烛庸和几个心腹，扮成哨马小卒，半夜逃出了营寨。掩余投奔了徐国，烛庸投奔了锺吾。

第二天天一亮，两寨将士找不着主帅，立刻大乱，都去抢船往吴国跑，丢下不少士兵，铠甲兵器也扔得满地都是，全便宜了郤宛的军队。郤宛手下都要求乘着吴国内乱，一鼓作气去攻打吴国，郤宛说：“吴国乘我们有丧事来进攻就是不讲仁义，咱们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于是就和沈尹戌一块儿撤兵回朝，献上俘虏和兵器。楚昭王因为郤宛有功，就把一半俘获赏赐给他，以后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对他特别敬重。费无极却越来越嫉恨他，于是心生一计，要害郤宛。

## 第七十四回

###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话说费无极心里嫉恨郤宛，就和鄢将师商量出一个计策来，假装对囊瓦说：“郤宛想请您去吃顿饭，托我来探探相国的口风，不知道您肯不肯赏脸？”囊瓦说：“他要请我，哪有不去的道理？”费无极又去对郤宛说：“令尹跟我说，他想到你家和你一块儿喝杯酒，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就让我来问问你。”郤宛不知道这是个圈套，回答说：“我是相国的下属，他要是肯屈尊到我家来，实在是我的荣幸！明天我就准备薄酒侍候，麻烦您去打个招呼。”费无极说：“你要招待相国，拿什么表示敬意呢，”郤宛说：“不知道相国喜欢什么？”费无极说：“相国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坚固的盔甲和锋利的兵器。他所以要上你家来喝酒，就因为俘获吴国的那些战利品，一半归了你，因此他想到你这儿看看。你把那些好东西都拿出来，我帮你挑挑。”郤宛果然把楚平王从前赏赐的，以及家里收藏的兵器甲冑，都取出来让费无极看。费无极从中挑出盔甲、兵器各五十件，然后说：“够了。你把这些都用布帘挡上放在门后面，相国来了一定会问，他一问你就拿出来给他看，相国肯定爱不释手，你再送给他。要是别的东西，他就不喜欢了。”郤宛信以为真，就在门上都安了布帘，把兵器盔甲都放在帘子后面。然后摆好了丰盛的菜肴和果品，托费无极去请囊瓦。

囊瓦刚要动身，费无极说：“人心隔肚皮。我先替您去看看他都准备了些什么，然后您再去。”没过多久，费无极跌跌撞撞地跑了回来，呼哧带喘地对囊瓦说：“我差点儿把您给害了。郤宛今天请您，可没安好心，他要对您下毒手呀！我刚才看见他把兵器都藏在门帘后面，你要去了，肯定要遭殃！”囊瓦说：“郤宛一向和我没闹过别扭，哪至于这样啊？”费无极说：“他现在仗着大王的宠信，想代替您当令尹。而且我还听说他私通吴国，援救潜城那一仗，本来众将都要趁势去攻打吴国，郤宛暗地里接受了吴国的贿赂，借口乘人之危不义，强迫大伙儿班师回朝。想那吴国趁我们办丧事发兵，我们也趁他们内乱发兵，正好一报还一报，他凭什么阻拦！要不是收了吴国的贿赂，怎么肯违反大伙儿的意见轻易就撤回来？郤宛要是得了势，咱们楚国可就悬了！”

囊瓦还是有点儿不相信，又让手下人去查看。手下人回来报告说：“门帘里面果真埋伏着甲士。”囊瓦大怒，马上派人把鄢将师请来，把郤宛要谋害他的事说了一遍。鄢将师说：“郤宛和阳令终、阳完、阳佗，还有晋陈，三家结成死党，想独揽大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囊瓦说：“外国的混帐还敢在咱们这儿捣乱，我要亲手把他杀了！”于是禀告了楚昭王，命令鄢将师领着人去攻打郤宛。郤宛这才明白上了费无极的当，拔出宝剑自刎而死。他的儿子伯嚭，吓得逃到城外去了。

郤宛死了，囊瓦又下令烧毁他的住宅，老百姓没有一个响应的。囊瓦更生气了，又下令说：“谁要是不烧，就和郤宛同罪！”大家都知道郤宛是个忠臣，谁愿意把他的家给烧了？最后被囊瓦逼得没办法，各个手里都拿了一把稻草，扔在郤宛家的院墙外面。囊瓦亲自率领家丁，把前后门都堵上，然后点起火来。可怜左尹府那一带，当时就化为灰烬，连郤宛的尸首都给烧没了。囊瓦又把郤宛家的人来了个满门抄斩，跟着把阳令终、阳完、阳佗、晋陈也都抓起来，说他们通吴谋反，也都给杀了，国内的老百姓没有不说他们

冤枉的。

忽然有一天，囊瓦乘着月色半夜上了楼，听见街上有人唱歌，歌词听得很清楚：

莫学郤大夫，忠而见诛，身既死，骨无余。楚国无君，惟费与鄢，令尹木偶，为人作茧。天若有知，报应立显。

囊瓦急忙派手下人去察看，没找到这个人，只看见老百姓的住宅里，家家点着祭神的香火，问他们：“你们祭的是什么神？”回答说：“就是楚国的忠臣郤宛。他没犯罪却被冤杀，我们都盼望他能到老天爷那儿去告状。”手下人回来报告给囊瓦。囊瓦于是去访问朝中的大臣们，公子申等一般人都说：“郤宛没有私通吴国的事情。”囊瓦心里很后悔。

沈尹戌听到城外祭祀的人，都在咒骂囊瓦，就来见他说：“老百姓都在骂你呢！你自己还不知道吧？那个费无极，是咱们楚国最会挑拨离间、到处使坏的人，和鄢将师狼狈为奸。赶走蔡侯朱；教唆先王干乱伦的事；把太子建害死在国外；冤杀伍奢父子，都是他干的事。如今又杀了左尹郤宛，殃及阳、晋两家。老百姓对这两个人已经恨之入骨。现在大家又都说你纵容他们做坏事，咒骂声已经遍及全国。常言说：‘杀人以掩谤，仁者犹不为。’你可倒好，杀了人反而给自己招了骂，还像个仁者吗？你身为相国，却纵小人而失民心，将来楚国一旦有事，敌人从外面进攻，百姓在里面造反，你这个位子还坐得住吗？与其听信小人的坏话祸及自身，不如除掉小人保全自己，你掂量着办吧！”

囊瓦听了这番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从座席上走下来，对沈尹戌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希望司马您能助我一臂之力，除掉这两个国贼！”沈尹戌说：“这是国家的福气，我哪能不帮忙呢！”沈尹戌当即派人四处去对老百姓说：“杀害左尹郤宛，都是费、鄢二人出的主意，相国已经发觉了他们的阴谋，现在就去讨伐他们，有愿意跟着的都可以来！”话还没说完，老百姓争先恐后拿着家伙儿往前跑。囊瓦于是把费无极、鄢将师抓了，当众宣布他俩的罪行，押往闹市斩首。百姓们没等囊瓦发话，就举着火把把他俩的家全给烧了，把和他俩一伙儿的人也全给杀了。就这样，对囊瓦的咒骂才算停止了。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不焚伯氏焚鄢费，公论公心在国人。

令尹早同司马计，谗言何至害忠臣！

又有一首诗，说费鄢二人一生害人，终以自害，谗言作恶，没好下场：

顺风放火去烧人，忽地风回烧自身。

毒计奸谋浑似此，恶人几个不遭屯！

再说吴王阖闾元年，也就是周敬王六年，阖闾——也就是原来的公子光——向伍员咨询国政说：“我想要强盛国家谋求霸业，怎么办才能成功呢？”伍员伏在地上顿首流着眼泪回答说：“我是一个从楚国逃出来的人，父兄含冤，尸骨不存，千辛万苦投奔到您这儿，您把我收留下已经是我的福气了，怎么敢再参与吴国的政事呢？”阖闾说：“要不是有了你，我免不了还在王僚手下受委屈呢。幸亏听了你的一番指教，才能有今天，我正想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你，你怎么忽然有了激流勇退的意思？难道你觉得我对你不够好吗？”伍员回答说：“我并不是认为您对我不好。我听说‘疏不间亲，远不间近。’我怎么敢以一个留居此地的客人的身份，越居在吴国大臣之上呢？何况我的仇还没报，心里乱糟糟的，自己还不知如何是好，又怎么能替您筹

划国事呢？”阖闾说：“吴国能够出谋划策的大臣，没有比你强的，你就别推辞了。等国里的事都有了头绪，我就去替你报仇，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伍员问：“您想要筹划的是什么事？”阖闾说：“我们吴国地处偏僻的东南沿海，道路险阻地势低平，经常受到海潮的侵袭，仓库不敢多盖，田地不好开垦，边境不利于防守，老百姓都没有在这里创业久居的决心，更没有什么可以让邻国崇敬和害怕的地方，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伍员回答说：“我听说治理百姓的办法，在于使他们安居乐业。要想成就霸业，就要先从眼前的事情一步步做起。我看吴国首先要修筑城池，完善防卫，充实仓库，添制武器，内部有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对付外面的敌人就不成问题了。”阖闾说：“太对了。我就把这事托付给你办吧。”

伍员接受了阖闾的委托后，先去查看地势的高低，尝尝水味的咸淡，终于在姑苏山东北三十里外，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开始修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有八个陆门，象征着天上的八风，有八个水门，象征着地下的八聪，南面叫盘门、蛇门；北面叫齐门、平门；东面叫娄门、匠门；西面的门叫阊门、胥门。城南复筑一小城，周围十里，防越袭击。

城修好了，伍员就把阖闾从梅里接来，把国都也定在这儿。城里面前是宫殿，后是街市，左是宗庙，右是神社，粮仓银库，无所不备。又从老百姓中挑了不少人当兵，训练他们掌握排列战阵攻防的本领。此外又在凤凰山的南面修了一座城池，以防备越国的进攻，取名叫南武城。

阖闾认为“鱼肠剑”是不祥之物，就把它封存起来。然后在牛首山修建炼铁炉，铸造了数千把利剑，名叫“扁诸”。又寻访到一位叫干将的吴国人，和欧冶子是师兄弟，让他住在匠门，另外铸造宝剑。

干将从各地采集来精铁，择吉日开炉，用三百个童男童女，往炉里鼓风加炭。一连干了三个月，炉里边的铁始终不化，干将莫名其妙。他的妻子莫邪就对他说：“听人说，凡是神物，必须掺进人气才能化开。现在你都折腾三个月了还没铸成剑，是不是这东西在等人呢？”干将说：“从前我师傅炼铁不化，夫妻俩一起跳进炉子里，然后剑才铸成。至今在山上炼铁，还一定要先系上麻绳披上草编的衣服祭炉，然后才敢点火。如今我铸不成宝剑，难道也是这个原因？”莫邪说：“师傅能献出生命铸成神奇的宝剑，我为什么不能效仿他？”于是莫邪就洗了澡，剪了头发和指甲，站在炉边，让童男童女再使劲鼓风，等炭火烧得正烈，自己就一下子跳进炉子里。霎时间精铁化成了铁水，终于铸成了两把宝剑。先成型的为阳剑，就叫作“干将”，后成型的为阴剑，就叫作“莫邪”。阴阳二剑上都铸上文字。干将把阳剑藏了起来，只把“莫邪”献给了吴王。吴王想试试它锋利不锋利，就往一块大石头上砍去，剑一碰石头，应手就裂开一条缝。现在虎邱还存有这块“吴王试剑石”。

吴王得了“莫邪”，重赏了干将一百金。可没过多久，就听说这剑本是一双雌雄剑，他得到的是把雌剑，那把雄剑被干将藏起来了。于是就派使者去向干将要，说：如果拿不回雄剑，就把干将杀了。干将取出雄剑让使者看，这把剑忽然从剑鞘里飞出来，变成一条青龙，干将骑上它升天而去。使者怀疑干将已成了“剑仙”，就回来报告吴王，吴王不住地叹息，从此更加珍爱“莫邪”。“莫邪”留在吴国，以后就逐渐不知下落了。

直到六百年以后，晋国的丞相张华，偶然见到斗牛二星之间有一团紫气，听说雷焕会看星象，就把他找来问是怎么回事。雷焕说：“这是宝剑的精华

闪现，宝剑就隐藏在豫章丰城一带。”张华就封雷焕为丰城令。到任以后，雷焕带着人干别的，今天刨这儿，明天挖那儿，最后，终于在一处房基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匣子，有六尺多长，三尺多宽，打开一看，里边有一双宝剑，剑上铸着“干将”、“莫邪”。用南昌西山的砂土擦过之后，宝剑放出艳丽的光芒。雷焕就把一把剑送给张华，另一把留着自己佩带。有一天，张华和雷焕佩带着“干将”、“莫邪”过延平津，两把宝剑忽然自己跳进水里，急忙派人下水去捞，只见两条五色斑斓的龙上下翻飞，把捞剑的人都给吓跑了。从此以后这两把宝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想必是神物终于回归天境了。现在丰城县仍有“剑池”，池前有石匣，俗称：“石门”，就是雷焕得剑的地方。后人《宝剑铭》说：

五山之精，六合之英；炼为神器，电焠霜凝。虹蔚波映，龙藻龟文；断金切玉，威动三军。

话说吴王阖闾已然得了“莫邪”，又出告示招募能做被称作金钩一种弯刀的人，答应做好了也赏给一百金。国内便有不少人做了金钩来敬献，有个工匠贪图吴王的重赏。把两个儿子杀了，用他们的血搅拌金沙，终于做成了两把金钩，献给吴王。过了几天，这个工匠来到宫门要赏金。吴王说：“做金钩的人多了，只有你来要赏金，难道你的金钩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工匠说：“我为了赏金。杀了两个儿子做成两把金钩，别人的怎么能和我的相比？”吴王让人拿来金钩，手下人说：“已经和别的金钩混在一块儿了，形状都差不多，分不出来。”工匠说：“请拿来让我看看。”吴王手下便把金钩都取出来，放在工匠面前，工匠也识别不出来，于是就向一大堆金钩呼喊两个儿子的名字说：“吴鸿！扈稽！我在这儿呢，你们怎么不在吴王面前显灵？”叫声还没断绝，两把金钩忽然飞出来，贴在工匠的胸前。吴王吃了一惊说：“你说得果然不错！”就赏了他一百金，然后把双钩和“莫邪”一起佩带在身上。

这时候楚国郢宛的儿子伯嚭逃亡在外，听说伍员被吴王重用，于是就投奔到吴国，先去拜见伍员。伍员和他面对面哭了一阵，然后就领着他去见吴王阖闾。阖闾问：“吴国地处东海之滨，你不远千里来这儿，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伯嚭说：“我的父亲什么罪也没犯，却惨遭杀害，连尸体都烧没了。我到处逃亡，一直没找到归属。听说大王义高云天，收留了困境中的伍子胥，所以不远千里也来投奔您，希望您赐我安身立命之所，决以身相报！”阖闾听了很难过，就封他为大夫，和伍员一起参议国事。

吴国的大夫被离暗地里问伍员说：“你怎么一见伯嚭就相信他？”伍员说：“我的仇恨和伯嚭相同，谚语说：‘同病相怜，同忧相救。’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被离说：“你只看到他的遭遇，却不一定能看到他的内心。我看伯嚭这个人，眼睛像鹰，走路像虎，生性一定贪婪媚谄，专权嗜杀，不可亲近。如果重用他，将来一定会连累你。”伍员不以为然，仍和伯嚭一块儿为吴王做事。后人评论被离既能发现伍员的贤德，又能看出伯嚭的奸佞，真是神相了。伍员不相信被离的话，难道是天意吗？有一首诗说：

能知忠勇辨奸回，神相如离亦异哉！

若使子胥能预策，岂容麋鹿到苏台？

再说公子庆忌逃到艾城，招纳死士，结交邻国，等待时机，伐吴报仇，阖闾听说这事，就对伍员说：“从前专诸刺王僚的事，我全靠你出力。现在庆忌有报复吴国的企图，我食不甘味，坐不安席，请你再给我想个办法吧。”

伍员回答说：“我不能算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忠臣，因为曾和您一起在密室里图谋过王僚，现在又要打他儿子的主意，恐怕这回老天爷不大乐意。”阖闾说：“想当年武王伐纣，又杀武庚，周朝人都不认为他做的不对。老天爷要除掉谁，我们只能照办。庆忌要是还活着，王僚就等于没死，我和你荣辱与共，这事决不能就此罢休。其实，我要是再能得到一个专诸，事情就可以解决了。你访求勇士已经好长时间了，有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呢？”伍员说：“不好说。我看中了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似乎可以跟他商量商量。”阖闾说：“庆忌能力敌万人，一个地位低下的人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伍员回答说：“虽说这个人地位低下，实际上也有万夫不挡之勇。”阖闾说：“这个人是谁？你怎么知道他英勇无敌？给我说说看。”伍员就把这个勇士的姓名和来历详细地讲给阖闾听。正是：

说时华岳山摇动，话到长江水逆流。

只为子胥能举荐，要离姓字播春秋。

伍员说：“这个人姓要名离，是个吴国人。我从前曾经见他羞辱过壮士椒邱诩，所以知道他的勇武。”阖闾说：“那是怎么回事？”伍员回答说：“椒邱诩这个人，本是东海边上的土人。他有个在吴国做官的朋友死了，他就来吴国奔丧。车到了淮津，他想饮饮马。有人劝他说：‘水里面有妖怪，看见马就会把马拖下水吃了，你别在这儿饮马了。’椒邱诩说：‘壮士在此，什么妖怪敢跟我犯刺儿？’就叫侍从把马解开，牵到河边喝水，那马果然一声嘶叫，就掉进水里不见了。劝他的人就说：‘这是妖怪把马拖走了。’椒邱诩气得暴跳如雷，脱了上衣拿了宝剑跳下水去，要找妖怪决一死战。妖怪一个劲儿兴涛鼓浪，可怎么也害不了他。一连三天三夜，等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一只眼睛被妖怪打瞎了。到了吴国吊唁朋友时，椒邱诩坐在丧席上，仗着和水里的妖怪打过一仗，盛气凌人，看不起旁边的人，而且出言不逊。当时要离就在椒邱诩对面坐着，就对他说：‘你这么神气十足的，是不是自认为是个勇士呢？我听说勇士和太阳决斗不移动太阳照在地上的身影，和鬼神决斗不后退半步，宁死也不受侮辱。可你和妖怪在水里斗了好几天，马没要回来，眼睛还让妖怪给打瞎了。身体受了残害名誉受到侮辱，你不和它同归于尽，还贪恋着后半辈子，真是天地间最没用的东西，本来就没人，还敢轻视旁人？’”椒邱诩被骂得哑口无言，含羞带愧走了。

要离晚上回到家，嘱咐妻子说：“我在吊丧的时候羞辱了勇士椒邱诩，他对我恨之入骨，今天夜里一定会来杀我。我干脆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等着他来，你可千万别关门。”妻子知道丈夫是个有胆量的人，就按他说的去做。

“到了半夜，椒邱诩果然带着家伙儿，直奔要离的住处，看见门没关，就闯进了内室，只见要离直挺挺地在床上躺着，眼睁睁地看着他进屋来，一点儿害怕的意思也没有。椒邱诩用剑顶着要离的喉咙说：‘你有三条该死的罪状，你知道不知道？’要离说：‘我不知道，’椒邱诩说：‘你当着大家的面羞辱我这是第一条；回家来不关门闭户，这是第二条；看见我还不赶紧躲开，这是第三条。这都是你自己找死，你也别恨我！’要离说：‘我没有这三条该死的罪状，你倒有三种不好的品行，你知道不知道？’椒邱诩说：‘我不知道。’要离说：‘我当着上千人的面羞辱你，你都不敢说一句话，这是第一种；不声不响溜进我家，有乘人不备偷袭的意思，这是第二种；拿剑顶着我的喉咙，才敢说大话，这是第三种。你有这三种不好的品行，反而指责我，自己不觉得有点儿卑鄙吗？’椒邱诩听了这话，把剑收回来叹了口气。

气说：‘我的勇气，自认为天下没有比得上的，没想到你还在我之上，真是天下少有的勇士。我要这样杀了你，还不被人耻笑？可是我要不把你杀死，也无法再以勇气著称于世了！’说完把剑往地上一扔，一头撞在窗户上死了。当要离坐在丧席上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坐着，所以知道得很详细。这个要离，难道不是有力敌万夫之勇吗？”

阖闾听了这段故事，急切地对伍员说：“请你马上把他给我找来。”伍员找到要离，对他说：“吴王听说你有勇气，讲仁义，很想见见你。”要离有些吃惊：“我只是吴国的一个草民，有什么德能值得吴王召见？”伍员再三说明吴王想见他的心意，要离才跟着伍员进了宫。

阖闾听伍员夸要离时，心里觉得他一定长得非常魁伟，等一见面，只见要离身材只有五尺多高，腰围很瘦，仿佛两手一掐能掐过来，脸长得也很丑陋，真是大失所望，就对要离说：“子胥说得那个勇士要离，难道就是你吗？”要离说：“臣矮小无力，迎着风一刮就倒，风从背后一刮就仆下，哪儿称得上勇士？不过大王要是有什么事派我去干，我不敢不尽力。”阖闾半天没吱声。伍员心里明白他的意思，就对他说：“好马不在乎外形，可贵的是它的身体能负重，善于跑远路。要离虽然相貌丑陋，但他才智超群，没有他就办不成这件事，您可别放跑了人才啊！”阖闾这才请要离到后宫坐下说话。

要离说：“大王心里顾忌的，是不是王僚的儿子庆忌？我能把他杀了。”阖闾笑着说：“庆忌身轻如燕，跑得比奔马还快，勇武矫健，万夫不挡，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要离说：“善于杀人的人，在智不在力。我有办法接近庆忌，刺杀他就像宰只小鸡。”阖闾说：“庆忌是个聪明人，他只招纳各地的亡命之徒，怎么肯轻易相信国内的人，让你靠近他呢？”要离说：“庆忌招纳亡命之徒，想靠他们夺回吴国。我假装犯罪逃跑，希望您把我的老婆孩子杀了，再砍断我的右手，庆忌必然会相信我而让我靠近他。然后就可以行刺了。”阖闾不大情愿地说：“你没过错，我怎么忍心这样残酷地对待你呢？”要离说：“我听说‘安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室家之爱，不能除君之患，非义也。’我如果能以忠义二字铸成英名，即使全家都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伍员在一边劝阖闾说：“要离为国忘家，为主忘身，真是千古豪杰！只是功成之后，您一定要表彰他的妻子和儿子，不能埋没他们的功绩，使他们一家扬名后世！”阖闾答应了。

第二天，伍员带着要离一起上朝，举荐要离为大将，请阖闾发兵伐楚。阖闾大骂道：“我看这个要离的力气，还不如一个小孩儿，怎么能担当讨伐楚国的重任？何况国事刚有点儿眉目，哪儿禁得住再打仗？”要离说：“大王不讲仁义！伍子胥为您平定了吴国，您怎么不为他报仇呢？”阖闾大怒说：“这是国家大事，哪儿用得着你这个村野之人插嘴？你怎么敢当面责备辱骂我！”说着就大声命令甲士抓住要离，砍断了他的右臂，关在牢房里，然后派人去抓他的老婆孩子。伍员唉声叹气地走出来。大臣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原由。

过了几天，伍员秘密传令叫狱官放松对要离的看管，要离乘机逃跑了。阖闾于是杀了要离的老婆孩子，把尸首烧毁抛弃在街市上。

后来宋朝的儒生谈论这件事时，认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是仁者不肯做的事。何况阖闾无故杀人妻子，以售其奸，实在是残忍极了！而要离没受过阖闾什么恩惠，只为了贪图勇侠的名声，就残身害家，也不见得就是勇士。有一首诗说：

只求成事报吾君，妻子无辜枉杀身。

莫向他邦夸勇烈，忍心害理是吴人！

要离逃出吴国，一路上逢人就诉冤情，寻访到庆忌在卫国，于是就到卫国去求见。庆忌怀疑其中有诈，不收留他。要离就把衣服脱了让他看。庆忌看见他的右臂果然被砍断了，才信以为真，就问要离说：“吴王杀了你的老婆孩子，砍了你的胳膊，你现在来找我为了什么？”要离说：“我听说吴王杀了您的父亲，夺了王位，现在您联合诸侯，就要发兵复仇，所以我来投靠您。我知道吴国现在的情况，如果以您的勇武，用我当向导，就能攻进吴国。您报了父王之仇，我也雪了妻子之恨！”庆忌还是有点儿不相信。

过了几天，庆忌的几个心腹从吴国打探回来报告，要离的老婆孩子果然被杀死在街市上，庆忌这才深信不疑，问要离说：“我听说吴王任用伍子胥、伯嚭作谋士，练兵选将，国内治理得不错。咱们兵少力弱，怎么能出这口气呢？”要离说：“伯嚭有勇无谋，有什么可顾虑的？吴国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伍子胥智勇双全，可如今和吴王也有点儿小过节儿。”庆忌说：“伍子胥乃是吴王的恩人，君臣一向关系不错，怎么说有过节儿？”要离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伍子胥所以尽心为阖闾办事，就是想要借吴国的兵去讨伐楚国，好替他的父亲哥哥报仇。如今楚平王已经死了，费无极也死了，阖闾得了王位，只顾着享福，不想为子胥报仇。我为子胥说了几句话，惹怒了阖闾，落得个家破人亡，子胥心里怨恨阖闾，那还不是明摆着吗？我之所以能侥幸逃出牢狱，也全靠了子胥从中周旋。他还嘱咐我说：‘你逃出去以后一定要去见公子庆忌，看看他有什么志向，要是肯为我伍氏报仇，就愿意作公子的内应，以赎密室谋主的罪过。您如果不乘此机会发兵伐吴，等他们君臣和好，我和您的大仇，就都没有再报的日子了！’说完痛哭流涕，把头对着柱子就要自己撞死。庆忌急忙拉住他说：“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于是和要离一块儿回到艾城，把要离当作心腹，让他训练士兵，修建战船。

三个月以后，庆忌率领战船顺流而下，去进攻吴国，要离和庆忌乘同一条船。船走了一半，后面的船渐渐跟不上了。要离说：“公子可以亲自坐在船头，号令船夫。”庆忌来到船头坐稳了，要离手里拿着短矛站在旁边侍候。忽然江面上刮起一阵怪风，要离转身站在上风的方向，借着风势用短矛猛刺庆忌，一下子刺入心窝，从后背穿了出来。庆忌一伸手把要离倒提起来，把他的脑袋按在水里淹了三次，然后把要离抱着放在膝盖上，冲他笑着说：“天下真有这样的勇士吗？敢来刺杀我？”手下人举着兵器就要杀要离，庆忌摆摆手说：“他是天下少有的勇士。怎么能在一天时间里，杀死两个天下少有的勇士呢？”又嘱咐手下：“不要杀要离，可以放他回吴国，以表彰他的忠烈。”说完，把要离从膝盖上推下来，自己用手抽出短矛，血流如注而死。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话说庆忌临死时，告诫手下不要杀掉要离，好成全他勇武侠义的名声。可是当他们要释放要离的时候，要离却怎么也不肯走，说：“我有三个理由不能活在世上，即使公子有命，我也不愿偷生。”大家问：“这话从何说起？”要离说：“杀我自己的老婆孩子，以求为吴王做事，是不仁；为了新君而杀死故君的儿子，是不义；想成人之事而不免于残身灭家，是不智。有这样三条罪状，我还有什么脸再活在世上！”说完就一头扎进江水里。船上的人把他从水里捞出来，要离说：“你们为什么捞我？”大家说：“你回国后一定能封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要离笑着说：“我连身家性命都不在乎，何况封官晋爵？你们把我的尸首送回去，可以领取重赏。”说着夺过一把宝剑，自己先把腿砍断了，然后自刎而死。后人评论要离之死说：

古人一死，其轻如羽；不惟自轻，并轻妻子。阖门毕命，以殉一人；一人既死，吾志已伸。专诸虽死，尚存其胤；伤哉要离，死无形影！岂不自爱？遂人之功；功遂名立，虽死犹荣！击剑死侠，酿成风俗；至今吴人，趋义如鹄。

又有一首诗单说庆忌能力敌万人，却死在一个残疾匹夫的手里，世上依赖勇力的人，可引以为诫：

庆忌骁雄天下少，匹夫一臂须臾了。  
世人休得逞强梁，牛角伤残麋鼠饱。

庆忌的手下整理好要离的尸体，和庆忌的尸体一起放到船上，去投奔吴王阖闾。阖闾非常高兴，重赏了降兵，收留在军队里。然后把要离按照上卿的礼节，安葬在阖闾下面，说：“借你的勇武，为我守门吧。”又追封了要离的妻子和儿子，为要离和专诸建了一座庙，按时祭祀。把庆忌也按照公子的待遇，埋葬在王僚的故墓旁边。然后大宴群臣。伍员流着眼泪说：“大王的祸患都除掉了，我的仇恨什么时候才能报呢？”伯嚭也哭着请求发兵伐楚。阖闾说：“等明天一早就商量这事。”

第二天一早，伍员和伯嚭又到宫里来见阖闾。阖闾说：“我已决定为二位出兵，不知谁可以当大将？”伍员伯嚭齐声回答：“全凭大王调遣，万死不辞！”阖闾心里一想：“他俩都是楚国人，只求为自己报仇，未必能为吴国尽力。”于是半天没言语，只是长叹了一口气。伍员看出了他的心意，又说：“大王是不是担心楚国兵多将广？”阖闾说：“是。”伍员说：“我推荐一个人，保证能打胜仗。”阖闾高兴地问：“你推荐的是哪位？他的才能怎么样？”伍员回答说：“姓孙名武，是吴国人。”阖闾一听是吴国人，脸上便露出了笑容。伍员又说：“这个人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己写了《兵法》十三篇，世上的人还不知道他的才能，所以现在隐居在罗浮山东面。真要让他当了军师，就可以横行天下，别说一个楚国了。”阖闾说：“你替我把他找来。”伍员回答说：“这个人不肯轻易出来做官，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必须带着礼物去聘请他，才有可能来。”阖闾就叫人取出黄金二百两，白璧一对，让伍员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去罗浮山聘请孙武。

伍员见了孙武，反复讲了吴王仰慕的心意，好不容易把他请出山，一同去见阖闾。阖闾走下台阶来迎接，到了朝廷上又让人搬来椅子请孙武坐下，

然后问他的兵法。孙武把自己亲笔写的《兵法》十三篇，按顺序呈上来。阖闾叫伍员从头朗诵一遍，每读完一篇，便不自主地赞不绝口。那十三篇是：

一曰《始计》篇，二曰《作战》篇，三曰《谋攻》篇，四曰《军形》篇，五曰《兵势》篇，六曰《虚实》篇，七曰《军争》篇，八曰《九变》篇，九曰《行军》篇，十曰《地形》篇，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间》篇。

阖闾看了看伍员说：“这《兵法》充满通天彻地的才华，只恨我的国小兵微，不知能不能用得上？”孙武回答说：“臣下写的《兵法》，不但可以用来训练士兵，就是妇人女子，只要听从我的军令，也可以上阵打仗。”阖闾拍着手大声笑着说：“先生这话说的可有点儿玄乎！天底下哪有妇人女子，能够舞枪弄棒打仗的？”孙武说：“大王要是不相信，请把后宫侍女交给我训练。如果训练不好，情愿承当欺君之罪。”阖闾当即叫来三百名宫女，叫孙武带着训练。孙武说：“希望得到两位大王宠爱的妃子当队长，然后才能统一号令。”阖闾又找来两名宠妃，一个叫左姬，一个叫右姬，对孙武说：“这两个都是我宠爱的妃子，可以当队长吗？”孙武说：“可以。但是军队里的事，首先要严格执行命令，其次要赏罚分明，这次虽然只是操兵试验，也不能废弛军纪。请派一个人当执法官，派两个人当中军传达命令，派两个人敲鼓，再派几个甲士当牙将，拿着刀枪斧戟，排列在将台上，以壮军容。”阖闾准许他任意挑选。

孙武吩咐宫女分成左右两队，让右姬管右队，左姬管左队，个个披挂整齐手持兵器，然后又当众宣布了三条军法：一不许队伍混乱，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意违反命令。最后通知第二天早上都到操场集合听候操练。

第二天早上，两队宫女都来到教场，一个个顶盔束甲，右手持剑，左手握盾。两个妃子充当将官，分别站在两边，伺候孙武升帐。孙武亲自拿绳墨画好了阵形。又命传令官把两面小黄旗分别交给两个妃子，让她们举着旗子当前导，宫女们都跟在后面，五个人一排，十个人一组，脚步跟着脚步，随着鼓点进退，左转右转，不许错步。传令已毕，让两队人都停在原地待命。

过了一会儿，孙武下令说：“听到第一通鼓响，两队一齐起立；听到第二通鼓响，左队往右转，右队往左转；听到第三通鼓响，每个人都挺起剑作交战的姿势。听见锣响，才能收拢队伍往后退。”宫女们都捂着嘴嬉笑。军士敲完第一通鼓，只见宫女们有站着的有坐着的，参差不齐。孙武离开席位站起来说：“约束不明，令出不行，我这个当将官有责任！”命中军再传前令。第二通鼓敲完了，只见宫女们站是都站起来了，就是歪歪斜斜一个靠着一个，还跟刚才一样笑个不停。孙武于是又命中军重申前令，然后卷起袖子，亲自抡起鼓锤敲响第三通鼓。只见两个妃子和宫女们拿着宝剑比划着，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孙武气得怒发冲冠，两眼冒火，大声呼唤：“执法官在哪儿？”执法官急忙跪倒在孙武面前。孙武说：“约束不明，令出不行，将官有责任；既然已经再三说明了命令，可是士兵仍不执行，就是士兵的过错了！按照军法应该怎么办？”执法官说：“应该斩首。”孙武说：“士兵难以全部斩首，罪在队长。可以把女队长斩首示众！”甲士们看见孙武怒气冲冲的样子，不敢违令，只得把左姬右姬给捆了。

阖闾正在望云台上看孙武操练，忽然看见把两个宠妃给捆上了，连忙叫伯嚭拿着令箭传话给孙武说：“我已经知道了将军用兵的才能，但这两个妃子服侍我一直很合意，我没了她们吃饭都不香，请将军赦免了她们吧！”孙

武说：“军中无戏言。我已接受命令当了大将，将在军中，虽然有君命也可以不接受。如果听君王讲情放走罪犯，还拿什么来服众？”喝令甲士：“速速将二姬斩首！”然后取了二姬的人头放在队伍前面。

就这一下子，再看那两队宫女，一个个心惊胆战，两腿发抖，不敢抬头。孙武又从队伍里挑出两个宫女当队长，再次说明军令：一鼓起立，二鼓转弯，三鼓交战，鸣金收兵。这一回三通鼓敲下来，宫女们左右进退，回旋往来，按照画好的阵形分毫不差，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孙武派执法官回报吴王说：“士兵已训练整齐，请大王检阅。只等大王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也没人敢退却。”后人写了一首诗赞美孙武训练女兵的事：

强兵争霸业，试武耀军容。  
尽出娇娥辈，犹如战斗雄。  
戈挥罗袖卷，甲映粉颜红。  
掩笑分旗下，含羞立队中。  
闻声趋必肃，违令法难通。  
已借妖姬首，方知上将风。  
驱驰赴汤火，百战保成功。

阖闾见二姬死了，心里很悲痛，就把她俩葬在横山，还立了座庙以示纪念，名叫爱姬祠。因为忘不了二姬，于是有了不用孙武的心思。伍员规劝说：“我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作‘兵者，凶器也。’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诛杀要是不果断，军令就会行不通。大王想要征伐楚国争霸天下，就一定要找到良将，良将的标准之一就是坚毅和果断，假如没有孙武这样的良将，谁能领兵渡过淮河泗水，飞越千里斩关夺隘呢？人常说美色易得，良将难求。如果为了二姬而抛弃一员良将，和爱枯草而扔掉好禾苗有什么不同呢！”阖闾这才醒悟过来，于是封孙武为上将军，称为军师，责成他全权处理讨伐楚国的事。

伍员问孙武说：“我军先从什么地方进攻？”孙武说：“大凡行兵作战，都要首先消除内患，然后才能对外征伐。我听说王僚的弟弟掩余、烛庸，一个在徐国，一个在钟吾，二人都想替王僚报仇。现在发兵，应该先除掉这两个人，然后开始南伐。”伍员觉得有道理，就转告给阖闾，阖闾说：“徐国和钟吾都是小国，派使臣去索取逃亡的吴国大臣，他们不敢不答应。”于是派了两名使臣，一个到徐国去要掩余，一个到钟吾去要烛庸。

徐国的君主章羽不忍心看着掩余回国受死，偷偷派人把这事告诉他，掩余急忙逃出徐国。半路上碰上烛庸也从钟吾逃了出来，两人一商量，就去投奔楚国。楚昭王满心欢喜地说：“这两人一定恨极了吴国，应该乘这时候和他们好好结交。”于是安排他们住在舒城，好让他们练兵对付吴国。

阖闾因为徐国、钟吾没照他的意思办，恼羞成怒，就命孙武带兵讨伐徐国，结果把徐国给灭了，章羽也逃往楚国。阖闾又命孙武去攻打钟吾，结果把钟吾的君主抓到吴国。阖闾又命孙武袭击舒城，又杀了掩余、烛庸。阖闾还想乘胜攻打郢城，孙武说：“将士劳累，不可频繁使用。”于是班师回朝。伍员从孙武的话联想到一个主意，就对阖闾说：“凡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队，一定要有适当的作战和休整的时间比例。晋悼公大败楚军，就是因为善于以逸待劳。现在楚国执政的都是些贪庸之辈。请您把军队分成三个师，轮流去袭扰他们。我军出动一个师，楚军必然全军迎战；楚军一出动，咱们就退回来；楚军一回去，咱们再出动。这样就能把楚军折腾得精疲力尽，然

后咱们乘机突然全军出击，还愁打不了胜仗？”阖闾听了不住地点头。于是把军队分成三部分，轮番出击袭扰楚国的边境，可把楚人折腾苦了。

却说吴王阖闾有个心爱的女儿名叫胜玉，有一次，阖闾在宫里摆了一桌家宴，厨子献上一条蒸鱼，阖闾吃了一半，把剩下的半条赏给女儿，胜玉非常生气，说：“父王用剩鱼侮辱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退回内宫就自杀了。阖闾十分悲痛，把她厚葬在阖闾门以外。又挖土成池，于是有了今天的女坟湖。还让工匠用文石给她凿了个棺材，把金鼎、玉杯、银尊、珠宝都放在里面，国库差不多用了一半。又取出“磐郢”名剑，也给女儿做陪葬。出殡那天，阖闾让人在街市上舞动白鹤，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跟着瞧热闹，然后把他们都引到墓道里送葬。墓道里设有机关，这些男男女女刚一进去，阖闾就命令触动机关，关闭墓门，再用泥土把墓门封死，遇难者不下一万人。阖闾说：“让我的女儿有一万个人陪葬，该不会寂寞了吧。”至今吴地办葬事，还有在丧亭上制白鹤的风俗。杀生送死，阖闾也太不讲人道了！后人写了一首诗说：

三良殉葬共非秦，鹤市何当杀万人？

不待夫差方暴骨，阖闾今日已无民！

话说有一天楚昭王正躺在宫里睡觉，刚一睁眼，只见枕头旁边直冒寒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宝剑。等到天一亮，就把会相剑的风胡子找进宫来，把宝剑拿给他看。风胡子看见宝剑大吃一惊，问：“大王从哪儿得来的这把宝剑？”昭王说：“我睡觉时在枕头边捡到的，不知道这剑叫什么名字？”风胡子说：“这把宝剑名叫‘湛卢’，乃吴国剑师欧冶子所铸。当年越王一共铸了五把有名的宝剑，吴王寿梦听说了就来讨要，越王就送给他三把：‘鱼肠’、‘磐郢’、‘湛卢’。如今‘鱼肠’刺了王僚，‘磐郢’送了胜玉，只剩了这把‘湛卢’。我听说这把剑是用‘五金之英、太阳之精’铸成的，极有神威。但是只要君王一做伤天害理的事，这剑就会自己离开，到了哪国，哪国就会日渐昌盛。现在阖闾杀了王僚自立为王，又坑杀了上万人给他女儿殉葬，吴国人痛恨悲怨，所以这把宝剑，就离开阖闾这无道的昏君，投奔您这有道的明君来了。”昭王一听这话，不由得喜上眉梢，立即佩挂在身边，当作无价之宝显示给满朝文武，自以为是天降祥瑞。

阖闾丢了宝剑，派人到处寻找，有人报告说：“这把剑已经归楚国了。”阖闾气得暴跳如雷，说：“这一定是楚王贿赂了我的手下，让他们盗走了我的宝剑！”一气之下杀了几十个手下人。然后派孙武、伍员、伯嚭领兵伐楚，又派使者去越国借兵。越王允常没和楚国断交，因此不肯借兵给吴国。孙武等连拔楚国几座城池，因后续部队跟不上，只好班师回国。阖闾因为越国不和吴国一块儿讨伐楚国，气得火冒三丈，又要进攻越国。孙武劝阻说：“今年木星在黄道带里正好经过越国，讨伐它不利。”阖闾不听，仍旧派兵进攻越国，在檣李打败了越军，大肆抢掠一番而回。孙武私下里对伍员说：“四十年以后，越国强盛而吴国没落，这是天数啊！”伍员默默地把孙武的这句话记在心里。这都是阖闾五年的事。

第二年，楚国的令尹囊瓦率领水军进攻吴国，以报前仇。阖闾派孙武、伍员迎击，在巢地打败了楚军，俘虏了楚将芊繁。阖闾说：“攻不进郢都，就是打败了楚军，也是劳而无功。”伍员回答说：“臣下一刻也没有忘记郢都！可现在天下没几个比楚国更强大的国家，咱们可不能轻敌。囊瓦虽然不

得民心，但和诸侯关系还不错。听说他这个人索取贿赂贪得无厌，不久诸侯就会有变化，那时咱们再见机行事。”阖闾就让孙武在江口操练水军，随时准备进攻楚国。伍员接连不断地派人去探听楚国的动静。忽然有一天，探子报告：“唐、蔡两国派使臣来和咱们建交，现在已经到了城外。”伍员心中暗喜：“唐国、蔡国都是楚国的属国，无缘无故大老远地派使臣来，一定是和楚国闹僵了，这是老天爷助我破楚国进郢都啊。”

原来，楚昭王因为得了“湛卢”宝剑，诸侯都来祝贺，唐成公和蔡昭侯也来了。蔡侯珍藏着一双羊脂白玉佩和两副银貂鼠裘，这次带来一佩一裘献给楚昭王，作为祝贺的礼物，自己把另外一佩一裘穿戴在身上。囊瓦一见这两样东西，眼睛都红了，就派人来向蔡侯讨要。蔡侯却舍不得给。唐侯养了两匹好马，名叫“肃霜”。“肃霜”本来是一种大雁的名字，这种大雁羽毛像素绢一样白，头扬得高高的，脖子很长。因为马的颜色、形态都和这种大雁相似，所以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后来又有人给“肃霜”两个字加上了马字旁儿，写作“骠驎”，是天下少有的骏马。唐侯用这两匹马驾着车到楚国来，走得又快又稳。囊瓦又看上了，派人去向唐侯讨要，唐侯也没舍得给。

唐蔡二侯向昭王朝贺已毕，囊瓦就在昭王的耳朵边儿说他俩的坏话：“唐蔡私通吴国，要是放他们回去，准保给吴国带路进攻楚国，不如先把他们拘留起来。”于是就把这两位国君搁在馆驿里不让出来，又给每位派了一千名卫士，名为护卫，实际上就是监押。那时候昭王年纪还小，国政都掌握在囊瓦手里。

两位国君一住就是三年，一天到晚想回家，只是身不由己。唐世子不见唐侯回国，就派大夫公孙哲到楚国探望，才知道唐侯被拘禁的原因。公孙哲就对唐侯说：“两匹马和一个国家，究竟哪样重要呢？您何不献马而求归？”唐侯说：“这马是稀世之宝，我太爱惜它了！连楚王我都舍不得送，何况令尹？再说囊瓦贪得无厌，竟敢用武力劫持拘押我，我宁可死去，也决不服从他！”公孙哲暗地里对侍从说：“主公因为两匹马被关在这儿好几年了，怎么能这么看重牲畜而轻视国家呢？咱们不如悄悄把马偷了献给囊瓦。倘若能够使主公回转唐国，咱们既使犯了盗马的罪过，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侍从们都同意了，于是就用酒把马伕灌醉，偷出马来献给囊瓦说：“我们主公因为您德高望重，特地派我们献上良马两匹，供您使用。”囊瓦乐得嘴都合不上了，第二天就去对昭王说：“唐国地处偏远，兵微将寡，谅唐侯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干脆放他回国算了。”昭王应允。

唐成公回国后，只见公孙哲和几个侍从，都把自己绑了，跪在殿前听候发落。唐侯说：“要不是你们把马献给那个贪夫，我到现在还回不来呢。这都是我的过错，几位不埋怨，我就知足了。”于是厚赏了公孙哲等人。现在随州城北还有个骠驎陂，就是因为那两匹马曾路过此地而得名。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行行西至一荒陂，因笑唐公不见机。  
莫惜骠驎输令尹，汉东宫阙早时归。

又有一首诗说：

三年拘系辱难堪，只为名驹未售贪。  
不是便宜私窃马，君侯安得离荆南？

蔡侯听说唐侯因为献马被放了回去，也把羊脂白玉佩和银貂鼠裘献给了囊瓦，囊瓦又对昭王说：“唐蔡两国关系密切得像一个人，既然把唐侯放了，

干脆把蔡侯也放了得了。”

蔡侯出了郢都，肚子气得鼓鼓的，拿出一块白璧扔到汉水里，发誓说：“我要是不能讨伐楚国而再次渡江南来，就像这条大江一样逝去。”回国后第二天，就把儿子元送到晋国当人质，向晋国借兵伐楚。晋定公把这事报告了周敬王，周敬王命令卿士刘卷，以王师的名义聚集诸侯，准备伐楚。宋、齐、鲁、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子连同蔡国，总共十七路诸侯，因为痛恨囊瓦，都派兵参加，集中在召陵。

晋国派士鞅为大将，荀寅当副将。荀寅自以为帮蔡国打仗，对蔡国有功，也想得点儿好处，就派人对蔡侯说：“听说您把佩、裘送给了楚国君臣，怎么单单没晋国的份儿？我们专门为您千里兴师。不知您拿什么作犒劳？”蔡侯回答说：“我因为楚国的囊瓦贪得无厌，才弃楚而投晋，希望您能看重盟主的道义，灭强楚而扶弱小，事成之后，荆襄一带五千多里的地方，都可以作为晋军的犒赏，好处不是比佩裘大得多吗？”荀寅听了很惭愧。

当时正是周敬王十四年春三月，一连下了十几天大雨，刘卷得了疟疾，荀寅就对士鞅说：“从前五霸之中没有比齐桓公更强大的了，但是因为把军队驻扎在召陵，也没把楚国怎么样。现在大雨接连不断，疟疾又开始传播，恐怕咱们进攻也未必能打赢，要是退回去，又怕楚国乘机钻了咱们的空子，这些都不能不考虑呀。”士鞅也是个贪夫，也曾向蔡侯索取过好处，同样没达到目的。于是就推说雨水大不利于进攻，然后把人质还给蔡侯，带兵回国了。各路诸侯见晋国这个盟主都不干了，也各自收兵回国了。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冠裳济济拥兵车，直捣荆襄力有余。  
谁道中原无义士，也同囊瓦索苞苴。

蔡侯见诸侯一个个走了，真是大失所望。回来的时候路过沈国，怨恨沈子嘉不跟着一块儿去伐楚，就派大夫公孙姓领兵灭了沈国，把国君俘虏后杀了，以发泄心中的怨气。楚国的囊瓦火了，就派兵伐蔡，包围了蔡国的都城。公孙姓建议说：“晋国看来是靠不住了。不如往东去向吴国求救。伍子胥、伯嚭几个大臣，都和楚国有不共戴天之仇，一定能尽力帮助咱们。”蔡侯同意了意见，当即派公孙姓去联络唐国，一起去吴国借兵，把自己的二儿子公子乾作为人质。

伍员把他们引见给阖闾后说：“唐蔡两国满怀怨愤，愿为先驱。救助蔡国可以显扬吴国的声望，打败楚国可以获得丰厚的财物。大王想要攻破郢都，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阖闾于是接受了蔡国的人质，答应出兵，让公孙姓先回去报告。

阖闾正要调兵遣将，有人来报：“军师孙武从江口返回，有事求见。”阖闾叫他进来，问他有什么事情。孙武说：“楚国之所以难以讨伐，都因为属国太多，不容易直接攻入它的疆界。现在晋侯打了个招呼，十八国就聚集在一块儿，其中陈、许、顿、胡一直都听楚国的，这次也弃楚而从晋，可见人心怨楚，不只是唐蔡两国，这正是楚国势单力孤的时候。”阖闾听孙武也这样说，伐楚的劲头更足了。当下让被离辅佐太子波在国内留守，拜孙武为大将，伍员、伯嚭为副将，亲弟弟公子夫概为先锋，公子山督送粮饷，出动全部六万吴兵，号称十万大军，从水路渡过淮河，直抵蔡国。囊瓦见吴兵声势浩大，赶紧撤除了对蔡都的包围，掉头就跑，又恐怕吴兵追赶，一直渡过汉水，才敢安营下寨，接连派人去郢都告急。

蔡侯出城迎接吴王，流着眼泪诉说楚国君臣的罪恶。过了一会儿唐侯也到了，两人自愿作为左右军，跟随吴兵攻打楚国。临出发时，孙武忽然传令让士兵们登陆，把战船都留在淮河弯曲的地方。伍员悄悄问留船的原因，孙武说：“坐船逆水而上，行进速度必然缓慢，可能会使楚国有时间作好准备，那样就不好对付了。”伍员对他的判断心悦诚服。大军从江北步行经过章山，直奔汉阳。楚军驻扎在汉水南面，吴兵驻扎在汉水北面。

囊瓦整天发愁，怕吴军渡过汉水，听说他们把战船都留在淮河，心里才稍稍踏实了点儿。楚昭王听说吴兵大举进攻，急忙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公子申说：“囊瓦不是当大将的人才，请您马上派左司马沈尹戌领兵前去，不能让吴军渡过汉水。吴军远道而来没有后续部队，肯定坚持不了多久。”昭王就命沈尹戌率领一万五千士兵增援囊瓦。沈尹戌来到汉阳，囊瓦把他接进大寨。沈尹戌问：“吴兵从什么地方来得这么快？”囊瓦说：“弃船从陆路经章山来的。”沈尹戌连笑几声说：“别人都说孙武用兵如神，依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囊瓦问：“何以见得呢？”沈尹戌说：“吴兵擅长使船，习惯水战，如今弃船登陆，只求快速，但是万一失利，就连退路也没有了，所以我才笑他们。”囊瓦说：“吴兵现在驻扎在汉水北面，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他们？”沈尹戌说：“我分给您五千士兵，您沿着汉水列阵，把船只都集中在南岸，再派一些轻便快捷的小船，从早到晚在水面上来往巡逻，使吴军不敢贸然强渡。我带领一队人马从新息抄到吴兵留船的地方，把所有的战船全给他烧了，再把汉水东面的小路用树木石头堵住。然后您领兵渡江，去攻打吴军的大寨，我从他们的背后发起进攻。吴军水上陆上的退路都被截断，首尾受敌，进退无路，他们君臣的小命，就全死在咱们手里了。”囊瓦喜形于色，说：“司马高见，我可比不上。”于是沈尹戌把大将武城黑留下，带着五千士兵协助囊瓦，自己领着一万士兵往新息进发。

##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话说沈尹戌走后，吴楚两军隔江列阵，相持了好几天。武城黑想讨好囊瓦，就建议说：“吴兵弃船上岸，违背了他们的特长，况且又不熟悉地形，沈司马已经算好了他们一定会失败。如今相持数日，吴兵不能渡江，军心已经懈怠，应该迅速出击。”囊瓦的爱将史皇也说：“楚国人喜欢您的少，喜欢司马的多，要是司马领兵烧毁了吴军的战船，堵塞了汉东的道路，那打败吴军的第一功，可又是他的了。令尹官高名重，却屡次失利，现在又把头功让给司马，将来怎么立于百官之上？说不定司马还会代替您执政呢。不如按照武城将军的计策，渡江作战决一胜负。”囊瓦被他俩说得动了心，于是传令三军全部渡过汉水，到小别山列成阵势。史皇出兵挑战，孙武命先锋夫概迎敌。夫概挑了三百名勇士，手里都拿着硬木头做的大棒子，一见楚兵，就没头没脑一阵猛抡。楚兵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措手不及，被吴兵一通乱打，史皇大败而回。囊瓦说：“你口口声声叫我渡江，现在才交战就让人家打成这样，你还有脸来见我？”史皇说：“作战不能斩杀敌将，进攻不能擒获敌王，算不上兵家大胜，现在吴王把营寨扎在大别山下，不如今夜出其不意，前去劫营，一定能立大功。”囊瓦又同意了。于是挑选了一万精兵，悄悄从小路赶到大别山后。

却说孙武听说夫概旗开得胜，众将都来祝贺，就对他们说：“囊瓦见识浅薄，贪功侥幸，如今史皇小有挫折，没受多大损失，今夜必来偷袭大营，诸位不能不防备。”于是命令夫概专毅各自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大别山的左右，听到号角一响，立刻出击；让唐侯蔡侯分两路接应；命令伍员领兵五千，抄出小别山，反劫囊瓦的营寨，伯嚭带兵接应；让公子山保护吴王转移到汉阴山，以避免冲突；命令大寨虚设旌旗，只留几百名老弱残兵守卫。到了半夜，囊瓦果然带兵悄悄从山后杀出，见大寨里寂静无声，一点儿防备也没有，就命令士兵呼喊杀入营寨。到里边一看，原来是座空营，囊瓦心说不好，赶忙又带着兵往外杀。忽听号角齐鸣，专毅、夫概两队人马突然冲出来左右夹攻，囊瓦一边迎战一边往回跑，三停人马，剩了两停。刚刚摆脱了专毅、夫概，又听见一阵炮响，左有唐侯，右有蔡侯，两下里截住，唐侯大叫：“还我肃霜，免你一死！”蔡侯大叫：“还我裘佩，饶你一命！”囊瓦又羞又恼，又急又怕。正在这时，只见武城黑领兵来到，大杀一阵，救出囊瓦。

又跑了有几里路，一伙儿守寨的士兵前来报告：“营寨已被伍员攻破，史将军大败而逃，不知去向。”囊瓦吓得心惊胆裂，领着败兵连夜跑到柏举，才敢住脚。过了老半天，史皇才领着残兵赶来，剩下的士兵渐渐聚集，于是又立了一座营寨。囊瓦说：“孙武用兵，果然灵活多变！不如弃寨撤军，请大王增派援兵后再战。”史皇说：“令尹亲率大兵抵抗吴军，倘若弃寨而归，吴兵一旦渡过汉水，长驱直入郢都，您怎么逃避罪责？不如全力一战，就是死在阵上，也给后代留个好名声！”

囊瓦正在犹豫不决，忽听有人报告：“大王又派一队人马前来接应。”囊瓦出寨迎接，原来是大将蘧射。蘧射说：“主公听说吴兵来势凶猛，担心您不能取胜，特派末将领兵一万，听候调遣。”接着问起两军交战的情况。囊瓦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脸都红了。蘧射说：“要是听了沈司马的话，何至

于如此。依我看，现在只有挖掘深沟，修筑工事，就地固守，千万不能再主动和吴军交战了，等司马来了以后，再合兵出击。”囊瓦说：“我因为兵力不足又去劫寨，才被吴兵反咬了一口。要是兵力相当两军对阵，我就不信楚军打不过吴军！如今将军刚到，乘着这股锐气，应该和敌人决一死战！”蘧射不愿意，于是和囊瓦各自为营，名义上说是成犄角之势，实际上离着有十好几里。囊瓦自恃爵高位尊，没把蘧射看在眼里，蘧射欺负囊瓦作战无能，也不听他指挥，两边各干各的，不肯一起商议战事。

吴军的先锋夫概，探听到楚将不和，就去对吴王说：“囊瓦贪而不仁，一向不得人心；蘧射虽来援救，但是不听调遣。三军都丧失了斗志，要是乘胜追击，必获全胜。”阖闾不答应。夫概退出来对吴王说：“君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传令，臣子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办事。我自己去进攻，要是走运打败了楚军，郢都唾手可得了。”第二天一早，就率领自己的五千士兵，直冲囊瓦的营寨。孙武听说了，急忙派伍员领兵接应。

夫概冲进楚军大营，囊瓦一点儿防备也没有，营里边顿时大乱。武城黑拼命挡住吴兵，囊瓦来不及坐车，跌跌撞撞逃出后寨，左肩膀上已经中了一箭。正碰上史皇率本部兵马赶到，赶紧请囊瓦上车，然后对囊瓦说：“令尹您自己掂量着办吧，小将应该战死在这里！”囊瓦脱下官袍铠甲，驾着车急速逃走，可是又不敢回郢都，只好一直奔郑国逃难去了。后人有一首诗评论囊瓦说：

披裘佩玉驾名驹，只道千年住郢都。  
兵败一身逃难去，好教万口笑贪夫。

伍员领兵赶到，史皇惟恐他追赶囊瓦，就提着画戟领着本部人马杀入吴军，左冲右突，杀死吴军兵将二百余人，楚军伤亡也不在此数以下。史皇身受重伤而死。武城黑迎战夫概毫不退却，也被夫概斩于马下。蘧射的儿子蘧延，听说前营被攻破，急忙报告父亲，要带兵前去援救，蘧射不答应，亲自站在营寨前弹压，传令说：“谁敢乱动就斩了谁！”囊瓦的败兵都归了蘧射，清点一下还有一万多人。蘧射说：“吴军乘胜追杀，挡也挡不住了。趁他们还没攻到，不如先退回郢都，再作打算。”于是命令大军拔寨返回，蘧延先行，蘧射亲自断后。

夫概探听到蘧射拔寨撤走，尾随其后一直追到清发。只见楚军正在收集船只，准备渡江。吴兵便要发起攻击，夫概制止住他们说：“困兽犹斗，何况是人？要是把他们逼急了，一定会和咱们拼命。不如暂停追击，等吴兵渡过一半，然后发起进攻。已经渡过去的好容易逃脱了，没渡过去的抢着逃命，谁还肯拼死作战？这一仗算是赢定了！”于是后退二十里安营下寨。等孙武等人赶到，听了夫概的这番见解，个个点头称赞。阖闾对伍员说：“我有这样了不起的弟弟，还愁攻不破郢都？”伍员说：“我听说被离曾经给夫概相过面，说他身上的汗毛倒长着，一定会发生背国叛主的事，虽然作战英勇，也不能委以重任。”阖闾不以为然。

再说蘧射听说吴兵追来了，正要列阵迎敌，又听说吴军撤退了二十里，喜滋滋地说：“我早就知道吴国人胆小，不敢穷追。”于是下令全军一早吃饱了好过江。谁知道，刚刚渡过去十分之三，夫概的兵马就杀过来了，楚军纷纷争夺渡船，一时大乱。蘧射制止不住，只好跳上车就跑。没渡过去的士兵，也都跟着主帅乱窜。吴军从后面掩杀过来，得了无数的旗鼓戈甲。孙武让唐蔡二侯，各自领着本国兵将，夺取渡江的船只，沿江一路接应。

蘧射逃到雍澨，兵将们一个个又累又饿，再也跑不动了。好在追兵离得远了，这才暂且停下，埋锅造饭。饭刚熟，吴兵又来了，兵将们来不及把饭吃下去，赶紧又跑，留下现成的热饭热菜，反便宜了吴兵。吴兵吃饱喝足，又尽力追赶。楚兵自相践踏，死伤的越来越多。蘧射的战车一下子被石头绊倒，被夫概一戟刺穿咽喉，当即身亡。蘧延也被吴兵团团围住，冲杀半天也突不出去。忽听东北角喊声大振，蘧延说：“吴军又来援兵，我这条命算完了！”

原来，这支兵马却是左司马沈尹戌走到新息，得知囊瓦兵败的消息，赶紧从旧路撤回来，正好在这儿遇到蘧延被围。沈尹戌把一万人马分成三路冲了过去。夫概忽然看见三路楚军一齐杀到，也不知道敌军到底有多少人马，就把包围蘧延的兵马撤走了。沈尹戌大杀一阵，吴兵死了有一千多。正要追杀，吴王的大军赶到，两下里各自扎营对峙。

沈尹戌对自己的家臣吴句卑说：“令尹急功近利，使我的计策不能实现，真是天意啊！现在敌人已深入楚地，明天我就和他们决一死战。要是侥幸取胜，吴兵到不了郢都，那是楚国的福气。万一打败了，我把脑袋托付给你，千万别让吴兵抢了去。”又对蘧延说：“你父亲已经为国尽忠，你不能再死了，应该马上回去，传话给子西，请他赶快想办法保卫郢都。”蘧延一下子跪倒在沈尹戌面前说：“愿司马驱除吴兵，早建大功！”说完垂泪而别。

第二天一早，两军列阵交锋。沈尹戌平日爱惜士兵，治军有方，此时将士们没有不拼命死战的。夫概虽然勇武，也没办法取胜，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孙武这时领着大军杀到，右有伍员、蔡侯，左有伯嚭、唐侯，强弓劲弩在前，刀枪剑戟在后，一直冲入楚营，把楚军杀得七零八落。沈尹戌拼死冲出重围，身上中了好几箭，直挺挺地躺在战车里不能动弹，于是大声呼唤吴句卑说：“我已经没有用了！你快来把我的首级拿走，去见楚王！”吴句卑怎么也不忍心下手，沈尹戌使出全力大叫了一声，就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去看了。吴句卑迫不得已，用宝剑割下了沈尹戌的人头，然后脱下衣服裹好了抱在怀里，又挖了个土坑掩埋了沈尹戌的尸体，就朝着郢都的方向一直跑去。吴兵于是长驱直入楚国的腹地。史官称赞沈尹戌说：

楚谋不臧，贼贤升佞；伍族既捐，郤宗复尽。表表沈尹，一木支厦；操敌掌中，败于贪瓦。功隳身亡，凌霜暴日；天祐忠臣，归元于国。

话说蘧延先回到郢都，见了昭王，哭诉了囊瓦败逃，其父被杀的事。昭王吓得脸都白了，急忙把子西、子期等找来，商量怎样派兵去接应。随后吴句卑也到了，呈上沈尹戌的首级，详细讲述了打败仗的原因和经过。昭王听后失声痛哭说：“我不能早重用沈司马，都是我的过错啊！”又大骂囊瓦说：“这个误国的奸臣，贪生怕死，猪狗都不吃他的肉！”吴句卑说：“吴兵一天天逼近，请大王早想办法保卫郢都。”昭王一面叫来沈诸梁，让他领回父亲的首级，安排厚葬，封他为叶公；一面商量弃城逃走。子西哭喊着劝告说：“社稷陵墓，都在郢都，大王要是弃城而去，再想回来可就难了。”昭王说：“咱们凭借拒敌的只有汉水天险，如今吴军已渡过汉水，很快就会杀到郢都，咱们怎么能够束手就擒呢？”子期说：“城里边还有几万士兵，大王可以把宫里的粮食布匹全拿出来，激励将士，固守城池。再派使者速去汉东各国，叫他们合兵援救。吴兵深入楚境，粮饷肯定接济不上，还能支持多久呢？”昭王说：“吴兵在我们楚国境内找粮食，还怕没吃的？前些日子晋国人一叫唤，顿国、胡国一帮人就都跟着闹事；眼下吴兵来进攻，唐国、

蔡国又给他们当向导。看来楚国的属国都已离心离德，指不上了。”子西又说：“臣等带领全部人马抗拒吴兵，要是打不过，再走也不晚。”昭王说：“国家存亡，全在二位兄长，你们看怎么办合适就怎么办吧，不用再和我商量了。”说完，含着眼泪走进内宫。

子西和子期商量了半天，决定派大将斗巢领兵五千，助守麦城，以防北路；派大将宋木领兵五千，据守纪南城，以防西北；子西自己领精兵一万，在鲁沭江扎营，以扼制东渡的道路；剩下西路是川江，南路是湘江，都是楚国的地盘，地处险远，不是吴国入楚的道路，因此不必设防。子期监督着王孙繇于、王孙圉、锺建、申包胥等，在城内往来巡视。

再说吴王阖闾召集众将，商议攻打郢都的日期。伍员建议说：“楚军虽然屡战屡败，但郢都正是全盛的时期，而且三座城池互为联络，很不容易攻破。往西是鲁沭江，是进攻郢都的近路，一定有重兵把守。必须从北面进攻，把军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攻麦城，一部分攻纪南城，大王率领大军直捣郢都，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顾此失彼，麦城、纪南城被攻破，郢都也就守不住了。”孙武说：“子胥的这条计策妙极了！”阖闾就派伍员和公子山领兵一万，蔡侯带着本国兵马协助他们，去攻打麦城；派孙武和夫概领兵一万，唐侯带着本国的兵马协助他们，去攻打纪南城；阖闾和伯嚭等，领着大军攻打郢都。

伍员领着兵马走了好几天，探子来报：“麦城离这儿只有三十多里，大将斗巢领兵把守。”伍员命令人马停止前进，自己换了便服，让两个小兵跟着，走出营处，观察地形。来到一个村子，只见村里人正在牵着驴磨麦子，驴走磨转，麦屑纷纷落下。伍员忽然心有所悟说：“我知道怎么破麦城了！”当下回营，悄悄下了一道命令：“每个士兵都要找到一个布口袋，里边都盛上砂土，还要找来一捆草，明天一早交令。没有的斩首！”至第二天凌晨，又下了一道命令：“每辆战车要带上一堆石头，没有的斩首！”

等到天大亮了，伍员把兵马分成了两队：蔡侯带一队往麦城东面，公子乾带一队往麦城西面。然后吩咐他们把带来的石头、砂土和草捆儿，修筑小城，当作营垒。伍员亲自设计城池的规模形状，督促士兵加紧施工，没用多久就修好了。东城狭长，因为形状像驴，就叫“驴城”；西城正圆，因为形状像磨，就叫：“磨城”。蔡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伍员笑着说：“有了东驴西磨，还怕‘麦’磨不下来？”

斗巢听到报告说吴兵在麦城东西两面修筑城池，急忙领兵来争夺。来到东城后，只见城上旌旗招展，刀枪林立。斗巢大怒，就要攻城。忽然看见辕门大开，一位少年将军领兵出来迎战。斗巢问他的姓名，回答说：“我是蔡侯的儿子姬乾。”斗巢说：“小孩子不是我的对手！伍子胥在哪呢？”姬乾说：“已经取你的麦城去了！”斗巢更加恼怒，挺着画戟，直取乾姬。姬乾举戈迎战，俩人一连打了二十多个回合，忽然有人向斗巢报告说：“吴兵正在攻打麦城，请将军火速返回！”斗巢怕麦城有什么闪失，急忙鸣金收兵，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姬乾趁势掩杀了一阵，不敢穷追就退回去了。

斗巢回到麦城，正碰上伍员指挥着人马攻城。斗巢把戈横放在腿上拱手道：“子胥一向可好啊？你父兄的冤仇，罪责都在费无极，如今这个奸贼已经被除掉，你也没有什么冤仇可报了。故国对你家三代的恩德，难道你都忘了吗？”伍员回答说：“我的先人为楚国立过大功，楚王不但全忘在脑后，还冤杀了我的父亲、哥哥，又想要我的命，幸亏苍天保佑，才使我逃脱了灾

难。满怀仇恨我熬过了十九年才盼到今天，你如果能体谅我的苦衷，就远远地躲开，别挡我的路，咱俩可以相安无事。”斗巢大声叫骂：“背叛君王的奸贼！躲你就不算好汉。”说着挺戟就刺，伍员也持戟相迎。才战了几个回合，伍员说：“你已经很疲劳了，我现在放你进城，明天再战。”斗巢说：“明天一定和你决个生死！”两边各自收兵。城上看见斗巢回来，就开门把他的人马接应进去。

到了半夜，城上忽然有人喊叫道：“吴兵已经进城了！”原来伍员的军队里有不少楚国的降兵，伍员故意放斗巢进城，却让降兵混在楚军队伍里溜进去，潜伏在僻静的地方，等到半夜，就从城上放下长索，把吴兵吊上来。等楚军发觉，城上已经有了上百名吴兵，齐声呐喊，城外的吴兵也一起喊叫着攻城，守城的楚兵东逃西窜，斗巢也制止不住，只得乘车逃出城去。伍员也不追赶，得了麦城，就叫人去向吴王报捷。后人有一首诗称赞伍子胥说：

西磨东驴下麦城，偶因触目得功成。

子胥智勇真无敌，立见荆蛮右臂倾！

话说孙武领兵过了虎牙山，转入当阳阪，只见漳江在北面奔流，水势滔滔，纪南城地势低平，西边有个赤湖，湖水通过纪南城直抵郢都城下。孙武不由心生一计，令人马驻扎在高坡上，各自准备铁锹簸箕，限一夜之间，要挖开一道深壕，把漳江的水引到赤湖，又垒起了一道长堤，堵住了江水。那江水流进湖里没地方可去，平地涨起两三丈高，正赶上冬天刮起了西风，孙武就下令破坝放水，直灌纪南城。守将宋木还以为是湖水暴涨赶紧叫城里的百姓跑到郢都躲避。那水势浩大，连接到郢都城下，一眼看不到边。孙武派人到山上砍竹造筏，吴军坐着竹筏逼近郢都。城里才知道这水是吴兵放的漳江水，顿时人心惶惶，老百姓四散奔逃。

昭王知道郢都守不住了，急忙叫箴尹固在城西门准备船只，带着妹妹季芊一起上船逃走。子期在城上正要督促士兵堵水，听说昭王已经走了，只好和文武官员一起出城保驾，连老婆孩子也顾不得了。郢都没人把守，不攻自破。后人写诗写郢都之陷：

虎距方城阻汉川，吴兵迅扫若飞烟。

忠良弃尽谗贪售，不怕隆城高入天。

孙武迎接阖闾进入郢都后，就派人放水归江，合兵守城。伍员也从麦城来到郢都。阖闾登上楚昭王的宫殿，文武官员拜贺完了，唐侯、蔡侯也来致辞祝贺。阖闾心花怒放，大摆酒宴，款待群臣。

当天晚上，阖闾就住在楚王的宫里，手下人把捉到的楚王的夫人们叫来服侍。阖闾想让她们陪他睡觉，可又犹豫不决。伍员说：“国都归咱们了，何况他的妻子？”阖闾就叫她们留下过夜，一连几天，把楚王的妻妾几乎糟塌遍了。手下人又说：“昭王的母亲嬴，原来是太子建的妻子，平王因为她长得美就占为己有，如今年纪也不大，容貌也没怎么变。”阖闾动了心，派人去叫，伯嬴说什么也不来。阖闾火了，命令手下：“把她捉过来见我。”伯嬴关上门，用宝剑敲着窗户说：“我听人说，诸侯乃是一国道德的表率。礼法规定，男女居不同席，食不同器。现在大王丢弃了堂皇的仪表，以淫乱闻名于百姓，我宁愿死在剑下，也不能从命。”阖闾听了十分惭愧，赶紧道歉说：“我一直对夫人心存敬慕，只想和您见上一面，哪儿敢乱来呢？夫人休息吧。”于是派伯嬴原来的宫女为她把门，命令任何人不许随便进去。

伍员没找着昭王出气，就怂恿伯嚭等人分别住在楚国大臣们的家里，糟塌他们的妻妾以羞辱昭王。唐侯、蔡侯和公子山一起去抄囊瓦的家，只见裘佩仍放在竹筒里，肃霜马还拴在马厩里，两人各自取回了自己的东西，又都转送给吴王。然后让手下把屋里其他的金银珠宝由性儿搬走，弄得地上都下不去脚。可叹囊瓦一辈子贪财受贿，又得到些什么呢？公子山还要带走囊瓦的夫人，夫概来了，赶跑了公子山自己把她带走了。一时间君臣宣淫，男女无别，郢都城內，仿佛禽兽聚集。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行淫不避楚君臣，但快私心渎大伦。

只有伯嚭持晚节，清风一线未亡人。

伍员进宫去见吴王，要求把楚王的宗庙全部拆毁，孙武劝阻说：“军队为了正义而战，才称得上师出有名。平王废太子建立伯嚭的儿子，任用奸臣，残害忠良，对外又粗暴地对待诸侯，咱们吴兵因此才能来到这里。现在郢都已被攻破，应该把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立为国君，代替昭王。楚国百姓因为怜惜太子建的无辜，一定不会闹事，而且还会感激吴国的恩德，世代向吴国朝贡。大王虽然放弃了楚国，却和得到了楚国一样。这样，名誉、实惠就全有了！”阖闾一心要灭掉楚国，没听孙武的劝告，就下令烧毁了楚王的宗庙。蔡侯、唐侯也各自辞别回本国去了。

这天，阖闾又在章华台上大宴群臣，有乐师奏曲，大家都喝得挺高兴，只有伍员忽然痛哭起来。阖闾说：“你向楚王报仇的志愿已经实现，又怎么悲伤起来？”伍员流着眼泪回答说：“平王已经死了，昭王又逃跑了，我的深仇大恨，还没报万分之一呢。”阖闾说：“你想怎么样呢？”伍员回答说：“请求大王允许我挖开平王的坟墓，打开他的棺材，砍下他的脑袋，才能化解我心中的仇恨。”阖闾说：“你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我怎么能喜欢那堆烂骨头，而不满足你的愿望呢？”

伍员打听到平王的坟墓，在东门外地方室丙庄寥台湖，就领着自己的部下赶到那里。只见平原衰草，湖水茫茫，不知道平王的墓究竟在哪儿。派人四处寻找，还是不见踪影。伍员捶着胸膛向着天上呼喊着：“天啊！天啊！难道你不让我为父兄报仇吗？”忽然有个老翁来到伍员面前，作了个揖问道：“将军为什么要找平王的坟墓呢？”伍员说：“平王弃子夺媳，杀害忠良，灭我宗族，活着我没能把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死了我也要砍杀他的尸体，为地下的父兄报仇。”老翁说：“平王自知仇人很多，惟恐有人挖掘他的坟墓，因此让人把他埋葬在湖底。将军一定要找到他的棺材，必须抽干湖水，才能见到。”说着登上寥台，指明埋棺材的地方。

伍员知道了埋平王的地点，就派水性好的士兵下去寻找。在寥台东面的湖底下果然摸到了一个大石棺。伍员又命令士兵每人背来一袋砂子，堆在坟墓四周，挡住湖水，然后凿开石槨，发现了一口棺材，分量特别重，打开一看，里面只放着楚王的衣冠和几百斤精铁。老翁说：“这是个‘疑棺’，真棺材还在下面。”再往下找，在石板底下果然又发现了一口棺材。伍员下令劈开棺木，拽出尸体，仔细验看，果然是楚平王的尸身，因为用水银验过，至今没有腐烂。伍员一见平王，怒气冲天，举起九节铜鞭，照着平王的身上就是三百下，直打得平王的尸体肉烂骨折。然后左脚踩着平王的肚子，右手剜出平王的眼珠，责骂道：“你活着白长了一对眼珠，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杀我的父兄，要它有什么用？”最后又把平王的脑袋砍下来，毁了棺木，和尸骨一起抛在原野上。后人评论伍子胥鞭尸说：

怨不可积，冤不可极。极冤无君长，积怨无存歿。匹夫逃死，僂及朽骨。泪血洒鞭，怨气昏日。孝意夺忠，家仇及国。烈哉子胥，千古犹为之饮泣！

伍员鞭尸以后，问老翁说：“您怎么知道平王的葬处和棺木的真假？”老翁说：“我不是别人，乃是修这座墓的石匠。从前平王命令我们五十多个石匠砌造‘疑棺’，砌成之后，怕我们泄漏出去，就把石匠们都杀死在坟墓里，只有我侥幸逃脱。今天被将军的一片孝心所感动，特地来为您指明葬处，也为五十多个冤鬼报仇。”伍员取出黄金彩缎送给老翁作为酬谢。

再说楚昭王坐着船向西渡过沮水，又向南渡过长江，到了云中。有数百名草寇，深夜抢劫昭王的船只，并用戈刺向昭王。王孙繇于用身体护住昭王，大喝一声：“这是楚王，你们想干什么？”话还没说完，被戈刺中了肩膀，鲜血一直流到脚上，当时昏倒在地。草寇说：“我们只知道有财宝，不知道有王！囊瓦身为大臣，尚且贪贿，何况我们草民？”说着在船里一通翻腾，搜寻金珠宝货。箴尹固急忙搀扶着昭王上岸躲避。昭王呼喊道：“谁为我保护妹妹，千万别让她受伤！”下大夫锺建背起昭王的妹妹季芊，紧跟着昭王一起上了岸。回头一看，草寇已然放火烧毁了船只，只好乘着夜色步行了好几里路。

到了第二天早上，子期和宋木、斗辛、斗巢等陆续赶来。斗辛说：“臣的老家在郢邑，离这儿不到四十里，大王暂且到我那儿住几天，再作打算。”一会儿，王孙繇于也到了，昭王赶忙问：“你负了重伤，怎么逃出来的？”繇于说：“我当时疼得爬不起来，眼看火就要烧到身上，忽然好像有人把我推上岸来，昏迷中听他说道：‘我是楚国已故的令尹孙叔敖。你传话给楚王，吴军不久就会自己撤退，楚国还会延续下去。’又用药敷在我的肩膀上，等醒过来血止住了，伤也不疼了，所以才能赶到这儿来。”昭王说：“孙叔敖生在云中，这是他在显灵啊。”说完不住地叹气。斗巢从怀里掏出点儿干饭团给大伙儿吃，箴尹固从腰里解下瓜瓢舀了点儿水递给昭王。吃完饭，昭王叫斗辛到成臼津去找条船。斗辛远远看见一只小船从东边摇过来，船上还载着妇女和小孩，仔细一看，船上站着的男人，原来是大夫蓝尹亶。斗辛大声向他喊道：“大王在这呢，还不快把船划过来！”蓝尹亶说：“亡国之君，我载他有什么用！”竟置之不理，让人继续摇着船走了。斗辛等了半天，才又看见一条渔船，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船夫，才肯把船靠到岸边。昭王于是和季芊一起渡过成臼津，到了郢邑。

斗辛的二弟斗怀，听说昭王来了，急忙出迎，斗辛让他赶紧准备饭菜。斗怀往屋里送饭菜的时候，好几次用眼睛盯着昭王看。斗辛有点儿怀疑他，就和三弟斗巢亲自服侍昭王睡觉。到了半夜，只听见一阵磨刀的声音，斗辛开门一看，果然是斗怀，手里拿刀，满脸怒气。斗辛说：“二弟磨刀干什么？”斗怀说：“要杀昭王！”斗辛说：“你为什么要做这大逆不道的事情？”斗怀说：“从前咱父亲对平王忠心耿耿，可平王却听从费无极的谗言把他给杀了。平王杀我的父亲，我杀平王的儿子，以仇报仇，有什么不可以呢？”斗辛气得大骂斗怀说：“君王好比是天，天降祸于人，人怎么向它报仇呢？”斗怀说：“有国家才有君王，现在国家没了，他就是我的仇人，见仇人不杀，就不是人！”斗辛说：“古时候，仇恨不传于子孙。如今大王已经改正了先王的过失，任用了我们兄弟，如果现在乘人之危把他杀了，天理不容。你要再存这个念头，我先把你杀了！”斗怀拿着刀恨恨不已地走了。昭王被门外

的声音吵醒，披上衣服坐在床上偷听，把哥俩吵架的原因都听清楚了，于是不愿意再住在郢邑。斗辛、斗巢和子期一商量，就侍奉着昭王向北去投奔随国。

却说子西在鲁沘江把守，听说郢都已被攻破，昭王仓皇逃走，恐怕老百姓都四散奔逃，就穿上楚王的衣服，坐着楚王的马车，自称楚王，在脾泄立国以安定民心。逃避战乱的老百姓，都迁到那里去居住。后来子西听说昭王到了随国，就通告百姓，让他们知道楚王的去处，然后赶到随国去陪伴昭王。

伍员没找到昭王，心里总憋着一口气，就对阖闾说：“楚王没捉到，楚国还不算灭亡。臣愿率领一支人马渡江西去，寻找昭王的下落，把他抓回来见您。”阖闾同意了。伍员一路追寻，听说昭王在随国，竟一直追过去，写信给随侯，要求交还昭王。

##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话说伍员为追赶昭王到了随国，把人马驻扎在随国南边的边界上，然后写了封信派人送给随侯，信里写道：

周之子孙，在汉川者，被楚吞噬殆尽。今天佑吴国，问罪于楚君。若出楚珍，与吴为好，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

随侯看完信，当即召集大臣们商量这件事。楚国的大臣子期，相貌和昭王长得差不多，就对随侯说：“事情已经非常紧急了！我可以装扮成大王，请您把我交给伍员，大王就能逃脱了。”随侯让太史占了一卦，太史献上卦辞，上面写着：

平必阨，往必复。放勿弃，新勿欲。西邻为虎，东邻为肉。

随侯看了说：“楚国是‘故’，吴国是‘新’，鬼神已经指示我该怎么办了。”于是派人回绝伍员说：“敝国一直是楚国的属国，世代结盟，楚王真要到了我们这儿，我们也不能不收留他。但是他并没有来，是不是去了别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请将军详察！”伍员知道囊瓦逃到郑国，怀疑昭王也奔那儿去了，而且郑国杀了太子建，这仇也还没报，于是就带着兵去伐郑，包围了郑国的国都。

这时郑国的贤臣游吉刚刚去世，郑定公非常怕吴兵攻进城来，就把吴兵伐郑的责任，都推到囊瓦身上，囊瓦只得自杀谢罪。郑伯就把囊瓦的尸体送到吴军，说明楚王确实没到郑国来。伍员还是不肯撤兵，一定要灭掉郑国，为太子建报仇。郑国的大臣们请求背水一战，以决存亡。郑伯说：“郑国的兵马哪儿比得上楚国，楚国都让吴兵给灭了，何况咱们郑国？”于是派人四处张贴告示，通告百姓说：“谁要能让吴兵撤回去，我情愿把郑国分一半给他。”

这时候，渡伍员过江的那位“渔丈人”的儿子，也因为逃避战乱，从楚国逃到了郑国。看到张贴的告示，又听说带兵伐郑的吴兵主将是伍子胥，就去求见郑伯，说：“我有办法让吴兵撤退。”郑定公说：“你退吴兵，要用多少人马车辆？”回答说：“我不用一个兵，一斗粮，只要给我一支划船的浆，一边走路一边唱歌，吴兵就会退走。”郑伯不信他说的，可是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让人给他找了一支浆说：“真要能退掉吴兵，我必有重赏。”渔丈人的儿子，就从城墙上顺着绳子滑下来，一直走向吴军的营寨，来到门口就敲着浆唱起歌来：

“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文，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

守营的士兵把他抓起来带到伍员面前，他还是唱着那首“芦中人”。伍员走下座位吃惊地问：“足下是什么人？”渔丈人的儿子举起船浆，回答说：“将军没看见我手里拿的东西吗？我是楚国江边渔丈人的儿子呀。”伍员听了这话，心里一阵难过，很伤感地说：“你父亲因我而死，我正想报恩，可又不知道怎么报，这回见到你就好了。你唱着歌来见我，需要我做些什么？”渔丈人的儿子回答说：“没别的需要。郑伯惧怕将军的兵威，通告全国，‘谁要能让吴兵撤回去，把郑国分给他一半。’我记得先父曾和将军有一面之交，如今想请求您能宽恕郑国。”伍员仰天长叹一声说：“唉！我能有今天，都是渔丈人赐给的，苍天在上，对他的恩德我怎么能忘记呢！”当天就下令解

除包围，把人马撤走了。渔丈人的儿子回来报告郑伯，郑伯大喜过望，就把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分给他，老百姓都叫他“渔大夫”。至今在河南洧川溱水之间，还有个丈人村，就是他当时的封地。后人写诗称赞伍子胥知恩必报说：

密语芦洲隔死生，桡歌强似楚歌声。

三军既散分茅土，不负当时江上情。

伍员解除了对郑都的包围，把人马撤回到楚国境内，分兵把守各条道路，大军在糜地扎营，派人四处招降楚国的属国，并急切地寻访昭王的下落。

却说申包胥自从郢都陷落后，就逃到夷陵石鼻山里躲了起来。听说伍员掘墓鞭尸，又到处追捕昭王，就派人给伍员送去一封书信，上面写着：

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僇辱其尸，虽云报仇，不已甚乎？

物极必反，子宜速归。不然，胥当践“复楚”之约！

伍员看了来信，反复琢磨了半天，才对来使说：“我因为军务繁忙，就不写回信了，你替我向他问个好，再传话给他说：忠孝不能两全，楚王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倒行逆施！”

使者回来把话传给申包胥，申包胥听了说：“看来子胥一定要灭掉楚国才肯罢休。我再也不能坐等了。”想起平王的夫人是秦哀公的妹妹，昭王是秦王的外甥，要解救楚国，只有去求秦国。于是不分昼夜，赶奔秦国。两只脚跟都走裂了，步步流血，就扯破衣服，把脚裹上继续走。一直赶到雍州，拜见秦哀公说：“吴国贪婪得像大猪，狠毒得像长蛇，老早就想不断地吞并诸侯，现在已经发兵拿楚国开了刀。我主昭王失去了国家，逃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特地派我到贵国来告急，请求您看在甥舅的情分上，我主发兵解救险亡。”秦哀公说：“秦国处在偏僻的西部边陲，兵微将寡，自保不暇，哪儿有力量帮助别人呢？”申包胥说：“秦楚两国边界相连，如果楚国遭难而秦国不去救援，那么吴兵真要灭了楚国，下次就要轮到秦国了。您要是保住了楚国，也就是巩固了秦国；您要是帮助恢复了楚国，那么秦国的力量也就会超过吴国。楚国如果能保存下来，情愿世代代做秦国的属国。”

申包胥说了半天，秦哀公还是犹豫不决，说：“你先住下，容我和大臣们商量商量再说。”申包胥回答说：“我的主公还在穷乡僻壤流亡，不得安生，我这个做臣子的怎么能贪图自在呢？”当时秦哀公沉湎酒色，不大爱管国事，申包胥虽一再请求，哀公始终不肯发兵。于是，申包胥不脱衣冠，站在秦王的宫庭里，没日没夜的哭喊，七天七夜不吃不喝。哀公见他这样，惊骇地说：“楚国的臣子为了君王的事，竟然能急成这样？楚国有这样的忠臣，吴国还想灭掉它，秦国没有这样的忠臣，吴国还能饶得了我们？”哀公被申包胥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就写了首《无衣》诗以示表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与子同仇。

申包胥磕头谢了恩，这才开始吃东西。秦哀公于是命大将子蒲、子虎率领五百辆战车，跟随申包胥去救楚国。申包胥说：“我主在随国盼望救兵，如同大旱盼望好雨。我应该先走一步，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他。将军从商谷向东，五天就能到襄阳，再转向南面，就到了荆门。而伍子胥从石梁山往南来，因为路上会不断遇到剩余楚军的拦击，估计也要两个月以后才能到那儿。吴军正在趾高气扬，必然失去戒备，士兵老在外面打仗，也开始想家了。只要打败他们的一支人马，其余的就会失去斗志，自然瓦解。”子蒲说：“我们不熟悉道路，必须有楚兵当向导，您可不能误了日期。”

申包胥辞别了两位秦将，连夜赶到随国，一见昭王就说：“我请来了秦

国的兵马，他们已经走出秦国的边境，开到楚国来了。”昭王喜出望外，对随侯说：“史官算卦时曾有卜辞说：‘西邻为虎，东邻为肉。’秦国在楚国的西面，吴国在楚国的东面，这卦真要应验了，‘虎’一定会把‘肉’吃掉。”

这时候，宋木、蘧延等也收拾了剩下的兵将，跟着昭王一起呆在随国，昭王就命他们和子西、子期，还有随国的兵马一起出发去襄阳。秦军正在襄阳等着，和楚军会师后，申包胥就把子期、子西等引见给子蒲、子虎，然后，楚兵先走，秦军在后面跟着。到了沂水，碰上了吴国夫概的军队。子蒲对申包胥说：“您先率领楚军和他交战，一会儿我再从后面杀过来。”申包胥就出阵和夫概战在一起，夫概根本没把申包胥看在眼里，可打了十几个回合，却不分胜负。这时，子蒲、子虎突然从后面杀出来，夫概一眼望见旗帜上有个挺大的“秦”字，当时吓了一跳，说：“西边的秦军怎么到这儿来了？”急忙收兵，可已经损失了一半多。子期、子西等乘胜追击，一气追出去五十多里。

夫概跑回郢都，见到吴王后，说秦兵攻势锐利，不可抵挡，吴王心里也有点儿害怕。孙武建议说：“军队好比是兵器，可以暂时使用却不能长久使用。而且楚国的地盘很大，老百姓未必愿意服从吴国，我以前请您立半胜为楚王，以安抚楚国百姓，正是担心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事到如今，不如派使臣去和秦国讲和，答应让昭王回来，同时要求楚国把边鄙的一部分国土，割让给吴国，这样您也不算吃亏。如果总是贪恋着楚宫，和敌军长期相持，楚国人就会因愤怒而抵抗得更加厉害，再加上像虎狼一样强横的秦军，我可不能保证咱们不出一点儿意外。”

伍员明白楚昭王肯定是抓不到了，也同意孙武的看法。阖闾正想听从他们的意见，伯嚭说：“我军自从离开吴国，一路势如破竹，五战得郢，就把楚国给平了。现在一遇秦军，就要撤退，为什么这样前勇而后怯？请您给我一万精兵，一定让秦军片甲不回。要是胜不了，甘愿受罚！”阖闾被他说得气又足了，就同意他出去迎战。孙武和伍员极力劝阻，伯嚭不听。吴兵出城后，在军祥和敌军相遇，就摆好阵势准备交战。伯嚭见楚军阵容不整，便叫士兵敲起战鼓，带领人马冲了过去。正碰上子西，大骂道：“你刚死里逃生，又想死灰复燃吗？”子西也回骂说：“叛国的匹夫，今天还有脸来见我？”伯嚭大怒，挺戟直取子西，子西也挥戈迎战。没打几个回合，子西假装败走，伯嚭紧追不舍。没追出二里路，左边沈诸梁，右边蘧延，一齐杀了出来，秦将子蒲、子虎领着生力军，从中间直冲过来。三路兵马把吴军截成三段，伯嚭左冲右突，怎么也跑不出去。伍员带兵赶到，大杀一阵，救出伯嚭。一万人马，只剩下两千。

伯嚭把自己绑了，来见吴王请罪。孙武对伍员说：“伯嚭的为人，恃功自傲，早晚是吴国的祸害，不如乘他兵败，按军令把他斩了。”伍员说：“他虽然这次差点儿全军覆没，可以前功劳不小，何况敌人就在眼前，不能斩杀大将。”于是就请求吴王赦免了伯嚭。

秦军直逼郢都，阖闾就命令夫概和公子山守城，自己率领大军驻扎在纪南城，伍员、伯嚭分别驻守磨城、驴城，形成犄角之势，与秦兵对峙。又派人到唐国、蔡国去借兵。

楚将子西对秦将子蒲说：“吴军以郢都为巢穴，防御坚固，如果唐蔡两国再派兵来助战，可就不好对付了！不如趁两军相峙的功夫，抽出兵马去打唐国，唐国破了，蔡国必然加强防卫，不敢再分兵给吴国，咱们就能够专心

对付吴国了。”子蒲觉得这个计策不错，就和子西抽出一支人马，偷袭了唐国的都城，杀了唐成公。蔡哀公一害怕，再也不敢分兵助吴。

却说夫概自恃立过破楚的头功，这回在沂水栽了跟头，阖闾改派他协守郢都，总觉得心里堵得慌。等到听说阖闾和秦兵相持不下，忽然心里一动，想道：“按吴国的规矩，哥哥死了弟弟继位。照这样，阖闾死了，我就可以当吴王。可如今阖闾已经立自己的儿子波当太子，我没指望了！不如乘大兵出征，国内空虚，偷偷带兵回国，夺位称王，不比将来再争王位强？”于是就带领本部兵马，偷偷出了郢都的东门，渡过汉水回到吴国。假装说：“吴王被秦兵打败，不知去向，我应该以他弟弟的名义，继承王位。”于是自称吴王，派自己的儿子扶臧带领人马驻守淮河，堵住阖闾的归路。太子波和专毅听说夫概叛变回国，领兵抵抗，不让夫概进城。夫概就派使者到越国借兵，想夹攻吴国，答应事成之后，割五座城给越国作谢礼。

再说阖闾听到秦兵灭唐的消息，倒吸了一口凉气。正要召集众将商议战事，公子山忽然来报告说：“不知什么缘故，夫概领着本部兵马私自回吴国了。”伍员说：“夫概这一走，必反无疑。”阖闾说：“那该怎么办呢？”伍员说：“夫概是一勇之夫，不足为虑。要担心的，倒是越国人可能闻风而动。大王应该马上回兵，先平内乱。”阖闾于是留孙武、伍员退守郢都，自己和伯嚭率领船队顺流而下。没走多远，就得到太子波的告急信，说：“夫概造反称王，又勾结越兵犯境，吴都危在旦夕。”阖闾大吃一惊说：“果然不出子胥所料。”当即一面派人去郢都，叫孙武、伍员带兵支援，一面连夜往回赶。沿江传令给夫概的兵将：“离开夫概回来的，恢复本来的职务；回来晚的，杀！”岸上的兵将，纷纷倒戈归队。

夫概见兵将跑了不少，就想强迫老百姓当兵。百姓们听说吴王还在，都躲藏起来。夫概只好孤军迎战。阖闾问：“我和你是亲兄弟，你为什么背叛我？”夫概回答说：“你杀王僚难道就不是背叛？”阖闾气得直跺脚，叫伯嚭：“为我捉住这个叛贼！”没战几合，阖闾就指挥着大军冲杀过去。夫概虽然勇武，怎奈寡不敌众，大败而逃。扶臧在江上准备了船只，把夫概渡过长江，向北投奔宋国去了。阖闾安抚了百姓，回到吴都，太子波迎接进城，然后商量抵御越军的办法。

却说孙武得到吴王退兵的命令，正和伍员商议如何退兵，忽然听到报告：“楚军中有人送信来了。”伍员打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申包胥写来的。信上说：

子君臣据郢三时，而不能定楚，天意不欲亡楚，亦可知矣。子能践“覆楚”之言，吾亦欲酬“复楚”之志。朋友之义，相成而不相伤。子不竭吴之威，吾亦不尽秦之力。

伍员把信拿给孙武看，说：“咱们几万吴兵，长驱入楚，烧了它的宗庙，毁了它的社稷，鞭打了平王的尸体，住在他们君臣的家里享受，自古以来，当臣子的向君王报仇，还没有像咱们这样痛快过。况且秦兵虽然打败了一部分吴兵，但我军并没受到很大的损失。《兵法》说：‘见可而进，知难则退。’幸好楚军还不知道咱们国内危急，依我看，是咱们退兵的时候了。”孙武说：“就这样无条件的退兵，恐怕楚军会笑话咱们，你何不提出要求，让他们同意把公子胜请回来？”伍员说：“对！”于是就给申包胥写了封回信说：

平王逐无罪之子，杀无罪之臣，某实不胜其愤，以至于此。昔齐桓公存邢立卫，秦穆公三置晋君，不贪其土，传诵至今。某虽不才，窃闻

兹义。今太子建之子胜，口于吴，未有寸土。楚若能归胜，使奉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申包胥看了信，把伍员的话讲给子西。子西说：“封故太子的后人，也是咱们的心愿。”当即派使者把公子胜从吴国接回来。沈诸梁劝阻说：“太子建已经废了，公子胜成了仇人，为什么要养仇害国呢？”子西说：“胜只是一个普通人，对楚国能有什么妨碍？”于是就以昭王的名义请公子胜回来，许诺封给他一座大城。

见到楚国已经派出使者，孙武和伍员也就满载着从楚国得到的金珠美玉，班师回国。又把楚国境内的上万户人家迁到吴国，充实吴国人烟稀少的地方。伍员让孙武从水路先走，自己从陆路经过历阳山，想要找东皋公报恩，可是东皋公的茅庐草堂都没有了。再派人去龙洞山找皇甫讷，也杳无踪迹。伍员心知这两位是施恩不图报，故意不让他找到，不由得长叹一声说：“真高士也！”就在草堂的旧址上拜了几拜离去。

到了昭关，已经没有楚兵把守了。伍员看看这座关口，沉思了好久，然后命令手下一把火把它烧毁了。

重新路过溧阳濑河的时候，伍员禁不住又叹了口气说：“从前我路过这里的时候，又累又饿，曾经向一位女子要过饭吃，这女子拿出食物让我吃饱了，自己却投水而亡。我曾在一块大石头上题字留念，不知道还在不在？”让左右从土里挖出那块大石头，只见上面题的字完好无损。想用千金报答她，又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于是就叫手下把金子沉到濑河里，说：“夫人如九泉有知，该明白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又走了不到一里路，只见路旁有一位老婆婆，看到吴兵经过就哭起来。士兵问她：“您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老婆婆说：“我有个女儿，守着我过日子三十年都没出嫁，有一天在濑河边洗衣服，遇到一个落魄的君子，就拿饭给他吃，又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就跳进河里自尽了。听说那个讨饭吃的人就是楚国逃亡的大臣伍子胥。如今又听说他打了胜仗回来，可是没有得到他的报答，我伤心女儿白为他死了，所以才哭起来。”士兵就对她说：“我们的主将正是伍将军，他想报答你女儿的恩德，可是没找到你们家，就把金子沉进河里了。”老婆婆听了，就把那些金子都从河里取出来回家了。至今那条河的名字还叫投金濑。后人写了一首诗说：

投金濑下水渐渐，犹忆亡臣报德时。

三十年来无匹偶，芳名已共子胥垂。

越国的子爵允常听说孙武等已回到吴国，知道孙武善于用兵，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也把兵撤了回去，说：“越国和吴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于是也自封为越王。

阖闾评议破楚的功劳，应当首推孙武。可孙武却不愿意当官，一再请求回罗浮山。阖闾让伍员去劝他留下，孙武对伍员说：“你知道自然界的规矩吗？‘暑往而寒来，春还而秋至。’大王仗着吴国的强盛，必然会骄傲起来，贪图享受。咱们这些做臣子的，功成不退，将有后患。我不但想保全自己，也想保全你。”伍员不以为然。孙武于是潇潇洒洒地走了。吴王赐给他好几车黄金和绸缎，一路上都散发给了贫苦的百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后人称赞孙武说：

孙子之才，彰于伍员；法行二嫔，威振三军。御众如一，料敌如神；大伸于楚，小挫于秦。智非偏拙，谋不尽行；不受爵禄，知亡知存。身

出道显，身去名成；书十三篇，兵家所尊。

阖闾于是拜伍员为相国，伯嚭为太宰，一同执掌国政。把阖闾改名叫破楚门。又在南部边界上垒起石墙，留个门叫士兵把守，以防御越国的进攻，称为石门关。越国的大夫范蠡也在浙江口上修筑城池，以抗拒吴国，称为固陵，意思是说这座城可以固守。——这些都是周敬王十五年发生的事。

再说子西和子期重新回到郢都，一面收拾安葬了平王的尸骨，重修宗庙，一面派申包胥用战船去随国迎接昭王。昭王和随侯订立盟约，发誓永远互不侵犯。随侯亲自把昭王送上船，然后才回去。

昭王坐着船在长江上航行，凭栏四望，想起这些日子受的苦，看着眼前自由自在追波逐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忽然看见水面上漂来个东西，像斗那么大，颜色鲜红。让水手捞上来后，挨个问大臣，都不认识，昭王就叫人拿刀把它切开，里边有瓢，尝一口，又香又甜。于是分给大臣们每人一块说：“这个没名字的水果，等有学问的人来鉴别它吧。”

又走了几天，来到了云中。昭王感慨道：“这是我遇见强盗的地方，不能不记住它。”于是停船上岸，派斗辛带人在这儿修了一座小城，以便来往的旅客投宿。现在云梦县还有个地方叫楚王城，就是那座小城的遗址。

子西、子期等人出城五十里，迎接昭王。君臣互相问候了一番。眼看来到郢城，只见城外白骨遍野，城里边的宫殿，一多半都是断壁残垣，毁得不成样子，昭王不由得凄然泪下。进宫后先去拜见母后伯嬴，母子二人脸对脸哭了半天。昭王说：“国家不幸，遭受这样的大难，以至于宗庙被毁，陵墓受辱，这仇什么时候才能报啊！”伯嬴说：“你现在回来了，应该先明确赏罚，然后抚恤百姓，等国力渐渐恢复，再报仇也不晚。”昭王跪在地上接受教诲。当天晚上就住在斋宫。

第二天一早，昭王就去祭告宗庙，察看坟墓，然后才回宫上朝。文武百官都来祝贺。昭王说：“我任用奸人，差点儿亡国，要不是诸位，哪能够重见天日？失掉国家，是我一个人的罪过，恢复国家，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大臣们都跪下说不敢当。昭王先设宴慰劳秦国的大将，又取出很多财物犒劳秦国的军队，送他们回国。然后对本国的大臣论功行赏：拜子西为令尹，子期为左尹。因为申包胥请来秦军功劳很大，昭王想拜他为右尹。申包胥说：“我到秦国去请救兵，是为了大王，不是为我自己。大王既然回来了，我的志愿也就实现了，怎么能因此为自己捞好处呢？”昭王想强迫他接受封赏，申包胥就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妻子说：“你操心费力请来了秦军，安定了楚国，受封赏是应当的，又何必逃跑呢？”申包胥说：“我当初因为朋友的义气，没有泄漏子胥的行踪，结果让他打败了楚国，这都是我的罪过。有了罪还去领功受赏，我实在觉得羞耻。”于是一家人逃进了深山，一辈子没再出来。昭王派人到处找也找不到，就在他家的门上写了“忠臣之门”四个大字。然后拜王孙繇于当了右尹，说：“你在云中替我挨了一戈，我不能忘记。”其他大臣沈诸梁、锺建、宋木、斗辛、斗巢、蕞延等，个个加官封地。昭王还把斗怀找来也想封赏他，子西说：“斗怀在郢邑想刺杀您，不治他的罪就对得起他了，怎么还要封赏他？”昭王说：“他想为父亲报仇，是个孝子。既然能作孝子，作忠臣还有什么难的？于是也封他当了大夫。

蓝尹亶求见昭王，昭王想起当初在成臼溪不让上船的事，恨得牙根发痒，就要把他抓起来斩了，先让人对他说：“你在路上抛弃我不管，今天为什么还敢来见我？”蓝尹亶回答说：“从前囊瓦专干弃德树怨的事，所以才在柏

举被吴兵打得落花流水。大王难道也想学他？当初成臼溪上的小船，和郢都城里的宫殿相比，哪个更安稳？我之所以在成臼溪抛弃您，就是为了给您一个警告！我今天来，也是想看看您到底悔悟了没有。大王不反省自己失国的过错，反而追究我不让您上船的罪责，我死不足惜，可惜的是楚国的宗庙社稷还不安稳呀。”子西对昭王说：“蓝尹亶说的很直率，您就赦免了他，好记住失败的教训。”昭王于是下令，还让蓝尹亶当他的大夫。文武百官见昭王能如此宽宏大量，都感到十分喜悦。昭王的妻妾们因为曾失身于阖闾，不好意思再见丈夫，一个个都自缢而死。

当时越国和吴国刚结了仇，听到楚王复国的消息，就派使臣来祝贺，并借此机会把越王的嫡生女儿聘给昭王，昭王就把她立为继室。越姬非常贤德，得到昭王的敬重。昭王也忘不了妹妹季半和自己共患难的情景，想给他挑一个好女婿嫁过去。季半说：“女子的道德不允许接近男人。锺建曾经背过我，他就是我的丈夫了，怎么还能再嫁别人？”昭王于是就把她嫁给了锺建，封锺建为司乐大夫。昭王又想起已故令尹孙叔敖显灵的事，就派人在云中给他修了一座庙，按时祭祀。

子西因为郢都已经破败不堪，而且吴兵久居此地熟悉道路，所以又在郢地重新修筑城池，建造宫殿，设立宗庙，把国都迁到这里，称之为新郢。昭王在新宫里安排酒宴，聚会群臣。正当昭王酒酣耳热之际乐师扈子怕他安于享乐，忘了亡国之苦，重蹈平王的故辙，就抱着琴走到昭王面前说：“我有一首叫《穷丑》的曲子，愿意为您演奏。”昭王说：“我很乐意听。”扈子就用手拨动琴弦演奏起来，那琴声非常凄怨。曲词是：

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顾宗庙听谗孽！任用无忌多所杀，诛夷忠孝大纲绝。二子东奔适吴越，吴王哀痛助切怛。垂涕举兵将西伐，子胥伯嚭孙武决。五战破郢王奔发，留兵纵骑虏荆阙。先王骸骨遭发掘，鞭辱腐尸耻难雪！几危宗庙社稷灭，君王逃死多跋涉。卿士悽怆民泣血，吴军虽去怖不歇。愿王更事抚忠节，勿为谗口能谤褻！

昭王理解了这首琴曲的意思，眼泪不住地往下掉。扈子收琴走下台阶，昭王也随即下令散了宴席。从此早上朝晚下朝，勤于国政。采取了减省刑罚、减轻赋税、招揽人才、培训将士、修复关隘，严兵固守，励精图治等一系列措施。

公子胜回到楚国后，昭王封他为白公，修了一座白公城给他，公子胜从此以白为姓，聚族而居。夫概听说昭王宽大为怀，不念旧恶，也从宋国跑了回来。昭王知道他的勇武，就把堂溪那地方封给他，称为堂溪氏。

子西因为楚国的灾难起源于唐蔡两国，唐国灭了而蔡国还在，就请求昭王伐蔡报仇。昭王说：“国事粗定，我还不能劳累百姓。”按《春秋传》记载，楚昭王十年出奔，十一年返国，直到昭王二十年才出兵灭了顿国，二十一年灭了胡国，以报两国跟着晋国侵犯楚国的仇恨，二十二年包围蔡国，蔡昭侯投降，昭王把蔡国赶到长江汝水之间。这些都是昭王十年到二十年这段时间里休养生息的结果，所以才能出兵即胜，楚国复兴，终于应验了“湛卢”宝剑和江上鲜果的吉祥预兆。

##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墮三都闻人伏法

话说齐景公见晋国不能统领各路诸侯讨伐楚国，想取而代之的心情便越来越迫切，于是就纠集了卫国和郑国，自称盟主。鲁昭公被强臣季孙意如赶走以后，景公曾设法让昭公回鲁国，可季孙如意就是不答应，昭公只得去求晋国。晋国的权臣荀跖接受了意如的贿赂，也不收留昭公，结果昭公穷困潦倒，客死他乡。意如于是又废了太子衍和他的弟弟务人，把昭公的庶子宋立为国君，就是鲁定公。因为意如和荀跖关系不错，鲁国就听晋国的而不听齐国的。齐景公大怒就派国夏为大将，三番五次侵犯鲁国，鲁国干瞪眼瞅着，也没有力量报复。没过多少日子，季孙意如死了，他的儿子季斯接替了他的位置，就是季康子。

说起季、孟、叔三家，从鲁昭公在位执政的时候起，就已经把国家瓜分了，各自提拔自己的家臣处理政务，鲁国不再有由国家直接委任的大臣。后来这些家臣又逐渐窃取了三大夫的职权，为所欲为，竟然欺负起主人来。现在季孙斯、孟孙无忌，叔孙州仇，虽然三家鼎立，但是手底下各个地方的主管家臣，却把这些地方据为己有，不听主人的号令，主人们也无可奈何。季氏祖先留下的封邑叫费，邑宰是公山不狃；孟氏祖先留下的封邑叫成，邑宰是公敛阳；叔氏祖先留下的封邑叫郈，邑宰是公若藐。三处封邑的城墙，都是邑宰自己后来翻修加筑的，极其坚厚，和曲阜的都城一样。三个邑宰中，以公山不狃最为强横。

季氏还有个家臣，姓阳名虎，字货，生得身長九尺，勇力过人，而且诡计多端。季孙斯起初把他视为心腹，让他当管家，后来阳虎渐渐独揽家政，作威作福，季氏反为所制，也怎么不了他。季氏内受家臣的束缚，外受齐国的侵扰，两头受气，却束手无策。

当时又有个叫少正卯的，为人博闻强记，能言善辩，全国上下都叫他：“闻人”，季、孟、叔三大家族都很器重他。可少正卯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见了这三家就当面称颂他们辅佐君王匡扶国家的功劳；见了阳虎那帮人又当面夸赞他们因公废私的德行，促使他们挟鲁侯以令三家，挑唆得上下水火不容，可人人都觉得他向着自己，谁也没有觉察到他的奸邪。

单说孟孙无忌，乃是仲孙纘的儿子，仲孙蔑的孙子。仲孙纘在位的时候，因为仰慕鲁国孔仲尼的名声，便让自己的儿子跟着他学礼义。

那孔仲尼名丘，他的父亲叔梁纘曾做过邹邑大夫。叔梁纘娶鲁国女子施氏为妻，生了好几个女儿，可是总没有儿子。后来又纳了一房妾，生了个儿子叫孟皮，因为腿脚有毛病成了个残废。为了能有个健康的后人，叔梁纘又去向姓颜的人家求婚。颜老先生有五个女儿，都还没嫁人，他觉得叔梁纘年纪有些大了，就对几个女儿说：“你们谁愿意嫁给邹邑的大夫叔梁纘？”几个女儿都不回答，只有最小的女儿徵在站出来说：“女子的道德规范之一就是在家从父，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干吗还用问我们？”颜老先生觉得她的回答很奇妙，就同意把她嫁给叔梁纘。

徵在嫁过去以后，夫妇俩担心还不能生儿子，就一起去尼山谷祈求神灵保佑。徵在上山的时候，草木的叶子都向上翻起，等到祈祷完毕下山的时候，草木的叶子都垂了下来。当天夜里，徵在梦见北方之神黑帝召见她，嘱咐说：“你有了一个能当圣人的儿子，如果降生，必然产在‘空桑’之中。”醒了

以后，徵在就觉得自己有了身孕。

一天，徵在恍恍惚惚又像在作梦，只见有五位老人站在庭上，自称是水、金、火、木、土“五星之精”，还带来一只小动物，像小牛可是只有一只角，皮毛的花纹像龙鳞，跪伏在徵在面前，口里吐出一张玉册，上面写着字：“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徵在心里明白这是只异兽，就用丝线把它的角系上走了。

等徵在清醒过来，就把这事告诉了叔梁纥，叔梁纥说：“这只小兽肯定是麒麟。”等到产期将近，徵在又问：“此地有个叫‘空桑’的地方吗？”叔梁纥说：“南山上有个空洞，洞里有石门但是没有水，俗名也叫‘空桑’。”徵在说：“我要到那儿去生育。”叔梁纥问为什么，徵在就把梦里黑帝说的话对他讲了，于是带着卧具住进空洞里。这天夜里，有两条苍龙从天而降，守护在南山的左右；又有两位神女擎着香露在空中播洒，为徵在沐浴，好久才离去。徵在于是生下了孔子。这时，石门中忽然流出了一股清泉，温暖而滑润，用它给孔子洗浴以后，泉水随即干涸了。现在曲阜县以南二十八里，有个俗称女陵山的地方，就是“空桑”。

孔子生下来相貌就和平常人不一样，牛唇虎掌，鸳肩龟脊，海口辅喉，顶门状如反宇。其父叔梁纥说：“这孩子得了尼山的灵气。”因此就给他取名叫丘，字仲尼。仲尼生下来没多久叔梁纥就去世了，全仗着徵在养育他。长大以后，身高九尺六寸，别人都叫他“长人”。仲尼有圣德，好学不倦。曾周游列国，弟子满天下，各国的国君无不敬慕他的名声，但是被当政的权贵们所忌恨，因此竟没有一个国家肯用他。

当时孔子正在鲁国，孟孙无忌就对季孙斯说：“要安定内外的变乱，非用孔子不可。”季孙斯就把孔子请来，和他谈了一整天，如同置身于江海之中，无法窥测到江海的边际。季孙斯起身去厕所方便，忽然有个费邑人来报告说：“打井的人从土里挖出个瓦罐，里面有个像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季孙斯正想考考孔子的学问，就嘱咐这人别言声，自己回到座位上对孔子说：“有人打井时从土里刨出来一只狗，您看这是什么东西？”孔子说：“依我看，这一定是羊，而不是狗。”季孙斯惊奇地问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孔子说：“我听说山里的怪物叫夔魍魉，水里的怪物叫龙罔象，土里的怪物叫豮羊。如今是打井时在土里得到的，那它就肯定是羊了。”季孙斯问：“那为什么叫豮羊呢？”孔子说：“因为它非雌非雄，徒有其形。”季孙斯就把那个费邑人找来一问，那东西果然分不出公母来。季孙斯于是大声惊叹道：“仲尼的学问，真是没法儿比！”就拜孔子为中都宰。

这件事传到了楚国，楚昭王便派人带着礼物来见孔子，询问回国渡江时得到的那个鲜果是什么。孔子回答使者说：“这个鲜果的名字叫‘萍实’，可以切开来食用。”使者问：“您怎么知道？”孔子说：“我曾经到楚国寻找过渡口，听到儿童们说过这样的歌谣：‘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尝之甜如蜜。’所以知道。”使者问：“这鲜果能经常得到吗？”孔子说：“萍是一种在水面漂浮的没有根茎的植物，现在居然结出了那么大的果实，即使是一百年一千年也难得见到一次。这可是散而复聚、衰而复兴的好兆头，可以向楚王祝贺了。”使者回来报告昭王，昭王叹服不已。孔子把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四面八方都派人来观摩他的施政之道，并把这些拿来当做自己治理国家的法则。鲁定公由此认识到孔子的贤德和才能，又把他升为司空。

周敬王十九年，阳虎打算犯上作乱，乘机夺权。他知道叔孙辄不受叔孙家族的重用，又和费邑宰公山不狃过从甚密，就把他俩找来商量，计划先想个主意把季孙斯干掉，让公山不狃代替季孙斯的职位，让叔孙辄代替叔孙州仇的职位，阳虎自己代替孟孙无忌的职位。阳虎听说孔子很贤德又有才能，就想把他招到自己的门下作个助手，于是派人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孔子来见他，孔子没搭茬儿。阳虎又派人给孔子送去一只蒸乳猪，孔子说：“这是阳虎引诱我去向他道谢，好借机会和我见面。”就叫弟子等到阳虎外出的时候，把表示感谢的名片塞到门里，然后赶紧回来。阳虎竟想不出办法让孔子屈从。孔子又秘密地对孟孙无忌说：“阳虎肯定要犯上作乱，也肯定要先从季氏下手。您应该预先作好准备，才能免受其害。”孟孙无忌于是派人假装在南门外盖住宅，把四周围全立上栅栏，又挑选了三百名放牧养马的精壮汉子当工匠，实际上是为了看家护院，防备叛乱。孔子又告诉成宰公敛阳，让他武装待命，假如孟孙告急，就连夜前去援救。

这年的秋八月，鲁国要举行祭祀宗庙的仪式。阳虎请季孙斯在祭祀后的第二天，到他家的花园里赴宴。孟孙无忌听说这事后说：“阳虎请季孙吃饭，这事值得怀疑。”于是派人赶快去告诉公敛阳，约好当天中午请他带着士兵从东门走到南门，一路上观察动静，待机救援。

到了请客那天，阳虎亲自来到季孙斯家，请他上了车。阳虎在前边引路，他的弟弟阳越殿后，左右都是阳虎的手下。只有给季孙斯驾车的林楚，世代都是季氏的门客，季孙斯怕出意外，就悄悄对林楚说：“你能把我的车赶到孟孙家吗？”林楚点头会意。等车来到大街上，林楚就把车赶向南边，一连抽马好几鞭子，使马拉车撒着花儿地向前跑。阳越在后边瞧见，扯着脖子直喊：“勒住缰绳！”林楚也不应声，又给了马几鞭子，车跑得更快了。阳越急了，挽弓搭箭直射林楚，没射中，也扬起鞭子打马，心一急，鞭子脱落到地下，等他把鞭子拾起来，季孙的车早跑没影儿了。

季孙出了南门，一直跑进孟孙家，关好栅栏，大叫道：“孟孙救我！”孟孙无忌让三百名壮汉拿着弓箭埋伏在栅栏门后边。过了一会儿，阳越到了，领着手下冲着栅栏就杀过来。三百壮汉从里边一齐射箭，碰上谁谁倒霉，阳越身上一连中了好几箭，死了。

再说阳虎快到东门了，回头一看，不见了季孙，就掉转车头顺着原路往回走，走到那条大街上，问过路人说：“见到相国的车没有？”过路人说：“马惊了，已经出了南门。”话音没落，阳越的手下也逃回来了，阳虎才知道阳越已经被射死，季孙逃进了孟孙的新家。阳虎气得七窍生烟，驱赶着手下人急忙赶到王宫，把鲁定公劫持出朝。半路上遇到叔孙州仇，阳虎也把他给劫了。然后带着宫里的甲士和叔孙的手下，一起进攻孟孙家。孟孙领着三百壮士奋力抵抗。

阳虎见久攻不下，就命令用火焚烧栅栏，可把季孙给吓坏了。孟孙让他抬头看太阳，只见赫日当空，孟孙说：“成邑的救兵马上就到，不用担心。”话还没说完，只见东面一员猛将领兵来到，大叫一声，“别碰我的主公！公敛阳在这儿呢！”阳虎大怒，挺起长矛，迎住公敛阳厮杀。俩人各自施展本领，大战五十余合，阳虎越战越勇，公敛阳却渐渐支持不住。叔孙州仇这时忽然从后边喊道：“阳虎打败了！”随即率领自己的手下，拥着定公往西跑去，定公的那些甲士也跟着一起跑了。孟孙无忌领着壮汉们杀出栅栏，季氏的家臣苦越也带兵赶到。阳虎见势单力孤，提着戈就跑，一直跑到讙阳关据

守。三支人马合力攻关，阳虎力不能支，命令火烧关门，乘着攻关的人马躲避退却，自己冒着烟熏火燎，跑出关门，投奔了齐国。

阳虎见到齐景公后，把讷阳的田地献给景公，好用来借兵伐鲁。大夫鲍国说：“鲁国已经起用了孔子，咱们可不能和他们为敌。不如捉住阳虎退还鲁国的田地，向孔子讨个好。”于是景公就派人把阳虎囚禁起来。阳虎用酒把看守灌醉，又逃到宋国，宋君让他先住在匡地。阳虎虐待匡地的百姓，大家伙儿想杀他，结果又投奔了晋国，在赵鞅手下做事。

宋朝的儒生评论说，阳虎以家臣的身份图谋其主，固然大逆不道，但是季氏放逐鲁君，独揽鲁政，家臣在一边看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效仿家主的作法，实在是天理的报应，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后人写诗道：

当时季氏凌孤主，今日家臣叛主君。

自作忠奸还自受，前车音响后车闻。

话说阳虎从齐景公手里逃走后，景公恐怕鲁国怪他招降纳叛，就派人送信给鲁定公，说明阳虎是怎么逃到宋国的，就势约鲁定公在齐鲁交界的夹谷山前聚会，以通两国之好，永息干戈。

鲁定公收到来信，就把三家找来商量。孟孙无忌说：“齐人多诈，主公不能贸然前去。”季孙斯说：“齐国屡次侵犯鲁国，现在想跟咱们和好，怎么能拒绝？”定公说：“我要去的话，谁能保驾？”孟孙说：“非我师傅孔子不可。”定公当即把孔子召来，请他做主持建交仪式的相礼。

临行时，孔子对定公说：“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可见文武两种方法，不能互相脱离。古时候诸侯离开疆域，不但要有文官陪同，而且一定要有武官跟随。宋襄公会孟的事就可以作为鉴诫。现在请您配备左右司马同行，以防不测。”定公听从了他的劝告，就派大夫申句须为右司马，乐颀为左司马，各领兵车五百辆，远远地跟在后边。又派大夫兹无还领兵车三百辆，离聚会的地点十里处扎下营寨。

到了夹谷山，齐景公已经先来了，立好了坛位，齐侯的帐篷在坛位右边，鲁侯的帐篷在坛位左边。孔子听说齐国来的卫兵很多，也叫申句须、乐颀紧紧相随。

当时齐国的大夫黎弥以足智多谋著称，自从梁邱据死后，景公特别宠信他。当天晚上，黎弥到大帐请求见景公。景公叫他进来，问：“你有什么事，这么晚了还来见我？”黎弥说：“齐鲁结仇，已经很久了。只因为孔子贤圣，替鲁国做事，怕他将来会危害齐国，所以咱们才准备了今天的聚会。据我观察孔子的为人，知礼而无勇，不大熟悉用兵打仗的事。明天主公和鲁侯见礼以后，请让人演奏各地的音乐，让鲁侯娱乐娱乐，我派三百莱地的土著人吵吵嚷嚷拥上前去，瞅机会拿住鲁侯，把孔子也一块儿捉住。我再调集战车，从坛下杀散其余的鲁国人。那时候鲁国君臣的性命都攥在咱们的手心里，任凭主公处置，不比兴兵讨伐强吗？”景公说：“这事能不能办，应该和相国商量商量。”黎弥说：“晏婴相国一向和孔子交情不错，要是让他知道，这事肯定办不成了。请让我一个人办吧！”景公说：“我就听你的，你可得小心点儿！”

第二天一早，两位国君在坛下见了面，施礼谦让一番，然后一起登坛。齐国的相礼是晏婴，鲁国的相礼是孔子。两位相礼拱手行礼后，各从其主，登坛交拜。两位国君共叙友情，互相赠送了礼物。等这些事完了，景公就对定公说：“我这儿准备了各地的音乐，愿意和您一起欣赏。”于是传令先让

莱人出场，演奏本地的音乐。只见坛下鼓声大振，莱地的三百多土著人，手里拿着旗子、矛戟、刀剑、盾牌，嘴里呼喊着，有的还打着呼哨，蜂拥而至。刚上了一半台阶，定公的脸色就变了。孔子一点儿害怕的意思也没有，向前一步走到景公面前，举起袖子说：“我们两君聚会，本应该举行中国的礼节仪式，为什么要演奏外族的音乐，请您命令管这事的人让他们离开。”晏子不知道这是黎弥的计策，也对景公说：“孔子说的是正礼。”景公很惭愧，急忙派人让这些土著人退下。

黎弥正埋伏在坛下面，只等土著人下手，就带人冲上去，没想到这些人都叫景公打发下来，心里很不高兴，就把本国的乐师叫来吩咐道：“筵席中间叫你们演奏音乐时，你们一定要唱那首叫《敝笱》的诗歌，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如果把鲁国的君臣逗乐了或者惹恼了，我都有重赏。”原来那首诗乃是叙说文姜淫乱的故事，黎弥想借用它来羞辱鲁国。

于是黎弥走上台阶对齐侯说：“请派人演奏齐国宫中的乐曲，祝两位君王长寿。”景公说：“宫中的乐曲就不是外族的音乐了，快点儿让他们演奏吧。”黎弥把齐侯的命令传下去，只见艺人、侏儒二十多人，穿着奇装异服，脸上涂着脂粉，装男扮女，分成两队，拥到鲁侯的面前，跳的跳，舞的舞，嘴里一齐唱的都是淫词，一边唱还一边嘻皮笑脸。孔子见到这情景，按着宝剑瞪圆了眼睛，盯着景公说：“匹夫戏弄诸侯，罪该处死！请让齐国的司马来执行！”景公没吱声。艺人侏儒们嘻笑如故。孔子说：“两国既已建交和好，像亲兄弟一样，那么鲁国的司马也就是齐国的司马了。”于是举起袖子向坛下一挥，大声疾呼：“申句须、乐颀在哪儿？”只见二将听到呼声，飞身上坛，从男女两队中分别捉住一个领班，当下斩首，其余的人顿时鸡飞狗跳，慌忙逃走。景公心中惊骇不已。定公随即起身。黎弥起初还想在坛下拦截定公，一来见孔子有如此手段，二来见申、乐两位将军英气勃勃，三来已经探明十里之外就有鲁国的大队人马，只好缩着脖子退了回去。

散会以后，景公回到大帐，把黎弥找来臭骂一顿说：“人家孔子做定公的相礼，一举一动都合乎古人之道，你倒好，偏让我按照什么土人的风俗，我本来想和人家讲和，这下反而成了仇人了。”黎弥吓得赶忙谢罪，不敢还一句嘴。晏子说：“我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作‘小人知其过，谢之以文；君子知其过，谢之以质。’如今鲁国汶阳有三块好田地咱们手里，第一块叫讙，就是阳虎献的不义之物；第二块叫郚，是当年取来让昭公住的；第三块叫龟阴，是先君顷公时仗着晋国的力量从鲁国要来的。这三处田地原来都是鲁国的，如果不归还给鲁国，他们一定不肯甘心。主公何不乘此机会，把这三块田地还给鲁国以表示歉意，鲁国君臣一定喜出望外，那咱们和鲁国的关系就能稳固了。”景公听了很高兴，立即派晏子把三块田地还给了鲁国。——这些事都发生在周敬王二十四年。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纷然鼓噪起莱戈，无奈坛前片语何？

知礼之人偏有勇，三田买得两君和。

又有一首诗单赞齐景公能虚心谢过，所以能成为贤君，几乎恢复了霸业：

盟坛失计听黎弥，臣谏君从两得之。

不惜三田称谢过，显名千古播华夷。

这三块汶阳田原是当初鲁僖公赐给季友的，如今名义上说是归还了鲁国，实际上是还给了季氏。因此季孙斯从心里感激孔子，特地在龟阴修了一座城，取名叫谢城，以表彰孔子的功德；又建议定公，把孔子升为大司寇。

这时候齐国南方的边境上，忽然飞来了一只大鸟，三尺来长，黑身白颈，长嘴独足，鼓动两只翅膀在田间飞舞，当地人追了半天也没捉到，最后大鸟腾空而去，飞向北方。季孙斯听说了这件怪事，就去问孔子。孔子说：“这只鸟名叫‘商羊’，生于北海之滨。天降大雨，商羊起舞。它出现的地方，必然淫雨成灾。齐国和鲁国边界相连，不能不早作准备。”季孙斯听了这话，赶紧预告给汶阳的老百姓，让他们抓紧时间，修堤盖屋。没过三天，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滥，鲁国百姓有备无患。这事传到齐国，景公更把孔子看成是神人。从此孔子博学的名声传播天下，人人都称他是无所不通的“圣人”。有一首诗赞美孔子说：

五典三坟漫究详，谁知萍实辨商羊？  
多能将圣由天纵，赢得芳名四海扬。

话说季孙斯到孔子门下去寻访人才，孔子就把自己的弟子仲由、冉求推荐给他，说他们可以从政，季氏就把他俩都收下做自己的家臣。忽然有一天，季孙斯问孔子：“阳虎虽然离开了，可是公山不狃却又猖狂起来，怎样才能制服他呢？”孔子说：“要想制服他，就要先严明礼制。古时候做臣子的不能收藏武器，大夫不能修筑超过一定长度和高度的城墙，所以邑宰们就没办法造反作乱。您何不毁掉他们的城墙，收缴他们的武器？这样就可以保证上下永久相安无事了。”季孙斯觉得孔子说的很有道理，就把他的话转告给孟孙和叔孙。孟孙无忌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还能舍不得私人的那点儿好处吗？”

少正卯嫉妒孔子师徒都作了官，总想坏他们的事，听到这个消息，就让叔孙辄秘密送信给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想据城叛变，知道孔子受到鲁国上下的敬重，也想借助于孔子，就派人给孔子送去不少的礼物和一封信，信上说：

鲁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强，人心积愤。不狃虽为季宰，实慕公义，愿以费归公为公臣，辅公以锄强暴，俾鲁国复见周公之旧。夫子倘见许，愿移驾过费，面决其事。不腆路犒，伏惟不鄙。

孔子收到信，就去对定公说：“公山不狃要是真闹起叛乱来，免不了要大动兵戈，劳民伤财。我愿意一个人前去劝他回心改过，您看怎么样？”定公说：“国家多事，全仗夫子主持，我怎么能让你离开我呢？”孔子于是把书信和礼物都退了回去。公山不狃见孔子不来，就鼓动成宰公敛阳和郈宰公若藐，同时起兵叛乱。公敛阳和公若藐都不听他的。郈邑的马正侯犯，勇武善射，郈人都很敬畏他。侯犯早就心存反叛，于是就指使马夫刺杀了公若藐，自立为郈宰。

叔孙州仇听到侯犯叛乱的消息，就去告诉孟孙无忌。孟孙说：“我愿助你一臂之力，一同消灭这个叛奴。”于是孟孙、叔孙两家合兵包围了郈城。侯犯全力抵抗，攻城的士兵死了很多人，也没能取胜。孟孙无忌叫叔孙州仇去向齐国求援。此时叔氏的家臣驺赤也在郈城里，就假装归附了侯犯，侯犯也很信任他。驺赤对侯犯说：“叔氏派人到齐国搬救兵去了。如果齐国和鲁国的兵马合在一处，咱们就抵挡不住了。您何不把郈邑献给齐国？齐国虽然表面上和鲁国很亲热，实际上心里很忌恨鲁国。齐国得了郈邑就可以逼迫鲁国，齐侯肯定很高兴，就会用他的地加倍酬谢您。总而言之，咱们既得了地盘，又可以逢凶化吉，避危就安，何乐而不为？”侯犯说：“这计策太妙了！”当下派人去向齐国请降，要把郈邑献给齐国。

齐景公把晏子找来问道：“叔孙请求咱们派兵伐郈，侯犯又拿郈邑作投

降咱们的见面礼，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晏子回答说：“刚和鲁国讲和，怎么能接受他们叛臣敬献的土地呢？我看还是帮助叔孙州仇对。”景公狡黠地一笑说：“郕邑乃是叔孙自己的地盘，和鲁侯没什么关系。何况叔孙家族君臣自相残伤，对鲁国来说是坏事，对咱们齐国来说倒是件好事。现在，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于是派司马穰苴带兵驻扎在边界上，静观鲁国的变化。要是侯犯能抵抗住叔孙，就出兵帮助据守郕城，把侯犯接到齐国来；要是叔孙胜了侯犯，就说正要帮助攻城。一切要见机行事。这也正是齐景公奸雄之处。

却说驷赤见侯犯派使者去了齐国，又对侯犯说：“齐侯刚和鲁侯言归于好，是帮着鲁国还是帮着咱们，眼下还说不准。应该多派些士兵去把守城门，万一有什么不测，也可以自卫。”侯犯是个一勇之夫，以为这都是好话，就挑选了不少精兵，派去把守城门。驷赤把信用弓箭射到城外，鲁兵捡起来送给州仇。叔孙州仇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臣赤已安排逆犯十有八九，不日城中当有内变，主君不须挂念。”州仇喜出望外，转告了孟孙无忌，二人严阵以待。

几天以后，侯犯派出的使者从齐国返回，说：“齐侯已经答应了，还说愿意用齐国的土地作为补偿。”驷赤到侯犯那儿祝贺一番后，回来就派人四处散布流言，说：“侯犯要把郕邑的老百姓都迁到齐国去，使者回去说齐国的军队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好？”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有不少人到驷赤家去打听消息。驷赤说：“我也是刚听说，齐国和鲁国刚刚和好，不好意思现在就来占鲁国的地盘，想先把你们的户口都迁到齐国，充实那些边远穷困的地方。”自古道：“故土难离”。一说背井离乡，哪个不怕？大家听说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心里边都怨恨侯犯。

一天晚上，驷赤探听到侯犯正喝得醉熏熏的，就命令手下的几十个心腹绕着城大声呼喊：“齐国军队已经到城外了！让我们赶快收拾行李，三天内都要动身。”一边喊一边还嚎啕大哭。郕邑的老百姓惊慌失措，都跑到侯犯的家门口。此时，老的小的只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青年壮年却是咬牙切齿，痛恨侯犯。有人忽然发现门后面藏着很多武器盔甲，正好用得着，大家就抢着穿戴上盔甲，拿上武器，齐声呐喊，把侯犯家团团围住，连守城的兵也都反了。

驷赤急忙跑去告诉侯犯说：“郕邑的老百姓都不愿投降齐国，全城都造反了。您还有武器和士兵吗？我愿意带兵去镇压他们。”侯犯说：“武器放在门口，士兵都去守城，事到如今，我看还是免祸为上。”驷赤说：“我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您送出去！”于是出门对老百姓说：“请你们让开一条路，让侯犯出去。侯犯一走，齐国的军队也就不会来了。”百姓们照他说的，让开了一条路。驷赤在前，侯犯在后，还有百十口子家属，都离开家，坐上十几辆车走了。驷赤一直把他们送出东门，随即领着鲁兵进了郕城，然后安抚百姓。孟孙无忌还要追击侯犯，驷赤说：“我已经答应免他一死。”就没再派人追赶。孟孙无忌进城以后，马上命令把城墙降低三尺，又任命驷赤为郕宰。侯犯投奔到齐国，穰苴知道鲁军已经平定了郕城，把军队撤了回去。

公山不狃起初听到侯犯叛乱、两家讨伐的消息后，高兴得大叫道：“季氏孤立无援了！乘虚而入，鲁国就是我的了！”于是调动费邑的全部兵马，杀到曲阜，叔孙辄作内应，打开城门放他进去。定公急忙把孔子叫来询问对策。孔子说：“您的人马力量太弱，不顶用。请赶快到季孙那里避一避吧。”

于是急忙坐车赶到季孙家。季孙家里筑有高台，非常坚固，定公这才安下心来。过了一会儿，司马申句须、乐颀都到了。孔子命季孙斯把家里藏的兵器都抱出来交给司马，叫他们埋伏在高台的左右，却让定公的人马站在高台前面。

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商量说：“咱们这次举事，用的是扶助公室抑制私家的名义，如果不打着鲁侯的招牌，很难除掉季氏。”于是就一起去宫里找定公。找了半天，才知道定公已经找季孙斯去了，就把人马调回来去攻打季孙家。先碰上定公的人马，三下两下全给打跑了。忽然听见左右人声呐喊，申句须、乐颀二将领兵杀到近前。孔子这时扶着定公站在高台上，冲着费邑的人马喊道：“主公在此，你们难道不懂得顺逆的道理吗？赶快放下武器，既往不咎！”费邑的士兵都知道孔子是个圣人，谁敢不听，都丢掉了兵器拜伏在台下。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眼看大势已去，只得逃往吴国。

叔孙州仇回来以后，说起郕城已经把城墙的高度降低了。季孙斯于是也下令降低了费邑的城墙，恢复当初的规模。孟孙无忌也想降低成邑的城墙，成宰公敛阳征求少正卯的意见。少正卯说：“郕、费两城都是因为叛乱才被降低了城墙，要是把咱们的城墙也降低了，还拿什么把您和叛臣区别开呢？您只要说：‘成邑乃是鲁国的北大门，要是降低了城墙，如果齐兵侵犯我北部边境，凭什么来抵抗呢？’您只要坚持这样说，就是违抗命令也算不上反叛。”公敛阳听了他的话，派部下穿上铠甲登上城墙，谢绝说：“我不是为叔孙氏守城，而是为鲁国守城。只恐齐兵没准哪天突然来进犯，我这里却没有防御的屏障。因此我宁愿舍掉性命，也不敢动这城上的一砖一土。”

孔子听说了这事，笑着说：“公敛阳不会编出这样的话来狡辩，一定是‘闻人’少正卯教他说的。”季孙斯赞许孔子平定费邑的功劳，自知才能不及孔子的万分之一，便让孔子代行相国的职权，事事都要征求孔子的意见。但是孔子只要有什么意见、说法，少正卯总是加以歪曲、改变，听的人往往被他所迷惑。为这儿，孔子秘密对定公说：“鲁国之所以不能振兴，原因在于忠奸不分，赏罚不明。人常说：保护嘉苗，必锄莠草。希望您不要姑息养奸，请出太庙中的斧钺，陈列在大殿的两旁。”定公说：“好。”

第二天，定公让群臣讨论成邑不降低城墙的利弊得失，全凭孔子裁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说应该的，有说不应该的。少正卯为了迎合孔子，就列举了降低城墙的六个好处：一、可以显出君主的高贵；二、恢复各城的原貌，使都城重新成为中心；三、抑制私人势力的扩张；四、使跋扈的家臣无所凭借；五、平衡三家的心理；六、使邻国知道鲁国兴利除弊，更加敬重。少正卯说完这番话，面有得色站在一旁。只听孔子对定公说：“少正卯说错了！成邑已为一座孤城，还能有什么作为？况且公敛阳忠于主公，怎么说他是跋扈的家臣？少正卯巧言乱政，离间君臣，依法当斩！”大臣们都说：“少正卯是鲁国的闻人，说的也许不恰当，但是还不到斩首的罪过。”孔子又对定公说：“少正卯花言巧语善于狡辩，行为险僻两面三刀，徒有虚名，惑乱人心，不杀无法端正朝纲，治理国政。我官居司寇，请求严正法典。”于是命令甲士把少正卯捆起来推出殿外，一刀砍了。大臣们脸上都变了颜色，三家心里也都有些凉嗖嗖的。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养高华士太公诛，孔子偏将少正除。

不是圣人开正眼，世间尽读两人书。

自从杀了少正卯，孔子的治国方略才得以正式实施，孔子的才能才得以

充分展示和尽情发挥，定公和三家都虚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孔子于是建立纲常，整饬纲纪，敬以礼义，养共廉耻，因此老百姓秩序井然而国家欣欣向荣。三个月以后，鲁国的风气焕然一新；市场上卖东西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男女走路分别左右，互不相扰；老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四方来客到了鲁国，吃住不愁，宾至如归。国里的人编了一首歌唱道：“袞衣草甫，来适我所；草甫袞衣，慰我无私。”这首歌传到齐国，齐景公大惊失色，说道：“我的国家就要被鲁国吞并了！”

##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话说齐景公在夹谷山和鲁侯聚会回来后不久，晏婴就因病去世了。景公悲哀哭泣了好几天，正担心朝里没人能代替晏婴，又听说孔子辅佐鲁侯，鲁国大治，便惊惧地说：“鲁侯有了孔子一定会图谋霸业，图谋霸业又必然会争夺地盘，齐国是鲁国的近邻，恐怕马上就会大祸临头，这可怎么办？”大夫黎弥说：“主公担心鲁国重用孔子，为什么不想个办法阻止这事呢？”景公说：“鲁侯刚把国政交给孔子，我怎么阻止得了呢？”黎弥说：“我听说国泰民安之后，便容易产生骄奢淫逸。请主公挑选一些能歌善舞的美女，把她们送给鲁侯，鲁侯真要收下她们，必然懒得去管政事，也会因此而疏远孔子。孔子见鲁侯疏远他，也必然会离开鲁国去别的国家，到那时主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景公听了这话顿时眉开眼笑，当下命黎弥从宫内的女街里，挑选出长得漂亮，年纪在二十岁以下的宫女八十人，分成十队，全都穿上鲜艳的衣裳，学习唱歌跳舞。舞曲的名字叫《康乐》，非常悦耳动听。此外，又挑选了一百二十匹好马，毛色五彩斑斓，各不相同，远远望去，就像一片云霞，一匹锦缎。景公派使者把美女良马给鲁侯送去。使者来到鲁国都城的南门外，搭了两座彩棚，东边的彩棚安放良马，西边的棚子陈列女乐。使者先把国书送给定公，定公打开书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杵臼顿首启鲁贤侯殿下：孤向者获罪夹谷，愧未忘心。幸贤侯鉴其谢过之诚，克终会好。日以国之多虞，聘问缺然。兹有歌婢十群，可以侑欢，良马三十驷，可以服车，敬致左右，聊申悦慕。伏惟存录！

且说鲁国的相国季孙斯这些日子安享太平，忘乎所以，心里边早存了寻欢作乐的念头。忽然听说齐国送来不少能歌善舞的美女，还要表演女乐，一想到美女如云、莺歌燕舞的盛况，实在是艳慕极了，当时就换上便服，带上几个心腹，坐车偷偷溜出了南门。只见西边的棚子里正在练习女乐，歌声直入云霄，舞态优雅婀娜，一进一退，光华夺目，此时此刻，就像游天宫，看仙女，绝不是人间所能想像得到的。

季孙斯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看了老半天，只看得手麻脚软，目瞪口呆，意乱神迷，魂消魄散。鲁定公一天宣了他三次，季孙斯因为贪看女乐，竟然没抽出空儿来。直到第二天，才进宫去见定公，定公把齐国的国书拿给他看。季孙斯看过后说：“这可是齐侯的一番美意，咱可不能拒绝。”定公也有些动心，就问：“女乐在哪儿呢？能不能先去瞧瞧？”季孙斯说：“排列在南门以外，您要想看，我这就陪您去。只怕惊动百官，不如换上便服方便。”于是君臣二人都脱去了朝服，换上便装，各乘小车，一直到了南门外西棚下。早有人传出消息：“鲁侯换了衣服亲自来观看女乐了！”使者赶紧吩咐乐女排练时卖点儿力气。一时间，西棚内歌喉转娇，舞袖增艳，十队乐女，轮流转换，歌舞悦耳夺目，让人应接不暇，把君臣二人乐得手舞足蹈，流连忘返。有一首诗写道：

一曲娇歌一块金，一番歌舞一盘琛。  
只因十队女人面，改尽君臣两个心。

侍从又对定公夸起东棚里的骏马。定公说：“这边的景观已经是登峰造极了，我看那些马就不必看了。”

当天晚上，定公在宫里一夜没睡着，耳朵里时不时还响着乐声，美人仿佛就在枕头边上。定公惟恐群臣说长道短，第二天一早就把季孙斯一个人召进宫去，俩人商量着写好了回信，信里说了好多感激的话。又派人取出黄金百镒，送给齐使。然后把这些乐女都接到宫里，把其中的三十人送给了季孙斯，那些马也叫人专门喂养。

定公和季孙斯自从得了这些乐女，各自受用，日则歌舞，夜则枕席，一连三天，没去上朝听政。孔子听说了这事，凄然长叹。弟子仲子路劝他说：“鲁侯懈怠政事，您干脆离开这儿算了。”孔子说：“郊外祭天的日子已经临近，倘若大礼不废，鲁国还有希望。”

到了祭天的日子，定公刚行完礼，就急匆匆地回宫了，仍然没去上朝，连祭祀用的肉也没心思分给大家。主管分肉的官员敲开宫门去要肉，定公推给季孙斯，季孙斯又推给家臣。孔子参加祭祀回来，一直等到晚上，也没见胙肉发下来，不由得长叹一声，对子路说：“我的治国之道看来是行不通了，这都是命啊！”于是抚着琴唱道：

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从卒岁！

唱完了，就收拾行装离开了鲁国。子路、冉有也弃了官跟随孔子一起出走。从此，鲁国再次衰落了，后人诗写道：

几行红粉胜刚刀，不是黎弥巧计高。

天运凌夷成瓦解，岂容鲁国独甄陶。

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卫灵公喜滋滋的把他迎进宫去，然后向他询问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的事。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学过。”第二天就走了。路过宋国匡邑的时候，匡人一直记恨着阳虎，一见孔子的相貌和阳虎相似，以为阳虎又来了，就把他师徒几个团团围住。子路要和他们打架，孔子制止他说：“我和匡人没有仇恨，想必是另有缘故，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自己离开。”安然坐在地上弹琴。正巧赶上卫灵公派人追来让孔子回去，匡人才知道弄错了，谢罪而去。孔子于是又回到卫国，住在大夫蘧瑗的家里。

且说灵公的夫人叫南子，是宋国宗室的女儿，美而淫。做姑娘的时候，就和公子朝相好。公子朝也是男子中的绝色，两美相爱，胜过夫妻。等到归了灵公，生了个儿子叫蒯聩，成年后就被立为世子，可是南子和公子朝仍是藕断丝连。当时还有个美男子叫弥子瑕，深得灵公的宠爱，有一次吃桃子，曾经把剩下的一半推进灵公的嘴里，灵公喜眉笑眼地一边吃着桃，一边向别人夸耀说：“子瑕爱我爱得太厉害了！一个甜美的桃子都舍不得一个人吃，还分一半给我。”大臣们都捂着嘴偷偷地笑。子瑕也仗着灵公的宠爱，无所不为。灵公在外面爱恋着子瑕，在家里又怕南子不乐意，就想办法讨好南子，于是时不时把宋国的公子朝找来和他的夫人相会。丑声遍传，灵公也不以为耻。

蒯聩深深地恨着这件事，就派家臣戏阳速趁着朝见的机会，企图刺杀母亲南子，以平消丑闻。南子觉察了这事，就告诉了灵公。灵公于是把蒯聩驱逐出卫国。蒯聩先投奔了宋国，然后又投奔了晋国。灵公又立蒯聩的儿子辄当了世子。等孔子再回来的时候，南子很想见见他。见面以后，知道孔子是个圣人，对他倍加敬重。忽然有一天，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出门，让孔子作陪乘。走过街市的时候，听到有人唱起歌来：

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

孔子听了叹口气说：“卫君好德不如好色！”于是离开卫国去了宋国，

和弟子在大树底下练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也是以男色得宠于宋景公，因为忌恨孔子来宋，就派人砍倒了大树，还想追杀孔子。孔子只得离开宋国投奔郑国。刚走到黄河边上，就听说郑国的赵鞅杀了忠臣襄犇、舜华，感慨道：“鸟兽尚且憎恨伤害自己的同类，何况是人？”于是又返回卫国。

没过多久，卫灵公死了，大臣们立辄为君，就是卫出公。蒯瞶也借来晋国的兵马，和阳虎一道袭击并占领了戚城。一时间，晋国帮着蒯瞶，齐国帮着辄，父子争国，闹得不亦乐乎。孔子厌恶他们违悖伦理，又离开卫国到了陈国，还要去蔡国。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便派人来聘请他。陈国、蔡国的大夫们一合计，认为如果楚国任用了孔子，那么陈国、蔡国可就悬了，于是说好了一块发兵，把孔子师徒围困在陈、蔡之间的荒野上。孔子三天没吃上饭，仍然不停地弹琴唱歌。如今开封府陈州界有个地方叫桑落，桑落内又有个地方叫厄台，就是当年孔子绝粮之处。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四海栖栖一旅人，绝粮三日死生邻。

自是天心劳木铎，岂关陈蔡有愚臣。

忽然一天晚上，有个九尺多高的怪人，穿着黑衣服，戴着高帽子，披着甲拿着戈，向着孔子大声吆喝，声音把四周围都震得山响。子路和他交起手来，那人力气挺大，子路胜不了他。孔子在旁边看了很久，对子路说：“何不捅其肋？”子路于是照着他的肋叉子就是一拳，那家伙手一垂，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变成了一条大鲑鱼。弟子们都以为他是个妖怪。孔子说：“凡是动物老了，一些精灵就会附在它的身上。把它杀了就是了，有什么可奇怪的？”说完就让弟子们把它做熟了充饥，弟子们惊喜地说：“这真是老天赐给咱们的！”

楚国的使者带兵来迎接孔子，孔子就随他到了楚国。昭王非常高兴，要把千社之地封给孔子，令尹子西劝阻说：“当年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封地仅有百里，因为能修德政，结果取代了殷纣。如今孔子的道德名望，不下于文、武，他的弟子也都是当代的大贤，要是让他有了地盘，取代楚国也就不难了。”昭王于是变了卦，对孔子也不那么热情了。孔子知道楚国不会重用他，于是又回到了卫国。卫出公想把国政交他掌管，孔子拒绝了。鲁国的相国季孙肥这时来请孔子的弟子冉有，孔子就跟他们一起回到了鲁国，鲁国让他享受告老大夫的待遇，孔子从此结束了周游列国的历史，一心一意著书立说。他的弟子当中，子路、子羔在卫国做官，子贡、冉有、有若、宓子贱等在鲁国做官，这些都是后话了。

再说吴王阖闾自从打败了楚国，威震中原，不可一世，也渐渐喜欢起游乐来。于是大兴土木，在都城修了长乐宫，在姑苏山盖了高台。——山在现在苏州城西南三十里，也叫姑胥山。——又在胥门处修了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往山上，春夏就住在城外，秋冬就住在城里。忽然有一天，阖闾呆得好好的，猛然想起越国当初帮着夫概伐吴的事来，就打算报复越国。碰巧又听说齐国和楚国互派使节结交往返，阖闾气不打一处来，说道：“齐、楚相互勾结，这可是我北方的忧患！”于是就想先伐齐，再伐越。相国伍子胥规劝道：“互派使节本是邻国之间常有的事，未必就是助楚害吴，不能贸然兴兵。如今太子波元配夫人已经去世，还没有继室，大王何不派使者去向齐国求婚？如果他们不愿意，再出兵也不晚。”阖闾于是派大夫王孙骆前往齐国，为太子波求婚。

当时齐景公已是风烛残年，志气衰颓，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身边只有一

一个小女儿没嫁出去，景公不忍心把她送到吴国。怎奈朝无良臣，边无良将，又怕一旦拒绝，吴国发兵讨伐，齐国落到楚国那种地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大夫黎弥也劝景公和吴国通婚，别把齐国惹恼了。景公迫不得已，只好答应把女儿少姜嫁过去。王孙骆回复了吴王，吴王又派他带着聘礼到齐国迎接少姜。景公既心疼女儿，又害怕吴国，两念交迫，禁不住泪流满面，叹了口气说：“要是晏子、穰苴其中的一个在这儿，我怎么会怕吴国人呢！”又嘱咐大夫鲍牧说：“烦劳你为我把女儿送到吴国，她是我最疼爱的女儿，关照吴王好好对待她。”临别之际，景公亲手把少姜扶上车，一直送出南门才回来。鲍牧护送少姜到了吴国，把景公的话都转告给吴王。又因为仰慕子胥的贤德，所以和子胥也逐渐有了交往。

话说少姜年纪还小，不懂得夫妇之间的乐趣，和太子波成亲以后，一心只是想念父母，白天黑夜哭个不停。太子波再三抚慰，仍悲哀不止，渐渐抑郁成疾。阖闾很可怜她，就把北门的城楼翻修改造了一番，装饰得极其华丽，改名为望齐门，让少姜每天在上面游玩。少姜凭栏北望，看不到齐国，悲哀得更加厉害，病也越来越重。弥留之际，嘱咐太子波说：“我听说站在虞山的顶上，可以看到东海，请你把我埋葬在那里，倘若魂魄有知，说不定哪天还能看到齐国！”太子波秉告了父亲，就把少姜安葬在虞山顶上。今常熟县虞山尚有齐女墓，还有个望海亭。后人写了一首诗，叫《齐女坟》：

南风初劲北风微，争长诸姬复娶齐。  
越境定须千两送，半途应拭万行啼。  
望乡不惮登台远，埋恨惟嫌起塚低。  
蔓草垂垂犹泣露，倩谁滴向故乡泥？

太子波因怀念少姜一病不起，不久也去世了。阖闾想在几个儿子中挑一个立为太子，却犹豫不决，就想和伍子胥商量商量。

太子波的前妻生了个儿子叫夫差，已经二十六岁。长得昂扬伟岸，一表人材。听说祖父要选立太子，就抢先一步去见子胥说：“我是嫡孙，要立太子，除了我谁也不行！这事都凭您一句话了！”子胥答应了他。没多长时间，阖闾派人来找子胥，商议立太子的事。子胥对阖闾说：“太子一定要正室嫡出，才不至于出乱子。如今太子虽然早逝，可是还有嫡孙夫差。”阖闾说：“我看夫差生性愚钝，而且缺少仁爱，恐怕不能继承吴国的正统。”子胥说：“夫差讲信用，有爱心，热衷学习礼义，父死子代，天经地义，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阖闾说：“我听你的，希望以后你能好好辅佐他。”于是立夫差为太孙。夫差到子胥家跪拜致谢。

周敬王二十四年，阖闾上了年纪，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听说越王允常死了，他儿子句践刚刚继位，就想乘越国大办丧事的时候，发兵讨伐。子胥劝阻说：“越国虽然有侵犯吴国的罪过，但是正值行丧期间，伐之不祥，应该稍作等待。”阖闾不听，留子胥和太孙夫差守国，自领伯嚭、王孙骆、专毅等，选精兵三万，出了南门向越国进发。

越王句践见吴兵来伐，亲自指挥抵抗，拜诸稽郢为大将，灵姑浮为先锋，畴无余、胥犴为左右军统领，和吴兵在樵李相遇，相距十里，各自安营下寨。两下挑战，打了几仗不分胜负。阖闾大怒，于是率领全部人马排列在五台山下，命令全军不许妄动，只等越兵稍有懈怠，然后乘机攻杀。

句践望见吴军队伍整齐，兵甲鲜明，就对诸稽郢说：“吴兵士气正旺，不可轻敌，必须用计策使敌兵混乱。”于是命畴无余、胥犴组织敢死队，左

边五百人拿着长枪，右边五百人拿着大戟，一声大喊，杀奔吴军。吴兵阵上士兵全然不理，阵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坚固得就像铜墙铁壁，越兵一连三次冲锋，都不能冲进敌阵，只得退回原地。句践无可奈何。诸稽郢偷偷对他说：“可以派罪犯去试试。”句践恍然大悟。

第二天，句践密传军令，把军中携带的已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全部集中起来，总共有三百人，分为三行，全脱了上衣，脖子下挂着剑，一步步走向吴军。领头的在前边说：“我们的主公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了贵国，以致贵国派兵来讨伐。我们愿意以死来替越王谢罪。”说完，一个挨一个用剑猛地一割脖子，鲜血喷涌，尸身倒地。吴兵从来没见过这阵势，感到十分纳闷，都睁大眼睛一边看，一边交头接耳，一时摸不着头脑。忽听越军中鼓声大振，畴无余、胥犴率领两支敢死队，手持刀剑盾牌，呼啸着杀过来。吴兵措手不及，一下子就被冲乱了阵脚。紧接着，句践统率大军杀到，右有诸稽郢，左有灵姑浮，乘势攻入吴军阵地。王孙骆拼命和诸稽郢搏杀在一起，灵姑浮举着大刀左冲右突，寻人厮杀，正碰上吴王阖闾，抡刀便砍。阖闾往后一闪，刀砍在右脚上，大脚趾一下被砍了下来，一只鞋也掉在地上。幸亏专毅带兵赶到，救了阖闾，专毅却身受重伤。王孙骆知道吴王受伤，不敢恋战，急忙收兵，被越兵一通追杀，死伤过半。阖闾伤势不轻，当即命令退回大寨。灵姑浮捡起吴王的那只鞋去请功，句践心花怒放。

却说吴王因年老忍受不了伤痛，撤到七里以外，大叫一声，一命呜呼。伯嚭护丧先行，王孙骆领兵断后，缓缓撤回吴国。越兵也不追赶。后人有的诗评论阖闾用兵不知节制，才有今日伤趾伤身之祸：

破楚凌齐意气豪，又思吞越起兵刀。

好兵终在兵中死，顺水叮咛莫放篙。

夫差听到吴王去世的消息，带兵前来把吴王的遗体接回吴国，宣布正式即位。看完风水算完卦，决定把吴王阖闾安葬在破楚门外的海涌山。于是召集工匠凿山挖洞，修成墓穴，把专诸用的那把“鱼肠剑”拿来殉葬，此外还有兵器套甲六千副，金珠美玉不计其数，把墓穴都堆满了。入葬之后，又把工匠们一个不留全杀了。三天以后，有人看见墓穴上面蹲着一只白色的老虎，因此就给山取名叫虎丘山，有学问的人认为那白虎是埋金之气聚集显现出来的。后来秦始皇派人凿山挖洞，发掘阖闾的墓穴，想找到那把鱼肠剑，可始终没见踪影，凿山的地方于是成了深涧，就是今天的虎丘剑池。专毅受重伤后也死了，附葬在山后面，现在也找不到他的墓了。

夫差安葬祖父以后，把长子友立为太子。为了提醒自己不忘报仇，就派了十几个人，每天轮流站在院子里，一见夫差从这儿路过，就指名道姓放开嗓门喊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你的祖父吗？”夫差赶紧流着眼泪回答：“不！我一刻也不敢忘！”又命伍子胥、伯嚭在太湖上加紧训练水军，在灵岩山搭起射棚训练弓箭手，只等三年丧期一完，就去越国报仇。

周敬王二十六年二月，吴王夫差守孝期满，在太庙祝告一番以后，就调集全国的兵马，派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从太湖顺水路进攻越国。

越王句践召集大臣们商议，准备出兵迎敌。大夫范蠡说：“吴国把阖闾之死看作是国耻，决心报仇已经有三年了。他们满怀愤怒，齐心协力，势不可挡，我看咱们应该收拢人马据城坚守。”大夫文种说：“依我看，咱们不如说好话，赔不是，请求讲和，等他们撤兵以后，再从长计议。”句践说：“你们俩一个说守一个说和，我看都不是上策。吴国和越国世代结仇，他来

讨伐我不应战，就会把咱们当成是软弱可欺的窝囊废！”于是动员起全国三万人马，在椒山下迎击吴军。

两军初次交锋，吴兵被杀伤百十人后退了回去。句践乘胜追击，没走出几里路，正遇上夫差的大军赶到，两下重新布阵厮杀。夫差站在船头，亲自抡锤敲鼓，激励士气，士兵们勇气倍增。忽然，北风大作，波涛汹涌，子胥、伯嚭乘着战船顺风扬帆而下，船上的士兵全拿着强弓劲弩，箭像雨点儿一样射过去。越国的士兵迎着风强睁着眼抵抗，一会儿便招架不住，大败而逃。吴兵分三路追杀，越军大将灵姑浮翻船落水而死，胥犴也中箭而亡，吴兵乘势掩杀，越兵死伤不计其数。句践一直跑到固城，吴兵把固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把水道也给堵死了。夫差兴高采烈地说：“不出十天，越兵全都得渴死。”谁知道山顶上有一眼灵泉，泉水里还游着不少鱼，句践便让人捞了几百条鱼送给夫差气气他，夫差大吃一惊。句践留下范蠡守城，自己带着残兵败将瞅机会逃到了会稽山。一清点人马，还剩下五千人，句践叹了口气说：“从先王到我，三十年来，从没打过这样的败仗！真后悔没听范蠡、文种的话，才落到这种地步。”

吴军加紧攻打固城，子胥的兵马驻扎在右翼，伯嚭的兵马驻扎在左翼，范蠡一天三次派人向句践告急。句践十分恐慌。文种献计说：“吴国的太宰伯嚭，为人贪财好色，嫉贤妒能，虽然和伍子胥同朝为官，但二人志趣不合。吴王敬畏子胥而亲近伯嚭。要是能偷偷到伯嚭营中投其所好，请他帮着吴国越国讲和，吴王没有不听的。到时候伍子胥知道了再来阻拦，也来不及了。”句践说：“你去见伯嚭，拿什么去贿赂他呢？”文种回答说：“军队里缺的就是女色。倘能找到美女献给他，再加上老天爷保佑，伯嚭一定会答应。”句践于是立即派人回到都城，让夫人从宫里挑出八个相貌姣好的女子，打扮得雍荣华贵，再加上白璧二十双，黄金一千镒，叫文种连夜给伯嚭送去。

伯嚭开始还想拒绝会见文种，一听说还带着礼物，就把文种叫进大寨。伯嚭大模大样坐在那儿等着，文种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说：“我主句践，年幼无知，不能好好地侍奉贵国，才受到这样的惩罚。现在他后悔也来不及了。想与贵国讲和甘当属臣，又怕吴王记仇不肯接受。因为知道太宰您功勋卓著，外是吴国的捍卫者，内是吴王的心腹和臂膀，所以特地派我来见您，想托您为我主说句好话，让吴王收纳我们。这回只带了点儿薄礼，今后一定源源不断送上门来。”说完双手把礼单送给伯嚭。伯嚭看了一眼礼单，仍然沉着脸说：“越国没几天蹦头儿了，马上就要灭亡，所有的一切，还怕不全是吴国的？何必还用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来甜活我？”文种又说：“越兵虽然打了败仗，但是驻守会稽的还有五千精兵。要是再打不了胜仗，就会一把火把国库里的东西会烧了，然后逃奔他国，等待机会像楚昭王那样复国，又怎么肯定一切都是吴国的呢？再说，即使全归了吴国，大多半也得进王宫，您和诸位将军充其量不过能分上十之一二。怎么比得上成全越国以后，我们春秋送礼，未入王宫，先入您府，诸将也不能瓜分揩油。何况困兽犹斗，真要背城一战，也没准会出现让人意料不到的事。”一席话说到伯嚭心里，直冲文种点头。文种又指着礼单上开列的女子说：“这八个美人都是从越王宫里挑出来的，要是民间还有比她们更美的，我主如能生还越国，一定全力搜求，送来伺候您。”伯嚭听到这儿，不由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说：“大夫不去子胥的右营却来我这左营，大概是看出我这个人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明天一上朝就领你去见大王，劝他同意这件事。”于是把礼物全数收下，把文种

留在左营里，像对贵宾一样，好吃好喝好招待。

第二天一早，伯嚭就带着文种去大寨见夫差。伯嚭先进去，把句践派文种来求和的事详细报告给夫差。夫差一听，勃然大怒说：“越王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允许跟他讲和？”伯嚭说：“大王不记得孙武说过的话？‘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越国虽然得罪了吴国，但是人家对咱们也够低三下四的了。吴王请求当您的属臣，王妃请求作您的侍妾，越国的珍玩宝器、金珠美玉，打扫打扫一古脑都要献给吴国，想求您的，无非是保留越王的一线香火。如果您接受了越王的请求，就会得到丰厚的实利；如果您赦免了越王的罪过，就会到处传颂您仁德的名声。这样就能名利双收，对吴国称霸天下太有好处了。如果一定要把越国杀得鸡犬不留，句践要是狗急跳墙，焚宗庙，杀妻子，把好东西全扔到江里，然后带着五千精兵和吴国拼命，您能保证咱们就万无一失了吗？与其杀越人，不如得越国，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夫差被伯嚭这番话说活了，就问：“文种现在在哪儿呢？”伯嚭回答：“正在大帐外等您叫他。”夫差于是传令让文种进见。文种一进来就跪在地上，然后爬到吴王的面前，又把对伯嚭说的那套话重复了一遍，话里话外更透着谦卑。夫差说：“你的主公既然请求做我的属臣，那么能不能随我去吴国走一趟？”文种磕了个头说：“既然作了属臣，生死就全交给您了，哪敢不跟在您的身边服侍？”伯嚭说：“句践夫妇愿意来吴国，这样，吴国名义上虽然赦免了越国，实际上已经把越国攥在手心里了，大王还有什么不满意吗？”夫差于是同意了吴国的请求。

这时候，早有人到右营把这事报告了伍子胥。子胥急忙赶到中军大帐，正看见伯嚭和文种一起站在吴王的身旁。子胥气得脸色都变了，问吴王说：“大王已经答应和越国讲和了？”吴王说：“已经答应了。”子胥连声叫道：“不行！不行！”吓得文种倒退了几步，呆呆地等着听他说什么。子胥说：“越、吴相邻，势不两立，如果吴国灭不了越国，越国就会灭掉吴国。要是像秦国、晋国那样距离遥远，我们既使出兵战胜了他们，可得了土地也不能居住，得了车辆也不能乘坐。越国就不同了，如果打败了他们，土地可以居住耕种，舟船可以乘坐捕鱼，这些对国家有利的事，可不能放弃呀！何况又有先王的大仇，不灭越国，怎么对得起您自己的誓言呢？”夫差被子胥说得哑口无言，只是拿眼睛一个劲儿看伯嚭。伯嚭上前一步说：“相国这话说得不对！先王建国，水陆并重，吴越宜水，秦晋宜陆，如果只因为越国的地可居，船可乘，就说吴越两国一定水火不相容，那么秦、晋、齐、鲁虽是陆国，却是地也可以居，车也可以乘，那么这四国也和咱们水火不相容吗？要说因为先王的大仇就一定不能赦免越国，那么相国您和楚国的仇恨更深，又为什么不把他们斩尽杀绝还允许他们求和呢？如今越王夫妇都愿意到吴国服役，和楚国只答应收留公子胜更不相同。相国自己能办出忠厚仁德的事，却为什么让大王承担刻薄寡恩的名声？我看忠臣可不是这样的。”夫差一听这话乐了，赶紧说：“太宰说的有理，相国请先回去，等越国献上好东西，我一定分一份给您送去。”直把子胥气得面如土色，慨叹道：“我真后悔没听被离的话，和这样的奸臣共事！”只得出了大帐，对大夫王孙雄说：“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再经过十年教训，过不了二十年，吴国的宫殿就会沦为一片沼泽。”王孙雄还有点儿不相信。子胥忍着悲愤，唉声叹气回自己的右营去了。

子胥走了以后，夫差命文种回复越王，然后再回来致谢。夫差询问越王夫妇到吴国来的日期，文种回答说：“我主承蒙大王不杀之恩，想暂时请几

天假回都城，把国库里的东西收拾好了，全都一块儿带到吴国，请大王稍微宽限几天，假如他要是负心失信，还能逃得出大王的手心？”夫差答应了，约好五月中旬，句践夫妇入臣吴国。于是派王孙雄押解着文种一起回越国，督促句践起程。夫差领着大队人马先回吴国，让太宰伯嚭领兵一万驻扎在吴山等候，如过期不到，立即发兵消灭越国。

##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话说越国的大夫文种，经吴王允许讲和以后，急忙回报越王，说：“吴王已经回转吴国。派大夫王孙雄和我一起回来，催您起程，伯嚭屯兵吴山，专候大王过江。”句践不知不觉眼泪掉了下来。文种说：“五月中旬就快到了，时间紧迫，大王应该马上返回都城，别尽在这儿流没用的眼泪。”越王于是擦干了泪水，赶回了都城。只见街市还是老样子，可青壮男子却不多了，心里觉得很惭愧。

句践把王孙雄留在馆驿，把国库里的宝物都收拾好了装上车，又在城里找了三百三十名女子，准备把三百名送给夫差，把三十名送给伯嚭。王孙雄连连催促。

句践把大臣们都叫来，流着眼泪对他们说：“我自从继承了先王的事业，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没想到夫椒一战，只落得国破家亡，身作俘囚，这回一走，怕是有去日，无归期了！”大臣们无不泪流满面。文种站出来：“想当初成汤被囚禁在夏台，文王被拘押在羑里，后来一举成王；齐桓公逃到莒，晋文公跑到翟，后来一举称霸。由此看来，艰苦的环境，正是老天为了让人成王成霸特意准备的。大王只要顺应天意，自然会有复兴之日，又何必过分悲伤，自损志气？”句践于是当天就去祭祀宗庙，王孙雄头天先走了，句践夫妇随后起程，大臣们都到浙江边上送行。范蠡在固陵预备了船只迎接句践，在江边为他祭祀路神。文种举着酒杯，走到句践面前致词说：

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  
王虽淹滞，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  
请荐脯，行酒二觞。

句践仰天长叹，举杯垂涕，默默无言。范蠡说：“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作：‘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代的圣贤，大都经历蒙受过苦难和耻辱，不单单只有您一个吧？”句践说：“从前尧重用舜禹而天下大治，虽然还闹洪水，但对人已经没有危害。我眼看就要离开越国去吴国，国家就要交给诸位，你们打算用什么来回答我对诸位的期望呢？”范蠡冲着大家说：“我听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现在主公有失掉国家的忧患，臣事吴国的耻辱，以我们浙东的人杰地灵，难道就找不出一两个英雄豪杰，为主公分忧吗？”大臣们齐声回答：“谁不是大王的臣子？我们一切听从大王的安排！”句践说：“诸位真要不嫌弃我，就请自告奋勇：谁可以和我一起赴难？谁可以留在这里守国？”文种说：“国境之内管理老百姓的事，范蠡不如我；随机应变和吴王周旋，我不如范蠡。”范蠡说：“文种自己的评价已经很恰当了。主公可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一定能发展田耕，搞好备战，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至于辅佐危难中的君主，忍辱负重，保护您平安回来，为您报仇雪恨，我当仁不让，不敢推辞。”

文种、范蠡说完后，大臣们也依次述说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太宰苦成说：“代替君王发布政令，发扬光大君王的博爱仁德，处理日常的国事，使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本分，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主管朝觐聘问外交事务的行人曳庸说：“和诸侯互通使节，解除各方的纠纷，出访不辱使命，接待不出差错，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主管谏诤议政监察举报的司直皓进说：“君王有错臣子规劝，举报不法评议功过，正直无私不避亲仇，这就是我应

该做的事。”主管国防军政的司马诸稽郢说：“临敌布阵，飞矢扬兵，英勇奋进，不怕牺牲，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主管农业和民政的司农皋如说：“亲身抚慰百姓，吊唁死者，救助病残，发展田耕，储存积蓄粮食，不使其霉烂变质，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太史计倪说：“观天测地，纪录阴阳，推断吉凶，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等大臣们说完之后，句践感激地说：“我虽然就要成为吴国的俘虏，但是诸位爱卿仍然怀德抱术，各显所长，愿意齐心协力保卫国家，我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于是留下诸位大臣守国，只让范蠡一个人随行，君臣们在江口分别，无不痛哭流涕。句践仰天叹道：“人人都怕死，可是我现在一听说死，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说完登船就走。送行的大臣们跪拜在江岸上，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似的，可越王句践终于没有再回头看一眼。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斜阳山外片帆开，风卷春涛动地回。  
今日一樽沙际别，何时重见渡江来？

句践的夫人靠在船舷边偷偷地哭泣，见到水鸟在江边啄食小虾，飞来飞去，悠然自得，便眼泪汪汪地唱起歌来：

仰飞鸟兮鸟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奋健翻兮云间；啄素虾兮饮水，任厥性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风飘飘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心辘辘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越王听到夫人哀怨的歌声，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表面上却强笑着安慰夫人说：“我的翅膀也像小鸟一样长硬了，离振翅高飞的日子不会太远，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呢？”

句践进入吴国，先派范蠡到吴山去见伯嚭，再次送上珠宝和美女。伯嚭问：“文种大夫怎么没来？”范蠡说：“为我主守国，不能一起来了。”于是伯嚭随着范蠡去见句践，句践对他的荫庇之德深表谢意。伯嚭一口答应争取尽早让他回国，句践的心里这才稍微踏实点儿。然后伯嚭领兵押送越王到了吴国的都城吴下，也就是现在的苏州。

伯嚭领着句践进见吴王。越王句践袒胸露臂跪在台阶下面，夫人也随他一起跪下。范蠡把礼单恭恭敬敬呈给吴王。句践再次跪拜道：“东海役臣句践，不自量力，得罪了贵国，承蒙大王恕罪，让我服侍左右，得以保全性命，如此大恩大德，不胜感戴！句践谨此磕头谢恩！”夫差说：“我要是想报先王的仇恨，你还能活到今天吗？”句践又磕头说：“臣实在该死，还望大王可怜可怜我吧！”这时子胥站在一边，眼里都快冒出火来，声音像打雷一样震耳欲聋，只听他对吴王说：“大王，飞鸟在青云之上翱翔，猎人还想拉弓把它射下来，何况飞到院子里？句践为人奸险，只因为现在成了锅里的鱼，小命掌握在厨师的手中，他这才低三下四，花言巧语，以求免去一死，保住性命。一旦稍微得志，便如放虎归山，纵鲸回海，再也制服不了他了！”夫差说：“我听说诛杀投降的俘虏，就会祸及三代。我不杀他，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越国，只是怕老天爷怪罪！”伯嚭说：“子胥目光短浅，不懂得安邦定国的大道理。大王说的才是至理名言！”子胥见吴王只听信伯嚭的谗言，不听从他的规劝，就气冲冲退了回去。

夫差接受了越国敬献的礼物，派王孙雄在阖闾的墓旁修了一个石室，让句践夫妇住在里面，脱去朝服，换上脏衣裳，蓬头垢面，干起养马的活儿来。伯嚭私下里接长不短送些食物过来，夫妇俩才不至于饿肚子。夫差每次驾车

出游，句践都拿着马鞭子在车前边步行，吴国人都指着他说：“这就是越王！”句践没别的办法，只有低着头装看不见。后人有一诗评论句践落难说：

堪叹英雄值坎坷，平生意气尽销磨。

魂离故苑归应少，恨满长江泪转多。

句践在石室之中一住就是两个月，范蠡从早到晚在一旁侍候，寸步不离。忽然有一天，夫差召句践进见，句践跪在前边，范蠡站在后边。夫差就对范蠡说：“我听说‘哲妇不嫁破亡之家，名贤不官灭绝之国。’如今句践无道，致使越国将亡，你们君臣一块儿当奴作仆，一块儿关在石屋子里，你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我有心赦免你的罪过，如果你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我一定重用你。抛弃忧患换取富贵，你看怎么样？”句践一听夫差说这话，趴在地上直流眼泪，生怕范蠡投了吴国。只见范蠡跪拜回答说：“我听说‘亡国之臣，不敢语攻；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国不忠不信，不能辅佐越王多做善事，以致得罪了大王，幸亏大王见谅，使我们君臣能够互相依靠，一起服侍大王，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敢指望荣华富贵吗？”夫差说：“你既然矢志不移，我也不便勉强，你可以回石屋子去了。”范蠡说“谨遵王命。”夫差起身，回转后宫。

句践和范蠡回到石室以后，每天句践铡草喂马，夫人除粪扫厩，范蠡拾柴作饭，三个人衣衫褴褛，面目枯槁，那份惨劲儿就别提了。夫差时常派人来查看，见他君臣干活儿挺卖力气，没有一点儿怨恨的意思，就连夜里也没发现他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夫差以为句践君臣已无思乡之志，渐渐置之不理。

一天，夫差登上姑苏台，望见句践和夫人端坐在一堆马粪旁边，范蠡拿着马鞭子笔直地站在句践夫妇的左侧，仍然保持着君臣、夫妇之间的礼仪。夫差回头对伯嚭说：“句践不过是一个小国的国君，范蠡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官，虽在穷困受难之地，仍然没有丢弃君臣的礼节，我心里也很敬佩。”伯嚭回答说：“不仅令人敬佩，也实在让人可怜。”夫差说：“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连我都不忍心看了。要是他们能悔过自新，你说能放了他们吗？”伯嚭回答：“我听说‘无德不复。’大王以圣明君主的胸怀，哀怜孤独穷困的降臣，对越国恩德有加，越国怎么能没有厚报？请大王决定吧。”夫差说：“那就让太史挑个好日子，放他们回国吧。”伯嚭偷偷派心腹把喜信报告给句践。句践欣喜若狂，赶紧告诉给范蠡。范蠡说：“请让我为您算一卦。今天是戊寅日，卯时听到的喜信，戊为囚日，卯又能尅戊。卦辞说：‘天网四张，万物尽伤，祥反为殃。’意思是虽然有了喜信，也不值得高兴。”句践听了这话，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脸上又布满了愁云。

却说伍子胥听说吴王要释放越王，急忙来见吴王说：“从前夏桀囚禁成汤而不杀，殷纣拘押文王而不斩，天道逆转，祸反成福，最后都让人家给灭了。如今大王囚禁越王而不诛，只怕夏、殷那样的祸就快到了。”夫差听了子胥的话，又起了杀句践的心思，就派人去叫他。

伯嚭又把这事派人先告诉给句践，句践大吃一惊，又转告给范蠡，范蠡说：“大王不必害怕。吴王已经关了您三年了。难道他三年都忍过来了，今天这一天就忍不下去了？去了肯定没事。”句践说：“我所以能凑合活下来，全靠你想主意了。”于是进宫来见吴王，一直等了三天，也没见吴王上朝，碰上伯嚭从宫里出来，奉吴王的命令，让句践再回石室。句践觉得很奇怪，就问伯嚭是怎么回事，伯嚭说：“大王受了子胥的蛊惑，想杀掉你，因此才

召你进宫。正赶上大王偶感风寒卧床不起，我到宫里去探望，乘机对他说道：‘要想消灾就得做点儿好事，如今越王趴在殿外等着挨刀，怨气直冲云天。大王应该保重身体，暂且把他们放回石室，等您病好了再说。’大王听了我的话，因此让你先回去。”句践一个劲儿道谢。

一晃又过了三个月，句践在石室里还没听到吴王康复的消息，就让范蠡占一卦看看吴王的吉凶。范蠡算完了回答说：“夫差命不该绝，到己巳日病情就会减轻，到壬申日身体必定痊愈。大王不如请求前去探望，倘若能够进见，您就要求尝尝他的粪便，看看粪便的颜色，再跪下给夫差道贺，说出病好的日期。到期夫差的病真要好了，一定从心里感激大王，释放咱们就有希望了。”句践禁不住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说道：“我虽然无才无德，也曾当过一国之主，怎么能负屈忍辱，为他人尝粪便呢？”范蠡回答说：“想当年纣王把西伯囚禁在羑里，又杀了他的儿子伯邑考，然后把伯邑考的肉煮熟了拿给他吃，西伯忍着悲痛吃下了自己亲生儿子的肉。古今想成大事者，不必拘泥于细枝末节，夫差有妇人的仁慈，却没有丈夫的决断，已经说要赦免越国，忽然又中途变卦，您不这样办，又怎么能骗取他的怜悯呢？”

君臣二人商量好以后，句践当天就去太宰府求见伯嚭说：“做臣子的品德之一，就是主病则臣忧。听说主公抱病在床，久久不愈，我一连几天寝食不安，想跟您一起去看望主公，以表达做臣子的忠心。”伯嚭说：“您有这番美意，我怎么敢不转达给大王呢？”伯嚭就去见夫差，委婉地叙说了句践想探望他的心情。夫差正病歪歪地躺在床上，听伯嚭把句践说得挺让人怜爱，就答应叫句践进来。

伯嚭领着句践进了吴王的卧室，夫差强睁开眼看着句践说：“你也看望我来了？”句践跪下磕了个头说：“囚臣听说大王龙体欠安，就像被人打伤了肝肺，想看看您的病情又找不出理由，……”还没容他把话说完，夫差就觉得肚子胀得要命，想要大便，就挥手让他们出去。句践说：“臣在东海曾经学过医道，一看人的粪便，就能知道病情。”于是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内侍把马桶搬到床边，搀扶着夫差拉完屎，刚要出门，句践揭开桶盖，用手取了些粪便，跪在地上尝了尝。左右都用手捂着鼻子。只见句践又磕了个头说：“囚臣给大王贺喜，您的病到己巳日就会有好转，到三月的壬申日就能痊愈。”夫差问：“你怎么知道？”句践说：“我听医师讲过：‘夫粪者，谷味也。顺时气则生，逆时气则死。’囚臣尝了尝大王的粪便，味苦且酸，正应春夏发生之气，所以知道。”夫差很喜悦地说：“句践真仁义啊！臣对待君，子对待父，又有谁肯尝粪诊断疾病呢？”当时伯嚭也站在旁边，夫差就问他：“你能吗？”伯嚭摇摇头说：“臣虽然非常敬爱大王，却也做不出这样的事。”夫差说：“不但是你，就是我的亲儿子也做不到啊！”当下就叫句践搬出石室，找个地方住下，“等我病好了，就放你回国。”句践跪拜谢恩后退了出来，就近找了间民房，仍然干着养马的差事。

夫差的病一天天好起来，一切都像句践预料的那样。夫差感念他的忠心，刚能上朝理事，就派人在文台上摆设酒席，召句践赴宴。句践装作不知道怎么回事，仍像以前那样穿着囚服赶来。夫差一见，赶紧叫他去洗澡换朝服，句践辞谢再三，这才去洗了澡，换上衣服，出来见夫差时，又跪下拜谢。夫差连忙把他扶起来，随即下令说：“越王是个仁德的君子，怎么能老让他受委屈呢！我就解除他的拘役，免罪让他回国。今天让越王坐在北面，大家要像招待客人那样招待他。”说完给句践作了个揖，让他坐在客位，大臣们

按次序坐在旁边。

伍子胥看到吴王忘了仇恨，把句践当客人看待，心里十分气愤，不肯入席，一甩袖子走了。伯嚭说：“大王今天这是以仁者的胸怀，宽恕仁者的过错。我听说‘同声相和，同气相投。’今天的酒宴，是仁者就应该留下，不是仁者才应该离开。相国刚愎鲁莽，他不就座，是不是有点儿自惭形秽啊？”夫差笑着说：“太宰说得不错。”酒过三巡，范蠡和句践一起站起来给吴王敬酒，嘴里还念着祝辞说：

皇王在上，恩播阳春；其仁莫比，其德日新，于乎休哉！传德无极；  
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咸承，诸侯宾服；觞酒既升，永受万福！

吴王听了兴高采烈，当天喝了个一醉方休。王孙雄把句践送到馆驿，传吴王的话说：“三天之内，就送你们回国。”

第二天一早，子胥就进宫来见吴王，说道：“昨天大王用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仇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句践内怀虎狼之心，外饰温恭之貌，大王只贪图一时的阿谀奉承，不考虑将来的祸患，不听忠言，只信谗言，沉湎于小恩小惠而不顾深仇大恨，就像把羽毛放在炭火上烧烤，却指望它能不焦；把鸡蛋放在大石头下面，却期待它能不碎，这办得到吗？”吴王嗔怪道：“我得病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没听您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这就是相国的不忠；也没见您送来一样好东西，这就是相国的不仁。做臣子的不忠不仁，要他有什么用！瞧人家越王，抛家弃国，大老远跑来归顺我，献出财物，甘作奴仆，这就是他的忠心；看我生了病，亲自尝粪诊断，一点儿怨言都没有，这就是他的仁义。我要是按您的意思把他杀了，老天爷从此再也不会保佑我了！”子胥说：“大王这话可就说反了。老虎弯腰，是为了攻击；狐狸缩身，是为了猎取。越王到吴国来受罪，怨恨埋藏在心里，您怎么能知道？他为大王尝粪诊病，实际上是摸透了您的心思讨好您，您要是察觉不到，中了他的奸计，吴国早晚会成为人家的盘中之物。”夫差不耐烦地说：“相国别说了，这事我已经决定了！”子胥知道再劝说也没用，于是忧心忡忡地走了。

到了第三天，夫差又让人在蛇门外摆酒设宴，亲自送句践出城。大臣们都举杯饯行，只有子胥没来。夫差对句践说：“我免了你的罪，放你回国，你应该记着吴国的恩德，可不要怨恨吴国呀。”句践跪拜道：“大王可怜我孤苦无依，让我生还故国，我一定世代代竭力报答。苍天在上，可以证明我的忠心，如果背弃吴国，皇天不饶！”夫君说：“君子一言为定，你这就起程吧。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句践再次跪拜，泪流满面，像是依依不舍。夫差亲自把句践扶上车，句践的夫人也再拜谢恩，然后由范蠡驾着车，一直向南而去。——这都是发生在周敬王二十九年（前483年）的事，后人写诗道：

越王已作釜中鱼，岂料残生出会稽？  
可笑夫差无远虑，放开罗网纵鲸鲵。

句践坐着船回到浙江江面上，只觉得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不由得感慨道：“我本以为当初一别，就会永远离开越国的百姓，把尸骨抛洒在异域他乡，哪会想到还能再回来重掌国政呢？”说完和夫人相对而泣，把旁边的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文种早已得到越王回来的消息，于是率领守国的大臣和城里的老百姓，在浙江边上跪拜迎接句践，岸上一片欢腾。句践让范蠡占卜回国都的日期。范蠡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大王选的日子，没有比明天更好的了。您应该马上赶回去以应吉兆。”于是句践带领着群臣，策马飞奔，

连夜赶回了都城，然后祭祀太庙，上朝理事，这些都不必细说了。

句践心里总想着要报会稽之仇，就想在会稽建一座新城，然后把国都迁到那里，以便时时提醒告诫自己，就把这事专门交给范蠡去办。范蠡于是开始观天文，察地理，规划了一座新城，把整个会稽山都包容在里面。在城的西北面卧龙山上，建了一座飞翼楼，以象征天门；在城的东南面凿了个石洞，以象征地户。外城的四周，独缺西北角，对外声称：“越国已经是吴国的属国，不敢堵塞敬献礼物的道路。”实际上是为将来出兵伐吴打开了方便之门。

新城刚修好，城里忽然拱出了一座山，周围有好几里，形状像个乌龟，山上草木繁盛，有人认出这座山原来是琅琊的东武山，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飞到这儿来了。范蠡对句践说：“臣建的新城，正好和天上的星象相对应，所以天上降下‘昆仑’，以昭示越国称霸的开端。”越王听了十分振奋，于是就给这座山取名叫怪山，也叫飞来山、龟山。在山顶上又建了一座三层高的灵台，以乞求神物下凡。等新城里的一切都按规划修建好了，句践就把都城从诸暨迁到这里，然后对范蠡说：“我实在无德无才，以至国破家亡，给人当了奴隶，要不是相国和诸位大臣的扶助，怎么能有今天？”范蠡说：“这都是大王的洪福，并不是我们的功劳。但愿大王时时刻刻不要忘记石室中的苦难，那么越国就一定能复兴，吴国的仇就一定能报！”句践说：“我一定记住你的教诲！”于是就让文种处理国务，范蠡训练兵马，尊贤礼士，敬老安贫，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

越王自从尝粪以后，常患口臭。范蠡知道城北有座山，山上出产一种蔬菜，名字叫藪，可以食用，而且稍微有些怪味，就派人采来让满朝文武每人都吃上几口，以混乱朝堂里的气味。后人因此把那座山叫作藪山。

句践立志报仇，就夜以继日地苦身劳心，磨练自己。眼睛困得都快睁不开了，就滴上有辣味的蓼叶汁；手脚冷得不敢往外伸，就偏泡在凉水里。冬天经常怀里抱着冰；夏天经常在屋里烤火。晚上不铺褥子也不盖被子，就躺在柴草堆上睡觉。又在屋子里吊上几只苦胆，吃饭、睡觉前都要尝一尝。每到半夜，一想起在吴国受侮辱的那些日子，就悄悄地流眼泪，擦干了泪水，就大声呼喊，不停地叫着“会稽”两个字。越国打了败仗亡了国，士兵和老百姓被大批大批地屠杀，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兵源不足，句践就制订了几条奖励生育的法令：青壮男子不准娶上年纪的女人；上岁数的男人不准娶年轻的姑娘；女子十七岁还不出嫁，男子二十岁还不结婚，父母要受处罚；孕妇临产，必须报官，好派官医来照顾；生个男孩，赏一壶酒一只狗，生个女孩，赏一壶酒一口猪；有三个儿子的人家，国家负责抚养两个，有两个儿子的人家，国家负责抚养一个。此外，碰上谁家死了人，句践就亲自去为他送葬；出宫巡游的时候，每次都在车后边带上粥饭，遇到小孩，一定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然后再问清他们的姓名，到了耕种的季节，句践就亲自抡着锄头在田里干活儿；他的夫人也亲自纺纱织布，和老百姓一起劳动。越国一连七年不收民税，但王公大臣们都是吃饭不见肉，穿衣不绣花，为的是节衣缩食，好每月按时给吴王进贡。句践又派人到深山里采集葛麻，准备纺些黄丝织成细绸献给吴王，没等送去，吴王就发来嘉奖令，称赞句践的忠顺，还给句践增加了封地。于是，东到句甬，西到檣李，南到姑蔑，北到平原，纵横八百余里，全成了越国的国土。句践赶忙给吴王送去了绸布十万匹，蜂蜜一百坛，狐皮五双，晋竹十船，作为封地的答谢。夫差很高兴，又赐给句践一些羽毛饰品。伍子胥听说了这些事，就推说有病，不去上朝。

夫差见越国忠心不贰，甘心称臣，对伯嚭更加信赖。一天，又问伯嚭说：“眼下国里边已经没什么让人操心的事了，我想多盖几处宫殿好玩玩乐乐，你看什么地方合适呢？”伯嚭说：“国都以外，风景名胜，要数姑苏，但是前些年造的那些台阁亭榭，已经显得有点儿寒酸了。大王不如把姑苏台重新改建，让它高得可以看见一百里，宽得可以容纳六千人，再把歌童舞女都聚集在台上边，那才称得上是极乐世界呢！”夫差听了直拍伯嚭的肩膀，当即派人四处张贴榜文，悬赏购买大木头。

文种听说了这件事，就建议句践说：“我听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如今大王立志向吴国报仇，那就一定要先投其所好，然后才能把它制于死地。”句践说：“投其所好倒好办，可怎么才能把它制于死地呢？”文种回答说：“依我看，可以有七种办法：一是送金钱财物，以取悦吴国君臣；二是高价买进吴国的粟米，以减少吴国的积粮；三是多送美女，以消磨敌人的斗志；四是把能工巧匠和优良的木材送去帮他们多建宫殿，以削弱吴国的财力；五是派能言善辩的人去给夫差拍马屁，并花言巧语扰乱他们的决策；六是设法使规劝夫差仇视提防越国的谏臣自杀，以除掉吴王的臂膀；七是积财练兵，等待敌人露出破绽，乘机进攻。”句践说：“这些办法太好了！那么现在先用哪种办法好呢？”文种回答说：“如今吴王正要改建姑苏台，应该派人到深山里去选伐巨木，献给吴国。”于是句践就派出三千多人，到山里去伐木。可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令人满意的大树。因为想家，大家渐渐抱怨起来，于是唱起了《木客之吟》：

朝采木，暮采木，朝朝暮暮入山曲，穷岩绝壑徒往复。天不生兮地不育，木客何辜兮，受此劳酷？

大家一到深夜就唱起这首歌，听的人都觉得很悲伤。忽然一天夜里，森林里突然生长出一双神木，长五十寻，粗二十围，在山南边的叫梓，在山北边的叫楠。大家从没见过这样高大的树木，一个个直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赶紧报告了越王，大臣们都来祝贺说：“这都是大王精诚所至，所以天降神木，慰问大王。”句践十分高兴，亲自设坛祭祀树神，此后才叫人砍伐，再经过削琢打磨，画上五色龙蛇，这才派文种带人顺着江水漂浮护送到吴国。

文种把神木献给夫差后，又把句践的话传给他：“东海贱臣句践，依靠大王的力量，想修建一座小小的宫殿，偶然得到两根巨材，不敢自用，特地送给大王。”夫差见那两根木头高大的出奇，又惊又喜。子胥劝告说：“从前夏桀造灵台，商纣造鹿台，劳民伤财，以致灭亡。句践要害吴国，才送来这木头，大王千万别接受。”夫差说：“句践得到这样好的木材，自己舍不得用却献给我，这是他的一片好心，怎么能拒绝呢？”于是命人把这两根木头送去建姑苏台。

经过三年积蓄木材，五年日夜施工，姑苏台终于建起来了：高三百丈，宽八十四丈，登上顶层，一眼能看出二百里地。累死、伤残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后人有一首诗写道：

千仞高台面太湖，朝钟暮鼓宴姑苏。  
威行海外三千里，霸占江南第一都。

越王听到消息后就对文种说：“你说的送木头的办法咱们已经用过了。现在姑苏台上，一定缺少能歌善舞的女子，咱们要想办法给吴王送去。但是要没有绝色的美女，也还是不能迷惑住吴王。这事你还得替我想个办法。”文种回答说：“吴国灭亡，天数已完，既然天降神木，还愁找不到美女。只

是要从民间选美，恐怕会惊动老百姓，我有一条计策，可以遍挑全国的女子，任您选择。”

##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话说越王句践想要收寻境内美女，贡献给吴王夫差，文种献计说：“请大王派出身边近侍百人，让他们与善相面观色的人一同在国内寻访探察，发现容色艳丽的女子就记下她们的姓氏住址，然后再从中挑选，这样一来，我们何愁找不到绝色女子进贡呢？”句践听从文种之计。半年之间，寻访者共报上美女二十多人，句践又派人去复视挑选，选出了两个容色最美的女子。这两人一个叫西施，一个叫郑旦。西施是苧萝山下樵夫之女，苧萝山有东西两村，两村人大多姓施，她住在西村，故称为西施。郑旦也住西村，她与西施比邻而居，两人每天一道到江边浣纱，花容相映，如同并蒂芙蓉。句践让范蠡各用百两黄金将她们征召到都城，城中百姓闻听二人美色，都纷纷出城来到郊外，想一睹两人的芳容。

范蠡见人多拥挤，道路堵塞，便将西施、郑旦安排在城外馆舍，并让人传话：“要想观看美人，须先交纳金钱一文。”于是设柜收钱，倾刻之间钱柜就满了，两位美人在郊外停留三天，范蠡所得金钱无数，随后他命人将钱用车运交国库。句践亲自将两位美人送到离宫土城，让老乐师教二人学习歌舞礼仪，准备等二人艺成后献给吴王夫差。——这时是周敬王三十一年，也就是句践在位的第七年。

前一年，齐景公杵臼去世，景公的幼子荼继位。这一年楚昭王轸去世，太子章继位。此时楚国多有变故，晋国国势渐衰，齐国因晏婴去世，鲁国因孔子罢职，也都衰微不振，只有南方的吴国还保持着国力强盛。吴王夫差仗其军事实力，一心想吞并中原之地，各国诸侯无不对他心存惧意。

单说齐景公，他的夫人名叫燕姬，曾生下一子，但后来因病夭亡，其他六位公子都是庶出，其中以阳生年纪最长，荼年纪最轻。荼的母亲鬻姒出身低贱却最得景公宠爱，景公爱母及子，对荼也特别喜爱，称荼为“安孺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纪已经七十多岁，却不肯立太子，一心想等安孺子长大成人，然后立他为太子。后来景公一病不起，于是他便把大臣国夏、高张召来，向两人托孤，嘱托两人共辅幼子荼为君。齐大夫陈乞一向与公子阳生相交，这时他担心阳生被杀，便出言劝他逃亡他国。阳生听从了陈乞之言，带着儿子壬和家将闾止一同逃到鲁国。事后齐景公果然让国夏、高张两人将其他几位公子逐出都城。不久，景公去世，安孺子荼在国夏、高张二人的辅佐下继位为君。大夫陈乞表面上尊奉安孺子，内心却十分忌恨，于是他把朝中大臣们找来，骗他们说：“国夏、高张两人密谋，想把朝中老臣罢职逐出，而起用安孺子的私人势力。”群臣听信了陈乞之言，纷纷前来向他问计。陈乞于是便和大夫鲍牧挑头，率领各位大夫的家兵去围攻高张、国夏的府邸，杀死了高张，国夏则趁乱逃脱，跑到莒国避难。从此鲍牧做了右相，陈乞做了左相，两人让国书、高无平继承了国夏、高张两族的家祀。这时安孺子年龄才刚刚几岁，无法掌国理政，陈乞想扶立公子阳生为君，便私下派人将阳生从鲁国召回。阳生来到齐都郊外，将儿子壬和家将闾止留在城外，自己趁夜单身进城，藏身于陈乞家中。陈乞假托祭祀祖先，请各位大夫前来品尝祭品，鲍牧在别处饮酒，最后才到。等众人坐定，陈乞告诉大家说：“我最近得到一副金刚铠甲，想请诸位看看。”说着便让武士扛出了一个大口袋，陈乞解开口袋，只见一个人头从里面探出，众人定眼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此

人正是景公的长公子阳生。陈乞扶阳生站起，对众大夫说到：“立长子继位，是古今惯例，安孺子年幼无知，无法执掌国位，我现在奉鲍相国命令，改扶长公子继位为君。”鲍牧双眼圆睁，说道：“我从未说过此话，你为何将此事强加在我头上，是欺我喝醉酒了吗？”阳生向鲍牧作揖说：“废旧立新的事，哪个国家没有？大夫只要看它是否符合大义，是否对国家社稷有利，又何必在意事前说没说过此话呢？”陈乞不等阳生说完，就强拉鲍牧下拜行礼，众大夫不得已，也只得跪下叩头，向阳生行君巨大礼。陈乞与众大夫献血盟誓。众人准备车驾仪仗，共奉阳生入朝升殿，即位为君，称为齐悼公。安孺子当天就被推到宫外处死。悼公怀疑鲍牧拒绝扶立自己为君，便与陈乞一道商议此事，陈乞也嫉恨鲍牧官位在自己之上，于是出言诬告他与其他几位公子串通，并劝悼公尽早将鲍牧处死。悼公下令处死鲍牧，让鲍息继承大夫之位，以便保存鲍叔牙的祖祭。此后齐国政务全由陈乞一人掌握。齐国百姓见悼公无故杀害忠良之后，不由心存不满。

齐悼公有一个妹妹嫁给邾国国君益为夫人，益傲慢无礼，一向与鲁国不和，鲁国上卿季孙斯奏明鲁哀公，率兵马攻破邾国，将益俘获，把他囚禁在负瑕。齐悼公闻听大怒，说道：“鲁国俘获邾君，就是对齐国无礼。”于是便派人向吴国请兵，约好联兵攻打鲁国。吴王夫差大喜道：“寡人正想发兵中原，现在终于有了现成的借口。”当即答应了齐国的请求。鲁哀公听说齐、吴联兵，心中惊惧，连忙将邾君释放归国，并派人前去向齐国道歉谢罪。齐悼公派大夫公孟绰通知吴王，说：“鲁国已服罪认错，不用再烦劳贵国大军了。”夫差大怒说：“吴国军队的进退行止都听凭齐国国君一句话，你以为吴国是你们齐国的附属国吗？寡人这就亲自去齐国，问一问你们国君为何出尔反尔。”鲁国听说吴王夫差对齐国发怒，便派人向吴国送礼行贿，相约两国共同出兵攻齐，吴王夫差欣然应允，当日便命兵马启程出发，与鲁军联合，攻占了齐国的南部地区。齐国上下震惊，人们纷纷责怪悼公无端召来强敌入侵，对他更加不满。这时相国陈乞已死，陈乞之子陈恒继掌相位，他趁国中百姓不满，对鲍息说：“你为何不做一件对外可消除吴王的怒气，对内可为你自己报复家门之仇的大事呢？”鲍息推辞说不能。陈恒说：“我替你去做。”于是便趁悼公检阅兵马时，献鸩酒将他毒死，并立即派人向吴军报丧说：“贵国上承天命，我君得罪大王，于是遭到暴病身亡，上天既已代大王将我君诛杀，就请开恩赦免齐国的百姓社稷，齐国以后将世代代听从贵国号令。”夫差闻听悼公已死，下令撤军回国，鲁国军队也随即退走。陈恒扶立悼公之子壬继位为君，称齐简公。简公想要分散陈恒手中的权力，便封陈恒为右相，阍止为左相。后人诗专论齐国祸乱都因齐景公而起，诗道，

从来溺爱智逾昏，继续如何乱弟昆？

莫怨强臣与强寇，分明自己凿凶门。

此时，西施、郑旦在土城学习歌舞已经三年，待两人艺成，句践命人用珠宝装饰二女，让她们乘坐着宝马雕车，由旋波、移光等六位美貌侍女相陪，随相国范蠡来到吴国。吴王夫差征齐归来，范蠡入宫拜见，叩头说道：“东海贱臣句践感激大王的饶命之恩，因不能亲自率妻妾侍奉大王，便派人在境内四处寻访探察，找到两位能歌善舞的美人，现在特派陪臣献给大王。”夫差见二女美如下凡仙女，不由心神俱醉。相国伍子胥一旁奏道：“臣听说夏朝因妹喜而亡，殷商因妲己而亡，周朝因褒姒而亡。可见美色女子实是亡国之物，大王万万不可接受。”夫差说：“喜好美色是人之天性，句践得到这

两美人自己不享用，却派人进献给寡人，这是他对我吴国尽忠的明证，相国不要再乱猜疑了。”遂将二女收下。西施、郑旦都是天下绝色，夫差对她们二人都十分宠爱，但西施妖艳善媚，后来终于独得夫差欢心，得以居住在姑苏台上，与夫差形影不离，出入的礼仪车仗也犹如后妃。郑旦住在吴宫，她嫉妒西施独受宠爱，郁郁不得志，于一年后去世。夫差十分悲痛，命人将她葬在黄茅山，建祠祭祀，这是后话。再说夫差宠幸西施，命王孙雄专为她在灵岩上修建了富丽豪华的馆娃宫，又为她建了一座“响屐廊”——屐是木板拖鞋，将廊下的土地凿成瓮形大坑，上面用厚木板覆盖辅平，让西施和宫女穿上木鞋在上面行走，铮铮有声，所以取名响屐。——现在灵岩寺圆照塔前有一个小斜廊，就是响屐廊的遗址。高启有诗咏馆娃宫道：

馆娃宫中馆娃阁，画栋侵云峰顶开；  
犹恨当时高未极，不能望见越兵来！

王禹偁有诗咏响屐廊道：

廊坏空留响屐名，为因西子绕廊行；  
可怜伍相终尸谏，谁记当时曳履声！

夫差自从得了西施，便以姑苏台为家，终日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不再上朝听政，平日身边只有太宰伯嚭和王孙雄侍奉，连相国伍子胥求见，也往往遭到拒绝。

越王句践闻听吴王宠幸西施，荒废国政，于是将文种召来商议。文种说：“臣常听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年我越国粮食歉收，民间米价上涨，主公可向吴国借粮来赈济饥民，如果老天要使吴国之国丧邦，必会让他们答应借粮给我。”于是句践便派文种用重金向伯嚭行贿，伯嚭引文种到姑苏台拜见了吴王夫差，文种叩拜完毕，向夫差说道：“下属越国今年风雨不调，五谷歉收，境内百姓饥苦不堪，现在鄙君想向大王借粮食万石，赈济百姓，等明年粮食收获，定当如数奉还。”夫差听完说道：“越王向我吴国称臣，越国百姓受饥，就等于我吴国百姓挨饿，寡人又怎能爱惜仓中的粮米而见死不救呢？”伍子胥听说越国有使者到来，也连忙来到姑苏台拜见吴王，这时他听夫差要答应借粮给越国，连忙劝阻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今日形势不是吴国吞并越国，就是越国吞并吴国，臣看越王派使者前来并不是真的因饥荒而来求粮，而是为了有目的地将吴国粮仓弄空。这粮食给他们不能增强两国关系，不给他也未必会使两国成仇，大王不如将此事推辞。”吴王说：“昔日句践兵败亡国，被我囚禁在吴国，天下诸侯无人不知。如今寡人让他回国，恢复了他的江山社稷，对他可说有再造之恩，难道他还会背叛我吗？”伍子胥答道：“臣听说越王每日早起晚睡，勤于政务，一心想向吴国报复昔日冤仇，如今大王又要用自己的粮食帮助他们，我看吴国大难之日已不远了！”吴王不信说：“句践早已向我称臣，哪儿有为臣的率兵攻打为君的道理？”伍子胥说道：“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不就是臣子攻打君主吗？”伯嚭一旁厉声喝道：“伍相国说得太过分了，你怎能将我们大王和桀、纣相提并论呢？”又转身向吴王奏道：“救助邻国饥荒灾害，本是一国诸侯的应有之举。越国既向我进贡称臣，更应受到照顾。只须明年粮食收获，让他们如数偿还即可，这样一来我吴国不仅丝毫无损，还会因此有恩于越国，这种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夫差于是将一万石粮食借给越国，并对文种说：“我不听群臣劝谏，借粮给你们，明年你们可不能失信不还！”文种叩头拜谢道：“大王圣明仁慈，肯借粮米给我们，对越国百姓实有救命之恩，臣等

怎敢不按期归还？”文种押运粮米回到越国，越王句践大喜，命人将粮食分给贫户饥民，越国百姓纷纷称颂。

第二年，越国粮食大获丰收，越王问文种道：“我如不偿还吴国粮食，会失去信誉，如果守信偿还，则会损伤越国而有利于吴国，你看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置此事？”文种答道：“应该选取生长饱满的稻谷，蒸熟后送还吴国，吴国珍惜这些稻谷，必会留下它们作为粮种，这样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越王听从了文种的计策，如数将熟谷归还吴国。吴王夫差见越人守约还粮，心中十分高兴，赞叹说：“句践真是个注重信约的好人！”他见越国所还稻谷又粗又壮，对伯嚭说道：“越国土地肥沃，他们的粮种很好，我们可以把这些稻谷赠给百姓去培养种植。”于是吴国的农人都把越国稻米作为粮种。稻谷播下后不生长出芽，吴国全境发生饥荒，夫差以为这是因土壤气候不同造成的，根本就未想到这些都是蒸熟的稻谷。此事发生于周敬王三十六年。

越王闻听吴国饥荒，便想派兵进攻吴国，文种劝阻说：“时机尚未成熟，吴国的忠臣还在台上。”越王又将范蠡召来询问，范蠡答道：“日期已经不远，请大王抓紧时间操练兵马。”越王问道：“作战的兵械器具还未备齐吗？”范蠡答道：“要想战胜敌人必须有精兵勇卒，精兵勇卒必须具有过人的武艺技能，大到剑戟，小到弓弩，非得请明师指教不可。臣打听到南林有位处女，精通剑术戟法，又有一个楚国神射手名叫陈音，大王可将二人请来帮我们训练士卒。”越王听从范蠡之计，派人携带重礼分别去聘请南林处女和陈音。

南林的这个处女无名无姓，从小生长在野外荒林，未经别人传授，对剑术技击无师自通。使者来到南林，向她转述了越王的命令，南林处女当即动身随使者赶赴都城。行到山阴道上，遇上一位白须老翁当道而立，向南林处女问道：“来人是不是南林处女？你有何惊人剑术敢接受越王邀请？老夫想与你比试比试！”南林处女说：“妾不敢藏拙，请老丈多多指教。”老翁随手从林中折下一根青竹，以竹为剑向南林处女刺来，竹枝刺到半途突然折断，南林处女飞身前跃，未等竹枝落地，一把把它抢过，然后抬手向老翁刺去，老翁飞身后跃，跳上大树，化作一只白猿，长啸而去。南林处女拜见越王，句践向她赐坐，又向她询问武学剑术道理，南林处女答道：“外表安逸，内心警惕；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真气遍布全身，随心而发；变幻身形，纵横飞跃，使敌目不暇接。大王的士卒若能学得此技，一人可敌百，百人可敌万，大王如若不信，可让人与我比试一番。”句践叫来一百名武士，让他们挺戟与南林处女打斗，南林处女出手如电，将武士手中长戟一一夺过，随手扔到一旁。句践心中十分敬佩，便请南林处女留下传授武技，越军士卒共有三千人接受南林处女训练。到了年末，南林处女告辞返回南林，事后越王让人再去相请，却已找不到此人踪迹。有人猜测说：“老天想要亡吴兴越，所以才派这位神女下凡来传授剑术，帮助越国。”

再说楚国人陈音，因杀人避仇来到越国，范蠡见他每射必中，有百步穿杨之技，便奏明越王将他聘请来担任了越军的射师。越王问陈音说：“寡人想听听弓弩的由来，你是否能讲解一下？”陈音答道：“臣听说机弩由木弓发展而来，木弓由弹弓发展而来，弹弓则是由古代的一位孝子发明的。古人天性淳朴，饿了捕杀鸟兽为食，渴了汲饮四野的积水，死后则用白茅包裹扔到荒野，有一个孝子不忍见自己父母被猛禽野兽吞食，就做了弹弓来驱赶鸟兽。到了神农皇帝之时，才有木弓箭矢出现。那时，有一个人名叫弧父，生长在楚国的荆山之中，从小练习弓箭，箭无虚发，后来弧父将其射术传给后

羿，后羿又传给逢蒙，逢蒙再传给琴氏。琴氏见诸侯攻伐征战，木弓力量不够，不足以制服敌人，便在木弓上另装上机括，增加了箭矢射出的力量，这就是机弩。琴氏将此技传给楚三侯，楚国自此世代代都以弓弩为主要兵器，攻伐抗御邻国。臣的前人在楚国学到此技，到现在已有五辈人了。机弩力量强劲，一旦发出，鸟来不及飞去，兽来不及逃走。请让臣为大王试演一下。”越王大喜，立即下令从军中抽出三千人，命他们在北郊随陈音学习弓弩射术。三个月后，士卒射术学成。以后陈音病死，句践命人将他重礼安葬，并将其所葬之地命名为陈音山，这是后话。后人有一诗道：

击剑弯弓总为吴，卧薪尝胆泪几枯：

苏台歌舞方如沸，遑问邻邦事有无。

伍子胥听说越王加紧练兵备战，心中担忧，赶忙来到姑苏台，向夫差痛哭流涕地说道：“大王总以为越王已真心归顺，如今他却任用范蠡，聘请武师射师，日夜操练士卒。现在越国兵精粮足，将来一旦乘机入侵吴国，我们实难抵御。大王如不信，可派手下亲随去越国打探。”夫差派人赴越国探访，果然得到了越国聘请南林处女与陈音训练士卒的消息，夫差向伯嚭问道：“越国既然已经臣服，为何还要这样训练兵马？”伯嚭答道：“大王既将越国赐还给句践，他自然要训练兵马保国守土，大王又何必多疑呢？”夫差终究放心不下，于是便产生了举兵攻打越国的念头。

再说齐国大夫陈氏几世都有擅国专权之念，到了陈恒这代谋逆犯上之心变得更加急迫，他忌惮高、国两家党羽众多，便想将他们全部除去。这日他向简公奏道：“鲁国是我们的邻国，却与吴国联兵攻打我国，此仇不可不报！”简公听信了陈恒的话。于是陈恒便举荐国书为大将，高无平、宗楼为副将，大夫公孙夏，公孙挥、闾丘明等人皆随军出征。陈恒亲自为齐军送行，来到边境汶水。此时孔子正在鲁国删述《诗》、《书》。这一天孔门弟子子张从齐国来鲁国拜望老师，孔子向他询问齐国国事，得知齐军大兵压境，孔子大惊道：“鲁国是我的父母之邦，我不能不救！”于是便问众弟子说：“谁能替我出使齐国，阻止它进攻鲁国？”子张、子石请求前去，孔子不许。子贡从座位上站起问道：“我可以代先生去吗？”孔子同意。子贡当日告辞老师孔子，起程来到汶水齐军大营，求见陈恒。陈恒知道子贡是孔门的得意弟子，也料定他是来进行游说的，便打算了假装发怒将他吓走。子贡坦然进入齐营，旁若无人，陈恒与他相见，待坐定后问道：“先生这次前来是为鲁国作说客的吗？”子贡答道：“作说客是真，但并不是为了鲁国而是为了齐国。鲁国是一个难以攻打的国家，相国为何要攻它呢？”陈恒反问道：“鲁国为什么难以攻打？”子贡答道：“鲁国城墙又低又薄，护城河又浅又窄，国君软弱，大臣无能，军队缺乏战斗力，所以说它难攻。为相国考虑，我看不如派军队去攻打吴国，吴国城高而池宽，既有精兵，又有良将，很容易攻下。”陈恒勃然变色，责备子贡说：“你怎么将难易颠倒来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子贡说：“请相国屏退左右，我给相国解释。”陈恒让左右退下，自己上前请教。子贡说：“我听说一句话‘外部有忧患，出兵攻打弱国；内部有忧患，出兵攻打强国。’我看相国的问题是不能与众大夫同朝共事，现在将弱小的鲁国攻下，功劳是各位大夫的，它只能助长众大夫的势力，对相国却丝毫没有好处。如果转而进攻吴国，众大夫被强敌困扰，相国就可以一人独掌齐国。”陈恒脸色转和，对子贡说：“先生的话真说到我心坎上了，但现在大军已到汶水，如果再转道进攻吴国，人们一定会对我起疑心。”子

贡说道：“相国可以先按兵不动，我愿到吴王那里去请求吴国出兵救鲁，吴国若肯出兵，齐国与吴国交战不就有了现成的借口了吗？”陈恒大喜，将国书召来说：“我听说吴国即将出兵攻齐，你们可先屯兵此地，派人前去打听吴国动静，只有先将吴国军队击败，才能进攻鲁国。”国书领命，陈恒随后返回都城。

子贡星夜来到吴国，见到夫差说道：“吴国、鲁国联兵攻齐，齐国十分恼恨，现在他们已派兵到汶水，只等将鲁国攻灭后就转道攻吴。大王何不出兵攻齐救鲁？先一举将齐国攻灭，然后将鲁国收为属国，再以军威胁迫晋国臣服，这样一来，吴国必将称霸天下。”夫差说：“齐国从前曾答应世世代代向吴国臣服，现在它出尔反尔，我正想领兵前去问罪，只是近来越国习武练兵，加紧备战，有可能会进攻吴国，我想先伐越国，后攻齐国。”子贡连忙反对，说：“万万不可！越国弱小而齐国强大，攻下越国益处不大，放过齐国可是后患无穷。避开强齐去攻打弱小的越国，不能称勇；不顾大患去追逐小利，不能称智，智勇皆无，怎能一举称霸天下？大王如果实在放心不下越国，臣愿为大王出使去见越王，让他发兵与大王一同出征如何？”夫差大喜说：“如果真能如此，我自然乐意。”子贡辞别吴王，一路向东来到越国。越王句践听说子贡要来，十分高兴，忙命人清扫道路，亲自到郊外将他迎入贵宾馆舍，句践鞠躬向子贡说到：“敝国僻处东海，怎敢烦劳孔门高足千里远来。”子贡说：“我是特地来慰问大王的。”句践再次叩首行礼，说道：“我听说‘祸与福为邻’，先生前来慰问，实在是我的福分，愿听先生教诲。”子贡说到：“臣在此之前曾见到吴王，劝他出兵攻齐救鲁，吴王却疑心越国想攻打吴国，打算在与齐国交战之前将越国攻灭。无报仇之心而让仇家起疑的是蠢笨，有报仇之心而让仇家知道的是自陷危境。”句践听完子贡的话，心中大惊，忙跪下问道：“先生有什么办法救我吗？”子贡说：“吴王夫差骄傲自大，喜欢受人奉承，太宰伯嚭专权善谄，大王可先用重宝取得他们欢心，再亲率兵马随吴国出征。这番战事，吴国如不能打胜，其国力必将因此而削弱，如能打胜，吴王称霸诸侯的野心必会膨胀，他也一定会发兵与强大的晋国作战，这样一来，越国便可以乘虚而入。”越王再次拜谢子贡，说道：“先生此来，实在是出于上天的恩赐，我怎敢不听从先生的话？”句践命人赠送重礼给子贡，子贡不受而去。子贡返回吴国，见到夫差说：“越王感激大王的不杀之恩，现在他听说大王起疑，十分惊恐，一两天内就会派使臣前来谢罪致歉。”夫差让子贡先到馆舍休息。几天后，越王果然派文种来到吴国，文种拜见夫差说道：“东海贱臣句践感激大王不杀之恩，今日听说大王要兴兵攻打齐国，锄强救弱，特派下臣文种前来向大王贡献精甲二十副以及‘屈卢’神矛、‘步光’宝剑相贺。句践向大王请示出征日期，届时他将亲率越国精壮武士三千人追随大王前去，为大王冲锋陷阵，效犬马之劳。”夫差大喜，派人将子贡召来说：“句践果然是重诺守信之人，他想亲率三千武士随我出征，先生你看如何？”子贡答道：“我看此事不妥，大王既征用越国军队，又役使越国国君，这样太过分了，我看不如答应让其军队参战，让句践留下镇守自己的国家。”夫差接受了子贡建议。子贡辞别吴王，一路北行来到晋国，见到晋定公说：“臣听说‘人无远谋，必有近忧。’现在吴国即将发兵攻齐，如吴国战胜，必会与晋国争夺诸侯霸主之位，君主应当加紧备战，整束军队，准备抵御吴国入侵。”晋定公道：“多谢先生指教。”等到子贡返回鲁国，齐军已被吴国击败。

##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纆

话说周敬王三十六年春天，越王句践派大夫诸稽郢率兵三千，助吴攻齐。吴王夫差调集吴国九郡兵马，准备大举进攻齐国，出征之前，夫差命人先在句曲为自己修建行宫，准备等打败齐国后与西施一道在那里避暑，他命人在行宫内外遍种秋梧，并将行宫命名为“梧宫”。吴军行将出发，伍子胥又来向夫差进谏，说：“越国是我吴国的心腹大患，齐国只不过是身上的一片癣疥，现在大王出动十万兵马，远道千里去拔除这片小疥，却忘掉了心腹之中的大患，臣只怕齐国尚未攻下，越国就会将我吴国灭掉。”夫差大怒道：“我正想发兵，老家伙却说出这样的不祥之语，你阻挠我的大计，该当何罪？”夫差想将伍子胥处死，伯嚭一旁密奏说：“此人是先王的老臣，大王不能将他处死，依臣之见，不如派他去向齐国下战书，借齐人之手将他杀死。”夫差喜道：“太宰之计甚妙。”于是便命人修书痛责齐国攻鲁侮吴，毁约失信，然后让伍子胥带着书信去见齐君，希望能借此激怒齐国君臣，让他们将伍子胥杀死。伍子胥料定吴国必亡，便私下将其儿子伍封召来，让他与自己同行。来到齐都临淄，伍子胥将吴王书信呈上，齐简公读完大怒，便想将他处死，鲍息一旁急忙劝阻说：“伍子胥是吴国的忠臣，他曾向吴王多次进谏，都被拒绝，如今君宦已成水火之势，现在吴王派他来齐，就是想借我们之手将他处死。依臣之见，不如将他放回，让他们吴国的忠臣奸臣互相攻击火并，我们可在此坐收渔人之利。”于是简公款待伍子胥，与他商定好了两国交战日期。伍子胥曾与鲍牧结交，所以鲍息才在朝堂上阻止简公杀他，鲍息私下向伍子胥打听吴国情况，伍子胥垂泪不言，只将其子伍封引荐给鲍息，让他拜鲍息为兄，寄居鲍家，并一再叮嘱伍封，以后就称是王孙封，不要再用“伍”字。鲍息叹道：“子胥想以一死来劝谏吴王，所以预先将儿子留在齐国。”

吴王夫差选择吉日从都城西门出兵，路过姑苏台，夫差用过午膳，膳后忽然沉沉睡去，做了不少怪梦，醒来便觉心神恍惚不宁。夫差将伯嚭召来说道：“我刚才午睡片刻，做了不少怪梦，梦见进了章明宫，见宫前立有两口大锅，锅中的饭却怎么也煮不熟，又梦见两只黑狗，一只冲南、一只冲北狂吠；又见有钢锹二把，插在宫墙之上；又见大水从殿堂流过，后宫有声音传来，既不是鼓声，也不是钟声，反而像是有人在打铁；前园没有其他花草，只有大片大片的梧桐。太宰为我占卜一下，看看此梦是凶是吉！”伯嚭叩头向夫差祝贺说：“太妙了，太妙了，大王的梦正应在了我们出兵伐齐一事之上。章明是说破敌成功，祝贺之声朗朗传来；两口大锅煮饭不熟是说大王仁慈有德，齐国虽被攻灭，却仍有余气留存；两狗向南向北吠叫，是说四边夷狄归服；宫墙上插两把钢锹，是说农人四季尽力耕耘；流水进入殿堂，是说邻国进贡而来，财源滚滚；后宫有打铁之声传来，是宫女在欢笑唱歌；前园有许多梧桐，梧桐可做琴做瑟，是说大王身边歌舞升平。可见大王此次出兵伐齐实在是上承天意，妙不可言。”夫差听完伯嚭这段谀词，虽然很是喜欢，但愿中顾虑却仍旧未消，于是便又将梦中之事告诉了王孙骆，王孙骆听完说道：“臣天性愚笨，无法为大王释梦占卜。城西阳山有一位异人，名叫公孙圣，此人见多识广，大王心中既然犹豫惶惑，何不将他召来询问？”夫差说：“你赶快替我把他召来。”王孙骆于是领兵来到阳山，公孙圣听他将吴王梦中之事讲完，倒地放声大哭。他的妻子在一旁笑他说：“你真是个乡野之人，

一听说大王召见，竟会如此痛哭流涕。”公孙圣仰天长叹道：“你不知道，我是因为今日要和你永别，心中悲伤，这才放声大哭。”王孙骆一旁催促公孙圣上车，公孙圣与他一同来到姑苏台，受到夫差召见。夫差将梦中之事详细告诉了公孙圣，公孙圣从容说道：“臣知道若说真话必会被处死，但臣宁愿死也不愿欺骗大王！大王的梦是应在出兵伐齐一事上：‘章’是指战事不利，徘徊歧路；‘明’是指失去光明，前景黯淡。两锅煮饭不熟，是指大王兵败逃奔，来不及吃上热饭。黑犬冲南冲北叫唤，黑是阴类，大王要赴阴间黄泉。两把钢锹插在宫墙之上，是说越国军队攻入吴国，掘毁吴国的社稷祭坛。水流过殿堂，波涛淹没，是说后宫府库被人洗劫一空。后房有打铁之声传来，是宫女被人俘获，在长声叹息。前园生满梧桐，桐是用来做冥器的，有待为大王殉葬。希望大王停止攻齐，再派太宰伯嚭去冠赤膊，代大王向句践负荆请罪，只有这样才能保得吴国平安。”伯嚭从旁奏道：“山野村夫，妖言惑众，请大王速下令将他处死！”公孙圣怒目圆睁，放声骂道：“太宰居高官，食厚禄，却不思尽忠报主，只管终日阿谀谄媚，等有朝一日越国大军灭掉吴国，看你又能逃到哪儿去？”夫差大怒道：“无知小民，竟敢胡说八道，我如不将你诛杀，吴国百姓必会受你蛊惑！”回头对武士石番说：“快取铁锤将这个贼子砸死！”公孙圣仰天呼道：“皇天在上，皇天在上！你可知道我死得冤枉，忠诚者有罪，无辜者被杀，我死后不愿被人埋葬入土，请把我抛在阳山之下，我要亲眼看着大王兵败国亡，追悔莫及！”夫差将公孙圣杀死，派人将他的尸首抛在阳山之下，咬牙切齿地骂道：“让豺狼吃掉你的肉，让野火烧毁你的骨，看你还能否看着我兵败国亡？”伯嚭手捧酒杯上前贺道：“妖人已经处决，请大王饮了这杯酒，就发兵伐齐吧！”史官有诗道：

妖梦先机已兆凶，骄君尚恋伐齐功；  
吴庭多少文和武，谁似公孙肯尽忠。

于是夫差亲率中军，由太宰伯嚭为副帅，胥门巢率上军，王子姑曹率下军，共出动十万人马，连同越国的三千武士，浩浩荡荡杀向齐国。夫差先派人到鲁国，与鲁哀公商定联兵伐齐。伍子胥在半道上迎上夫差，向他报告了自己出使齐国的经过，并以染病为借口，独自返回国都，不肯随吴军出征。

齐将国书领兵驻扎在汶水，他听说吴、鲁两国联兵伐齐，忙召集众将商议。这时忽然有人来报：“赵相国派其弟陈逆来到。”国书与众将把陈逆引入营中，陈逆说道：“吴国军队长驱直入，现在已到赢博，齐国的安危存亡只在呼吸之间。相国恐怕众位将军不肯全力抗敌，现在特派小将前来督战。今日形势，齐国有进无退，进则生，退则死，因此军中只许擂鼓冲杀，不许鸣金撤退。”众将齐声喊道：“我等是定当与敌人决一死战！”国书传下令，三军拔寨起营，迎击吴军。齐军来到艾陵，与胥门巢所率吴国上军遭遇，国书向众将：“谁敢打头阵？”公孙挥欣然愿往，于是率本部兵马，向吴军猛冲过去，胥门巢急忙领兵迎战。两军接住交锋，大战三十回合，不分胜负。国书见公孙挥久攻不下，便率中军上前夹攻吴军，胥门巢抵敌不住，大败而逃。国书胜了一阵，胆气更盛，当即下令三军全部投入战斗，并命士卒每人带上一条长绳，说：“吴国风俗不留长发，应当用绳子来拴他们的脑袋。”胥门巢率领残兵来见吴王夫差，夫差大怒，当即便要下令将他斩首。胥门巢奏道：“臣初次与敌交战，不知齐军虚实，所以被敌人击败。臣愿领兵再战，若不能取胜，甘受军法处置！”伯嚭也在一旁劝解夫差。夫差将胥门巢喝退，

让大将展如代领其职。鲁将叔孙州仇领兵来到，夫差命他当向导，吴、鲁军队在离艾陵五里远的地方扎上营寨。国书派人来下战书，夫差与齐军使者相约第二天决战。第二日一早，两军各自排下阵势，夫差命鲁将叔孙州仇打第一阵，展如打第二阵，王子姑曹打第三阵，又命胥门巢率三千越国武士前去诱敌，自己则和伯嚭领中军坐镇高处，随时救援各军，并留下越国将军诸稽郢在身旁观战。

齐军列阵完毕，陈逆命令诸将口含珠玉，说：“战后好入敛！”公孙夏，公孙挥让军中诵唱送葬歌，发誓说：“活着回来的不算大丈夫！”国书赞赏道：“诸位视死如归，我军何患不胜？”吴将胥门巢前来挑战，国书对公孙挥说：“这是你的手下败将，你可出手将他擒获。”公孙挥领命，挥戟驾车冲出，胥门巢转身便退，叔孙州仇截住公孙挥，两军展开厮杀。胥门巢转过车头杀回，国书怕他们夹攻公孙挥，忙令公孙夏率军出击，胥门巢转身又退，吴军大将展如领兵截住公孙夏展开厮杀。胥门巢再次率军前来阵前挑战，齐将高无平、宗楼大怒，一起杀出大阵，吴将王子姑曹迎上前去，独战高、宗二将。两军各自奋力，一时胜负难分。国书见吴军不退，亲自擂鼓助战，吴王夫差站在高处，见齐军人人奋勇，吴兵渐渐不敌，便下令伯嚭领兵一万前去救援。国书正要分兵迎敌，忽听到吴军中传来退兵号令，齐国士卒以为吴国真要退兵，不防吴王夫差却亲自统率三万精兵，反以鸣金撤退为号，分三路直冲齐军大阵，将齐军断为三部。展如、姑曹等人见吴王亲自领兵冲杀，勇气大增，奋力冲入齐军大阵，展如将公孙夏生擒，胥门巢将公孙挥刺死在战车上，夫差用箭射中了宗楼。闾邱明见情势危急，劝国书说：“我军已被敌人杀败，请元帅改装逃走，再作打算。”国书长声叹道：“我统领精兵十万，却败在吴国人之手，我哪有脸面回朝！”说完解下铠甲冲入吴军阵中，被吴军杀死，闾邱明也被鲁将叔孙州仇捉获。夫差大获全胜，众将纷纷前来献功。此次交战，众将共斩杀齐国上将国书、公孙挥两人，生擒公孙夏、闾邱明两人，只有高无平、陈逆二将逃脱。齐军全军覆没、八百辆战车全部落入吴国人之手。夫差向诸稽郢问：“你看我吴国军队是否比越国强大？”诸稽郢答道：“吴国天下无敌，越国怎敢与吴国相提并论。”夫差大喜，下令重赏参战的越国武士，并派诸稽郢先回去向越王报捷。齐简公见国书全军覆没，心头大惊，急忙与陈恒、闾止商议，派使臣向吴国献上重礼，请罪求和。夫差主张齐、鲁两国重修盟好，互不侵扰，齐鲁两国遵命结盟。夫差领吴军凯旋归国。史官有诗道：

艾陵白骨垒如山，尽道吴王奏凯还。

壮气一时吞宇宙！隐忧谁想伏吴关？

夫差回到句曲新行宫，见到西施说：“寡人让美人居住此处，就是为了今日能早点相见”。西施向夫差拜贺，两人在高台饮酒作乐，三日后起驾还朝。夫差临朝升殿，吴国百官都来祝贺，伍子胥也来到朝堂，但却一句话也不说。夫差嘲弄伍子胥说：“你反对我对齐国用兵，今天我军得胜而归，你却寸功未有，你羞愧不羞愧？”伍子胥大怒，答道：“战胜齐国只不过是小功，臣恐怕亡国大祸马上就要降临。”夫差生气道：“很久不见相国，我觉得耳边十分清静，今日你却又来唠叨不休。”说完两手掩耳，双目紧闭，不再理伍子胥。忽然，夫差又将双眼睁开，呆呆地盯着前方，好久才叫出声来：“奇怪、奇怪！”群臣问：“大王看见什么了？夫差说：“寡人看见四个人相背而立，然后向四个方向走散，又看见殿下两个面对面站立，面向北的人

将面向南的人杀死。”伍子胥奏道：“四人相背走散是说四方离心离德，面向北的人杀掉面向南的人是说将有人以下犯上，有臣子弑君。请大王及早省悟，否则定有杀身亡国之祸！”夫差怒道：“你为何总说这些不祥之语？”伯嚭在旁说道：“四方离心离德，纷纷逃离本国，奔向大王身边，这是说吴国将称王称霸，取代周朝，这也是以下犯上，臣子凌驾天子之上。夫差说：“太宰的话说得很对，伍相国老而无用，他的话不足为信。”几天后，越王句践亲自率人前来朝贺，并向吴国君臣赠送了重礼。伯嚭对夫差说：“越王亲自来朝贺拜，这就是四方奔向大王一事的应验。”夫差在文台上设酒款待句践，他对站在一旁的吴、越大臣说：“君王不忘有功之臣，父亲不弃有力之子，现在太宰为我治军有功，寡人想将他封为上卿；越王归顺我，忠心耿耿，这次又派兵为我国助战，我想再赐他些土地，让他扩充自己的国家，你们看如何？”群臣齐赞大王英明。伍子胥突然伏地大哭道：“可悲啊、忠臣被疑，小人得志，吴国将亡啊、宗庙将毁！”夫差拍案大怒道：“老家伙独断专权，一心想将吴国毁掉！我看在你是先王的老臣份上，今天不杀你，你给我退下去，以后永远不许再上朝来见我！”伍子胥叹道：“龙逢遇上夏桀，比干遇上商纣，忠臣被杀，昏君也不能苟延多久。臣这就与大王永别，不会再相见了。”说完走下文台。夫差余怒未消，伯嚭又上前奏道：“臣听说伍相国出使齐国，曾将其子伍封托给齐国大臣鲍息，看来他早有反叛吴国之心，请大王明察。”夫差于是派人将一把名叫“属镂”的宝剑赐给伍子胥，伍子胥接剑在手，赤脚走下台阶，站在中庭，仰天大叫道：“天啊，天啊！从前先王不肯立你，全赖我力争，你才得以继位为君。我为你东征西讨，破楚败越，使你威震诸侯。今天你不听我的忠言，反逼我自尽，我今日死去，明日越兵来到，你就要身死国亡！”又转身对家人说：“我死后，将我的眼睛挖出，悬挂在都城东门，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攻入吴国。”说完，举剑自刎而亡。使者取剑报告夫差，将伍子胥死前的话告诉了他。夫差亲自去察看尸体，将伍子胥人头割下，命人把它挂在城楼顶上，又下令将其尸体投入江中，说道：“日月烤焦你的骨头，鱼龟吞食你的血肉，把你化骨扬灰，瞧你还能看到什么？”伍子胥的尸身入水不沉，随波漂荡，掀起阵阵狂涛，当地百姓心中害怕，偷偷将尸身捞起，把它埋葬在吴山，以后吴山因此又称胥山。

夫差杀死伍子胥，先封伯嚭为相国，接着又要为越国扩大封地，越王句践全力推辞，夫差这才作罢。句践返回越国，攻灭吴国之心更加急迫，夫差全不在意，只管派出大批兵卒民夫去疏通向北的水陆交通。吴国太子友知道吴王又想与中原诸侯会盟，想出言劝谏，又怕因此触怒吴王，于是打算以打比喻的方法感悟其父。这日清晨，友手持弹弓，浑身湿漉漉地从后园走来，吴王问他为何弄成这个样子，友说道：“孩儿刚才在后园游玩，看到大树上有一只秋蝉迎风长鸣，十分自在悠闲，但它却不知道身后枝条上就有一只螳螂蓄势待发，要将它捕捉吃掉；螳螂一心盯着秋蝉，却不知身后树荫中就有一只黄雀正准备用尖嘴把它啄食，黄雀一心盯着螳螂，却不知孩儿在后面手拉弹弓，正准备射它；孩儿一心盯着黄雀，却又不知身旁就有沟坎，因此失足跌入水中，浑身浸湿，被父王见笑。”夫差笑道：“你只顾贪图眼前小利，不顾身后忧患，天下可没人比你更傻了。”友答道：“天下确实还有比我更愚蠢的人，鲁国上承周公余泽，又有孔子施展礼仪教化，都无故遭到齐国攻打，齐国以为就此就可吞食鲁国，却没想到吴国军队倾国而出，远道千里去攻它。吴国击败齐军，以为就此就可吞并齐国，却设想到越王统领越国勇士

杀入吴国，终于将吴国灭掉。天下人的愚蠢还有超过吴国的吗？”吴王大怒说：“这些都是伍子胥的余唾，你竟要用它来阻挠我的大计吗？你如果再说这样的话，就不是我的儿子！”太子友默然退下。夫差于是命太子友与王子地，王孙弥庸镇守吴国，自己则亲率吴国精兵北上，与鲁哀公在橐皋相会，与卫出公在发阳相会，同时向各国诸侯约定准备在黄池会盟，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

越王听说夫差离开吴国，便与范蠡商定，派出水、陆二军共四万八千人，从海道乘船袭击吴国。越将畴无余领前队先到吴都郊外，王孙弥庸领兵出城迎战，不久王子地也领兵前来夹攻，畴无余失手遭擒。第二天，句践领大军来到，吴太子友本想坚守待援，王孙弛庸劝道：“越国一向害怕与吴军作战，现在他们远来疲惫，我们如再打赢一阵，他们必会退走。”太子友于是便命弥庸出战，自己亲率后军接应。句践坐镇中军大阵，亲自督战，范蠡、泄庸率左右两翼杀出，势如狂风暴雨。吴国的精兵强将都已随吴王夫差出征北方，国内留下的都是未经过战阵的新兵，而越国军队都是经过几年训练的精锐，范蠡、泄庸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吴军抵挡不住，大败逃去，王孙弥庸被泄庸杀死，太子友身陷重围，被迫拔剑自杀。越军乘胜直逼吴国都城，王子地下令紧闭城门，一面率士卒百姓把守，一面派人向吴王夫差报信。句践命令越国水军屯兵太湖，陆军在胥、间之间下寨，又让范蠡率人放火焚毁姑苏台，吴兵慑于越军威势，不敢再出城交战。

再说吴王夫差同鲁、卫两国国君一同来到黄池，派人去请晋定公来参加盟会，晋定公闻讯不敢不来。夫差命王孙骆与晋国上卿赵鞅草拟盟书，结果两人为吴、晋两国谁为盟主一事发生冲突，正争执不下，王子地的密使来到，说：“越军攻入吴国，杀死太子，焚毁姑苏台，现在已将都城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夫差大惊。伯嚭拔剑将使者杀死，夫差问他：“你为何将使者杀死？”伯嚭说：“现在事情的真假虚实还弄不清楚，若留下他将消息泄露，齐、晋必会乘机攻我，这样一来，大王还能安然返回吗？”夫差说：“你说的也是。但现在吴、晋争论不休，国内事情紧急，你看我是不参加盟会返回吴国，还是参加盟会将盟主之位让给晋国呢？”王孙骆一旁奏道：“两者都不行，不参加盟会匆匆返回，诸侯们必会觉察我们的危急；参加盟会却将盟主之位让给晋国，我们以后必受制于人，只有夺得盟主之位，才能保证平安无事。”夫差问道：“用什么计策夺得盟主之位呢？”王孙骆奏道：“事情紧急，请大王鸣鼓挑战，先打掉晋人的气焰。”夫差准奏，当夜传下军令，命吴军午夜造饭喂马，天亮前在晋军营前列阵。吴军列阵完毕，夫差亲手擂响战鼓，军中万鼓响应，声音震天动地。晋国军队大惊，忙派大夫董褐到吴军探看，夫差对董褐说：“周天子有旨，命我为诸侯盟主，现在晋君违抗天命，与我争位，拖延不休，我不愿两国使者往来劳累，特领军来到贵国营前，听候消息。”董褐回营报告晋定公，并私下与赵鞅说道：“我看吴王口头强硬，神情却是忧心忡忡，也许是越国已攻入他们国都。如不让他做盟主，我们必会遭到残害，但也不能白白让他，一定要使他去掉王号。”赵鞅将此事奏明晋定公，派董褐再次进入吴军，向夫差传达晋定公的话：“君将周天子的旨意宣布给诸侯，我国君主不敢不遵。但贵国本是一个伯国，现在君却号称吴王，这未免有轻视周室之嫌。君如肯去掉王号称公，我们将听从君的号令。”夫差认为晋人的话有理，于是便将军队撤回，自称吴公，与晋、鲁、卫举行了盟会。盟会结束，夫差带军队从江、淮水路返回，沿途不断接到都

城告急的报告，士卒知道国家被越军袭击，心胆俱裂，再加上远行疲劳，已毫无斗志。吴王率军与越国军队相持，被越军击败，夫差心中害怕，忙将伯嚭召来对他说：“你总说越王不会背叛吴国，寡人听从了你的话才将句践放回，现在你必须为我去向越王求和，否则，伍子胥自刎用的‘属镂’剑就赐给你了。”伯嚭来到越军营中向越王叩头拜礼，求他赦免吴王之罪。范蠡奏道：“吴国气数未尽，我们还无力彻底攻灭它，姑且答应与它和解，反正从此吴国已难成气候了。”句践于是同意与吴国言和，率军返回。——这是周敬王三十八年的事。

第二年，鲁哀公在大野围猎，叔孙氏家臣鉏商捕获了一只怪兽，此兽牛尾獐身，角上有肉，叔孙氏将它杀死来向孔子请教，孔子看到怪兽叹道：这是麒麟啊，看来我真要日暮途穷光！”让弟子将它掩埋，现在巨野故城以东十里有一个土台，俗称“获麟堆，”就是麒麟埋葬的地方。孔子心中伤感，取琴作歌唱道：

明王作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欲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孔子于是取材鲁国史实，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获麟这年，共二百四十二年，润色加工成《春秋》与《易》、《诗》、《书》、《礼》、《乐》合称“六经”。

这年，齐国右相陈恒听说吴国被越国击败，自己从此外无强敌，便下令兄弟族人陈逆、陈豹围攻左相闾止，将闾止杀死。齐简公被迫出奔别国，结果在半路上被陈恒派兵追杀。陈恒扶立简公之弟髻为君，称齐平公，自己独掌齐国政务。孔子听说齐国有变，斋戒三日，沐浴后来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陈恒。哀公让孔子先与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商议。孔子说：“臣只知道鲁国有国君，不知道还有什么三家。”陈恒也害怕诸侯兴兵来伐，便主动将从前侵占的鲁、卫两国土地归还，北面结交晋国，南方与吴、越通好，又将自己的家财献出救济贫民，齐国百姓纷纷称颂。几年后陈恒渐渐将鲍、晏、高、国几家大夫除去，自己则把齐国土地大半割去，作为陈家封地，又从齐国挑出一百多名高大健美的女子，将他们藏在后房，鼓励家中宾客与她们来往偷情，生下男子七十多人，想以此来增强陈氏的宗族势力，这都是后话。

再说卫先太子蒯聩在戚地，他的儿子卫出公辄不许他返回都城，大夫高柴屡次向出公劝谏，都被出公拒绝。蒯聩的姐姐嫁结大夫孔圉，生子名叫孔悝，孔圉去世后，孔悝继承父亲爵位官职，执掌卫国政务。孔家有个家臣名叫浑良夫，生得身高貌美，孔圉去世后，他与孔夫人有了私通。孔夫人让浑良夫去戚地探望其弟蒯聩。蒯聩拉着浑良夫的手说：“你如能帮我回朝即位为君，我将赐高爵厚禄给你，并免你三次不死。”浑良夫回去将蒯聩的话告诉孔夫人，孔夫人便让他带着女人的衣服装饰去迎接蒯聩。黄昏浑良夫与蒯聩身穿女装，混入都城，孔夫人将蒯聩藏在自己屋中，说道：“国家政务全由我儿子一人执掌，现在他在宫中陪出公饮酒，等他回来我们可以用武力将他劫持，逼他就范。”孔夫人命石乞、孟廪、浑良夫持剑等待。不会儿，孔悝带着醉意从朝堂归来，孔夫人将他召来问道：“父母的宗族中，谁是最亲的？”孔悝说：“父亲一族中叔伯最亲，母亲一族中舅舅最亲。”孔夫人说：“你既然知道舅舅最亲，却为何不把我弟弟蒯聩召回。”孔悝辩道：“废子立孙，这是先君的遗命，孩儿不敢违抗。”说完便想出去，一旁隐藏的石乞等人冲出将他拦住，说：“太子召见你。”不等孔悝反应，就将他拥到蒯聩面前，孔夫人喝道：“太子在此，我儿为何不拜？”孔悝只得行礼拜见。孔

夫人问他：“你现在肯听命于舅舅吗？”孔悝不敢不从，孔夫人便让他与蒯瞶歃血为盟。孔夫人留下石乞、孟廪持剑看守孔悝，然后便以孔悝之名召集家兵，派浑良夫率领他们入宫去袭击出公。出公酒醉欲睡，听到外面大乱，忙派内侍去召孔悝，内侍说：“带头作乱的就是孔悝！”出公大惊，当即下令取出宫中宝器，驾上快车，逃到了鲁国，群臣不愿追随蒯瞶，也都纷纷逃走。仲子路是孔悝的家臣，当时正在城外，他听说孔悝被人劫持，便想进城救人。行到半道，与大夫高柴相遇，高柴劝子路说：“城门已经关闭，你不必去徒然送死了。”子路说：“我吃着孔家的俸禄，孔悝被人劫持，我怎能坐视不管？”子路赶到城门，见门果然已经关闭，守门军官公孙敢对他说：“国君已经逃走，你还入城干什么？”子路说：“我最厌恶食人俸禄却临难脱逃的不忠不义之人，所以才赶回来。”这时正好有人从城中逃出，子路趁城门打开冲入城内。子路仗剑赶到孔家去搭救孔悝，蒯瞶害怕，命石乞、孟廪去斗子路，三人战成一团，子路以一敌二，渐渐不支，先被人将帽缨砍断，随后又被刺成重伤，子路将帽缨重新结好，说：“君子虽死，帽冠不能不整。”说完慢慢死去。孔悝侍奉蒯瞶即位为君，称卫庄公。庄公立次子疾为太子，封浑良夫为卿士。

这时孔子正好在卫国，他听说蒯瞶作乱自主，对众弟子说：“高柴会回来，仲由却要死于非命！”众弟子问是什么缘故，孔子说：“高柴深明大义，懂得顾全大局，所以会自我保全；仲由血气方刚，好勇轻生，肯定会战死在都城。”话未说完，高柴果然来到，师生相见，又悲又喜。紧接着就有卫君使者赶到，卫使见到孔子说：“我家新君对先生十分敬重，将派我来向先生献上美味。”孔子拜礼接受，打开一看，见是一坛肉酱，立即命人将它盖上，然后问使者说：“这是我弟子仲由的肉吗？”使者大惊说：“是啊，先生怎么知道的？”孔子说：“如果不是，卫君也不会把它赐给我。孔子让众弟子将肉酱坛掩埋，自己失声痛哭道：“我从前就曾担心仲由会死于非命，今日果然应验了。”不久，孔子也染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这时是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史官有诗赞道：

尼丘诞圣、阙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则。行诛两观，摄相夹谷；  
叹凤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镜，万古钦躅。

众弟子将孔子安葬在北阜的弯地，坟墓大有一顷，鸟雀不敢在周围树上栖息。孔子被后世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天下都为他修建了文庙，春秋两季祭祀，孔家子孙世袭为“衍圣公”，此是后话。

卫庄公即位后，怀疑孔悝是卫出公的党羽，便把他放逐出朝，孔悝逃亡宋国。因宫中所藏宝物被出公带走，府内空空，卫庆公将浑良夫召来问道：“用什么办法可将宫中宝物追回？”浑良夫奏道、“逃亡的国君辄本来就是主公的儿子，主公为何不将他召回呢？”

###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话说卫庄公蒯聩因宫中宝物都被出公带走，将浑良夫找来商议。浑良夫说：“现在的太子疾与逃亡的出公，都是主公的儿子，主公可以以选择继承人为名将出公召回，他若肯回来，自然会把宝物送还。”一个小太监听到此话，将其告诉了太子疾。疾派武士数人劫持了庄公，让他歃血立誓，不许召回逃亡的出公，而且必须把浑良夫处死。庄公说：“可以不召回出公，但我与浑良夫有盟约在先，免其三次不死，这怎么办成呢？”太子疾说：“那就等他有了四条罪的时候，把他处死。”庄公应允。不久，庄公修造了一座幕帐，请众大夫前来参加落成典礼，浑良夫穿着紫衣狐裘来到，没解下佩剑就入席吃喝起来。太子疾命武士将浑良夫拉下去，浑良夫问道：“臣有何罪？”太子疾数说道：“臣子见君有规定服饰，侍奉主上饮食必须将佩剑解下。你穿紫衣，一罪；披狐裘，二罪；不解下佩剑，三罪。”浑良夫大声叫道：“主公曾答应免我三次不死！”疾说：“逃亡国君辄以子抗父，大逆不孝，你却想把他召回，这是你的第四条罪状。”浑良夫无言以对，俯首受刑。几日后，庄公梦见一个恶鬼对他喊叫：“我是浑良夫，我死得好冤啊！”庄公醒来，让大夫胥弥赦占卜吉凶，胥弥赦说：“没有什么妨碍。”胥弥赦告辞出宫，对别人说：“冤魂化作恶鬼，主公必死，卫国必危。”自己带家人逃到宋国。卫庄公蒯聩即位第二年，晋国恼怒他不派人朝拜进贡，由上卿赵鞅领兵伐卫，卫国百姓驱逐卫庄公，蒯聩逃奔戎国，戎人将蒯聩与太子疾一同杀死。卫国百姓拥戴公子般师为君，齐相陈桓率兵救卫，俘般师而另立公子起为君；卫大夫石圃驱逐公子起，将出公辄重新迎回；出公复位，驱逐石圃；众大夫不满出公辄，又将他驱逐，扶立公子默为君，称悼公，出公辄逃奔越国。卫国从此臣服于晋国，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白公胜自从返回楚国，日夜不忘郑国的杀父之仇，想加以报复。只因伍子胥是白公胜的恩人，伍子胥以前已赦免郑国，白公胜这才隐忍不发。到楚昭王去世，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共扶越女之子章继位为王，称楚惠王。白公胜自认是先太子之子，希望子西将自己召回，同领国政，子西却既未将他召回，又未给他加封进禄，因此他心中很是不满。这日白公胜听说伍子胥已死，说道：“我向郑国报仇的时机到了！”于是派人去向令尹子西传话：“郑国残害先太子，令尹是知道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令尹倘若可怜先太子无辜被杀，就请派出兵马讨伐郑国，胜愿为先锋。”子西推辞说：“新王刚刚继位，楚国内部未定，报仇之事以后再说吧。”白公胜以防犯吴国为借口，命心腹家臣石乞训练士卒，准备战车兵器，然后再次派人向子西请求，说自己愿率家兵为先锋攻打郑国。子西同意。楚国尚未出师，晋国赵鞅已派兵马攻郑，郑国派人向楚国求援，子西率兵救郑，晋军退走，子西与郑国订约结盟后率军返回。白公胜闻讯大怒说：“不伐郑反而救郑，子西欺我太甚，我定当先杀子西，然后发兵攻郑。”于是便命人去澧阳将族人白善召来商议，白善说：“跟随你而搞乱国政，是对君主不忠；背叛你而将你告发，是对宗族不仁。”于是弃官不做，终身以灌园种药为生，后人称此园为“白善将军药圃”。白公胜见白善不肯来，怒道：“我没有你白善就不能杀掉子西吗？”立即将石乞召来，问他说：“令尹子西与司马子期各有家兵五百，你能对付得了吗？”石乞答道：“不能。城南有一个勇士名叫熊宜僚，若能请到此人，

可以当五百人使用。”白公胜与石乞来到城南去见熊宜僚，熊宜僚大惊道：“王孙贵人，怎会屈身到我这里来？”白公胜说：“我想与你商议一件事。”于是便将请他杀令尹子西一事相告，熊宜僚摇头说：“令尹对楚国有功，与我无仇，我不敢听命于你。”白公胜大怒，用剑指着熊宜僚喉部说：“你若不从，我先杀了你！”熊宜僚面不改色，从容地说：“你杀我如同除掉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你何必动怒呢？”白公胜将剑抛在地上，赞道：“真是一个勇士，我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气。”白公胜用车将熊宜僚带回，待为上宾。熊宜僚感激白公胜的恩德，于是便答应助他行事。等到吴王夫差与诸侯会盟黄池，楚国害怕吴国强大，加紧备战练兵。白公胜假托吴国将袭击楚国，率兵攻入吴国国境，大肆掳掠，回来后又夸大其功说：“我军大败吴兵，缴获了一批车仗兵器，我想亲自将它们送到国都，以壮我国威。”子西不知是计，满口答应。白公胜派出家兵，出动战车百辆，自称是从吴军手中夺来的，押送入朝献功。楚惠王登殿接见，子西、子期侍立一旁，白公胜参拜完毕，楚惠王见台阶下站着两位壮汉，全身披挂，问道：“他们是何人？”白公胜答道：“是臣手下的部将石乞、熊宜僚。”遂招手让两人上前，石、熊二将正要登上大殿台阶，子期忙命侍卫将他们拦住，熊宜僚用一手推，众侍卫东歪西倒，二人冲上大殿，石乞拔剑去砍子西，熊宜僚拔剑去砍子期。白公胜大声喝道：“众人何不齐上。”手下壮士千人手持刀剑，蜂拥而上。白公胜命人将惠王捆住，朝堂百官纷纷逃散，子西被石乞生擒，子期从殿堂旁拔出一杆大戟，与熊宜僚拼斗，熊宜僚抛下宝剑，上前去抢大戟，子期拾剑将熊宜僚左肩砍伤，熊宜僚也用戟将子期腹部刺伤。两人搅成一团，双双死在殿下。子西对白公胜说：“你逃亡吴国，我惦念骨肉之情，将你召回，委以公爵之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竟要谋逆反叛？”白公胜说：“郑国杀死我的父亲，你却与郑国讲和，出兵援郑，我为父亲报仇，哪能顾念你这点小小的恩义？”子西叹道：“真后悔不听沈诸梁的话也！”白公胜亲手将子西斩首，陈尸朝堂。石乞说：“不杀楚王，大事难成。”白公胜说：“他是一个小孩，又有何罪？将他废掉就行了。”下令将惠王押在高府，白公胜想立王子启为王，启坚决推辞，白公胜将启杀死。石乞又劝白公胜自立为王，胜说：“楚国还有几位有爵位的公子，应当将他们尽数召来。”大夫管修率家兵来攻白公，两方激战三日，管修兵败被杀。圉公阳乘机派人挖穿高府墙壁，在夜晚潜入，将惠王救出，藏在昭夫人的宫中。

叶公沈诸梁听说朝中有变，连忙召集人马，星夜赶往楚国都城。叶公来到郊外，受到百姓夹道相迎，百姓见叶公未披铠甲，说道：“你为什么 not 披挂甲冑，城中百姓盼望你来，如赤子盼念父母，万一你被反贼伤害，我们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叶公披上铠甲，临近都城，又遇上一群百姓，百姓见叶公身著铠甲，说道：“你为什么 to 披甲将自己遮掩起来，城中百姓盼望你来，如荒年盼望粮米，若能见你一面，我们死也心甘！”叶公知道百姓拥戴自己，便将甲冑脱下让人在车上树起了一面大旗。城中军民见叶公到来，急忙打开城门，将他迎入。叶公率领家兵百姓围攻白公胜，石乞兵败，忙将白公胜扶上车，一路逃到龙山。叶公乘胜追击，白公胜被迫上吊自杀，石乞将白公胜的尸首埋在山后，自己束手就擒。叶公审问石乞说：“白公现在何处？”石乞答道：“已经自尽。”叶公又问：“尸体埋在何处？”石乞拒不说出。叶公命人取出大锅，点火将水烧沸，放到石乞面前，对他说：“你若不说，就把你活活煮掉！”石乞自己解掉衣服，大笑说：“大事成功，我就是上卿，

不成就被人煮死，实在是理所当然。我怎能靠出卖别人尸骨来求自己活命呢！”说罢，跳入锅中，一会就被煮成一团烂肉。叶公将惠王迎回复位。这时陈国乘楚国内乱，发兵侵犯楚国，叶公请命率兵出战，将陈国攻灭。又让子西之子宁继为令尹，子期之子宽继为司马，自己则告老返回叶地，楚国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周敬王四十二年的事。

这年，越王勾践探听到吴王自从越国退军后，继续沉溺酒色，荒废朝政，吴国连年饥荒，百姓怨气冲天，便决定再次出兵攻打吴国。越王领兵刚出都城，就见路上有一只大蛙腹胀目瞪，似有怒气，勾践肃然起敬，把着车扶手站起，随从问道：“大王对它为何如此敬重？”勾践答道：“我看他怒目圆睁，如同一个善战的勇士，因此敬重它。”越军将士闻听此言，纷纷说道：“大王对这只大蛙都如此敬重，我等受到多年教导训练，难道反不如一只大蛙吗？”于是彼此相互勉励，要为国事而死。城中百姓将自己的子弟送到郊外边境，流泪告别说：“此行若不能将吴国灭掉，不要回来见我们！”勾践又向军中下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不要出征，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不要出征，有父母没有兄弟的，回去敬养父母，有疾病不能参战的，可以回去。由国家供应药膳。越军士卒感激越王仁慈有德，三军欢声如雷。行到三江口，勾践下令将有罪之人斩首，申明军纪，越军将士深感大王军令如山，无不肃然遵从。吴王夫差听说越军再次来攻，慌忙调集军队，准备在大江口上迎击越军。越军驻扎江南，吴军驻扎江北。勾践将大军分为左右两阵，范蠡指挥右军，文种指挥左军，六千越国勇士随勾践坐镇中军大营。第二日黄昏时分，勾践下令左军衔枚沿江而上，秘密行进五里布阵，又令右军衔枚悄悄过江，只等左军与敌交锋后上前夹攻，并要求各军准备下大鼓，作战时要把鼓声擂得山响，以此震慑敌军。吴军在半夜听到鼓声大作，知道有越军来袭，仓惶迎战，尚未看清正面敌人，远处又有战鼓擂响，越军分两路将吴军合围。夫差大惊失色，急令吴军分兵抗击，没想到越王勾践却亲自率领六千勇士，偃旗息鼓，在黑暗中冲入吴军中军大营。这时天还未大亮，吴军只觉前后左右中央都是越兵，不由斗志全消，大败逃走。勾践率领三军紧紧追赶，将吴军逼到了笠泽。两军再次交战，吴军又被击败。吴军三战皆败，名将王子姑曹、胥门巢阵亡。夫差连夜逃回都城，坚守不战，勾践从横山发兵，直逼吴国都城姑苏，勾践下令在城下胥门外修筑一城，名叫“越城”，想以此来困死夫差。越军将吴都一围数月，吴国粮草断绝，相国伯嚭托病不出，夫差于是便让王孙骆肉袒负荆，跪行到越王勾践面前，代己请罪求和说：“贱臣夫差，过去在会稽得罪大王，后来送大王返回越国，如今大王兴兵伐吴，贱臣夫差也想让大王赦免一次。”勾践心中不忍，打算答应和解。范蠡一旁劝阻道：“我王早起晚息，苦心经营二十年，怎能功败垂成，半途而废呢？”勾践于是拒不答应和解。吴国使臣往返七次，都被文种、范蠡驳回。勾践下令攻城，文种、范蠡商议让越军捣毁胥门入城。这天夜里，吴都城出现了伍子胥的人头，其头大如车轮，双目如电，越军将士无不畏惧，紧接着南门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更有飞沙走石铺天盖地而来，越军死伤无数，乱作一团。文种、范蠡见情形危急，急忙冒雨出营，向着南门叩头谢罪。过了很久，风雨才渐渐平息。文种、范蠡坐在营帐中小睡，等待天亮，两人梦见伍子胥乘坐白马素车飘然而来，伍子胥见到两人开口道：“我知道越国军队必来，临死前请求将我的人头悬挂在东门，吴王却将我的人头放在南门，我忠心未绝，不忍让你们从我的头下攻入，所以作风唤雨将你们的士卒吓退。但

越国灭吴实属天意，我无法阻拦，你们如改从东门攻入，我愿为你们开道。”文、范二人将梦中之事告诉句践，句践下令越军从城南移兵城东，越军刚行到蛇、匠两门之间，就见太湖水突然暴涨，波涛汹涌，把城墙冲开一个大洞，范蠡大喜道：“这是伍子胥在为我军开道！”急令士卒入城，越国军队遂攻占了吴国都城。

夫差听说越军攻入城中，相国伯嚭已降，连忙和王孙骆以及三个儿子一道逃奔阳山。夫差昼夜狂奔，腹中饥渴难耐，随从采生稻去壳献给夫差，夫差大口吃掉，又俯身去喝沟里的生水，然后问随从：“刚才吃的是什么东西？”随从答是生稻，夫差长叹道：“‘仓惶逃奔，吃不上熟饭’，公孙圣的话终于应验了。”王孙骆说：“前面有深谷，可以躲避越兵。”夫差说道：“梦中之事已经应验，早晚都是一死，还躲避什么？”一行人遂停在阳山。夫差对王孙骆说：“我以前杀死公孙圣，把他的尸首抛在阳山之下，不知他会不会显灵？”王孙骆说：“大王可以呼唤他的名字试试。”夫差于是大喊道：“公孙圣！”山中也有回声应道：“公孙圣！”三呼三应，夫差心中害怕，率领一行人逃到干隧。勾践领一千兵马追来，将夫差君臣重重包围。夫差写下一信，让人用箭把它射到越军中，越军士卒将它拾起，交给文种、范蠡，两人读道：“人们常说‘狡兔死而良犬烹’，敌国若被攻灭，功臣也将身亡，两位大夫何不放过吴国，也给自己留下一点余地呢？”文种也写信让人用箭射给夫差，信中说道：“吴国有六大罪状，一、杀死忠臣伍子胥；二、杀死直言敢谏的贤士公孙圣；三、重用奸佞小人伯嚭；四、几次无故派兵攻打齐国；五、侵犯近邻越国；六、越国杀死吴国先王，吴国不思报仇，反而纵敌贻患。有这六条大罪，怎能不身死国亡？过去上天将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现在上天又将吴国赐给越国，越国怎敢违逆天命！”夫差得信，读到第六条大罪时，垂泪说道：“我不杀勾践，忘记先王之仇，是不孝之子，因此上天要让吴国灭亡。”王孙骆说“臣再去向越王哀求。”王孙骆来到越军营前，文种、范蠡不许他进入。勾践见吴国使者痛哭而去，心中不忍，便派人向吴王说：“寡人顾念昔日之情，想把君封在甬东，食邑五百家。”夫差含泪说：“君王要毁掉吴国社稷宗庙，赐给臣五百家又有何用？臣老迈孤苦，只愿一死。”勾践见吴王不肯归降，对文、范二人说：“你们为何不去将他捉来处死？”文、范答道：“臣子不敢诛杀君王，请主公亲自去处置吴王吧。”勾践于是手握“步光”宝剑，来到军前，让人向吴王传话说：“世上没有千秋万岁之君，终归一死，吴王何必非等我动手呢？”夫差长叹数声，哭道：“我杀害忠臣伍子胥、公孙圣，现在自尽也已经晚了。”又对左右随从说：“如果死者有知，我实在无脸面去见伍子胥和公孙圣，我死之后，要用三幅罗帕将我的面目遮住。说罢拔剑自刎而死。王孙骆解下衣服，将吴王尸首盖好，然后用衣带将自己吊死在吴王身旁。句践命人以诸侯之礼将夫差葬在阳山，又令士卒每人背土一筐，堆成一座大坟。后人张羽有诗叹道：

荒台独占故城西，犴路凄凉草木悲。  
废墓已无金虎卧，坏墙时有夜乌啼。  
采香径断来麋鹿，响屧廊空变黍离。  
欲吊伍员何处所？淡烟斜月不堪题！

越王进入姑苏城，占据吴王宫殿，接受百姓官朝拜。伯嚭也站在人群中，他倚仗昔日对越王有恩，脸上甚是得意，句践把他叫到跟前，说：“你是吴王的太宰，我怎敢委屈你？你们国君在阳山，你为何不追随他而去？”命令

武士将他处死，并下令将其全家抄斩，说：“我以此来报答伍子胥的忠心。”句践安抚吴国百姓后，率军北渡长江、淮河，与齐、晋、宋、鲁四国诸侯在舒州会盟，并派人前去向周朝进贡。这时周敬王已去世，太子仁继位，称周元王。元王派人封赏句践，命他为东方诸侯盟主，句践接受周天子之命，各国诸侯纷纷派使者前来祝贺，楚国刚攻灭陈国，害怕越国军威，也主动派人来与越国修好。句践割淮上土地给楚国，割泗水以东土地百里给鲁国，又把吴国侵占的宋国土地还给宋国，天下诸侯纷纷归附，共奉越王句践为诸侯霸主。句践领兵返回吴国，先派人在会稽修筑“贺台”，以掩盖昔日被俘之耻，又在吴宫的文台之上大摆酒席，与群臣饮酒共乐。句践命乐师作《伐吴》之曲，乐师抚琴唱道：

吾王神武蓄兵威，欲诛无道当何时？大夫种蠡前致词：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良臣集谋迎天禧，一战开疆千里余。恢恢功业勒常彝，赏无所吝罚不违。君臣同乐酒盈卮。

台上群臣欢声大笑，只有勾践一人面无喜色。范蠡偷偷叹道：“越王不想将功劳落在大臣名下，猜忌之心已露端倪。”第二日，范蠡上朝向勾践道别说：“臣常听人说‘主君受辱臣当死’，从前大王在会稽受辱，臣所以不死，就是为了助大王报仇雪耻。现在吴国已亡，大王倘若肯宽恕臣在会稽的不死之罪，臣愿辞官离朝，老死江湖。”勾践心中感伤，泪流满面地说：“我全凭你尽力相助，才有今日的成功，正想报答你的忠心，你怎么却要离我而去？你若肯留下，我愿与你共享富贵，若执意要走，我定将你的妻儿一并处死。”范蠡答道：“大王尽可以杀臣，臣的妻儿又有何罪？他们是生是死，全由大王一人掌握，臣也顾不上许多了。”当夜，范蠡便乘着小舟出了齐女门，渡过三江：进入了太湖之中。第二日，越王派人去召范蠡，范蠡早已出走。句践脸上变色，向文种问道：“范蠡还可以追回来吗？”文种答道：“范蠡为人机智，鬼神莫测，恐怕追不上了。”文种刚出朝堂，就有人将一封书信丢给他，文种打开一看，发现是范蠡的亲笔信，信上写道：

你不记得吴王的话了吗？“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越王为人，长颈鸟喙，能忍辱发奋，但又天性忌妒多疑，可与他共患难，不可与他共安乐。你现在如不速速逃去，他日必遭杀身之祸。

文种看完信，心中不由得怏怏不乐，但对范蠡的话却也不太相信，暗暗叹道：“范蠡也太多虑了。”几日后，勾践率军返越，西施随越王同行，越王夫人暗中让人把西施带出，用大石绑在她身上，将她沉入江中，说道：“这是亡国之物，留着她干什么？”后人不了解事情真相，误认为是范蠡临行前将西施带走，于是就有了“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误君王”之句。唐人罗隐有诗为西施辩冤道：

家国兴亡自有时，时人何苦咎西施！

西施若解亡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越王顾念范蠡的灭吴大功，收恤其妻儿，将百里土地封给他们母子，又让良工巧匠依照范蠡的形像面貌，铸成一座金像，将它放在座旁，如同范蠡仍旧在身边一样。范蠡从太湖入海，有一日忽派人把其妻儿从越国带出，夫妻父子一同来到齐国，范蠡改名叫鸱夷子皮，在齐国被封为上卿不久，范蠡再次辞官到陶山隐居，以饲养六畜为生，获利千金，自号陶朱公。

句践灭吴成功，不仅不封赏有功之臣，反而与老臣们日渐疏远。太史倪倪假装疯癫，辞去官职，曳庸等人也都纷纷告老还乡，文种心念范蠡的临行

之言，假托有病在身，不再上朝。越王的左右有忌恨文种的人，向句践进谗言说：“文种自认为功高盖世，现在大王不封赏他，他心中十分不满，所以才不上朝。”越王了解文种的才干，觉得吴国既灭，他对自己已经无用，更害怕他有朝一日谋反作乱，无人能制，因而心中想把他除掉，只是苦于找不到借口。这时鲁哀公与季、孟、仲三家大夫矛盾加深，哀公想借越兵除掉三家，便借朝拜越王为名，亲自来到越国求援。句践心中顾忌文种，不肯发兵，鲁哀公遂病死在越国。

越王句践有一日突然到文种家探病，文种装出重病缠身的样子，起身迎接越王，句践随手解下宝剑坐下，对文种说：“我听人常说：志士仁人不怕身死，只怕自己的抱负才干无法施展。你自翊七项谋略，我只用了其中三项，就已将吴国灭掉，剩下四项还能干什么呢？”文种答道：“臣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越王说：“请相国用这四样才干，替我到地下去见见吴国的前人如何？”句践说完，登车回朝。文种将句践留在座上的宝剑取出，见上面刻有“属镂”二字，认出它正是吴王赐给伍子胥自杀用的那把宝剑。文种见此，抚剑仰天长叹道：“我不听范蠡的话，今日终于被越王杀死，我真是愚蠢啊！”接着大笑道：“百世之后，人们必会拿我与伍子胥相提并论，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呢？”说完举剑自刎而死。句践听说文种已死，心中暗喜，命人将他葬在卧龙山上，后人于是便改称其山为种山。文种入葬一年后，海水大涨，穿过山岗，文种坟墓突然崩裂，有人看见他与伍子胥先后随浪而去。至今钱塘江上海潮重叠，前面浪头是伍子胥，后面就是文种。后来诗人有《文种赞》：

忠哉文种，治国之杰！三术亡吴，一身殉越。不共蠡行，宁同胥灭，千载生气，海潮叠叠。

句践掌位二十七年后死去，此年是周元王七年。

却说晋国六卿，自范、中行两家灭后，只留智、赵、魏、韩四卿。智氏、荀氏因与范氏同出于荀家，想与范氏分宗独立，便依照智窑旧例，改称智氏，此时智瑶执掌晋国政务，号称智伯。智、赵、魏、韩四家闻听田氏弑君篡国，诸侯却不加以讨伐，便私下商议，各自占去大片土地作为自己的封地，晋出公的封地反而比四卿还小。单说赵简子名鞅，生子数人，长子名叫伯鲁，最小的儿子是婢女所生，名叫无恤。有一个善相的人复姓姑布，名叫子卿，他来到晋国，赵鞅请他为几位儿子相面。子卿端详几人一番，摇头说道：“没人能出将拜相。”赵鞅长叹道：“赵氏将灭啊！”子卿说：“我来时在路上遇到一位少年，随从都是贵府中的人，难道他不是大夫的儿子吗？”赵鞅说：“那是我的小儿子，他是我家婢女所生，不值一提。”子卿连连摇头说：“上天想将他废弃，虽出身显贵，将来必贱；上天想要他发达，虽出身低贱，将来必贵。此子骨相，与几位公子有异，在路上我未曾仔细端详，请大夫将他召来。”赵鞅派人将无恤召来，子卿远远看见，慌忙站起，向赵鞅贺道：“这是一位真将军！”赵鞅笑而不答。过了几日，赵鞅将几个儿子叫来，询问他们的学业，无恤有问必答，言谈条理分明。赵鞅赞赏无恤的贤能，便废掉长子伯鲁改立无恤为爵位继承人。一日，智伯恼怒郑国不来朝拜，便想与赵鞅一同领兵伐郑，赵鞅偶染疾病，不能出征，便让无恤代自己前往。智伯用酒灌无恤，无恤不能多饮，智伯大醉发怒，用酒杯将无恤脸部击伤。赵氏家兵大怒，想围攻智伯，无恤将他们拦住说：“这点小小的耻辱，我们姑且忍耐一下吧！”智伯领兵回晋，反而数说无恤有错，想让赵鞅将他废掉，赵鞅不肯答应。从此无恤便与智伯结下冤仇。赵鞅病重，临死前将无恤召来说：“以

后晋国有难，只有晋阳可以依凭，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赵鞅说完就死了。无恤代父继立，称赵襄子。——这是周贞定王十一年事。这时晋出公愤恨四卿专权，私下派人去向齐国、鲁国请兵，讨伐四卿。齐国田氏，鲁国三家反将此事告诉智伯。智伯大怒，于是便和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合兵，讨伐出公，出公被迫逃亡齐国。智伯扶立晋昭公的曾孙骄继位为君，称晋哀公。从此晋国大权全部落入智伯之手。智伯产生了代晋自立之心，于是便把众家臣找来商议。

##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话说智伯名瑶，是智武子踩之孙，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想立继承人，与族人智果商议说：“立瑶如何？”智果说：“立瑶不如立宵。”徐吾说：“宵才智比瑶差得多，不如立瑶。”智果摇头说：“瑶有五项过人的才智，只是有一样短处。美髯飘洒，身体壮健，这是他第一项过人之处；善射善御，是他第二项过人之处；多才多艺，是他第三项过人之处；刚毅果断，是他第四项过人之处；智巧机变，是他第五项过人之处，但他为人贪婪残忍，不讲仁义，这是他的一个短处。以五项长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再加上残忍贪婪，谁能够容忍他？若真的立他，智氏必亡。”徐吾不以为然，坚持要立瑶为继承人。智果见此叹道：“我如不分宗自立，恐怕会在洪水中随波淹死。”于是私下找到太史，请求更改姓氏，自称为辅氏。等到徐吾死去，智伯瑶代父继位，独掌晋国政务。智伯瑶内有智开、智国等近亲相助，外有絺疵、豫让专家臣谋士辅佐，权势越来越大，便产生了代晋自立的念头。于是智伯就将家臣们召来商议此事，谋士絺疵说：“四卿势均力敌，一家率先发难，其他三家必会全力相抗。现在若想谋取晋室，须先把三家势力削弱。”智伯问：“你有何良策？”絺疵说：“现在越国强盛，晋国失去了霸主之位，主公托言兴兵与越国争霸，假传晋侯命令，让韩、赵、魏三家各献出土地一百里，征收其赋税作为军费。三家若肯遵命割地，我们可以坐收三百里封地，这样一来，智氏更强，三国更弱；若他们不肯遵命，我们便假托晋君之命，率大军将他们一一除掉。”智伯大喜道：“此计甚好，那么从哪一家先下手呢？”絺疵说：“智氏与韩、魏两家和睦，与赵家有仇，应该先韩后魏，韩、魏如肯听从，赵家就难以独持异议了。”智伯当即就派智开去韩虎府中，韩虎将智开请进大厅，问他来意，智开说：“我兄长智伯奉晋侯之命，扩军伐越，令三位卿士各割封地百里，征收其赋税作为军费。我兄长特派我向你传话。”韩虎说：“你先回去，我明日就将地界契约送去。”韩虎将智开打发走，把众家臣召来商议道：“智瑶想假借晋侯之命削弱三家，我想发兵讨伐这个奸贼，你们看如何？”谋士段规说：“智伯假传晋侯之命，我们如起兵相抗，是违逆君命，智伯必将以此为借口来加罪我们，不如先割地给他。智伯得到我们的封地，必会再去要求魏、赵割地，魏、赵不肯听从，双方必会互相攻打，如此一来，我们就可坐收渔人之利。”韩虎应允。第二日便让段规划出地界，自己亲自给智伯送去。智伯大喜，在府中设宴款待韩虎，饮酒中间，智伯命随从取出一轴画，韩虎一看，是一幅“卞庄刺三虎”画。画上题字写道：

三虎啖羊，势在必争。其斗可俟，其倦可乘。一举兼收，卞庄之能！智伯对韩虎开玩笑说：“我曾翻阅史籍，列国中与你同名的人，齐国有高虎，郑国有罕虎，现在加上你共是三虎。”段规侍立一旁，这时上前说道：“依照礼仪，不应直呼别人的姓名，你戏弄我家主公，也未免太过分了！”段规生得身材矮小，智伯用手拍着他的头说：“小家伙知道什么，也来多嘴多舌！”段规不敢发作，忙用目光请示韩虎，韩虎假装醉酒，闭目说道：“智伯说得有理。”随后告辞回去。智国闻听此事，对智伯劝道：“主公戏弄其君，侮辱其臣，韩氏必会因此忌恨我们，若不加防备，大祸就要临头。”智伯大大咧咧地说：“我不降祸别人就不错了，谁敢降祸于我？”智国道：“蚊蚁蜂

蝎还能伤人，何况人家君相，主公若不加戒备，将来后悔莫及！”智伯笑道：“我要效仿卞庄，一举刺死三虎，小小蚊蚁蜂蝎又怎能放在我眼中！”智国叹息退下。史臣有诗道：

智伯分明井底蛙，眼中不复置王家。

宗英空进兴亡计，避害谁如辅果嘉？

第二天，智伯又派智开去向魏桓子驹要地，魏驹想加以拒绝，谋士任章说：“要地就给他，失地者会害怕恐惧，得地者必骄傲自大，骄傲就会轻敌，恐惧就能团结一心，以团结之众，对付轻敌之人，智氏的灭亡指日可待。”魏驹称妙，于是也将土地割给智伯。智伯又派其兄智宵，向赵氏要求割让蔡皋狼封地，赵襄子无恤心念旧日之仇，怒道：“土地是前辈所传，我怎敢将它放弃？韩、魏愿意割地是他们的事，我可不会以此来献媚智氏！”智宵回府报告智伯，智伯大怒，将智家家兵全部派出，并派人邀请韩、魏两家联兵共攻赵氏，答应灭掉赵家之后，三家平分赵氏封地。韩虎、魏驹一来害怕智伯强大，二来贪图赵氏封地，便各领一军追随智伯出征。智伯自率中军，韩军在右，魏军在左，一齐杀奔赵府。赵家谋士张孟谈预料敌兵将到，对无恤说道：“寡不敌众，主公应当赶快逃走！”无恤问：“逃往哪里为好？”张孟谈说：“晋阳最好，昔日董安于曾在城中建筑宫室，后又经尹铎整修，城中百姓受尹铎数十年宽恤为恩，定会拼死效力。先君临终嘱咐：‘以后晋国有难，只有晋阳可以依凭’，主公应赶快动身前往。”无恤于是便与家臣张孟谈、高赫等人率家兵逃往晋阳。智伯统率三家兵马，紧追不舍。

无恤家臣原过，行动慢了落在后面，途中遇上一位神人，神人半云半雾，原过只能看见上身的金冠锦袍，面貌却看不清楚。神人将两节青竹赠给原过，说：“替我把它交给赵无恤。”原过追上无恤，将此事告诉无恤，又把青竹献上。无恤剖开竹筒，竹中有朱字两行：“告知赵无恤，我乃是霍山之神，奉天帝命令，三月丙戌，当协助你灭掉智氏。”无恤下令众人不可泄露。行到晋阳，晋阳百姓感激尹铎仁慈有德，扶老携幼，将无恤迎入城中，驻扎城内宫中。无恤见百姓拥戴，又见晋阳城墙高固，粮仓存粮甚多，心中稍觉安定。无恤下令百姓登城守望，自己清点检查兵器，发现剑戟锈迹斑斑，羽箭不到一千，心中不禁担忧，对张孟谈说：“守城所用兵器，最有用的就是弓箭，现在城中羽箭不过数百，不够分配，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安于修筑晋阳宫墙，全是用荻杆荆条做骨架，主公何不派人发掘墙壁找找呢？”无恤派人挖掘城墙，果然里面都是箭杆之料。无恤又问：“箭支已足，没有金属铸造兵器，又该怎么办？”张孟谈说：“听说董安于修建宫殿时，厅堂都用精铜为柱，把它们卸下，足够铸造兵器。”无恤又命人将铜柱卸下，发现全是百炼精铜，于是立即下令工匠将铜柱打碎，铸成刀枪剑戟，所造兵器锋利无比。无恤叹道：“治国需要良臣。有了董安于兵器不缺，有了尹铎民心归服，上天要使赵氏兴旺，这大概才仅仅是个开始。”

智、韩、魏三家兵到，扎为三座大营，营帐相连，将晋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晋阳百姓纷纷请战迎敌，无恤将张孟谈找来商议，张孟谈说：“敌众我寡，若出战未必能打赢，不如深挖沟壕，垒高城墙，坚守不战，等待对方内部分化。韩、魏与赵氏没什么冤仇，现在他们只是因为受到智伯逼迫才来攻我；两家割地给智伯，也不是出于情愿，我看最多不过数月，他们必会有相互猜忌之事发生。”无恤听从其言，出宫安抚百姓，表示要与百姓协力共守晋阳，百姓感激其恩德，纷纷登城效力。三家兵马几次发起进攻，都被城中

军民用箭雨射回，智伯围困晋阳数月，不能取胜。智伯这日乘小车绕城巡行一周，叹息说：“晋阳固若金汤，怎样才能攻破它呢？”心中烦恼，驾车来到一座山前，智伯见山下溪流众多，河水滚滚东去，便命人将当地人叫来询问，当地人答道：“这山叫龙山，又叫悬瓮山，晋水向东流去，与汾水会合，这山就是晋水的发源之处。”智伯问：“此处离城多少里？”当地人说：“从这里到城西门，大约有十里远。”智伯登山观察晋水水势，又绕到城东北观看了一番，思量半晌后突然省悟道：“我有了破城的办法了。”立即返回营寨，请韩、魏二家前来商量，决定用大水灌注晋阳城。韩虎说：“晋水向东流去，怎么才能让它转道向西呢？”智伯说：“我并不是想引晋水灌城。晋水发源于龙山，水势很大，我们如果能在山北高处挖掘一条大渠，再挖一个大蓄水池，然后筑坝将晋水上游阻断，溪水就会流进新渠。现在春雨将到，到时定会有山洪爆发，等大水一到，我们就掘堤灌城，这样一来，城中的人都非变成鱼鳖不可。”韩、魏齐声赞道：“此计甚好！”智伯说：“现在我们就须兵分三路，由韩公率兵守东路，魏公率兵守南路，防止城中的人突围。我则将大营移到龙山，专门督促挖渠筑堤一事，同时兼管镇守西北之路。”韩、魏领命而去。智伯下令士卒多准备锹镐工具，移兵晋水之北，开始挖渠蓄水。山上溪流被土坝挡住，被迫转道，向北流入新渠，现在晋水向北有一条支流，名叫智伯渠，就是当时智伯率人开凿成的。一月之后，春雨降临，山洪爆发，智伯下令挖开蓄水池，让水向北流出，洪水尽数灌入晋阳城。有诗为证：

向闻洪水汨山陵，复见壅泉灌晋城。  
能令阳侯添胆大，便教神禹也心惊。

这时晋阳城虽遭水困，但一来城中百姓向来富庶，粮草充足，二来城墙根基修筑得十分坚固，所以虽被水浸，损害却不太大。过了几天，水势大涨，渐渐灌入城中，城内房屋不是被冲塌，就是被淹没，百姓流离失所。晋阳城宫中虽有高台可以避水，但无恤却不敢独自安居，每日和张孟谈乘着木筏四处巡察。无恤登上城墙，但见城外水势浩大，一望无际，有排山倒峡之势，再增加四五尺，就会漫过城头了，无恤不由暗暗心惊。幸喜守城军民同仇敌忾，日夜防范，并纷纷发誓要与晋阳城共存亡，这才使城外敌人无机可乘。无恤见此情景。长叹道：“现在才能真正看出尹铎的爱民之功！”又私下对张孟谈说：“守城军民虽团结一心，但水势长久不退，如果山洪再发，全城都将被淹没，这可如何是好呢？难道霍山神的话是骗我们的吗？”张孟谈说：“韩、魏发兵攻我，全是因智伯所迫。臣请求今夜偷偷出城，劝说韩、魏二家反攻智伯，只有这样才能逃脱此难。”无恤说：“城外兵围水困，你怎么出去？”张孟谈答道：“这个臣自有办法，主公眼下只须下令众将，让他们多造舟船木筏，准备好武器就行了。臣这次游说如能成功，智伯的人头指日可取。”无恤应允。

张孟谈知道韩虎的兵马驻扎在东门，于是便扮作智伯的家兵，在黑夜中从城墙上缒下，直奔韩虎大寨。张孟谈对守营兵卒说：“智元帅有机密要事，派我来向韩公禀报。”韩兵放张孟谈进去，张孟谈见到韩虎，请他屏退随从，然后告诉他说：“我并不是智伯的家兵，而是赵公的家臣张孟谈。我主被困已久，如今危在旦夕，怕一旦城破身死，无法向人吐露心怀，所以特派臣来见将军，有一言相告。将军如肯让臣说完，臣就开口，如若不然，臣愿死在将军面前。”韩虎说：“你有话就说吧，如果说得有理，我自会听从。”张

孟谈说：“先前六卿和睦相处，共掌晋国政务，后来范氏、中行氏多行不义，自取灭亡。如今晋国只剩智、韩、魏、赵四卿。智伯无故侵夺赵氏封地，吾主顾念封地是先世所传，不忍心将它们割让给他人，但并未对智伯有什么得罪。智伯依仗其势力强大，纠合韩、魏两家，想将赵氏攻灭，赵氏一亡，这种大祸接着就会落到韩、魏两家头上。”韩虎沉吟未答，张孟谈又说：“现在韩、魏之所以追随智伯攻赵，只不过是指望日后能与智伯三分赵氏封地，韩、魏从前不是曾经被迫割地给智伯吗，你们世代相传的封地，他都垂涎要夺去，何况别人的土地呢？灭掉赵氏，智氏会变得更加强盛，你们以为凭着今日发兵助战的功劳就可以与智伯争长短较厚薄了吗？即使现在能三分赵氏土地，谁又能保证智伯将来不起反复呢？请将军三思而后行！”韩虎问他：“依你之见，我应该如何行事呢？”张孟谈答道：“依臣愚见，将军不如与我家主公联合，反攻智伯，三家平分智氏的土地，智伯的土地可比赵家多数倍，而且这样还可以除掉日后的祸患，以后韩、魏、赵三家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岂不是一桩大大的美事吗？”韩虎听完说道：“你的话也有道理，让我再去与魏家商议一下，三日后给你答复。”张孟谈暂住在韩虎营中。韩虎派人将段规偷偷召来，把张孟谈的话告诉他，段规因在智家受到侮辱，对智伯恨之入骨，于是便大夸张孟谈计策高明。韩虎让张孟谈与段规相见，段规将张孟谈留在自己帐中居住，两人遂结为知己。第二天，段规奉韩虎命令赶到魏桓子营中，将赵家派张孟谈来营商谈一事告诉魏驹，最后说：“我主不敢擅自行事，请将军裁决！”魏驹说：“智贼狂妄傲慢，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我只是怕擒虎不成，反受其害。”段规说：“智伯贪得无厌，早晚会对韩、魏两家下手，与其将来后悔，不如今天彻底了断。”魏驹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段规告辞返回。

次日，智伯在龙山设宴，邀请韩虎，魏驹二人登高饮酒，观看洪水灌城。饮酒中间，智伯喜形于色，手指着晋阳城对韩、魏二人说：“我今日才知道水可以使人亡国！晋国河川众多，汾、浍、晋、绛都可称为大川大河，但在在我看来，河水不仅不是天堑，不能作为依靠，反而只会使人加速灭亡！”听到这里，魏驹偷偷用肘顶韩虎，韩虎也在下面踩魏驹的脚，两人对视一眼，彼此心中都十分害怕。韩、魏等席宴结束，立即告辞返营。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要反叛我们了！”智伯惊问：“你怎么知道的？”絺疵说：“臣虽未听他们亲口说出，但已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出来了。主公曾与两家有约在先，灭赵之后，三家平分赵氏封地，如今赵家眼看就要城破家亡，韩、魏两家却不喜反忧，因此我知道他们必会反叛。”智伯说：“我与两家现在合作得并不坏，他们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絺疵答道：“主公说水不能作为依靠，只能使人加速灭亡，晋水可以灌晋阳，汾水就可灌安邑，绛水就可以灌平阳，主公说到晋阳之水，两人怎能不为自己忧虑呢？”第二天，韩虎、魏驹携酒来到智伯军中，答谢他昨日的宴请。智伯举杯不饮，对韩、魏二人说：“我天性直率，心中藏不住话。昨天有人告诉我，说二位将军有反叛倒戈之心，不知是不是真的？”韩虎、魏驹齐声反问：“元帅相信吗？”智伯说：“我如果相信，又怎么会当面询问两位将军呢？”韩虎说：“听说赵氏大出贿赂，想挑拨离间我们，这话一定是谗臣接受了赵氏的贿赂而造出的谣言。”魏驹也说：“韩公说得对。现在晋阳破城只在旦夕之间，这时谁又会舍弃即将到手的好处而去冒杀身灭族的危险呢？”智伯笑道：“我也知道二位将军不会有此心，这都是絺疵在疑神疑鬼。”韩虎说：“元帅今日虽不相信，但

只怕早晚还会有人来进谗言，使我两人的忠心受到怀疑。”智伯以酒洒地，发誓说：“以后谁再相互猜忌疑心，有如此酒。”韩虎、魏驹拱手感谢，酒席散后归去。絺疵随后又来见智伯说：“主公为什么将臣的话告诉韩、魏二公？”智伯惊奇，问他：“你又是怎么知道的？”絺疵答道：“臣在营门外遇上韩、魏二公，他俩瞪了臣一眼，然后就急急离去了。他俩一定是以为臣已探到他们的内情虚实，所以才急急逃走。”智伯大笑说：“我与二人已经酹酒鸣誓，互不猜忌，你就不必再胡思乱想了。”絺疵退下叹道：“智伯的性命已经不长了！”于是便假称染病，要去求医治疗，借机跑到秦国去了。后人有一诗咏絺疵道：

韩魏离心已见端，絺疵远识讵能瞒？

一朝托疾飘然去，明月清风到处安。

再说韩虎、魏驹从智伯营中出来，两人在路上商定计策，与张孟谈歃血订约：“明日夜半时分，我两家先派兵将智伯的堤坝毁掉，你们以大水消退为号，引城中兵马杀出，一同擒拿智伯。”张孟谈回城报告无恤，无恤大喜，暗暗下令晋阳军民，准备出城击敌。到了约定时分，韩、魏暗地派人将守堤的智伯家兵杀死，然后在西面掘开水坝，大水从西面决口，直灌入智伯的营寨之中。智伯被外面的喊声惊醒，睁眼一看，水已漫过自己的床榻，衣服被褥已被浸湿。智伯以为是军士疏忽，堤坝偶尔漏水，急忙下令派人去堵水修坝。不料水势越来越大，智国、豫让率人将智伯救起，智伯登上小船，回头观望原来的营寨，只见波涛滚滚，一片汪洋，粮草辎重全被大水卷走，士卒在水中呼救挣扎。智伯正在暗自烦恼，忽然又听到鼓声大作，就见韩、魏两家兵马乘着小船，借助水流之势杀来，口中叫喊着：“拿获智伯者有重赏。”智伯见此长叹说：“我不听絺疵的话，今日果然中了他们的奸计！”豫让说：“情况危急，请主公赶快从后山撤走，到秦国去请救兵，臣在此处断后，阻挡敌兵。”智伯听从，便与智国掉转船头，绕到山后。赵襄子无恤料定智伯必会兵败投秦，早已亲率一队人马埋伏在山后，无恤亲手将智伯捆住，公布了其罪状，然后把他斩首。智国投水自尽。豫让督率残兵，拼命抵抗，无奈寡不敌众，手下士卒纷纷逃走，等到后来听到智伯遭擒被杀，豫让便改装逃到了石室山中。智伯全军覆灭，无恤查看时日，正是三月丙戌日，霍山之神的话终于应验了。三家合兵一处，将智伯在龙山上所修的堤坝闸门全部拆毁，使溪水恢复原来流向，注入晋水，晋阳城中的大水也就渐渐退去。无恤安抚完晋阳百姓，然后对韩、魏说：“我仰赖二位相助，保全了晋阳的一城百姓，实在是大喜过望。现在智伯虽被处死，但智氏家族还在，斩草留根，必有无穷后患。”韩虎、魏驹齐道：“应该将他全族诛灭，以消我们心头的愤恨。”无恤与韩虎、魏驹领兵来到绛州，诬称智家谋逆造反，将智伯宗族满门抄斩。只有智果因与智家分宗另立，改称辅氏，才得以幸免。韩、魏两家将原来割给智氏的土地收回，又和赵家一同将智氏的封地平分，三家各得一份，却一寸土地也没归还给晋国国君。这是周贞定王十六年的事。

无恤论功行赏，众人纷纷推举张孟谈，认为他功劳最大，只有无恤一人认为首功当归高赫。张孟谈不服说：“高赫在晋阳危城，既没有为主公出谋划策，也没有带兵杀敌，臣实在不明白主公为什么将首功给他。”无恤解释说：“我们当日身处危城，众人都惊慌失措，只有高赫一人举止稳重，不失君臣礼节。功劳是一时之事，礼仪却会流传万世。他受最高奖赏，难道不应该吗？”张孟谈这才心服口服。无恤感激霍山之神相助，为他在霍山修建了

祠庙，并让原过掌管祭祀。他对智伯怨恨难消，命人将智伯的头颅骨取出，涂上油漆，自己当作便壶来用。豫让在石室山中，闻听此事放声大哭道：“‘士为知己者死’。我受智家大恩，现在智家全族被灭，赵襄子连智伯的遗骨都不肯放过，我若不为智家报仇，誓不为人！”于是便改名换姓，扮作一个服役的囚犯，身藏匕首来到赵府，豫让躲进厕所，打算乘无恤解手时将他刺死。无恤来到厕所，突然问心有所感，连忙命令卫士搜查厕所，卫士将豫让拿获。”无恤问道：“你身藏利刃，是不是要向我行刺？”豫让从容说道：“我是智伯的旧臣，今日前来正是要为智伯报仇！”卫士要将豫让杀掉，无恤阻拦说：“智伯身死族灭，没有子弟后人，豫让舍生想替他报仇，真是一位义士！”于是下令将豫让放走。豫让临走前，无恤又将他叫来问道：“我现在放了你，你能保证不再向我寻仇吗？”豫让答道：“你放了我，只是你主上对我的私恩，我找你为前主报仇，却是为臣的大义。”随从劝无恤说：“这个人胆大无礼，放了他必会后患无穷。”无恤说：“我已答应放他，怎么能失信反悔，以后对他小心提防就是了。”无恤当日便去了晋阳，想以此躲避豫让对自己的威胁。

豫让回到家中，一心想着为智伯报仇，但始终未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他的妻子劝他投靠韩、魏，以求得富贵，豫让大怒出走。豫让打算赶赴晋阳，但担心被城中人认出，于是便将胡须眉毛剃掉，扮作一个麻疯病人，在市上乞讨，他的妻子前往市上寻找他，听到乞讨声忙过来探看，说道：“他的声音与我丈夫怎么这么相似？”见是一个麻疯病人，便转身走开了。豫让嫌自己的声音没变，便又吞吃木炭使喉咙变哑，豫让的妻子虽听到他的声音，也不再感到诧异了。有一位朋友平常知道豫让的志气，觉得行乞者的举止有点像他，暗中叫其名，果真是他。就邀请他到家中饮食，并说：“你报仇的志气够坚决的了，但没有得到报仇的方法。以你之才，如果诈投赵氏，必得重用。如此乘隙行刺，易如反掌，又何苦毁形灭性来成事呢？”豫让谢绝说：“我既然称臣赵氏，再复行刺，是不忠心。我今天漆身吞炭为智伯报仇，就是想使不忠心的臣子羞愧。今日与你一别，再也没有相见之日了！”豫让于是来到晋阳城，在街上乞讨，再没有人能辨认出他来。无恤在晋阳察看智伯所开之渠，见它已经修成，不好再改变，便让人在渠上修桥，以便人们来往。无恤将此桥命名为“赤桥”，亦是火的颜色，火能克水，因智伯曾引晋水为患，所以用赤桥镇压其上。赤桥落成之日，无恤乘车前来观看，豫让预先料到此事，便又身藏利刃，装作一个死人，躺在了桥梁下面。无恤乘车将到赤桥时，驾车的马忽然停止前行，发出阵阵悲鸣，张孟谈一旁急忙奏道：“臣常听说‘良马不陷主人于危难之地。’现在这匹马仰天哀鸣，不肯上桥，附近定有奸人躲藏，请主公小心。”无恤停车命令随从四下搜查，一会儿随从报告说：“附近并未发现奸细，只有一个死人僵卧在桥下。”无恤说：“桥刚刚建成，哪来的死尸，这一定是豫让。”便命人将他拖出，豫让相貌虽然大变，但无恤还是把他认出来了，无恤骂道：“我从前已开恩将你饶过，你今天为何又来向我行刺？可惜的是上天不佑助你这种人！”于是命人将他拉下斩首。豫让仰天呼号，血泪俱下，无恤手下随从问他：“你现在怕死了吗？”豫让答道：“我不是怕死，而是怕我死之后，再也无人能为智氏报仇了。”无恤命人将他拉回问道：“你先侍奉范家，范家被智伯所灭，你为何不为范家报仇，反而改投智伯？现在智伯自取灭亡，你又为何处心积虑地要为他报仇？”豫让答道：“君臣聚合，以义气相投为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

如父母，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我过去侍奉范氏，范氏只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也只能像普通人那样报答他；以后改投智伯，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也自当以国士报之，两者怎能一概而论呢？”无恤叹道：“你心如铁石，我不能再饶恕你了！”于是解下了自己的佩剑，让豫让自尽，豫让说：“忠臣不怕以身殉主，明君也不应夺人之义。过去蒙赵公宽赦不杀，臣已经知足，今日怎敢再存有求活的念头呢？只是两次行刺未成，臣心头积愤难消，如果赵公肯将衣服脱下让臣砍击几下，成全臣的忠义之心，臣虽死也瞑目了！”无恤不忍拂其意，脱下锦袍，让随从递给豫让。豫让持剑在手，怒目瞪视看锦袍，如面对无恤一样，他冲上前去向锦袍连砍三剑，说道：“我现在可以去地下见智伯了！”说完自刎而死。无恤见豫让自尽，心中十分伤感，命人将他厚礼入葬。卫士从地上捡起锦袍，将它呈给无恤，无恤见宝剑所砍之处竟有血痕点点，心中不由十分惊骇，从此染上一病。

##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餓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话说无恤让豫让剑刺其袍，豫让砍了三剑，无恤连打了三个寒噤。豫让死后，无恤见宝剑所砍之处血痕点点，心中害怕，从此染病不起。无恤因自己是取代长兄伯鲁而立，心中颇感歉疚。他虽生子五人，却打算立伯鲁之子周为继承人，周后来不幸早丧，无恤又立周之子浣为继承人。无恤临终，对赵浣说：“三家联兵灭掉智氏，地广势重，又深受百姓拥戴。你可与韩、魏两家相约，三家将晋国平分，各立朝堂，将它传给子孙后代。如果迟疑过久，晋国一旦出现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我们赵家的宗庙就难保了。”说完死去。赵浣先为无恤治丧，然后将其遗言告诉了韩虎。这时晋哀公已死，其子柳继位，称幽公。韩虎与魏、赵两家合谋，只把絳州、曲沃二城留给幽公作封地。三家将晋国的其他土地尽数瓜分，号称三晋。这是周考王四年的事。

齐国相国田盘听说三家分晋，也让自己的兄弟族人纷纷到各地做了城邑大夫，并派人代自己去向晋三家祝贺。从此，晋、齐两国与各国诸侯间交际来往都由韩、赵、魏、田四家出面，两国国君形同虚设。周考王将其弟揭封到河南王城，让他接替周公之职，又将揭的儿子班另封到巩地。巩地在王城的东面，故称班为东周公，称揭为西周公，这就是东周、西周两个诸侯国的由来。考王去世，太子午继立，称威烈王。威烈王在位时，晋赵浣去世，赵浣之子赵籍代之，韩虔继承韩氏之位，魏斯继承魏氏之位，田和继承田氏之位，四家加紧联络，约定有困难时彼此援手帮助，共成大事。威烈王二十三年，周朝九鼎被雷电击中，鼎身摇动不止。晋国三家闻讯，聚在一起商议道：“九鼎是周室的镇国之宝，如今遭击震动，看来周室的气数真的要尽了。我们三家立国已久，但一直未曾有正式的名号，现在何不乘周室衰微，各派使者到周王那里朝拜，请求他分封我们，周室害怕我们强大，肯定会答应我们的请求。到那时，我们名正言顺，既有国君之实，又无谋权篡位之名，岂不美哉！”于是三家便各派心腹之人为使，魏家派出田文，赵家派出公仲连，韩家派出侠累，带着重金与土产之物，贡献给威烈王，请求周王册封。威烈王见到三家的使者问道：“晋国的土地都已归入三家的手了吗？”魏家使者田文答道：“晋君昏庸无能，致使众叛亲离，三家以自己的武力讨伐叛臣智氏，将其封地夺去，这并不算侵夺晋君的土地。”威烈王又说：“晋三家想做诸侯，称君自立就是了，何必再来请示孤王？”赵家使臣公仲连答道：“凭着三家的强大，称君自立已是绰绰有余，现在之所以派臣等前来请示大王，实是出于对周室的尊重。大王若肯册封，晋三家愿世代对周室效忠。”威烈王闻听此言大喜，当即命令内史下诏，册封赵籍为赵侯，韩虔为韩侯，魏斯为魏侯，并向三家赠赐了诸侯的服饰信符。田文等人回晋报告，赵、韩、魏三家宣读周王诏书，晓喻天下，赵氏建都于中牟，韩氏建都于平阳，魏氏建都于安邑，各自设立了自己的朝堂宗庙。各国诸侯闻讯，纷纷派人前来祝贺。不久，三家下令将晋靖公废掉，让他作为平民迁居纯留，三家将晋国的土地分了个干干净净。晋国从唐叔开国传到靖公，共有二十九世，到此终绝。有诗叹道：

六卿归四四归三，南面称侯自不惭；  
利器莫教轻授柄，许多昏主导奸贪。

又有诗讥讽周王不应册封三家，助臣叛逆，诗道：

王室单微似赘瘤，怎禁三晋不称侯？  
若无册命终成窃，只怪三侯不怪周。

三晋之中，以魏文侯魏斯最为贤明，能礼贤下士。这时孔子的得意弟子卜商、字子夏正在西河设馆授徒，魏文侯便拜在他门下，向他学习儒家典籍。魏成向文侯举荐贤士田子方，文侯将田子方召来，与他结为好友。魏成又向文侯说：“西河人段干木隐居不仕，是位大贤人。”文侯于是命人驾车前去拜访，段干木见文侯车驾到来，连忙越过后墙回避。文侯赞叹说：“真是一位高士啊！”便在西河停留了一个月，天天到段干木门前求见。段干木被他的诚心打动，不得已与他相见，文侯将段干木请到安邑，把他与田子方一同奉为上宾。四方的贤才之士闻听文侯礼贤下士，纷纷前来投靠，除了田子方、段干木外，魏文侯还任用了李克、翟璜、田文、任座等一班谋士，魏国朝堂上才智之士之多，为当时天下第一。秦国曾多次打算兴兵伐魏，只因害怕魏国人才济济，这才作罢。魏文侯曾与掌管山泽猎场的官员约好午后围猎，不料这日早朝时天上突然下起大雨，气温骤降，文侯向群臣赐酒，君臣共饮。饮酒兴致正高，文侯问左右道：“午时到了吗？”左右说已到。文侯说：“我与掌管山泽猎场的官员约好午后出猎，他们一定在郊外等候多时了，今日下雨，虽不能如约围猎，但我却不能不按时赴约。”城中百姓见文侯冒雨出行，都感到很奇怪，等听说文侯赴约一事，纷纷称叹道：“我们国君如此重诺守约，真是个大信人！”从此魏国凡有法令宣布，百姓无不敬遵严守，没有人敢违犯懈怠。

却说晋国之东，有一个中山国，姬姓，爵位为子爵，是白狄族的一支，又称鲜虞。中山国自晋昭公以后，时常反叛，晋君曾多次发兵征伐。等到三家分晋，中山国就断绝了对晋的岁贡朝拜。中山国国主姬窟，喜爱彻夜狂饮，常以昼为夜，以夜为昼。他疏远大臣，宠幸奸佞小人，致使百姓十分不满，国家动荡不宁。魏文侯想攻灭中山国，召集群臣商议此事。魏成奏道：“中山国离东面的赵国近，离南面的魏国远，我们即使派兵将它攻下，也未必能守得住。”文侯说：“可如果让赵国吞并了中山国，他们的势力定会压倒我们。”翟璜奏道：“臣举荐一个人，他姓乐名羊，是本国穀邱人，此人文武全才，是个做大将的材料。”文侯问：“何以见得？”翟璜答道：“乐羊曾在路上捡得别人丢失的重金，他将金子带回家，他的妻子啐他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金子不知来历，你怎能将它带回家，来玷污你的名声呢？’乐羊心中羞愧，将金子扔到荒野，然后与他的妻子告别，到鲁、卫两国去游学。一年后乐羊归来，他的妻子正在织布，见他回来问道：‘你学业已成了吗？’乐羊答：‘还没有。’他的妻子取刀将未织完的布丝一刀割断，乐羊问他的妻子为何如此，他的妻子说：‘你学成而归，就如布帛织成，可裁剪做衣服，如今你学业未成，半途而废，与这织机上被割断的布丝又有什么不同！’乐羊被妻子的话感动，再次出门求学，七年不回。如今他就在本国隐居，此人自视极高，不屑做小官，主公何不将他召来重用？”文侯当即下令让翟璜去召乐羊，群臣中有反对说：“乐羊的儿子乐舒现在在中山国做官，主公怎能任乐羊为将攻打中山？”翟璜道：“乐羊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的儿子在中山国，曾为中山国国君召用乐羊，乐羊认为中山国君昏庸无能，不是个有作为的君主，所以拒不出仕。主公现在若将军国大事交付给他，何愁不能取得成功呢？”文侯听从翟璜建议，乐羊果然随翟璜入朝来拜见文侯，文侯说：“我本来想把攻灭中山国的重任委托给你，只可惜你

的儿子在中山国做官。”乐羊答道：“大丈夫建功立业，各为其主，臣怎能因为父子私情而荒废国家大事？臣此去如不能将中山国灭掉，甘受军法处置！”文侯大喜道：“你如此自信，我怎能不相信你！”遂命乐羊为元帅，西门豹为先锋，率兵五万，进攻中山国。

姬窟听说魏国来攻，急命大将鼓须领兵驻扎楸山，准备抗击魏军，乐羊率魏军驻扎文山，两军相持一个月，未分胜负。乐羊对西门豹说：“我在主公面前立下军令状，现在出兵一个月多却寸功未建，真令人羞愧！我看楸山上树木繁茂，如果能有一个孤胆英雄，率一支人马深入敌军腹心，放火烧山，敌人必乱阵脚，我们乘乱进兵，定会大获全胜。”西门豹愿领兵前往。这时正是八月中秋，姬窟派人给楸山守军送来酒肉，鼓须等人对月饮酒，戒备松懈。三更时分，西门豹率兵偷袭，士卒每人手持引火之物，将山林四下点燃。鼓须见军中起火，忙带醉率人救火，无奈大火满山漫延，无从下手。中山兵见大火无法扑救，不由心中慌乱，鼓须知前营有魏军偷袭，急忙率兵向山后撤退，不料正与乐羊大军相逢，两军混战一阵，中山兵大败逃走。鼓须拼死逃出，来到白羊关，魏军紧追而来，鼓须只得弃关而逃，乐羊指挥魏国大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鼓须领残兵见到姬窟，告诉他乐羊如何智勇双全，难以敌挡。不久，乐羊领魏军包围了中山国都，姬窟将群臣召来商议退敌之计，大夫公孙焦说：“乐羊是乐舒的父亲，乐舒在本国为官。主公可让乐舒到城上游说他的父亲，让乐羊撤军回去，这是我们退兵的上上之策。”姬窟将乐舒召来说：“你的父亲率魏军攻城，你如能说服他撤军，寡人定有重赏。”乐舒为难道：“臣的父亲先前不肯出仕中山国，如今做了魏军统帅，两军阵前，各为其主，臣怎能说得动他？”姬窟再三强求，乐舒只得登上城楼，大声呼叫，请求父亲出阵相见。乐羊披挂上阵，一见乐舒，不等他开口，就大声责备道：“君子不居住危难之国，不侍奉无道之君，你贪图荣华富贵，不知审时度势，我今日奉魏君之命讨伐中山国，你赶快劝你们国君投降，只有这样我们父子才能相见。”乐舒说：“投降不投降在于国君，并不是孩儿所能决定的，现在只求父亲暂缓攻城，让我们君臣慢慢商议一下。”乐羊说：“我姑且下令休兵一月，以成全我们的父子之情，你们君臣须尽早将此事商定，不要耽误我的大事。”乐羊果然下令魏军，对中山国围而不攻。姬窟利用乐羊的爱子之心，有意拖延时日，再三派乐舒去向乐羊求情，乐羊都应允了。转眼三个月过去，魏军先锋西门豹心中狐疑，向乐羊问道：“元帅将攻城之期一缓再缓，难道我们不想攻灭中山国了吗？”乐羊说：“中山国君不爱护百姓，我们这才兴兵讨伐，若强攻硬打，百姓士卒死伤必多，我再三同意延缓攻城，并不仅是因为父子之情，而是为了赢得民心。”西门豹心中十分佩服。

再说魏文侯手下的官员见乐羊刚被举荐就得如此重用，心中十分不服，这时听说乐羊三次停兵攻城，便向文侯进谗言道：“我军屡战屡胜，势如破竹，乐羊却只因乐舒一句话，就停兵三月不攻，可见他是多么看重父子之情。主公若不将他召回，我国必会劳民伤财，徒劳无功。”文侯不置可否，私下却将翟璜召来询问。翟璜说：“乐羊智谋过人，他必有自己的破敌之计，请主公不要多疑。”此后群臣纷纷上书，有的说中山国要将国土一半赠给乐羊，有的说乐羊与中山国合谋，准备反戈攻魏，魏文侯将群臣奏折收在箱中，却时常派出使者去乐羊军中犒劳慰问，并让人为乐羊在魏都修建府第，准备等候他率军凯旋。乐羊闻听此讯，心中十分感激，他见中山国不肯投降，便下

令魏军发起攻击。中山国都城城墙坚厚，储粮甚多，城内又有鼓须、公孙焦全力督战，魏军连攻数日，无法破城进入。乐羊大怒，与西门豹亲自冒着箭雨指挥攻城，鼓须被魏军射死在城头。公孙焦找到姬窟说：“事情紧急，眼下只有一计可退魏兵。”姬窟急问何计。公孙焦说：“乐舒三次游说其父，请求宽缓攻城，乐羊都一口答应，可见乐羊的爱子之心。现在我们可将乐舒绑在高竿上，威胁乐羊，说他若不退兵，我们就将他的儿子杀死，这样一来，乐羊必会下令停止攻城。”姬窟应允。乐舒被绑在高竿上，大声呼叫：“父亲救命！”乐羊见此情景，大骂道：“不肖之子，你在中山国做官，却既不能为你的国君出谋划策，破敌取胜，又不能劝君审时度势，趁早归降，现在还敢像黄口小儿一样啼哭乞怜吗？”说着就要开弓将乐舒射死。乐舒叫苦下城，见到姬窟说：“我父亲一心为国，全不顾父子之情，臣请求主公赐我一死，以谢不能退敌之罪。”公孙焦说：“父亲率兵攻城，儿子不能无罪，应该赐死。”姬窟不愿说：“这又不是乐舒的过错。”公孙焦说：“乐舒一死，臣就有退兵之计。”姬窟把宝剑交给乐舒，乐舒自刎而死。公孙焦道：“人情没有比父子更亲的了，现在可将乐舒煮成羹汤派人给乐羊送去，乐羊见到羹汤，心头必会大乱，我们便可乘他悲伤哀痛之机，领兵杀出，这样也许可将魏军击退。”姬窟不得已，只得听从公孙焦的话，派人将羹汤和乐舒的首级一同送给乐羊，并让人传话说：“寡人因小将军不能退敌，已将他处死煮成羹汤，现在特派人献给元帅。小将军在城中还有妻儿，元帅如再下令进攻，寡人就将他们全部处死。”乐羊看到儿子的首级，大声骂道：“不肖之子，你不明大义，侍奉无道昏君，本就该有这样的结果。”当即取出羹汤，当着中山国使者的面吃下，然后对他说：“承蒙你们国君送来羹汤，我一定在城破之日向他面谢，我军中也有大锅等着他！”使者回城报告，姬窟见乐羊不为所动，加紧攻城，担心城破后被他羞辱，遂逃入后宫吊死。公孙焦开门投降，乐羊以谗谄误国之罪将他斩首。乐羊在城中安抚百姓完毕，留下五千兵马，让西门豹镇守中山，自己统率大军班师回魏。

魏文侯闻听乐羊得胜凯旋，亲自率群臣到城外迎接，说：“将军为国丧子，我心中十分不忍。”乐羊叩头说：“主公将军国大事委托给我，臣怎敢顾私情而荒废国家大事？”文侯在宫中高台上为乐羊设宴庆功，亲手将一大杯酒赐给乐羊，乐羊接酒饮下，趾高气扬，脸上流露出居功自傲之色。酒席结束，文侯命左右将两个密封的箱子赐给乐羊。乐羊心想：“箱中一定是金玉财宝，主公怕群臣嫉妒，所以才将它密封。”乐羊回到家将箱子打开，发现里面全是朝臣写给文侯的奏折，奏折纷纷指责自己有反叛之心，乐羊大惊道：“原来朝中竟有人如此诽谤陷害我！如不是主公对我深信不疑，我怎么会有今日的成功？”第二天，乐羊上朝谢恩，文侯要对他封赏，他连忙辞谢说：“攻灭中山国，全赖主公在朝内主持，臣在外稍效犬马之劳，怎敢居功？”文侯说：“只有我能任用将军，也只有将军才能辅佐我完成这一功业，将军不必过谦。”文侯将灵寿赐给乐羊作封地，称他为灵寿君，同时解除了他的兵权。翟璜不解问道：“主公既知乐羊才智过人，为何不让他领兵镇边反而让他闲居享乐呢？”文侯笑而不答。翟璜出朝又问李克，李克说：“人之常情，亲莫如父子，乐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对别人又能怎样？这就和管仲当年怀疑易牙一样。”翟璜这才恍然大悟。文侯认为中山国离魏都遥远，非得有亲信之人领兵镇守，才能保得安宁，于是便封世子击为中山君。世子击领命出朝，正遇上田子方乘坐破车而来，击慌忙下车，站在道旁向田子方致

意，田子方却驱车而过，理也不理，击心中不满，命人将他的车拦过，自己上前问道：“我想问问先生，是富贵的人有资格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有资格骄傲？”田子方答道：“自古以来，只有贫贱的人能骄傲，哪有富贵人骄傲的道理？国君如骄傲自大，国家社稷难保，大夫如骄傲自大，宗庙也保不住，楚灵王因骄国亡，智伯瑶因骄族灭，可见人决不能依仗富贵就可骄傲自大。至于贫贱之士，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土布短衣，于人无求，与世无争，只因有的君主仁贤谦虚，他才肯来朝辅助，否则他拂袖而去，隐居深山，谁又能将他拦住？周武王能够诛杀万乘之尊的商纣王，却不能使首阳的两个孤苦老人伯夷、叔齐屈服，世子你说贫贱者应不应该骄傲呢？”世子击心中惭愧，向田子方谢罪而去。文侯听说田子方不向太子屈身，心中对他更加敬重。

此时邺城太守之位空缺，翟璜向文侯奏道：“邺城位于上党、邯郸之间，与赵、韩两国相邻，必须得有精明能干的官员镇守，此职非有西门豹充任不可。”文侯准奏。西门豹来到邺城，发现当地城乡萧条，人烟稀少，心中感到奇怪，便派人将村中几位老翁请来，询问原由。众人都说：“只因每年为河伯娶新娘，才致使乡亲们如此贫苦。”西门豹说：“奇怪，奇怪，河伯又怎能娶妻，你们给我详细说说。”老翁说：“漳水自沾岭而来，由沙城向东流去，经过邺城。河伯就是清漳河的河神。河神喜欢美貌女子，每年必须给他送去一个美女做夫人，这样才可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否则河神发怒，就会使河水泛滥，将村落人家淹没。”西门豹说：“这事是谁起头干的？”老翁说：“是城中叫瓠的巫婆说的，百姓害怕水患，不得不听从。此事每年都由村里富豪、乡吏、三老和巫婆出面，从民间收钱上百万。他们用其中二三成为河伯娶妻，其余的就私下分了。”西门豹问：“百姓任其搜刮，难道就没有怨言吗？”众人说：“巫婆主持祭神，富豪、乡吏、三老有奔走聚钱之劳，乡亲们虽不喜欢，却也罢了。更有甚的是每到春天播种时，巫婆到处寻访民间女子，见到有几分姿色的人，就说‘这个女子可做河伯夫人’。有钱的人不愿献出自家女子，就多破费些钱财，另找别的女子代替，家贫的就只好将女子交给他们摆布。巫婆派人在河边修建华丽的宫舍，为新娘沐浴更衣，然后选择吉日良辰，用苇杆编成小舟，让新娘坐上，漂在水面，小舟漂流几十里就没人水中了。乡亲们交不起这一费用，又怕自己的女儿被河神娶去，便都纷纷携女逃走，所以现在此地人烟稀少。”西门豹又问道：“你们这里遭过水灾吗？”老翁说：“幸赖每年按时为河神娶妻，不曾触怒河神，但水灾虽免除了，无奈本地地势高远，河水无法上达，因而每遇少雨之年，时又常有旱灾发生。”西门豹说：“河神既有灵验，等为河伯娶妻时，我也和你们一道去送亲。”到了娶亲之日，村中老翁果然来禀告西门豹。西门豹衣冠整齐地来到河边，看到乡吏、富豪、三老和其他头面人物早已来到，有人将主持娶亲仪式的巫婆引见给西门豹，西门豹抬眼一看，见是一个老年妇人，便对她说：“麻烦你将河伯的新娘叫来，我想看一看。”老巫婆转身让身后的弟子去将新娘带来。西门豹见那个新娘容色中等，摇头对众人说：“河伯是尊贵之神，必须有绝色女子才能与他相配。这个女子相貌太差，请大巫师为我去报告河伯，就说等另找到貌美女子，再给他送去。”说着便命令手下士卒将老巫婆抱起，抛入水中，众人见此情景，不由大惊失色。西门豹在河边等了很久，说道：“老巫婆年岁太大，真不中用，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回话。让她的弟子去为我催一催。”士卒抱起老巫婆的一个弟子扔到水中。

一会儿，西门豹又说：“这个弟子怎么去了这么久？”又让人将另一个弟子扔入水中。西门豹又等了一阵子，对众人说：“这些女流之辈，连句话都传不清，请三老去向河神说个明白。”三老正想推脱，西门豹大声喝道：“快去快回，不要耽搁。”三老也被推入河中，随波而去，西门豹鞠躬行礼，恭恭敬敬地等在河边。约莫又过了一个时辰，西门豹开口说道：“三老年事已高，也说不清楚，请乡吏、富豪为我走一趟吧。”乡吏、富豪们吓得面无人色，汗流浹背，纷纷跪地磕头求饶，直磕得满脸是血。西门豹大声说道：“河水滔滔，一去不返，河伯在哪里？你们枉杀民间女子，罪当偿命？”众人又磕头哀求说：“我们也是被巫婆欺骗，请太守饶命？”西门豹又说：“老巫婆已死，今后谁再敢说为河伯娶亲，我就让他做媒人，先去报告河伯。”西门豹查抄乡吏、富豪、三老的财产，把他们搜刮来的钱财全部退还给百姓，又让几位老翁去为村中壮年无妻的人说媒，将老巫婆的十几个女弟子嫁给他们，盛行当地的巫风渐渐绝迹。逃难在外的百姓闻听此讯，纷纷返回故里。有诗为证：

河伯何曾见娶妻？愚民无识被巫欺。

一从贤令除疑网，女子安眠不受亏。

西门豹勘测地形，发动民佚，在漳河流域开了十二道平渠，既削弱了漳水的流势，又使沿岸庄稼得到灌溉，从此百姓衣食丰足，邺城大治。现在临漳县有西门渠，就是西门豹当年率人开凿的。一日，文侯对翟璜说：“我听从了先生的话。起用乐羊攻打中山国，起用西门豹治理邺城，两人都十分胜任。西河位于我国西边，是秦人入侵魏国的必经之路，先生你看派谁镇守西河最好？”翟璜沉思半响，答道：“臣举荐一人，此人姓吴名起，有将帅之才。他刚从鲁国来到魏国，主公应赶快将他召来重用，否则时间一迟，他就会被别国所用。”文侯说：“是不是那个为做上鲁国将军而杀死妻子的吴起？听说此人贪财好色，性情残暴，我怎能重用这种人？”翟璜说：“臣举荐人才，是为让他们发挥一技之长，为主公建功立业，至于他们平素的为人作风，则不在臣的考虑之内。”文侯说：“你替我将他召来。”

##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邹忌鼓琴取相

话说卫国人吴起，年轻时闲居家中，终日击剑练武，不务正业，常被他的母亲责备。吴起将自己手臂咬破，对母亲发誓说：“我现在与母亲告别，游学四方，若不能拜将入相，取得富贵，决不返回卫国与母亲相见。”母亲流泪挽留他，吴起头也不回地出城北门而去。吴起来到鲁国，在孔门弟子曾参门下学习，昼夜苦读，不辞劳苦。齐国大夫田居出使鲁国，他喜欢吴起勤奋好学，便把女儿嫁给他为妻。曾参知道吴起家中有老母在堂，一日问道：“你离家游学，已有六年，却从不回家探望自己的母亲，作为儿子，你怎能心安？”吴起答道：“我曾向母亲起誓：“不拜将入相，决不返回卫国。”曾参说：“你可以向别人起誓，却怎么能向自己的母亲起誓呢？”从此对吴起的为人感到不满。不久，卫国传信来，说吴起的母亲已死，吴起仰天大哭三声，马上收泪，诵经读书如常。曾参怒道：“吴起母亲死去，自己却不奔丧返家，是一个忘本之人。河水无源就会枯竭，树木无根就会断折，人若无本，怎能得善终？吴起不是我的弟子！”吴起被逐，从此抛弃儒学改修兵法，三年后学成，来到鲁国求官。鲁相公仪休常与他谈论用兵之道，知道他有将帅之才，便将他举荐给鲁穆公，吴起被封为大夫。吴起既得到优厚俸禄，便买了许多姬妾，开始纵情声色。此时齐相田和正想篡夺君位，他害怕齐、鲁两国由于世通婚姻，一旦自己篡位，鲁国会兴兵攻打，便先下手为强，出动军队攻打鲁国，想用武力胁迫鲁国就范。鲁相公仪休向鲁穆公奏道：“要想击退齐军，非得起用吴起不可。”穆公口头虽答应，却始终不肯拜吴起为将。等到齐军攻下成邑，公仪休再次奏请穆公说：“臣曾举荐吴起领兵破敌，主公为何不起用他呢？”穆公答道：“我也深知吴起有将帅之才，然而他娶的妻子是齐国田家之女，世上至爱莫过夫妻，谁能保证他不起反叛之心呢？”公仪休出朝，吴起已在相府等候多时，一见公仪休回来，便问道：“齐军已侵入我国纵深腹地，主公是否已找到能够破敌的良将？今日不是我吴起夸口，主公若让我统兵为将，我定能将齐军杀个片甲不回。”公仪休说：“我向主公再三举荐你，主公因你与齐国田家通婚，这才犹豫不决。”吴起说：“解除主公的疑心，那还不容易！”于是回家问他的妻子田氏说：“人人都愿意有妻子，这是为什么？”田氏答道：“有内有外，才能立家，娶妻子自然是为了成家立业。”吴起说：“丈夫能拜将入相，加爵进禄，功垂青史，名传千载，这是更大的家业，夫人是不是也希望丈夫得到这些呢？”田氏答：“当然”。吴起说：“我有一事相求，请夫人成全于我。”田氏不解地问：“妾是一个女子，哪有能力帮助我夫成就功名呢？”吴起说道：“现在齐国出兵攻鲁，鲁君本想让我统兵为将，只因我娶得是齐国田家的女儿，他这才犹豫不决。如果我能带着你的人头去拜见鲁君，他必定会消除疑心，这样一来，我的功名富贵就有望了。”田氏大惊，正想开口说话，吴起拔剑一挥，田氏的人头已经落地。史官有诗道：

一夜夫妻百夜恩，无辜忍使作冤魂？

母丧不顾人伦绝，妻子区区何足论。

吴起带着田氏人头来见穆公说：“臣一心报国，主公因臣的妻子而对臣起疑，现在臣已将妻子杀死。”穆公心中不忍，摆手说道：“请将军先下去。”一会儿，公仪休入朝拜见，穆公对他说：“吴起杀妻求将，实在太残忍了。我

看他居心叵测。”公仪休说：“吴起不爱妻子，热衷功名，主公现在若不起用他，他必会助齐攻我。”穆公听从公仪休之劝，当即封吴起为大将，泄柳、申详为副将，命他们率兵二万迎击齐军。吴起领命为将后，与军中士卒同甘共苦，睡卧不用床席，行军不骑战马，见到士卒背粮过多，行走艰难，便与他们一同背粮前进，有个小兵身上生了毒疮，吴起便亲自为他医治调理，并用嘴为他吮吸脓血，士卒们对吴起感恩戴德，亲如父子，纷纷发誓愿为吴起拼死在疆场。

再说田和领齐国大将田忌、段朋，长驱直入，这时他听说鲁国起用吴起为将，不由哈哈大笑道：“此人是我田家女婿，是个好色之徒，他又懂得什么排兵布阵。鲁国让此人率兵，怎能不一败涂地？”等到两军对垒，田和见吴起不出营挑战，便偷偷派人去鲁营窥探。探子看见吴起与军中军阶最低的士卒席地而坐，同锅吃饭，回来报告田和，田和又大笑说：“将帅尊严，军士才能敬服，军士敬服将帅，军队才能有战斗力，吴起如此领兵，怎能服众？”于是便派爱将张丑，假称愿意和解，来到鲁军中探看虚实。吴起将精兵强将藏在后军，自己带着一班老弱残兵出来见客。吴起将张丑引入，张丑问道：“外面盛传将军为得兵权，不惜将妻子杀死，果真有此事吗？”吴起假装大吃一惊，答道：“我吴起虽不肖，但也曾在孔子弟子曾参处读过几天诗书，怎敢做出这等不仁不义之事？我妻子因病而亡，与我拜将统军一事虽是同时发生却毫不相干，请将军不要误听谣言。”张丑将田和愿意与鲁国和解之事说出，吴起道：“我乃是一介书生，怎敢与田氏作战为敌？田相国愿意和解，我更是千愿万肯的。”吴起将张丑留在军中，欢饮三日，绝口不提发兵交战一事，张丑临行前，吴起又再三向他申明，愿意和齐国言和退军。张丑离去，吴起立即暗中调兵遣将，分作三路，尾随张丑向齐军进击。张丑回军报告，田和以为鲁军又弱又无斗志，全不放在心上。田和正自得意，忽听到营门外鼓声大作，鲁军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来，田和大惊，齐军营中更是一片混乱。齐将田忌见势态严重，慌忙率步兵从正面迎敌，不料鲁将泄柳、申详又各率人马从左右两翼杀来。齐军弃尸遍野，大败逃去，吴起率兵一直追击到平陆，方才班师回朝。鲁穆公大喜，晋封吴起为上卿。田和因张丑误报军情，要将他治罪，张丑辩解说：“小将见到的确实是那样，谁能料到吴起暗中使诈？”田和长叹说：“吴起用兵之妙，实不下于孙武子和司马穰苴，若他被鲁国长期任用，我齐国必会后患无穷。我想派一人去鲁国，与他暗中通好，你敢去吗？”张丑答道：“小将愿舍命前去，将功折罪！”田和让张丑带上美女两名，黄金千两，装扮成一个富商，到鲁国向吴起行贿。吴起贪财好色，当即将礼物收下，对张丑说：“请转告田相国，假如齐国不侵犯鲁国，鲁国决不会发兵与齐交战。”张丑离开鲁国都城，故意将行贿一事加油添醋地泄漏出去，搞得鲁国沸沸扬扬。鲁穆公闻听此事，说道：“我本来就知道吴起居心叵测。”打算将吴起削爵治罪，吴起闻听，心中惊惧，连夜弃家逃到魏国，来到翟璜家做宾起。文侯将吴起召来，问他说：“听说将军曾为鲁国国君立下大功，如今将军为何竟弃家逃到敝国？”吴起答道：“鲁君猜忌多疑，听信谗言，所以臣才逃命到此。听说君侯礼贤下士，天下归服，臣愿为君侯执鞭马前，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文侯于是便封吴起为西河太守，吴起来到西河，整修城池，操练兵马，对士卒关怀爱护倍至，与他做鲁国将军时无异。为防秦国入侵，吴起在西河修筑了一座新城，取名为吴城。

此时，秦惠公去世，太子出子继位。惠公是简公的儿子，简公是灵公的

叔父，当年灵公去世，他的儿子师隰年纪尚幼，群臣于是便共扶简公即位为君，简公传惠公，惠公传出子，至此已有三代。此时师隰年纪已大，他将群臣找来问道：“国家本来就是我国父灵公的国家，我有什么罪，被你们废掉？”群臣无辞答对，于是便相商将出子杀掉，改立师隰为君，称秦献公。吴起乘秦国内部动乱，发兵袭击秦国，将黄河以西五座城池攻占。文侯因翟璜举荐贤才有功，想把他封为相国，于是便将李克找来商议，李克答道：“封翟璜不如封魏成。”文侯点头称是。李克出朝，翟璜迎面问道：“听说主公想封一个相国，现在定下了吗？究竟是谁？”李克答道：“已决定封魏成。”翟璜不满地说：“主公想要攻灭中山国，我举荐了乐羊，主公想治理邺城，我举荐了西门豹，主公想平定西河，我举荐了吴起。我哪一点不如魏成？”李克说：“魏成举荐的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与主公非师即友，你举荐的人再能干也不过是主公的臣子。魏成一心为国，每年都将俸禄的十分之九拿出，款待四方贤士，你的俸禄全都自己食用了，你怎么能比得上魏成呢？”翟璜满脸羞愧，向李克谢罪说：“我这粗鄙之人，说话失言，请大夫原谅。”从此魏国将相各展其才，国家安定，三晋中以魏国最强。齐国相国田和见魏国强大，文侯又深得天下人心，便主动派人与魏国结好，并请文侯出面向周室请求，想效仿三晋，自立为君。这时周威烈王已死，太子周安王继位，周室势力更加衰微。安王同意了文侯的请求，下诏封田和为诸侯，称田太公。田氏从陈国公子完逃奔齐国，侍奉齐桓公，共传十世，到田和时终于取代齐国而自立，姜氏宗祀断绝。

当时三晋都十分注重选择贤相，因而相国在魏、赵、韩三国权力都很大。单说韩相国侠累，未得志时曾与濮阳人严仲子严遂为八拜之交，侠累家贫而严遂家富，严遂供他日常费用，又出千金助他游仕列国，侠累因此在韩国受到重用，官拜相国。侠累执政后，府邸门禁森严，严遂希望他能将自己举荐给韩烈侯，结果却一等数月，连侠累的面都见不上。严遂用自己的家财贿赂韩侯左右，终于得到烈侯召见。烈侯颇看重严遂，想加以任用，侠累却多次在烈侯面前数说严遂的短处。阻止烈侯起用严遂。严遂闻听此事，心中十分愤恨，于是便离开韩国，遍游列国，想寻访勇士刺杀侠累。

严遂来到齐国，见有人在店铺中宰牛，只见那人高举大斧，一斧就将牛砍得筋骨折断，毫不费力。严遂见那人相貌威武，口音不像齐国人，便邀请与他会面。严遂问那人姓名来历，那人说道：“在下姓聂名政，是魏国人，因性情耿直，得罪了乡邻，这才带老母与姐姐逃到此地，以屠牛为业。”第二日，严遂衣冠严整地去拜访聂政，邀请他来到一家酒店，将百两黄金作为礼物赠给他，然后说道：“听说你有老母在堂，我特向你献上这点小小礼物，想帮你赡养老母。”聂政说：“先生帮我赡养母亲，也一定有用我之处，若不说明白，我决不敢接受如此重礼。”严遂于是便将侠累忘恩负义，自己想寻求勇士将他刺杀一事告诉聂政，聂政说：“前辈勇士专诸有言：‘老母在堂，不敢将此身交给别人。’请先生另访别的勇士，在下不敢白受先生的重礼。严遂说：“我敬佩你的大义，想与你结为兄弟，又怎敢以自己的私事来夺去你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呢？”聂政无奈，只得将礼物收下，用其中一半为其姐聂 做了嫁妆，留下一半供养母亲。这年年末，聂母病逝，严遂前去哭吊，又为聂政代理丧事。聂政将母亲安葬后，对严遂说：“现在我的性命就是先生的性命，请先生驱使，不必为我担心。”严遂想为他物色车马随从，聂政说：“相国既是至贵之人，出入定会有许多侍卫武士跟随，因此只能智

取，不能硬拼，我只带上一把锋利的匕首，到时相机行事就行了。现在我就与先生永别了。”

聂政来到韩国，在都城郊外休息了三天，第四天早晨入城，正赶上侠累下朝归来，聂政一路尾随，却始终未能得到下手的机会。侠累回到府第大堂，处理政务，左右纷纷拿着书信文牒上前禀告，聂政远远看见，便乘着人多混乱、武士懈怠之机，口称：“有要事要禀告相国。”从门外直冲进去，武士想出手将他拦住，却被聂政打倒。聂政抢上公堂，抽出匕首来刺侠累，侠累惊起，未等离案躲避，就被聂政刺中心脏死去。堂上顿时乱成一团，卫士高叫“有刺客”，关上大门来捉聂政，聂政手挥匕首刺死几人，他料到自己难脱身，恐怕被人认出，急忙用匕首将脸部削烂，又将两眼挖出，然后用匕首刺断自己喉管死去。早有人将此事报知韩烈侯，烈侯问：“刺客是什么人？”众人都不认识，烈侯下令将聂政尸体抛在市中，悬赏千金，让人举报，想得到刺客的姓名来历，为侠累报仇。消息传到魏国，聂政之姐聂 大哭说：“一定是我弟弟。”于是聂 便用白布包头，来到韩国，在市中找到聂政尸体，抱住放声大哭。管市官员将她拿获问道：“你是死者的什么人？”聂 说：“死者是我的弟弟聂政，我是他的姐姐聂 。他知道刺杀相国是死罪，担心连累贱妾，所以才破面抉目隐瞒其身分。贱妾不忍他埋没在世人心，远道赶来，愿以一死来成全我弟弟的侠名。”管市官员说：“死者既是你的弟弟，你也一定知道他刺杀相国的原因，究竟是何人主使，你若说出，我将奏明主上，饶你一死。”聂 说：“贱妾如怕死，也就不会来了。我弟弟受人之托，不惜捐躯，刺杀千乘之相国，妾不说出我弟的身份，是埋没我弟的侠名，妾如供出主使人姓名，岂不是埋没了我弟的大义？”说完头撞凉亭石柱而死。管市官员将此事报告烈侯，烈侯叹息不已，命人将他们姐弟收葬，又令韩山坚代替侠累之职。

烈侯传位文侯，文侯传位哀侯。韩山坚与哀侯向来不和，乘他地位不稳将他刺死，群臣诛杀韩山坚，扶立哀侯之子若山继位，称韩懿侯。懿侯传位太子昭侯，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国，申不害精通政务，韩国大治，此是后话。

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病重，派人将太子击从中山召回，赵国闻听魏太子离开中山，发兵将它攻占，从此魏、赵两国结下仇恨。太子击赶回魏都，文侯已经去世，击继位为君，称魏武侯，武侯拜田文为相国。吴起从西河赶来朝贺，他自恃军功卓著，指望得到相国之位，听说田文已拜相国，心中十分不满。退朝后他将田文拦住说：“你知道我吴起的功劳吗？咱们今天论论谁的功劳大。”田文拱手道：“将军请说。”吴起说：“指挥三军，使将士们闻鼓而忘生死，为国建功，你比我吴起如何？”田文答道：“我不如你。”吴起说：“统率百官，安抚百姓，使国家强盛，你比我吴起如何？”田文答道：“我不如你。”吴起又说：“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向东进犯，韩、赵宾服，你比我吴起如何？”田文又答道：“我不如你。”吴起说：“你三者都不如我，如今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田文回答道：“我的确居之有愧，但如今新君刚刚继位，国事未定，我想眼下还不是你我论功之日。”吴起低头沉思半晌说：“你说得也有道理，但这相国之位终究应该归我执掌。”宫中内侍看到两人争论，将它告诉了武侯，武侯担心吴起心中怨恨，便将吴起留在都城，另派他人去镇守西河。吴起害怕自己被武侯处死，连夜逃往楚国。

楚悼王熊疑十分了解吴起的才干，一见面便把楚国相印交给了他。吴起

感激不尽，当场向楚悼王提议说：“楚国有沃野千里，人口百万，本应雄压诸侯，世世执掌天下霸主之位，现在之所以衰微，主要是不善于备战养兵。要想使军队强大，首先得有充足的军费，如今楚国冗官满朝，更有许多王室的远族远亲，尸位素餐，消耗着楚国财力，而三军将士却因薪俸不足而食不果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想为国效力拼死也无法做到。大王如能听臣之计，罢免冗官，断绝王室远族远亲的俸禄，将这些钱财用来养兵备战，大王做到这些后楚国若不国威大振，臣请大王以欺君之罪将臣处死。”悼王应允。吴起于是重新排订官制，削去朝内朝外冗官数百人，又下令断绝已传五代的王室宗族的俸禄，让他们自食其力，五代以内的宗族成员的俸禄也依次削减，所省费用全部缴入国库。吴起又从楚国各地选来大批精壮士卒，日夜加以训练，提高他们的薪俸待遇，士卒无不感激，纷纷表示要以身许国，捐躯沙场。楚国终于凭其强大的军队而威震诸侯，三晋、齐、秦无不畏惧，一直到悼王去世，都不敢与楚国为敌。楚悼王去世后，被吴起削去俸禄的楚国宗室子弟不等将悼王入葬就开始在都城作乱，想将吴起杀死。吴起被迫逃入王宫，众人手持弓箭紧追不舍，吴起见难以脱身，便抱住悼王尸体躺下，众人开弓齐射，吴起被射中，悼王尸体也中了几箭，吴起临死大叫道：“我死不算什么，你们对大王怀恨，箭射其尸，大逆不道，看你们怎样逃脱国法制裁！”众人听了吴起的话，连忙出宫逃走。不久，太子熊臧继位，称楚肃王。肃王追究宫中射尸一事，命其弟熊良夫率兵将作乱之人诛杀灭族，共灭七十多家。后人诗叹道：

满望终身作大臣，杀妻叛母绝人伦。

谁知鲁魏成流水，到底身躯丧楚人。

又有一诗，专论吴起借悼王尸首报仇，临死之时依旧智计过人：

为国忘身死不辞，巧将贼矢集王尸；

虽然王法应诛灭，不报公仇却报私。

再说田和被周王封为齐侯，两年后去世，太子午继位为君，午又传位给儿子因齐。因齐于周安王二十三年继掌君位后，自恃国富兵强，见吴、越纷纷称王，也改号为齐威王。魏侯听说齐侯称王，说：“我魏国怎能居于齐国之下？”也改号称王，就是孟子所见的那个梁惠王。

因齐称王以后，纵情声色，不理国政，韩、魏、鲁、赵四国纷纷发兵来攻，齐国边将多次败北。一日，一个文士叩门求见齐威王，自称说：“姓驺名忌，本国人士，精通奏琴之道，听说大王喜好音乐，特来求见。”齐威王将驺忌召入，让他当场演奏一曲，驺忌却停指不弹。威王感到惊奇，问道：“先生抚弦不弹，是琴不好还是对寡人不满足？”驺忌将琴推开，正色说道：“臣精通的是奏琴的道理。弹奏琴曲本是乐师的事，臣虽知一二，却不足以弹奏给大王听。”齐威王说：“那你就给我讲讲奏琴的道理。”驺忌讲道：“琴就是禁，就是禁止过分沉溺。过去伏羲造琴，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征三百六十六日；宽六寸，象征上下东西南北六合；前宽后窄，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大弦是君王，小弦是臣子。琴音因缓急而分为清浊，浊音宽厚而不松弛，是为君之道；清音高亮而不乱上，是为臣之道。首弦是宫，次弦为商，再次为角，再次为征，再次为羽。文王、武王又各加一弦，文弦为少宫，武弦为少商，表示君臣相合。君臣相合无间，政令能得到顺利实施。治理国家的道理也是如此。”齐威王大喜道：“说得好，先生既通琴理，也定精于琴技，请先生为我试弹一曲。”驺忌答道：“臣以琴为业，就应精通通奏琴之

道，大王以治国为业，怎能不了解治国之道？如今大王掌国而不治国，与臣抚琴而不弹琴又有什么不同？臣抚琴不弹，大王心中便不满足，大王掌国不治，万民心中又怎能满足？”威王心头一震，说道：“先生以琴来规劝我，我已知错了。”当日便将驺忌留在宫中，第二日齐威王又召来驺忌，与他谈论国事，驺忌劝齐威王远离声色，驱逐身旁奸佞小人，安抚百姓，练兵备战，从事霸业。齐威王大喜，当即便将驺忌拜为相国。

齐国有一个博学善辩之人叫淳于髡，他见驺忌轻易取得相印，心中不服，便率领一群弟子来见驺忌。驺忌将淳于髡请入，淳于髡满脸傲气，大大咧咧地坐到首座上，对驺忌说：“我有几句话想说给相国。”驺忌说：“请讲。”淳于髡说：“儿子不离母亲，妇人不离丈夫。”驺忌说：“多谢指教。我不敢远离君王身旁。”淳于髡又说：“木头做成车轮，再涂上猪油，是天下最滑溜的东西，但将它放在方形孔穴上它就不能再转动。”驺忌说：“多谢指教，我不敢不顺应人情。”淳于髡又说：“木弓虽被粘得很牢，也有分开的时候，河流纵横分布，到海就会自然合为一体。”驺忌说：“多谢指教，我不敢不亲近百姓。”淳于髡又说：“狐裘虽破，也不能用黄狗皮来修补。”驺忌说：“多谢指教，我一定会任用贤能之人，决不让不肖之徒混入其中。”淳于髡又说：“轮辐不讲究长短分寸，不能成车，琴瑟不讲究轻重缓急，不能成音律。”驺忌说：“多谢指教，我一定修明法令，用它来监督那些奸滑官吏。”淳于髡沉默半晌，然后站起向驺忌行礼退下。他的弟子问他：“老师见到相国，为何前倨后恭。”淳于髡答道：“我连说了五句玄妙之言，相国都能对答如流，一语破的，他真是位大才之士，我不如他啊！”淳于髡对驺忌心服口服，驺忌也时时牢记淳于髡之语，全心治理国家。驺忌时常问下属：“各地守官谁最贤，谁最不肖？”众人无不夸赞阿城大夫，指责即墨大夫，驺忌将此事告诉威王，威王又向左右侍从询问，随从回答与其大致相同。威王私下派人到两地巡查探访，然后降旨令两地大夫入朝拜见。两大夫赶到都城，威王将群臣召集到朝堂，众人纷纷猜测道：“阿城大夫今天必受重赏，即墨大夫却要大祸临头了。”群臣朝拜完毕，威王先将即墨大夫召到跟前说：“自从你到即墨做大夫后，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我派人去巡视，却发现你把即墨治理得很好。只因你全心理政安民，不肯向我左右随从献媚，才受到诽谤，你是一个真正的贤大夫。”下令重赏即墨大夫。威王又将阿城大夫召上前说：“自从你镇守阿城后，每天都有赞美你的话传来，我派人巡视阿城，却发现那里田野荒芜，百姓饥苦不堪。你用重金厚礼向我的左右随从行贿，让他们为你说好话来欺骗我，不称职的大夫很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你。”阿城大夫叩头谢罪，威王不听，命令力士抬出大锅，将水烧开，把阿城大夫扔进锅里，威王又将平常夸赞阿城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几十名左右随从叫来，责骂道：“我将你们作为耳目看待，你们却私受贿赂，颠倒黑白，来欺骗我，像你们这样的臣子，又有何用？我要将你们全部投进锅中！”随从们哀哭求饶，威王余怒未消，命人将十几个自己平素最信任的随从逐个投入锅中。在旁的众人无不心惊胆寒。有诗道：

权归左右主人依，毁誉繇来倒是非。

谁似烹阿封即墨，竟将公道颂齐威。

事后，齐威王选择贤能之士充任各城大夫，让檀子镇守南城抵御楚国，田盼镇守高唐抵御赵国，黔夫镇守徐州抵御吴国，又封种首为司寇。田忌为司马，齐国因此大治。齐威王封驺忌为武侯，将下邳赐给他作为封地，驺忌谢恩完

毕，向威王奏道：“从前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中的最强者，就在于他们打着尊周的旗号。主公现在何不借朝拜周天子之机，设法取得周室支持呢？”威王说：“寡人现在也已称王，一个王去朝拜另一个王，这怎么能行？”驺忌答道：“主公称齐王，是指比各国诸侯位高，并不是要借此压倒周天子。主公朝周时可以暂称齐侯，周天子见主公谦恭有礼，必会心生感激之情，而对主公大加封赏。”威王大喜，当即下令准备车驾，赶赴成周朝拜周天子。这时是周烈王六年，周室衰微不振，很久没有诸侯来朝，现在见齐君主动赶来朝拜，上下无不欢心，周烈王更是倾国搜宝，重赐齐侯。朝拜完毕，齐威王辞别周室，满载而归。

当时天下共有七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齐、楚、魏、赵、韩、燕、秦，这七国的土地、人口、兵力都大致相等，其他国家如越国虽然称王，但国力已大大衰弱，至于鲁、卫、郑就更不在话下了。齐威王任用驺忌等人，励精图治，称霸天下，楚、魏、韩、赵、燕五国纷纷归服，共推威王为盟主，只有秦国因远在西戎之地，被中原列国排斥在外，没有入盟。秦献公之时，秦国天上下了三天金雨，周朝太史儋闻讯长叹道：“秦国的土地是周天子分封的，分五百年后必有合，现在秦国落下金雨，此是大大的吉兆，看来将来得天下的必是秦国。”秦献公去世后，太子孝公继位，孝公对秦国被中原诸侯排斥一事，耿耿于怀，于是下令张榜招贤。

##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话说卫国人公孙鞅本出身于卫君的旁支远族，一向喜好法家之学，因见卫国衰微，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志，便离卫入魏，投到相国田文门下，田文去世后，公叔痤代为相国，他于是又投到公叔痤门下。痤深知卫鞅之才，便举荐他为中庶子，每有大事，必将他召来一同商议。不久，公叔痤染病卧床，惠王亲自前来探病，他见公叔痤病情很重，奄奄一息，流泪问道：“相国病重，万一不愈，我应该将国事交付给谁呢？”痤答道：“中庶子卫鞅，年纪虽不大，却是当世少见的奇才。主公如能用他掌国，实在胜臣十倍。”惠王不置可否。痤又说：“主公若不肯用卫鞅，一定要将他杀死，千万别让他逃出魏境，如果他被别的国家重用，我魏国必受其害。”惠王应允而出，上车后叹道：“相国的病情真是不轻啊，又劝我重用卫鞅，又说不用就将他杀死。卫鞅又有什么了不起？相国真是病糊涂了。”惠王走后，痤派人将卫鞅叫到床头说：“我刚才劝大王，想让他重用于你，大王不答应；我又说若不用你一定要把你杀死，大王已经答应。我一向先君后臣，所以我把心里话说给大王，然后再告诉你。你赶快逃走，否则必遭杀身之祸！”卫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从相国的话重用卫鞅，又怎能听从相国的话杀害卫鞅？”竟不逃走。大夫公子卬与卫鞅素有交情，也向惠王举荐卫鞅，惠王拒不召用。

此时，卫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便离魏来到秦国，投到孝公的宠臣景监门下。景监深知卫鞅之才，将他举荐给孝公。孝公召见卫鞅，与他谈论治国之道。卫鞅列举伏羲、神农、尧、舜之事，侃侃而谈，但他的话尚未说完，孝公已沉沉睡去。第二日，景监入宫，孝公责备他道：“你的客人说话迂腐可笑，不切实际，你怎么将这种人举荐给我？”景监回家将孝公的话告诉卫鞅，卫鞅说：“我期望秦君能仿效尧、舜，成就帝道，君却不理解。我请求再去进言。”景监说：“主公心中不满，等五天后我再向主公请求吧。”五天以后，景监又对孝公说：“臣的客人话还没说完。他想请主公再见他一次。”孝公再次召见卫鞅，卫鞅向孝公谈了夏禹、商汤、周武之事，孝公说：“先生的确是博闻强记，但古今情势不同，你说的这些今日已行不通了。”于是便让卫鞅退下。景监早已等在门外，这时见卫鞅从宫中出来，便迎上去问道：“今日怎么样？”卫鞅说：“我今日给秦君谈王道，他还是不满意。”景监生气说：“君主寻找贤能之士，如同猎人制作弓矢，一心只想尽快有所收获，他们又怎能放弃眼下的实利而去效法前世帝王呢？先生算了罢！”卫鞅说：“我原来不了解秦君的志向，所以先用语言来试探他，我现在心中已有把握，如果能使我再见到秦君，我一定能把他说服。”景监说：“先生两次向我主进言，两次都不欢而散，我还敢再出向我主饶舌让他发怒吗？”第二天，景监入朝向孝公谢罪，不敢再提卫鞅求见之事。景监回到家中，卫鞅问他说：“你替我向秦君请求了吗？”景监答没有，卫鞅叹道：“可惜啊！秦君口头上说要下令求贤，却放着人才不用，我卫鞅可要走了。”景监问他：“先生要到哪里去？”卫鞅说：“天下之大，难道还没有一个比秦君更肯礼贤下土的君王，比你更善举荐贤才的大臣吗？”景监说：“请先生再耐心等些日子，五天后我再为你请求。”

五日之后，景监入宫侍奉孝公，孝公正饮酒欢畅，忽见鸿雁从头上飞过，不由停杯长叹。景监问他为何长叹。孝公说：“从前齐桓公曾说过：‘我有

了仲父，就如鸿雁有了羽翼。’寡人下令求贤，如今已过数月，却没有见一个奇才上门，就像鸿雁，空有一飞冲天的志向，却无羽翼可凭借，因此才叹息。”景监乘机说：“臣的客人卫鞅，自称有帝、王、霸三术，过去他向主公说的是帝、王之事，主公认为不切实际，现在他还有‘霸术’想献给主公。”孝公闻听“霸术”二字，正中下怀，立即让景监将卫鞅召来。卫鞅应召入宫，孝公问道：“听说先生有助我称霸天下的良策，先生为何不早点告诉我呢？”卫鞅答道：“不是臣不想说，而是这霸业之道实在无法与帝王之道同日而语，帝王之道在于顺乎民心，霸业之道则必会违逆民心。”孝公勃然大怒，手握剑柄喝道：“霸业之道难道一定要违逆民情吗？”卫鞅面不改色地回答：“如果琴瑟音调不和谐，就必须将它改弦更张，治理国家的道理也与此相同。而百姓们却贪享眼前的安乐，不顾百年后的忧患，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昔日仲父担任齐相，革新政令，鼓励耕织，整饬战备，将齐国划为二十五个乡，让百姓各守其责，一改齐国的旧制，这在最初是不受百姓欢迎的。等到政令得以实施，国家变得强大，各国诸侯纷纷归服，桓公终于一霸天下，齐国百姓也因此得到了好处，到此时他们才认识到仲父的治国奇才。”孝公说：“你如果真有仲父的治国之才，我怎敢不将国家交付给你。只是不知你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治国方策。”卫鞅答道：“国家不富强，就不能兴兵称霸；军队不强大，就不能攻灭敌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要想使军队强大，就必须鼓励士卒建立军功。先用重利奖赏引导，继而用严法督促，如果赏罚分明，这些政令就一定能够实施。这样一来，君就是不想称霸天下也不行了。”孝公大喜道：“好啊，这些我能做到。”卫鞅又说：“富国强兵之道，如不起用有才之士推行，固然行不通；起用有才之士而不给予他足够的权力，也行不通；给他足够权力，君主却害怕世人议论，三心二意，也行不通。”孝公又称是。卫鞅请求退出，孝公奇道：“我正想听听先生的全部治国主张，先生为何现在却要离去？”卫鞅说：“请君认真考虑三日，等主意定下，臣才敢将全部主张说出。”第二天孝公又派人来召卫鞅，卫鞅说：“臣已与秦君说定，不过三日臣绝不敢上朝。”景监在一旁劝卫鞅不要拂逆孝公之意，卫鞅说：“我首次与秦君相约就失信，以后还怎么取信于秦君呢？”景监这才作罢。到了第三天，孝公派人用车来接卫鞅入朝，孝公向卫鞅赐座，言谈举止十分诚恳，卫鞅于是便将秦国目前应更改哪些政令一一说出。君臣一连交谈了三天三夜，孝公毫无倦意。事后，孝公下令封卫鞅为左庶长，赐给他一座府第，并晓谕群臣说：“今后的国家政令全部归左庶长执掌，有谁敢违抗，一律按抗旨犯上之罪论处。”群臣无不肃然听命。

卫鞅于是制定了新的政令，将它呈给孝公，商议停当。新政令公布之前，卫鞅怕百姓不信服，便派人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树在咸阳城南门，下令说：“有谁能将这根木杆移到北门，可领赏金十两。”百姓纷纷来到南门围观，但都心中疑惑，无人敢去移动木杆，卫鞅又说：“百姓不愿搬走木杆，是嫌赏金少吗？”当即下令将赏金增加到五十两。百姓中有一人走出说：“秦国法令一向赏罚不明，现在下了这道命令，一定有什么用意。我搬走它纵使得不到重金，多少也能得点赏钱。”于是便背起木杆，将它搬到北门竖起。守在一旁的官吏急忙将此事报告卫鞅，卫鞅将那人召到跟前，夸奖他说：“你肯听从我的命令，真是个好百姓。”当即便将赏金如数交给他，又说：“我是决不会失信于你们百姓们的。”城中百姓互相传说，都夸赞左庶长令出必行。第二天卫鞅就将新政令公布了出来。——此时为周显王十年。新政令是：

一、迁都咸阳；二、推行县制：境内的村镇全部合并为县，每县设县令、县丞各一人，督促新法的实施；三、开垦荒地：城外土地，除车马道路外均责令附近居民将它开垦为农田；四、改革租税：废除井田十一税制，按照土地征收租税；五、鼓励农桑：男耕女织，辛勤劳作致富者称为良民，免除其劳役，弃农经商者加征重税；六、奖励军功：凭军功封拜官职爵位，杀敌一人，进爵一级，临战脱逃者斩首，秦君宗室也得靠军功大小来定远近亲疏；七、保甲连坐：五家为一保，十家为一连，互相监督，邻里犯法，如不加举报，十家同受制裁，举报者则受重赏。八、加强政令：政令一经公布，不论贵贱贫富，都必须严格执行，若有违抗者，一律斩首示众。

新政令公布后，百姓议论纷纷，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卫鞅命令将议政者拿获，训斥他们道：“你们听到政令就应该认真执行。攻击新法不好的，是抗令；说新法好的则是巴结逢迎，你们都不是我秦国的良民！”随即下令将这些人迁到边地充军。大夫甘龙、杜挚私下议论新法，也被卫鞅贬为庶民。卫鞅又下令征发民夫，在咸阳修筑宫室，准备选择吉日迁都，雍州大姓迁来咸阳者，有数千家，太子驷不愿迁都，又出言攻击新政令，卫鞅大怒说：“历来法令得不到执行，都是因为上面有人违抗。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便重刑处置，但若就此将他放过，却又与国法大义相违。”于是便奏明孝公，以教导无方之罪将太子驷的太傅公子虔处以割鼻之刑，将太师公孙贾处以面部刺字之刑。百姓闻讯说道：“太子违抗新令，太师、太傅都难逃处罚，就更别提别人了。”卫鞅知道人心已定，便下令择日迁都，接着又将秦国分为三十一个县，下令百姓开垦荒地，秦国财富骤增。卫鞅到渭水视察监狱，一天就下令处死了七百多人，渭水都因此变得赤红，百姓在夜晚睡梦中都感到害怕。从此秦国社会安定，国库充实，百姓全力耕织、军队尽力备战，秦国因此变得富裕强大，为天下第一。以后秦国发兵攻楚，夺取了魏商於之地，在武关之外，开拓疆土六百余里。周显王派使者册封秦君为“方伯”，各国诸侯也纷纷派使者前来拜贺。

此时，三晋中以魏国最强，魏惠王闻听卫鞅为秦国重用，叹道：“我真后悔当初未听从公叔痤的话！”这时卜子夏、田子方、魏成、李克都已去世，惠王于是下令招贤。邹人孟轲字子舆，是子思门下的得意弟子，子思姓孔名伋，为孔子的嫡孙。孟轲从子思那里学得圣贤仁义之道，有济世安民的志向，这时听说惠王招贤，便从邹国来到魏国。惠王亲自到城外迎接孟轲，以上宾之礼相待。惠王问孟轲有何方策可使魏国得利，孟轲说：“臣游学孔子门下，只知有仁义，不知还有什么得利之事。”惠王认为孟轲的话迂腐可笑，对他弃而不用，孟轲于是便离开魏国去了齐国。潜渊先生有诗道：

仁义非同功利谋，纷争谁肯用儒流？  
子舆空挟图王术，历尽诸侯话不投。

话说周国的阳城，有一个地方名叫鬼谷。因其山深林密人迹罕至而得名。谷中有一个隐士，自号鬼谷子，相传姓王名栩，是晋平公时之人，曾在云梦山与墨翟一同采药修道。王栩隐居鬼谷，人们都称他为鬼谷先生，其人学问精湛，有通天彻地之能。鬼谷先生身怀四大奇学：一是数学：对日月星相了若指掌，占卜古今之事，无不灵验；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排兵布阵，鬼神难测；三是杂学游说：博闻强记，出口成章，谈锋万人难挡；四

是出世之学：修真养性，精于导引养气长寿之术，羽化升仙不费吹灰之力。鬼谷先生既懂仙家羽化飞升之道，为何还要屈身这茫茫尘俗之间呢？原来他想引度几位聪明弟子，同归仙境，所以这才在鬼谷隐居。最初他偶然为人占卜，所说的凶吉死生应验如神，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于是便有人前来投师求学。鬼谷先生根据学生的天资禀性，因材施教，一是想培养一些人才，为列国所用，二是想找到一些有仙骨的人，与自己一同研讨出世升仙之道。他住在鬼谷，不计年月时日，所教过的弟子也不知有多少。这里单说同时求学的几个有名的弟子：齐国人孙宾，魏国人庞涓、张仪，洛阳人苏秦。孙宾与庞涓结为兄弟，同学兵法战策，苏秦与张仪结为兄弟，同学杂学游说。庞涓学习兵法已有三年多，自认为已经学成，这日偶然在山下听到魏国招贤，心中大动，想辞别鬼谷先生下山应召，但又怕先生不让他去，因而心中踌躇不决。鬼谷先生察言观色，早已了解他的心意，于是便笑着对他说：“你时机已到，为何不早早下山求取富贵荣华？”庞涓跪下说道：“弟子早有此意，只是不知此行能否成功。”鬼谷先生说：“你去摘一支山花，我为你占卜一下。”庞涓答应，到周围去寻找山花。这时正是六月暑天，百花开过，没有山花。庞涓找了半天，只采得一茎草花，他想将草花交给老师，但又忽然想道：“这草花又弱又小，先生定会认为我难成大器。”将草花抛开，又去寻找了一番，无奈仍然未能找到山花。庞涓只得回去将那茎草花拾起，藏在袖中，报告鬼谷先生说：“山中没有花。”鬼谷先生说：“山中没有花，你衣袖中的又是何物？”庞涓被先生识破，只得将草花呈上。这草花离土多时，又加上日晒，早已枯萎。鬼谷先生说：“你知道这朵花的名子吗？它叫马兜铃，一开十二朵，是你享受荣华富贵的年数。你在鬼谷采到它，它又被太阳晒得枯萎，‘鬼’傍着‘委’，你的发迹之地必在魏国。”庞涓听着，心中暗暗称奇。鬼谷先生接着又说：“但你方才不应欺瞒为师，斯骗他人，最终必会被他人欺骗，你千万要去掉这一毛病。我有八字相赠，你要牢牢将它记住，‘遇羊而荣，遇马而瘁。’”庞涓跪下谢道：“弟子一定牢记先生的教导。”庞涓临行前，孙宾送他下山，庞涓说：“我与孙兄有八拜之交，此番若能得到重用，一定会将孙兄举荐给魏君。”孙宾说：“贤弟说得可是真话？”庞涓发誓道：“我若言而无信，就让我死在万箭之下！”孙宾说：“多谢厚意，贤弟何必发此重誓！”两人洒泪告别。孙宾回山，鬼谷先生见他脸上有泪痕，问道：“你舍不得庞涓离去吗？”孙宾说：“同学深情，怎能不留恋？”鬼谷先生又说：“你说以庞涓之才，能担当大将之任吗？”孙宾说：“他受先生教导多年，拜将入相自是绰绰有余。”鬼谷先生摇头说：“未必，未必！”孙宾大惊，问先生为何说出此话，鬼谷先生不答。到了第二天，鬼谷先生对众弟子说：“我晚上睡觉，特别讨厌老鼠磨牙的声音，从今日起，你们轮流给我值夜驱鼠。”众弟子答应。这天晚上轮到孙宾值夜，鬼谷先生从枕头下取出一卷书册，对孙宾说：“这是你祖父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过去你祖父将他献给吴王阖闾，阖闾用它大败楚军，后来阖闾珍惜此书，不愿让它流传世上，便把它放在铁匣之中，藏在姑苏台内。后来越兵攻破吴国，焚毁姑苏台，此书也就在世上失传。我与你的祖父交情甚深，曾从他那里得到此书副本，并亲自为它做了注释，但却从未轻易传授给他人。我见你心地忠厚善良，今日特将它交还给你。”孙宾说：“弟子从小失去父母，又与宗族离散，虽听说祖父有此书，却从未见过。先生既为此书做注，为何不把它交给庞涓，却独送给弟子呢？”鬼谷先生说：“得到此书的人，若用得对会对天下有利，

若用得不好，则会对天下造成大害。庞涓人品不佳，为师怎能轻易传授给他？”孙宾捧书回到卧室，日夜研读，三日之后鬼谷先生将原书回收了去。鬼谷先生翻开书册，逐篇考问孙宾所学，孙宾对答如流，一字不漏。鬼谷先生大喜说：“你如此勤奋用心，你的祖父如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再说庞涓辞别了孙宾，一路来到魏国，投在了相国王错门下。王错将他举荐给惠王。庞涓上朝拜见，正赶上掌膳官给惠王进献蒸羊，庞涓心中喜道：“先生说我‘遇羊而荣’，真是一点不错。”惠王见庞涓一表人材，放下筷子站起相迎，庞涓叩头拜礼，惠王将他扶起，问他所学兵法，庞涓说：“臣多年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先生的排兵布阵学问，臣已全部学会。”于是便将三年所学尽数讲给惠王听。惠王问他：“我国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南有楚国，北有赵、燕，韩在西南，几个国家都势均力敌，难分上下。赵国昔日发兵夺我中山，先生可有良策将它夺回？”庞涓答道：“大王若肯起用微臣，我定能使魏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兼并天下易如反掌，这区区六个诸侯国又算得了什么？”惠王不信，庞涓又说道：“以臣所学兵法，尽可将六国玩于股掌之上，若做不到，臣甘受军法处置。”惠王大喜，将庞涓拜为元帅，并让他兼领军师之职，庞涓的儿子庞英、侄子庞葱、庞茅，也被封为将军。庞涓操练兵马，先进攻卫、宋等小国，屡屡得胜，卫、宋、鲁、郑的君主纷纷归附来朝。齐国军队进犯魏境，也被庞涓击退。庞涓自认为自己建立了不世之功，心中甚是得意。

此时墨翟因游历天下名山，路过鬼谷，便入谷来拜访旧友。在鬼谷先生的住处，墨翟与孙宾相见，两人交谈十分相投。墨翟对孙宾说：“你学业已成，为何不出山求取功名？”孙宾答道：“我的同学庞涓出仕魏国，约好将我举荐给魏王，我现在就是在等这个消息。”墨翟说：“庞涓现在出任魏国元帅，我这就为你到魏国去一趟，看看他心意如何？”墨翟一到魏国，就听说庞涓自恃有功，大言不惭，知道他不会举荐孙宾，便亲自求见惠王。惠王素知墨翟贤名，急忙下阶相迎，向他请求兵法，墨翟粗略说了一些，惠王大喜，便想将墨翟留在魏国做官。墨翟推辞说：“臣是个山野之人，不习惯在朝为官。臣知道孙武子有一个嫡孙，名叫孙宾，此人有将帅之才，现在他随老师鬼谷子隐居在鬼谷，大王何不派人将他召来？”惠王说：“孙宾是庞涓的同学，他两人哪个更强？”墨翟说：“两人虽是一师之徒，但孙宾已学得祖父秘传兵法，普天之下也无对手，庞涓怎能和他相比？”墨翟走后，惠王将庞涓召来说道：“我听说你有个同学叫孙宾，人们说他已独得孙武子秘传兵法，其才能天下无人能比，将军为何不替我将他召来？”庞涓答道：“臣不是不知道孙宾的才干，只是他是齐国人，他的亲属也都在齐国，大王若重用他，只怕他会向着齐国。惠王说：“‘士为知己者死’，难道非得是本国人，才能得到重用吗？”庞涓答道：“大王既然想召见孙宾，臣这就修书请他出山。”心中却暗暗想道：“如今魏国的兵权，都操在我一人手中，孙宾一来，必会得到魏王的宠幸，削夺我的兵权。现在魏王下令，我不能不听，且等他来了，我再设计害他就是了。”庞涓于是写了一封信，先让惠王过目，惠王命人用驷马大车，带着黄金白璧和庞涓的书信去鬼谷迎请孙宾。孙宾拆信读道：

庞涓托孙兄之福，一见魏王，即受到重用。分别时我答应将孙兄举荐给魏王，今日已经践约。请孙兄应召出山，共图大业。  
孙宾将庞涓的书信呈给鬼谷先生。鬼谷先生已知庞涓受到重用，这时见他写

信约请孙宾，信中竟无一字问候老师的话，知他是个寡恩忘本之人，但也不大计较。鬼谷先生深知庞涓骄狂嫉妒，担心孙宾被他不容，本想出言劝阻，但他见到魏王使者十分郑重有礼，孙宾本人也跃跃欲试，便不好再多说。他也让孙宾拿一枝山花来占卜，此时正是九月天气，孙宾见先生几案上的花瓶中供有一枝黄菊，便把它拔出呈给先生，然后又郑重地将它放回瓶中。鬼谷先生于是下断语说：“此花虽被摧折，但其生性耐寒，经霜不败，因而你以后虽会受到残害，也不算大难大凶；花被供于案上瓶中，因而你会受到世人敬重；瓶由金铜注入模具而成，与钟鼎同类，你以后将威震天下，名刻钟鼎之上；只是山花被人两次放入，恐怕你不会马上成就功名；花最后重归瓶中，看来你将在故乡齐国建立自己的功业。我替你为名子改动一下，可助你进取有为。”于是便在孙宾的“宾”字左边加了一个“月”旁，从此孙宾改名为孙臆。按照字义，臆是指削去膝盖骨，此时鬼谷先生已预知孙臆要受此酷刑，只是天机不可泄露罢了。鬼谷先生真是奇人！后人有诗道：

山花入手知休咎，试比蓍龟信有灵。

却笑当今卖卜者，空将鬼谷画占形。

孙臆临行前，鬼谷先生将一枚锦囊交给他，一再叮嘱说：“一定要到事情万分紧急时，才能折开观看。”孙臆拜辞先生，随魏王使者下山，登车上路。

苏秦、张仪在一旁看着孙臆离去，心中十分羡慕，于是商定一同去拜别先生，也要下山求取功名。鬼谷先生说：“天下最难得的就是聪明之人，以你们二人的资质，若肯潜心修道，定可羽化成仙，你们何苦要劳碌尘俗，为浮名虚利奔走呢？”苏秦、张仪一齐答道：“良材不能烂在山崖之上，宝剑不能总藏在剑匣之中！日月如流，光阴不再，我们受先生教导多年，也想乘时而出，建功立业，图个名垂千载。”鬼谷先生问：“你们两人中有谁愿留下与我作伴？”两人都执意要出山，不肯留下。鬼谷先生无法勉强他们，长叹道：“修道成仙之材真是难寻啊！”鬼谷先生又为两人占卜道：“苏秦先吉后凶，张仪先凶后吉；苏秦游说列国在先，张仪随后。我看孙臆、庞涓两人势必会破脸成仇，你们两人可要互相谦让，不可有伤害同窗之情。”两人叩头受教。鬼谷先生又取出书册两本，分赠苏秦、张仪，苏秦见是一部太公《阴符篇》，说道：“这书弟子已经熟读，先生今日将它赐给弟子又有何用？”鬼谷先生说：“你虽已熟读，但尚未学得其中精髓，你只须将它随身带去，反复探讨，自会从中受益。我以后也要逍遥海外，不再在这谷中隐居了。”苏秦、张仪辞去，数日后鬼谷子也动身入海去游蓬莱仙岛，有人传说他已得道成仙。

##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话说孙臆来到魏国，住在庞涓府中，孙臆为举荐援引一事向庞涓道谢，庞涓十分得意。接着孙臆又将鬼谷子为自己改名一事告诉庞涓，庞涓大惊道：“‘臆’不是一个吉祥之字，为何将名字改为臆呢？”孙臆说：“老师的话，咱们作弟子的怎能违抗。”第二天，两人一同入朝拜见惠王，惠王下阶相迎，对孙臆十分尊敬。孙臆叩拜行礼说：“臣不过是一个山野村民，今日蒙受大王如此厚待，实在惭愧得很！”惠王说：“墨子夸先生独得孙武子秘传兵法，我盼望先生如久旱盼雨，今日先生到来，我实在是大慰平生！”又问庞涓说：“我想封孙先生为副军师，让他与你同掌兵权，你看如何？”庞涓答道：“臣与孙臆同窗多年，又是八拜之交，孙臆是臣的兄长，怎能让为兄的做臣的副职？不如暂且拜孙臆为客卿，等他建立功勋后，臣将军权爵位一并让给他，臣甘居其下。”惠王准奏，当即拜孙臆为客卿，并赐给他一所府第。——客卿就是国君的贵客，地位很高，却毫无实权，庞涓这样安排，实际上是怕孙臆分他的兵权。——此后，孙、庞二人来往频繁，庞涓心想：“孙臆既有孙武子的兵书秘籍，我须先将兵书搞到手，然后再将孙臆除去。”于是便让人摆酒宴请孙臆，两人在席上谈论兵法，孙臆滔滔不绝，对答如流，庞涓等孙臆说到一段自己未曾学过的兵法时，故意问道：“这不是孙武子兵法上的话吗？”孙臆不知庞涓的用心，脱口答道：“是啊。”庞涓说：“小弟当时也曾得先生传授这一兵法，只是因当时未曾用心，现在已忘记了。孙兄能将此书借给小弟看看吗？”孙臆说：“这部兵法曾经过先生注释，已与原本不同，先生当时也只让我读了三日便收回去了。”庞涓问：“孙兄还记得兵书上的文字内容吗？”孙臆说：“还依稀记得一些。”庞涓心中巴不得孙臆立即说给自己听，但一时却又难以张口相求。

几天后，惠王想试试孙臆的才学，便传令在教场检阅军队，让孙、庞二人演练阵法。庞涓布的阵法，孙臆一看，就能说出其名目和破法，孙臆布下一阵，庞涓却茫然不识，他私下向孙臆询问，孙臆告诉他说：“这就是‘颠倒八门阵’，一旦受到攻击它就会变成‘长蛇阵’。”庞涓探到了孙臆的话，先上前向惠王报告说：“孙先生布的是‘颠倒八门阵’，可变为‘长蛇阵’。”过了一会，惠王又向孙臆询问，孙臆的回答果然与庞涓一样。惠王认为庞涓的才干不在孙臆之下，心中甚是高兴。庞涓回到府中，心中很是担忧，想到：“孙臆的才干远胜于我，若不将他尽快除掉，将来他必会将我压倒。”寻思半晌，终于想出一计。以后两人相会，庞涓故意向孙臆说：“孙兄宗族亲人都齐在齐国，如今孙兄既在魏国作官，为何不将他们迎到魏国来同享富贵。”孙臆流泪说：“你虽与我同学数年，却不知道我家门的事。我四岁丧母，九岁丧父，从小被叔父孙乔养大。叔父是齐康公的大夫，齐康公被废黜，手下群臣不是被田太公驱逐就是被杀害，我孙家宗族因此离散。叔父与族兄孙平、孙卓带我逃难到周国，以后因遇上灾荒，他们又将我送到周都城北门外做佣人，他们父子也不知逃到了何方。我长大后，听邻人说鬼谷先生道德高尚，学问深湛，便只身投到先生门下求学。这么多年来，家乡杳无音信，哪里还有什么宗族亲人？”庞涓又问道：“然而孙兄还是很思恋故乡的祖宗坟墓吧！”孙臆答道：“人非草木，谁能忘本？先生在我临行前，也曾说我将齐国故乡建功立业，现在我已出仕魏国，这话也不必再说起了。”庞涓探到了孙臆

的口风，假意说道：“孙兄的话说得很对，大丈夫志在四方，建功立业也不必非在故乡不可。”

过了半年，孙臧早已将自己讲的话忘掉。这天他下朝归来，忽然听到一个操山东口音的人说道：“这位是孙客卿吗？”孙臧将他请入府中，那人说道：“小人姓丁名乙，临淄人氏，一向在周国经商，令兄孙平、孙卓有信让我送到鬼谷，后来我听说先生已出仕魏国，这才绕道到此。”说着便将书信呈上。孙臧拆信读道：

自从家中惨遭不幸、宗族离散，至今不觉已有三年。你叔父因身患重病已经去世，我们也一直在宋国为人佣耕，飘零异乡，辗转路途，直是苦不堪言。如今幸喜齐君仁义为怀，尽释前嫌，将我们招回故里，我们也正打算将兄弟迎回，重立门户。听说兄弟曾在鬼谷先生门下求学，名师高徒，将来必成大器。现在乘商客丁乙之便捎信给兄弟，望早做回乡准备，使兄弟亲人得以团聚。

孙臧读完来信，放声大哭。丁乙劝道：“先生的两个哥哥曾一再叮嘱我，让我劝先生早日还乡，骨肉相聚。”孙臧说：“我如今已出仕魏国，此事还须慢慢商议。”于是让人设酒饭款待丁乙，自己写信问候两位族兄，最后答复说：“小弟今日已出仕魏国，不便立刻归去，等小弟将来稍有建树，我们兄弟再得团圆不迟。”又送丁乙一锭黄金作路费。丁乙拿到书信，便匆匆告辞离去。谁知此人并不是什么丁乙，而是庞涓的心腹手下徐甲。庞涓套出孙臧的身份来历，便假充孙平、孙卓写了这封信，又教徐甲假充齐国客商丁乙给孙臧送去。孙臧与兄弟从小分离，早已忘记了他们的笔迹，因而误以为真。庞涓骗得孙臧书信，于是便模仿其笔迹，将后两句改为：“小弟今日虽已出仕魏国，但却心怀故国故土，不久就会设法归去。倘若齐王不弃，小弟自当尽力侍奉。”庞涓于是入朝拜见惠王，他将篡改后的信呈上，说道：“孙臧果然有叛魏之心，这几日他与齐国使者私下串通，这是臣派人从齐国使者身上搜到的孙臧的亲笔密信。”惠王把信读完说：“孙臧怀念故里，难道是因为我没有重用他，使他难展其才吗？”庞涓答道：“孙臧的祖父孙武子曾做过吴王的大将，但最终还是回到齐国，父母之邦，谁能忘怀不顾？大王即使重用孙臧，他心中依恋故国，也一定不会为魏国尽力；而且他精通兵法，才干不在臣之下，一旦他被齐国起用，必会与魏国争雄，这是大王日后的心腹大患，依臣之见，不如将他处死。”惠王说：“孙臧应我之召而来，现在他罪状还不明显，如果冒然将他杀死，恐怕天下人会议论我。”庞涓说：“大王说得很对。那就让臣再去劝劝孙臧，他如肯留在魏国，大王可重重加封于他，如不肯留下，大王可以把他交给臣来处置。”惠王应允。庞涓离朝来见孙臧，问道：“听说孙兄最近得到一封家信，是真的吗？”孙臧天性忠厚，对庞涓毫无戒心，随口答道：“是真的。于是又将信中要他回乡的话说了一遍。庞涓说：“久别思归是人的天性，孙兄何不向魏王请上一两个月假，回乡探亲扫墓，然后再回来呢？”孙臧说：“我怕主公对我起疑，不肯放我回去。”庞涓说：“孙兄不妨去试一试，小弟自会在一旁助你。”孙臧点头答应。当晚庞涓又入朝去见惠王，奏道：“臣奉大王之命去劝孙臧，孙臧却坚持不肯留下，而且对大王很有怨言。如果孙臧近日上表请假，大王便可公开他的通齐叛魏之罪。”惠王点头。第二天，孙臧果然上表请假，惠王见表大怒，立即下令将孙臧的官爵削去，并命军政司将他押赴军师府问罪。庞涓见到孙臧，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问道：“孙兄为何来到这里？”军政司向庞涓

宣读了惠王的命令。庞涓等众人退下后向孙臧说道：“孙兄受到冤枉，小弟这就替你去向大王求情辩白。”说罢，便乘车去见惠王。庞涓向惠王奏道：“孙臧虽犯有与齐国私通之罪，但罪不至死，以臣之见，不如将他膝盖骨剔去，再在他脸上刺上字，使他变成废人，终身不能返回齐国。这样一来，主公既能免受世人议论，又能除去心中之患，岂不两全其美？”惠王大喜说：“这样处置很好。”庞涓回到府中，对孙臧说：“魏王十分恼怒，执意要将孙兄处死，小弟再三求情，魏王这才同意饶孙兄不死，但必须剔去孙兄膝盖骨并在脸上刺字，这是魏国的国法，并不是小弟不肯尽力。”孙臧叹道：“先生曾说我会遭人残害，但并非大凶大难，今日我能保住性命，实在多亏贤弟相助。”庞涓叫来刀斧手，将孙臧绑住，剔去了他的膝盖骨，孙臧惨叫一声，昏倒在地，庞涓又让人在孙臧脸上刺下“私通外国”四字。孙臧半晌才醒转过来，庞涓假意哭泣，用刀疮药敷在孙臧膝上，亲手为他包扎，然后让人把他扶入书房。一月以后，孙臧伤口愈合，只是因失去膝盖骨，两腿无力，不能行走，只好盘腿而坐。后人诗道：

易名臧字祸先知，何待庞涓用计时？  
堪笑孙君太忠直，尚因全命感恩私。

孙臧已成了废人，终日受庞涓三餐供养，心中很是过意不去。庞涓于是便请求他将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传给自己，孙臧慨然答应。庞涓让孙臧将兵法誉写出来，孙臧誉写不到十分之一，庞涓便将服侍孙臧的家仆诚儿叫去，问他孙臧何日能写完，诚儿答道：“孙先生两腿不便，每日只能誉写两三段。”庞涓怒道：“如此拖拉，何时才能写完？你给我多催催他。”诚儿退下，偷偷问庞涓的近侍：“军师让孙先生为他誉写兵法，何必如此日夜催逼？”近侍说：“你不知道，军师与孙君表面和睦，内心对他却十分忌恨，当时留下他的性命，就是为了得到这部兵书。只等孙先生将书誉写完，军师就会断绝他的饮食。你千万不可泄此秘密。”诚儿对孙臧无辜受害十分同情，于是便将此事告诉了孙臧。孙臧大惊，心想：“庞涓如此无情无义，我怎能将兵书传给他。”转念又想：“我若不传，他必大怒将我处死。”左思右想了半天，忽然想起鬼谷先生在自己下山前赠给自己一枚锦囊，并曾一再叮嘱自己到大难临头之时才可拆开。孙臧于是便将锦囊拆开，只见黄绢上写着：“装颠狂”三字，孙臧一下心领神会。到了晚饭时，孙臧正想举筷，忽然糊涂发疯，他大口呕吐，骂声连连，将碗碟摔到地上，又将已誉完的书简扔入火中。诚儿不知孙臧在使诈，慌忙跑去报告庞涓。第二天庞涓亲自前来察看，只见孙臧满脸痰迹，躺在地上，时而大笑，时而大哭。庞涓问他：“孙兄为何忽然大笑，忽然大哭？”孙臧答：“我笑魏王想要害我，却不知我有十万天兵天将相助，他能将我怎样？我哭是因为没了我孙臧，魏国再无人领兵打仗。”说完，又向庞涓叩头道：“鬼谷先生，请你救我孙臧一命！”庞涓说：“我姓庞，你不要认错了人。”孙臧拉住庞涓的衣袖，张口叫道：“先生救我，先生救我！”庞涓命人将他拉开，私下向诚儿问道：“孙先生的病是何时发作的？”诚儿答是昨夜。庞涓心中疑惑，深怕孙臧是装疯，于是便命人将他拖入猪圈，孙臧头发披散，倒在粪水中呼呼大睡。庞涓又派心腹之人给他送去酒食，假称说：“小人可怜孙先生被害，送些酒食略表寸心，军师并不知道。”孙臧知道这是庞涓在试探自己，怒目圆睁，故意喊道：“这酒中有毒，你想毒死我！把酒食倒在地上，来人又拾起粪屎、泥块送给孙臧，孙

臧用手接过，张口就吃。来人回去报告庞涓，庞涓喜道：“看来他真的疯了，孙臧再也不是为虑了。”从此便让孙臧自由出入，不再派人监管。孙臧或早出晚归，回来仍睡在猪圈之中，或数日不归，混宿在市井之间，有时谈笑自若，有时悲哭不停。城里的百姓认出他是孙客卿，可怜他又疯又残，时常送他些干粮残饭。但庞涓仍旧不能完全放心，他吩咐都城官员，让他们每日清晨向自己报告孙臧的行止。对此有诗叹道：

纷纷七国斗干戈，俊杰乘时归网罗。  
堪恨奸臣怀嫉忌，致令良友诈疯魔。

此时墨翟云游到齐国，住在大将田忌家中，他的弟子禽滑从魏国赶来，墨翟问他：“孙臧在魏国是否受到重用？”禽滑于是便将孙臧身残发疯一事告诉老师。墨翟叹道：“我本想举荐孙臧，没想到却因此害了他。”墨翟将此事转告给田忌，田忌又将此事奏知齐威王，说道：“齐国有如此贤能之人，竟让他在别国受辱，这太不应该了。”齐威王道：“我这就发兵迎回孙臧如何？”田忌答道：“庞涓不容孙臧在本国做官，又怎能容他在齐国做官？臣有一计，可将孙臧迎回。”田忌将计策告诉威王，威王大喜，当即命令客卿淳于髡以向魏国进献茶叶为名，去见孙臧。淳于髡领命来到魏国，禽滑扮作随从与他同行。淳于髡拜见魏王，将进献茶叶一事说出，魏王大喜，送淳于髡住到贵宾馆舍。禽滑夜晚去见孙臧，孙臧靠在井栏上，看着禽滑一言不发。禽滑流泪说道：“我是墨翟先生的弟子禽滑，我老师将你受冤一事告诉齐王，齐王对你十分敬慕，现在特派客卿淳于髡先生前来迎先生回齐，想要为孙先生报仇伸冤。”孙臧泪流如雨，半晌才开口说：“我本以为此生已无生还之望，没想到今天竟有这样的机会，只是庞涓为人疑心很重，恐怕你们很难将我带走。”禽滑说：“我们已商定好了救先生的计策，孙先生不必为此忧虑。”两人约定第二日仍在此相会。第二天，淳于髡上朝向魏王辞行，魏王知道他善辩博学，以重金相赠，淳于髡告辞要走，庞涓又在长亭设酒为淳于髡饯行。禽滑将孙臧藏在暖车之中，又让小厮王义穿上孙臧的脏衣，披头散发，装成孙臧的模样来欺骗庞涓。淳于髡在长亭向庞涓道别，让禽滑带孙臧驱车先行，自己亲自押后，几天后，王义脱身逃走。当地官员只见孙臧脏衣扔在地上，不见孙臧本人踪影，慌忙报告庞涓，庞涓怀疑孙臧已投井自尽，连忙派人四处打捞，却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庞涓害怕魏王责备，只得将孙臧投水自尽一事报告魏王。

淳于髡带孙臧离开魏境，来到临淄，田忌亲自出城十里相迎。孙臧入朝拜见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当即要给他封官。孙臧推辞说：“臣寸功未树，不敢接受大王爵禄。再说庞涓如听到臣受齐国重用，必会兴兵制造事端，现在不如将臣归齐一事隐瞒，等用得到臣时，臣再为大王效力如何？”威王答应，于是便让孙臧暂住田忌家中，田忌将他奉为上宾。孙臧想要与禽滑一同去答谢墨翟，但他们师生两人早已不辞而别，孙臧心中叹息不已。齐威王闲暇时，常与宗族大臣比赛跑马射猎，田忌马力不如齐王，屡屡输局。一天，田忌领孙臧一同去参加赛马，孙臧见马力相差不远，但田忌却三赛皆负，于是便私下对田忌说：“主公明日若还举行比赛，我一定能使将军获胜。”田忌说：“先生如真能保证我获胜，我这就去请求大王，用千金作彩头一决输赢。”田忌入宫请求齐威王说：“臣近日屡赛屡输，明日臣愿倾家荡产，以千金作彩，与主公一赌输赢。”威王笑着答应。第二日，宗族大臣都驾着车马前来观看比赛，另外还有数千百姓围观。田忌对孙臧说：“先生究竟有

何良策可使我获胜？千金之赌可不是闹着玩的！”孙臧说：“齐国最好的马匹在大王手中，将军想用自己的马与大王比赛，胜数不大。但我有一计可使将军获胜。参赛的三匹马根据力气大小都有上中下之分，如果将军将自己的下马当做上马，与大王的上马比赛，用上马对其中马，用中马对其下马，这样一来，将军虽败一局，却能赢两局。”田忌大喜道：“妙！”田忌先用下马与威王的上马相比，两马相差很远，田忌输掉千金。威王大笑，田忌说：“还有两匹马呢，等臣全输了，大王再笑臣也不晚。”第二、三局，田忌果然获胜，得到彩头千金。威王心中疑惑，田忌奏道：“今日得胜，并不是臣的马匹力气比大王的马强，而是臣有孙先生相助。”于是便将孙臧的计谋告诉威王。威王叹道：“这虽是小事，却已能看出孙先生智谋过人。”从此对孙臧更加敬重有礼。

再说魏惠王处置了孙臧，便责令庞涓收复中山。庞涓奏道：“中山离魏远离赵近，与他们争这块远离魏国的土地，不如逼他们就近割让土地。臣请求率兵直攻邯郸，以报夺我中山之仇。”惠王准奏。庞涓出动战车五百辆攻赵，兵围邯郸，邯郸守将平选连战俱败，抵敌不住。赵成侯派人用中山之地贿赂齐国，请求出兵援赵。齐威王深知孙臧之才，想把他拜为大将，孙臧辞道：“臣受刑身残，如果让臣拜将率兵，恐怕别国会笑我齐国无人。请主公拜田忌为大将。”威王于是便拜田忌为大将，孙臧为军师，让两人去救援赵国，田忌想率兵到邯郸解围，孙臧阻止他说：“赵将不是庞涓的对手，等我们赶到邯郸，城早被庞涓攻下了。我们不如在半道扎营，扬言要发兵进攻魏国，庞涓闻讯必会退兵回国，我们在半道上设伏攻击他，必会大获全胜。”田忌称好。此时邯郸等候齐国救援不到，守将平选开城投降，庞涓派人去向魏王报捷，自己正想领兵深入，忽然有齐将田忌乘虚攻魏的消息传来，庞涓慌忙撤兵回援。庞涓行到距桂陵二十里的地方，与齐军遭遇。孙臧早已打探到魏军的行动，准备好之后，便让偏将袁达领三千人前来挑战。庞涓之侄庞葱领前锋先到，与袁达接住厮杀，袁达佯装不敌，只斗了二十回合便引兵撤退，庞葱害怕中计，不敢追赶，忙派人去禀告庞涓。庞涓怒斥道：“连一个小偏将都不能擒获，怎能擒获敌军主将田忌？”立即下令大军追击。魏军追到桂陵，只见前面齐军排成一阵，庞涓乘车观看，发现此阵正是孙臧初到魏国时排演的“颠倒八门阵”。庞涓心中起疑，想道：“田忌怎么也懂得这一阵法，莫非孙臧已回到齐国了？”当下也令魏军布阵。此时，田忌从齐阵中闪出喝道：“魏军中能主事的出来相见！”庞涓出阵对田忌说：“齐、魏一向和睦相处，魏、赵有仇，与齐国有什么关系？将军前来与魏国寻仇对敌，实在是大大地失策。”田忌说：“赵国已将中山之地献给我主，我家主公这才派我率兵救赵。如果魏国也肯献几郡土地给我国，我们这就退兵。”庞涓大怒道：“你有什么本事，敢与我对阵？”田忌说：“你既有本事，可认得我这阵法？”庞涓说：“这是‘颠倒八门阵’，我曾从鬼谷先生那里学过，你从那里偷偷学得一招两势，也敢来问我？我魏国连三岁孩童都能识得此阵法！”田忌说：“你既能认出此阵，可敢攻打它吗？”庞涓心中犹豫，若说不敢打，又恐怕丧失士气，于是便厉声答道：“既能识破，怎么不敢打！”转头吩咐庞英、庞葱、庞茅说：“孙臧说此阵能变‘长蛇’，攻头尾会反击，攻尾头会反击，攻中间首尾会同时反击。我现在去攻此阵，你们三人各率一军，只等此阵一变，便分三路同上，使它首尾不能相顾。这样一来，此阵法便可攻破。”庞涓吩咐完毕，便亲率五千精兵上前打阵，才入阵中，就见八

个方位的令旗纷纷转换，再也认不出哪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了。魏军东冲西撞，找不到出路，只见到到处都是刀枪，接着又看见一面面旗帜树起，上面都写着军师“孙”字。庞涓心中大惊，说道：“孙臆果然到了齐国，我中了他的计了！”危急时刻，庞英、庞葱领军从两路杀到，将庞涓救出，但庞涓带入阵中的五千精兵都无一生还，庞茅也被齐将田婴杀死。此战魏军共损兵两万，庞涓心中又悲又羞。原来八卦阵本是按照八个方位排定，加上中央主阵，共是九队车马，它的形状是正方形，等到庞涓入阵，孙臆便将首尾两队人马调出去阻击敌人援兵，只留下七队人马布成了一个圆阵，庞涓不识其中变化，因此才上当。以后唐朝卫国公李靖操演的六花阵，就是在此圆阵基础上发挥出来的。有诗为证：

八阵中藏不测机，传来鬼谷少人知，  
庞涓只晓长蛇势，哪识方圆变化奇？

庞涓知道孙臆在齐军中，心中害怕，连忙与庞英、庞葱星夜逃回魏国。田忌、孙臆大获全胜，凯旋归齐。——这是周显王十七年之事。

庞涓败回魏国，魏惠王因他有攻取邯郸之功，便同意他将功折罪。齐威王从此对田忌、孙臆更加宠信，将军权全部交付二人，相国驺忌担心将来两人会取代自己之位，私下与门客公孙阅商议，想要夺田忌、孙臆之宠。恰好此时庞涓派人携千金来到驺忌门下行贿，要驺忌设法剥夺孙臆军权，驺忌正中下怀，当即派公孙阅假作田忌的随从，带着十两黄金，在夜里去叩打占卜者家门，说道：“我奉田忌将军之命，想求你占卜。”占卜者问：“将军为何占卜？”公孙阅说：“我家将军是大王的宗族，军权在握，威震天下，现在想谋求大事，请你占卜一下，看看是否吉祥。”占卜者大惊说：“这是犯上弑君的事，小人不敢参与。”公孙阅嘱咐他说：“先生既不肯占卜，就请将此事忘了，不要泄露给别人。”公孙阅刚出占卜者家门，驺忌就派人将占卜者抓获，逼他说出为叛臣田忌占卜之事，占卜者说：“虽有人来过小店，但小人确实未给他占卜。”驺忌当即入朝，将田忌占卜的话告诉威王，又将占卜者叫来作证。威王果然心中起疑，从此天天都派人到田忌府中刺探动静。田忌闻听威王疑己，便托病交出了军权，孙臆接着也辞去了军师之职。第二年，齐威王去世，太子辟疆继位，称齐宣王。宣王深知田忌忠诚，孙臆多智有才，又将二人召回，官复原职。

再说庞涓初时闻听齐将田忌、孙臆被罢职不用，心中大喜道：“我现在可以横行天下了！”这时，韩昭侯攻灭了郑国，赵国相国公仲侈到韩称贺，与韩国商定第二年联兵攻魏，并约好灭魏之后，韩、赵两国共分魏国土地。庞涓闻听此讯，向魏惠王奏道：“听说韩国准备助赵攻魏，我们今日可乘他们尚未合兵之机，先攻韩国，挫败他们的图谋。”惠王答应，当即命令太子申与庞涓率兵攻韩。

##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话说庞涓与太子申领兵攻韩，行到外黄，有位名叫徐生的老百姓求见太子申。太子申问：“先生要见我，不知有何指教？”徐生答：“臣有一计可使太子百战百胜，太子想知道吗？”申说：“请先生指教。”徐生问道：“太子认为这世上还有比魏国更富强的国家，比魏王更崇高的权位吗？”申答：“没有。”徐生又说：“现在太子亲自领兵攻韩，如果成功，将来也不过是继位为王，执掌魏国，万一失败，太子可怎么办呢？没有兵败的危险，又有称王的荣耀，这就是小人所说的百战百胜之计。”申说：“我已明白先生的话了，我明日就班师回国如何？”徐生摇头说：“太子虽肯听从小人的劝说，但也未必行得通。俗话说一人遭烹，众人食羹，现在想吞吃太子的肉羹的人很多，太子现在想撤军回国，人家又怎肯听从你的话？”徐生说完辞去。太子想下令班师回国，庞涓说：“大王将三军交给太子，如今未见胜败，太子就匆匆下令撤军，这与战败脱逃又有什么不同？”众将也都不愿就此班师。太子申无奈，只得下令三军继续深入，攻到韩国都城。韩哀侯派人向齐国告急，求齐国出兵救援。齐宣王召集群臣商议，问道：“救援韩国与不救援韩国，两者哪个更有利？”相国驺忌不主张出兵，田忌、田婴主张出兵，独有孙臧一人默然无语。宣王问：“军师一言不发，是不是认为救与不救都对我齐国不利？”孙臧答道：“正是。魏国自恃强大，前年攻赵，今年伐韩，自然也不会放过我们齐国。若按兵不救，等于束手将韩国送给魏国，白白使魏国势力增强，因而不救不行；魏国刚刚与韩国交战，在韩国未败之前出兵救它，等于替韩国承受战争，我们损兵折将，韩国反而会坐享其安，因而出兵救援也不利。”宣王问：“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处之？”孙臧答道：“为齐国考虑，应该先答应出兵救韩，韩国知道齐国将去救援，必会全力抗敌，魏国也必会全力攻韩。我们等双方精疲力竭后，再出兵攻魏救韩，这样出力少而功劳大，岂不比前两者为好？”宣王鼓掌称好。于是便答应韩国使者说：“齐国援军早晚就到。”韩哀侯闻讯大喜，统率军民奋力抵御，双方交战五六次，韩军都未能完全顶住魏军的进攻。韩哀侯又派使者赴齐催行，齐宣王于是便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孙臧为军师，率战车五百辆赴韩救援。田忌想领兵直逼韩国都城，孙臧阻止说：“不可，不可！过去我们救赵，未到赵国就替他们解了围，如今救韩，也不必非到韩国去不可。”田忌问他：“军师有何计策？”孙臧答道：“排难解纷的关键，在于攻敌所必救，今日之计，只有用重兵直逼敌人都城才是上策。”田忌听从其计，下令三军齐向魏国都城进发。庞涓连战连胜，率魏军直逼韩国新都，这日忽然有魏国使者前来报警，说：“齐军再次攻入我国国境，请元帅速速班师。”庞涓大惊，急忙传令退军返回，韩国军队也不追赶。孙臧知道庞涓将到，对田忌说：“三晋兵马素来骄悍，看不起齐国军队，我们现在就借助他们的轻敌之心来击败他们。《兵法》说：‘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军，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我军深入魏地，现在就应该假装怯战的样子，引诱他们上当。”田忌问：“怎样诱敌呢？”孙臧说：“今日造十万个灶坑，明后日逐渐减少，敌人见我们灶坑减少，必会认为我军士卒怯战，逃亡过半，他们便会急追争利，我们就可趁其骄狂轻敌，体力疲惫之机将他们歼灭。”

再说庞涓领兵向西南行进，他想到韩兵屡战屡败，自己眼看就要大获全

胜，没想到又被齐兵打搅，心中不由怒火中烧。回到魏境，齐兵已经撤走，庞涓观看齐军扎营之处，发现灶坑很多，令人一数足有十万，庞涓大惊说：“齐军人数如此众多，还真不能轻敌！”第二天，庞涓来到齐军留下的另一处旧营，发现灶坑已减少到五万，第三天仅剩三万。庞涓拍手大喜道：“老天真是佑助我魏国啊！”太子申问他：“将军还没见到敌人影子，为何就喜形于色呢？”庞涓说：“齐人一向兵弱怯战，现在他们来到魏国，不到三天，士卒就逃亡过半，真是不堪一击！”太子申说：“齐人狡诈多计，将军不可轻敌。”庞涓不听，说：“田忌等人这次自己来送死，我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抓，以雪我桂陵兵败之耻。”当下传令，选出精兵两万，与太子申分为两队，兼程追击，又令庞葱率后军慢慢跟进。孙臧派人打探庞涓的消息，探子回来报告：“魏兵已过沙鹿山，如今正不分昼夜地兼程前进。”孙臧屈指计算，料定敌人在日暮时分必到马陵。那马陵道在两山中间，山高谷深，正好埋伏兵马。孙臧将一棵大树留下，命令士卒将其他树木全部砍倒，堆放堵塞在路上，又把剩下的那棵大树朝东一面的树皮刮掉，用黑煤在上面写下“庞涓死此树下！”六字，上面横批四字：“军师孙示。”同时司令部将袁达、独孤陈各选弓弩手五千在附近埋伏，吩咐他们：“只等树下有火光出现，就一齐放箭。”孙臧又令田婴领兵一万，在离马陵道三里处埋伏，只等魏军进入山谷，便从后面截杀，自己则和田忌领兵远远扎营，准备接应。

庞涓领兵一路追击，他打听到齐军刚过不久，恨不得一步赶上。来到马陵道时，正好日落西山，这时是十月下旬，天上也没有月光。前哨来报：“前面树木阻住道路，难以前进。”庞涓怒斥说：“齐兵怕我追击，这才使此计阻止我军。”正想指挥手下军士搬木开路，忽然看见前面大树树皮被人剥下，上面隐隐有字迹，但却因天色昏黑，看不清楚。庞涓命军士点火照亮，众士卒一齐点起火把，庞涓在火光映照下，看清了树上的字，他大惊叫道：“我又中了孙臧的计谋！”急忙转身下令撤退。庞涓话音未落，隐藏四周的袁达、独孤陈两军已是万箭齐发，箭如聚雨，魏军军中大乱。庞涓身受重伤，他料定自己无法脱身，于是长叹道：“我从前不杀孙臧，今日终使这小子名扬天下了！”遂拔佩剑自刎而死。庞涓之子庞英也中箭身亡，魏军士卒死伤更是不计其数。史官有诗道：

昔日伪书奸似鬼，今宵伏弩妙如神。

相交须是怀忠信，莫学庞涓自陨身！

昔日庞涓下山时，鬼谷子曾说：“你必以欺人开始，以被人欺告终。”庞涓伪造假信，害得孙臧身残佯疯，今日也受孙臧暗算，中了孙臧减灶诱敌之计。鬼谷子又说：“遇马而瘁。”庞涓果然死在马陵。庞涓从出仕魏国到中埋伏身死，总共十二年，正好应了花开十二朵之兆，由此可见鬼谷子的占卜之术真是妙不可测。

当时太子申正在后队，他闻听前队误入敌人埋伏，匆忙停兵不前，没想到却被田婴领一军从后面包抄，魏军士卒心惊胆颤，连忙四散逃走，太子申势单力孤，被田婴生擒。田忌与孙臧领大军赶来接应，三军会合，直杀得魏军尸横遍野。齐军大获全胜，田婴押着太子申，袁达、独孤陈带着庞涓父子的尸首前来献功，孙臧亲手斩下庞涓的首级，将它悬挂在车上，齐军凯旋而归。太子申害怕受齐人侮辱，在路上自刎而死，孙臧闻讯叹息不已。齐军行到沙鹿山，与庞葱所率的后续前兵相逢，孙臧命人挑出庞涓人头向敌军示威，魏兵见主将已死，无心交战，纷纷夺路逃命而去。庞葱下车投降，田忌想将

他处死，孙臆劝解说：“做恶的只有庞涓一人，与他侄儿无关。”孙臆将太子申和庞英的两具尸体交给庞葱，让他回去报告魏王，说：“叫魏王速速上表归降，否则齐国大军再到，魏国宗庙社稷难保。”庞葱连声答应而去。

这是周显王二十八年之事。

田忌等人率军回国，齐宣王大喜，大摆宴席犒劳众将，并亲手为田忌、田婴、孙臆等人把盏敬酒。相国驺忌想起过去私受庞涓贿赂、陷害田忌之事，心中十分愧疚，于是便托病交还了相印，齐宣王遂拜田忌为相国，田婴为大将。齐宣王还想加封军师孙臆，孙臆推辞不受。孙臆亲手将祖父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抄好，献给宣王，说：“臣以残废之身，蒙受大王厚爱重用，现在臣上已报答了主上隆恩，下已洗雪了个人仇怨，心愿已足。臣所学的兵法战策都已记载在这部书中，大王将臣留下也无用处，请大王赐臣一片闲地，让臣苟延残年。”宣王留他不得，于是便将石闾山封赐给他。孙臆在山中住了一年，一日忽然不见，有人说他已被恩师鬼谷子超度成仙，此是后话。武成王庙有《孙子赞》写道：

孙子知兵，翻为盗憎；刖足衔冤，坐筹运能。救韩攻魏，雪耻扬灵；  
功成辞赏，遁迹藏名。揆之祖武，何愧典型！

齐宣王将庞涓首级挂在都城大门之上，以振国威，并派人向各国诸侯报捷，各国诸侯无不心惊，韩、赵二君尤其感激齐王援救之恩，亲自前来朝贺。宣王想与韩、赵两国联兵伐魏，魏惠王十分害怕，连忙派人向齐国朝贺归附。齐宣王约请韩、赵、魏三君在博望城会盟，三国不敢不从。此后齐宣王自恃强大，开始沉溺酒色，他令人在城中修筑雪宫，又开郊外土地四十里作为猎场，终日歌饮射猎；他宠信驺衍、田骈、接舆、环渊等文人说客，重用王骀等奸佞小人，日日从事清议空谈，荒废实政。田忌心中忧虑，多次对宣王进行劝谏，宣王不听，田忌郁郁而死。

一天，宣王正在雪宫饮酒作乐，门外忽然来了一位相貌奇丑、衣衫破烂的妇人，声称要见齐王，守门卫士将她拦住，喝道：“丑女是什么人，也敢来见大王！”丑妇说：“我是齐国无盐人，复姓钟离，名春，现在年已四十，尚未出嫁。我听说大王在宫中饮宴，特来求见，想入后宫侍奉大王。”卫士们掩口笑道：“这是一个世上最厚颜不知羞耻的女人。”卫士入宫报告宣王，宣王将钟离春召入，侍宴群臣见钟离春奇丑无比，也都纷纷暗笑。宣王开口说道：“我宫中妃嫔侍女已满，妇人相貌丑陋，却敢以平民身份求见一国君王，想来你一定有什么奇特的才能。”钟离春答道：“妾没有别的才能，只会用体态身形来预示未来”。宣王说：“那你就为我预示一下，如预示得不对，我要将你当即斩首。”钟离春于是先瞪目凝视，后又张牙露齿，接着又将手挥了四下，然后拍着膝盖叫道：“危险了，危险了！”宣王不明白她的意思，转身去问身旁大臣，群臣也是莫明其妙。宣王说：“钟离春，你上前来为寡人说说这些动作都是什么意思。”钟离春嗑头说：“大王若答应恕妾不死，妾才敢说。”宣王说：“恕你无罪。”钟离春说：“妾瞪目远望，是替大王观看远处即将燃起的烽火；张牙露齿，是替大王惩戒拒绝接受忠言劝谏的口舌；挥手四下，是替大王驱赶身旁的奸佞小人；手拍膝盖，是替大王拆毁歌饮游宴的楼台。”宣王大怒喝道：“我哪有这四大过失？村妇竟敢胡说八道！”喝令卫士将钟离春斩首。钟离春说：“请让妾把大王的过失解释一下，然后再把妾处死。妾听说秦国任用商鞅，国家变得强盛，不久就会兵出函谷关，与齐国争雄，大王现在朝中缺乏良将，边疆戍防松懈，所以妾才

替大王观看远处的烽火。妾又听说，‘国君有直言敢谏之臣，国家不会亡；父亲有直言敢谏之子，家族不会亡’，如今大王沉溺酒色，荒废国政，排斥忠直敢谏之臣，所以妾才张牙露齿要大王接受劝谏。大王左右，王驩等人只会阿谀奉迎，驸衍等人只懂清谈空议，妾担心这些人误国，所以要挥手替大王将他们驱走。大王修建宫殿开猎场，消耗国力，劳累百姓，所以妾暗示大王将它们拆毁。大王有这四大过失，齐国已是危如累卵，妾冒死向大王进谏，大王若能采纳，妾虽死无憾。”宣王叹道：“假如没有钟离春到来，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竟有如此多的过失。”当即下令散宴，用车将钟离春带回宫中，要立她为王后。钟离春推辞说：“大王不纳妾的忠言，要妾的身子又有何用，”从此齐宣王礼贤下士，疏远了奸佞空谈之人，起用田婴做了相国，又封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大治。宣王将无盐城分封给钟离春，称她为无盐君，这是后话。

再说秦相国卫鞅闻听庞涓死去，向孝公奏道：“秦、魏两国相邻，魏国存在是秦国的心头大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现在魏国被齐军击败，诸侯纷纷背叛，我们可乘此天赐良机出兵攻魏，魏国抵敌不住，必然向东迁移。这样我秦国便可依凭地险兵强，乘势东出，将中原各国制服，成就帝王大业。”孝公准奏，于是使命卫鞅为大将，公子少官为副将，领兵五万攻打魏国。秦军出咸阳向东进发，警报已传到魏国西河，西河守将朱仓命人向都城告急。惠王召集群臣商议御敌之计，公子卬奏道：“卫鞅从前在魏国曾与臣有过一段交情，臣也向大王举荐过他。现在臣愿领兵前往，先与他们讲和，如果秦人不肯答应，我们再守城御敌，同时向韩、赵请援也不迟。”群臣纷纷赞同公子卬的计策，惠王于是便拜公子卬为大将，让他领兵五万进驻吴城，救援西河之急。——这吴城是吴起镇守西河时所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公子卬正想给卫鞅写信，忽然有守城军官来报说：“秦相国派人来送信，信使已在城下。”公子卬命人用绳索将秦信使拉上城，自己拆信看道：

我与公子情同手足，如今虽各为其主，领军相持，但又怎能忍心发兵交战，自相残杀呢？我想和公子相约在玉泉山痛饮，握手言和，既使两国免受战乱之苦，又使千秋万代的后人们称颂我们的友情。公子如肯应允，请指定一个相会日期。

公子卬读完大喜道：“这也正是我的意思。”令人款待秦国信使，回信道：

相国不忘昔日友情，愿化干戈为玉帛，正合我意。

三天之内，请相国指定一个相会之日，我无不听从。卫鞅得到回信，大喜道：“我的计谋已行得通了。”又派人到吴城商定相会日期，秦使见到公子卬说：“秦军前营已经撤走，其他各队人马只等元帅与我相国会后，也会撤兵回国。”又向公子卬献上旱藕、麝香说：“这是秦地特产，旱藕补益身体，麝香可以辟邪，相国特派小人将这些献给元帅，以表示不忘旧日之情。”公子卬以为卫鞅真的敬重自己，对他更加坚信不疑。卫鞅假传军令，将前营撤退，让公子少官率兵先行，暗中却吩咐他们以打猎补充食物为名，埋伏于狐岐山、白雀山等处，只等相会之日山上放炮为号，便一齐杀出，将魏国人马一网打尽。

到了相会之日，清晨卫鞅先派人去吴城报告说：“相国已先到玉泉山等候，所带随行人员不过三百人。”公子卬毫不起疑，用车装载酒食，又带着一队乐师，出城前去相会。卫鞅在山下迎接，公子卬与他相见，各叙昔日交

情，又谈到今日言和退军一事。两边都准备了酒食，公子卬要尽地主之谊，先向卫鞅把盏敬酒，卫鞅也向他回敬。酒过三巡，卫鞅命军士将魏国的酒食撤去，改用本国酒食，并让两个秦国武士上前侍奉，这俩武士一个叫乌获，能单手举起千钧之物，一个叫任鄙，能赤手空拳搏杀虎豹。卫鞅举杯劝酒，同时用目光暗示左右，左右得令，跑到山顶点响了号炮，接着山下又有号炮传来。公子卬大惊道：“现在为何放炮，相国难道在使计骗我吗？”卫鞅笑道：“暂且骗公子一次，回头我再向公子陪罪。”公子卬心慌意乱，想要逃走，却被乌获紧紧按住，动弹不得，任鄙指挥众人捉拿公子卬的随从，埋伏在山谷中的秦公子少官也率人四处捕拿魏国的车仗人马，随公子卬前来赴会的魏国兵将无一脱逃。卫鞅吩咐将公子卬打入囚车，先送回秦国报捷，又命人给公子卬的随从松绑，赐酒替他们压惊，并把原来的车仗交给他们说：“你们就说元帅赴会归来，骗吴城守军打开城门，成功后我一定重赏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现在就将你们斩首。”众人怕死，只得遵命前往。卫鞅让乌获扮作公子卬坐在车中，让任鄙扮做护送公子卬的秦国使臣紧跟其后。吴城守军认出是自家人马，赶紧开城迎接，乌获、任鄙两位勇士一齐发难，奋起神力将城门击碎，又把上前阻拦的魏军官兵一一打倒。卫鞅率大军随后跟进，乱杀一阵后将吴城占据。西河守将朱仓闻听主帅被俘，料定西河难守，弃城逃走。卫鞅长驱直入，直逼安邑。魏惠王大惊，派大夫龙贾到秦军求和，卫鞅说：“魏王不肯用我，我才到秦国做官，秦君赐我高爵厚禄，现在又将军权交给我，我若不灭掉魏国，有负秦君重托。”龙贾说：“人们常说：‘良鸟恋旧林，良臣恋故主。’魏王虽未能重用相国，但也没有听从公叔痤之言杀害相国，相国怎能毫无情义？”卫鞅沉思半晌说道：“要我撤军也可以，但你们必须将黄河以西土地割给秦国。”龙贾回奏惠王，惠王答应，让龙贾将地图契约献给卫鞅，卫鞅按图受地，凯旋而归。魏惠王因安邑距秦国较近，遂迁都大梁，从此魏国也称梁国。

秦孝公表彰卫鞅之功，将过去从魏国夺来的商於等十五城赐给卫鞅作封地，称为商君，后世也因此称卫鞅为商鞅。卫鞅谢恩回府，对众家臣说：“我以卫君旁支远族身份入秦，辅佐秦君治理国家，使秦国变得富裕强大，现在又领兵从魏国夺得七百里土地，秦君将十五城赐给我为封地，人生的荣华得意可说是到了顶点了！”家臣们纷纷称颂，有一人厉声打断他们说：“你们寄居在商君门下，怎能谄媚奉迎陷害主人？”众人一看，说话的正是卫鞅的贵客赵良。卫鞅说：“先生说众人谄媚奉迎，你倒说说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如何？”赵良答道：“五羖大夫做穆公相国，辅助穆公三次平定晋国的内乱，攻灭周围小国二十个，使穆公成为西方霸主。五羖大夫仁慈爱民，深得百姓爱戴，去世之时，百姓沿途哭送，如丧考妣。现在君做秦国相国八年，政令虽然得以实施，但因用法过严，杀戮太多，百姓只畏惧君的威严而不感激君的恩德，只知道追逐功利而不明晓大义所在，太子更因君伤害他的老师，对君仇恨入骨。一旦秦君晏驾，君的性命都难以保全，还说什么商於的荣华富贵？君不如举荐贤能之士代替自己，辞去官爵俸禄，归耕陇田，这样或许还能有保全自己的希望。”卫鞅怫然不乐。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驪继位为君，称惠文公。卫鞅自恃是前朝老臣，举止傲慢，太傅公子虔过去被卫鞅削去鼻子，心中怀恨不已，这时便与公孙贾一同奏道：“人们常说：‘大巨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卫鞅立法治秦，使秦变强，父老百姓只知道有卫鞅之法，不知有秦国之法，如

今卫鞅又得十五城为封地，权重位尊，将来必会有谋反犯上之举。”惠文公说：“我也深恨此贼，但他是先王的老臣，如今谋反之心尚未明显，姑且再容他几日。”派人将卫鞅的相印收回，让他退归自己的封地商於。卫鞅上朝辞行，准备车马出城，其仪仗声势比起列国诸侯有过之而无不及，百官纷纷饯行相送，秦国朝堂为之一空。公子虞、公孙贾将此事密告惠文公，说：“卫鞅不知反悔，反而盗用诸侯车驾仪仗，如让他返回商於，必会谋反。”甘龙、杜挚也出面为此事作证。惠文公大怒，当即命令公孙贾领武士三千，追杀卫鞅，公孙贾欣然领命出朝。都城百姓怨恨卫鞅已久，此时闻听公孙贾领兵追杀他，纷纷跟随而去。卫鞅乘车出城，刚走上百余里，就听到后面喊声大作，派人探听，知道是惠文公派兵追杀。卫鞅心中大惊，急忙脱下身上官服，扮作一个小兵匆匆逃去。卫鞅逃到函谷关，见天色已晚，便到一家旅店投宿。店主向他索要身份证明，卫鞅说没有，店主说：“商君立法，不许收留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违者斩首。我不敢让你留宿。”卫鞅叹道：“我制订这一法令，实在是自害其身啊！”于是连夜奔行，混出函谷关，来到魏国。魏惠王深恨卫鞅欺骗公子卬和向自己逼取黄河以西土地，便想下令将他囚禁，转送给秦国。卫鞅害怕，又逃回封地商於，想起兵反秦，结果被公孙贾拿获。惠文公宣布了卫鞅之罪，命人将他押到闹市，五牛分尸，百姓纷纷争抢着吞食其肉，惠文公又下令将卫鞅灭族。可怜卫鞅八年变法，使秦国富强，今日却遭分尸灭族之祸，这都是他昔日行法用刑过于苛刻所致。这是周显王三十一年之事。后人诗叹道：

商於封邑未经年，五路分尸亦可怜！

惨刻从来凶报至，劝君熟读《省刑》篇。

卫鞅死后，秦国百姓歌舞欢庆，如释重负，六国闻讯，也都纷纷庆贺。甘龙、杜挚过去被卫鞅割职，现在都官复原职，公孙衍被拜为相国。公孙衍劝惠文公吞并巴、蜀之地，改称秦王以号令天下，并要求各诸侯国像魏国那样割让土地作为贺礼，否则就发兵征讨。惠文公于是改称秦王，并派使者通知各国，要他们割地相贺，诸侯们犹豫不决。其中只有楚威王熊商，由于任用昭阳，刚刚将越国攻灭，杀死了越王无疆，地广兵强，敢与秦国为敌。秦国使者到楚，被楚威王斥退，于是便有洛阳人苏秦以“兼并”之计来游说秦王。

## 第九十回

### 苏秦合纵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话说苏秦、张仪辞别先生鬼谷子下山，张仪自去魏国，苏秦则回到洛阳老家。苏秦现有老母在堂，他本有一兄二弟，如今兄长去世，剩下苏代、苏厉两个弟弟。苏秦离家数年，今日重新团聚，全家欢喜，自不必说。过了几天，苏秦想出外游仕列国，于是便向母亲请求，想变卖家产，作为川资路费。老母、寡嫂和妻子阻止他说：“你不愿从事耕种工商，竟想通过口舌来博取富贵，日后生计无着，穷困潦倒，可就悔之晚矣！”苏代、苏厉也说：“兄长如真的精通游说之术，何不就近游说周王，在家乡也能博取功名富贵，又何必离家远行呢？”苏秦被全家阻拦，只得就近游说周显王，向他讲述自己的富国强兵主张。显王将他留在馆舍，周显王的左右大臣都知道苏秦出身农商之家，怀疑他的主张空疏迂腐不切实际，都不肯在周显王面前保举他。苏秦在馆舍一住年余，不得进身重用，于是便发愤回家，将家中产业尽数变卖，换得黄金百镒，他让人为自己做了一件黑色貂裘，又买下车马雇上随从，周游列国。苏秦沿途探访各地的山川地形与风土人情，将天下的形势利害详尽记载下来。如此几年，苏秦仍未受到列国重用，他听说卫鞅被封为商君，甚得秦穆公欢心，便西行来到咸阳。等他到了咸阳，穆公已经去世，卫鞅也已被处死，于是苏秦请求拜见惠文王。惠文王将他召到大殿，问他：“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敝国，有什么要指点寡人的吗？”苏秦奏道：“臣听说大王要求各国诸侯割地，是想要安坐而吞并天下吗？”惠文王说：“是。”苏秦说：“大王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胡貉作屏障，更有沃野千里、雄兵百万，凭大王的贤能，秦国百姓的众多，如果肯听从臣的计谋，吞并诸侯、周室，一统天下易如反掌。世上哪里有安坐就能成就大业的呢？”惠文王刚刚处死卫鞅，心中十分憎恶游说之士，便推辞说：“我常听人说：‘羽毛未丰，不能高飞’。你说的这些我眼下还无法做到，等以后兵力雄厚再说吧。”苏秦退下，将古代帝王以武力得天下的方策汇编成书，共十几万字，第二天将它献给惠文王，惠文王虽然将书收下，却依旧未有起用苏秦之意。苏秦又去拜见秦相公孙衍，公孙衍嫉妒苏秦之才，不肯引荐他。

苏秦在秦国又呆了一年，所带黄金已经用完，身上所穿貂裘也已破旧，他无计可施，只得将车马仆人卖掉，作为回乡路费，自己担着行李徒步回家。母亲见他这种狼狈相，对他出言责骂，妻子正在织布，见苏秦回来，竟不下机相见；苏秦饥渴难耐，向嫂子要饭吃，嫂子说家中无柴，不肯为他做饭。真个是：

富贵途人成骨肉，贫穷骨肉亦途人。

试看季子貂裘敝，举目虽亲尽不亲。

见此光景，苏秦不觉落泪，叹道：“一身贫贱，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母亲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啊！”于是查检书箱，看到一册太公《阴符篇》，苏秦忽然醒悟道：“鬼谷先生曾说：‘如果游说不得志，只须仔细探讨此书，自会大有收益。’”从此苏秦闭门苦读，昼夜不息，夜晚因倦想睡，使用铁锥刺其腿部，鲜血直流到脚上。他读通《阴符篇》，尽得书中要义，然后将它和自己掌握的各国形势揣摩对比，一年之后，天下分合兴亡大势已了然于胸，苏秦自慰说：“我苏秦有如此学识，用它来游说各国掌权人，出入朝堂，取得卿相之位实在是易如反掌。”于是对其弟苏代、

苏厉说：“我学业已成，眼下取得功名富贵就如将寄存的东西取回，两位兄弟可帮我出些路费，我日后得志，必当将两位兄弟举荐给国君。”又把《阴符篇》讲解给两个兄弟，苏代、苏厉也有所领悟，于是便各出黄金钱财，助苏秦出游。

苏秦辞别母亲妻嫂，想再去秦国，但转念又想：“当今七国之中，以秦国最为强大，本可以辅助它成就帝业，无奈秦王不肯用我。我现在去秦国，如果再像从前那样，怎有脸面还乡？”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帮助六国拒秦的计策。苏秦东行来到赵国，此时赵肃侯在位，其弟公子成被拜为相国，称奉阳君。苏秦先游说奉阳君，奉阳君不肯听从，苏秦于是离开赵国，北行到燕国，苏秦求见燕文公，燕文公左右之人都不肯为他传话。苏秦在燕国一住年余，路费川资花光，旅店主人见他可怜，借给他一百小钱，这才使他免受饥饿之苦。这日正值燕文公出游，苏秦跪在路旁求见，文公问他姓名，知道他是苏秦，大喜道：“听说先生曾把十万字治国之策献给秦王，我心中很是羡慕，深憾不能拜读先生大作。现在先生肯亲自来指教我，实在是我燕国的福份。”遂将苏秦召回朝堂，鞠躬请教。苏秦奏道：“大王位列七国，有土地二千里，兵卒数十万，战车六百，马匹六千，但比起中原各国，还不及人家一半。现在大王耳朵听不到铁马金戈之声，眼睛看不到车翻将损之危，安居太平，大王可知道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吗？”燕文公说：“我不知道。”苏秦说：“燕国之所以不被别国攻伐，是因为南面有赵国做屏障，如今大王不努力与近邻赵国结好，反而想通过割让土地来讨好远在西方的秦国，这不是大大的失策吗？”燕文公说：“那么我该当怎样做呢？”苏秦答道：“依臣之见，不如先与赵国结好，然后再联合其他四国，合力与秦相抗，这才是保证燕国久安的办法。”燕文公说：“先生想用南北合纵共抗西方强秦之计，来保证燕国安宁，我当然同意，但只怕其他五国不肯合纵结盟。”苏秦说：“臣虽不才，愿代大王去见赵侯，与他缔结盟约。”燕文公大喜，当即向苏秦提供金帛路费、高车驷马，让武士护送他赴赵。此时奉阳君赵成已死，赵肃侯闻听燕国护送苏秦来到，忙降阶相迎道：“贵客远来，有何指教？”苏秦奏道：“天下才士贤人，无不颂扬君的高义，都愿向君尽忠，只是因为前相国奉阳君嫉贤妒能，人们这才裹足不前。如今奉阳君身死让位，臣这才敢向君献上忠言。臣听说‘保国不如安抚百姓，安民不如善交邻国’。如今函谷关以东各国，以赵国最为强大，赵国方圆土地有二千多里，兵卒有数十万，又有战车千辆，马匹上万，粮草众多，可供数年使用。秦国最忌讳的也是赵国，它如今之所以不敢发兵攻赵，只是害怕韩、魏袭其后路，所以韩、魏两国实是保护赵国的屏障。韩、魏无高山大川之险可凭，一旦遭秦国大举进攻，势必难以抵敌，韩、魏一亡，大祸马上就会降落在赵国头上。臣曾考察天下地图，各国土地相加比秦国多出万里，兵力也比秦国多出十倍，假使六国联合，协力对付西方，破秦易如反掌。现在秦国以武力恐吓各国诸侯，让各国割地求和，不战而割让国土，实际上等于自我破灭。攻破敌人与自我破灭，哪一个对六国更有利呢？依臣之见，君不如与六国君臣在洹水会盟，结为兄弟盟邦，秦攻一国，则六国共同出兵救援，六国中如有背盟毁约者，则由其他五国出兵征讨。秦国虽然强暴，它又怎敢以一国与天下为敌呢？”赵肃侯说：我还年轻，执掌君位不久，还从未听到如此高论。先生想纠合诸侯合纵抗秦，我怎敢不听从！”于是便将相印赠给苏秦，赐给他一所大宅，又给他车驾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匹，让苏秦作为“纵约长”出使游说各国合纵

抗秦。苏秦先派人带着百两黄金去燕国酬谢曾借给自己一百小钱的旅店主人，正想动身起程，赵肃侯忽然派人来召，说有急事商议。肃侯说：“适才边关有人来报，说‘秦国相公孙衍出兵攻魏，俘获魏国大将龙贾，斩杀魏国士卒四万五千人，魏王割让黄河以北十城求和，公孙衍正打算转道攻赵。’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苏秦闻听此言，暗暗吃惊道：“秦国兵马若攻到赵国，赵君也必然会仿效魏国，向秦国割地求和，这样一来，我的南北合纵抗秦的主张就行不通了。”苏秦情急生智，故意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拱手答道：“秦军远来疲劳，未必能攻到赵国，即使他们来了，臣也有办法使他们退去。”肃侯说：“那就请先生暂且留在敝国，如果秦兵真的未来，再请先生离开寡人去游说各国。”这句话正中苏秦下怀，他满口答应退下。苏秦回到府中，将一个叫毕成的心腹之人召到密室，吩咐他说：“我有一个老同学，名叫张仪，字余子，是魏国大梁人。我现在给你千金，你可扮作一个商人，改名为贾舍人，到魏国去寻访张仪。”接着又把见到张仪后如何应付对答告诉毕成，毕成领命赶赴大梁。

再说张仪离开鬼谷返回魏国，因家境贫寒，想就近在魏惠王那里谋取官职，却未能如愿。后来张仪见魏军屡战屡败，便带着妻子到了楚国，投在楚相昭阳门下。昭阳领兵攻魏，大败魏军，攻取襄陵等七城。楚威王为了表彰他的战功，将无价之宝和氏璧赐给他。什么叫和氏璧？楚厉王末年，有一个楚国人名叫卞和，卞和在荆山找到一块未经琢磨的宝玉，把它献给楚王，楚王让玉工鉴定，玉工说：“这是一块石头。”楚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将卞和的左脚砍去。到了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玉工依旧认定它是石头，武王下令将卞和的右脚砍去。到楚文王即位为君，卞和还想前去献玉，但却因双足被砍，无法行动，于是便将玉石抱在怀中，在荆山脚下放声大哭，三日三夜后，眼泪流尽，眼中流出鲜血。有了解卞和从前经历的人问他说：“你再去献玉，还得受刑被罚；也得不到千金重赏，你不必如此悲痛啊！”卞和说：“我并不是想得到赏金，我难过的是明明是良玉却被人认为是块石头，明明是忠贞之士却被人认为是个骗子，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却无法表白辩明。”楚文王闻听此事，让人将玉石取来，又令玉工认真琢磨，发现它果然是一块无瑕美玉，于是便将它加工成一块玉璧，为它取名“和氏璧”。楚文王敬重卞和的忠诚执著，赐给他大夫的俸禄，让他颐养天年。现在襄阳府南漳县荆山顶上有一个池塘，池塘边有一座石屋，名叫抱玉岩，相传就是卞和抱玉痛哭的地方。此时楚威王因昭阳灭越败魏，功勋卓著，便将和氏璧赐给他。昭阳自从得到宝璧，十分珍惜，每日都将它带在身边，不敢片刻分离。一天，昭阳到赤山游玩，随行的有宾客仆从百余人。赤山脚下有一处深潭，相传姜太公曾在此垂钓，深潭边建有一座高楼，众人便在楼上饮酒作乐。酒至半酣，宾客们请求昭阳将和氏璧取出，让大家见识一下，昭阳于是便命守宝的仆人将宝匣从车中取出，自己亲手用钥匙将锁打开，解开三层锦套，只见宝璧玉光灿烂，照人颜面。众宾客互相传递观赏，赞不绝口。正在玩赏之际，有一个昭阳的随从来报说：“潭中有大鱼跳起。”昭阳起身凭栏观看，众人也一起跟着走上前去，那大鱼一跳丈余，潭中群鱼也随它一同跳跃。一会儿东北天边出现一团乌云，眼看大雨将到，昭阳吩咐：“收拾回城。”守宝仆人想将和氏璧收入匣中，却不知刚才传到谁的手中，现在竟然找不见了，众人大乱。昭阳回到府中，命令门客追查盗宝之人，门客说：“张仪一贫如洗，平素人品不端，要真有人盗宝就一定是他。”昭阳心中也怀疑张仪，于

是便让人将他捉拿用刑，逼张仪招供，张仪确实未曾盗宝，哪肯供认服罪，结果被鞭笞数百下，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昭阳眼见他性命难保，只得将他放回，旁边有可怜张仪的人，将他送回家中。张仪妻子见他这等模样，流泪说道：“你今日含冤受辱，都是因读书游说而致，如果安心在家务农，哪会有此横祸临头？”张仪张嘴让他妻子观看，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道：“当然还在。”张仪说：舌头在，便有本钱，我不会这么穷困潦倒下去的。”张仪待伤养好，又重新返回魏国。

贾舍人来到魏国时，张仪已回乡半年，他听说苏秦游说赵国，颇受重用，正想前去拜访。这天他偶然出门，恰好遇上贾舍人在他门外停车休息，张仪上前问话，得知贾舍人从赵国来，便问道：“苏秦做了赵国相国，可是真的？”贾舍人故意问道：“先生是谁，与我们相国认识吗？”张仪于是便将自己与苏秦同学鬼谷子门下一事相告。贾舍人说：“如真是这样，先生为何不去投奔？相国一定会将你举荐给赵君。小人买卖已做完，正想返回赵国，先生如不嫌小人微贱，小人愿与先人同车赴赵。”张仪欣然应允，到了赵都郊外，贾舍人说：“小人家住郊外，眼下有事，只得与先生暂别，过几日一定去上门拜访。”张仪辞别贾舍人，下车入城。第二天便赶到苏秦相府前，送上拜帖求见。苏秦预先告诫门人，不许为张仪通报，张仪一直等了五天，才将拜帖送上，苏秦又以政务繁忙为借口，要求改日相会。张仪又等了几天，还不见苏秦召见，心中十分气恼，便想离开赵国回乡，旅店主人将他拉住说：“你已向相府送去拜帖，未见发落，万一以后相国派人召你，我们怎么应答呢？就是等上一年半载，我们也不敢放你走。”张仪气闷，向众人询问贾舍人的住处，众人都说不知。又过了几天，张仪再次向苏秦相府送去拜帖，苏秦传令：“明日相见。”第二天，张仪一大早就赶到苏秦门下等待召见，苏秦为了显示威仪，预先做了安排，命令将府前正门关闭，让来客都从侧门出入。张仪想登上台阶，左右阻止他说：相国正在接受官员拜见，客人还得稍等片刻。”张仪站在廊下，看到前来拜见苏秦的官员很多，一直等到日头偏西，才听到堂上有人叫道：“客人在哪里？”左右说：“相国召见客人。”张仪整衣走上大堂，他满指望苏秦会离座相迎，谁知苏秦却坐在上面一动不动。张仪忍气上前拜见，苏秦起身，微微抬了一下手，问道：“张兄一向可好？”张仪满脸怒色，竟不开口回答。左右摆上午餐，苏秦说：“公务繁杂，麻烦张兄久等了。张兄恐怕已饿急了，请先用便饭，饭后我有话和你说。”命令左右在堂下为张仪设座，苏秦坐在堂上用饭，只见案上摆满山珍海味，张仪再看自己面前摆的只不过是一荤一素。张仪心中气恼，本不想吃，无奈腹中饥饿难忍，只得含羞举筷。张仪在堂下远远看见苏秦案上杯盘狼籍，光他赏赐给仆人的残羹剩饭都比自己所吃的丰盛得多。饭后苏秦传令：“请客人上堂。”张仪抬头观看，只见苏秦仍旧高坐不起，张仪忍气不过，向前走上几步，大骂道：“姓苏的，我只道你不忘旧日情份，远来相投，没想到你竟会如此羞辱我。你还有没有同窗之情？”苏秦慢慢答道：“以张兄的才干，应该比我先得到高爵厚禄，没想到你竟会如此穷困潦倒。我不是不能举荐你，使你得到功名富贵，我只是担心这么多年来你可能才志衰退，无法有所作为，因而会连累我这举荐之人。”张仪说：“大丈夫自能成就功名富贵，何必要你举荐？”苏秦说：“你既然自己能成就功名，如今又何必来投我？念在昔日同学情份上，赠你黄金一锭，请你自便吧！”命左右将黄金交给张仪，张仪一时性起，将黄金随手扔在地上，愤愤而出，苏秦也不加挽留。张仪回到

客店，看见自己的行李辅盖已被搬出，正要开口相问，店主说道：“今日先生拜见相国，相国一定会请先生另住国宾馆舍，因而小人才将先生的东西搬出。”张仪摇头，口中只说：“可恨，可恨！”店主问他：“莫非相国不是先生的同窗，是先生穷急乱攀亲。”张仪拉住店主，将自己昔日与苏秦的交情和他今日待自己的情状详细说给他听，店主说：“相国虽然傲慢了些，但他权重位高，这也是理所当然。赠给先生黄金一锭，本也是一番美意，先生收下此金，既可缴清欠下的房饭钱，又可将剩下的作为回乡路费，先生又何必扔掉呢？”张仪说：“我当时一时性起，便将它扔在地上，如今分文皆无，可该怎么办呢？”

正说话间，只见那个贾舍人走进店门，与张仪相见说：“多日不见，不知先生见到了苏相国没有？”张仪的怒火被重新激起，他拍案大骂道：“这个无情无义的狗贼，再也不要提他了！”贾舍人问：“先生为何这样愤怒？”店主在一旁将两人相见经过，替张仪述说了一遍，最后道：“如今欠帐无法还，又没有路费归家，张先生心中好不愁闷啊！”贾舍人说：“当初原是小人说动先生来的，如今先生落到这等田地，实在都是小人拖累了先生。小人情愿代先生还清欠帐，准备车马，送先生回魏国，先生以为如何？”张仪说：“我也没脸面回魏国了，我想到秦国一游，只是眼下手中没有川资旅费。”贾舍人问：“先生想去秦国，莫非秦国还有什么同学兄弟吗？”张仪说：“没有。当今七国之中，以秦国为最强，秦国的力量可以压倒赵国。我在秦国如能得到重用，就可向苏秦报今日之仇了！”贾舍人说：“先生如到别的国家去，小人不敢奉陪。如要去秦国，小人也正好想去那里探亲，可与先生结伴同行。”张仪大喜道：“世上有你这样的义气之士，可真让那无情无义的苏秦羞愧死了！”遂与贾舍人结为兄弟。贾舍人替张仪还清欠帐，用车载上张仪，向西方秦国行去，路上又出钱为张仪制作衣装，雇佣随从仆役，到秦国后又拿出大量钱财贿赂秦王左右之人，为张仪打通道路。

此时秦惠文王正因失去苏秦而后悔，他听到左右举荐张仪，便立即将他召来相见，拜为客卿。贾舍人向张仪告辞想要离去，张仪流泪说：“我过去穷困潦倒，全靠兄弟的资助，才得到秦君重用，如今我正想报答兄弟的恩情，你为何突然说要离去呢？”贾舍人笑着说道：“不是小人资助先生，出钱资助先生的实是苏相国。”张仪大惊问道：“你送我川资路费，与苏相国何干？”贾舍人说：“苏相国刚倡导六国南北合纵抗秦，担心秦国攻赵，坏了他的大计。相国想到能执掌秦国大权的只有先生，所以先派小人假扮商人，将先生带到赵国，又担心先生安于现状，所以故意怠慢激怒先生，先生果然因此萌发了游仕秦国之意。相国于是便将大批钱财交给小人，吩咐任先生随便支取，一定要助先生执掌秦国大权。如今先生已得秦国重用，小人这就辞别，回去报告苏相国。”张仪叹道：“我从一开始就落入苏秦的计划安排中，自己却丝毫不知，我比他可差远了。请兄弟代我多谢苏相国，只要苏相国还在，我绝不提‘伐赵’二字。”

贾舍人回报苏秦，苏秦向赵肃侯奏道：“秦兵果然没有出动。”于是便辞别赵侯，来到韩国见到韩宣惠公说：“韩国虽只有方圆九百里土地、数十万甲兵，但天下的强弓硬弩都出于韩国。现在大王想归附秦国，秦国必会让大王割地为贺，到了明年，秦国还会逼大王继续割地。韩国土地有限，秦国贪欲无穷，割上几次，韩国土地就会全到秦人手中了。俗话说：‘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以大王的贤能，韩国军队的精锐，却落个‘牛尾’之名，臣实

在为大王羞愧。”宣惠公恭敬地说道：“寡人愿听从先生之言，与赵王订约结盟。”赠送千金给苏秦。苏秦又来到魏国，游说魏惠王说：“魏国有沃野千里，人口之众、车马之多，为天下之首，用它来抵抗秦国本来绰绰有余。如今大王却听从了群臣之言，想向秦国割地称臣，如果秦国贪得无厌，魏国将来可如何应付呢？大王如能听臣之言，六国联盟，共抗强秦，就可永保魏国平安。魏惠王说：“我无才无德，前番自取兵败之辱，如今先生如此教诲，我怎敢不听？”也向苏秦赠送了一车黄金、锦缎。苏秦又来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说：“臣听说临淄道上车马如流，齐国富甲天下，如今却要向西面秦国臣服，大王难道不感到耻辱吗？齐地离秦国很远，秦国鞭长莫及，向它臣服又有何用？臣愿大王听从赵国倡导，六国结为盟邦，互相救援。”齐宣王说：“多谢先生指教，我听从命令。”苏秦驱车向西南而行，来到楚国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有五千里土地，幅员广阔，为天下第一，因而秦国最害怕的也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如今各国的游说之士，不是主张南北合纵抗秦，就是主张东西连横附秦，合纵等于诸侯向楚国割地称臣，连横等于楚国割地向秦国称臣，这两者的差别实在太大了！”楚威王说：“能得先生教诲，实在是我楚国的福分。”

苏秦北行回报赵肃侯，路过洛阳，诸侯们各派使臣相送，仪仗森严，前呼后拥，车马辐重连绵二十余里不断。周显王闻听苏秦将到，派人预先清扫道路，在郊外设帐迎接。苏秦的老母，扶着拐杖在路旁观看，嘴里啧啧惊叹，两位兄弟和妻子、寡嫂跪在郊外大道上迎接，不敢抬头正视。苏秦在车中对他嫂子说：“嫂子过去连饭都不肯为我做，如今为何如此恭敬我呢？”寡嫂说：“兄弟官位尊贵钱多，不容我不敬畏！”苏秦长声叹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我今日才知道荣华富贵是这么重要！”苏秦用车带上自己的亲属回到故里，建起一座大宅，让全族居住，又出千金供养他们。苏秦之弟苏代，苏厉羡慕不已，苦苦研读《阴符》，学习游说之术。

苏秦在家住了几日，便驱车赶赴赵国。赵肃侯封苏秦为武安君，派遣使者与齐、楚、魏、韩、燕五国国君相约，准备在洹水会盟。苏秦与赵肃侯先到洹水，建筑祭坛，等待各国诸侯到来，不久，燕文公、韩宣惠公、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也都陆续赶到。苏秦先与各国大夫相见，商议排定座次，论理楚、燕是资历较老的诸侯国，应该在前；齐、韩、赵、魏都是改姓新国，应该在后，但此时是战争之际，于是便以国家大小为序：楚国最大，以下依次是齐、魏、赵、燕、韩。六国中楚、齐、魏已经称王，赵、燕、韩依旧称侯，爵位不同，不便叙谈会晤，苏秦建议六国一概称王。盟约为赵王所倡，赵王居主位，楚王等人以次序居客位。到了会盟之日，六国君王登上祭坛，依照次序排好，苏秦登坛启奏道：“诸君各掌大国，列位王爵，地广兵强，足以自强称雄，那秦君本是牧马贱仆出身，如今却凭借着咸阳的险要，企图吞食列国，诸君愿意以君臣之礼侍奉秦国吗？”六国君王都说：“我等决不向秦国臣服，愿听先生教诲。”苏秦说：“合纵抗秦之计，我从前已对诸君说过，今日只须歃血结盟，对神明起誓，从此六国结为兄弟，患难与共。”六王拱手说道：“遵命！”苏秦于是手捧金盆，请六王以次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国列祖列宗，共誓：“如有一国叛盟背约，五国须当联兵征讨。”苏秦让人将誓约写成六份，分别由六国君王收下，然后摆酒开宴。赵王说：“苏秦以大计安定六国，应该封他高爵，使他能往来六国之间，保证盟约的执行。”五王都说：“赵王说得对。”于是六国君王合封苏秦为“纵约长”，使他兼

佩六国相印，总领六国臣民，苏秦谢恩受命。六王散宴，各自归国，苏秦也随赵肃侯回到赵国。——这是周显王三十六年之事。史官有诗道：

相要洹水誓明神，唇齿相依骨肉亲。  
假使合纵终不解，何难协力灭孤秦？

这年魏惠王、燕文王去世，魏襄王、燕易王继位。

##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唵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话说苏秦“合纵”六国以后，把六国的联合声明抄写一份，派人送给秦国。秦国边境官吏转送到秦惠文王面前。惠文王看后，大吃一惊，对相国公孙衍说：“如果六国联合起来，我称霸就没有希望了！一定要筹画出一条计策，破坏六国的合约，才能够成就大事。”公孙衍说：“首先倡导联合的是赵国。大王可以派兵讨伐赵国，看哪一个国家先来救赵，就移师征伐那个国家。这样一来，诸侯们就会害怕，联合不攻自破。”这时张仪在一旁，并不想征伐赵国，有负苏秦的恩德，就进言说：“六国刚刚联合，难以立即离间。秦军如果征伐赵国，韩国出兵宜阳、楚国出兵武关、魏国出兵河外，齐兵渡过清河，燕国再起兵助战，秦军忙于阻击，应接不暇，哪有时间再攻别的国家？离秦国最近的国家是魏国，最远的是北方的燕国，大王可以派使者拿着贵重的礼品去和魏国讲和，使各国产生怀疑之心，再和燕太子通婚，这样一来，‘合纵’的计划就会破产。”惠文王以为他说得对，便答应归还襄陵等七座城给魏国，两国讲和。魏国也派人回报秦王的聘礼，并把女儿嫁给秦太子。赵王听到了这个消息，把苏秦叫来，责备他说：“您极力倡导六国联合，一同抵抗秦国，现在还没到一年，魏国、燕国两个国家都和秦国结为友好，联合已经不足以依仗了！假如秦国突然派兵侵略赵国，还能指望魏、燕两国救援吗？”苏秦诚惶诚恐，向赵王请求：“请大王允许我出使燕国。苏秦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易王拜他为相国。此时易王刚即位不久，齐宣王乘其国丧期间攻伐燕国，占领了十座城。易王对苏秦说：“先王听从您的意见，与六国和好。现在先王的尸骨未寒，齐国大兵压境，抢走十座城，在洹水发的盟誓难道都忘了吗？”苏秦回答：“请让我做使者到齐国去，一定为您要回十座城池。”燕易王点头答应。苏秦来到齐国，面见齐宣王说：“燕王是大王您的盟友，又是秦王的爱婿。大王贪图燕国十城的利益，不仅使燕国怨恨齐国，秦国也一样对齐国不满。得到十座城却招来两个国家的怨恨，并非良计。大王不如听从我的建议，把十座城归还燕国，使燕、秦两国高兴。齐国得与这两个国家和好，号令天下就不是难事了。”齐宣王十分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把十座城还给燕国。燕易王的母亲文夫人，早就羡慕苏秦的才能，派左右的人召苏秦入后宫之中，与他私通。易王知道后也没有说什么。苏秦对此十分害怕，便千方百计与燕相国子之结为好友，并做了儿女亲家。又让自己的弟弟苏代、苏厉和子之结为兄弟，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燕夫人屡次召见苏秦，他更加害怕，不敢前往，便劝说燕王：“燕国和齐国，早晚要互相兼并。我愿意为大王去齐国进行反间活动。”易王问：“什么叫反间？”苏秦回答：“我假装得罪燕国，逃到齐国，齐王一定重用我。我从中破坏齐国的朝政，帮助燕国。”易王答应了，就收回他的相印，苏秦跑到了齐国。齐宣王看重他的声名，让他做了客卿。苏秦便借机用狩猎，声色等濡染宣王。宣王爱钱，苏秦便建议加重赋税，横征暴敛；宣王好色，苏秦便为他四处选拔宫女。齐宣王对此一点也不明白，相国田婴、客卿孟轲极力劝说，他丝毫也听不进去。宣王死后，他儿子湣王地继位，刚开始时还勤于朝政，娶秦王的女儿为王后，封田婴为薛公，号靖郭君，苏秦仍为客卿。

再说张仪听说苏秦离开赵国，知道合纵之约一定要瓦解，就不还给魏国襄陵七邑的地方。魏襄王大怒，派人到秦国索要。秦惠王命公子华为大将，

张仪为副将，带领大兵伐魏，很快就攻下蒲阳。张仪建议秦王，再把蒲阳还给魏国，又派公子繇作为人质到魏国，与魏国和好。秦王同意他的意见，张仪亲自送公子繇到魏国。魏襄王为此感谢秦王，张仪说：“秦王对魏国特别好，攻下城池却不占有，又派人质到魏国来。魏国决不能对秦国无礼，应该策划如何感谢秦国。”襄王问道：“怎样感谢呢？”张仪回答：“除了土地以外，秦国什么都不想要。大王如果能割地感谢秦国，秦国必然加倍爱护魏国。假如秦国与魏国联合起来对付各诸侯国，大王从别的国家得到的补偿定比现在献给秦国的多十倍。”襄王被他的话所迷惑，便献出少梁的土地来感谢秦国，并且不敢接受秦国的人质。秦王十分高兴，便罢免了公孙衍，任用张仪为相国。这时楚威王已经死了，他儿子熊槐继位，这就是楚怀王。张仪便派人送信给怀王，要接回自己的妻儿，并且申明从前偷璧的冤枉。楚怀王当面责备昭阳说：“张仪是贤士，您为什么不向先王推荐他，却逼迫他以至于被秦王重用？”昭阳默然无语，深感惭愧，回家后发病而死。怀王对张仪为秦所用感到惧怕，重新主张实行苏秦的合纵之约，连结诸侯各国。但此时苏秦已离开燕国到了齐国。张仪便请秦王允许他辞去相国职位去魏国。惠文王不解地问：“您为什么要舍弃秦国去魏国？”张仪回答：“六国诸侯沉溺于苏秦的合纵之约，难以很快解除联盟。我如果能得以执掌魏国的权柄，使魏国率先服从秦国，为诸侯做个榜样。”惠文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张仪来到魏国，果然被任命为相国。他便劝说襄王：“大梁南面与楚国接壤，北面与赵国为邻，东面挨着齐国，西面与韩国相连，又没有山川险阻可以倚仗，难免会被人侵略分割。所以如果不服从秦国，魏国就难保平安。”魏襄王计议未定。张仪偷偷派人叫秦军征伐魏国，把魏军打得大败，占领了曲沃。有一首诗写道：

仕齐却为燕邦去，相魏翻因秦国来。

虽则从横分两路，一般反复小人才。

襄王大怒，更加不肯服从秦国，商量合纵之事，仍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因此苏秦更为齐国所重视。

这时齐相国田婴因病而死，他的儿子田文，接替父位为薛公，号称孟尝君。田婴共有儿子四十多人，田文是身份低贱的小妾所生，因为生于五月五日，刚生下来，田婴告戒小妾扔掉他不要养育。小妾不忍抛弃，私下扶养。等到他五岁时才引他见父亲。田婴已为小妾违背他的话怒气冲冲，田文却向父亲磕头问道：“父亲为什么要抛弃我呢？”田婴回答：“世人相传五月五日是凶日，该日出生的儿子长大后与门一样高，对父母不利。”田文回答：“人生是由上天决定的，难道是由门来决定的吗？如果真的由门来决定命运，为什么不把它加高呢？”田婴难以回答，心中暗暗称奇。田文长到十岁时，就能接应宾客，宾客也都愿意和他交往，替他扬名。诸侯的使者到了齐国，都要求见田文。因此田婴认为他有贤能，立他为嫡子，继承薛公的爵位，号称孟尝君。孟尝君继承父位以后，修建许多馆舍，用来招揽天下之士。凡是士人来投奔的，不问贤愚，没有不收留的。天下四处逃亡的有罪之都投奔他。孟尝君虽然身为薛公，但饮食和众宾客完全一样。一天，招待客人吃夜宵，有人挡住光亮。一位客人怀疑有两种饭菜，扔掉筷子要走。田文站起来，自己端着饭上前对比，果然一样。那个客人叹息道：“孟尝君如此诚心待士，我却怀疑他，我真是卑鄙的小人！还有什么面目呆在他的门下？”说完，拿刀自杀而死。孟尝君亲自为他哭丧，哀痛非常，众门客没有不感动

的。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食客曾经有数千人。诸侯们知道孟尝君贤能无比，又宾客众多，都因此而尊重齐国，互相告戒不敢侵略齐国的边境。正是：

虎豹踞山群兽远，蛟龙在水怪鱼藏。

堂中有客三千辈，天下人人畏孟尝。

再说张仪在魏国做了三年相国，魏襄王死了，他的儿子哀王继王位。楚怀王派使臣吊丧，同时请魏也派兵参加征伐秦国，哀王答应下来。韩国宣惠王、赵国武灵王、燕国王哙都高兴跟随楚国发兵攻秦国。楚国的使者来到齐国，齐湣王召集群臣，商量办法。左右的人都说：“秦国与我们是亲家，没有仇怨，不能派兵。”苏秦主张遵守“合纵”的盟约，坚持出兵伐秦。只有孟尝君说：“出兵不出兵都不对。出兵就与秦国结成仇敌，不出兵就会引起五国的不满。依我的意思，不如派兵，但要慢慢进军。既然出兵了就不会与五国结仇，缓慢进军就可以进行观望，然后再决定进退。”湣王同意他的主张，就派孟尝君带兵二万前去伐秦。孟尝君刚出齐国郊外，就诈称有病请医生治疗，一路耽搁，大军迟迟不行。

却说韩、赵、魏、燕四国国王，在函谷关外与楚怀王相会，约定日期进攻。楚怀王虽然是“纵约长”，但四王各带自己的军队，难以统一行动。秦国守将樗里疾大开关门，列阵求战，五国互相推诿，没有敢率先出战的。双方相持几天后，樗里疾派出奇兵，断绝楚军粮道，楚兵无食，军中乱作一团。樗里疾乘机派兵袭击，楚军大败而走。其余四国也不战而退。孟尝君还没有赶到秦国边境，五国的部队都已经撤走了。——这正是孟尝君的巧计。孟尝君回到齐国，湣王感叹地说：“几乎误听苏秦的计策！”便赠给孟尝君黄金一百斤，作为养士的费用，从此对他更加倚重。苏秦也自愧不如。楚怀王害怕齐国与秦国联合，就派使者送厚礼给孟尝君，与齐国结为友好盟国，两国使者往来不绝。自齐宣王时起，苏秦就受宠专权，朝中贵戚都很妒嫉。到了湣王时，对他的宠爱仍然不衰。现在湣王不采用苏秦的主张，而依从孟尝君的建议正好成功，孟尝君受到重赏。因此左右的人都怀疑湣王已不喜欢苏秦，便找来一个勇士，身上藏着匕首，在上朝时刺杀苏秦。匕首刺入苏秦腹中，苏秦用双手按住匕首，跑到湣王面前。湣王下令擒贼，贼人已跑得无影无踪。苏秦说：“我死之后，请大王砍下我的头，挂在市上号令说：‘苏秦是燕国的间谍，现在有幸被诛杀，如果有人知道他的阴谋来报告的，赏给千金。’这样一来，就能抓到贼人了。”说完，拔出匕首，血流满地而死。湣王依照他的遗言，把他的头悬于市中。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人看见千金之赏，向别人夸耀说：“是我杀了苏秦！”市上的官吏抓这个人见湣王。湣王命令司寇严刑审问，把主使的人都查了出来，全部杀掉。史官论及苏秦虽然死了，还能用计为自己报仇，可以称为聪明了，但最终被刺而死，难道不是反复无常的报应吗？苏秦死后，他的门客有人泄露出他的阴谋，说：“苏秦是为了燕国才来齐国做官。”这时湣王才明白苏秦的狡诈，从此与燕国有了间隙，想派孟尝君带兵讨伐燕国。苏代劝说燕王，派人质去齐国求和。燕王同意后，派苏厉送人质见齐湣王。湣王犹恨苏秦，要把苏厉抓起来。苏厉大声叫道：“燕王要依附秦国，我们兄弟二人述说大王的威德，认为依附秦国不如投靠齐国，所以燕王才派我送人质求和。大王为什么把怀疑死者之心，加罪到活着的人身上呢？”湣王听后很高兴，便好好款待苏厉。苏厉便在齐国做了大夫，苏代仍然在燕国为官。史官有一首《苏秦赞》写道：

季子周人，师事鬼谷；揣摩既就，《阴符》伏读。合纵离横，佩印

者六；晚节不终，燕齐反覆。

再说张仪见六国伐秦失败，心中暗喜，等到听说苏秦已经死了，高兴地  
说：“现在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便乘机向魏哀王进言：“以秦国的强  
大势力，抵御五个国家绰绰有余，不能与秦国对抗已经很明显了。倡导‘合  
纵’的苏秦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还能保护国家吗？一母所生的亲兄弟，  
还有因为钱财争斗不休的，何况不同的国家呢？大王还固执苏秦的建议，不  
肯依附秦国，假如列国之中有先依附秦国的，合兵进攻魏国，魏国就很危险  
了。”哀王说：“我愿意听从相国的意见依附秦国，但实在怕秦国不接纳，  
怎么办呢？”张仪回答：“请大王派我去秦国求情，以使两国结为友好。”  
哀王便准备车马从人，派张仪到秦国求和，从此秦、魏两国结为友好。张仪  
留在秦国，仍然做秦国的相国。

再说燕国相国子之长得身高八尺，腰粗十围，肌肥肉重，面阔口方，双  
手可以捉住飞禽，跑起来向奔马一样，自从燕易王时，已经执掌燕国权柄。  
燕王哙即位以后，沉湎酒色，贪图逸乐，不肯临朝问政，子之见此，就逐渐  
起了篡夺燕国王位之心。苏代、苏厉二人和子之关系亲密，往往对诸侯的使  
者宣传子之的贤名。燕王哙有一次派苏代到齐国问候做人质的儿子，他回来  
后燕王问道：“听说齐国的孟尝君是天下有名的贤人，齐王有这样的臣子，  
就可以称霸天下了吗？”苏代回答：“不能。”燕王不解地问：“为什么不  
能？苏代说：“知道孟尝君的贤能，却不将权力都给他，怎么能称霸呢？”  
燕王叹息说：“我只是得不到孟尝君这样的大臣，如果有，把权力都给他又  
有什么难呢！”苏代又说：“相国子之，精于政事，就是燕国的孟尝君。”  
燕王从此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子之裁决。又有一天，燕王忽然问大夫鹿毛寿  
道：“古代的帝王很多，为什么后人仅仅称颂尧和舜？”鹿毛寿也是子之同  
党，回答说：“尧、舜二人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尧能把天下让给舜，舜  
能把天下让给禹。”燕王又问：“那么禹为什么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呢？”  
鹿毛寿说：“禹也曾经要把天下让给益，但只让他代理国家政事，却没有废  
除太子。所以禹死了以后，太子启竟然把益的天下夺走了。至今论说此事  
的人还都说禹的德行衰落，远远不及尧舜，就是因为这件事。”燕王说：“  
我要把王位让给子之，这件事能行吗？”鹿毛寿说：“大王如果这样做，与  
尧舜还有什么分别呢？”燕王便召集群臣，废掉太子平，把国位禅让给了子  
之。子之假装谦让，推辞几次后才接受。之后祭告天地，穿起衮服，戴上王  
冕，执着圭，面南而坐称王，毫无愧色。燕王哙反而向北称臣，到别的宫中  
居住。苏代、鹿毛寿都被封为上卿。将军市被心中不服，便率领自己的部下  
进攻子之，百姓也有很多人跟随。双方激战十多天，死伤几万人，市被终于  
兵败被杀。鹿毛寿对子之说：“市被所以敢作乱，是因为前太子平还在的原  
因。”子之因此便要捉拿太子平。太傅郭隗和平穿着便服逃到无终山避难。  
平的异母弟弟公子职，出逃到韩国。燕国百姓没有不怨恨子之的。齐湣王  
听到燕国大乱，便命匡章为大将，带十万大军，从渤海进攻燕国。燕国百  
姓对子之之恨之入骨，都箪食壶浆，迎接齐国军队，几乎没有人抗战御敌。  
匡章出兵五十天，畅行无阻，直达燕国都城，百姓们打开城门迎接。子之  
的党羽，见齐国兵多，长驱直入，也都心惊胆颤，慌忙逃窜。子之自恃勇  
力，与鹿毛寿带兵在大路上迎战，无奈兵士渐渐离散，鹿毛寿战死，子之  
身负重伤后还杀死一百多人，力竭后被擒。燕王哙在别宫中上吊身亡。苏  
代奔往周地。匡章捣毁燕国宗庙，把府库中的珍宝都装上车，押着子之，  
先到临淄献功。燕国土地

共三千多里，一大半都为齐国占有。匡章仍驻扎在燕国都城，便于控制各邑。

这是周赧王元年的事情。齐湣王亲自列举子之的罪行，乱刀处死，把他的肉作成肉泥，赐给群臣。子之做王才一年多，只因痴心贪图王位，自取杀身之祸，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燕国人虽然痛恨子之，但见齐王想灭掉燕国，众人心中不服，便到无终山找到太子平，推举他为王，这就是昭王。郭隗做了相国。这时赵武灵王也对齐国兼并燕国不满，派大将乐池到韩国迎出公子职，也要立他为王，听说太子平已经立为燕王才停止。郭隗派人往燕都送檄书，说明恢复燕国的大义，各郡邑已降齐国的，又全都叛齐归燕。匡章不能禁止，便班师回国。昭王回归燕都，修理宗庙，立志向齐国复仇，便礼贤下士，用重金招聘贤人，他对相国郭隗说：“先王的耻辱，我日夜记在心上。如果能得到可以与我一同图谋向齐国复仇的贤士，我愿意亲自侍奉他，请先生为我选择这样的人。”郭隗说：“古时有一国王，给内侍一千金让他去买千里马。内侍在途中看见一匹死马，旁边围着人叹息，便问原因，有人回答：‘这匹马活着时日行千里，现在死了，所以叹惜。’内侍听后，便用五百两金子买下马骨，包好后背回。国君见到后大发雷霆之怒，问道：‘死马骨有什么用，白白花掉我这么多金子？’内侍回答：‘所以花费五百金，是因为这是千里马骨。这是奇异之事，人们一定会互相传说：‘死马还能得到这么高的价钱，何况活马了？千里马很快就到了’。不到一年，就得到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想招来天下的贤士，请把郭隗当作‘马骨’，比我更有贤德的人，谁不来求得好价钱呢？因此昭王特地为郭隗筑起一座宫殿，自己以学生的礼节，面向北方听从教诲，亲自服侍饮食，恭敬异常。又在易水边上筑起一座高台，上面堆积黄金，用来奉养四方来的贤士，起名叫招贤台，又称黄金台。自此燕王喜欢贤士的名声，远近都传遍了。剧辛从赵国前来，苏代从周朝赶来，邹衍从齐国、屈景从卫国都投奔了昭王。昭王都拜为客卿，与他们一同商量国家大事。元代刘因有一首《黄金台诗》写道：

燕山不改色，易水无剩声。  
谁知数尺台，中有万古情！  
区区后世人，犹爱黄金名。  
黄金亦何物，能为贤重轻？  
周道日东渐，二老皆西行。  
养民以致贤，王业自此成。

再说齐湣王既然胜了燕国，杀死燕王哙和子之，威震天下，秦惠文王很担忧。楚怀王为“纵约长”，与齐王互相结交，有难同当。秦王要离间齐国与楚国，召张仪问有何计谋，张仪回答：“我凭三寸不烂之舌，去楚国游说，借机进言，一定使楚王与齐国绝交而亲近秦国。”惠文王说：“我听您的话。”张仪便辞去相国前往楚国。他知道怀王有个宠幸的大臣叫靳尚，时刻在楚王左右，怀王对其言无不从，就先给靳尚送了重礼，然后去见怀王。怀王看重张仪的名望，在郊外迎接，赐座后问道：“先生屈尊光临敝国，能教导我什么吗？”张仪回答：“我这次前来，要使秦、楚两国合好！”楚王说：“我难道不愿意同秦国结交吗？但秦国侵略征战从不停止，所以不敢亲近。”张仪回答：“现在天下的诸侯国虽然有七个，但没有比楚国和齐国更大的，再加上秦国，可以说鼎足而三。秦国与东面齐国合作，齐国就势力强大；与南面的楚国合好，楚国势力就强大。我们国君私下的意思，是欲和楚国友好而不是齐国。为什么呢？因为齐国本来是同秦国有婚姻关系的国家，却有负秦

国太多了。我们国君想与大王结纳，就是我也愿意做大王手下的仆从。大王与齐国友好，触犯了我国国君的忌讳。大王真能与齐国断绝往来，我国国君愿意归还楚国商於的六百里土地，并使秦女做大王的妾妃侍奉大王。秦国与楚国结为兄弟，世代通婚，共同解救诸侯国的危难，希望大王能够接受！”怀王十分高兴地说：“秦国若肯还回楚国的故地，我对齐国还有什么偏爱的呢？”群臣都认为楚国又得到故地，称贺庆祝。只有一人挺身而出，说道：“不能答应！依我看来，这件事应该吊唁而不应当庆贺！”楚怀王一看，是客卿陈轸，便不解地问：“我不费一兵一卒，坐在朝中得到六百里土地，群臣都称贺，你反而说吊唁，这是什么原因？”陈轸回答：“大王认为张仪的话能相信吗？”怀王笑着说：“为什么不相信？”陈轸说：“秦国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有齐国的原因。现在如果与齐国断交，那么楚国就孤立了。秦国为什么重视一个孤立的国家，却割舍六百里土地奉送呢？这是张仪的诡计。倘若与齐断交而张仪又有负大王，不给土地，齐国又怨恨大王，反而依附秦国，齐、秦两国合兵进攻，楚国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我所说的应该吊唁的话就是为这个原因。大王不如先派一个使臣随张仪去秦国接受土地，等土地归入楚国后再与齐断交也不晚。”大夫屈平也进言说：“陈轸的话很对。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决不能相信。”宠臣靳尚说：“不与齐绝交，秦国怎么能给我们土地呢？”怀王点头说：“张仪不会辜负我是很明显的。陈先生不要再说了，请看我收回土地吧。”便把相印授给张仪，又赐给他黄金二千两，好马四十匹，同时命令北关守将不要再与齐国往来，并派逢侯丑随张仪去秦国接受土地。张仪一路上与逢侯丑饮酒谈心，情同骨肉一般。快到咸阳时，张仪假装酒醉失足，掉下马车。左右的人慌忙扶起来，张仪说：“我脚骨受伤，要快点找医生。”先躺在车上入城，上书秦王，把逢侯丑留在宾馆之中。他自己闭门养病，再不入朝。逢侯丑要求见秦王不得，去探问张仪，又以病推拖。这样等了三个月，逢侯丑无奈只好给秦王写信，述说张仪答应还地的事。惠文王回信说：“如果张仪真的答应了，我一定兑现。但听说楚国与齐国还没绝交，我怕楚国欺骗我，非得等到张仪病好以后，才能断定。”逢侯丑再去张仪家，张仪仍然不见。侯丑不得不派人回去把秦王信上的话报告楚王。怀王说：“秦国还认为楚国与齐国仍有来往吗？”便派勇士宋遗假道宋国，借宋国的关符到齐国境内，辱骂齐湣王。湣王十分愤怒，便派使者到秦国，表示愿意与秦国一同攻打楚国。张仪听说齐国使者已经到了，自己的计策开始见效，便声称病好上朝。在朝门口遇见逢侯丑，故意惊讶地问：“将军为什么不去接受土地，还停留在我们国中？”侯丑说：“秦王专等相国当面决定，现在多亏相国玉体无恙，请进去和秦王说明，早些定好地界，我也好回去向我们国君交待。”张仪说：“这件事何必需要向秦王说呢？我所说的是我的俸邑六里，自愿献给楚王。”侯丑说：“我国国君给我说的是商於的土地六百里，没有听说是六里。”张仪说：“楚王大概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用无数战斗得来的，怎么可以把一寸的土地让给别人？何况六百里呢？”逢侯丑目瞪口呆，只好回去报告楚王。怀王怒发冲冠，骂道：“张仪果然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我抓住他，一定要生吃他的肉！”便下令派兵攻打秦国。陈轸进言说：“我今天可以开口说话了吗？”怀王说：“我不听先生的话，所以被狡诈小人欺骗，您现在有什么妙计？”陈轸说：“大王已失去齐国的帮助，现在要攻打秦国，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割舍两座城贿赂秦国，与它合兵进攻齐国，这样虽然给了秦国土地，还可以从齐国得到补偿。”怀

王说：“欺骗楚国的本是秦国，齐国又有什么罪？与秦国联合进攻齐国，人们都会笑话我。”当天就拜屈匄为大将，逢侯丑为副将，带兵十万，从天柱山西北进军，袭击蓝田。秦王一面命令魏章为大将，甘茂为副将，起兵十万迎敌，一面派人到齐国借兵。齐将匡章率兵助战。屈匄虽然勇猛，怎能挡住两国夹攻，连战连败。秦、齐两国的兵马一直追到丹阳，屈匄聚集残兵败将再战，被甘茂斩首。前后共获首级八万多，杀死逢侯丑等名将七十多人，得到汉中一带土地六百里，楚国举国震惊。韩国、魏国听说楚国失败，也商量袭击楚国。楚怀王十分害怕，便派屈平到齐国请罪。派陈轸到秦军中，献上二座城求和。魏章派人向秦王请求指示，惠文王说：“我要得到黔中的土地，请用商於的土地交换，如果答应了，就可以撤兵。”魏章把这些话告诉楚王。怀王说：“我不愿要土地，愿意得到张仪！如果贵国肯把张仪给楚国，我情愿献出黔中的土地作为谢意。”

##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蹊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话说楚怀王痛恨张仪欺骗自己，要用黔中土地换张仪一人。秦惠文王左右忌恨张仪的人都说：“用一个人换几百里土地，太合算了！”秦王说：“张仪如我的股肱一般，我宁可不要土地，也不忍心放弃他。”谁知张仪自己却向秦王请求：“我愿意去！”秦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只等您一去就要杀您，所以我不让您去。”张仪说：“我一个人被杀，秦国却得到黔中的土地，我虽死犹荣！何况还不一定能死呢！”秦王问：“您有什么计策脱身吗？请说给我听一听。”张仪说：“楚王的夫人郑袖，相貌美丽，为人机智，为楚王所宠爱。我从前在楚国的时候，听说楚王又新宠幸一个美人，郑袖对美人说：‘大王讨厌人鼻孔中的气吹着他，你见到大王时一定要捂住鼻子。’这个美人相信了她的话。楚王不解地问郑袖：‘美人一见我就捂住鼻子，这是为什么？’郑袖回答：‘她嫌大王身上有臭味，所以不愿意闻。’楚王一听，大发雷霆之怒，下令割掉美人的鼻子。从此后郑袖又得到专宠。楚王还宠爱一个臣子叫靳尚，他常常向郑袖献媚，他们二人一里一外，相互勾结，而我和靳尚关系很好，估计能借他们的力量保护自己，免掉一死。大王只要下令让魏章等仍留在汉中，作出要进攻的样子，楚王一定不敢杀我。”秦王见张仪信心十足，就派他去了。张仪一到楚国，就被抓了起来，楚王要选定一个好日子祭告祖庙，然后再杀死他。张仪派人打通了靳尚的关节。靳尚进后宫对郑袖说：“大王对夫人的宠爱不会长久了，该怎么办呢。”郑袖问：“为什么？”靳尚说：“秦王不知道大王恨张仪，所以让他前来。现在听说大王要杀张仪，秦王就会归还楚国的土地，还要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楚王，让一些能歌善舞的美女作陪嫁，用来为张仪赎罪。秦女一到，楚王一定会对她必恭必敬，夫人还想得到大王的宠爱吗？”郑袖大吃一惊，问道：“你有什么妙计，能制止这件事情？”靳尚说：“夫人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把得罪秦国的利害对大王说清楚，让张仪回秦国，问题就解决了。”于是郑袖就在半夜里哭泣着对怀王说：“大王要用地换张仪，秦国还没有得到土地，张仪已经先来了，这是秦王对大王尊重。秦兵席卷汉中，本来就有吞灭楚国的势头，如果再杀掉张仪触怒他们，一定会增兵添将进攻楚国，那时我们夫妇不能团聚，为此我心如刀绞，好几天也吃不好。而且做臣子的各为其主，张仪是天下有名的智士，他在秦国为相国的时间最长，向着秦国又有什么值得责怪的？大王如果厚待张仪，他就会像对待秦国一样对待楚国。”怀王说：“你不要多说，让我自己从长计议。”第二天靳尚也乘机说：“杀死一个张仪，对秦国没有什么损害，却失掉了黔中几百里的土地。不如留下张仪，把他作为和秦国讲和的资本。”怀王自己也心痛黔中的土地，并不舍得给秦国，因此放出张仪，热情款待。张仪借机劝说怀王与秦国和好的好处。怀王便放张仪回秦国，并与秦国建交。屈平出使齐国归来，听说张仪已经走了，便劝怀王说：“从前大王被张仪欺骗，这次他来，我以为大王一定会把他的肉煮熟了吃掉，现在放了他不杀，还听信他的胡言乱语，率先与秦国和好。普通百姓都不忘自己的仇恨，何况堂堂的君王？现在没有得到秦国的欢心，却先触怒了天下人的公愤，我个人认为大王的作法并不明智。”怀王听后，后悔不已，派人驾轻车去追，张仪已经连夜逃走，离开两天了。张仪回到了秦国，魏章也班师回国。史臣有诗一首写道：

张仪反覆为嬴秦，朝作俘囚暮上宾。  
堪笑怀王如木偶，不从忠计听谗人。

张仪对秦王说：“我九死一生，才又能够见着大王。现在楚王对秦国很害怕，但这样也不要让我对楚国失信。大王分割汉中土地的一半给楚国，再与楚王通婚，我借楚国为由游说六国，让他们一同听命秦国。”秦王便把汉中的五个县让给楚国，派人与楚和好。求怀王把女儿嫁给太子荡为妃，还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怀王的小儿子子兰。楚怀王大喜，认为张仪果然没有欺骗他。秦王为奖赏张仪的功劳，把五邑封给他，赐号武信君。又准备好黄金白璧，让张仪坐着四马拉的大车，用“连衡”去游说列国。张仪先来到东面的齐国，对湣王说：“大王自己考虑一下：土地是否比秦国广阔？兵甲是否比秦国强大？您手下的人都认为齐国远离秦国，可以高枕无忧。这是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的短见。现在秦国与楚国结为儿女亲家，亲如兄弟之邦，赵、魏、韩三国没有不害怕的，争先把土地献给秦国，愿意依附。大王单单与秦国作对，秦国让韩、魏两国从南边进攻齐国，让赵国兵渡黄河，直取临淄、即墨，那时大王要与秦国和好，恐怕也不行了吧？现在的形势是与秦国建交的国家就安全，背叛秦国的国家就危险！”齐湣王说：“我愿意听从先生的话。”便送给张仪许多礼物。张仪又往西来到赵国，对赵王说：“我们秦王虽然兵不多，将不广，但愿意与大王在邯郸相会，派我先通知大王。大王您所依仗的，不过是苏秦的‘合纵’之约罢了。苏秦背弃燕国逃到齐国，又因为反叛被杀，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可人们偏偏相信他的话，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现在秦国与楚国通婚，齐国又向秦国献上盛产鱼盐的土地，韩、魏二国也向秦国俯首称臣，五国已经合而为一。大王想以一个赵国对抗五国，连万分之一的取胜机会都没有！我为大王考虑，不如依附秦国。”赵王也答应下来。张仪又向北来到燕国，劝燕昭王说：“大王最信任的国家，没有超过赵国的。从前赵襄子曾经把他的姐姐嫁给代王做夫人，襄子要吞并代国，和代王约定聚会，令工匠做一个长把的金斗，宴会中间，厨子进羹汤，用斗把袭击代王，刺穿胸膛，因此占据了代国。他的姐姐知道后，嚎陶大哭，高呼苍天，用摩笄（簪子）自杀身亡。后人称那座山为摩笄山。为了达到目的，连自己的姐姐都欺骗，何况别人了？现在赵王已割地向秦国谢罪，就要到渑池去朝见秦王。一旦秦王让赵国攻击燕国，那么易水河与长城就不是大王所能占有的了。”燕王听后很害怕，愿意献出恒山东面的五座城池与秦国讲和。

张仪“连衡”的计策实现后，要回国去报告秦王。还没到咸阳，秦惠文王已经病死，太子荡即位为武王。齐湣王开始时听张仪说魏、韩、赵三国都已经向秦国献地求和，所以自己不敢持有异议。等到听说张仪游说齐国之后，才去赵国，认为张仪欺骗他，勃然大怒。又听到秦惠文王死的消息，便让孟尝君给列国写信，约定一同背叛秦国，重新恢复“合纵”的盟约。因为疑心楚国已和秦国通婚，恐怕他们不答应，要先派兵征伐。楚怀王派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齐国才收兵。于是湣王自己作“纵约长”联结诸侯，通告天下凡能抓到张仪的赏给十座城池。秦武王生性粗鲁，做太子的时候，就厌恶张仪诡计多端。从前嫉妒张仪的众臣子，也都来进谗言攻击张仪。张仪害怕大祸临头，便入宫见武王说：“我有一条计策，愿意为大王效劳。”武王问：“你的计策是什么？”张仪回答：“听说齐王特别憎恨我，我在哪里，他就要派兵征伐。我愿意辞别大王，去东面的大梁，齐国必然兵伐大梁。魏、齐两国相持之时，大王乘机进攻韩国，打通三川，窥视周室，这是王霸大业。”武

王同意他的计谋。便准备三十辆兵车，把张仪送到大梁。魏哀王让张仪做相国，取代公孙衍的职位。公孙衍离开魏国到秦国。齐湣王得知张仪到魏国做相国，果然大怒，派兵讨伐。魏哀王十分害怕，向张仪求计。张仪便让他的门人冯喜假扮成楚国人，去见齐湣王说：“听说大王特别恨张仪，是真的吗？”湣王回答：“是这样。”冯喜说：“大王如果真的憎恨张仪，就不要征伐魏国。我刚从咸阳来，听说张仪离开秦国时，和秦王约好，说：‘齐王痛恨张仪，张仪在哪里，一定会派兵征伐’。所以秦王派车送张仪到魏国，要挑拨齐、魏两国争斗，秦王乘机在北面图谋大事。大王如果伐魏，就中了张仪的计策。大王不如不进攻魏国，使秦王不相信张仪，这样他虽然在魏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了。”齐湣王觉得有理，果然不再伐魏。魏哀王更加厚待张仪。过了一年，张仪在魏国病死。

秦武王身高力大，喜好与勇士们摔跤游戏。乌获、任鄙自先朝时就为秦国将领，武王也很宠爱，增加他们的俸禄。齐国有个人叫孟贲，以大力士闻名，在水里不怕蛟龙，陆地上不避虎狼，怒吼一声，响彻天外。曾经在野外看见两头牛争斗，孟贲用手从中间分开，一头牛伏在地上，另一头仍然以角前顶不止。孟贲大怒，左手按住牛头，用右手往上拔牛角，牛角拔出后牛就死掉了。人们都害怕他的勇力，没有人敢和他对抗。他听说秦王招揽天下的勇士，便渡黄河西上。岸边等待过河的人很多，平时都依次上船。孟贲最后来到，强行登船先过。划船的梢公见他强横，用楫敲着他的头说：“你这样蛮横不讲理，难道是孟贲吗？”孟贲瞋目而视，头发竖起眼眶瞪裂，大喝一声，河中波涛顿起。船上的人，吓得东倒西歪，都掉进河中，他摇桨顿足，一划就有几丈远，一会就到了对岸，来到咸阳，去见武王。武王角试后知道他的勇力，也拜其为大官，与乌获、任鄙一起被宠用。——这是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二年的事情。

秦国因为六国都设有相国，不屑与他们同名，专门设置了左右丞相，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魏章为自己没有得到丞相的置位而忿忿不平，跑到魏国去了。武王想起张仪的话，对樗里疾说：“我生长在西戎，未能亲眼目睹中原的繁盛。如果能打通三川，到巩洛之间一游，虽死无恨！二位贤相哪一个能为我征伐韩国？”樗里疾说：“大王要伐韩国，一定要攻占宜阳才能打通三川的道路。宜阳路途遥远，道路险阻，攻打起来一定劳师费财，而且魏、赵两国的救兵很快就会赶到，我自己认为不能伐韩。”武王又问甘茂，他回答说：“请大王允许我出使魏国，劝说魏王一同伐韩。”武王十分高兴，便派甘茂去魏国劝说，魏王答应派兵帮助。当初甘茂与樗里疾意见不统一，怕他从中阻拦此事，先派副使向寿回到秦国报告：“魏王已答应派兵。但虽然如此，希望大王还是不派兵伐韩为好。”秦王对他的话百思不解，便亲自去迎接甘茂，在息壤与他相遇。武王问道：“丞相答应为我劝说魏王，现在魏王答应派兵，丞相又说：‘不伐韩为好。’这是什么原因？”甘茂回答：“跨越千里险阻，去进攻力量强大的韩国的一座大城池，一定会花费很多时间。从前曾参住在费地的时候，鲁国有一个和他同名的人杀了人，别人跑着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他母亲正在织布，回答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继续织布。一会，又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他母亲停机想了一想说：‘我儿子一定不会作出这种事。’又继续织布。时间不长，又一个人跑来说：‘杀人的果然是曾参！’”他的母亲一听，放下机杼，跳墙逃走，躲藏起来。像曾参这样的贤人，他的母亲本来相信他，但是三个

人说他杀人，连慈母也产生了怀疑。我不敢和曾参相比，大王信任我的程度也远远不如曾参的母亲信任他，但是诽谤我杀人的人，恐怕还不止三人，我只怕大王也会像曾母那样。”武王说：“我不会听信别人的话，请您订立誓约。”因此君臣二人歃血盟誓，把誓书藏在息壤。便发兵五万，派甘茂为大将，向寿为副将进军韩国。大军来到宜阳，围攻五个月，因为宜阳守臣坚守，仍不能攻克。右丞相樗里疾对武王说：“秦国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如果不撤兵，恐怕会大败。”武王便派人召甘茂班师。甘茂便派人送给武王一封信，武王打开一看，里面只有“息壤”二字。武王省悟地说：“甘茂早就说会这样，这是我的过错。”便又增兵五万，派乌获去帮助甘茂。韩王也派大将公叔婴带兵救宜阳，双方在城下大战一场。乌获手持一对铁戟，重一百八十斤，单枪匹马冲入韩军，韩军将士望风披靡，没有敢阻挡的。甘茂和向寿各带一路军马，乘势前进。韩军大败，七万多人被斩首。乌获一跃登上城墙，用手抓住城堞，不料城堞毁蹋，掉在石头上，摔断肋骨而死。秦兵乘机攻上城墙，占领了宜阳。韩王害怕了，便派相国公仲侈，带着宝器到秦国求和。武王十分高兴，答应下来。下令甘茂班师回国，留下向寿在宜阳驻守。又派右丞相樗里疾先去三川开路，随后自己带着任鄙、孟贲一班勇士起程，直入洛阳。周赧王派使者在郊外以宾主之礼迎接。秦武王不敢以宾客自居，知道九鼎在太庙一旁的房子中，便去观看。只见九位宝鼎一字排列，果然整齐。这只九鼎是大禹收取九州的贡金，各铸成一鼎，上面记载着各州的山川人物，及贡赋田地的数目，鼎足、鼎耳都有龙文，又叫“九龙神鼎”。夏朝传给商朝，是镇国的重宝。等到周武王灭商后，迁移到洛阳。分明是九座小山一样，不知有多少斤重。搬动时，前面用民工拉牵，后面用船、车装载，不知费了多少功夫。武王挨个看了一遍，赞不绝口。鼎腹上分别刻有荆、梁、雍、豫、徐、扬、青、兖、冀九个字，武王指着雍字鼎叹道：“这是秦国的鼎啊！我应当带回咸阳。”又问守鼎的官吏说：“这个鼎有人举过吗？”官吏磕头回答：“自从有鼎以来，没有人能移动。听人传说此鼎有三万斤的重量，谁能举动？”武王便问任鄙、孟贲说：“二位力大无比，能举动这只鼎吗？”任鄙知道武王自恃勇力，十分好胜，推辞说：“我只能举三千斤，这只鼎重十倍，我举不动。”孟贲捋起袖子上前说：“请让我试一试，如果举不起来，不要怪罪！”便命左右的人取来青丝作绳子，宽宽地拴在鼎耳上，孟贲扎紧腰带，挽起两只袖子，把两只铁棒一样的臂膀，套入丝扣之中，恶狠狠地大叫一声：“起！”鼎离地约有半尺高，又落在地上。因为用力过猛，眼珠突出，眼角流出血来。武王笑着说：“你太费劲了。既然你能举起来，难道我不如你吗！”任鄙劝道：“大王身体高贵，不要轻易去举。”武王不听，当时解去锦袍玉带，把腰扎紧，又用大带子把袖子缚好。任鄙拉着袖子劝谏。武王说：“你自己举不动，就嫉妒我吗？”任鄙见此，不敢再劝。武王大步走上前去，也把双臂套入丝扣中，想道：“孟贲仅能举起来，我偏偏要走几步，方可取胜。”便用尽平生神力，屏住一口气，大喝一声：“起！”那只鼎离地半尺高。刚要转身，不禁觉得力气用尽，失手掉了下来，正压在武王右脚上，只听訇札一声，把胫骨压断了。武王大叫一声：“痛死我了！”当时就昏了过去。左右的人忙将其扶回公馆中。血流满床，疼痛难忍，捱到半夜就死了。武王自己曾说：“如果能游巩洛，虽死无恨！”今天果然死在洛阳，以前的话难道不应验了吗？周赧王听到后大吃一惊，急忙准备上好的棺材，亲自去观看殓丧，哭着吊唁。樗里疾扶丧而归。武王没有儿子，推选

他异母的弟弟稷即位，就是昭襄王。樗里疾追究举鼎的罪过，车裂孟贲，杀死了他的全家；因为任鄙能够劝谏，任他为汉中太守。樗里疾还在朝中宣称：“打通三川的主意，是甘茂策划的！”甘茂害怕被他害死，便跑到魏国，最后死在那里。

再说秦昭襄王听说楚国送太子到齐国为人质，怀疑他们背叛了秦国，乃派樗里疾为大将，兴兵伐楚。楚国派大将景快迎战，兵败后被杀死。楚怀王惊恐不已。昭襄王又派人给楚王送信说：

我们与大王结为兄弟，互通婚姻，和好已很长时间了。现在大王抛弃我而把太子送到齐国，我不胜愤怒！因此派兵侵伐您的边境，但这并不是我情愿的。现在天下的大国，只有楚国与秦国，我们二人不能和好，拿什么号令诸侯呢？我愿意与大王在武关相会，当面订约结盟。那时就会归还占领的土地，重修前好，希望大王答应。大王如果不答应，就是与我决绝，我就不能撤兵了。

怀王看完信后，就召集群臣商量说：“我想不去，又怕激怒秦王；想去，又怕被秦王欺骗。去与不去，哪个更好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楚国被秦国欺骗已经不是一二次了，大王如果去一定回不来。”相国昭雎也说：“屈灵均的话是忠言啊！大王不要去。赶快派兵坚守，防止秦兵进攻。”靳尚却说：“不是这样。楚国只因为打不过秦国，兵败将死，所以土地越来越少。现在秦王即然要和好，我们再拒绝前往，秦王定会震怒，增兵伐楚，那该怎么办？”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娶秦女为妇，认为婚姻可以依仗，也极力劝说楚王前往：“秦、楚二王的儿女，互相嫁娶，没有比这再亲近的了。秦国派兵来，我们尚要请和，何况他们主动要求会面和好呢？上官大夫所说的最好，父王不可不听。”怀王因为楚兵刚刚战败，心中本就害怕，又被靳尚和子兰二人撺掇不止，便答应秦王去赴会。选择一个好日子起程，只有靳尚跟随。

秦昭襄王让他弟弟泾阳君悝，乘着他的车子，打着他的旗号，带着侍卫，装作秦王，住在武关；派白起将军带兵一万，埋伏在关内，劫持楚王；又使蒙骜将军带兵一万，埋伏在关外，以防万一。一方面不断派使者在路上迎接楚王。怀王对使者的甜言蜜语相信不疑，来到武关门下，只见关门大开，秦国使者又出来欢迎说：“我们君王在关内已经等了大王三天了。不敢让大王的车驾在草野之中停留，请到宾馆之中，再以宾主之礼相见。”怀王已到了秦国，势不容辞，只好随使者进关。刚刚进了关门，一声炮响，关门已紧紧关闭。怀王心中不解，问使者说：“为什么这么着急闭关？”使者回答：“这是秦国的规定。战争时期，不得不这样。”怀王又问：“你们君王在哪里，”使者回答：“已经在公馆中等候您的大驾。”说完，喝令驾车的赶马飞驰。大约走了二里，看见秦王的侍卫排列在公馆前，使者吩咐停车。馆中走出一人迎接，怀王一看，虽然锦袍玉带，举动却不像秦王，怀王心中踌躇，没有下车。那人上前鞠躬说：“大王不要怀疑，我不是秦王，是他弟弟泾阳君。请大王到公馆之中说话。”怀王此时只得进入公馆。泾阳君与怀王互相问候，刚要坐下，只听得外面喊声大起，一万秦兵包围了宾馆。怀王问：“我赴秦王的约会，为什么用兵围困？”泾阳君回答：“不必担心！正赶上我们君王有了点小病，不能出门，又怕对君王失信，所以派我前来迎接大王，请屈尊到咸阳与我们君王相会。这些士兵是保护大王的，请千万不要推辞。”不由楚王做主，推拥上车。留蒙骜一支部队在关上，泾阳君陪着楚王，白起带兵

四面护卫，向西往咸阳进发。靳尚逃回楚国。怀王长叹一声：“唉！悔不听昭雎、屈原的话，如今被靳尚所害！”流泪不止。怀王到了咸阳，昭襄王召集群臣和诸侯的使者相会在章台之上。秦王面南上坐，让怀王面北参见，行藩臣之礼。怀王怒气冲冲，大声叫道：“我相信婚姻友好之国，轻身赴会。现在君王假称有疾，把我诱骗到咸阳，又不以礼相待，这是什么用意？”昭襄王说：“从前你答应把黔中的土地给我，却没有兑现。今天委屈你前来，就是要兑现以前的约定。如果君王早晨答应割地，晚上我就送你回国。”怀王质问道：“秦国纵然要得到土地，也该好好说，何必如此诡计多端？”昭襄王说：“不如此，君王一定不会答应。”怀王说：“我愿意把黔中的土地割给秦国了！请与君王订立盟约，君王派一将军跟我到楚国接受土地，怎么样？”昭襄王说：“盟约并不可信。一定先派使臣回楚国，把地界交割分明，才能与大王饯行。”秦国的众大臣，也都上来劝怀王。怀王更加愤怒地说：“你把我诱骗到此，又强行要我割地，我死就死了，不会受你的威胁。”昭襄王便把怀王扣在咸阳，不放回国。

再说靳尚逃回楚国，向昭雎述说：“秦王要得到黔中的土地，拘留楚王。”昭雎说：“大王在秦国回不来，太子又在齐国为人质，倘若齐国人和秦国人合谋，再留住太子，那么楚国就没有国君了！”靳尚说：“公子兰还在，为什么不立他为君？”昭雎说：“太子已经立了很久，现在大王还在秦国，如果违背他的意思，舍嫡长子立庶子，异日大王万幸归国，怎么回答呢？我现在假装去齐国送讣告，并请太子回国，齐国一定会相信。”靳尚说：“我不能为大王排难解纷，这次请让我去效力。”昭雎就派他去齐国，诈称楚王已死，迎太子奔丧继位。齐湣王对相国孟尝君说：“楚国没有国君，我要留下太子换淮北的土地。你看怎么样？”孟尝君回答：“不行。楚王不是一个儿子，我们留下太子，他们真以土地来赎，当然可以；倘若他们另立一人为王，那么我们没有一点利益，却白白落个不义的名声，又有什么用处呢？”湣王认为他说的有理，便以礼送太子横回楚国。横即楚王位，就是顷襄王。子兰、靳尚仍然被信任。顷襄王派使者告诉秦王说：“赖社稷神灵保佑，楚国已经有新王了！”秦王白白扣留怀王，没有得到土地，又惭又怒，命白起为大将，蒙骜为副将，率兵十万进攻楚国，夺取十五座城池后才班师。楚怀王在秦国呆了一年，时间一长，看守的人懈怠了，怀王微服逃出咸阳，想回楚国。秦王派兵追赶，怀王不敢往东跑，转向北行，想逃往赵国。

###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话说赵灵武王长得身高八尺八寸，容貌像龙，嘴尖如鸟，连鬓络腮胡子又浓又密，脸上黑黑的泛着亮光，胸宽三尺，气魄宏大，有吞并四海的志向。即位五年后，娶韩国公主为夫人，生个儿子叫章，立为太子。十六年的时候，夜里梦见一美人鼓琴，心中爱慕她的容貌，第二天就对群臣讲了一遍。大夫胡广说自己的女儿叫孟姚，善于鼓琴。武灵王就在大陵台上召见她，果然就像梦中的女子一样，让她鼓琴，声音美妙动听。武灵王十分高兴，纳在后宫之中，称她为吴娃，生个儿子叫何。等到韩后死了以后，就立吴娃为王后，废除太子章，立何为太子。武灵王考虑到赵国北边与燕国接壤，东边与胡人毗邻，西边与林胡楼烦相连，南边和秦国只有一河之隔，处于四面争战之地，恐怕国家会被吞并侵略。于是便下令效法胡人的风俗，以便于骑射战斗。自己带头穿窄袖左衽的胡人衣服，脚着皮靴，腰扎着革带。因此国中之人，无论贵贱贫富，没有不穿胡服的。军队废除战车，以骑马代替，每天追逐射猎，部队一天比一天强壮。武灵王亲自带领部队扩展土地，东至常山、西到云中、北达雁门，拓地数百里，由此便产生了吞并秦国的志向，要取路云中，自九原向南，直捣咸阳。因为不放心把大权交给众将，决定让自己的儿子治理国事，自己腾出时间攻城略地。便让群臣都去东宫朝拜，把王位传给太子何，称为惠王，而武灵王自称为主父。主父就像石世的太上皇。——使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又把安阳封给长子章，称为安阳君，使田不礼帮助他。这是周赧王十七年的事情。

主父要窥探秦国的山川形势，并观察秦王的为人，便诈称赵国的使者赵招，带着国书到秦国告诉立君的事情。带着数名画工，一路上画好地形。入咸阳后，谒见秦王。秦昭襄王问：“你们武灵王多大年纪了？”主父回答说：“还在壮年。”秦王又问：“既在壮年，为什么把王位传给儿子？”主父回答：“我们国君认为接替王位的人，大多不熟悉国家大事，便想让自己的儿子先即君位，好熟悉国政。我们国君虽然为‘主义’，但国家大事还是由他裁决。”昭襄王问：“你们害怕秦国吗？”主父回答：“如果我们国君不害怕秦国，就不会让国人穿胡服，学习骑射了。现在飞马持弓的士兵，比从前多出十倍，用这些对待秦国，或者可以使两国结为盟好。”昭襄王见他应对如流，非常敬重。使者告辞回公馆中休息。昭襄王睡到半夜醒来，忽然想到赵国使者相貌堂堂，身材魁伟，不像巨子的模样，非常可疑，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天亮后，传旨宣招赵国使者相见。使者的从人回答：“使者得了病，不能入朝，请缓几天。”过了三天，使者还不出见。昭襄王大怒，派人去催，来人直入馆舍之中，不见使者，只抓获一个从人，自称是真的赵招，便押到秦王面前。秦王问，“你既是真赵招，使者是什么人？”回答说：“是我们国王主父。主父要一睹大王威容，所以诈称使者前来，现在已离开咸阳三天了。特命我留下来向大王请罪。”秦王吃了一惊，顿着脚说：“主父欺我太甚！”即命泾阳君同白起领精兵三千，星夜追赶。赶到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使者在三天前就已经出关了。”泾阳君等回报秦王，秦王心惊胆颤好几天，便以礼遣送赵招回国。有一首诗写道：

分明猛虎踞咸阳，谁敢潜窥函谷关？  
不道龙颜赵主父，竟从堂上认秦王。

第二年，主父又出巡云中，自代郡向西，直至楼烦收兵。在灵寿修筑城池，以坐镇中山，取名为赵王城。吴娃也在肥乡筑起一座城，称为夫人城。当时在魏、韩、赵三晋之中，赵国首屈一指，最为强大。这一年，楚怀王从秦国跑来，惠王与群臣商议，恐怕惹怒秦国，而且主父又远在代地，不敢擅作主张，便关闭关门，并不接纳怀王。怀王徬徨无计，要向南逃往大梁。不料秦兵已追来，只得又和涇阳君一同到了咸阳。怀王心中愤怒不已，吐血斗余，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秦国把尸体送还楚国。楚人可怜怀王被秦国欺骗，客死他乡，去迎丧的百姓没有不痛哭的，就像死了亲属一样。诸侯们也都厌恶痛恨秦王无道，又联合起来，以“合纵”抗攻秦国。

楚国大夫屈原哀痛怀王之死，见子兰、靳尚二人仍旧被重用，君臣贪图苟安，毫无向秦国报仇的志向，便多次进谏，劝说顷襄王近贤能，远佞臣，挑选战将，操练士兵，以雪怀王的耻辱。子兰知道他的意思，便让靳尚对顷襄王说，“屈原自认为与王同姓，不被重用，心中怨恨不平，而且常常向别人说大王忘记秦国的仇恨是不孝，子兰等不主张伐秦的人是不忠。顷襄王一听大怒，撤销屈原的职务，将其赶回家中。屈原有个姐姐叫嫫，已远嫁他人，听说屈原被放逐，便回到家中，在夔的故居中找到了他。只见屈原披发垢面，形容枯槁，在江畔吟诗唱歌，便劝他说：“楚王虽不听您的话，但您的心意已经尽到了！忧愁又有什么用？幸运的是您还有土地，为什么不自耕自食，度过您的余年呢？”屈原难违姐姐的心意，便去田里耕种，村中的人了解他的忠心，都去帮助他。一个多月后，他姐姐走了。屈原叹道：“楚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不忍心眼见着宗室灭亡！”有一天，早晨起来，抱着大石头跳进汨罗江。这一天是五月五日，村里的人听说屈原自溺，都驾着小船到江上营救，已经来不及了。使用黍米做成粽子投到江中祭祀，上面用彩线捆着，是怕蛟龙抢食。还有龙舟竞赛的游戏，也因为救屈原而起，从楚地至吴地一带，历代相传，已为当地的习俗。屈原所耕的田地，收获的大米就像白玉一样，因此称为“玉米田”。乡里人私自为屈原设立祠堂，又叫他的家乡为姊归乡。现在荆州府有归州，也因姊归而得名。到了宋朝元丰年间，封屈原为清烈公，同时为他的姐姐立庙，称姊归庙，后来又加封屈原为忠烈王。有一首《忠烈王庙诗》写道：

峨峨庙貌立江傍，香火争趋忠烈王。

佞骨不知何处朽，龙舟岁岁吊沧浪。

再说赵主父出巡云中，回到邯郸后，论功行赏，赐给全国百姓五天的酒肉，当天，群臣称贺过后，主父让惠王临朝听政，自己在一旁便坐观看群臣行礼。却见惠王何年令幼小，身着衮冕，面南而坐为王，大儿子章虽然身材魁梧，反而在下面面北朝拜，哥哥屈居弟弟的下面，神色十分可怜。散朝以后，主父见公子胜在一旁，就私自问他：“你看见安阳君了吗？”虽然跟群臣一同朝拜，但似有不甘人下的神色。我把赵国的土地一分为二，让章做代王，与赵王并立，你认为怎么样？”赵胜回答：“大王当时就错了。现在君臣名分已经定下来了，重新生出事端，恐怕会产生互相争抢王位之事！”主公说：“大权在我手中，又有什么怕的？”主父回到宫中，夫人吴娃见他面有异色，问道：“今天朝中有什么事吗？”主父说：“我看见原来的太子章，作为哥哥却朝拜弟弟，在道理上说不通，想立他为代王，赵胜却说不好，我因此踌躇不安，难以决断。”吴娃说：“从前晋穆侯生二个儿子，长子叫仇，他弟弟的成师。穆侯死后，长子仇即位，在翼地立都，把曲沃封给他叫弟弟

成师，后来曲沃越来越强大，便消灭仇的子孙，把翼地全部并吞。这是主父知道的。成师是弟弟，还能杀害哥哥，何况让哥哥居高临下面对弟弟，让年龄大的面对年纪小的？我们母子二人就要成为别人刀下的鱼肉了。”主父被她的话所迷惑，便放弃了这种想法，有个原先在东宫服侍旧太子章的人，听到主父商议这件事，就私自告诉了章。章与田不礼商量。田不礼说：“主公让二子都为王，是出自公心，只是被妇人阻拦。惠王年幼不懂事，我们应该乘机想办法图谋，主父也不会怎样。”章说：“此事只有靠您办理，得到富贵后与您一同享受！”太傅李兑与肥义十分要好，私下对他说：“安阳君勇壮而且骄横，党羽很多，且有不平之心。田不礼刚愎自用，知进而不知退。二人结成死党，必然冒险以图侥幸，很快就会举事。您权高势尊，首当其冲，祸必先及，为何不假装有病，把国政让给公子成，这样就可以免掉灾祸。”肥义说：“主父把惠王托付给我，尊我为相国，就是认为在安危之时可以依靠我，现在灾祸还没到，我就先想躲避，不怕被荀息笑话呢？”李兑叹道：“您现在是忠臣，不再是智士了。”说罢，流下眼泪，很久以后才告别。肥义仔细思虑李兑的话，夜里不能入睡，饭也难以下咽，辗转踌躇，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好对惠王的贴身侍卫高信说：“今后如果有请君赴会的，一定要先告诉我。”高信答应。

有一天，主父与惠王同游沙邱，安阳君章也随同前往。沙邱中有一高台，是商纣王建筑的。又有二所离宫，主父与惠王各居一宫，相离有五六里远，安阳君住的公馆恰好在二宫之间。田不礼对安阳君说：“惠王在外游玩，他的卫兵并不太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召王，他一定会来。我们在途中埋伏兵士，把他杀死，再用主父的命令安抚众人，谁也不敢反抗！”章说：“这条计策很妙！”就派心腹侍卫，伪装成主父的使者，夜里去叫惠王说：“主父突然得了病，要面见大王，请快些去！”高信立即跑去告诉相国肥义。肥义说：“主父素来无病，这件事太可疑了。”便进里面对惠王说：“我走在大王的前头，等没有其他变故，大王才可以走。”又对高信说：“关好宫门，小心看守，不要轻易开门。”肥义自己与几个人骑马随使者先走，到了中途，伏兵们以为是惠王，一起冲出，把他们全部杀死。田不礼举火检验，发现是肥义，大吃一惊说：“事情发生了变化！趁现在没有走露消息，应该率领士兵乘夜前去袭击惠王，或许可以侥幸取胜。”于是便奉拥着安阳君去攻击惠王。高信因为肥义的吩咐，已作好准备。田不礼进攻王宫，一时难以攻下。到天亮以后，高信令士兵上屋顶往下射箭，杀死很多贼人。箭用光后，揭下屋上的瓦往下砸。田不礼让人把大石头捆在木头上，用来撞击宫门，响声如雷。惠王正在危急的时候，只听得宫门外边喊声四起，两队军马杀来，贼兵大败，纷纷逃散。原来是公子成、李兑两个人在国中商议，恐怕安阳君乘机作乱，便各带一枝军队前来接应，正遇上贼人包围王宫，解救了这场灾难。安阳君见兵败，问田不礼说：“现在该怎么办？”不礼回答：“你快点跑到主父那里去哭着哀求，主父一定会庇护你，我在这里尽力阻挡追兵。”章听从他的话，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主父宫中，主父果然开门把他藏起来，一点也没有为难的样子。田不礼带残兵再次与公子成、李兑交战，寡不敌众，不礼被李兑斩首。李兑估计安阳君没有地方去，必然去投奔主父，便带兵包围主父之宫。打开宫门，李兑仗剑当先冲入，公子成在后面紧随，见主父二人叩头说：“安阳君造反，国法难容，请主父把他献出来。”主父说：“他并没有到我宫中来，三位可去别处寻找。”两人再三禀告，主父仍不松口。李兑

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理当搜查一番，即使得不到贼人，那时再请罪也不晚。”公子成赞同道：“你说得对。”便召集亲兵几百人，仔细搜查宫中，在夹壁墙中找到安阳君，把他拉了出来。李兑立即拔出剑，砍断了他的头。公子成问，“你为什么这样着急？”李兑回答：“如果遇见主父，万一被主父夺走，抵抗则不是臣子该做的，顺从就失掉了贼人，不如现在杀死他。”公子成佩服他考虑的周到。李兑提着安阳君的脑袋，从宫内出来，听见主父的哭泣声，又对公子成说：“主父开宫接纳章，心中已经可怜他了！我们因为章的原因，包围主父之宫，搜出章而且杀死他，不是太伤主父的心了吗？事情平息以后，主父追查围宫之罪，我们都会灭九族的！惠王年纪幼小，不足以商量大事，我们应该自行决断。”便吩咐士兵：“不许解除包围。”派人诈传惠王的命令说：“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人就是与贼同党，要灭他的九族！”随行的官员和内侍，听说惠王的命令，争先跑出宫中，单单剩下主父一个人。主父叫人，没有一个人答应；要出宫，门已被锁上。一连围了几天，主父在宫中饿急了，又没有地方能找到食物，见院中树上有鸟巢，便上去掏出鸟蛋生吃，一个多月后，被活活饿死。有一首诗叹道：

胡服行边靖虏尘，雄心直欲并西秦。

吴娃一脉能胎祸，梦里琴声解误人。

主父虽然死了，外面的人并不知道。李兑等还不敢入内，一直等了三个多月，才打开宫门进去，只见主父尸体已经枯瘪了。公子成奉迎惠王去沙邱宫，装殓发丧，葬在代地。现在的灵邱县，就因葬武灵王而得名。惠王回国以后，封公子成为相国，李兑为司寇。时间不长，公子成死了，惠王因为公子胜曾经阻止主父分王，便用他为相国，把平原封给他，号为平原君。

平原君也喜欢养士，有孟尝君之风。为相国以后，越发招致宾客，家中食客常有几千人。平原君的宅院中，有一画楼，上面住着美人。这座楼俯临院外平民之家，这家主人腿有毛病，早晨起来一瘸一拐去打水，一美人在楼上看见，忍不住大笑，一会儿的功夫，瘸的人去敲平原君之门，请求见平原君。公子胜以礼让进屋中，那人说，“听说先生喜欢养士，士所以不远千里来到先生家，是因为先生重视士而轻视女色。我不幸腿上有病，难以行走，可是先生后宫中的人却耻笑我。我不甘心受妇人的侮辱，愿意得到笑我的人的脑袋！”公子胜笑着答应：“好！”瘸者走后，平原君笑着说：“这个人太愚蠢了！”因为一笑的原故，就要杀死我的美人吗？平原君门下有个规矩：照料宾客的人，每月把客人的名单呈给他看，看客人多少，计算该用多少银钱粮食。在此以前客人有增无减，至此以后一天比一天少，一年后已经少了一半。公子胜感到奇怪，便鸣钟大会宾客，问道：“我对待诸君，从来没有失礼的地方，可是众人纷纷离开，这是为什么？”一个客人上前回答：“先生不杀笑腿瘸之人的美人，大家都感到气愤，认为先生是爱女色而轻视士人，所以都走了。我们也很快就要告辞了！”平原君大吃一惊，承认了错误，说道：“这是我的过错！”立即解下佩剑，叫左右的人去斩楼上的美人之首，自己亲自到瘸腿人的门前，跪着请罪。瘸腿人很高兴。因此门人都称颂平原君的贤能，宾客又像当初一样多。当时人作三个字的顺口溜说：

食我饱，衣我温，息其馆，游其门。齐孟尝，赵平原，佳公子，贤主人。

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斩美人以谢瘸腿人之事，一天与向寿说起来，感叹

平原君之贤。向寿说，“他比齐国的孟尝君差远了！”秦王问：“孟尝君又怎样呢？”向寿说：“孟尝君在他父亲田婴活着的时候，就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宾客聚之如云，诸侯都敬慕他，要求田婴让他作世子。等到孟尝君嗣位做薛公，宾客更加多了，穿衣吃饭都和他自己一样，供给太大，以至于为此耗尽产业。从齐国来的士人都认为孟尝君对自己很好，没有一个人有怨言的。如今平原君准许美人笑癩腿人而不杀死她，等到宾客们离心背德，才斩美人首谢罪，不也太晚了吗？”秦王说：“我怎么能够见孟尝君一面，和他一同处理事情呢？”向寿说：“大王如果要见孟尝君，为什么不把他召来？”秦王说：“他是齐国相国，召他怎么肯来？”向寿回答：“大王如果把自己的儿子做人质送到齐国，并请孟尝君相见，齐国相信秦国，不敢不派他来。大王得到孟尝君，就封他为丞相，齐国也一定会把大王的儿子封为相国。秦、齐两国交换相国，必会和好，然后一同对付诸侯，就没有什么难办的事了。”秦王说：“好！”便派泾阳君悝为人质到齐国去，并捎话说：“愿意换孟尝君到秦国，使我见上一面，以慰思念之情。”宾客听说秦王相召，都劝孟尝君一定要去。这时苏代恰好作为燕国的使者到齐国，对孟尝君说：“今天我从外而来，看见一个土偶人与木偶人对话，木偶人对土偶人说：‘天上就要下雨了，您就要被淋坏了，怎么办呢？’土偶人笑着说：‘我由土做成，坏了以后仍旧回到土中。您遭到雨后就会四处漂流，我不知道哪里是您的家！’秦国是虎狼之国，楚怀王都不能返回，何况您了？如果扣住您不放，我不知道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孟尝君便推辞不想去秦国。匡章对齐湣王说：“秦国送来人质欲见孟尝君，是要和齐国和好。孟尝君不去，就会失去秦国的欢心！派孟尝君去秦而留住秦国的人质，还是不信任秦国。大王不如以礼送泾阳君回国，再派孟尝君去秦国答谢。这样秦王一定会听信孟尝君的话，对齐国更好。”湣王认为他说得对，就对泾阳君说：“我就要派相国田文去贵国行聘礼，听从秦王的教诲，怎么敢让您为人质呢？”立即准备车辆送泾阳君回国，并派孟尝君去秦国。

孟尝君带着一千多名宾客，乘着一百多辆车，西行来到咸阳，谒见秦王。秦王走下台阶欢迎，与他握手，述说自己仰慕的心情。孟尝君有一件白狐裘，毛长两寸，像雪一样洁白，价值千金，普天之下只有这一件，便把它作为自己的礼物送给秦王。秦王穿着这件狐裘入宫，对他所宠幸的燕姬夸耀。燕姬说：“白狐裘并不难得，有什么珍贵的？”秦王说：“狐不活几千岁毛就不会白。一般的白裘，都是用狐腋下的一片白毛联缀而成的。这件却是纯白狐皮做成，所以贵重，是无价之宝。齐国是山东的大国，所以才有这种珍贵的服装。”这时天气还暖和，秦王脱下裘服交给收藏的官吏，吩咐仔细珍藏，等候穿用。选择吉日要立孟尝君为丞相。樗里疾忌妒孟尝君被重用，恐怕他夺走自己的权力，便派他的门客公孙奭劝秦王说：“田文，是齐国人。现在让他做秦国的丞相，他一定先为齐国后为秦国。以孟尝君的贤能，筹谋事情没有会不成功的，又加上宾客众多，如果借秦国的权力为齐国办事，秦国就危险了。”秦王用这些话问樗里疾，樗里疾回答：“公孙奭说得很对。”秦王又问：“那么让他回去吗？”樗里疾回答：“孟尝君在秦国住了一个多月，他的宾客有一千人，把秦国的大小事情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如果让他们回到齐国，终久会对秦国不利，不如杀掉他。”秦王被他的话所迷惑，下令把孟尝君囚禁在公馆之中，泾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待他很好，每天都宴请他，临走时又送给他几件宝物，泾阳君很感激他。现在泾阳君听到秦王的计

谋，就私下见孟尝君，告诉了这件事。孟尝君害怕了，向涇阳君问该怎么办。涇阳君回答：“大王还没有作最后决定。宫中有一个燕姬，是大王最喜欢的，对她言听计从。您如果带有珍宝等礼物，我替你献给燕姬，求她向大王进言，放你回国，那样就可以免除灾祸了。”孟尝君拿出白璧两对，托涇阳君献给燕姬。燕姬说：“我特别喜欢白狐裘，听说山东大国才有，如果有此裘，我不惜一言向大王求情，不想要白璧。”涇阳君回来对孟尝君讲了。孟尝君说：“只有一件白狐裘，已献给秦王了，哪里还能得到？”遍问宾客：“有能再得到白狐裘的吗？”众人都束手无策。最下等的一名宾客说：“我能得到。”孟尝君问：“您有什么办法？”那人回答：“我能学狗盗。”孟尝君笑着让他去了。客人当天夜里装扮成狗的模样，从狗洞中潜入秦宫仓库中，发出狗叫声。管仓库的官吏以为是狗，一点也没怀疑。那人等官吏睡熟以后，取出他身边的钥匙，打开收藏的柜子，拿到了白狐裘，偷出来献给孟尝君。孟尝君使涇阳君转献给燕姬，燕姬十分高兴。当晚与秦王饮酒到高兴的时候说：“我听说齐国的孟尝君是天下最有名的贤人！”孟尝君是齐国的相国，本不想来秦国，是秦国把他请来的，不重用他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杀他呢？“请别的国家的相国，却无故杀他，又有杀戮贤士的名声，我担心天下的贤士，都要远远地离开秦国了。”秦王说：“你说得对。”第二天上朝，就下令准备车马，发给通行证，放孟尝君回齐国。孟尝君说：“我侥幸靠燕姬的一句话，得脱虎口，万一秦王后悔，我的性命就完了。”客人中有善长伪造证明的人，把通行证中孟尝君的名字改掉了，连夜飞驰而走。到了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早已锁上了。关门开闭，按常规是晚上无行人就关，鸡鸣时才能打开。孟尝君怕追的人赶上，正与众宾客惶惶不安之际，忽然听到宾客队中传出鸡叫声。孟尝君感到奇怪，仔细一看，却是下等客人中有一个能学鸡叫的人。于是群鸡都叫了起来。守关的官吏以为天亮了，就起来检验证券，开关放行。孟尝君一伙，快马加鞭，飞奔而走。孟尝君对二位客人说：“我能够脱离虎口，多亏鸡鸣狗盗之力呀！”众宾客自愧无功，从此不敢怠慢下等的宾客。有一首赞道：

明珠弹雀，不如泥丸；白璧疗饥，不如壶餐。狗吠裘得，鸡鸣关启；  
虽为圣贤，不如彼鄙。细流纳海，累尘成冈；用人惟器，勿陋孟尝。

樗里疾听说放孟尝君回国，立即赶入朝中。求见昭襄王说：“大王即使不杀田文，也应该留下做人质，为什么让他走了？”秦王也十分后悔，立即派人飞驰追赶孟尝君，追到了函谷关，要登记簿查看，没有齐国使者田文的姓名。使者说：“难道道路不熟，还没赶到吗？”等了半天，还没有一点动静。便述说孟尝君的相貌和宾客、车马的人数。关吏说：“如果这样，那么今天早上出关的就是了。”使者问：“还能追上吗？”关吏回答：“他们急驰而去，现在已跑出一百多里了，追不上了。使者只得回去向秦王报告。秦王叹息道：“孟尝君有鬼神不测的机智，果然是天下最有名的贤士！”后来秦王向管库藏的官吏要白狐裘没有得到，等看见燕姬穿着，讯问原因，才知道被孟尝君的宾客偷走，又叹道：“孟尝君的门下，就像大都市的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秦国没有人能够相比。”就把狐裘赐给燕姬，也不怪罪管库藏的官吏。

##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话说孟尝君从秦国逃出，经过赵国，平原君赵胜出城三十里相迎，极其恭敬。赵人平素就听说孟尝君的大名，没有见到他，现在争相观看。孟尝君身材短小，还不如一般人，观看的人有的笑着说：“以前我仰慕孟尝君，以为他是天人，一定魁武伟岸，生有异相。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渺小的男人罢了！”有许多人都笑了起来。当天夜里，凡是讥笑孟尝君的人都丢了脑袋。平原君心中知道是孟尝君的门客所干，也不敢追问。

再说齐湣王派孟尝君去秦国，就像失去左右手一样，又怕他被秦国重用，每日忧虑。等到听说他逃回来，非常高兴，仍拜他为相国。宾客归附孟尝君的更多了。便把客舍分为三等：上等的叫“代舍”，中等的叫“幸舍”，下等的叫“传舍”。代舍是供有一定的名望，或有特殊地位的上等宾客居住，可以吃肉乘车。幸舍是供有一定才能的中等宾客居住，只吃肉不坐车。传舍只供应普通饭食，管饱，供一般宾客居住，出入随其自便。前次鸡鸣狗盗和伪造通行证的人都因有功，居住在代舍之中。孟尝君在薛邑所收入的俸禄，并不够供给宾客的，就拿出钱在薛地放高利贷，每年收一次利息，用来资助贴补费用。一天有一个高大伟岸的汉子，穿着破衣服，趿着草鞋，自称是齐国人，叫冯谖，求见孟尝君。孟尝君与他作揖后请他坐下，问道：“先生来到这里，有什么能教导我的吗？”冯谖回答：“没有。我听说您好士，不分贵贱，所以不揣贫穷来投奔。”孟尝君就让他住在传舍中。十多天后，孟尝君向传舍长问道：“新来的客人在干什么？”传舍长回答：“冯先生十分穷贫，身上别无长物，只有一把剑；又没有剑囊，用蒯草绳系在腰间，每天吃完饭，就弹着剑唱道：‘长铗啊，咱们回去罢，饭中连鱼都没有！’”孟尝君笑着说：“是嫌我的饭太简陋了”，就让他住在幸舍中，吃鱼吃肉。仍然让幸舍长注意他的举动，说：“五天以后，再来告诉我。”过了五天，幸舍长报告说：“冯先生仍然弹剑唱歌，只是歌辞不一样了。这次唱：‘长铗啊，咱们回去罢，出去都没有车坐！’”孟尝君吃惊地说：“他要做我的上等客人吗？这个人一定有特殊的才能”。又让他住在代舍中。又让代舍长注意他是不是还唱歌。冯谖早上乘车出去，晚上归来，又唱道：“长铗啊，咱们回去吧，咱们连自己的家室都没有。”代舍长向孟尝君述说一遍。孟尝君皱着眉不高兴地说：“客人为什么如此贪求，没完没了呢？”又让代舍长观察他，冯谖没有再唱。一年以后，主持家务行政的人告诉孟尝君：“钱、粮只够用一个月的了。”孟尝君查看高利贷债券，见民间欠他的帐很多，就问左右的人：“客人中谁能为我到薛地收债？”代舍长回答：“冯先生没有其他才能，但似乎诚实可信。先前自己要求做上等客人，请让他去试试。”孟尝君请来冯谖对他说收债的事。冯谖立即答应，并不推辞，乘车来到薛地，住在公府之中。薛地的居民有一万户，大多数都借贷，听说薛公派上等客人来征收利息，许多人来交息，收到息钱十万。冯谖把这些钱大都买了牛肉和酒，预先贴出告示：“凡欠孟尝君钱的人，不论能否偿还，明天都来官府中验证债券。”百姓们听说有酒肉犒劳，都按期来到。冯谖用酒食招待大家，并在一旁察言观色，对他们贫富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吃完饭后，拿出债券与众人合对，估计还有余力，虽然一时不能，以后定会偿还的人，与其定好合约，记在债券之上；其余贫穷不能偿还的人，都跪在地上请求宽限时间。冯谖命令左右

的人拿火来，把一竹篮贫穷人的债券都投入火中烧掉，然后对众人说：“孟尝君之所以把钱借给百姓，是担心你们没有钱无法生活，而不是为了求得利益。但是他的食客有几千，俸食不够用，所以不得已才征收利息来奉养宾客。现在有能力偿还的重新订好合约，无力偿还的债券都烧掉了，免除还债。孟尝君对你们薛邑百姓的恩德，可以说不能再多了。”百姓们都磕头高呼：“孟尝君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早就有人把焚烧债券的事报告给孟尝君。孟尝君十分恼怒，派人催促冯谖回来。冯谖空手回见，孟尝君假意问道：“先生辛劳了，钱都收回来了吗？”冯谖回答：“我不但为君收回了钱，还为君收回了德！”孟尝君变了颜色，责备他说：“我有食客三千人，俸禄不够用，所以才向薛地的百姓放债，希望收些利息，帮助消费。听说先生收来的利息钱，都和众人一同买酒肉痛饮，又焚烧了一半债券，还说为我‘收德’，不知道所收的是什么德？”冯谖不慌不忙地说：“请君不要发怒，容我详细陈述。欠债的人太多了，不准备酒肉，众人心疑，就不会都来，也就没有办法检验是否能够偿还。有能力偿还的，就与他重新定下期约；对于贫穷的人，即使再督促他，他也不能偿还，而且越欠越多，就会逃亡。小小的薛地，是君世代都封居的地方，那里的百姓是与您安危与共的。现在烧掉没有用的债券，借以证明君轻财爱民。仁义的名声，不断流传，这就是我所说的收德。”孟尝君因为食客消费太大，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但债券已烧，无可奈何，只得勉强笑笑，向冯谖感谢。史臣有诗写道：

逢迎言利号佳宾，焚券先虞触主嗔。  
空手但收仁义返，方知弹铗有高人。

却说秦昭襄王后悔放走孟尝君，又见他作用惊人，想道：“这个人被齐国重用，终究对秦国不利！”便派人四处散布流言诽谤，传到齐国，说：“孟尝君的名字天下流传，人们只知道齐国有孟尝君，不知道有齐王，不久孟尝君就要取代齐王了。”又派人劝楚顷襄王说：“从前六国伐秦，只有齐兵落在后边，是因为楚王自己做纵约长，孟尝君不服，所以不肯一同发兵。等到怀王在秦国的时候，秦王想放他回国，孟尝君派使者劝秦君不要放怀王；因为太子在齐国做人质，想让秦国杀掉怀王，齐国能够扣下太子为齐国要求土地；所以太子几乎不能回国，而怀王竟然死在秦国。我们国君得罪楚国，都是因为孟尝君的缘故。我们国君因为楚国的原因，想得到孟尝君杀掉，不料被他逃回去了。现在又重新为齐国相国，一心专权，早晚就要篡夺齐国了，秦、楚两国自此以后就会多事了。我们国君愿意为以前作下的灾祸补偿，与楚国结为友好，送女儿为楚王做夫人，准备共同抵御孟尝君。请大王裁定！”楚王被他的话所迷惑，竟和秦国通好，迎秦王的女儿做夫人，也使人到齐国散布流言。齐湣王听信谣言，怀疑孟尝君，就收了相印，罢了他的官，让他回薛地去。宾客们听说孟尝君被罢黜，纷纷散去；只有冯谖在一旁为孟尝君驾车。还没到薛地，那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出来迎接，争着贡献酒食，询问起居。孟尝君对冯谖说：“这是先生说的为我收德啊！”冯谖回答：“我的意思不仅仅在于此。如果能借给我一辆车，一定能让君重新被国家重用，而且俸禄更多。”孟尝君说：“惟先生的命令是从！”

过了几天，孟尝君准备车马和金钱，对冯谖说：“先生想去哪里都行。”冯谖驾着车西行来到咸阳，求见昭襄王说：“在秦国游学的士人们，都想使秦国强大，削弱齐国；凡是在齐国游学的，都想使齐国强盛而削弱秦国。秦国与齐国是难以并存的两雄，谁胜利就能得到天下。”秦王问：“先生有什么

妙计能使秦国为雄而不为雌？”冯谖说：“大王听说齐国废黜孟尝君了吗？”秦王说：“我曾听说过，但不相信。”冯谖说：“齐国之所以在诸侯国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有孟尝君这样的贤才。现在齐王被谗言迷惑，把功劳当作罪过，收回他的相印，孟尝君心中一定怨恨齐国，乘此时秦国重用他，那么齐国的机密都会被秦国知道，以此对付齐国，就一定能吞并它，岂止是在诸侯中称雄？大王快些派遣使者，载着重金，私下去薛地迎接孟尝君，机不可失！万一齐王悔悟，重新任用孟尝君，那么齐、秦两国谁称雄就难说了。”

这时樗里疾刚刚去世，秦王急需贤相，听到这话很高兴，便装修十辆好车，载着百镒黄金，以丞相的仪仗去迎接孟尝君。冯谖说：“请让我先去通知孟尝君，使他做好准备，免得耽误使者的时间。”冯谖急忙赶回齐国，没来得及见孟尝君，先去见齐王，劝道：“齐、秦两国互为雌雄，大王是知道的。得人才的国家就会称雄，失人才的就会退居第二。现在我听说秦王庆幸孟尝君被罢官，私下里派十辆好车，装着黄金百镒，聘请孟尝君为丞相。如果孟尝君去了秦国，为秦国出谋划策，那么秦国就会称雄天下，齐国很危险了。”

“湣王听后很着急，问道：“该怎么办呢？”冯谖说：“秦国使者很快就要到薛地了，大王乘他们在路途上，先恢复孟尝君的相位，增加他的封地，孟尝君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秦使者虽然持有重金，难道还会不得到别国君王同意就去迎请别国的相国吗？”湣王口上说：“好！”但心中还不相信。派人到边境上探听虚实，只见车马纷纷而来，一问果然是秦国使臣。探者连夜回去告诉湣王，湣王立即命令冯谖拿着符节去迎接孟尝君，恢复他的相位，增封一千户。秦国使臣到了薛地，听说孟尝君已重新做齐国的相国，立即返回去了。孟尝君重新为相，从前走的门客又都回来了。孟尝君对冯谖说：“我对客人从来没有失礼之处，可一旦被罢相，门客们都抛弃我远走高飞；现在赖您的力量使我官复原职，众位客人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我吗？”冯谖回答：“荣辱盛衰，是天地万物的常理。您没有看见大集市吗？早晨人们争先恐后挤进去，晚上却空无一人，成为废墟，这是因为人们追求的已不在这里了。富贵的人宾客多，贫贱的人朋友少，这是正常的事。您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孟尝君恍然大悟，再次向他拜谢说：“多谢指教！”仍然像以前那样对待客人。

这时，魏昭王和韩釐王奉周天子的命令，“合纵”讨伐秦国。秦国派白起带兵迎战，在伊阙大战，斩首二十四万，活捉了韩国大将公孙喜，占领武遂的土地二百里；乘胜讨伐魏国，攻占河东的土地四百里。昭襄王十分高兴，因为七国都称王，分不出什么不同，就想立帝号，以示比别人贵重，但又觉得自己独尊不便，派人对齐湣王说：“现在天下诸侯相继称王，不知道该归谁统辖。我想称西帝，统治西方；尊大王为东帝，管理东方，平分天下，大王认为怎么样？”湣王拿不定主意，去问孟尝君。孟尝君说：“秦国因为强大蛮横被诸侯国所厌恶，大王不要效仿它。”过了一个月，秦国又派使者到齐国，约定共同征伐赵国。碰巧苏代从燕国又来到齐国，湣王先把称帝的事向他请教。苏代回答：“秦国不推别国为帝，单选中齐国，是尊重齐国。回绝他伤害了秦国，直接接受，就会得罪诸侯各国。希望大王接受秦国的要求却并不称帝。等秦国称帝，等西方的诸侯都能接受以后，大王再称帝，那时也不晚；假使秦王称帝后，诸侯都很反感，大王还可以责怪秦国。”湣王说：“听从先生的教诲！”又问道：“秦国约我讨伐赵国，这件事可行吗？”苏代说：“师出无名，事情不会成功。赵国无罪却攻打它，得到土地后是秦

国的，齐国没有好处。现在宋国无道，天下人称其为桀宋。大王与其伐赵，不如伐宋，得到土地可以把守，得到百姓可以支配，而且还有诛伐暴君的名声，这是汤武王的行为。”湣王十分高兴，便接受帝号但并不称帝，厚厚款待秦国使者，推辞伐赵的请求。秦昭襄王才称帝二个月，听说齐国仍然称王，也废去帝号，不敢再使用。

却说宋康王乃是宋辟公辟兵的儿子，他的母亲怀他时梦见徐偃王来托生，因此叫偃。生时就有异相，身長九尺四寸，面阔一尺九寸，眼睛像巨星，脸上有神光，力大得能拉直铁钩。周显王四十一年，他驱逐他的哥哥剔成，自立为王。十一年后，国中有人掏雀巢，发现里面有只刚刚出壳的小鹳鸟，认为是奇异之事，献给国君偃，偃召太史占卜这件事。太史卜卦说：“小麻雀生大鹳鸟，这是反弱为强，崛起为霸主的征兆。”偃高兴地说：“宋国软弱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不使它兴旺，还指望什么人呢！”便招收壮丁，亲自训练，组成了十万多人的精锐之师。进攻东面的齐国，占领五座城池；打败南面的楚国，开拓比三百多里的疆土；战胜西边的魏国，夺取两座城池；灭掉了滕国，吞并了它的土地。并派使者与秦国通好，秦国也派人回报。自此以后宋国号称强国，与齐国、楚国、三晋并称，偃自称为宋王，以为天下英雄，没有人能和自己相比，想尽快成就霸业。每天上朝，都叫群臣山呼万岁。堂上一呼，堂下齐应，门外侍卫亦都呼喊，声音传出几里远。又用皮革做成袋子，装满牛血，悬挂在高高的木竿上，拉弓而射，穿透皮袋，牛血像雨一样从空中洒落，派人在市中传言：“我们国王射天得胜了。”想用这些吓唬远方的百姓。又喜欢彻夜长饮，强行用酒灌群臣，却私自让左右的给自己上热水喝。群臣中平素酒量大的，都酩酊大醉，毫无礼节，只有他无事一样。左右献媚的人都说：“君王酒量如海，喝上一千石也不会醉。”还与许多妇女淫乐，一夜与十个女人同睡，派人传言：“宋王精神旺盛，可以与一百人同睡，一点也不疲倦。”常常以此炫耀。一天，游玩封父，看见一个采桑的妇女很美，就筑起青陵台观看，打听出是舍人韩凭的妻子息氏。宋王就派人向韩凭转达自己的意思，让他献出自己的妻子，韩凭对妻子说了，问妻子是否愿意。息氏写了一首诗回答：

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

宋王思慕息氏，派人到她家中去抢。韩凭见妻子被抢走，心中难过，自杀身亡。宋王召息氏一同登上青陵台，对她说：“我是宋王，能让人富贵，也能杀人。何况你丈夫已死了，你还指望谁呢？如果顺从我，立即立你为王后。”息氏又写诗回答：

鸟有雌雄，不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

宋王说：“你现在已经到这里了，虽然想不顺从我也不行了！”息氏说：“请容许我洗浴后更换衣服，向丈夫的灵魂告辞，然后再服侍大王。”宋王答应了。息氏洗梳完毕，换上衣服，向空中拜了两拜，从台上向地上跳去。宋王忙叫人拉住她的衣服，已经来不及了，视之气绝。在她的裙带上看见一封信，写着：“我死以后，乞求大王把遗骨与韩凭合葬在一处，九泉之下也会感激您的大恩大德！”宋王十分气忿，故意把他们分开埋葬，使两座墓冢遥遥相望，却不能相亲。埋后三天，宋王回到都城。忽然有一天夜晚，两座墓旁都长出了文梓木，几天后，木长三丈多，两边树枝自相结成连理。有一对鸳鸯飞在上面，交颈悲鸣。当地的人都悲痛地说：“这是韩凭夫妇的魂魄变成的！”便把此树称为“相思树”。有一首诗感叹道：

相思树上两鸳鸯，千古情魂事可伤！

莫道威强能夺志，妇人执性抗君王。

宋国群臣见君王暴虐，许多人都进行劝谏。宋王不胜其烦，乃在座位旁放着弓箭，凡是劝谏的人，就用箭射。曾经一日间射死景成、戴乌、公子勃三人。自此以后，群臣都不敢开口。诸侯们称他为桀宋。

此时齐湣王听从苏代的建议，派人去楚国、魏国，约定攻打宋国，土地三国平分。出兵以后，秦昭襄王知道了，生气地说：“宋国刚刚与秦国交好，齐国攻打它，我一定要救它，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齐湣王恐怕秦兵救宋国，向苏代求计。苏代回答：“请让我去阻止秦兵，使大王伐宋成功。”便西行求见秦王，说：“齐国现在已经征伐宋国，我向大王祝贺。”秦王说：“齐国伐宋，先生为什么向我祝贺？”苏代说：“齐王的强暴，与宋王没有多大差别。现在会同楚、魏两国伐宋，一定会欺负它们。楚、魏两国受到欺压，必然依附秦国。秦国把宋国当作诱饵送给齐国，却得到楚、魏两国，大王怎么没有利益？我怎么会不祝贺呢？”秦王问：“我想救宋国，你看怎么样？”苏代回答：“桀宋犯天下的公怒，人人都庆幸他灭亡，秦国却要救它，大家的怒气都会转到秦国。”秦王便不派兵去救。齐国军队先到宋国郊外，楚、魏的部队也相继来到。齐将韩聂、楚将唐昧、魏将芒卯，三人在一起商量，唐昧说：“宋王志大气骄，应该示弱引诱他。”芒卯说：“宋王荒淫暴虐，民心怨恨，我们三个国家都有丧师失地的耻辱，要宣传檄文，公布他的罪恶，招唤故地的百姓，这样一定会有反戈抗击宋国的。”韩聂说：“二位的话都对。”便书写檄文，数说桀宋的十大罪状：一、逐兄篡位，用非法手段窃取王位；二、恃强凌弱，吞并滕国；三、喜好攻伐，侵犯大国；四、伪造革袋射天，得罪上帝；五、长夜酣饮，不恤国政；六、夺人妻女，淫荡无度；七、射杀忠臣，百官闭口；八、私用王号，妄自尊大；九、献媚秦国，结怨邻国；十、侮慢神灵，伤害百姓，毫无为君之道。檄文所到之处，人心惊惧，三国先前所失之地的百姓不愿依附宋国，自行起来，驱逐官吏，登上城墙，等待来兵。三国军队所向披靡，直逼睢阳。宋康王检阅兵马，亲自率领中军，出城十里扎营，防止攻城，韩聂先派部将闾丘俭带五千人马挑战，宋兵拒不应战。闾丘俭挑选一些声音宏亮的士兵，登上战车朗诵桀宋的十条罪状。康王大怒，命将军卢曼出营对敌。只战了几个回合，闾丘俭大败，卢曼追击，齐军扔掉车马兵器，狼狈逃跑。宋王登上堡垒，见齐军败走，高兴地说：“打败齐国军队，楚国、魏国就丧失了勇气！”便带全部军队出战，直逼齐国大营。韩聂又退让一阵，二十里外扎寨，却教唐昧、芒卯二支军队，从左右包抄到宋兵大营后面。

第二天，宋王以为齐兵已经不能再战，拔寨齐进，一直攻到齐营。闾丘俭打着韩聂的旗号，列阵相持。从早晨到中午，交战三十多次。宋王果然英勇难敌，亲手斩杀二十多员齐国将领、一百多名士兵。宋将卢曼战死阵中。闾丘俭又大败而逃，丢弃车马兵器无数，宋兵争先抢占。此时突然有探子来报告：“楚、魏两国敌军进攻睢阳城，已经很危险了。”宋王大怒，忙传令整队回军。走不到五里，斜刺里冲出一支大军，叫道：“齐国上将韩聂在此！无道昏君，还不快投降！”宋王身边戴直、屈志高两员将领冲出。韩聂大展神威，先把屈志高斩首。戴直不敢上前交锋，保着宋王，边战边走。退到睢阳城下，守将公孙拔见是自家的军马，开门放入城中。三国军队合力攻打，昼夜不停。这天忽然尘土飞扬，又有大军到来，原来是齐湣王怕韩聂不能取

胜，又率领大将王蠋、太史激等，带领三万生力军来支援，势气更壮。宋军知道齐王亲自领兵前来，人人丧胆，个个灰心。又加上宋王不知体恤士卒，昼夜驱赶男女上城守卫，毫无恩赏，怨声载道。戴直见此，对宋王说：“敌势猖狂，人心已变，大王不如放弃城池，权且到河南躲避，再想法复国。”宋王此时一片图王称霸的雄心都已化作秋水，叹息一场，与戴直在半夜弃城逃跑。公孙拔只得竖起降旗，迎接湣王入城。湣王安抚百姓，同时命诸军追赶宋王。宋王跑到温邑，被追兵赶上，戴直先被斩首，宋王跳到神农涧中没有自杀成，被士兵拉出斩首，送到睢阳。齐、楚、魏三国一起灭掉宋国，分割了它的土地。楚、魏两国的部队走后，湣王说：“这次伐宋，齐国出力最多；楚、魏两国怎么能得到土地？”便带兵悄悄尾随在唐昧的后面，在重丘袭击并击溃楚军，并乘胜进军，把淮北的土地都收取过来。又向西侵略三晋，多次取胜。楚、魏两国痛恨齐王负约，果然派使者去依附秦国，秦王反认为是苏代的功劳。齐湣王兼并了宋国的土地，气势更加骄横，派近臣夷维去召集卫、曹、邹三国的国君，让他们入朝称臣。三国害怕齐国侵伐，不敢不依从。湣王说：“我打败燕、楚、魏三国，灭掉宋国，辟地千里，威加诸侯；曹、卫等国无不惧怕、拱手称臣。早晚就要带一旅之师兼并周地，把九鼎迁到临淄，登天子之位以令天下，谁敢不从命！”孟尝君劝道：“宋王偃因为骄傲自大，齐国才乘机战胜他，愿大王以宋王为前车之鉴！周国虽然弱小，但仍然是天下诸侯共同的主人。七国互相攻战，不敢进攻周室，是害怕灭周的名声。大王从前放弃帝号，因此天下都礼让齐国。现在忽然萌发取代周天子的志向，恐怕对齐国不是好事！”湣王说：“商汤放逐桀王，武王讨伐纣王，难道桀纣不是他们的国主吗？我有什么地方不如汤武？可惜你不是伊尹和姜太公！”便又收回孟尝君的相印。

孟尝君害怕被杀害，便和他的门客逃到大梁，依附魏公子无忌。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为人谦恭好客，接待人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曾经有一天吃早饭时，一只班鸠被鹞鹰追赶，慌忙中飞到他的桌下，无忌盖住它，看鹞鹰飞去了才放出来。谁知鹞鹰藏在房顶上，见鸠鸟飞出，追上把它吃掉。无忌自责说：“这只鸠为了避难来投奔我，却终究被鹞鹰所杀，我有负此鸠！”一天没吃饭，让左右的人捕捉鹞鹰，一共抓到一百多只，都分别装在笼子里。无忌说：“杀鸠的只有一只鹞鹰，我怎么能连累别的呢？”便把剑放在笼子上，祷祝说：“没有吃鸠的，向我悲鸣，我就放了你。”鹞鹰都悲叫，只有一只低头不敢仰视，就把它杀了，打开笼子放了其他的鹞鹰。听到的人都说：“魏公子不忍心负一鸠，怎么会负人呢？”因此无论贤愚之士，都纷纷前来投奔，食客也有三千人，与孟尝君、平原君并称。

魏国有一隐士侯嬴，家里贫困，作大梁夷门的守门人。无忌听说他洁身自好，又智谋百出，同里的人都尊称他侯生，便驾车去拜访，用黄金二十镒为聘礼。侯生谢绝说：“我安贫自守，不接受别人一钱，现在要老了，难道还要为公子改变节操吗？”无忌不能强迫他。想尊敬他给宾客看，便准备酒席，大会宾客，当天魏国的宗室将相等贵客都聚集堂上坐好，只空左边第一个席位。无忌坐车亲自去夷门，迎接侯生赴宴。侯生上车，无忌请他坐上座，他也不谦让。无忌在一边赶车，神色特别恭敬。侯生又对无忌说：“我有个朋友朱亥，在市中卖肉，我想去看看他，公子能屈尊和我一同去吗？”无忌说：“愿意和先生同去。”就命令绕道去市上。到了屠夫门口，侯生说：“公子暂时在车中等一会儿，我要下去看看朋友。”侯生下车后进入朱亥家，隔

着肉案与朱亥对坐，说了好长时间的话。侯生时时注意公子，公子颜色平和，毫无厌倦懈怠的表现。这时跟随公子的十多人，见侯生喋喋不休，都很讨厌，偷偷地骂他。侯生也都听见了，见只有公子始终如一，毫无着急的样子，便和朱亥告别，又上车坐在上座。无忌午时出门，等回府时申时已快过了。众贵客见公子亲自去迎客，虚首席相待，正不知是什么地方有名的游侠之士，或者哪个大国的使臣，都带着恭敬之心等候，可许久没到，个个心烦意懒。忽然听说公子接客人回来了，众贵客都起坐出迎，睁眼观看，见是一个白须老头，衣帽破旧，没有不吃惊的。无忌把侯生一一介绍给宾客，众人听说是夷门守门人，都很不以为然。无忌请侯生坐在首席，侯生也不谦让。酒至半酣，无忌手捧金杯到侯生面前祝寿。侯生接过酒杯，对无忌说：“我是夷门的看门小吏，公子屈尊前往迎接，又久立市中，毫无倦色。还尊敬我，让我坐在众位贵客的上面，对我来说做得太过份了。但我所以这样，是想成就公子礼贤下士的名声。”众贵客都暗中嘲笑。席散以后，侯生就成为公子的上客，他又举荐朱亥的贤能，无忌几次去拜见，朱亥绝不回拜。无忌也不在意。他就是这样折节下士的。现在孟尝君到了魏国，单单投靠无忌，正应了古语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八个字，自然情投意合。孟尝君原来就与赵平原君公子很要好，又让无忌与他结交。无忌把自己的姐姐嫁给平原君作夫人。因此魏国与赵国合好，而孟尝君也因在中间被看重。齐湣王自从孟尝君走后，更加骄矜，日夜计划取代周王做天子。此时齐国境内发生许多怪异的现象：天上下血雨，方圆数百里，沾到人的衣服上，腥臭难闻；地塌下几丈，泉水流了出来；还有人对着关门痛哭，却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人影。因此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朝不保夕。大夫狐咺、陈举先后劝谏，还请求召回孟尝君。湣王一怒之下杀了他们，把尸首陈列在大道上，用来回绝劝谏之人。于是王蠋、太史敫等人，都告病弃官，回乡里归隐。

##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话说燕昭王自从即位以后，日夜思谋向齐国报仇雪耻。自己凭吊死者，慰问孤贫，与士卒同甘共苦，礼贤下士，四方的豪杰都纷纷归附他。赵国有个叫乐毅的人，是乐羊的孙子，自幼好讲兵法。当初乐羊被封在灵寿，他的子孙就一直住在这里。赵主父遭沙邱之乱时，乐毅带着全家离开灵寿，投奔大梁，依附魏昭王，却不被重用。他听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就要去投奔，便设计出使燕国。见昭王后讲述兵法战略，昭王知道他的贤能，便用客卿的礼节接待他。乐毅谦让，燕王说：“先生生在赵国，在魏国做官，燕国自然应该把您当作客人。”乐毅说：“我在魏国做官，是为了逃避战乱。大王如果不嫌弃我无能，请让我做您的臣子。”燕王喜出望外，即刻拜他为亚卿，位于剧辛等人之上。乐毅把宗族之人全都招到燕国，做了燕人。这时齐国最强大，四处侵伐诸侯。昭王为韬晦之计，休养士兵，体恤百姓，等待时机。到了湣王驱走孟尝君，肆行狂暴，百姓不堪忍受时，燕国已经休养多年，国富民强，士卒们都摩拳擦掌，愿意作战。因此昭王召乐毅问道：“我承担先人的仇恨，在这里已经二十八年了！常常怕有一天先死了，来不及亲手刺杀齐王，以报国耻，为此整夜痛心疾首。现在齐王骄横残暴，内外离心，这是上天要灭掉它的好时机。我要发动全国的士兵，与齐国决一死战，先生有什么话教导我吗？”乐毅回答：“齐国地大人多，士兵们熟悉战斗，不可独自进攻。大王如果一定要讨伐齐国，就和天下诸侯共同图谋。如今燕国的近邻，没有比与赵国更亲密的，大王应该先会合赵国攻齐，这样韩国也一定能跟随。孟尝君在魏国，正恨齐国，应该不会不出兵。这样就可以攻打齐国了。”燕王说：“好！”就派乐毅持着符节去劝说赵国。

平原君赵胜向惠文王转达了乐毅的话，惠文王答应伐齐。此时秦国使者正好在赵国，乐毅又向他说明伐齐的好处，使者回国报告秦王。秦王怕齐国过于强大，诸侯们都背离秦国依附齐国，就又派使者回报赵国，愿意参加伐齐。剧辛去劝说魏王，先见孟尝君，他果然主张发兵，又约会韩国一同参战。订好日期之后，燕王派出全部精锐部队，使乐毅为大将，秦将白起，赵将廉颇，韩将暴鸢，魏将晋鄙，各自带领一支军队，也如期赶到。于是燕王命令乐毅指挥五国军队，号称乐上将军，浩浩荡荡，杀奔齐国。齐湣王自率中军，与大将韩聂在济水西边迎战。乐毅身先士卒，四国兵将无不奋勇争先，杀得齐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韩聂被乐毅的弟弟乐乘杀死。五国军队乘胜追击，湣王大败，逃回临淄，一面连夜派人向楚国求救，答应割让淮北的土地为礼物，一面检阅军民，登城防守。秦、魏、韩、赵四国军队，乘胜分路攻占边城，只有乐毅自己带兵长驱直入，所过之处宣扬威德，势如破竹，大军直逼临淄城下。湣王惊恐万分，便和文武官员数十人，偷偷打开北门逃跑。来到卫国，卫君在郊外称臣迎接。入城后，把正殿让给他居住，一切供应都特别恭敬。湣王却骄傲自大，对待卫君一点礼貌都没有。卫国大臣们心中不满，夜里派人抢走了他的辎重。湣王十分恼怒，想等卫君来见时责备一番，让卫国追查强盗。谁知卫君当天竟不朝见，也不再供应饮食。湣王又恼又愧，等到晚上，饿得头昏眼花，又担心卫君算计自己，便和夷维等几个人，连夜逃走。跟随的众臣没了主人，立即四散而走。湣王等很快逃到鲁国边关，关吏向鲁君报告。鲁君派使者出城迎接。夷维问：“鲁君怎样招待我们国君？”

回答说：“用牛、羊、猪各十头招待您的国君。”夷维说：“我们齐王是天子。天子巡狩，诸侯百官都应该早晚在堂上侍候天子吃饭，等天子吃完才回去，难道用牛、羊、猪各十头的礼节就行了吗？”使者回去向鲁君报告，鲁君大怒，关闭城门，拒不接纳。湣王又到邹国，赶上邹君刚死，就要去吊唁。夷维说：“天子凭吊别人，主人一定要背对殡棺，立在西阶之上，面向北哭，天子站在东面台阶上，面向南凭吊。”邹国人回答：“我们是小国，不敢麻烦天子吊唁。”也拒绝了。湣王黔驴技穷。夷维说：“听说莒州还没有被占领，为什么不去呢？”就跑到莒州，收拾残兵守城，抗拒燕兵。乐毅攻破临淄，把齐国的财物和祭祀宝器连同先前齐国抢走的燕国珍宝重器，用大车装好，都运回燕国。燕昭王十分高兴，亲自到济上，犒赏三军，把昌国封给乐毅，号称昌国君。燕昭王返回国中，只把乐毅留在齐国，收服其他的城池。齐国有个宗亲叫田单的人，有智谋，懂兵法。湣王不能重用，只让他做临淄市场上的小官。燕兵进入临淄，城中百姓纷纷逃窜。田单和同族的人逃往安平避难，事先把长长的车轴头都截短了，使它们与车轮面相齐，又用铁片裹到车轴上，使它们坚固。人们都讥笑他。不久，燕兵进攻安平，城被攻破，人们争先逃亡，乘车的人挤在一处，大都因为车轴头互相碰触，不能快跑，有的因车轴折断翻了车，都被燕兵擒获。只有田单一族，因为铁轴坚固，没有阻碍，都逃了出去，跑到了即墨。乐毅分兵占领各地，来到了画邑，听说前太傅王蠋住在此地，传令三军，在三十里外围住画邑，不许侵犯。派人拿着金币去聘请王蠋，想推荐给燕王。王蠋以年纪大有病推辞，不肯前往。使者说：“上将军有命令：‘太傅来，就任命为大将，封给一万户的田邑；不来，就带兵屠杀田邑！’”王蠋仰天长叹：“‘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王疏远忠臣，所以我隐退回家耕种。现在国破君亡，我没有地方立脚，又用军队来劫持我，与其不义而生，不如全义而死！”便上吊自杀而死。乐毅听到后叹息不止，命令厚厚安葬，在他的墓上刻着：“齐国忠臣王蠋之墓。”乐毅出兵六个月以来，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都收编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州和即墨没有攻下。乐毅便休兵养士，废除齐王的暴令，减轻赋役，又为齐桓公、管仲二人设立祠堂祭祀，四处求访隐逸的贤人，齐国百姓十分高兴。乐毅本意以为齐国只剩下二城，又在自己掌握之中，终难成大事，而且还想用恩德感化，让他们自己投降，所以没有投入大批兵力。——这是周报王三十年的事情。

却说楚顷襄王见齐国使者来请救兵，答应割让淮北的土地，就命令大将淖齿带兵二十万，以救齐国为名，去接受土地，他对淖齿说：“齐王危急时才求我，你此去可以见机行事，只要有利于楚国，可以全权处理。”淖齿拜辞出朝，率兵到了莒州。齐湣王看重淖齿，立他为相国，大权都交给他。淖齿见燕兵势大，担心救齐国无功，就密密派使者私通乐毅，要杀死齐王，与燕国平分齐国，让燕国人立自己为王。乐毅回答说：“将军诛杀无道昏君，建立不朽的功名，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也不过如此。愿意听从您的意见！”淖齿十分高兴，在鼓里布置好军队，请齐王阅兵。齐王一到就被捉住，淖齿数说齐王的罪行：“齐国灭亡有三种征兆：降雨血是上天警告你；地塌陷是大地警告你；有人对着边关哭是人警告你。你还不知以此为戒，仍然驱逐杀戮贤良，妄想代替周天子。现在整个齐国都被燕国占领了，你却躲在一座小城中苟且偷生，还能干什么呢？”湣王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夷维抱着湣王痛哭，淖齿先杀死夷维，然后用绳穿着齐王的筋，吊在屋梁上，三天

后才断气。淖齿返回莒州，想找到王世子一同杀死，却没有找到。淖齿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功劳，派人送给乐毅，让他转给燕王。此时莒州和临淄，私下往来不绝。

却说齐国大夫王孙贾，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只有老母。湣王可怜他，给他官做。湣王逃跑时，公孙贾也随行，在卫国失散后，他不知道湣王去向，偷偷跑回家中。他的母亲看见儿子后问：“齐王在哪里？”公孙贾回答：“我随大王到了卫国，大王半夜逃走，不知道去哪里了？”老母生气地说：“你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我就会倚着门盼你回来。你晚上出去不回来，我在路口张望。君王盼望臣子，与母亲盼望儿子有什么区别？你身为齐王的臣子，齐王半夜出走，你却不知君王去向，还回家干什么？”公孙贾羞愧万分，又告辞老母，去寻找齐王，听说在莒州，便赶往那里。等到他到了莒州，知道齐王被淖齿所杀，就袒露左肩，在市中高呼：“淖齿为齐相国却谋杀君王，做臣子的没有忠心，有愿意和我一同去声讨他的罪行的人，请像我一样露出左肩！”市上的人互相看着说：“这个人虽然年龄不大，却有忠义之心，我们这些爱好忠义的人，都应当跟他一起去。”一时间露出左肩的有四百多人。楚国兵虽多，但大部分都驻扎在城外。淖齿住在齐王的宫中，正畅饮不休，让妇女奏乐助兴。只有几百名士兵，在宫外守卫。王孙贾带领四百多人，夺下士兵的武器，杀入宫中，把淖齿砍为肉酱，关上城门坚守。楚兵无人指挥，一半逃散，一半投降了燕国。

再说齐王世子法章，听到齐王遇难，急忙换上穷人的衣服，自称是临淄人王立，逃难在外，不能回家，投奔到太史敫家做仆人，为他家浇灌花园，辛勤工作，没有人知道他是王子。太史敫有个女儿，只有十五岁，偶然在园子中看见法章的相貌，大吃一惊：“这不是一般人，为什么会在此处？”派侍女问他的来历。法章害怕惹祸，执意不说。太史敫的女儿说：“一条白龙混在鱼群中，是因为害怕而隐身，将来的富贵是未可限量的。”经常派侍女给他送衣食，时间一长，互相亲近。法章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她。二人互订终身，私下往来，全家都不知道。

这时即墨的守将因病而死，军中无主，要选一个能知兵法的人为大将，却找不出合适的人。有人知道田单截断车轴的事，说他的才能可以胜任大将，就拥立他为将军。田单身体力行，与士兵们一同操作，把自己的亲属妻亲也都编在守城的队伍中，城中的百姓都很拥戴他。

再说齐国大臣们四散奔逃，听到王蠋宁死不改节操的消息，感叹道：“他已经告老还乡，还胸怀忠义之心，我们这些在朝中为官的人，却坐视国破君亡，不想恢复，还能做人吗？”一同来到莒州，投奔王孙贾，寻访世子。一年以后，法章知道众人的诚心，乃出来说：“我是世子法章。”太史敫告诉了王孙贾，便准备法驾迎接，即齐王位，称为襄王。派人通知即墨，约定结成犄角之势，共同抵抗燕兵。乐毅派兵包围，三年都没能攻破，就解除包围，退后九里建立军营，下令说：“城中百姓有出来砍柴的，听任他们往来，不许擒拿。其中贫困饥饿的要给他们饭，寒冷的要给他们衣服。”想使城中人感恩后投降。

且说燕国大夫骑劫，颇有勇力，也喜欢谈论兵法，和太子乐资十分要好，一心想夺得兵权。对太子说：“齐王已经死了，只有莒州与即墨两座城没有攻克。乐毅能在六个月内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池，为什么这两座城这样难攻？所以不肯立即攻克二城，是因为齐人还没有归附，他想慢慢用恩威结交齐人，

不久就要自立为齐王了。”太子就把这些话对昭王讲了一遍。昭王大怒，说道：“我们先王的深仇，非昌国君乐毅不能报，即使他真要做齐王，他的功劳难道还不够吗？”就打了太子二十大板，派使者持着符节到临淄，拜乐毅为齐王。乐毅感动得流下眼泪，以死发誓，决不接受任命。昭王说：“我本来就知道乐毅的本心，他决不会有负于我。”昭王喜欢神仙方术，让方士炼金石为神丹服用，久而久之得了热病而亡。太子乐资即位，称为惠王。

田单常常派密探去燕国探听情况。听到骑劫阴谋取代乐毅和燕太子而被昭王体罚的事，叹息说：“要恢复齐国，一定在燕国后王的身上！”等到燕昭王归天惠王即位，田单派人到燕国散布谣言：“乐毅早就想为齐王，因为受燕先王的厚恩，不忍背弃，所以迟迟不进攻二城，等待机会。现在新王即位，他就要起事了。”燕惠王早就疑心乐毅，又听见流言与骑劫所说的吻合，就信以为真，便派骑劫去替代乐毅，召乐毅回国。乐毅害怕被杀害，说：“我是赵国人。”抛弃了全家不顾，跑到赵国。赵王把观津封给他，号称望诸君。骑劫上任，把乐毅的命令全部更改，燕军都愤愤不服。骑劫在军营中住了三天，就率领部队进攻即墨，包围了好几道，可是城中的防守更加坚固。田单早晨起来对城中人说：“我昨天夜里梦见上帝告诉我说：齐国应当复兴，燕国就要失败了。很快就有神人来作我们的军师，那时就会战无不胜。”有一个小兵领会了田单的意思，走到他跟前小声说：“我可以作军师吗？”说完，急忙就跑。田单连忙站起来拉住他，对人们说：“我梦中看见的神人就是他。”便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在上座上，像对待老师那样待他。小兵说：“我没有任何本事。”田单说：“你不要说话。”称他为“神师。”每下一道命令，必先向神师请示后才能行动。又对城中人说：“神师有令：‘凡是吃饭的人都要先在院子中祭祀自己的祖先，就会得到祖宗们在阴间的帮助。’”城中的人都按这话去做。天下的飞鸟看见院中的祭品，都飞下来抢食。像这样早晚二次，燕军看见了，都认为是怪异之事。又听说有神人降下来，互相传说，都认为齐国得到上天的帮助，不能与之敌，否则就违背了天意，因此失掉了打仗的信心。田单又派人宣扬乐毅的短处说：“昌国君太善良，捉住齐国人都不会杀害，所以城中的人不害怕。如果削掉他们的鼻子放在队伍前，即墨人就会痛苦不堪。”骑劫相信了这些话，把投降的士兵都削掉鼻子。城中的人看见投降后都被削掉鼻子，十分害怕，互相告戒誓死坚守，只怕被燕国人抓住。田单又扬言：“城中人家的坟墓都在城外，如果被燕人挖开了该怎么办呢？”骑劫果然派士兵挖开城外的坟墓，焚烧死人，暴露尸骨。即墨人从城上看见，都痛哭流涕，恨不得吃燕人之肉。他们来到军中，请出城决战，为祖宗报仇。田单见士气已经很高了，便挑选出五千名强壮的人，藏在民间，其余老弱之人和妇女轮流守城。然后派使者到燕军说：“城中粮食已经没有了，要在某一天开门投降。”骑劫信以为真，对众将说：“我和乐毅比怎么样？”众将都说：“将军比乐毅强多了！”士兵们跳跃高呼：“万岁！”田单又在民间收集一千镒黄金，使富贵人家私下里送给燕将，嘱托破城之日，保全自己家小。燕将十分高兴，接受了金子，都给一面小旗，让他们插在门上，作为标记。燕军全无准备，呆呆的只等田单投降。田单派人收集城中的牛一千多头，做成红布牛衣，上面画着五色龙纹，披在牛身上，又把快刀绑在牛角上，把麻苇都浸上油，束在牛尾上，像大扫帚一样拖在后面，这些都在约定投降的前一天准备好。众人都明白用意。田单又准备好酒肉，等到黄昏时叫来五千壮士饱食一顿，也用五色涂在脸上，都拿着锋利的兵器，跟

在牛后边。令百姓们把城墙凿出数十个洞，把牛从洞口赶出，用火把尾巴后的扫帚点着。火渐渐烧到牛尾，牛怒吼一声，冲向燕营。五千名壮士悄悄跟在后面。燕兵都在安睡之中正做着明天入城受降的美梦，忽然听到急驰的声音，从梦中惊起，一千多只火炬照耀得像白天一样，只见五彩龙纹，飞奔而来，利刃所触之处，非死即伤，军中乱作一团。那一伙壮士，不言不语，大刀阔斧，见人就砍，虽然只有五千人，但慌乱之中，就像几万人一样。况且以前就听说有神师前来，如今神头鬼脑，不知什么东西。田单又亲自率领城中人高喊着冲来，老弱妇女，都敲击铜器，声音惊天动地，燕兵胆吓破了，脚吓软了，谁还敢抵抗！人人逃窜，个个奔忙，自相践踏，死伤者无数。骑劫乘车落荒而逃，正遇上田单，被田单一戟刺死，燕军大败。——这是周赧王三十六年的事情。史官有诗写道：

火牛奇计古今无，毕竟机乘骑劫愚。

假使金台不易将，燕齐胜负竟何如？

田单整顿部队，乘胜追击，战无不克。所经过的城邑，听到齐兵得胜，燕将已死，都背叛燕国归顺齐国。田单兵势越来越大，直逼河上，到达齐国北部边界，燕国攻克的七十多座城，又都归还到齐国。众将认为田单功大，要推举他为王。田单说：“太子法章在莒州，我怎么敢为王？”便到莒州去迎接法章。王孙贾为法章驾车，来到临淄，安葬湣王后，选择日子祷告祖庙，临朝听政。襄王对田单说：“齐国转危为安，亡而复存，都是叔父的功劳！叔父是在安平知名的，现在封您为安平君，食邑一万户。”又拜王孙贾为亚卿。迎太史敦的女儿为王后。此时太史敦才知道女儿先以身许给法章，十分愤怒地说：“你不用媒人自嫁，不是我的女儿。”终生不与女儿相见。齐襄王派人增加他的官位和俸禄，都不接受。

这时孟尝君在魏国，把相印让给公子无忌。魏王封无忌为信陵君。孟尝君回到薛地，过着诸侯一样的生活，与平原君、信陵君都十分友好。齐襄公敬畏孟尝君，又派使者接他回来做相国，孟尝君没有答应。自此以后孟尝君往来于齐、魏两国之间，互通友好。他死了以后，没有儿子，众公子争夺君位，齐、魏两国灭掉薛邑，平分了土地。

再说燕惠王自从骑劫兵败以后，才知道乐毅的贤能，后悔也来不及了。就派人给乐毅送信，请他原谅自己的过错，想让他回国。乐毅回信感谢，但不肯回燕国。燕王恐怕赵国用乐毅图谋燕国，便让他的儿子乐间袭封昌国君的封号，他的异母弟弟乐乘为将军，都很重用。乐毅便往来两国之间，使二国结为友好。两国都把他当作客卿，他最后死在赵国。这时廉颇做赵国大将，有勇有谋，善于用兵，诸侯们都很害怕。秦兵多次侵犯赵国边境，都赖有廉颇阻挡，难以深入秦国见此，只得和赵国通好。

##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却说赵惠王宠用一个叫缪贤的内侍，拜他为宦者令，常常干预政事。有一天，一个外地的客人拿一块白璧来卖，缪贤喜欢这块玉光润无暇，用五百金买了下来，给玉工看。玉工大吃一惊，说：“这是和氏璧啊！楚国相国昭阳在宴会上把它丢失，怀疑被张仪偷走了，几乎把他打死，张仪因此才到了秦国。后来昭阳悬赏千金，寻找此璧，偷的人也不敢拿出来，现在却无意之中落在君的手中。这是无价之宝，要珍贵收藏，不要轻易给别人看。”缪贤问：“像你这么说，这块玉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玉工回答：“把这块玉放在黑暗的地方，自然发出光亮，能不染尘埃，消除邪魅，因此叫‘夜光之璧’。如果放在座位上，冬天的时候发暖，可以代替火炉；夏天的时候发凉，百步以内，蝇蚊都飞不进来。有这些奇异之处，别的玉都比不上，所以是无价至宝。”缪贤按他所说的去试，果然分毫不差。就制造一个精致的盒子装上，珍藏在箱子中。早有人把此事报告给赵王，说：“缪中侍得到了和氏璧。”赵王向他要，缪贤因喜爱不愿献出。赵王大怒，借他打猎的机会，冲进他家中，搜出玉盒拿走。缪贤怕赵王杀了自己，想逃走。他的门客蔺相如拉着他的衣服问：“您要去哪？”缪贤回答：“要投奔燕国。”相如又问：“您怎么知道燕王会收留您？”缪贤说：“从前我曾经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会面，燕王私下里拉着我的手说：‘愿意与君结交。’因此我要去燕国。”相如劝道：“您错了！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且您又受到赵王的宠爱，所以燕王愿意与您结交。这不是对您好，是通过您结交赵王。现在您得罪了赵王，逃到燕国，燕王害怕赵王讨伐，一定会抓住您向赵王献媚，那时您就危险了。”缪贤问：“那你说怎么办？”相如说：“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过，只是没有早点献出玉璧而已。如果袒露臂膀，背着斧钺请罪，大王一定会饶过您。”缪贤听从他的建议，赵王果然赦免了他的罪行。缪贤也因此看重相如的智慧，待为上宾。

再说先前的玉工到了秦国，秦昭襄王让他治玉，玉工说到和氏璧现在在赵国。秦王问：“和氏璧有什么好处？”玉工像从前一样夸赞一番。秦王羡慕不已，很想见一见。这时昭襄王的舅舅魏冉做丞相，进言说：“大王想见和氏璧，为什么不用西阳十五座城交换？”秦王惊讶地说：“十五座城是我爱惜的，为什么换一只玉璧呢？”魏冉说：“赵国害怕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大王如果用城换玉璧，赵国不敢不把玉璧拿来，那时就可以留下。用城交换只是名义而已，拿到玉璧是实。大王为什么担心失掉十五座城呢？”秦王很高兴，立即写信给赵王，让客卿胡伤为使者。信中大致写道：

我羡慕和氏璧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能见到。听说君王得到了它，我不敢轻易要求，愿意用西阳十五座城交换。只希望君王答应。

赵王收到信后，召来廉颇等大臣商议。想将其给秦国，只怕被欺骗，得不到城池；想不给，又怕得罪秦国。众大臣有的说给，有的说不给，七嘴八舌，难以决断。李克说：“派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带着玉璧前去，得到十五座城就把玉璧给他们，否则就带回来，这样才是两全之策。”赵王用眼睛看廉颇，廉颇低头不說話。宦者令缪贤上前说：“我有个门客叫蔺相如，这人是勇士，还极有智谋。如果选派去秦国的使者，没人比他更合适的了。”赵王就让缪贤把蔺相如叫来，相如拜见过后，赵王问道：“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换我

的玉璧，先生认为可以答应吗？”相如回答：“秦国强大，赵国弱小，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倘若玉璧被拿去，十五座城却得不到，那该怎么办？”相如回答：“秦国用十五座城换玉璧，价格够优厚的了，如果赵国不答应，赵国理曲；赵国不等十五座城到手就献上玉璧，礼节上够恭敬的了，如果秦国不给十五座城，秦国理曲。”赵王说：“我想找一个人出使秦国，保护玉璧，先生能为我去一趟吗？”相如回答：“如果大王真的没有合适的人，我愿意带着玉璧前往。如果十五座城归赵国，我就把玉璧留在秦国，否则的话，我一定完璧归赵。”赵王十分高兴，立即拜蔺相如为大夫，把玉璧交给他。相如带着玉璧去咸阳。

秦王听说玉璧到了，十分高兴，坐在章台之上，大集群臣，召蔺相如入见。相如留下宝盒，只用锦缎包裹玉璧，双手捧着，献给秦王。秦王打开观看，只见玉璧洁白无暇，宝光闪烁，雕镂的地方，天然无迹，真是稀世的珍宝。秦王欣赏许久，口中啧啧叹息。又交给左右群臣传看，众人看完，环跪地上，都喊：“万岁”！秦王又命内侍包好，送到后宫给美人观看，很久才送回来，仍旧放在秦王的桌子上。蔺相如在一旁伺候，见很久听不到给十五座城的话，心生一计，上前说道：“玉璧上有微瑕，请让我为大王指出来。”秦王让左右的人把玉璧递给相如。相如把玉璧拿到手，连退几步，靠在殿中的石柱之上，睁大双眼，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至宝。大王要得到它，给赵国写了信，我们国君见信后把群臣都叫来商量，大家都说：‘秦国自负强大，毫无凭证索取玉璧，恐怕玉璧到了秦国，十五座城却得不到，不如回绝。’我却认为：‘布衣之交，相互间还讲信用，何况万乘大国的君主呢？为什么用小人之心看待别人，因而得罪大王呢？’因此我国国君吃了五天斋，然后派我来奉送玉璧，对大王的恭敬已经达到了极点了。今天大王会见我，十分倨傲，坐着接受玉璧，让左右的传看，又叫后宫美人玩弄，毫无诚心。我因此知道大王没有交换十五座城的意思，所以又把玉璧拿到手。大王如果逼迫我，我的头就会和玉璧一同撞碎在柱子上，宁死也不让秦国得到玉璧。”说完举起玉璧看着石柱，作出要撞的样子。秦王爱惜玉璧，恐怕撞碎，忙道歉说：“大夫不要这样！我怎么敢失信赵国呢？”马上叫来有司拿出地图，秦王指着地图从某处到某处，共十五座城给赵国。相如心中暗想：“这是秦王要骗取玉璧，并非真情。”就对秦王说：“我国国君不敢因为爱这稀世之宝而得罪大王，所以临派我出来时，斋戒五天，把群臣都叫来，向玉璧拜辞。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准备具有相当威仪车辂文物，我才能献上玉璧。”秦王也答应了，传命斋戒五天，先送相如到公馆中休息。相如抱着玉璧来到公馆，又想到“我曾经在赵王面前夸下海口：‘如果得不到十五座城，一定完璧归赵。’如今秦王虽然斋戒，倘若拿到玉璧后仍然不给十五座城，我有什么脸面见赵王？”思考再三，就命随从穿着粗布衣服，装成穷人的模样，用布袋把玉璧缠在腰间，从小路偷偷逃走，回去转告赵王：“我担心秦国欺骗赵国，没有交换的意思，所以派随从的人把玉璧带给大王。我在秦国承担罪责，宁死也不辱使命。”赵王感叹说：“蔺相如果然不负他所说的话。”

再说秦王假说斋戒，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过了五天，上朝陈设礼物，又传令各国诸侯的使者都来观看献璧，想对列国夸耀一番。蔺相如从容不迫，缓步上前。参见过后，秦王见相如手中没有玉璧，问道：“我已经斋戒五天，恭敬地接受玉璧，如今你不带玉璧前来，是什么原因？”蔺相如说：“秦国

自从秦穆公以来，共有二十多位君主，都善于欺骗之术。往远说有杞子欺骗郑国，孟明欺骗晋国；往近说有商鞅欺骗魏国，张仪欺骗楚国，往事历历在目，从来不讲信义。我如今只担心被大王欺骗，有负我们国君，已经让随从带着玉璧从小道回赵国了。请大王恕罪！”秦王怒气冲冲地说：“你说我不恭敬，所以我斋戒五天。你却把玉璧送回赵国。明明是欺负我！”下令左右的人把相如捆起来。相如面不改色，说道：“请大王暂息雷霆之怒，听我说一句话。如今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只有秦国负赵国的事情，不会有赵国负秦国的道理。大王如果真的要玉璧，先割十五座城给赵国。然后派一个使臣，同我一同去赵国取玉璧，难道赵国敢得到十五座城后而仍留下玉璧，背负不讲信用的名声，得罪大王吗？我自知有欺骗大王的罪行，罪该万死，已经给我们国君写信说明不指望活着回去了。请用鼎镬把我烹死，使诸侯都知道秦王因为玉璧的原因杀掉赵国使者，是非曲直自有人去评说。”秦王与群臣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一旁观看的诸侯使者，都为相如提心吊胆。左右的人要把相如牵走，秦王喝住，对群臣说：“即使杀了相如，也不能得到玉璧，白白背负不义的名声，断绝了秦国与赵国的友好关系。”便厚厚款待蔺相如，以礼相送回国。有人读史时读到此处，认为秦人攻城略地，列国都无可奈何，一个玉璧有什么值得珍贵的？但蔺相如的意思是担心秦国用欺骗的方法得到玉璧，便会轻视赵国，以后要地要礼，就难以拒绝，所以此时显示一下力量，使秦王知道赵国有能人。

蔺相如回到赵国，赵王认为他很有贤能，拜他为上大夫。此后秦国不给赵国十五座城，赵国也没有给秦国玉璧。秦王心中始终对赵国耿耿于怀，又派使者约赵王在西河外渑池相会，共定和约。赵王说：“秦国以会盟为名欺骗楚怀王，把他囚禁在咸阳城，至今楚国人还伤心不已。现在又来约我相会，难道不会像对怀王那样对待我吗？”廉颇与蔺相如商量说：“君王如果不去，就是向秦国示弱。”便一同说：“蔺相如愿意保护大王前往赴会，廉颇愿意辅助太子守国。”赵王高兴地说：“相如连玉璧都能带回来，何况是我了？”平原君赵胜说：“从前宋襄公坐单车赴会，被楚王劫持。鲁君与齐王在夹谷相会，带着左右司马保驾。如今大王虽然有蔺相如伴陪，还要选出五千名精锐士兵做护从，以防万一。再让大军在三十里之外屯扎，才能保万无一失。”赵王问：“五千名精锐士兵，让谁做大将。”赵胜回答：“据我所知，田部官吏李牧是大将之才。”赵王又问：“何以见得？”赵胜回答：“李牧做田部的官吏，收取租税，我们家过期还没交纳，李牧依法来治罪，杀掉我九个管事的人。我很生气地责备他，他对我说：‘国家所依靠的就是法律。如今要纵容君家而忘记奉公，那么法律就削弱了，法律一削弱，国家就软弱无能，诸侯就会派兵侵略，赵国都保不住，您还能保住自己的家吗？像您这样的权贵，应该奉公守法，法律加强了，国家就会强大，就会保持长久的富贵，那不是更好吗？’这种见识不是常人能有的，所以我知道他能做大将。”赵王就任命李牧为中军大夫，率领五千精兵随行。平原君带着大军跟在后面。廉颇送到边境上，对赵王说：“大王身入如狼似虎的秦国，事情实在难以预料！如今和大王约定：估计道路往来和会盟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过期不回来，请像楚国那样，立太子为王，断绝秦人的奢望。”赵王也答应了。他们来到渑池，秦王也到了，都回到公馆中休息。

到了会盟之期，两王以礼相见，设置酒宴畅饮。喝到半酣，秦王说：“我私下里听说赵王善于音乐，我有一支宝瑟，请赵王演奏一下。”赵王脸上发

热，但也不敢拒绝。秦国侍者把宝瑟捧到赵王面前，赵王只好演奏了《湘灵》一曲，秦王不住声地叫好。待赵王演奏完毕，秦王说：“我听说赵国始祖烈侯就非常喜欢音乐，君王真是得到家传了。”说完回过头来叫御史，让他记载这件事。秦国御史拿出笔和竹筒，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蔺相如走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民间音乐，我献上盆罐，请大王演奏，彼此互相娱乐。”秦王大怒，脸上变了颜色，一句话也不说。相如拿过装酒的瓦器，跪在秦王面前，秦王仍不肯答应。相如说：“大王依仗秦国的强大吗？如今五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在大王身上！”左右的人都说：“蔺相如无礼！”要上前抓住他。相如睁大眼睛，大喝一声，头发与胡须都竖了起来，左右的人十分害怕，不由自主倒退了好几步。秦王内心本不愿弹，但害怕相如，只得勉强敲了一下。相如立即站起来，叫赵国御史也记载在竹筒上：“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为赵王击缶。”秦国的众臣心中不平，立在筵席前对赵王说：“今天赵王光顾秦国，请割送十五座城为秦王祝寿！”相如也对秦王说：“礼尚往来，赵国既然献给秦国十五座城，秦国也不能不回报。请秦国把咸阳城献出来为赵王祝寿！”秦王说：“我和赵王彼此友好，你们不要多说！”命令左右倒酒，假装尽欢而散。秦国客卿胡伤等人私下劝秦王扣留赵王与蔺相如，秦王说：“密探报告说：‘赵国防备的非常严密。’万一事情不成，反而被天下人耻笑。”便更加敬重赵王，结成兄弟之好，约定永不侵伐。又让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到赵国做人质。群臣都不解地问：“立盟约就足够了，为什么送人质呢？”秦王笑着说：“赵国如今正强大，不能图谋。不送人质，赵国就不相信我们。如今赵国相信我们，就会真心与我们好，那样我们就能专心对付韩国了。”群臣都佩服秦王的计谋。

赵王告辞秦王回国，正好是三十天。赵王感叹地说：“我得到蔺相如，国家和我自己都像泰山一样安定稳固。相如的功劳最大，群臣谁也比不上。”就封他为上相，比廉颇职位还高。廉颇愤怒地说：“我有攻城略地，身经百战的大功劳，蔺相如只因为耍嘴皮子的功夫，官职却在我上面。而且他是个宦官的门客，出身低贱，我怎么会甘心在他下面呢？如果再见着，我一定杀死他。”蔺相如听到了廉颇的话后，每到上朝的时候，就托病不去，避免和廉颇见面。他的门客都以为相如害怕廉颇，私下议论。有一天，蔺相如外出，廉颇也外出，相如远远看见廉颇的车，忙让驾车的人把车赶到小路上躲避，等廉颇的车过去后才出来。他的门客更加忿怒，约好一同来见相如，劝道：“我们离开家乡，抛弃亲人来到您的门下，是以为您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以羡慕您，追随您。现在您与廉颇将军同为上相，您还在他上面。他口出恶言侮辱，您不能回报，不但在朝中躲避，还在道路上躲避他，为什么这么怕他呢？我们私下里为您感到羞耻！请让我们走吧！”相如劝阻他们说：“我之所以不同廉将军见面是有原因的，只是你们自己没有体会到。”门客说：“我们目光短浅，请您直说。”相如问：“众位看廉将军比秦王怎么样？”众人回答：“不如秦王。”相如说：“秦王的威严，天下没有人敢抵抗，但我蔺相如在大庭广众中叱喝他，侮辱他的群臣。我虽然愚蠢胆小，难道只怕廉将军一人吗？我考虑到秦国所以不敢派兵攻打赵国，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如今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秦国人知道了，一定乘机侵伐赵国。我所以隐忍着躲避廉将军，是以国家大计为重，私仇为轻啊！”门客们都感叹佩服。不几天，蔺家的门客与廉家的门客不巧在酒店中相遇，双方争占座位。蔺家的门

客说：“我们主人因为国家的缘故，处处让着廉将军；我们也应该体会主人的良苦用心，让着廉将军的门客。”因此廉颇和门客更加骄横。河东人虞卿来到赵国，听到蔺家门客转述相如的话，就劝说赵王：“大王如今倚重的大臣，不是蔺相如、廉颇吗？”赵王说：“对！”虞卿说：“我听说从前的臣子，互相帮助，同心协力治理国家。如今大王所倚重的两位大臣，却像水火一样互不相容，这不是社稷之福。蔺相如越来越退让，而廉颇却不能体谅他的用心；廉颇越来越骄横，而蔺相如不敢挫折他的气焰。在朝中有时不能一同商议事情，为将则在有急难的时候不能互相体恤，我私下里替大王担忧！请让我说合他们二人，共同辅佐大王。”赵王说：“好。”虞卿去见廉颇，先赞颂他的功劳，廉颇很高兴。虞卿又说：“论功劳没人能超过将军了。但论胆量还要首推蔺相如。”廉颇勃然大怒：“那个胆小鬼只靠嘴皮子获取功名，有什么胆量？”虞卿说：“蔺相如不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反而具有远见卓识。”便转述他对门人说的一番话，又说：“将军不想在赵国为将就罢了，如果想在赵国安家立命，两位大臣一个谦让，一个争强，恐怕好名声不会落在将军身上。”廉颇恍然大悟，深感惭愧：“先生的话太对了，我以前从没有听说过。我比蔺相如差远了！”因此先让虞卿去向蔺相如转达自己的歉意，然后自己负荆请罪，来到蔺相如家，道歉说：“鄙人胸怀狭隘，不知道相国如此宽容，死也难以赎回我的罪过！”说完就跪在院子中。蔺相如忙跑出来扶起来说：“我们两个人并肩侍奉君主，为社稷之臣，将军能原谅我，已经感到十分荣幸了，怎么能说道歉的话呢！”廉颇说：“我性情粗暴，得到您的宽容，深感惭愧，无地自容！”说着流下眼泪，相如也动情地掉下泪来。廉颇说：“从今起愿意与您结为生死之交，就是砍掉脑袋也不变心！”二人互相下拜。相如置酒设宴招待，欢饮一场而散。后世人称“刎颈之交”，正是从这里来的。无名子有诗一首写道：

引车趋避量诚洪，肉袒将军志亦雄。

今日纷纷竞门户，谁将国计置胸中。

赵王见此，赐给虞卿黄金百镒，任命他为上卿。

这时，秦国大将白起打败楚军，收取了郢都。设置南郡。楚顷襄王大败而走，跑到陈地。大将魏冉又攻占了黔中，设置黔中郡，楚国更加衰弱。便让太傅黄歇侍奉太子熊完去秦国为人质求和。白起等人又进攻魏国，直逼大梁城下。魏国派大将暴鸢出城迎战，大败，被斩首四万多人，魏国只好献出三座城求和。秦王封白起为武安君。不久，客卿胡伤又带兵攻打魏国，打败魏将芒卯，占领了南阳，设置南阳郡。秦王把南阳赐给魏冉，封号为穰侯。又派胡伤带兵二十万攻伐韩国，兵围阨与。韩釐王派使者向赵国求救。赵惠王聚集群臣商议：“韩国是否能救？”蔺相如、廉颇、乐乘都说：“阨与道路狭窄险要，难以救援。”平原君赵胜说：“韩国、魏国与我们唇齿相依，如果不救，秦兵得胜后就该进攻赵国了！”只有赵奢一旁沉默不说话。赵王单独问他，赵奢回答：“道路狭窄险要，就像两只老鼠在洞中斗架一样，勇敢的就能取胜。”赵王便选拔五万士兵，派赵奢为将去救韩国。大军离开邯郸东门三十里，赵奢传令修筑壁垒，安营扎寨。安排好以后，又传令：“有说到军事情况的人斩首！”关闭营门休息，军营中一点声音都没有。秦军在阨与城外擂鼓呐喊，声如雷霆，把阨与城中屋顶上的瓦都震得乱动。有一个军吏来报告说秦兵如何如何，赵奢认为他违犯军令，立即斩首以警戒众人。停在此处二十八天还没走，只是每天派人增加壁垒深沟，以保护自己。秦将

胡伤听说有赵兵来救却不见兵来，又派人去探听，回报说：“赵国果然派了救兵，领兵的是大将赵奢。出了邯郸城三十里，就安营扎寨，再不前进。”胡伤不相信，又派亲信去赵营中，对赵奢说：“秦国进攻阨与，早晚就要攻下来了！将军要打仗，请快点进兵！”赵奢回答：“我们国君因为邻国危急，派我防备，我怎么敢和秦国交战呢？”又准备酒食款待使者，让他视察壁垒。秦军使者回去报告胡伤，胡伤十分高兴：“赵兵离开都城才三十里就再不前进，修筑营垒，已经没有作战的打算了，阨与城一定会被我攻破。”就没做准备防御赵兵，专心攻打韩国。赵奢打发走秦军使者大约三日后，估计他已经到了秦军中，就选出一万名善射惯战的士兵做先锋队，大军跟在后面，卷甲衔枚，昼夜兼行，二天一夜就赶到韩国边境，离阨与城十五里又扎下军营。胡伤恼羞成怒，分兵一半围攻阨与城，带着老营中的全体士兵前来迎战。赵军有一个军士许历在竹筒上写着“请谏”二个字，跪在营前。赵奢感到奇怪，下令撤销先前的军令，召他问道：“你要说什么？”许历说：“秦国人想不到赵国军队突然来到，这次前来气势汹汹。元帅一定要列成厚阵，以防秦军冲击，否则一定会失败。”赵奢说：“对！”就传令军中列阵等待。许历又说：“《兵法》上讲：‘得地利者胜。’阨与周围的地势，只有北山最高，但秦将却不知道占领，这是留给元帅的，应该立即抢占。”赵奢又说：“对！”就让许历带兵一万去占据北山，凡是秦兵的行动，都一目了然。胡伤引兵到来，就争夺北山。怎奈山势崎岖，有几个胆大的秦兵爬上前，也都被赵军扔石头打伤。胡伤咆哮大怒，指挥军士和众将寻找道路。正在此时，忽然听到鼓声大振，赵奢带领大军杀到，胡伤分兵拒敌。赵奢把一万名弓箭手分成两队，左右各五千人，向秦军乱箭齐发。许历带着一万人趁势从山顶上杀下来，喊声如雷，前后夹攻，如同天崩地裂一样，杀得秦军没处躲藏，大败而逃。胡伤被马甩在地上，差点被赵兵捉住，多亏兵尉斯离带领一支军队赶到，拼命将其救出。赵奢追赶五十里，秦兵不能扎寨，只能向西逃跑，阨与的包围解除了。韩釐王亲自犒劳赵军，写信感谢赵王。赵王封赵奢为马服君，职位与蔺相如、廉颇相等。赵奢推荐许历的才能，任命他为国尉。

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喜欢谈论兵法，家中所传的《六韬》、《三略》等书，都读尽了，曾经与父亲谈论用兵，指天画地，目中无人，就是赵奢也不能驳倒他。他的母亲高兴地说：“有这样的儿子，可以说将门出虎子了！”赵奢却很不高兴地说：“赵括不能当大将。赵王不用赵括，是社稷洪福。”他母亲说：“赵括把你的兵书都看完了，谈论用兵之道也是天下莫及，你说‘不可做大将’，这是什么缘故？”赵奢说：“赵括自以为天下莫及，这就是他不能当大将的道理。用兵打仗，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战战兢兢，博采众长，还怕遗忘什么；而赵括却大言无忌。如果有了兵权，一定刚愎自用，好的谋略计策都听不进去，必败无疑！”母亲把这些话转告赵括，赵括说：“父亲年纪老了，胆子越来越小，应该有这种话。”二年后，赵奢病重，对赵括说：“兵凶战危，这是古人所告戒的。你父为将数年，今日才不用担心失败的耻辱，死也瞑目了。你不是大将之才，切记不可妄自为将，败坏家门。”又嘱咐赵括的母亲说：“他日赵王召赵括为将，你一定详细述说我的临终遗言。丧师辱国，这不是小事！”说完话就死去了。赵王怀念赵奢的功劳，让赵括继承马服君的封职。

##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大梁城有个叫范雎的人，有谈天说地之能，安邦定国之志。想为魏王做事，因为家贫，没有人引见，就先投奔中大夫须贾的门下做门客。当初，齐湣王昏庸无道，乐毅纠合四国军队，一同讨伐齐国，魏国也派兵参加。等到田单大破燕军，恢复齐国，齐襄王法章即位，魏王怕他报复，同相国魏齐商量，派须贾去齐国讲和修好。须贾带着范雎同行。齐襄王向须贾问道：“从前我们先王，与魏国共同讨伐宋国，可谓同心协力。等到燕国侵略齐国，魏国竟也派兵参加。我想起先王的仇恨，就咬牙切齿，心中剧痛！现在你们又用假话来引诱我，魏国反复无常，我怎么能够相信呢？”须贾不能回答。范雎在一旁说：“大王的话说错了！我们先君跟随齐国征伐宋国，是奉命而行。本来约好三国共同分割宋国，但贵国却背弃了合约，不但把宋国的土地独吞，还侵略我国。是齐国对我们失信！诸侯们害怕齐王骄暴无厌，因此才跟随燕人伐齐，济西之战，五国同仇敌忾，难道单单是魏国吗？但是魏国不为已甚，不敢随燕国进攻临淄，这是以礼对待齐国。如今大王英武盖世，报仇雪耻、光大前人的事业，我们国君认为大王一定可以重振桓公、威王的雄风，掩盖湣王的过失，创建无穷的功德，所以派遣我们来恢复与齐国的友好。如今大王只知道责怪别人，自己不知道反思，恐怕会重蹈湣王的覆辙。”齐襄王听后很惊讶，站起来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呀！”就问须贾：“这位是什么人？”须贾说：“是我的门客范雎。”齐王向左右看了很久，便把须贾他们送到公馆，厚厚款待。派人私下对范雎说：“我们国君羡慕先生的才能，想把先生留在齐国做客卿，希望您不要推辞。”范雎回绝说：“我与使者一同出国，却不一同回去，如此无信无义，怎样做人？”齐王更加敬重他，又派人送给他黄金十斤以及牛肉美酒等。范雎推辞不要。使者再三说明齐王的命令，坚决不肯拿走。范雎不得已，接受了牛肉和美酒，把金子退了回去。使者叹息着走了。早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须贾，须贾叫来范雎问道：“齐国使者来干什么？”范雎说：“齐王赐给我黄金十斤和牛肉、美酒，我不敢接受。再三推辞，我留下了牛肉和美酒。”须贾问道：“为什么赐给你这些礼物？”范雎回答：“我不知道。或者因为我在大夫的身边，所以对大夫恭敬而旁及到我身上。”须贾说：“没赐给使者礼物而单单给你，一定是你与齐国有私情。”范雎说：“开始齐王曾派使者，要留下我作客卿，我以严辞拒绝。我用我的信义发誓，怎么敢有私情呢？”须贾并不相信，疑心更重。完成使命后，须贾和范雎一同回国，须贾对魏齐说：“齐王要留下我的门客范雎为客卿，又赐给黄金、牛肉、美酒，我怀疑他把国家机密大事泄露给齐王，所以齐王才赐给他礼物。”魏齐非常愤怒，便会集宾客，派人把范雎抓来，当席审问。范雎来到以后，跪在台阶下面。魏齐厉声问道：“你把国家机密告诉齐王了吗？”范雎说：“我怎么敢这样做？”魏齐又问：“你如果与齐王没有私情，他怎么要留下你重用？”范雎回答：“要留我的事是有的，但我没有答应。”魏齐说：“那么黄金、牛肉、美酒的赏赐，为什么又接受了？”范雎说：“使者强迫我留下，我怕违背齐王的好意，勉强把牛肉、美酒收下。黄金十斤，确实不敢接受。”魏齐勃然大怒：“卖国贼！还敢多言！就是牛肉、美酒的赏赐，难道就没有原因吗？”叫狱卒把他捆起来，打他一百杖，让他招供私通齐国的罪行。范雎分辩说：“我确实没有私情，招供什么？”

魏齐更加恼怒，喝道：“替我打死这个奴才，免得留下祸根！”狱卒用鞭子、竹板乱打一通，把牙齿都打断了。范雎血流满面，难忍疼痛，呼天叫地，大喊冤枉。宾客们见相国盛怒之下，没有人敢劝阻。魏齐一面叫左右的人用大杯倒酒，一面叫狱卒用力行刑，自辰时到未时，打得范雎遍体鳞伤，鲜血流了一地，忽听咕喇一声，肋骨被打断了，范雎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可怜信义忠良士，翻作沟渠枉死人！

传语上官须仔细，莫将屈棒打平民。

潜渊居士又写诗一首说：

张仪何曾盗楚璧？范叔何曾卖齐国？

疑心盛气总难平，多少英雄受冤屈！

左右的人说：“范雎断气了。”魏齐亲自走下来看，只见范雎肋骨也断了，牙齿也折了，体无完肤，直挺挺躺在血泊中，一动也不能动，便指着骂道：“卖国贼死得好！给后人做个榜样！”命令狱卒用苇席把他卷起来，扔在厕所中，叫宾客把屎尿都拉在他身上，不让他做个干净的鬼。转眼天色将晚，范雎命不该死，又醒了过来，从苇席中睁眼偷看，见只有一个狱卒守在一旁，轻轻叹息一声。守卒听见声音，忙跑过来察看。范雎说：“我受了这样重的伤，虽然一时苏醒，但决不会活了。你能让我死在家中，以便于殓葬，我家中有数两黄金，都送给你相谢。”守卒贪图黄金，对他说：“你仍然装死，我进去对相国说。”这时魏齐与宾客们都已大醉，守卒说：“厕所间的死人腥臭难闻，应该扔出去。”宾客们都说：“范雎虽然有罪，但相国的处分也够了。”魏齐说：“把他扔到郊外，让野鸢饱食他的肉。”说完，宾客们都散了，魏齐也回到内宅。守卒等到黄昏人静，便偷偷把范雎背到家中。范雎妻儿相见，自有一番痛苦。范雎让取出黄金感谢，又拿掉苇席交给守卒，让他扔到野外，掩人耳目。守卒走了以后，妻儿把其伤口洗净包扎好，送上酒饭。范雎慢慢对妻子说：“魏齐恨我至极，虽然知道我死了，还有疑心。我所以能从厕所中逃回，是乘他酒醉之时。明天找不到我的尸体，一定会来家中，那时我就不能活了。我有个八拜兄弟叫郑安平，在西门旁的陋巷中，你连夜把我送到那里，不能泄漏消息。等一个月后，我伤好了就逃命四方。我走后，家中仍然发丧，像我死了一样，断绝他们的疑心。”他的妻子依照他的话，先派仆人去通知郑安平。郑安平立即来到范雎家看望，与他家人一同把范雎背走。

第二天，魏齐果然怀疑范雎没有死，派人去察看他的尸体。守卒回来报告：“昨晚扔在野外无人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苇席还在，想必被猪狗叼走了。”魏齐又叫人去他家看看，只见全家都举哀带孝，这才放心。再说范雎在郑安平家上药养伤，身体渐渐好了。安平便和他一起藏在具茨山。范雎改名叫张禄，山中的人都不知道他就是范雎。半年以后，秦国王稽奉昭襄王的命令出使魏国，住在公馆中。郑安平装扮成驿卒，伏侍王稽，因为应对敏捷，王稽很喜欢他，私下里问他：“你知道你们国家还有没出仕的贤人吗？”安平说：“贤人哪有那么多！从前有一个范雎，有智谋，被相国活活打死……”话没说完，王稽叹息：“可惜啊！这个人没有到秦国，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安平说：“如今我乡里有张禄先生，他的才智并不比范雎差，您想见一见他吗？”王稽说：“既然有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请来相见？”安平回答：“这个人在国中有仇家，白天不敢走动。如果没有仇人，早就在魏国当官了，不会等到今天。”王稽说：“晚上来也不妨，我一定等着他。”郑安平让张禄

也扮作驿卒模样，深夜到公馆中谒见。王稽向他请教天下大势，范雎陈述得一清二楚，如在眼前一般。王稽高兴地说：“我知道先生不是一般人，能和我一同去秦国吗？”范雎回答：“我有仇人在魏国，不能安居，如果能带我去秦国，正是我所希望的。”王稽屈指一数说：“估计我出使的事还得五天才能完成。到时候先生在三亭冈无人的地方等我，那时一同前往。”五天后，王稽向魏王告辞，群臣送到郊外，众人告别。王稽驾车来到三亭冈上，忽见树林中走出张禄和郑安平，心中大喜，如获至宝，便与张禄同车而行。一路上饮食睡觉，都与他在一起，两人谈论得十分投机，彼此敬爱。不到一天，已来到秦国境内。到了湖关，望见对面尘土飞起，一群车马从西面驰来。范雎问：“来的人是谁？”王稽看一看说：“这是丞相穰侯，去巡察东面的郡邑。”原来穰侯名叫魏冉，是宣太后的弟弟。宣太后芈氏是楚国人，昭襄王的母亲。昭襄王即位的时候，年龄幼小，宣太后临朝决断政事，让他的弟弟魏冉做丞相，封为穰侯。二弟弟芈戎，也封为华阳君，一同执掌国政。后来昭襄王长大了，心中畏惧太后，便封他的弟弟公子悝为泾阳君，公子市为高陵君，以分芈家的权力。国中人叫他们“四贵”，但都没有丞相权大。丞相每年代替秦王周行郡国，巡察官吏，省视城池，检阅车马，安抚百姓，这是老规矩。今天穰侯东巡，前面仪仗威严，王稽如何不认识？范雎说：“我听说穰侯专掌秦国大权，妒贤嫉能，讨厌诸侯宾客。我恐怕受到他的侮辱，先藏在车箱中躲避一下。”一会儿，穰侯赶到，王稽下车迎接参见。穰侯也下车相见，慰劳说：“先生为国辛劳！”二人立在车前，叙说寒温。穰侯问：“关东近来有什么事吗？”王稽鞠躬回答：“没有。”穰侯看着车中间：“先生有没有带着诸侯宾客一同来？这帮人倚仗耍嘴皮子游说各国，获取功名富贵，一点实用也没有！”王稽回答：“我不敢带这种人。”穰侯走后，范雎从车箱中出来，便要跳下车快走。王稽说：“丞相已经走了，先生可以一同坐车。”范雎说：“我偷看穰侯的相貌，眼仁白的多而且斜视，这种人性情多疑，反应迟钝。刚才看车中，已经有所怀疑。一时没有搜查，很快就会后悔再回来，不如躲避一下安全。”便同郑安平一起先走。王稽车马在后面，大约走了十里远近，果然背后马铃声响，有二十骑人马如飞赶来，追上王稽车仗说：“我们奉丞相的命令，担心大夫带有游说之客，所以又来查看，大夫不要怪罪！”在车中搜索一遍，见并没有外国人，才转身离去。王稽叹道：“张先生真是个智士，我远远不及！”便命令打马飞驰，走了五六里，遇见张禄、郑安平二人，邀请他们上车，一同回到咸阳。有一首诗咏范雎离开魏国之事：

料事前知妙若神，一时智术少侔伦。

信陵空养三千客，却放高贤遁入秦！

王稽朝见昭襄王，复命过后说：“魏国有一个张禄先生，智谋出众，是天下奇才，与我谈到秦国的形势危如累卵，他有策略能使之平安，但非当大王之面不肯说出，所以我把他带回来了。”秦王说：“说客往往喜欢夸大其辞，先让他住在客舍中。”就把他安排在下舍，听侯召见。过了一年也没有召见，一天，范雎在外行走，见穰侯征兵，私下里问：“丞相征兵，要征伐哪国？”有一个老人回答：“要伐齐国纲寿。”范雎问：“齐国有兵犯境吗？”老人回答：“没有。”范雎问：“秦国与齐国东西隔绝，中间有韩、魏两国，而且齐兵没有侵犯秦国，秦国为什么长途跋涉征伐齐国呢？”老人把范雎带到没人的地方说：“征伐齐国并不是秦王的意思。因为陶山在丞相的封邑中，

而纲寿离陶山很近，所以丞相要令武安君为大将，攻占那里，好增加自己的封地。”范雎回到了客舍中，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大致说：

    羈居在秦国的外臣张祿，干犯死罪，上书秦王殿下：我听说“英明的君主主持国政，有功的人赐赏，有才能的人做官；功劳大的人俸禄多，才能高的人爵位尊”。所以没有才能的人不敢滥竽充数，而有才能的人也不会被遗弃。如今我在客舍等待大王的命令已经一年了。如果大王认为我有用，请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听听我的看法；如果认为我没用，还留我在这里干什么呢？说什么在我，听不听却在大王，我说的不对，请再杀死我也不晚。不要因为轻视我的原因，连举荐我的人都轻视。

秦王已经把张祿忘了，看到信后，就命人驾车去叫张祿到离宫相见。秦王还没到，范雎先到了，望见秦王的车马从远方来，假装不知道，故意跑入永巷中。宦官上前追他说：“大王已经来了。”范雎故意说：“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哪里有秦王！”仍然往前走。正争吵时，秦王随后赶来，问宦官说：“为什么与客人争论？”宦官把范雎的话复述一遍。秦王也不发怒，把范雎迎入内宫之中，用招待上等客人的礼节对待他。范雎谦让。秦王让左右的人退下，跪立在地上问：“先生有什么话教导我吗？”范雎回答：“啊，啊！”一会儿，秦王又跪地请求，范雎又回答：“啊，啊！”如此共三次。秦王说：“先生最终不肯教导我，难道认为我不配听从您的话吗？”范雎回答：“我不敢这样。从前吕尚在渭水边钓鱼，等到遇见周文王，一句话就被拜为尚父，最终用他的计谋，消灭商国得到了天下。箕子、比干，身比王亲国戚，极力谏劝，商纣王不听，或诛杀或怪罪，商朝才灭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信任与不信任的差别。吕尚虽然与周文王疏远，但被文王信任，所以天下归周，而吕尚也因此封侯，世代相传。箕子、比干虽然与纣王亲近，但因为不被纣王信任，所以或死或被屈辱，不能挽救国家。我只是羈居贵国的外臣，处在最疏远的地位，而所要说的都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计，或者关系到人的骨肉至亲。不深说，对秦国没有用；想深说，那么箕子、比干的大祸随后就到了，所以大王三次问我都不敢回答，是不知道大王能否信任我？”秦王又跪着说：“先生说的是什么话啊？我仰慕先生的才能，所以让左右的人退去，专心听从您的教导。凡事先生都可以说，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言无不尽。”秦王这句话，是因为进永巷时听宦官述说范雎“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没听说有秦王”的话，心中疑惑，确实要请教一番。范雎还怕初见之时，万一话不投机，便断绝了后来进言之路，况且左右偷听的人多，担心万一传出去，惹了大祸，所以把外边的事略说几句，作为引火的媒介。如今见秦王如此说，就回答：“大王让我知无不言，这也是我的愿望！”二人互相拜礼之后，范雎在席上坐下说：“秦国土地的险要，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军队的强大，也天下无敌。但是兼并天下的计谋一直不能实现，称霸天下的业绩也不能成功，难道不是秦国大臣的计谋不对吗？”秦王侧着身子问道：“请说说计谋错在哪里？”范雎回答：“我听说穰侯要跨越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这条计策太愚蠢了。齐国离秦国那么远，又有韩、魏两国在中间，大王少派军队，构不成对齐国的威胁，如果多派军队，就会对秦国产生危害。从前魏国越过赵国讨伐中山，就是攻占了土地，也为赵国所有。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山离赵国近而离魏国远。如今征伐齐国不胜，是秦国的奇耻大辱。即使攻克了齐国部分土地，也白白帮助韩、魏两国，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大王不如远交近攻。与远的国家交好可以离间别人，进攻近的国家可以增加秦国的土地。从

近到远，像桑蚕吃树叶一样，天下不难被秦国占有。”秦王又问：“远交近攻，具体说是什么呢？”范雎说：“远交齐国和楚国，近攻韩国与魏国，既然得到了韩国与魏国，齐国与楚国还能单独存在吗？”秦王鼓掌叫好，当下就拜范雎为客卿，号为张卿。用他的计谋向东征伐韩、魏两国，制止白起伐齐的军队。魏冉与白起一个丞相，一个大将，长时间被重用，如今见张禄突然得宠，都很不高兴。只是秦王对他深信不疑，宠爱一天胜于一天，常常半夜召他入宫中商议事情，言听计从。范雎知道秦王已经信任自己，请秦王叫左右的人走开，劝道：“我蒙大王信任，让我与大王共同图谋国家大事，即使粉身粹骨，也难酬大王知遇深恩。虽然如此，我安定秦国的计谋，还没有全都告诉大王。”秦王跪起问道：“我把国家托付给先生，先生有安定秦国的计策，不在此时教导我，还等什么呢？”范雎说：“我从前住在山东时，听说齐国只有孟尝君，没有齐王；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秦王。控制国家的称为王，生、杀、予、夺，别人都不敢擅自决定。如今太后恃仗国母之位，擅权行事四十多年。穰侯独自为秦国丞相，华阳君辅佐，泾阳君、高陵君各立门户，生杀自由，私人富有远远超过国家十倍。大王拱手相让，享受国王的空名，不是太危险了吗？往昔崔杼专权齐国，最终杀了庄公；李兑专权赵国，终于害死了主父。现在穰侯里面仗着太后的势力，外面窃取大王的威名，用兵诸侯就害怕，休战列国都感恩，还在大王的左右布置耳目心腹，我见大王一个人孤立朝中已经不是一天了。恐怕大王千秋万岁之后，占有秦国的已经不是大王的子孙了！”秦王听后，不觉毛骨悚然，再次拜谢说：“先生所说的真是肺腑之言，真恨没有早些听到。”第二天，就收回穰侯魏冉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去。穰侯到有司那里借牛车装运他的家财，用了一千多辆车，许多奇珍异宝，都是秦国内库中所没有的。又过一天，秦王又把华阳、高陵、泾阳三君赶到关外，把太后安置在深宫中，不许她干预政事。便拜范雎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号称应侯。秦国人都以为张禄是丞相，没有人知道是范雎。只有郑安平知道，范雎告诉他不要泄漏真情，安平也不敢说。——这是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周赧王四十九年的事情。

这时魏昭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安釐王即位，听到秦王用新丞相张禄的计谋，要攻打魏国，连忙召集群臣商量。信陵君无忌说：“秦兵不侵略魏国已经好几年了。如今无故兴师，明明是欺负我们不能与他们抗衡。应该严阵以待。”相国魏齐说：“不该这样。秦国强大，魏国弱小，如果交战魏国一定会失败。听说秦国丞相张禄是魏国人，难道就没有香火之情吗？倘若派使者带着厚礼先打通张禄，再谒见秦王，答应送人质讲和，可保万无一失。”安釐王刚刚即位，没经过战争，便采用魏齐的计策，命中大夫须贾出使秦国。须贾奉命来到咸阳，住在公馆之中。范雎知道后高兴地说：“须贾到这，是我报仇的时候了。”便换去新鲜衣服，装成寒酸落魄的样子，偷偷出了府门，来到公馆中，慢慢走进来，谒见须贾。须贾大吃一惊：“范叔还好吧！我以为你已被魏相国打死了，是怎么逃到这里来的？”范雎说：“那时把我尸首扔到郊外，第二天一早才苏醒，碰巧有商人经过，听见我呻吟声，可怜我把他救活了。拣了一条性命，不敢回家，辗转来到秦国。没料到又在此处见大夫一面。”须贾问：“范叔在这里要游说秦王吗？”范雎说：“我从前得罪了魏国，逃命在这里，能活着就万幸了，哪里敢开口议论政事？”须贾又问：“您在这里如何生活？”范雎回答：“给别人做佣人糊口。”须贾不觉动了怜惜之意，留他坐下，要酒饭给他吃。这时正值冬天，范雎衣服破了，冻得

直发抖。须贾叹息道：“范叔竟然贫寒到这种地步！”命人取出一件茧绸袍给他穿。范雎说：“大夫的衣服，我怎么敢穿？”须贾说：“我们是老相识，何必太客气！”范雎穿上袍子，再三感谢。问道：“大夫来这里干什么？”须贾说：“如今秦丞相张禄正被重用，我想与他接触，恨没有熟人。你在秦国时间长，有相识的人，能把我介绍给他吗？”范雎说：“我们主人与丞相关系好，我曾经随他去过丞相府。丞相喜好谈论，辩论的时候，主人答不上来时，我常常帮助说话。丞相认为我有口才，常赐给我酒食，能够与丞相亲近。大夫要见张丞相，我和你同去。”须贾说：“既然如此，请你为我订个日期。”范雎说：“丞相的事很忙，今日正好有空，为什么不马上去？”须贾说：“我乘着大车驾着驷马而来，今天马蹄受了伤，车轴也断了，不能前去。”范雎回答：“我的主人有马车，可以借用一下。”说完回到府中，驾着大车驷马到了公馆前，对须贾说：“车马已经准备好了，请让我为大夫驾车。”须贾欣然上车，范雎在一边拉着缰绳。街市上的人看见丞相驾车，都拱手站立两旁，也有走到一旁躲避的。须贾以为是尊敬自己，殊不知是为了范雎。来到相府前，范雎说：“大夫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先进去替你通报一声。如果丞相允许，就可以进去谒见。”范雎说完，径直走入府中。须贾下车站在门外，等候很久，只听见府中鸣鼓之声，门上叫道：“丞相升堂了！”官吏家人，往来奔走不绝，并没有范雎的消息。须贾问守门的人：“刚才有我的老朋友范叔，去里面见丞相，很久没出来，你能为我叫一下吗？”守门人问：“您所说的范叔，是什么时候进府的？”须贾回答：“适才为我驾车的人就是。”守门人说：“驾车的人就是张丞相，因到公馆中访问朋友，所以微服而出。怎么说是范叔呢？”须贾听了这话，如同梦中响起霹雳，心坎中突突乱跳，自言自语说：“我被范叔骗了，死期马上就到！”但常言说：“丑媳妇少不得见公婆。”只得脱袍解带，除去鞋帽，跪在门外，托守门人进去报告，只说：“魏国罪人须贾在门外领死！”很久，门内才传出话说丞相召见，须贾更加惶恐，低着头用膝盖走路，从旁门进去，来到台阶前，连连磕头，口中说：“我该死！”范雎威风凛凛坐在堂上，问道：“你知道自己的罪行吗？”须贾趴在地上说：“我知罪！”须贾问：“你有几条罪行？”须贾说：“用我的头发计算我的罪行，还怕不够用！”范雎说：“你有三条罪状：我祖宗的坟墓都在魏国，因此我不愿意在齐国做官，你认为我与齐王有私，在魏齐面前胡说，以致于触怒他，这是第一条罪状；魏齐发怒，对我进行鞭抽板打，以至于肋断齿折，你却没有任何一句话劝止，这是第二条罪状；等到我昏死过去，已经扔到厕所中，你还带着宾客们往我身上便溺，从前仲尼不为已甚，你为何如此忍心呢？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今天到了这里，本该杀死你，以解我心头之恨。你所以能活着，是因为送我绸袍，还有点朋友之情，所以留下你的性命，你应该知道感恩戴德。”须贾磕头不住声感谢。范雎挥手叫他走开，须贾爬着出来。从此秦国人才知道张禄丞相就是魏国人范雎，托名来到秦国。

第二天，范雎入宫见秦王说：“魏国害怕了，派使者求和，不须派兵攻打，这都是大王威德带来的结果。”秦王大喜。范雎又说：“我有欺君之罪，求大王饶恕，我才敢说。”秦王说：“你有什么事骗我？我不怪罪你。”范雎说：“我实际上不叫张禄，是魏国人范雎。从小贫穷，在魏国中大夫须贾家作门客。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私下赐给我金子，我极力拒绝，没有接受，须贾在相国魏齐面前诽谤我，把我活活打得昏死过去，幸亏后来苏醒，改名

张祿，逃到秦国来，蒙大王提拔为相。如今须贾奉命前来，我的真实姓名已经暴露出来了，便该仍用旧时名称，请求大王宽恕！”秦王说：“我不知道你受如此冤屈。如今须贾既然来到，就可把他斩首，以泄你的愤怒！”范雎说：“须贾是为国事前来，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是来求和的？我怎么敢因为私人的恩怨而违背国家的大义呢！而且忍心杀我的是魏齐，不全是须贾的事。”秦王说：“你先公后私，可见忠心为国。魏齐的仇，我要为你报。魏国使者任凭你发落。”范雎谢恩后退出。秦王答应了魏国的求和。须贾去向范雎告辞，范雎说：“老朋友到了这里，不能不招待一顿饭。”让门客留住须贾，吩咐大排筵席。须贾暗中谢天谢地，说：“惭愧！难得丞相宽洪大量，如此相待，过于礼貌了！”范雎退堂后，须贾一人坐在门房中，有军卒守着，不敢乱动。自辰时到午时，渐渐腹中空虚，须贾想道：“我前日在公馆中，用现成的饮食招待。这次回席，既然是故人之情，为何过分准备？”又等了一会儿，堂上已准备完毕。只见从府中发出一个请单，邀请各国使臣及本府有名的宾客。须贾心中想：“这是请来陪我的了。但不知是什么国家的什么人物？等会儿坐的时候要斟酌一下，不要失掉礼节，坐在不该坐的地方。”须贾正在算计，只见各国使者及宾客纷纷来到，都走上堂去。负责宴席的人报告说：“客人到齐了！”范雎出堂相见，敬礼已毕，排好座位饮酒，两旁鼓乐齐鸣，竟不招呼须贾。须贾此时又饥又渴，又羞又恼，胸中烦懣之情，难以形容。三杯酒过后，范雎说：“还有一个老朋友在此，方才倒忘记了。”众客人都站起来说：“丞相既有好友，我们应当等候。”范雎说：“虽然是老朋友，但不敢与众位同席。”便让在堂下设一小座，叫来魏国客人，让两个囚犯夹着他一同坐下。席上不准备酒食，只放一些炒熟的马料豆子，两个囚犯用手捧着喂他，像喂马一样。众宾客都感到过意不去，问道：“丞相为什么对他恨得这样深？”范雎把从前的事说一遍，众客人说道：“这样也难怪丞相发火。”须贾虽然受到侮辱，但不敢违抗，只得用料豆充饥，吃完还要磕头谢恩。范雎张大眼睛瞪着他说：“秦王虽然答应求和，但是魏齐的深仇不能不报。留下你的狗命，回去告诉魏王，快点砍下魏齐的脑袋送来，把我的家眷，送入秦国，两国通好；否则我亲自带兵去攻打大梁，那时后悔就晚了！”吓得须贾魂不附体，连声说是，跑了出去。

##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须贾听了范雎的那一番话，吓得连夜奔回大梁来见魏王，他把范雎所吩咐的那几件事，一一细说给魏王听。那魏王听了须贾的述说，心中真是犹豫不决。把范雎的家眷送回秦国去，这倒是件小事情，可是要斩相国的脑袋，实在是失体面，难以启齿。魏齐听说这个消息，扔弃了相印，连夜逃往赵国，投奔平原君赵胜去了。于是魏王大加装饰车马，用黄金二千多两、彩色丝帛几千丈，将范雎的家眷送到咸阳。又申明说：“魏齐听到消息已经逃走，现正在平原君府中，这件事与魏国已经没有关系了。”范雎于是将这消息上奏给秦王。秦王说：“赵国与秦国一向结盟友好，在渑池会上，还结为兄弟，我们秦国又把王孙异人作为人质留在赵国，就是想巩固这种友好。先前我们秦国的军队讨伐韩国，包围了阨与，赵国派遣赵奢前去解救韩国，把我们秦国的军队打得大败，我还从来没有向他们问罪。现在他们又擅自容纳丞相你的仇人，丞相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这次我下决心要去讨伐赵国，一来是报阨与之战的仇恨，二来是要抓到魏齐，斩下他的脑袋。”于是秦王亲自率领二十万兵马，任命王翦为大将，前去讨伐赵国，一连攻克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这时，赵惠文王刚刚去世，太子赵丹立为国君，就是孝成王。当时孝成王年纪还小，国家军政大事都由惠文太后处理，她听说秦国的军队已打进了赵国，正步步深入，非常害怕。这时，蔺相如因为重病在身而告老，虞卿代替他为相国。虞卿派遣大将廉颇率领军队去抗击敌人，两军相持不下，战斗很激烈。虞卿就来对惠文太后说：“现在事情已经非常危急了！我请求太后，让长安君作为人质去齐国，请齐国派兵来解救我们。”太后同意。原来，惠文太后就是齐湣王的女儿。这一年，齐襄王也刚刚去世，太子田建即位，年纪也很幼小，由君王后太史氏掌管国家军政大事。两个太后实际上是姑嫂，关系非常亲近和睦，再加上长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让他作为人质留在齐国，君王后怎能不答应呢？于是君王后任命田单为大将，发兵十万，前来解救赵国。大将王翦对秦王说：“赵国本来良将就很多，又有平原君的贤德才能，恐怕不太容易攻克他们。况且齐国的救兵又快到来，我看我们还是把全部人马撤回去吧。”秦王叹息道：“抓获不到魏齐，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范雎呢？”于是就派使者去面见平原君。使者对平原君说：“秦国这次讨伐赵国，目的只是为了抓获魏齐罢了。如果你们能把魏齐交出来，我们立刻就会撤兵。”平原君回答说：“魏齐并不在我的家里，请你们大王不要听人胡说八道。”秦王接连派了三个使者去劝说平原君，平原君就是不肯承认，秦王心中真是闷闷不乐，犹豫不决，要想进兵攻打吧，唯恐齐、赵两国联合兵力来抗击，胜负难以预料；要是撤兵吧，又怎能抓获魏齐，他再三考虑，终于想出一个计谋。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赵王，向他陪罪。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我与您，本是兄弟。近来我误听了别人散布的谣言，以为魏齐躲避在平原君家，所以发兵前来捉拿他。不然的话，我怎么敢擅自闯入贵国的疆界？所得到的三座城池，现在全部奉还。我愿意两国重修以前的友好，往来亲密无间。

赵王也派人给秦王送去了回信，感谢他撤兵并且归还了三座城池。田单听说秦国已撤兵，便也率领军队退回齐国去了。秦王回到函谷关，又派人给平原

君送去一封信。平原君拆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我一向听说您的崇高道义，愿与您不分君臣之别结成好友。如果您能够到我国来做客，我将感到不胜荣幸，愿与您酣饮畅谈十日。

平原君拿着这封信来拜见赵王。赵王于是召集群臣来商议对策，相国虞卿说：“秦国是个虎狼之国。过去孟尝君到秦国去，几乎回不来。何况现在他们正怀疑魏齐在赵国，我认为，平原君千万不能去！”廉颇却说：“过去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单身去秦国，还能够完璧归赵，秦国并没有欺骗赵国。如果平原君不去的话，反而会使他们起疑心。”赵王也说：“我也认为这是秦王的一片好意，我们不能违背。”于是就命平原君赵胜向西进入咸阳。秦王见到了平原君，就像遇见了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一样，每天设宴款待。这样一连持续了好几天。这一日，在酒席上，秦王喝得很酣畅，便举杯对平原君说：“我对您有一个请求，如果您能够应诺，就请喝下这杯酒。”平原君说：“大王命令，我哪敢不从。”举起酒杯就一饮而尽。秦王说：“过去周文王得到吕尚便以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夷吾也以他为仲父，现今的范雎君就是我的太公和仲父啊！范雎的仇敌魏齐，现在仍躲在您的家里，您是否可以派人回去割下他的脑袋，以解范雎的心头之恨，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接受了你的馈赠。”平原君说：“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显贵时交朋友的人，为的是卑贱时能互相关怀；富有时交朋友的人，为的是贫穷时能相互帮助。’至于说到魏齐，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即使他真的在我家，我不忍心将他出卖，何况他现在并不在我的家。”秦王听了这话，陡然变了脸色，说：“如果你一定不交出魏齐，我也不会放你出函谷关！”平原君义正词严地说：“出不出函谷关，完全由大王决定。大王用酣饮畅谈将我召来，现在又如此威胁逼迫我，天下人一定会明白这是非曲直的所在。”秦王知道平原君不肯背叛魏齐，就与他一起来到咸阳，将他软禁在馆舍中。派人给赵王送了一封信，上面写道：

大王的弟弟平原君现正在秦国，范雎君的仇敌魏齐在平原君家里，如果魏齐早晨被送到秦国，平原君晚上就能回到赵国。要不然的话，我就要发兵攻打赵国，亲自征讨魏齐，而且还不让平原君出函谷关，这些都请大王体谅！

赵王看了这封信大惊失色，他对群臣说：“我怎么能为了别国的亡臣，而失去本国的公子？”于是派兵包围了平原君家，要捉拿魏齐。平原君家的宾客大多与魏齐有交情，便怂恿魏齐深夜逃出，投奔相国虞卿。虞卿说：“赵王畏惧秦国，甚于畏惧豺狼虎豹，对他说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我看你还不如仍旧回大梁去，信陵君招贤纳士，天下奔走逃亡的人都去归附他，而且他与平原君的交情深厚，对你一定会加以庇护的。虽然这样，你仍是国君的罪人，不能独行，我理当陪你同去。”说完，立即解下相印，写了一封信辞谢赵王，与魏齐一起换上了平民的粗布衣服，逃出了赵国。到了大梁，虞卿让魏齐暂时隐藏在郊外，安慰他说：“信陵君是个气节慷慨的大丈夫，我前来投奔他，他一定会立刻出来迎接，不会让你在这儿久等的。”虞卿徒步走到信陵君家的门前，用名片通报自己的身份。信陵君家专门接待来客的家人进去通报，信陵君这时正解开头发洗澡，见到名片，非常惊讶地说：“这是赵国的相国，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来到这里？”立刻让家人说明自己正在洗澡，暂请入坐，并让他询问虞卿来这里的原因。虞卿此时焦急万分，只得将魏齐得罪秦国的始末，以及自己放弃相国的地位，相随魏齐投奔魏国的意思，大略诉说了一

番。家人又进去转告。信陵君心中也害怕秦国，并不想接收魏齐，又考虑到虞卿千里来投，不好直接拒绝，真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决。虞卿听说信陵君有为难之处，不立即出来迎见，便大怒而去。信陵君问他的宾客说：“虞卿的为人如何？”这时，侯生正在旁边，他大笑着说：“公子为什么要这么旁敲侧击地问呢？虞卿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取得了赵国的相印，封为万户侯，当魏齐穷途潦倒而投奔虞卿时，他又不爱官爵俸禄的厚重，解去相印随伴魏齐，天下这样的人有几个？公子难道还没有认清楚他的贤德吗？”信陵君非常惭愧，急忙束发戴帽，派人驾车疾驱郊外追赶虞卿。

再说魏齐牵肠挂肚地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什么动静，心想：“虞卿曾说信陵君是个气节慷慨的大丈夫，一听此事必定会立刻出来迎接。而现在却是很久不见人来，看来这件事是不成了。”过了一会，虞卿回来了，他含着眼泪对魏齐说：“信陵君不是个大丈夫，他畏惧秦国而拒绝了我。我应当与你从小道绕路去楚国。”魏齐说：“我一时不谨慎，得罪了范雎，首先连累了平原君，现在又连累了您，还让您间关万里长途跋涉，诚惶诚恐地去逃亡楚国，楚国究竟能不能接受我们，还不得而知，这样的话，我还活着干什么？”说完，拔出佩剑就要自刎。虞卿急忙上前夺剑，可是魏齐的喉管已被割断了。虞卿正在悲伤，信陵君的马车也到了。虞卿望见信陵君，急忙寻找地方隐藏起来，不想与他相见。信陵君见到魏齐尸体，扑在上面哭着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时，赵王抓不到魏齐，又走了相国虞卿，知道两人是相随而去，不是去韩国，就是去魏国，就派了骑兵四处追捕。骑兵来到了魏国的郊外，方才知魏齐已经自刎，便立即奏明魏王，要取走魏齐的脑袋，用来赎平原君回国。此时，信陵君刚命令殓殓魏齐的尸体，心中实是不忍。赵国的使者便他对说：“平原君与您情同手足，平原君爱惜魏齐，与您是同样的心意。魏齐如果还活着，我哪敢说什么？现在可惜他已经死了，为了这些无知的尸骨，而使平原君长期为秦国之虏，您心里能安宁吗？”信陵君不得已，便取下了魏齐的脑袋，用匣子盛着，封好后交给了赵国的使者，又把魏齐的尸体葬在了郊外。有诗吟咏魏齐说：

无端辱士听须贾，只合捐生谢范雎；  
残喘累人还自累，咸阳函首恨教迟！

虞卿弃去了相印，感慨世情，于是不再游宦当官，隐居在白云山中，以著书自娱，讽刺时事，书名叫《虞氏春秋》。也有诗云：

不是穷愁肯著书，千秋高尚记虞兮。  
可怜有用文章手，相印轻抛徇魏齐！

赵王将魏齐的脑袋，星夜兼程送到咸阳，秦王将它赐给了范雎。范雎命人用漆涂刷魏齐的脑袋做成尿壶，他说：“过去你让宾客喝醉了的来尿我，现在我让你在九泉之下，也常喝我的尿。”秦王礼送平原君回赵国，赵王任用他为相国，以替代虞卿的位置。范雎又对秦王说：“我本是卑下之人，有幸受到大王的赏识重用，位列卿相，您又为我报了切齿之仇，这真是莫大的恩惠啊！然而没有郑安平，我不能在魏国保留性命，没有王稽，也不能在秦国接近大王受到重用，愿请大王降低我的爵秩，加给这两位大臣，以实现我的报德之心，我也就死而无憾了！”秦王说：“丞相要是不提起的话，我几乎都忘了这件事。”立即任命王稽为河东守，郑安平为偏将军。于是专用范雎的计谋，准备先攻打韩、魏，并派遣使者与齐、楚两国约好结盟。范雎又对秦王说：“我听说齐国的君王后贤能而又有智谋，应当去探试一下。”于是命令使者

将一个玉连环献给君王后说：“齐国要是有人能解开这个玉连环，我愿甘拜下风！”君王后命人拿来金鎚，一下子就砸断了玉连环，她对使者说：“你回去告诉秦王，老妇已经解开了这个玉连环。”使者回来如实汇报。范雎说：“君王后果真是女中之杰，不可冒犯。”于是就与齐国结盟，各不侵犯。

单说楚国太子熊完作为人质。秦国留他十六年不让回去。这时恰好秦国的使者到楚国去商议约好结盟之事，楚国使者朱英便与他一起来到咸阳问候秦王。朱英述说楚王病势已重，恐怕无法痊愈。太傅黄歇便对熊完说：“大王病重，而太子您却留在秦国，万一大王去世，太子不在病榻前，诸公子中必定有代立者，楚国就非太子所有了。我想为太子去拜访一下应侯范雎，说说这个情况。”太子同意。黄歇于是去丞相府拜访，他问范雎：“丞相知道楚王生病吗？”范雎回答说：“已经听使者说过了。”黄歇说：“楚太子久留于秦，他与秦国的将相们交情都很深，倘若楚王去世，太子就能够继位，这件事秦国必须谨慎对待。丞相现在如果能让太子回归楚国，太子对丞相的感激之情将无穷无尽！如果还是不让他回去，楚国更换其他的公子继位，那么太子在秦国，不过只是咸阳城里的一个布衣平民而已。况且太子久不回国已引起楚国的警惕，以后必定不会再让人质到秦国来。为留下一个布衣平民，而使两个万乘大国断绝友好，我认为这不是好的计策。”范雎点头同意说：“你说的有理。”便立刻将黄歇所说的，告诉了秦王。秦王说：“可以让太傅黄歇先回去探问楚王的病情，如果真的病重，再回来接太子。”黄歇听说太子不能与自己一同回去，暗地里就与太子计议道：“秦王留太子不放，就想同怀王那时一样，趁危急强求楚国割地。楚国要是真来接太子，就中了秦王的计；要是不来接，那么太子就将终生成为秦国之虏了。”太子问：“太傅有什么计谋？”黄歇说：“以我之见，太子不如换上便服逃走。现在楚国使者已问候过秦王，将要回去，这个机会不可失去啊！我请求独自留下，以死来承担一切。”太子哭泣着说：“事情若成功，楚国当拱手向太傅致敬。”黄歇暗中面见朱英，与他通谋，朱英答应了。太子于是换上赶车人的衣服，与朱英共同执鞭赶着马车，一直出了函谷关，竟然无人发觉。黄歇守在旅舍中，秦王催促他回去探问楚王的病情，他对秦王说，“太子正在生病，无人守视，等病稍好些，我会立即告辞的。”过了半个月，黄歇估计太子出函谷关已经很久了，就来求见秦王，他叩首谢罪说：“我唯恐楚王一旦去世，太子不能继位，已擅自让他回国，现在已经出函谷关了。我这是犯了欺君之罪，愿请大王用死刑处罚。”秦王大怒说：“楚国人竟然狡诈到如此地步！”喝令左右捆绑黄歇，要杀他。范雎在一旁劝说道：“杀了黄歇也不能让太子回来，而又白白断绝了与楚国的友好关系，不如嘉赏他的忠心让他回去。楚王死了，太子必然继位，太子继位，黄歇必然为相国，楚国君臣都会感念秦国的恩德，这样的话，秦国必然能得到一个好结果。”秦王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厚赏黄歇，让他回归楚国。史臣有诗云：

更衣执轡去如飞，险作咸阳一布衣。

不是春申有先见，怀王余涕又重挥。

黄歇回国三个月，楚顷襄王就去世了，太子熊完继位，这就是考烈王。进升太傅黄歇为相国，以淮北十二县封他为春申君。黄歇说：“淮北边邻齐国，请安置为郡，以便防守。我愿远封江东。”考烈王于是改封黄歇于以前吴国之地。黄歇修缮阖闾故城，作为都邑；疏通城内的河道，四纵五横，用来通太湖之水；改破楚门为昌门。此时，孟尝君虽然已死，而赵国有平原君，

魏国有信陵君，正以养士人门客相崇尚，黄歇很羡慕他们，也招养门客，门客达到数千人。平原君常派使者到黄歇家，黄歇用最好的房间招待他们。赵国的使者想在楚人面前炫耀富有，就用玳瑁作头簪，用珠玉来装饰刀剑的鞘，等见到黄歇的食客三千多人，其中的重要食客穿的鞋都是用明珠制成的，惭愧之极。黄歇用门客的计谋，往北兼并了邹、鲁之地，任用贤士荀卿为兰陵令，修订完善政法，训练兵士，楚国因此再次强大起来。

再说秦昭襄王已与齐、楚结盟，于是就派大将王齮率领军队讨伐韩国，从渭水运粮，东入河洛，以供应军饷。他们攻克了韩国的野王城，通往上党的道路因此断绝。上党守臣冯亭与他的部下和百姓们商议说：“秦王占据了野王城，那么上党就已经不是韩国所有了。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赵国。秦国怨怒赵国得到土地，必然移兵攻打赵国，赵国受到攻打，必然亲近韩国，韩、赵两国同患难，就可以抵御秦国。”于是就派使者带着信和上党地图，献给赵孝成王。这一年是孝成王四年，周赧王五十三年。赵王夜里作了个梦，梦见自己穿着有两种颜色的衣服，乘龙向天上飞去，还未到天上又坠落下来，见两旁有金山和玉山各一座，光辉夺目。赵王梦醒，召来大夫赵禹，将这个梦告诉他。赵禹说：“两种颜色的衣服，意味着合；乘龙上天，是升腾的迹象；坠落到地，意味着得到土地；金玉成山，意味着财富充足。大王眼下必有扩大土地增加财富的福份，此梦大吉。”赵王很高兴，又召来一个名叫敢的筮史占卜。敢说：“两色的衣服，意味着残缺；乘龙上天，没到天上就坠落下来，意味着事情中途有变，有名无实；金玉成山，可看而不可用。此梦不吉利，大王可要小心！”赵王心里被赵禹的话所迷惑，对筮史的话不以为然。过了三天，上党太守冯亭的使者来到赵国。赵王打开信一看，上面写道：

秦国攻打韩国，情况危急，上党将归入秦国了！上党的士卒与百姓不愿投靠秦，而愿投靠赵，我不敢违背士卒与百姓的愿望，谨将管辖的十七城，再拜献给大王，乞求大王接受。

赵王非常高兴地说：“赵禹所说的扩大土地增加财富的福份，今日应验了！”平阳君赵豹劝说道：“我听说无故得到的利益，称之为祸殃，请大王不要接受。”赵王说：“人家是畏惧秦国而感念赵国才来归附的，怎么能称作‘无故’？”赵豹说：“秦蚕食韩地，攻克野王城，断绝上党的道路，不让两地相通，自认为是掌中之物，准备坐而得之，一旦被越国占有，秦国岂能善罢甘休？就如同秦国努力耕种，而赵国来收获一样，这就是我所说的无故得到的利益。而且冯亭所以不将土地献给秦国，却献给赵国，是想嫁祸于赵国，以舒缓韩国的困境。大王为何不察觉呢？”赵王不以为然，再召平原君来裁断。平原君说：“派百万军队，攻入他国，逾年历岁，也不见得得到一座城池。如今不费寸兵斗粮，就得到十七城，这是莫大的利益，不可失去。”赵王说：“你说的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派平原君率兵五万，去上党接受土地，封冯亭为三万户，封号华陵君，仍为太守。十七个县令，各封三千户，都世袭称侯。冯亭闭门哭泣，不与平原君相见。平原君坚持请他，冯亭说：“我有三不义，不能够见使者。为君主守地而不能死，这是一不义；没有得到君主的命令，擅自将地入赵，这是二不义；卖君主之地以得到富贵，这是三不义。”平原君叹息道：“这真是忠臣啊！”于是等候在冯亭门前，三天不去。冯亭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就出来相见，还是垂泪不止；愿意交割地面，但让平原君挑选别人来做太守。平原君再三安慰说：“你的心事，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做太守，就无以慰藉士卒百姓们的愿望。”冯亭这才接受了太守

的任命，但仍不接受封地和封号。平原君将要离别，冯亭对他说：“上党所以归赵，是因为兵力不足以抗秦。希望公子奏明赵王，多派士卒，急遣名将，为抗击秦军作准备。”平原君回去报告了赵王。赵王只顾置酒宴庆贺得地，发兵之事一拖再拖。就在此时，秦国大将王龁率兵包围了上党。冯亭坚守了两个月，赵国援兵迟迟未到，于是他就率士卒百姓逃往赵国。这时赵王才任命廉颇为上将，率兵二十万来增援。行进到长平关，遇到冯亭，才知道上党已失守，秦兵正日渐迫近。于是就在金门山下，列营筑垒，东西各几十个，如众星排列，分兵一万，派冯亭守光狼城，又分兵二万，派都尉盖负、盖同分别率领，守东西二郾城，又派裨将赵茄远探秦兵。

却说赵茄领兵五千，探到长平关外约二十里，正巧遇上了秦将司马梗也行探到了这里。赵茄欺负司马梗兵少，冲向前就交战。正在交锋，秦军第二哨探张唐又率兵来到，赵茄心慌意乱，被司马梗一刀斩死，又趁机大杀赵兵。廉颇听说这个消息后，传令各营垒用心把守，不要与秦兵交战；又让士卒挖地几丈深，里面注满了水，军中官兵都不解其意。此时，王龁大军已到，在距金门山十里处驻扎。他先分兵攻打二郾城，盖负、盖同出战都失败。王龁乘胜又攻打光狼城。冯亭也败阵，跑回金门山大营，廉颇接纳了他。秦兵又来攻垒，廉颇传令：“出去交战的，虽然胜了也要斩头！”王龁久攻不下，就把营地往前移动，离赵营仅五里，挑战几次，赵兵就是不出战。王龁说：“廉颇是老将，他率军作战，老成持重，很难对付。”偏将王陵献计说：“金门山下有一条流涧，名叫杨谷，秦、赵两国军队，共用这条涧水。赵军营垒在涧水东面，而秦军营垒在西边，水势从西向东南流，如果绝断此涧，使水不再向东流，赵军用不上水，过不了几天军中必会大乱，我们就趁乱攻击他们，定能取得胜利。”王龁认为他说得对，就派士卒将涧水绝断。至今杨谷又叫绝水，就因为这个。谁知道廉颇早挖好了深坎，注水有余，军营中日用并不匮乏。秦、赵两军相持了四个月，王龁一仗也没打成，真是无可奈何，就派人回去告诉了秦王。秦王召范雎来商议对策。范雎说：“廉颇打仗很有经验，知道秦军强大，不轻易交战，他认为秦军远道而来，不能持久，想先拖垮我们，而后趁机攻击。如果这个人除掉，我们最终也攻占不了赵国。”秦王问：“你有什么计谋，可以除掉廉颇呢？”范雎让旁人退下，然后对秦王说：“要除掉廉颇，必须要用反间计，如此这般……非得花费千金不可。”秦王大喜，立刻将千金交付范雎。范雎于是派他的心腹门客从小道进入邯郸，用千金贿赂了赵王的大臣将领，散布谣言说：“赵军将领中唯有马服君最勇猛，听说他的儿子赵括勇猛超过了他的父亲，如果任用他为大将，必将势不可挡！廉颇年老而且胆怯，屡战屡败，死亡的士卒已有三四万，如今又被秦兵所逼迫，用不了多久就会投降秦国。”赵王先前听说赵茄被杀，连失三城，就派人去长平催促廉颇出战。廉颇坚持坚壁固守的计策，不肯出战。这时，赵王已怀疑他胆怯，等听到左右大臣将领的话，信以为真，于是就召来赵括问道：“你能为我攻击秦军吗？”赵括回答说：“秦国若是任用武安君为大将，我还得筹划一番；若是王龁，就不值一提了。”赵王问：“为何这么说？”赵括说：“武安君数次统帅秦军，先在伊阙打败韩、魏，斩首二十四万；再攻打魏国，夺取大小六十一城；又向南攻击楚国，攻克鄢、郢，平定巫、黔；回头又再攻打魏国，击败大将芒卯，斩首十三万；又攻打韩国，攻克五城，斩首五万；又斩赵将贾偃，将他的二万兵卒沉溺于河中，战必胜，攻必取，威名显扬，各国军士望风而栗，我若与他对垒交战，胜负各半，所以我还真

得筹划一番。说到王龁，他是秦军新任用的大将，只是趁廉颇胆怯，才敢深入；若是遇上我，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实在不值一提。”赵王十分高兴，当即任命赵括为上将，赐给黄金彩帛，派他带着符节去替代廉颇，又给他增加精兵二十万。赵括检阅完军队，用车装载着黄金彩帛，回家拜见母亲。他母亲问道：“你父亲临终留下遗言，告诫你不要作赵将，你今日为何不推辞？”赵括说：“不是不想辞，无奈朝中没人能比得上我！”他母亲于是上书赵王说：“赵括白读了他父亲的兵书，不知变通，不是个将才，请大王不要派他去！”赵王召来赵括的母亲，亲自询问。他母亲说：“赵括的父亲赵奢为将军时，所得赏赐，全部分给军中士卒，接受任命之日，就住宿在军中，从不问家事，与士卒同甘共苦；每件事都广泛征求众人意见，不敢独断专行。如今赵括一为将，就傲慢无比，军吏无人敢仰视，所赏赐的黄金彩帛，全部拿回自己家。作为将军怎能如此？赵括父亲临终时，曾告诫我说：‘赵括若为将军，赵兵必败！’我十分赞同，请大王另选良将，万万不可任用赵括！”赵王说：“我的决心已下定了。”赵括母亲说：“大王不听我的劝告，若是兵败，请不要连累我们一家。”赵王应允了。赵括于是率领军队出邯郸，往长平进发。

再说范雎所派的门客，还在邯郸，他四处仔细打听，知道了赵括向赵王所说的全部内容，并知道了赵括已被任命为大将，便连夜赶回咸阳报信。秦王与范雎商议道：“看来此事非得武安君来了结了。”于是就改派白起为上将，王龁为副将，传令军中严守秘密，若是有人泄漏武安君为将者，一律斩首。再说赵括来到长平关，廉颇验过了他的符节，就把军籍交给了他，自己带着几百个亲兵回邯郸去了。赵括一上任，就把廉颇的计划、制度全部更改，军垒合并成大营。此时冯亭正在军中，几次规劝赵括，他都不听。又把以前的将领撤掉，换上自己所带的将士。还严厉命令道：“秦兵若是前来，每个将士都要奋勇争先。如果得胜，立即追逐，不让一个秦兵逃回去！”此时，白起已来到秦军大营，他听说赵括更改了廉颇的计划和命令，就先派出三千个士卒出营挑战。赵括则一下子出兵一万来迎战，秦军大败逃回。白起登高观望赵军，对王龁说：“我知道怎样才能战胜他了！”赵括打胜了这一场小仗，高兴得手舞足蹈，派人去秦营下战书挑战。白起让王龁在战书上批道：“来日决战。”然后退军十里，又驻扎在王龁先前建立军营的地方。赵括高兴地说：“秦兵害怕我了！”于是杀牛犒劳军士，传令说：“来日大战，定要活捉王龁！”白起安营已定，便召集诸将听令。派将军王贲、王陵率万人列阵，与赵括轮番交战，只能输不能赢，引得赵军来攻秦军营壁，便算立功。再派大将司马错、司马梗二人，各领兵一万五千，从边道绕到赵军营地的后面，断绝运粮道路。又遣大将胡伤率兵二万，驻扎在附近，只等赵军打开营壁出来追逐秦军时，立刻杀出，将赵军截为两段。又遣大将蒙骜、王翦各率轻装的骑兵五千，伺候接应。白起与王龁坚守大本营。正是：“安排地网天罗计，待捉龙争虎斗人。”

再说赵括吩咐军中，四更做饭，五更准备行装，黎明时列阵前进。行进不到五里，就遇见了秦兵，两阵对峙，赵括派先锋傅豹出马，秦将王贲应战，交战三十多回合，王贲败退逃跑，傅豹在后追击，赵括又派王容率兵帮助。又遇上秦将王陵，略战了几个回合，王陵又败。赵括见赵兵连连得胜，就亲自率领大军追击。冯亭此时又劝告说：“秦人多奸诈，他们的失败不可信。元帅不要再追击了！”赵括不听，追奔了十余里，来到了秦军营门前。王贲、

王陵绕营而逃，营门并没有打开。赵括传令一齐攻打，连打了几天，秦军固守营地，无法攻入。赵括派人回去催促后面的援军，转移营地，一齐进攻。只见赵将苏射飞骑而来，报告说：“后营被秦将胡伤率兵阻挡了，不得前来！”赵括大怒道：“胡伤如此无礼，我当亲自前往！”派人探听秦军的行动，回报道：“西路军马最多，而东路无人。”赵括指挥军队向东路转移。行进不到二三里，大将蒙骜从斜刺里杀出，大喊道：“赵括，你已中了武安君之计，还不投降！”赵括大怒，挺戟就要与蒙骜交战，偏将王容站出来：“不劳元帅，让我来立功。”便与蒙骜交锋起来。这时，王翦率领的一支军队又杀到，赵兵死伤很多。赵括预料一时难以取胜，便鸣金收兵，随便找了一处有水草的地方安营。冯亭又一次劝告说：“作战靠的是一股锐气，现在我们虽然失利，但若能拚命战斗，还可以脱身回归本营，在那里尽力抗击敌人。若在这里安营，前后都受到夹击，困境重重，以后再也不可能逃脱出去！”赵括依然不听。命令军士筑成长型营垒，坚壁固守；一面派骑兵飞速赶回赵国，向赵王求援，一面又催促后面的军队赶紧运来粮饷。谁知运粮的道路，又被司马错、司马梗领兵阻断。白起的大军阻在前方，胡伤、蒙骜等大军又截断了后路，秦军每天传武安君的命令，招赵括投降。赵括这时才知道白起真的在军中，吓得心胆俱裂，魂不附体。

再说秦王得到武安君的捷报，知道赵括兵困长平，就亲自来到河内，征召壮丁，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都令他们从军，分几路掠取赵军的粮草，阻绝赵国的救兵。赵括被秦军围困了四十六天，军中无粮，士卒自相残杀而食，赵括也禁止不了。于是把军兵分为四队，傅豹一队向东，苏射一队向西，冯亭一队向南，王容一队向北。吩咐四队，一起鸣鼓，夺路杀出重围。谁知武安君白起，又预选了射箭手，环绕着赵军的营垒埋伏，一见营垒中出来人，不管是兵卒还是将领，举箭便射。四队军马，突围了三四次，都被射回来。又过了一个月，赵括实在压不住心头的愤怒，挑选了上等精锐兵卒五千人，都穿戴上重铠甲，骑坐骏马，他自己握戟当先，傅豹、王容紧随其后，拚死突围。王翦、蒙骜二将一起上来阻击，赵括大战了几个回合，还是冲不出去，转身想回营垒，突然马摔倒坠地，被乱箭射死。赵军大乱，傅豹、王容也被射死。苏射想带着冯亭一同逃走，冯亭说：“我三次劝告都不听从，现在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天意啊！又何必必要逃走呢？”拔剑自刎而亡。苏射逃脱了出来，进入边远的胡地。白起竖起了招降旗，赵军都弃兵解甲，跪在地上投降，还高喊“万岁”。白起让人割下赵括的脑袋，往赵军营地去招降。营中军士还有二十多万，听说主帅被杀，没有人再敢出来作战，都愿意投降。胄甲兵器，堆积如山，营中一切，都归秦军所有。白起与王龇商议道：“先前秦国已攻克野王城，上党也在掌握之中，那些士卒百姓却不愿依附秦国，而愿意去归附赵国。现今赵军兵卒先后投降的，总合起来将近有四十万人，如果一旦兵变，靠什么来制止呢？”于是将投降的士卒分为十营，派十位将军统率，又配上二十万秦军，各赐给牛肉和酒，扬言说：“明天武安君将要挑选赵军士卒，凡是精锐能战的，发给兵器，带回秦国，随时准备征用；老弱病残，都发回赵国。”赵军士卒大喜。这一天夜里，武安君密传了一道命令给十位将军：“一更的时候，凡是秦兵，头上都要系一片白布囊。凡是头上没有白布的，就是赵国人，应当全部杀光。”秦兵奉令，在一更的时候一起行动。投降的士卒根本没有准备，又没有武器，只能束手就毙。又有蒙骜、王翦等将军领着军士巡逻，那些逃出营门的降卒，抓住便杀。四十万军卒，

一夜之间全被杀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的水，都变成了红色，至今还被称为丹水。武安君收集降卒的头颅，堆积在秦军营垒之间，称为头颅山。还在上面修盖了一座台，这座台十分高大，也称作白起台。后来唐玄宗巡幸到此，凄然长叹，命高僧三藏设水陆道场七昼夜，超度亡魂，又命名杨谷为省冤谷。史臣有诗云：

高台百尺尽头颅，何止区区万骨枯！

矢石无情缘斗胜，可怜降卒有何辜！

总计长平之战，前后斩杀赵军兵卒共计四十五万，只留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没杀，放他们回邯郸，用以宣扬秦国的威势。

##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赵孝成王起初接到赵括得胜的捷报，心中大喜，后来又听说赵军被困长平，正想与群臣商议如何派兵救援。忽然又有人来报告说：“赵括已经死了，四十多万赵军，全部投降秦国，又被武安君一夜之间全部杀光，只放了二百四十人回赵国。”赵王听后大惊失色，群臣也惊恐万状。一时间国中子哭父、父哭子、兄哭弟、弟哭兄、祖哭孙、妻哭夫，沿街满市，号陶痛哭之声不断。只有赵括的母亲没有哭，她说：“自从赵括当上了将军，我就已经不把他看作是一个活人了。”赵王因为赵括的母亲曾经有言在先，所以没有处罚她，反而赐给粟米丝帛安慰她。又派人去给廉颇陪罪。赵国正处在惊惶恐惧之时，边境守官又来报告说：“秦兵攻下了上党，十七城都已投降秦国。现在武安君正亲率大军向前推进，扬言要围攻邯郸。”赵王问群臣：“谁能制止秦兵？”群臣没有一个敢应答。平原君回家，问遍了门客，也没有敢应答的。恰巧苏代此时也在平原君家作客，他对平原君说：“我若是去咸阳，一定会制止秦兵不攻打赵国。”平原君告诉了赵王，赵王拿出许多金币，让苏代去秦国。苏代到了秦国，便去拜见应侯范雎，范雎拱手相迎请他上坐，问道：“先生为什么而来？”苏代说：“为您而来。”范雎说：“有什么可告诉我的？”苏代便问道：“武安君是不是已经杀了赵奢的儿子？”“是的。”范雎答道。苏代又问：“现在是不是正要围攻邯郸？”“是的。”苏代说：“武安君用兵如神，身为秦国大将，已夺取七十多座城池，杀敌近百万，即使是伊尹、吕望的功绩，也比不上他。现在又举兵围攻邯郸，赵国必定要灭亡了！赵国灭亡，那么秦国就完成了帝王大业，秦国完成了帝王大业，那么武安君就是辅助秦王的最大功臣，就像伊尹对于商，吕望对于周那样。您虽然一向很显贵，到那时也不得不居于他之下了。”范雎听完此话，愕然失色，他赶紧移动席位，凑到苏代面前问道：“那么该怎么办呢？”苏代说：“您不如准许韩、赵两国用割地的方式来向秦国求和。这样做，您就立了大功，同时又解除了武安君的兵权，您的地位，就能够稳如泰山了！”范雎大喜。第二天他就对秦王说：“秦兵在外面时间太长了，很辛苦，需要休整，不如派人去告诉韩、赵两国，让他们用割地的方式来求和算了。”秦王说：“由相国来决定。”于是范雎也拿出许多金币，赠送给苏代，并让他去韩、赵两国游说。韩、赵二位国王畏惧秦国，都听从了苏代的计谋。韩国同意割让垣雍一城，赵国同意割让六城，各派使者去秦国求和。秦王起初还嫌韩国只割让一城太少，韩国使者说：“上党十七县，原来可都是韩国的土地啊！”秦王于是笑着接受了。和约完成后，就召武安君白起班师回朝。白起连战连胜，正想要围攻邯郸，忽然接到班师撤兵的诏书，他知道这肯定是范雎的阴谋，心中非常气愤。

从此白起与范雎就有了矛盾。白起曾当众说：“赵国自从长平兵败，邯郸城中，夜夜惊慌，若能乘胜攻击，不用一个月就能攻克。可惜应侯范雎不知时势，主张班师撤兵，失掉了良机。”秦王听说后，非常后悔地说：“白起既然知道邯郸可以攻克，为何不尽早跟我说明？”于是重新任命白起为大将，又想征伐赵国。白起此时正巧有病不能前去，于是改命王陵为大将。王陵率领十万军队征讨赵国，包围了邯郸城。赵王派廉颇率兵抵御。廉颇防守非常严密，又以自己的家财招募拚命的勇士，经常在夜里爬下城墙去攻打秦

军营垒。王陵的军队屡败。这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王想让他替代王陵。白起奏请秦王说：“邯郸实在不是容易攻克的。先前赵国大败之后，百姓惊恐不宁，因而可以乘虚而入，他们要防守也不会坚固，要进攻也无力量，攻克邯郸是指日可待。如今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痛苦已经平静，再加之廉颇老将，实在不是赵括所能比的。而且诸侯各国见秦国刚与赵国求得和约，又再一次去攻打，都会认为秦国不可信任，必将联合起来解救赵国，我无法预见秦国能够胜利。”秦王强迫他前去，白起坚决推辞。秦王又派范雎前去请他。白起怨恨范雎曾阻碍他立功，于是就推说自己生了重病。秦王问范雎：“白起真的病了吗？”范雎说：“是不是真病了我不清楚，然而他不肯任大将的心意是很坚决的。”秦王怒气冲冲地说：“白起以为秦国没有别的将军，好像非要靠他不可。长平之战的胜利，起初统率军队的是王龁，王龁有哪一点不如白起？”于是增兵十万，命令王龁去替代王陵，王陵回国后，就被免了官。王龁率军攻打邯郸，五个月都未能攻克。白起听说后，对他的门客们说：“我坚持认为邯郸不容易被攻克，大王不听我的话，看看现在究竟如何？”门客中有与范雎的门客有交情的，就把白起的话泄露了出去。范雎又告诉了秦王，秦王便一定要让白起任大将。白起于是假称自己病很重，不从命。秦王大怒，削去了他的封号，贬为平民，并让他迁往阴密，立刻出咸阳城，不许停留。白起叹息说：“范蠡曾说过‘狡兔死，走狗烹。’我为秦国攻下了诸侯的城池七十多座，所以也应当被‘烹’了。”于是出咸阳西门，来到杜邮暂歇，等待行李。范雎又对秦王说：“白起走时，心中愤愤不平，快快不服，大有怨言，他假称生病并不是真的，我唯恐他投奔别的国家，日后对秦国不利。”秦王于是派使者给白起赐利剑，让他自杀。使者来到杜邮，陈述了秦王之命。白起持剑在手，深深地叹息说：“我何处得罪了上天，竟然要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过了很久，他又说：“我该死！长平之战，赵军士卒四十五万人来投降，我用奸诈之计，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杀尽，他们又有什么罪过？我是应该死啦！”于是持剑刎颈而死。这时正是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秦国人认为白起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过，所以都替他惋惜，到处给他立祠堂。后来到了唐朝末年，有天打雷击死一头牛，牛肚子上有“白起”二字。议论的人说，白起杀人太多，所以几百年后，还要受到雷击畜生的报应。杀人成性的人受到如此报应，为将领的人可要引以为戒了。

秦王杀了白起后，又派精兵五万，命令郑安平率领，前去帮助王龁，一定要攻克邯郸才罢休。赵王听说秦国增兵来攻击，非常惊慌，于是派遣使者分路去向各诸侯国求救。平原君赵胜说：“魏国是我们的联盟国，而且一向友好，他们的救兵一定会来到；楚国是大国，离我们又很远，不以‘合纵’关系劝说他们是不行的，我当亲自前去。”于是想挑选门下文武兼备的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可是三千多个食客中，文者不武，武者不文，挑来选去，符合条件的只有十九人，不足二十。平原君叹息道：“我养士已经几十年了，而要真正得到几个有用的士人竟然如此之难！”这时，边上有一人插话说：“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来凑足这个数字呢？”平原君问他的姓名，他回答说：“我姓毛名遂，大梁人，在您的门下已有三年了。”平原君笑着说：“至于贤士处世，就如同锥子处于囊中，它的锋芒立刻会显露出来。如今先生在我门下三年，我未有所闻，看来先生于文武之道一无所长吧！”毛遂说：“这只是因为我直到今日才要求处于囊中罢了！要是让我早处囊中，必将突然全部显露出来，难道只露出一一点锋芒就够了吗？”平原君对他说的话很惊

异，就让他也加入，凑成二十人一个整数。当日辞别了赵王，一行人就往陈都进发。到了楚国，先通报了春申君黄歇。黄歇一直与平原君有交情，就替他通报给楚考烈王。平原君黎明时入朝拜见楚王，相见礼毕，楚王与平原君坐在殿上，毛遂与另外十九人都立在两旁。平原君从容地谈起“合纵”抗秦之事。楚王说：“‘合纵’的盟约，是从赵国首先开始的，后来听了张仪的游说，这个盟约就不牢固了。先祖怀王曾经为‘纵约长’，讨伐秦国没有成功。后来又以齐湣王为‘纵约长’，诸侯各国又背叛了他。至今各国都忌讳‘纵’，这件事就像团沙，谈何容易。”平原君说：“自从苏秦首倡‘合纵’之说，六国曾经和约为兄弟，又结盟于洹水，秦兵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这以后，齐、魏受犀首欺骗，想讨伐赵国，怀王受张仪欺骗，想讨伐齐国，所以‘合纵’盟约渐渐解体。如果有三个国家坚守盟誓，不受秦国欺骗，秦国还能怎么样呢？齐湣王名为‘合纵’，实际上是想兼并别国，所以诸侯都背叛他，这难道是‘合纵’本身不好吗？”楚王说：“现在的时势，是秦强而列国都弱，各国尽可图谋保护自己，相互之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平原君说：“秦国虽然强大，但要分制六国，力量是不足的；六国虽弱小，但是齐心协力制裁秦国，力量是有余的。如果各自图谋保护自己，不思相救，那么一强一弱，胜负早已分明，恐怕秦国的军队会得寸进尺，越来越猖狂。”楚王又说：“秦国一出兵就攻克了上党十七城，杀掉赵军士卒四十多万，合韩、赵两国之兵力，抵御不了一个武安君。现在秦军又进逼邯郸，楚国地处偏远，能管得了这件事吗？平原君说：“我国国君任用将军不当，才导致了长平一战的失败。如今王陵、王龔率军二十多万，驻扎在邯郸城下，先后已有一年多了，没有损到赵国的一分一毫。如果救兵集中起来，就能大挫秦军的锐气，这以后几年就能够得到安宁了。”楚王说：“秦国新近与我国通好和约，你让我‘合纵’救赵，秦国必然迁怒于楚国，这是让楚国代赵国受怨呢！”平原君说：“秦国通好楚国的目的，是想先集中力量对付三晋，三晋要是灭亡了，楚国还能独立存在吗？”楚王心中一直畏惧秦国，所以还是迟疑不决。毛遂在台阶下回头看看日影，已经到中午了。于是他就按剑顺台阶而上，走到殿上，对平原君说：“‘合纵’的利害关系，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今日从日出入朝，一直议论到日中，还是说不明白，犹豫不定，这是为什么？”楚王怒声问道：“他是什么人？”平原君说：“他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说：“我与你的主人商议事情，你这个门客为何多嘴多舌？”喝斥他离去。毛遂走上几步，按剑说道：“‘合纵’是天下大事，天下人都可以议论；我的主人就在这里，你为何要喝斥我？”楚王脸色稍稍和缓了些，问毛遂道：“你有什么可说的？”毛遂说：“楚国土地有五千余里，自文、武二君称王，至今雄视天下，号为盟主。一旦待到秦国崛起，数次打败楚军，怀王被囚禁身死。白起那个小子，一战再战，楚国鄢、郢二地全部失去，又被迫迁都。这是世代的怨仇，三尺儿童，还以为耻辱，难道唯独大王你不想这些事情吗？今日商议‘合纵’之事，是为了楚国，并不是为了赵国！”楚王连声说：“对！对！”毛遂问：“大王真的下决心了吗？”楚王说：“我真的下决心了！”毛遂于是招呼左右，赶紧拿缔约的歃血盘来。毛遂手捧歃血盘，跑步进到楚王面前说：“大王为‘纵约长’，应当先喝，接下来是我的主人，再下来才是我毛遂。”于是纵约就缔成了。毛遂饮完血，左手持盘，右手招那十九个人说：“你们也应当在大堂上共饮！这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因人成事’。”楚王既然答应了“合纵”，于是立即派遣春申君黄歇率领八万士卒去解救赵

国。平原君回国后，感叹地说：“毛先生三寸之舌，真是胜过百万军队！我经历过的人多了，而偏偏没有发觉毛先生这样的贤士，差点失之交臂，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敢审察天下的士人了。”从这以后，便将毛遂待为上客。正是：

櫓橈空大随人转，秤锤虽小压千斤。

利锥不与囊中处，文武纷纷十九人。

此时，魏安釐王也派遣大将晋鄙率兵十万来救赵国。秦王听说诸侯各国的救兵来到，就亲临邯郸督战，派人去对魏王说：“秦军进攻邯郸，很容易就能攻克，诸侯若有敢来解救的，我必定移兵首先攻击他！”魏王非常害怕，派遣使者追赶上晋鄙的军队，告诫他们别再前进。晋鄙于是驻扎在邺下。春申君也立即在武关安下营垒，观望不进。

却说秦国王孙异人，自从秦、赵渑池会盟后，就一直作为人质留在赵国。那异人本是安国君的次子。安国君名柱，字子傒，是昭襄王的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都是诸姬妾所生，不是嫡子。所宠爱的楚妃，号华阳夫人，没有生子。异人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又早死，所以异人作人质后，秦国没有什么人询问关心他。当王翦讨伐赵国时，赵王迁怒于人质，想杀掉异人。平原君劝告说：“异人并不受宠爱，杀他又有什么用？只会白白让秦国找到借口，断绝了以后和好之路。”赵王的怒气还是不能平息，于是就把异人安置在丛台，派大夫公孙乾陪伴他，出入都加以监视，又削减了他的廪禄。异人出门没有马车，日用没有多余的钱财，终日郁郁寡欢。

当时，阳翟有一个人姓吕，名叫不韦，父子两人行商，平日来往各国做生意，积下家财千金。当时吕不韦正在邯郸，偶然一次在途中看见了异人，只见他面如敷粉，唇若丹涂，生得眉清目秀，虽在落魄之中，但仍不失贵家公子气度。吕不韦不由得暗暗称奇，便指着他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人？”那人回答说，“这是秦王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在赵国作为人质，因秦兵屡次侵犯我国，我们大王几次想杀了他。如今虽然免死，但被拘留在丛台，日常所用钱财根本不够，跟穷人没有两样。”吕不韦暗地里感叹道：“这真是奇货可居啊！”于是回家问他的父亲：“种田能得到几倍的利？”“十倍。”他父亲答道。吕不韦又问：“贩卖珠玉能得到几倍的利？”“百倍。”“要是扶立一个人为王，让他掌握江山，又能得到几倍的利呢？”他父亲笑着说：“你怎么可能扶立君王呢？真是这样的话，其利千万倍，实在是不可计算。”吕不韦于是用一百两黄金结交了公孙乾。两人相互往来，渐渐熟悉，因而有时也能见到异人，但吕不韦假装不知他是什么人，就向公孙乾询问他的来历，公孙乾如实告诉了他。一天，公孙乾置酒宴请吕不韦，吕不韦说：“酒席上又没有其他客人，既然秦国的王孙在此，何不请来同坐？”公孙乾听从了他的话，当即请来异人与他相见，同席饮酒。酒喝到半酣，公孙乾起身上厕所，吕不韦便低声对异人说：“秦王如今老了。太子所爱的是华阳夫人，而夫人又无子。殿下二十几个兄弟，也没有受到专宠的，殿下何不在此时回归秦国，侍奉华阳夫人，请求作她的儿子，以后还有被立为太子的希望。”异人含泪回答说：“我也期望能这样！每次提起故国，我便心如刀绞，只恨没有脱身之计罢了。”吕不韦说：“我家虽贫，但也愿意用千两黄金为殿下去一次秦国，去劝说太子和夫人，救殿下回国，你看如何？”异人说：“倘若得到富贵，一定与你共同享有。”话刚说完，公孙乾就回来了，问道：“吕君刚才说什么？”吕不韦说：“我问王孙秦国珠玉的价钱，王孙回答我说，他也不知道。”公孙乾也不怀疑，三人继续把盏饮酒，尽欢而散。这以后吕不

韦与异人便时常相见，暗地里吕不韦又将五百两黄金送给异人，让他买通左右，结交宾客。公孙乾经常接受异人赠送的黄金丝帛，就像自己家人一样，也不再怀疑监视他了。吕不韦又用五百两黄金买了许多珍奇礼品，告别公孙乾，独自去了咸阳。在咸阳他探听到华阳夫人有个姐姐，也嫁在秦国，就先买通了她的家人，通话给她：“王孙异人在赵国，思念太子和夫人，有孝顺的礼物，托我转交。另外还有一些小礼物，也是王孙异人奉献姨娘的。”就将一匣金珠献上。夫人的姐姐大喜，自己走出了后堂，在帘内见客，她对吕不韦说：“这些虽是王孙的一片心意，但也有劳你远道送来。如今王孙在赵国，不知他是不是还思念故土？”吕不韦说：“我就住在王孙公馆的对面，有什么事王孙都对我说，我完全了解他的心事。他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曾说自己从小没有母亲，夫人就如同他的亲生母亲，愿意回来奉养夫人，以尽孝道。”夫人的姐姐问：“王孙一向还好？”吕不韦说：“因为秦兵屡次讨伐赵国，赵王好几次都想杀他，幸亏臣民们都奏请保他，才保住性命，所以他思归之情越来越迫切。”夫人的姐姐又问：“臣民们为什么要保他？”吕不韦说：“王孙贤孝无比，每次秦王、太子和夫人的寿诞，每到新年和初一、十五，必定清斋沐浴，焚香向西跪拜遥祝，赵国人对他没有不知道的。而且又好学重贤，交结诸侯宾客，遍于天下，天下人都称赞他的贤德孝顺，所以才为他保奏。”吕不韦说完，又将价值五百两金子的金玉珠宝献上说：“王孙不能归来亲自侍奉太子和夫人，献上这些薄礼聊表孝顺之心，请你转交。”夫人的姐姐嘱咐自己的门客款待吕不韦酒食，自己便进宫去告诉华阳夫人。夫人见到了这些珍奇贵重的礼物，以为王孙真的在思念自己，心中十分高兴。夫人的姐姐回复吕不韦，吕不韦故意问道：“夫人有几个儿子？”夫人的姐姐说：“没有儿子。”吕不韦说：“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以姿色侍奉别人的人，姿色衰退，爱也会随着衰弛。’如今夫人侍奉太子很得宠爱，却又无子，到了现在她应该在诸子中挑选一个贤孝的为子，待到太子百年之后，所立的儿子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要不然的话，一旦色衰爱弛，后悔就来不及了！如今异人贤孝无比，又愿意依附夫人，夫人如果诚意立他为自己的嫡子，在秦国不就世世有宠爱了吗？”夫人的姐姐又将这些话告诉了华阳夫人。夫人说：“这个客人说得很对。”一天夜里，夫人与安国君对饮正欢，忽然涕泣起来，太子感到很奇怪，就问她为什么要哭泣。夫人说：“我有幸在你的后宫为姬，不幸的是没有自己的儿子，您的儿子中只有异人最贤孝，诸侯宾客往来，对他都赞不绝口。我请求你，让他作为我的嫡子，我也能有后嗣。”太子答应。夫人说：“您今日答应了我，明日一听其他姬妃的话，又该忘了。”太子说：“夫人若不相信，愿刻符为誓！”拿过玉符，就在上面刻了“嫡嗣异人”四个字，又将玉符从中间剖开，与夫人各留一半，以此为信物。夫人说，“异人在赵国，怎样才能回来呢？”太子说：“应当找机会请求大王。”

此时，秦昭襄王正在怨怒赵国。太子将这件事告诉了秦王，请求他应允，秦王不允。吕不韦打听到王后的弟弟杨泉君此时正得到秦王的重用信任，就用黄金贿赂他的家人，要求拜见他。见到杨泉君，吕不韦便对他说：“您已经犯了死罪，您自己知道吗？”杨泉君大惊失色道：“我有什么罪？”吕不韦说：“您的门下，无不居高官，享厚禄，骏马满厩，美女满屋；而太子的门下，没有一个富贵得势的人。大王年事已高，一旦去世，太子继位，他的门下必然非常怨恨您，您的危亡指日可待了！”杨泉君说：“该想个什么计

策呢？”吕不韦说：“我倒有个计策，能使你享寿百岁，地位稳如泰山，您愿意听吗？”杨泉君跪地请教吕不韦。吕不韦说：“大王年事高了，而太子又没有嫡生的儿子，如今王孙异人贤孝闻名于各地诸侯，而又被丢弃在赵国，日夜思归，您可以请王后劝说秦王，让异人归来，使太子立他为嫡子，这样的话，异人无国却已经拥有了国家，华阳夫人无子却已经有了儿子，太子和王孙对王后恩德的感念，世世无穷，您的爵位自然也能够长久地保住了。”杨泉君下拜说：“感谢先生的教诲。”当天就把吕不韦的这番话告诉了王后，王后又告诉了秦王。秦王说：“等到赵国来求和，我自会迎异人回国的。”太子召吕不韦问道：“我想让异人回国立为后嗣，父王不同意，先生有什么妙策？”吕不韦叩首说：“太子如果真的立王孙为后嗣，小人我不惜千金家业，去贿赂赵国的当权者，必定能将王孙救回来。”太子与夫人都非常高兴，交给吕不韦六千多两黄金，让他转交异人作为结交宾客的费用。王后也拿出自己的四千多两黄金，一起交给吕不韦。夫人又为异人做了一箱衣服，赠送给吕不韦二百两黄金。太子又拜吕不韦为异人的太傅，让吕不韦传话说：“回国相见，只是早晚问题，不必忧虑。”吕不韦告辞回国。回到邯郸，先见了父亲，把这些说了一遍，他父亲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准备了礼物去拜访公孙乾。然后又见了王孙异人，将王后、太子和夫人的话，一一详细叙述，又将黄金及衣服献上，异人惊喜万分，对吕不韦说：“衣服我留下，黄金麻烦先生拿去，如果有什么要花费，只管拿去用，只要能救我回国，我就感激不尽了。”

再说吕不韦以前娶了一个邯郸的美女，号为赵姬，能歌善舞，此时已有两个月的身孕。吕不韦心生一计，想道：“王孙异人回国，必有继立为王的名分，如果把赵姬献给他，再生一男孩，就是我的嫡子，这个男孩如能承嗣为王，那么嬴氏的天下，便由吕氏的后代来掌握，也不枉我破家做的这笔生意。”挑选了一个日子，吕不韦便把异人和公孙乾请到家里喝酒，席上珍馐百味，笙歌两行，不必细说。酒喝至半酣，吕不韦开口说：“我新纳了一个小姬，能歌善舞，想让她来奉劝一杯，你们不要嫌唐突。”说完，就让两个青衣丫环去唤赵姬出来。吕不韦说：“你来拜见这两位贵人。”赵姬轻移莲步走来，在毡毯上磕了两个头。异人与公孙乾急忙作揖还礼。吕不韦让赵姬手捧金杯，向前来敬酒。敬到异人面前，异人抬头一看，果真是标致漂亮。正是：

云鬓轻挑蝉翠，蛾眉淡扫春山，朱唇点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白玉。  
微开笑靥，似褒姒欲媚幽王；缓动金莲，拟西施堪迷吴主。万种娇容看不尽，一团妖冶画难工。

赵姬敬完酒，舒开长袖，就在毡毯上跳起舞来。体若游龙，宛转如风吹羽毛，轻盈似与云雾混为一体。看得公孙乾和异人目乱心迷，神摇魂荡，口中赞叹不已。赵姬跳完舞，吕不韦又让她换大杯来劝酒，公孙乾和异人都一饮而尽。赵姬劝完酒后，就回内室去了。宾主又相互劝酒，喝得十分尽兴。公孙乾不觉大醉，就在坐席上睡着了。异人心念赵姬，借着酒兴，就请求吕不韦说：“我孤身一人在此作人质，独处客馆寂寞无聊，想跟你求得赵姬作为妻子，满足我平生的愿望。不知赵姬的身价多少，我理当奉纳。”吕不韦假装发怒说：“我好意请你饮酒，还唤出自己的爱妻出来劝酒，以表敬意，殿下却要夺我所爱，这是什么道理？”异人羞惭得无地自容，立即跪下说：“我妄想用客中孤苦来要先生割爱，实在是醉后狂言，请先生千万不要怪罪！”吕不

韦急忙扶他起来说：“我为了让殿下能回归秦国，千金家产尚且可以用尽，毫不吝惜，如今又何必吝惜一女子。但这女子年青害羞，恐怕她不同意，如果她愿意，即当奉送殿下，让她给殿下尽铺床抹席之务。”异人又一次下拜称谢，等公孙乾酒醒后，二人一同坐车离去。这天夜里，吕不韦对赵姬说：“秦王孙十分爱你，求你为妻，你觉得怎么样？”赵姬说：“我既然已经以身侍奉你，而且又有身孕，你为什么要抛弃我，让我去侍奉别人？”吕不韦悄声告诉她说：“你跟随我终身，也不过是个商人妻子而已。王孙将来有立为秦王的名分，你得到他的宠爱，必然会成为王后。如果上天保佑生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成了太子，我和你以后就会是秦王的父母，富贵都会无穷的。你就念在我们夫妇的情意上，委屈听从我的计策吧。不过，千万不要向外人泄露！”赵姬说：“你所谋划的是大事，我怎敢不从命！但我们夫妻之间的恩爱，又怎么忍心割绝呢？”说完，泪如雨下。吕不韦抚慰她说：“你若是不忘我们的情意，以后得到秦家天下，我们还是作夫妻，永不分离，这不是很好吗？”二人于是对天起誓。当夜同寝，恩情百倍，不必细述。第二天，吕不韦到公孙乾处，对昨天酒席上的简慢表示歉意。公孙乾说：“我正想与异人一同去拜访，感谢你昨日的热情款待，反而劳累了你跑一次。”过了一会儿，异人也到了，彼此相互道谢。吕不韦说：“承蒙殿下不嫌小妾丑陋，愿意娶为妻子。我再三劝说她，现在已勉强从命。今日良辰，即当送到殿下的寓所陪伴。”异人说：“先生的高尚义节，我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公孙乾说：“既然有这样的良姻，我应当为媒。”便命令左右备下喜筵。吕不韦告辞离去。到了晚上，用卧车将赵姬送给异人成亲。髯翁有诗云：

新欢旧爱一朝移，花烛穷途得意时。

尽道王孙能夺国，谁知暗赠吕家儿！

异人得到赵姬，如鱼似水，爱恋非常。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赵姬对异人说：“我有幸来侍奉殿下，真是上天保佑，已有了身孕。”异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自己的孩子，就更加欢喜了。那赵姬是先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才嫁给异人的，嫁来八个月，正是十月满怀，应该到了生产的日子，可是腹中却毫无动静。因为怀着的是个统一天下的真龙天子，所以与常人不同，一直到了十二个月整整一周年，才生下一个男孩。生产时红光满室，百鸟飞翔。再看那婴儿，生得眉目端庄，方额头，眼有双瞳，口中已有几颗牙齿，背项上长着一块龙鳞，哭声宏亮，街市都能听见。这一天，正是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初一。异人高兴地说：“我听说顺应时运的君王，必有特殊的徵象，这孩子骨相非凡，而且又生在正月，以后必将为政于天下！”于是用赵姬的姓，给他取名为赵政。后来赵政继立为秦王，兼并六国，就是秦始皇。当时吕不韦听说赵姬生了个男孩，不由得心中窃喜。

到了秦昭襄王五十年，赵政已长到三岁了。当时秦兵正在围攻邯郸，情况危急，吕不韦就对异人说：“赵王如果再次迁怒于你怎么办？不如赶紧逃脱回秦国去。”异人说：“这件事全仗先生来筹划了。”吕不韦于是拿出自家全部的六百斤黄金，用三百斤贿赂了南门守城的所有将军，骗他们说：“我举家从阳翟来，在这里经商，没有想到秦兵来攻打，包围邯郸城这么长时间，我的思乡之情越来越迫切，现在将所存的家财，全部分散给各位，只要你们做个方便人情，放我一家出城，回阳翟去，我将感激不尽！”守将答应。接着又拿一百斤黄金送给公孙乾，述说自己想回阳翟的心意，反过来又故意央求公孙乾去与南门守将说个方便。守将和军卒都受了贿赂，落得做个顺水人

情。吕不韦预先让异人将赵姬母子悄悄地送到她母亲家。这一天，吕不韦置办了酒席宴请公孙乾，说：“我就在这三天内出城，特备一杯薄酒与你话别。”席间将公孙乾灌得烂醉。左右军卒，也都大酒大肉，吃饱喝足后各自睡去。到了半夜，异人穿着便服混在吕家仆人中间，跟着吕不韦父子走到南门，守将不知真假，私自开了城门，放他们出城去了。王龔的大营，本设在邯郸城的西门外，只因为南门是通往阳翟的，吕不韦原来又说是回乡，所以只能走南门。这一队人连夜奔走，拐了一个大弯后往西而去，想投奔秦军的大营。到了天亮，被秦军的巡逻兵抓住。吕不韦指着异人说：“他是秦国的王孙，一直在赵国作人质，现在逃出邯郸，来投奔自己的国家，你们赶快在前面带路！”巡逻兵让出了马匹让异人和吕不韦父子骑坐，带他们来到王龔的大营。王龔问明了来历，立即请他们进来相见，拿出衣冠让异人更换，又设宴款待。王龔说：“大王亲临这里督战，行宫离这儿不过十里地。”于是又备了车马，把他们送到秦王的行宫。秦王见了异人，欢喜之极，他说：“太子日夜都在想你，今日你总算逃脱虎口了。现在你先回咸阳去，以安慰父母的思念之情。”异人告别了秦王。与吕不韦父子登上马车，直奔咸阳而去。

## 第一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吕不韦与王孙异人，坐着马车，一直来到了咸阳。先有人报告了太子安国君。安国君对华阳夫人说：“我们的儿子来了！”两人并坐在中堂等待异人。吕不韦对异人说：“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殿下既然已是她的儿子，就该穿楚服进去相见，用以表示依恋之情。”异人听从了他的话，当时改换了衣装，来到东宫，先拜了安国君，又拜了夫人，哭泣着说道：“不孝儿与父母亲分离多年，不能在你们跟前侍养尽孝，望父母亲恕儿不孝之罪！”夫人见异人一身楚国人的装束，惊奇地问道：“你在邯郸，怎么会一身楚国人的装束？”异人跪拜禀告道：“不孝儿日夜思念母亲，所以特别做了楚服，以表思念之情。”夫人感动地说：“我是楚国人，你真是我的儿子！”安国君说：“我儿可改名叫子楚。”异人拜谢。安国君问子楚：“你是怎么回来的？”子楚便将吕不韦破家行贿之事，细述一遍。安国君当即召来吕不韦，非常感激地对他说：“要不是先生的话，我险些失掉这个贤孝的儿子。现在我将东宫俸田二百顷，以及宅第一所，黄金一百两送给你，权且作为安家的费用。待父王回国，再给你加官赠禄。”吕不韦谢恩而去。子楚就在华阳夫人的宫中居住。

再说公孙乾直到天亮酒才醒，左右军卒来报告说：“秦王孙一家不知去向！”公孙乾便派人去问吕不韦，回报说：“吕不韦也不在了。”公孙乾惊讶地说：“吕不韦说他三日内动身，怎么可能半夜就走了呢？”随即往南门询问。守将回答说：“吕不韦一家出城已有长时间了，我们是奉大夫的命令才让他们出城的。”公孙乾问：“有没有看见王孙异人？”守将说：“只看见吕家父子和几个仆人，并没看见王孙在里面。”公孙乾跺脚叹息说：“仆人之中，必有王孙，我这是中了商人的奸计了！”于是上表赵王，说：“臣公孙乾监押不谨慎，致使人质异人逃走，臣犯下的罪行无可推卸！”写完，便伏剑自杀。髯翁有诗叹曰：

监守晨昏要万全，只贪酒食与金钱。

醉乡回后王孙去，一剑须知悔九泉。

秦王自从王孙逃回秦国，就更加猛烈地攻打赵国。赵王又派遣使者请求魏国出兵。魏国客将军新垣衍献计说：“秦国所以这么猛烈地围攻赵国是有原因的。先前秦王与齐湣王争强为帝，不久齐湣王又恢复称王，不再称帝。如今齐湣王已死，齐国日渐衰弱，惟有秦国独自称雄，而未能树立帝号，自然心怀不满，现在用兵侵伐不休，目的就是想称帝罢了。如果让赵国派使者去秦国，表示愿意尊秦为帝，秦国必定会很高兴而撤兵，这是以虚名来避真祸。”魏王心中本来就不敢去救赵国，因此觉得新垣衍说得很有道理。便派新垣衍随使者一起去邯郸，用这些话来劝赵王。赵王与群臣商议这件事的可否。群臣议论纷纷，根本无法决定，平原君也乱了方寸，毫无主见。当时有个齐国人叫鲁仲连的，他十二岁时，曾使辩士田巴屈服，当时人称他为“千里驹”。田巴说：“这是飞兔，哪里只是千里驹啊！”等到长大了，不屑于走仕途当官，专门喜好远游，为人排忧解难。此时他正巧在邯郸，听说魏国的使者来劝说赵国尊秦为帝，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于是来求见平原君，对平原君说：“路人人都说您将计划尊秦为帝，有没有这件事？”平原君说：“我现在就像惊弓之鸟，魂魄都已丢了，还敢计谋什么事情。这是魏王派将军新

垣衍来赵国说的。”鲁仲连说：“您是天下的贤公子，难道竟然要将自己的使命交付给魏国人吗？新垣衍将军在何处？我理当为您去责问他，让他赶快回魏国去！”平原君将这事告诉了新垣衍。新垣衍虽然听说过鲁仲连的大名，但知道这个人能言善辩，怕他搅乱了自己来赵国的使命，所以推辞不愿见他。而平原君却坚持要他们二人相见，于是就邀请鲁仲连一起来到公馆见新垣衍。新垣衍抬眼察看鲁仲连，只见他神清骨爽，飘飘然有神仙般的气度，不觉肃然起敬，就说：“我看先生相貌堂堂，不像是有求于平原君的样子，为何长期居住在这被围攻的城里而不离开？”鲁仲连说：“我无求于平原君，却有事情要请求将军。”新垣衍问：“先生要请求什么？”鲁仲连说：“请求你帮助赵国而别让赵国去尊秦为帝。”新垣衍又问：“先生靠什么来帮助赵国呢？”鲁仲连答道：“我将让魏与燕来帮助，就像齐、楚已经开始帮助的那样。”新垣衍笑着说：“燕国我不知道，若是说到魏，我就是大梁人，先生又怎么能使我来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魏国未能认识到秦国称帝的害处，若是认识到了这个害处，就一定会帮助赵国的。”新垣衍问：“秦国要是称帝，其害处又是怎样的呢？”鲁仲连说：“秦国是个背弃礼义而尚行杀人立功的国家。恃强挟诈，屠杀生灵，它现在与别国并为诸侯之列已经如此，倘使它放肆地称帝，就会更增加它的暴虐。我宁愿跳进东海而死，也不愿意做它的臣民！而魏国就甘心居于它之下吗？”新垣衍说：“魏国怎能甘心居于它之下呢？！譬如仆人，十个人服从一个主人，难道是他们的智略和能力不如主人吗？只是畏惧主人罢了！”鲁仲连说：“魏国是否把自己看作如仆人一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让秦王对魏王施行烹醢的酷刑！”新垣衍愤怒地责问道：“先生又怎么能使秦王烹醢魏王呢？”鲁仲连说：过去的九侯、鄂侯、文王，是纣的三公。九侯有个女儿非常漂亮，献给了纣。这个女子生性不好淫，触怒了纣，他杀了女子，又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规劝他，又被活活煮死。文王听说后暗自叹息，纣又把他拘禁在羑里，差一点也死去。难道说三公的智略和能力都不如纣吗？天子对于诸侯，本来就是如此。秦国如果放肆地称帝，必然责令魏国入朝，一旦对魏王施行像九侯、鄂侯所受的烹醢酷刑，谁又能制止得了呢？”新垣衍沉思不语。鲁仲连又说：“还不仅仅如此。秦国要是称帝，又必将更换诸侯的大臣，罢免他所憎恶的，而换上他所喜欢的，又会让自己的女儿作为诸侯的妻妾，时时监视，事事进谗言，魏王怎么能够得到平静安宁呢？就是将军又怎么能保住自己的爵禄呢？”于是新垣衍突然站起身来，对鲁仲连说：“先生真是天下名士啊！我要即刻回去告诉我的国君，不要再提尊秦为帝的事了。”秦王听说魏国使者来邯郸商议尊秦为帝事，很高兴，就延缓了进攻以等待商议的结果。等到听说商议未能成功，魏国使者已经离去时，秦王不禁叹息道：“这邯郸城中真有贤士，不可轻视！”于是向后撤退，在汾水驻扎，告戒王齎用心准备。

再说新垣衍离开后，平原君又派人到邺下向晋鄙求救，晋鄙以魏王的命令为借口拒绝了。平原君于是写信责备信陵君无忌说：“我之所以依附联姻的魏国，就是因为公子有高尚的义节，能急人之困难罢了！如今邯郸将要降秦，而魏国迟迟不愿进兵解救，这难道就是我将一生依托于你的意义吗？你的姐姐担忧邯郸城破，日夜悲泣。公子纵然不念我，难道也不念你的姐姐吗？”信陵君见了这封信后，几次请求魏王发布命令，让晋鄙进兵。魏王说：“赵国自己不愿尊秦为帝，就是要靠别人的力量来给它抗击秦国吗？”没有同意。信陵君又让宾客辩士去劝说，百般巧语，魏王就是不答应。信陵君说：

“我坚决不能有负于平原君。就是一个人，我也要去赵国，与平原君死在一起！”于是准备了一百多辆马车，四处邀约宾客，准备直接触犯秦军，以身殉平原君之难，宾客愿跟从他的有一千多人。队伍出发，经过夷门，信陵君与侯生辞别。侯生说：“公子你要努力啊！我已年老，不能跟从你去，不要见怪，不要见怪！”信陵君看了侯生好几眼，侯生也不再说什么。信陵君很不满意地走了。大约走了十多里路，心中想道：“我对待侯生，自己觉得是尽礼尽义了。今日我奔往秦军，准备去拼命，而他却没有一言半语为我谋划，又不阻止我前行，真是奇怪啊！”于是让宾客们都停下，暂不前行，他独自驾着一辆车就要回去见侯生。宾客都说：“那是个半死的人，明知他无用，公子又何必回去见他呢？！”信陵君不听，只管往回赶。

却说侯生立在门外，看见信陵君的马车，就笑着说：“我早就料到公子一定会返回来的。”信陵君问：“为什么？”侯生说：“公子待我一向厚重，今日你要去冒险拼死，而我却不送行，必定会恨我，所以我知道你会回来。”信陵君说：“起初我还以为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先生，所以特地回来询问。”侯生说：“公子养门客几十年，没有听说过门客献出一条妙计，只会一味跟着公子去冒犯秦国的强兵，就像把肉投给饿虎，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信陵君说：“我也知道没有好处，但与平原君交情深厚，义节不允许我独自活着。先生有什么好计策吗？”侯生说：“公子先请入坐，容我慢慢为你谋划。”于是让边上的人都离开，悄悄地对信陵君一人说：“听说如姬得到大王的宠爱，是真的吗？”信陵君说：“是真的。”侯生说：“我又听说如姬的父亲，过去被人所杀，如姬告诉了大王，要报杀父之仇，然而三年都没找到那个人，还是公子派门客去斩下了那个仇敌的脑袋，献给如姬。这件事真的吗？”信陵君说：“确有此事。”侯生说：“如姬感念公子恩德，愿为公子而死，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晋鄙的兵符，在大王的卧房内，只有如姬才能窃到。公子若是一开口，请求如姬，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得到了这个兵符，夺取晋鄙的军队，用来解救赵国，抗击秦国，这是五霸的功业啊！”信陵君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再拜称谢。于是让众宾客留在郊外，独自一人驾车回家，找到一个与自己交情很深的内侍颜恩，让他把窃符之事，暗地里告诉如姬，请她帮忙。如姬说：“公子有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一天夜里，魏王饮酒酣睡，如姬窃到了兵符，交给颜恩，颜恩又转交信陵君。信陵君得到兵符，又去与侯生辞别。侯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到了那里，就与晋鄙合符，要是他不信，或者为保自己安全，假作顺从，暗地里却派人回来与魏王核实，那么事情就不好了。我有个门客叫朱亥，是天下的力士，公子可与他一起去。晋鄙见到兵符表示顺从，那就很好，若是他不顺从，就让朱亥杀了他。”信陵君听说此话，不觉泪下。侯生说：“公子害怕了吗？”信陵君说：“晋鄙老将本无罪，倘若不顺从，就要杀掉他，我是为这个悲伤，并不是害怕。”说完就与侯生同去朱亥家，向他说明情况。朱亥笑着说：“我是个市井小人，承蒙公子几次屈尊来看我，至今没有回报，只是觉得献些小礼没有大用。如今公子有急难，正是朱亥效命的时候。”侯生说：“按照义节，我也应当跟从你去，只因年老不能远行，请用我的魂魄来为公子送行！”当即用剑自刎于车前。信陵君十分悲伤，于是给了侯生家一笔丰厚的钱财，作为殓殮侯生的费用，自己不敢久留，就与朱亥登车往北而去。髯仙有诗云：

魏王畏敌诚非勇，公子捐生亦可嗤！

食客三千无一用，侯生奇计仗如姬。

却说魏王在卧室丢了兵符，过了三天才发觉，心中十分惊奇。盘问如姬，只推说不知。于是遍搜宫内，也全无下落。又教颜恩将宫娥内侍，逐一拷打。颜恩心中很明白，只得假意审问，宫中又乱了一天。魏王突然想起公子无忌，屡次劝自己诏令晋鄙进兵，他手下的宾客中，鸡鸣狗盗之徒很多，这件事肯定是他干的。便派人去召信陵君，回报说：“公子四五天前已与宾客一千多人，乘坐一百多辆马车出城了，听说是解救赵国去了。”魏王大怒，便派将军卫庆，率军三千，日夜兼程追赶信陵君。

再说邯郸城中日夜盼望的救兵，没有一个到来，百姓们筋疲力竭，纷纷议论要投降，赵王很忧虑。有一个叫李同的小吏对平原君说：“百姓们每天登城防守，而您却安享富贵，又有谁肯为您尽力呢？您如果能让宫中夫人以下的人，编在军队之间，再把家中所有财帛，全部散发给将士们，在危难之际，很容易就能使他们感恩，抗拒秦军必定会十分尽力。”平原君听从了他的计策。又招募到敢死的勇士三千人，由李同率领，夜里悄悄爬下城墙，偷袭秦军营垒，杀掉秦兵一千多人。王龁大惊，便后退了三十里安营。这样，城中人心才稍稍安定。李同身负重伤，回城后就死了。平原君哭得非常伤心，命令厚葬他。

再说信陵君来到邺下，见到晋鄙说：“大王认为将军长期居外，必定十分辛苦劳累，特派遣我来代劳。”就让朱亥捧来兵符交给晋鄙查验。晋鄙接符在手，心中踌躇，想道：“魏王将十万军队交付于我，我虽然浅薄无才，却也没有兵败之罪，现在魏王没有片纸书信，而公子又徒手捧符，前来代我为将，此事怎么能轻信呢？”于是就对信陵君说：“公子暂请休息几日，待我把军中人员的情况编制成册，清清楚楚地交付给你如何？”信陵君说：“邯郸的形势非常危急，应当星夜赶赴解救，怎么能有休息时间？”晋鄙说：“实不相瞒，这是军机大事，我还要奏请魏王问明情况，才敢交付军队。……”话还没说完，朱亥厉声喝道：“元帅不奉大王之命，就是反叛了！”晋鄙刚问一句：“你是什么人？”只见朱亥从袖中抽出一只四十斤重的铁锤，朝着晋鄙当头一击，顿时脑浆迸裂，气绝身亡。信陵君握符对众将领说：“魏王有命，让我代替晋鄙将军率军救赵，晋鄙不奉命，现已处死。三军将士安心听令，不得轻举妄动！”军营中一片肃静。等到卫庆追到邺下，信陵君已杀了晋鄙，统率军队了。卫庆料想信陵君救赵的决心已下定，再劝说也无用，便想告辞离去。信陵君说：“你既然已到了这里，就看我攻破秦军之后，再回去向大王禀告。”卫庆只得悄悄派人先回去向魏王汇报，自己就留在了军中。信陵君重重犒劳了三军，又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兄回去；独子无兄弟的，都回去奉养父母；有疾病的，留在军中医治。”回去的人大约有十分之二。信陵君得精兵八万人，编制整齐，申明军法。他率领众宾客，身先士卒，进攻秦军营垒。王龁没有料到魏兵突然到来，仓促应战。魏兵英勇向前，平原君也开城接应，大战了一场。王龁损兵一半，逃回汾水大营。秦王传令解围撤兵。郑安平率军二万在邯郸城东门另建军营，被魏兵阻止住，回不了秦国，他叹息说：“我本来就是魏国人！”于是就投降了魏国。春申君听说秦军已被攻破，也班师回朝。韩王此时趁机收复了上党。这是秦昭襄王五十年的事。

赵王亲自带着牛肉和美酒来犒劳军队，他向信陵君拜谢说：“赵国亡而复存，全是仗着公子的大力帮助，自古以来，还没有像公子这样的。”

平原君背负弩矢，为信陵君开道。信陵君脸上露出了居功自傲的得意神色。朱亥进言说：“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忘，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公子不可不忘。公子私改王命，夺取晋鄙的军队用来救赵，对于赵国虽有功，而对于魏国未必没有罪，公子现在还自以为有功吗？”信陵君很惭愧地说：“我真正受到教诲了！”等到进入邯郸城，赵王亲自打扫宫室，以迎接信陵君，非常恭敬地行主人之礼。又请信陵君走为客人专设的西阶，信陵君谦让不敢为客，慢慢地小步沿着东阶而上。赵王亲自捧杯向信陵君敬酒，赞颂他对赵国的功绩。信陵君曲身弯腰谦逊地说：“我有罪于魏国，而无功于赵国。”酒宴散后，赵王对平原君说：“我本想把五座城池封给魏公子，见公子如此恭谨谦逊，自己感到很惭愧，因此说不上口。想用鄙地作为公子暂时居住的地方，请你代我告诉他。”平原君告诉信陵君，信陵君再三推辞，才接受下来。信陵君觉得自己得罪了魏王，不敢回国，就将兵符交付将军卫庆，让他率军回魏，自己则留在了赵国。众宾客也都弃魏奔赵，依附信陵君。赵王又想封鲁仲连一个大邑，鲁仲连坚决推辞，赠给他千金，也不接受，说：“与其富贵屈服别人，不如贫贱求得自由。”信陵君、平原君一起挽留他，他还是不听从，飘然而去，真是高尚的贤士啊！史臣有赞云：

卓哉仲连，品高千载！不帝强秦，宁蹈东海。排难辞荣，逍遥自在；视彼仪秦，相去十倍！

当时赵国两个隐士，一个叫毛公的，混在赌徒之间；一个叫薛公的，居于卖浆之家。信陵君一直听说他们的贤名，便派朱亥去拜访，请求与他们相见，二人躲避起来不肯见。一日，信陵君忽然探听到这两个人的行踪，知道毛公正在薛公家里。于是，他不用车马，只让朱亥一人跟随，换上便服，装作要买浆的样子，徒步直奔薛公家。这二人刚坐下共饮，信陵君就突然进来了，自报姓名，并叙说自己一向倾慕二人的心意。二人躲避不及，只得相见，四个人同席而饮，尽欢而散。从这以后，信陵君便常常与毛、薛二公交往。平原君听说后，就对夫人说：“我一向听说你弟弟是天下豪杰，各国公子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而如今却天天与赌徒、卖浆者相见交游，与这些不是一类的下层人交往，恐怕有损他的声誉。”夫人把这些话告诉了信陵君。信陵君说：“我一直以为平原君是个贤人，所以宁愿负魏王，夺取军队来相救。如今平原君对于宾客，只崇尚豪言壮语，而不求真正的贤士。我在魏国时，就常听说赵国有毛公、薛公，只恨不能与他们交游。如今让我为他们执鞭赶车，还唯恐他们看不起我，而平原君却以此为羞耻，这哪里谈得上什么喜好贤士呢？平原君不是贤人，我不能留在这里！”当天就让宾客们打点行装，准备去别的国家。平原君听说信陵君在准备行装，非常吃惊，就对夫人说：“我对你弟弟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为什么突然要弃我而去？夫人知道为什么吗？”夫人说：“我弟弟认为你不是贤人，所以不愿留在这里。”又把信陵君说的话讲给他听。平原君掩面叹息说：“赵国两个贤人，信陵君尚且知道，而我却不知，我不如信陵君太远了！”于是卑躬来到信陵君馆舍，免冠顿首，对自己的失言深深致歉。信陵君这才继续留在赵国。髯翁有诗云：

卖浆纵博岂嫌贫，公子豪华肯辱身。

可笑平原无远识，却将富贵压贤人。

再说魏王接到卫庆的密报说：“公子无忌果然窃了兵符，击杀了晋鄙，率领军队，前去救赵，并留我在军中，不让回国。”魏王非常愤怒，就想抓捕信陵君的家属，又想把信陵君在国内的宾客杀光。如姬于是跪地请求说：

“这不是公子的罪过，是我的罪过，我当万死！”魏王咆哮大怒，责问道：“窃符的人就是你吗？”如姬说：“我父亲被人所杀，大王为一国之王，不能为我报仇，而公子却为我报了仇。我感念公子大恩，只恨没有什么可效力回报。如今见公子因为挂念姐姐，日夜哀泣，我实在于心不忍，所以擅自窃了兵符，让他统率晋鄙的军队，以完成自己的志向。我曾听说：‘同室有人相斗，即使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要赶去解救。’赵国与魏国就像同室一样。大王忘了昔日的情义，而公子却赴同室的危难，倘若能够打退秦军保全赵国，大王的威名就能远近传扬，重情义的声誉也会腾于四海，即使将我碎尸万段，又有什么可悔恨的呢？至于抓捕信陵君的家属，诛杀他的宾客，信陵君要是兵败，则甘心情愿服罪，若是他得胜了，又将如何处置呢？”魏王沉吟了很长时间，怒气才稍稍平定，就问道：“虽然是你窃了兵符，但必有传送的人。”如姬说：“传送的人是颜恩。”魏王就命左右军卒把颜恩捆绑来，问道：“你为何敢将兵符传送给信陵君？”颜恩假装说：“奴才不知道什么兵符。”如姬用目光暗示他说：“那天我让你送宝玉首饰给信陵夫人，盒子内放的就是兵符。”颜恩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大哭道：“夫人吩咐，奴才怎敢违抗？那时只说是去送宝玉首饰，盒子外面封了好几层，奴才怎知里面放的什么，今日真是冤枉死奴才了！”如姬也哭泣说：“我有罪应当自己承当，不要连累别人。”魏王喝令左右军卒给颜恩松绑，关在牢中，把如姬贬入冷宫，一面又派人去探听信陵君的胜负消息，再决定下一步的计划。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卫庆领着军队班师回朝，将兵符交付魏王，奏道：“信陵君大败秦军，他不敢回国，已留在邯郸，拜谢大王说：‘改日再回来领罪。’”魏王问战争情况，卫庆仔细述说了一遍，群臣排队向魏王庆贺，高呼“万岁”。魏王大喜，立即派人将如姬召出冷宫，释放颜恩出狱，饶恕了他们的罪行。如姬拜见魏王谢恩，然后说：“救赵成功，使秦国畏惧大王的威力，赵王如今具有这样的德政，都是信陵君的功绩。信陵君是国家的长城，家中的宗器，怎么能够将他放弃在外邦？恳请大王派使者去召他回自己的国家，一来可以保全‘亲其所亲’的情怀，二来也可以表示‘贤其所贤’的仁义。”魏王说：“免他的罪就可以了，怎么谈得上功绩呢？”只是吩咐说：“信陵君名下应得的封地和俸禄，仍旧送回他府上供家属使用，但不准迎接他回国。”从此，魏、赵二国都太平无事。

再说秦昭襄王兵败回国，太子安国君率王孙子楚到郊外迎接，奏明吕不韦的贤能。秦王封他为客卿，食邑一千户。秦王听说郑安平投降了魏国，大怒，诛灭了他的家族。郑安平本是丞相范雎所荐举的，秦国的法律规定，凡是荐人有误的，与所荐之同罪，郑安平投降敌人，已被诛灭了家族，范雎也就该连坐了，于是范雎静等秦王判罪。

## 第一 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上回讲到郑安平带兵投降了魏国，而当初郑安平又是应侯范雎向秦王举荐的。按当时秦国法律，凡被举荐的人犯罪，举荐人也应当同样受到处罚。范雎深知罪在难免，于是坐在家里等待秦王降罪下来。秦王知道后说：“任用郑安平本是我的意见，与范丞相没有关系。”并且再三安慰范雎无须把这件事放到心上，仍然要他出任丞相之职。事情传出，朝中群臣议论纷纷。秦王担心范雎心中不安，于是在全国颁布了一道命令：郑安平投降魏国罪该抄家灭族，此事不得再加议论，如果有谁再谈论此事，马上斩首。命令一下，国中再没有人敢来议论此事了。秦王又赐给范雎许多食物，比往常还多。范雎非常感激秦王，于是上奏秦王，劝他早日兴兵灭周，称帝于天下。秦王高兴地采纳了范雎的意见，派张唐为大将，先去进攻韩国，取下阳城，打通通向三川的道路。

再说楚考烈王听说信陵君大破秦军，而春申君黄歇毫无功劳建树率兵回来，不由得长叹一声，说：“平原君的‘合纵’战略，看来是很有道理的。我真遗憾没有信陵君这样的大将，倘有这样的人才，我们还怕秦国什么呢！”春申君在一旁听到，不由得满面惭色。他向楚王奏道：“以往‘合纵’之议都是大王为长。现在秦兵刚刚受到挫折，其斗志大不如以前，大王应当趁此机会派出使节，赶快去与各国协商，联合一道共同向秦国发动进攻；同时要好言劝说周王，把他捧为盟主，挟天子之名诛讨秦国，这样胜利在握，大业竟成，就是五伯之功也会黯然失色的。”楚王闻奏十分高兴，马上派遣使节去周国，把联合讨秦的想法报告给周赧王。这时周赧王已经知道秦王准备打通三川，向周国发动进攻。现在楚王提议诸国联合讨伐秦国，不正如兵书所说，是先发制人的办法么？周赧王哪有不愿意的，当下就答应下来。接着楚王又派人与韩、赵、齐、燕相商。五国决定选定时间一起向秦国进攻。

此时的周赧王无能无力，虽然位居天子，实际上只是守着一个空名，没有谁真听他的号令。周朝的疆土也被韩、赵分为两块。洛邑河南的王城是西周，将巩附属于成周称为东周，由两个周公分别统治。周赧王从成周迁到了王城，靠着西周公过日子。到了约定联合攻秦的时间，周赧王要西周公征集军队，总共募来五六千军卒，至于车马粮草还没有钱购置，无奈之下，只好到全国各个有钱人的家中去借钱充作军资。借时留下借约，答应等战事完毕，以所缴获银钱财物，加息偿还。军队勉强组织好后，西周公自己率领这支人马，屯兵在伊阙，等待其他几国兵马来这里汇集。这时候，韩国正面临秦国的进攻，自顾不暇；赵国也刚刚解除掉秦国的包围，畏惧秦国的心理仍然很强；齐国奉行与秦修好的策略，自然不愿与其他几国联合伐秦，只有燕将乐闲、楚将景阳率领的两支军队先到，但也只是把营盘扎下，想先观看一下各家的动静，不肯贸然先战。秦王见到各国都各怀心思，不会共同伐秦，于是放下心来。首先增兵援助张唐攻下韩国的阳城，另派将军嬴轲率兵十万，驻扎于函谷关之外。燕、楚两支军队屯兵三个多月，不见其他兵马前来汇聚，军心日渐懈怠，只好各自班师回国。西周公见状也将自己军队撤回。赧王出兵一番不战而归，军资耗掉不少，什么也没有捞到。仗既然不打了，各家富商都拿了朝廷立下的借约前来索债，天天聚集在王宫门口高声讨还。一时人潮声浪直传入宫内，闹得宫内没有宁日。赧王懊悔不已又没法应对，只得整

日躲在高台之上。后人因此把这座高台称之为“避债台”。

却说秦王听到燕、楚两支军队撤走，随即命令嬴繆与张唐合兵一处，取路阳城进攻西周。赧王思量自己既缺兵丁又无粮草，想防守又怕难与秦军相抗，遂打算躲往三晋。西周公向赧王奏道：“以前太史儋曾经说过，周、秦五百年后将合为一国，会出现一个新国君。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秦国有占据整个天下的能力，三晋用不到多久也会被秦国占领。与其到那时再受一次羞辱，不如现在就把土地让给秦王。”赧王无计可施，只好依了西周公的主张，带着众臣、王眷到文王庙、武王庙大哭一场。三天后，赧王捧着周朝舆图来到秦军大营投降。情愿被缚往咸阳。嬴繆接受了赧王捧献的舆图。共三十六座城，三万户人。至此西周属地已尽，只剩下东周尚存。嬴繆先派张唐护送赧王君臣子孙到秦国报捷，自己带着军队去接管周朝地界。赧王入秦后拜见秦王，叩首谢罪。秦王怜念赧王，将梁城封与赧王，降为周公。原来的西周公降为家臣，东周公贬为君，称东周君，赧王年纪已高，往来周秦之间又受了许多劳苦，到梁城不足一个月便病死了。秦王发布命令，废除周朝国号，又命令嬴繆驱赶洛阳城的青壮年拆毁周朝祖庙，把庙中祭器运回秦国，要将九个大鼎搬到秦都咸阳。不愿归顺秦朝的周朝人纷纷逃到了巩城，投靠了东周公，由此可见人心仍然念念不忘周朝啊，在迁移九鼎的前一天，人们听到鼎中有哭泣之声。当鼎运到泗水，其中一只突然从船上飞起，又落入水中，沉到水底，嬴繆赶快派人下水打捞寻找，却再也找不见鼎，只见一条苍龙怒张两眼，舞动龙须，水上立刻波涛大作。船上的人都吓坏了，没有人敢去触动它。这天夜里，嬴繆做梦，梦见周武王端坐在太庙上，把自己唤到跟前，斥责说：“你怎么胆敢搬走我的鼎和祭器，拆毁我的祖庙？！”命令左右在背上狠狠打了三百鞭子。嬴繆醒来，背上真的生了疽，其疼难忍。他只好带病回到秦国，向秦王献上八鼎，把这一路上遇到的事情都一一奏明。秦王要人查看过，失入水中的鼎正是豫州的鼎。秦王叹道：“周朝土地都归入了秦国，难道单单这只鼎我得不到吗？”想多派些人去将鼎找回。嬴繆劝秦王说：“这只鼎看来是有神灵的，不能再派人去寻找了，”秦王只得作罢。后来嬴繆就因背疽而死。秦王将周朝的八鼎和祭器陈列在秦朝的太庙中，在雍州城郊举行了祭祀天帝的仪式，同时遍告列国都要来朝见纳贡，以表示臣服庆贺，不派人来的，就派兵去讨伐他。韩桓惠王首先入朝向秦王俯首称臣，接着齐、楚、燕、赵也都派来自己的丞相，向秦王表示祝贺。只有魏国的使者迟迟不来。秦王动怒，派遣河东太守王稽带了人马去袭击魏国。王稽以前就与魏国有着暗中交往，私自接受过魏国不少钱财。这次听说伐魏，就把消息悄悄告诉了魏王。魏王十分惊恐，赶快派来使节向秦王谢罪，还把太子增送到秦国作为人质，表示魏国一定听令于秦王。至此，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归附了秦国，这一年正是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王过后查究私通魏国一事，王稽被诛，范雎自己感到更不安。

一天，秦王在朝上长吁短叹。范雎听到，上前启奏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君生出忧愁，为臣的应当自己感到羞辱：国君受到羞辱，为臣的应当以死担之。’今天您在朝中长叹，都是因为我们这些为臣的不能为您尽忠尽力，为您分担忧愁造成的，请您责罚吧。”秦王说：“平时不准备好各方面的能力和条件，就不能应付突然而来的事情。现在武安君被诛，郑安平背叛，外边仍有许多强劲的对手，而我们却缺少良臣猛将，这就是我所忧虑的啊。”范雎听了心中既惭愧又有些害怕，一时不知应当对秦王说什么，只

得低头退下。

当时燕国有个叫蔡泽的人，博学善辩，非常自负。他经常到各处游说，没有遇到过什么对手。一天，他来到大梁，碰到一个善相面的人，叫作唐举。蔡泽问他说：“我听说先生曾经给赵国的李兑相过面，说他百日之内即可以执掌国家权力，果真有这么回事么？”唐举答道：“确有这件事。”蔡泽又问道：“像我这样的人，您看怎么样？”唐举仔细看了一眼，笑着说：“先生的鼻子好像蝎子一般，肩膀比脖子还高，脸如魍魉，眉毛挤在一起，两腿蜷曲，不过我听说圣人不可以貌相，对您可能也是这样吧。”蔡泽知道唐举在和自己开玩笑，就说：“我自然会得到富贵的，只是不知自己的寿命如何？”唐举道：“先生的寿命，从今日算起，还有四十三年。”蔡泽笑着说道：“我如今食有鱼肉，行有车马，身上装着金印，紫绶结在腰中，在列国君主面前都受到尊敬，这样能再活四十三年真是知足了，还有什么其他可追求的？”此后他又到了韩国、赵国去游说，但都不很得意。返回到魏国，没想到在城外遇见了强盗，连煮饭的釜甑都被抢走了，吃不成饭，只得坐在树下喘息。这时他又遇到了唐举。唐举嘲弄地说：“先生怎么还没有富贵起来吗？”蔡泽说：“我正要去寻找。”唐举说道：“先生有金水之骨，算来应当在西方发迹。如今秦朝丞相应侯范雎举荐的郑安平、王稽都犯了重罪，他非常惭愧害怕，一定会急于推卸掉自己的官职。先生不前去秦国试一试机会，何必困守在这里呢？”蔡泽说：“到秦国的路那么远，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去呢？”唐举解开自己的行囊取出一些钱送给蔡泽。蔡泽接受了唐举的资助，于是一路向西来到了咸阳。在旅店里，蔡泽对店主人说：“你一定要把最好的酒饭端上来，待我做了丞相的时候，必定重重地酬谢你。”店主人惊诧地说：“客官是什么人，怎么敢想做起丞相来？”蔡泽说：“我姓蔡名泽，是天下最善辩说、最聪明的人，特地来求见秦王。秦王只要见到我一定会赏识我辩说的才能和见解，赶走应侯而让我来做丞相，相印就会悬挂在我的腰间了。”店主人觉得此人太狂妄可笑，对别人谈起来也常常带出讥讽的颜色。这件事渐渐传到了应侯门客的耳朵里，赶紧报告了范雎。范雎说：“五帝三代的事情，诸子百家之说没有我不知道的；文臣说客聚到一块，只要遇到我，即使众口群舌也说过我，这个叫蔡泽的人，我不信他能说动秦王夺我的相印。”于是范雎派人到旅店去召见蔡泽。店主人对蔡泽说：“客官，祸事来了！你不是说什么要取代应侯做丞相么，现在应侯府来人召见你，你如果前往应侯府，一定会遭到羞辱。”蔡泽笑道：“我想见了应侯，他一定会把相印让给我的，这样就不必去见秦王了。”店主人说：“客人，你太狂妄了，请你不要连累了我。”蔡泽身着布衣走着去见范雎。范雎端坐在屋中等着蔡泽。蔡泽到了范雎面前只拱揖为礼，并不跪拜，范雎也不请他坐下。范雎对着蔡泽大声责问说：“在外边到处讲想取代我而做丞相的那个人就是你吗？”蔡泽端立在旁边答道：“就是我。”范雎说：“你说你会取代我的爵位，能讲出什么理由么？”蔡泽回答说：“嗨，你怎么这都不明白。这就像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有序一样，已经成功了就会逐渐衰退下来，能够把握住未来，更有生命力的则会逐渐发展起来。现在对你来说，该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范雎说：“我自己是不准备退下来的，又有谁能让我退下来呢？”蔡泽说：“说起来人世之中，体魄强健，充满活力，聪明机智，能够主持正义为天下人带来幸福和恩德的不就是为世人所敬仰的贤人豪杰吗？”范雎答道：“是的。”蔡泽又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有了很高的地位，因而但求安乐长寿，

以至到死，能把所受爵位俸禄传给子子孙孙，世世不变，代代相承，和天地相始相终，不就是世人所说的吉祥如意，有本事的人吗？”范雎答道：“是的。”蔡泽说：“这样说来，秦国的商君，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他们虽然事业获得了成功，而自己却死于无辜，你是不是愿意做他们那样的人呢？”范雎心中暗想：“这个人谈锋十分厉害，一点一点地触到事情的关键。如果我说不愿意，就落入了他设下的圈套了。”于是假装回答说：“这有什么不愿意的。说起公孙鞅辅佐秦孝公，大公无私，兴法制以治理国家，为秦国开辟了千里疆土；吴起辅佐楚悼王，废掉王亲贵戚的特权，培养出一支强悍的军队，向南消灭了吴国、越国，向北打退了三晋；大夫文种辅佐越王，使国家转弱为强，并吞掉强大的吴国，为国王洗雪了会稽一战留下的羞耻。这些人虽然最后都死于无辜，但大丈夫以身报效国家，视死如归，不仅于当时当世有功，而且将名垂史册，为后人所敬仰，我有什么不愿意学做他们呢？”这时范雎虽然嘴里讲得很强硬，但却不能照旧安心坐在那里了，站起来听蔡泽继续说：“为君的圣明，为臣的忠贤，是国家的福分；为父的慈祥，为子的尊孝，这是家庭的福分。作孝子的，谁不愿有一个慈祥的父亲，作贤臣的谁不愿意扶佐一个圣明的国君？比干虽然忠贤，但殷国依然亡掉了；申生虽是孝子，但国家仍然生出混乱，他们虽然死得很悲壮，却无济于他们的君王、父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君王、父亲不是圣明、慈祥的。商君、吴起、大夫文种也都是不幸而死的，怎么是以死去换取后世的名声？比干被杀、微子离去；召忽被杀，管仲才得生。因此大丈夫活在世上，身名俱全，这是最好的；名虽流传后世，但生命却不苟全，这是其次；只有那些虽然苟全了性命，却失去了名节的人，这才是最下等的。”蔡泽这一席话讲得范雎胸中顿觉爽快，不觉从座上移步下堂，嘴里连声说：“好，好！”蔡泽接着说道：“你把商君、吴起、大夫文种杀身成仁作为仿效对象，但拿他们和闾天辅佐文王、周公辅佐成王相比又怎么样呢？”范雎回答说：“商君这些人不如闾天和周公。”蔡泽说：“那么今天的秦王在信任忠臣良将，优待旧友老臣方面和秦孝公、楚悼王相比如何？”范雎略略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说不出来。”蔡泽说：“既然今天秦王对功臣的亲信信任不能超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而你的功绩又比不上商君、吴起、大夫文种，可是你的俸禄职位之高、家财之富，却远在他们三个人之上。如果现在你还不会为自己想想急流勇退的办法，他们三个人都没逃过杀身之祸，何况于你呢？翠鸪犀象所处的环境并不会让它们死亡，可是它们为什么会死去呢？那是因为被诱饵所引惑：苏秦、智伯的聪明智慧并非不足以保护自己，他们为什么又会被杀呢，那是因为他们太贪图私利而又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你出身低微，遇秦王而被赏识，现在职位做到了丞相，富贵达到了极点，你对国家的功德已经得到报答，而积下的旧怨又会渐渐演成新仇，如果今天你依然贪恋权力私利，我担心你也难免遭到苏秦、智伯一样的灾祸。人常说‘日中必移，月满必亏。’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归还相印，挑选一个贤明的人向秦王推荐呢？如果被你推荐的人非常忠贤，那么推荐者就会被君王更加着重，而对你来说，名义上是推辞掉了荣誉，实际上是卸去了自己身上的担子，然后去山川大河之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像松柏一样长寿，子子孙孙也可以世袭应侯之爵位。你想想这样和不辩事情的轻重利弊，重蹈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的灾祸相比，哪样更好些呢？”范雎说：“先生说自己聪明善辩，今天听来果然真是如此，我怎么能不听从你的建议呢。”于是把蔡泽请

到上座，用待贵客的礼节对待他，把他留在自己府中，设宴摆酒款待。第二天，范雎入朝，向秦王奏道：“有一个刚从山东来的人，名叫蔡泽。这个人的才能可以和王伯相比，他精通时势，聪敏机智，完全可以把我们国家的政务托付给他。我认识的人很多，但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就是臣自己也远不如他。臣不敢让有才能的人被埋没起来，所以向您举荐。”秦王把蔡泽召到便殿，问他如何兼并六国的计策。蔡泽不慌不忙地一条一条回答，秦王深感满意，当下就拜蔡泽做客卿。范雎推说自己身体有病，请求辞去丞相职务，秦王不准。范雎就称病不起。于是秦王请蔡泽出任丞相，取代了范雎的职务，同时封他为刚成君，范雎最后老死于应城。

再说燕国自昭王重新复国，在位三十三年，把王位传给惠王。惠王在位七年，又传给武成王。武成王在位十四年，传给孝王。孝王在位三年，传给燕王喜。喜即位后把他的儿子丹立为太子。燕王喜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秦昭襄王五十六年。这一年，赵国平原君赵胜去世，任用廉颇做丞相，封为信平君。燕王喜因为燕赵两国接壤，所以派丞相栗腹前往赵国为平原君吊丧，同时送五百金给赵王做为酒资，希望和赵王作为兄弟相处。栗腹希望赵王能给他丰厚的贿赂，没想到赵王只按一般的礼节接待了他。栗腹心里感到很不高兴。回到燕国，栗腹向燕王报告说：“赵国自长平一战失败后，青壮年的人差不多都死了。他们的遗孤年纪还都很小。现在他们丞相刚刚去世，廉颇又老了，如果出其不意地出兵赵国，就能够把赵国灭掉。”燕王不敢轻信栗腹的话，就把昌国君乐闲召来，询问他有什么想法。乐闲回答说：“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有韩国、魏国，北方连着胡、貉，因为受着四方的威胁，赵国人经常演习武艺，我们不能轻易出兵进攻赵国。”燕王说：“如果我们用三倍于赵国军队的力量去进攻怎么样？”乐闲说：“不行。”燕王说：“如果用五倍的力量呢？”乐闲没作回答。燕王大怒，说：“你是不是因为你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不想去攻打赵国啊？”乐闲说：“大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请求带兵去试一试。”群臣都阿谀奉承燕王说：“天下哪有五个人打不过一个人的道理？”只有大夫将渠独自站出来劝燕王说：“请大王不要单单想到人数的多与少，先要想到这样做是否合乎道理。不久之前您希望与赵国和好，送五百金给赵王，现在使者回来一报告就要起兵进攻赵国，如此不讲信用，不讲义气，出兵一定不会取得成功的。”燕王听不进这些意见。于是派栗腹为大将，乐乘作为辅佐，率兵十万进攻郾城；派庆秦为副将，乐闲作为辅佐，率兵十万进攻代城；燕王亲自带领十万军卒作为中军，在后边接应。燕王刚要乘车出发，将渠用手抓住车前绶带，垂泪说道：“请大王不要亲自前去进攻赵国，这样会让大家感到震惊和不安。”燕王大怒，用脚去踢将渠。将渠又抱住燕王的脚，哭着说：“为臣劝大王留下是一片忠心啊。大王如果不听臣的劝告，燕国的灾祸就要来了。”燕王更加恼怒，喝叫左右把将渠关进狱里，等到凯旋归来的时候再杀他的头。接着三路大军分头进发，一时旌旗蔽野，杀气腾腾，满心希望此去踏平赵国，大大拓展燕国的疆土。

赵王听到燕国兵马快要到了，赶快召集群臣商议抵抗的办法。丞相廉颇奏道：“燕国认为我们刚刚战败不久，又新丧丞相，军中缺少士卒。如果我们让全国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拿起兵器去助战，我们的声威一振，燕国的斗志自然就会消失，加之栗腹是个好大喜功之人，原本没有什么带兵征战的本领和谋略，庆秦更是个无名之辈，乐闲、乐乘因昌国君之事，常常来往于燕国

与赵国之间，不会去为燕国尽心尽力攻打我们，所以燕国的军队很快就会被打败。”于是廉颇推荐雁门李牧，请赵王委以重任。赵王派廉颇为大将，带兵五万到鄯城去迎击栗腹，派李牧作副将，带兵五万到代城迎击庆秦。

却说廉颇的军队到了房子城，知道燕将栗腹正在攻打鄯城，廉颇将军中精壮之士都隐藏在铁山，只用老弱之兵扎好营寨。栗腹探得赵兵都是些老弱之人，非常高兴地说道：“我早就知道赵国的军队不堪一击。”于是便率领燕军加紧攻打鄯城。鄯城人知道自己救兵已到，信心大增，栗腹一连攻打了十五天仍然攻不下来。廉颇率军前来救援，先派出几千疲惫不堪的士卒去挑战。栗腹留下乐乘攻城，自己亲自出阵，双方交手只一个回合，赵兵抵挡不住，大败而逃。栗腹求胜心切，指挥燕军紧追不舍。追了有六七里路，突然伏兵四起，当先一员大将，驱车而来，大叫：“廉颇在此！来将赶快下马投降！”栗腹挥刀相迎。廉颇武艺远在栗腹之上，所带的也都是精壮士卒，一人可抵百人。交战没有几个回合，燕军大败，栗腹也被廉颇活捉。乐乘听说栗腹被擒，正想突围逃走，廉颇派人前来招降，乐乘趁势归顺了赵国，恰好李牧率兵去救援代城也获大胜，斩了庆秦，前来报捷。乐闲带着剩下的燕军退守清凉山。廉颇要乐乘写了一封信送给乐闲，劝乐闲也不要再为燕王效力。乐闲接信也归降了赵国。燕王得知左右两路兵马已经覆没，只得连夜奔回中都。廉颇率军长驱直入，在中都城四周筑起长围，将燕军死死困在城中。燕王无奈，只好派出使节到赵军来讲和。乐闲对廉颇说：“原来鼓动进攻的是栗腹。大夫将渠有先见之明，苦苦难说燕王，但燕王不听，反把将渠关在狱中。如果同意与燕国讲和，一定要燕王答应任命将渠做丞相，并派他到赵国来送赔款。”廉颇采纳了乐闲的意见。燕王没有办法，只好来到狱中召见将渠，把相印交给他，将渠推辞不受，他说：“事情不幸而被为臣言中，我怎么可以趁国家战败之机为自己谋利益呢。”燕王说：“当初我不听你的劝告，自己找来今天的屈辱。现在要达成同赵国的和议，除你而外没人能办到。”将渠听罢，这才接下相印。将渠对燕王说：“乐乘、乐闲虽然投降了赵国，但他们的祖上对燕国是有过大功的，大王应当将他们的妻子孩子送去，使他们不忘燕国对他们的恩德，这样同赵国的和议也可以很快达成。”燕王同意。将渠来到赵军，替燕王向赵国谢罪，并把乐乘、乐闲的家属一同送来。廉颇答应同燕国议和，将栗腹斩首，连同庆秦的尸体一并归还燕国，然后班师还赵。赵王封乐乘为武襄君，乐闲仍和以前一样称作昌国君，委派李牧作代郡太守。当时剧辛正为燕王驻守蓟州。燕王想到剧辛曾经和乐毅共同辅佐过昭王，让剧辛写信劝说乐乘、乐闲回到燕国来。乐乘、乐闲想到当时燕王不听忠言，招致燕国今天大败，于是决定留在了赵国。将渠虽然作了燕国丞相，可那并非出于燕王自己的本意，所以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托病辞去了相职。燕王起用剧辛代替将渠做了燕国丞相。

再说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年近七十，到这年秋天患病去世。太子安国君柱接替王位，这就是孝文王。孝文王即位后，把一位赵国女子策立为王后，立子楚为太子。韩王听说秦王病逝，首先身着丧服前来凭吊，履行作为臣子的礼节。各地诸侯也都派来将相大臣参加葬礼。孝文王在祭丧后的第三天，在宫中设宴遍请所有大臣。宴席散后，孝文王回到宫中突然死去。秦国上下都怀疑客卿吕不韦为使子楚早日登上王位而用重金收买秦王周围的人，将毒药偷偷放入酒中，使孝文王中毒而死，但是由于大家心中都惧怕他，所以并没有人敢发这样的议论。于是吕不韦同群臣一道奉子楚继了秦的王位，

这就是庄襄王。庄襄王即位，把华阳夫人奉为太后，立赵姬为王后，立其子赵政为太子，去掉赵字，单名为政。蔡泽知道庄襄王非常赏识吕不韦，有立他做丞相的意思，就借口身体不适将丞相职位让给吕不韦。这样吕不韦便做了秦国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土地也为他所属。吕不韦羡慕孟尝、信陵、平原、春申诸君的声望，深知自己远不可相比，他也设下馆驿招揽宾客，他网罗来的食客曾有三千人之多。

再说东周君听说秦国接连死了两个国王，国中经常发生事故，就派了一些人到各国去游说，希望联合起来趁机讨伐秦国。吕不韦对庄襄王说：“西周已经灭掉，可是东周还留下那么一些人，自以为是文王、武王的后代，想鼓动各国对付我们，不如将东周也消灭掉，绝了那些周朝人的希望。庄襄王于是用吕不韦为大将，带兵十万进攻东周。结果捉住了东周君，占领了东周所属的巩城等全部七城。这样周朝自武王己酉年受命称王开始，结束于东周君壬子年，其间经历了三十七个国王，共八百七十三年，最后被秦朝所取代，有一首歌唱道：

周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终，  
以上盛周十二主，二百五十二年逢。  
东迁平桓庄釐惠，襄顷匡定简灵继，  
景悼敬元贞定哀，思考威烈安烈序。  
显子慎靓赧王亡，东周廿六凑成双，  
系出啻子后稷弃，太王王季文王昌。  
首尾三十有八主，八百七十年零四，  
卜年卜世数过之，宗社灵长吉无二。

秦王趁灭周后士气正盛，又派蒙骜袭击韩国，占领了成皋、荥阳，设置了三川郡，地界一直到了大梁。秦王说：“我曾经被当做人质扣在赵国，险些被赵王杀掉，这个仇不能不报。”于是再派蒙骜攻打赵国，占领了榆次等三十七城，设置了太原郡。接着向南平定了上党。因为魏国的高都久攻不下，秦王增派王龔带兵五万助战。魏军几遭到失败，如姬对魏王说：“秦国之所以如此接连进攻魏国是在欺负我们，之所以能欺负我们是因为信陵君不在了。信陵君贤德的名声传遍了天下，能得到诸侯的帮助。大王如果能派人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金钱到赵国去将他召回，联合起各国的力量共同抵御秦国的进攻，秦国即使有一百个蒙骜一样的大将，也不敢不把魏国放在眼里。”魏王看看形势正处在危急之中，只得采纳如姬的办法，派遣颜恩作为使者，带着相印和许多金银财物前往赵国，希望能迎接信陵君回魏。魏王在给信陵君的书信中写道：

公子当年不忍看到赵国遭受危难，今天难道忍心看到魏国遭受危难吗？魏国现在十分危急啊。我和全国人都在仰首等待公子归来。希望公子原谅我过去的错误。

信陵君虽然身居赵国，又是经常有人往来于魏赵之间，把消息告诉他。他听到魏王将要派使者来迎接自己回魏国去，心中十分恼怒，说：“魏王当年把我弃给赵国，算来已经十年了，现在只是因为有了危难才想到召我回去，并非是心中想念我。”他在门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有胆敢替魏王作使者的就杀掉。”这样一来他周围的那些人都互相告戒，没有敢劝他回归魏国的。颜恩到赵国半个月，无法见到公子。魏王那里又不断派人来一次次催促。颜恩想请公子周围的那些人去说情，宾客们都说不敢进去通报。颜恩

又想等公子外出时，在半路上和他谈一谈，谁知公子为了回避魏国使者竟连门也不出。颜恩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第一 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话说颜恩想见信陵君又没有办法见到，宾客们也不肯为他通报，正在无可奈何之中。恰好赌徒毛公和卖浆的薛公来拜访公子。颜恩知道二人是信陵君的贵客，就上前迎住，把自己到魏国来的缘由和经过哭着对两人讲了一遍。这二人说：“信陵君府前禁止行车，我们俩个一定劝说他去解救魏国的危难。”颜恩一再称谢，说道：“这样全仰仗两位的帮助了！”毛公、薛公进到府内，见了信陵君，说道：“听说公子的车马将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们二人特地来为你送行。”信陵君说：“哪里有这回事？”毛、薛二人说：“秦兵围困魏国，战争那么激烈，公子难道还不知道？”信陵君说：“听说了，但我离开魏国已经有十年时间，现在早已成了赵国人，怎么能去管魏国的事情呢。”毛、薛二人同声说道：“公子，话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公子所以为赵国所尊重，声名遍传于诸侯，全是因为有魏国啊。说起你能结交天下朋友也是凭借了魏国的力量啊。现在秦兵围攻魏国，一天比一天紧急，而公子却不能体恤故国的危难。如果有一天秦兵攻破大梁，夷平先王的宗庙，你即使不为他的家族着想，难道也不为自己祖先留下的基业着想么？到那时公子又怎么好意思寄居在赵国呢？”没等毛、薛二人说完，信陵君一下站了起来，脸上淌下汗水，对二人说：“先生对我的批评太对了，我差一点成了天下的罪人！”当天就让宾客们赶紧收拾行装，自己入朝去向赵王辞行。赵王舍不得让信陵君离去，扶着他的手臂不禁流下泪来，说道：“我自从失去了平原君，倚仗公子就如同倚靠着坚固的城墙，一旦你离开我，我能靠谁来保护国家呢？”信陵君说：“我是不忍看见先王的宗庙被秦兵夷毁，所以不能不走。如果托您的福，能保住自己的国家，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赵王说：“公子过去用魏国的军队保护了赵国，现在公子去解救自己国家的危难，我怎能不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你呢。”于是把上将军的大印授予了信陵君，并派将军庞煖作公子的副手，点齐十万赵国军队去帮助魏国。信陵君既然统率了赵国军队，先派颜恩回国报信，然后分别派人带着自己的信去各国求援。燕、韩、楚三国都非常敬重信陵君的为人和品德，听说由他来统率军队，三国非常高兴，都派遣了大将带兵来到魏国，听从信陵君的指挥。燕国的大将是将渠，韩国的大将是公孙婴，楚国的大将是景阳，只有齐国不肯发兵。

却说魏王盼救兵不到，正急得不行，忽然颜恩来报告：“信陵君统帅燕、赵、韩、楚四国兵马前来营救魏国。”魏王感到这真如干渴之中得到清泉，大火之时逢降天雨，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马上命令卫庆点齐全国兵马去接应信陵君。这时候蒙骜正在围攻郑州，王龁在围攻华州。信陵君说：“秦国知道是我统帅军队，必然会加紧攻打。我想郑州、华州一在东，一在西，相距五百里，先派些人马把蒙骜的军队拖在郑州，然后率一队人马出其不意地奔袭华州。如果王龁吃了败仗，蒙骜也就很难自保了。”各位大将都同意信陵君的意见。于是信陵君命令卫庆将魏、楚两国军队合兵一处，筑起连垒，用来阻挡蒙骜的进攻。同时到处插上信陵君的旗号，以迷惑敌人。当敌人进攻时只许严密防守，不许出击迎战。信陵君亲自率领十万赵军，还有燕国、韩国的兵马，不分昼夜地去奔袭华州。信陵君把诸将召集到一起商议道：“少华山东边连着太华，西面连着渭河，秦军靠水路运粮，船都停泊在渭水，而少华山上有许多荆杞一类的树木，可以埋伏军队。如果我们派出一支军队到

渭河去截袭秦军的粮船，王龔一定会带着他的全部兵马来救援，我们把军队埋伏在少华山，把秦兵引过来再袭击他们，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随即命令赵国大将庞煖带一支人马去渭河截击秦军粮船，派韩国大将公孙婴、燕将将渠各带一支人马，打着接应庞煖的旗号，在少华山左右等待；信陵君亲带精兵三万埋伏于少华山上。分派完毕，庞煖带着人马首先出发。这时早有秦军的探子跑回向王龔报告：“魏国任信陵君为将，派兵直接朝着渭河方向去了。”王龔听罢大吃一惊说：“信陵君非常善于用兵，今天他来救华州，不来进攻我们却去渭河截我的粮船，他是想断了我的根本啊，我必须亲自去解救。”于是王龔传令留下一半军队继续围攻华州，另一半都跟随他前去渭河救粮船。王龔领兵快要走到少华山的时候，山中忽然冲出一支人马，打着“燕国丞相将渠”的旗号。王龔传令列成阵势，自己冲上前去与将渠交锋。两人战了没有几个回合，又有一队人马冲来，打着“韩国大将公孙婴”的旗号。王龔急忙分兵迎敌。这时有军士来报告：“我们在渭河的粮船被赵国大将庞煖劫走了。”王龔说道：“既然粮草已被劫走，我们只好先尽力拼杀，如果能杀退燕国、赵国这两支军队，我们再想办法。”于是三国军队混战在一起，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信陵君估计这时秦军已经疲惫不堪了，便指挥埋伏在少华山下的人马一齐冲了出来。信陵君大声喊道：“信陵君领兵在此，秦国军兵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消灭你们！”王龔虽然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但是他没有三头六臂，打了这么久，身体怎么能支持得住。况且秦兵久闻信陵君英勇善战的大名，到了这个时候早吓得胆战心惊，自己性命第一，谁还去冒死拼杀。都向四面奔逃。王龔大败，损失了五万多人马，粮船全被劫走，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向南路逃走，进临潼去了。信陵君率领得胜之军，仍然分作三路，来救邲州。

却说蒙骃探听到信陵君带领精兵强将去了华州，于是赶快留些老弱军士看守营盘，虚插些“大将蒙”的旗号，与魏、楚两国军队相持在这里，自己带上所有精锐军队星夜兼程地向华州赶来，希望能与王龔汇合到一起。他哪里知道信陵君已经大败王龔，王龔也已逃走。两支军队在华阴界上相遇。信陵君冒着飞石箭雨冲在前面，左有公孙婴，右有将渠。双方一场大战，秦兵死伤一万多人，只好鸣金收兵，扎下营寨，整顿军马，准备与信陵君拼死决战。蒙骃离开邲州后，魏将卫庆、楚将景阳探知蒙骃已经率兵离开，立刻进攻秦营，杀散秦军的老弱兵士，解了邲州之围。然后二将带了人马也向华阴杀来。正好遇到蒙骃列好阵势准备和信陵君决战，没想到二将从身后杀来。蒙骃虽然英勇，又怎么能抵挡住五路兵马。腹背受敌，蒙骃又败了一阵，急急忙忙向西退走。信陵君率领各路军马一直追到函谷关下。五路军马扎下五个大营，每天耀武扬威地在关前挑战，一直对峙了一个多月。秦兵紧闭城门，不敢出来交战。这时信陵君才决定班师回朝。各国的兵马也都撤回了自己的国家。后来研究历史的官员们谈论这一段历史，都认为是信陵君的功劳，实际上要归功于毛公和薛公。有一首诗说：

兵马临城孰解围？合纵全仗信陵归。

当时劝驾谁人力？却是埋名两布衣。

魏国安釐王听到信陵君大败秦军凯旋归来，非常高兴，出城三十里去迎接。兄弟相别十年，今天又见面了，真是悲喜交集，于是二人并驾回朝。战争胜利，论功行赏，信陵君被尊奉为上相，又把五个城作为他的领地。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由信陵君来决定。接着又赦免了朱亥擅自杀害晋鄙的罪名，

重新任命为偏将。这时信陵君的威名已经震动了天下，各国都拿出许多钱来，希望能学到信陵君用兵的方法。信陵君把宾客们平日根据他讲授的兵法写成的文章重新编纂概括，写成了二十一篇，另有七卷布阵的图表，集在一起，叫做《魏公子兵法》。

却说蒙骜和王齮带着败兵合在一起，退回秦国。他们向秦庄襄王奏道：“魏国的信陵君联合了五国的兵马，兵多将广，所以我们没能战胜他。这次出征，损失了许多兵将，我们是罪该万死。”秦王说：“你们曾经多次立过战功，为国家开拓了疆土。今天的失败只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太少的缘故，并不是你们的错误。”刚成君蔡泽启奏说：“这次几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都是因为有了信陵君的缘故。现在请大王派一个使节到魏国去，表示希望与魏国重新友好相处，并请信陵君到秦国来，大家见一见面。等他进了我们的国界，马上抓起来杀掉，永绝后患，这样做不是一个好办法吗？”秦王同意采用蔡泽的计谋，派人前去魏国表示友好，并邀请信陵君到秦国来。冯驩说：“孟尝君、平原君都曾经被秦国扣押过，只是有幸逃脱。今天信陵君一定不要重蹈他们的后辙。”信陵君也不想去秦国，于是他们把想法告诉了魏王，改派朱亥作为使者，带着一对璧去秦国答谢。秦王见信陵君不来，谋害他的计谋不能实现，心中十分恼怒。蒙骜悄悄地向秦王献计说：“这次来的魏国使者朱亥，就是用锤将晋鄙打死的那个人。这个人就是魏国的一员猛将，如果能把他留在秦国，为秦国效力就太好了，”秦王答应了，想封朱亥官职，朱亥坚决不接受。秦王更加恼怒，命令左右把朱亥放到老虎圈去，周围都是斑斓猛虎，见到人来就要扑倒吃掉。朱亥站在老虎中间大喊一声：“哪个畜生敢过来！”只见朱亥怒睁双眼，如同两盏血染的小灯，眼角都已开裂，血溅到了老虎身上。再看那几只猛虎吓得趴在那里，四腿发抖，好长时间连动也不敢动。秦王手下的人只好又把朱亥放了出来。秦王叹息说：“乌获、任鄙也比不上他呀！如果让他回到魏国，那好像是给信陵君添上了翅膀。”于是就逼迫朱亥投降秦国，但是朱亥就是不答应。秦王又把他扣押在驿舍中，不给他水喝，不给他饭吃。朱亥说：“我受信陵君的信任，应当以死来报答他对我的恩德。”说罢用头去撞屋中柱子，可是柱子断了头却没破。他又把手伸进自己的咽喉，气绝身死，真是一个忠义之士！

秦王杀掉了朱亥，又把群臣召来商议。秦王说：“朱亥虽然死了，信陵君仍然受到魏王的信用。我想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互不信任，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计策？”刚成君蔡泽说：“过去信陵君偷用虎符援救赵国，得罪了魏王，魏王把他抛弃在赵国，不许他回魏国相见。后来因为秦国军队围攻魏国，才不得已把他召了回来。信陵君虽然联合四国，立下大功，但功高他就有震主的嫌疑，魏王难道会对信陵君那么放心么？信陵君用锤杀死晋鄙，晋鄙死了，他的那些亲属朋友一定会对信陵君深怀仇恨。大王如果能多拿出一些金钱来，派些奸细去魏国寻访晋鄙的那一帮人，多给些钱财，让他们去散布流言，说：‘各国都害怕信陵君，想把他捧为魏王，信陵君不久就要篡夺魏王的权力了。’这样魏王一定会疏远信陵君，削弱他的权力。信陵君不被魏王信任了，天下诸侯之间的联合也就解体了。到那时我们再用武力去征讨他们，秦国夺取胜利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秦王说：“你的计策非常好！可是魏国刚刚打败了我们，魏国太子增还在我们这里做人质，我想把他抓起来杀掉，以解我心中的仇恨，你看可以吗？”蔡泽说：“杀掉一个太子，他们会再立一个太子，这样对魏国有什么损害呢？不如借用太子增来制造魏国君臣之间

的矛盾。”秦王恍然大悟，从此对待太子增比以往更好。秦王一面派奸细带重金去魏国，按照蔡泽的计谋行事；一面让他的手下人都来和太子增交往，借机会悄悄对太子增说：“信陵君在外边十年，结交了不少国家君主，这些国家的君臣将相没有不敬畏他的。现在他做了魏国大将，各国的兵马都归属他管辖了。这样天下的人只知道魏国有个信陵君，而不知道还有个魏王了。即使我们秦国，也害怕他的威风，想把他拥立为魏王，与他联合起来。信陵君如果做了魏王，必定要求秦国杀掉太子，好断绝人民对魏王的怀念。即使信陵君不要求秦国杀掉太子，你也只能最后老死在秦国，没办法啊。”太子增哭着问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这种结局，这些人对他说：“秦国现在正想和魏国通和，太子何必不给魏王写一封信，让魏王请你回国呢？”太子增说：“即使魏王请我回去，秦国又怎么会肯把我放走呢？”这些人说：“秦王想把信陵君捧为魏王，并不是我们本来的愿望，只是因为害怕他。如果太子愿意让魏国服从秦国，这才是秦国的愿望。你能这样做还愁秦王不放你回去吗？”太子增于是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讲了各国都尊崇信陵君，秦国也准备拥立信陵君为魏王等等事情，然后讲了自己请求回国的想法。太子增把信交给这些秦王手下的人，托他们秘密地送给魏王。于是秦王也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魏王，假说朱亥生病而死，把灵柩送回魏国；一封写给信陵君，吹捧他恭贺他，同时送给他金币财物。

却说魏王因为听了晋鄙亲属和朋友们散布的谎言，心中对信陵君已经有所疑忌。等到秦国使者带来秦王国书，表示希望两国停止战争重建友谊，仔细看过，信中都是敬慕信陵君的言辞，接着又看到了太子增写来的秘信，心中更加疑忌信陵君。秦国使者把秦王写给信陵君的信和金币送到他家中，却故意把秦王在信中说的话泄露出来让魏王知道。

却说信陵君听说秦王派人来讲和，对他周围的人说：“秦国并没有遇到战争一类的事情，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这里面肯定是秦国使的计策。”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家人就来禀报秦国使者来了，说有秦王写给信陵君的书信和送给他的金币。信陵君说：“做为臣子只讲忠义，不论私交。秦王的书信和金币我是不能接受的。”使者再三表示秦王的敬慕之意，信陵君也再三地推辞。恰好魏王派来一人，要把秦王写的信拿走看一看。信陵君说：“魏王既然知道秦王有书信给我，如果对他说明我没有接受，他一定不会相信的。”于是他命人套好车辆，把秦王的书信和送来的金币原封不动地给魏王送去。信陵君对魏王说：“对秦王的书信和金币我已经再三推辞，也没有打开。现在大王要看，只好收下给您送来，请大王决定怎样处理，”魏王说：“信中一定讲了一些事情，不打开就弄不明白。”于是就把信打开来看，信中大致是这样写的：

公子的威名早已传遍天下，各国君主没有不仰慕公子的，用不了多少时日公子就会正正当地成为各国的领袖，但不知魏王什么时候能把王位让给你？我正盼望着这一天。信写得很直率，提前向你表示祝贺，请公子不要责怪。

魏王看过，把信递给信陵君看。信陵君对魏王说：“秦国人是很狡猾的，写这封信是为了在我们君臣之间造成不信任。我之所以不敢接受书信和礼物，正是考虑到不知其中写了些什么，恐怕落入秦王设的圈套。”魏王说：“公子既然没有夺取王位的意思，那么请当着我的面给秦王写一封信答复他。”魏王命令从人取来纸笔交给信陵君。信陵君大致是这样写的：

我受到我们君主的恩德太多了，即使以死也难以报答。身为一国之君，不能教做臣子的去谋篡王位。谢谢你送来礼物，但我誓死不能接受。写罢，把信交给秦国使者，和金币一块儿带回秦国。魏王也派人向秦王表示感谢，并说：“魏王年纪大了，想请太子增回国。”秦王答应了。太子增回到魏国后，又讲了许多信陵君不可信任重用的话。信陵君虽然自己心中无愧，但想到魏王对自己的猜忌并没有消失，于是就借口身体有病不再入朝，把将印、相印、兵符等都交还给魏王，从此每天只是和周围的人彻夜饮酒，或是沉溺于女色。史官们曾写过一首诗，说道：

侠气凌今古，威名动鬼神；  
一身全赵魏，百战却嬴秦。  
镇国同坚固，危词似吠狺；  
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春。

再说秦昭襄王在位三年，忽然身体得病。丞相吕不韦进宫去看望秦王，借这机会写了一封信，悄悄地让侍从交给王后。信中追述了他和王后之间过去的暧昧关系。王后旧情不断，便常常把吕不韦召进内宫，和他私通。吕不韦趁秦王有病，送给秦王一些药品，秦王吃过后，不出一个月便死了。吕不韦扶持让太子政接替了王位，这时太子政才十三岁。太子政即位后，尊封庄襄后为太后，封他的舅舅成峤为长安君，国中大事都由吕不韦决定，把吕不韦和太公相比，封号为尚父。吕不韦父亲去世，各国的君侯宾客都来吊唁，来人之多好像是逢到集市一样，车马把路都堵住了，甚至比秦王的葬礼仪式还要盛大。真是“权倾中外，威镇诸侯”。

秦王政元年，吕不韦得知信陵君已经不再掌权了，便再次提议向各国发动进攻。他派大将蒙骜和张唐进攻赵国，占领了晋阳。秦王政三年又派蒙骜和王齮进攻韩国，韩国派公孙婴率兵抵抗。王齮说：“我第一次被赵国打败，第二次被魏国打败，都被秦王赦免了死罪，这次我一定以死来报答秦王。”于是带领自己私家兵卒一千人，直接攻打韩军营寨，结果在混战中被杀死。蒙骜趁韩军还在混乱之中，指挥秦军进攻，打败了韩国军队，杀死了公孙婴，占领了韩国十二座城，得胜而归。自从信陵君被削夺了权力，赵国与魏国之间友好的关系也结束了。赵国孝成王派廉颇进攻魏国，包围了繁阳，还没等攻打下来孝成王就死了。太子偃继位，就是悼襄王。这时廉颇已经攻克了繁阳，正在乘胜前进。大夫郭开是个谄佞之徒，被廉颇所厌恶，廉颇在宴会上常当面斥责他。郭开对廉颇怀恨在心，就在悼襄王面前讲廉颇的坏话说：“廉颇已经老了，不能胜任大王交给他的任务，派他去进攻魏国，时间这么久了却没取得什么战果。”悼襄王听信了郭开的话，派武襄君乐乘去取代廉颇。廉颇听说后大怒说：“我自从辅佐惠文王，作将军已经四十多年了，从没受到过挫折、失败。乐乘是什么人，他凭什么来取代我？”一怒之下，廉颇点起军卒就来追杀乐乘。乐乘非常害怕，连忙逃回国去。廉颇赶走了乐乘就降了魏国。魏王虽然把廉颇尊封为客将，心中却不信任他，也不委以重任。于是廉颇就到大梁住了下来。

秦王政四年的十月份，一群蝗虫从东边飞来，遮天蔽日，地里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疫病也流行起来。吕不韦与手下人商议，命令百姓交纳粮食，凡交纳千石者，可以封给一级爵位，这在后世变成了一种惯例。这一年魏国的信陵君因为沉溺于酒色而得病死去。冯驩也因为过分悲哀，大哭而死。

信陵君的宾客自杀从死的竟有百余人。从这里足可以看出信陵君是多么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拥戴啊。第二年，魏国安釐王也死去了，太子增继位，称景湣王。秦国得知魏国君王刚死，信陵君也死了，为报当年被魏国大败之仇，派大将蒙骜再次进攻魏国，占领了酸枣等二十座城，设置了东南郡。没过多久又占领了朝歌，攻下了濮阳。魏王的女婿卫元君向东逃到了野王，躲进山中。景湣王长叹道：“如果信陵君还在，一定不会让秦兵这样横冲直撞、为所欲为。”景湣王派出使者到赵国去，希望与赵国和好。赵国的悼襄王也担心秦国到处侵扰，没有止境，正要派人去联络诸国，重新实现信陵君、平原君的那种联合。忽然有人来报告：“燕国派遣剧辛做大将，领兵十万来侵犯我们北边的疆界。”剧辛原来是赵国人，在赵国的时候曾经和庞煖有过交往。后来庞煖在赵国做了官，剧辛投奔了燕昭王，被任命为蓟州太守。后来燕王喜被赵将廉颇围困在都城，全靠将渠讲和才使赵国罢兵，燕王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将渠做了燕国的丞相，是出于赵国的命令，并非是燕王的本意。虽然将渠在帮助信陵君战胜秦国上有功劳，但君臣之间并不十分信任。将渠做了一年多丞相，就以有病作理由把相印交还了燕王。燕王就把剧辛召到蓟州，任命他做丞相，一起商量报复赵国的事，只是因为惧怕廉颇才一直没有动手。现在廉颇到了魏国，庞煖做了大将，剧辛很看不起他，便迎合燕王的意思说：“庞煖是个无能的人，他远不能和廉颇相比。况且秦兵占领了晋阳，赵国已兵败无力，趁这机会去进攻，一定能洗雪栗腹被廉颇生擒的耻辱。”燕王大喜说：“我正有这个意思，你能为我带兵进攻赵国吗？”剧辛说：“我对赵国地形很熟悉，如果能得到您的信任，我一定活捉庞煖，把他献到大王面前。”于是燕王就派剧辛率兵十万去进攻赵国。赵王听到燕国进攻的报告，马上把庞煖找来商议对策。庞煖说：“剧辛自认为是一员老将，必定会轻敌。现在李牧正在代郡驻守可以命令他率领人马向南进发，从庆都一路过来，切断燕军的后路，我带一支军队去正面迎击敌人。这样让他们腹背受敌，就可以活捉剧辛了。”赵王按庞煖的计策行动。

却说剧辛渡过易水，取路中山一直向常山杀来，声势十分浩大。庞煖把军队驻扎在东垣，挖深沟，筑起高垒，等待燕军到来。剧辛说：“我们是深入敌国作战，如果他们躲进城中不出来交战，那么我们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他问手下诸将：“谁敢出去挑战？”栗腹之子栗元为了给父亲报仇，愿意首先去赵军营中挑战。剧辛说：“还需要一个人前去帮他才行。”末将武阳靖请求和栗元一起去。剧辛拨给他们一万名精兵。庞煖要乐乘、乐闲在左右列阵等待，亲自带兵迎敌。两军交锋，打了大约二十个回合，突然一声炮响，乐乘、乐闲从两翼同时冲杀过来，用强弓劲弩朝燕军乱射。武阳靖中箭而死，栗元抵挡不住，掉转车头就逃。庞煖在后面紧紧追杀，一万燕兵，死伤三千多人。剧辛大怒，亲率大军前来接应。庞煖已经回到城中去了。剧辛企图冲进城垒没有成功，于是派人送去战书，约定第二天和庞煖在阵前单独较量。庞煖答应了。两军各自做好准备。第二天，两军摆好阵势，吩咐：“不许施放冷箭！”庞煖先乘战车立在阵前，喊道：“请剧将军出来相会！”剧辛也是单独乘战车出来。庞煖在车中向剧辛欠身施礼，说：“看到将军身体健康我很高兴。”剧辛说：“想起当年和你分别离开赵国，到今天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我已经老了，你也老了。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真快啊！”庞煖说：“将军曾经认为燕昭王礼贤下士，所以离开赵国到燕国去，当时许多豪杰都跟随着你，真好像云追着龙，风追着虎，可是现在，野

草已经长没了金台，无终墓上的树木环绕，苏代、邹衍相继去世，昌国君也归降了赵国。燕国的运气如何，从这些就可以看到了。老将军年纪已过六十岁，孤单地生活在一个已经衰落的国家，还在贪恋兵权，拿着凶器去做危害别人的事，您想要怎么样呢？”剧辛说：“我受到三世燕王的恩德，纵然粉身碎骨也难报答。趁我还活着，想为国家洗雪栗腹的耻辱。”庞煖说：“栗腹无缘无故进攻赵国的鄙邑，是自找失败，自取灭亡。那场战争是燕国来侵犯赵国，而不是赵国去侵犯燕国。”两个人在阵前反反复复地辩论。庞煖忽然大喊道：“谁能取来剧辛头颅，赏三百金！”剧辛说：“你何必那么轻视我，我难道不能取你的头吗？”庞煖说：“我们都身负君王的命令，还是各尽其力来较量吧。”剧辛大怒，把令旗一摆，栗元就冲杀出来。这边乐乘、乐闲两部战车也冲过来迎成。剧辛指挥大队人马一齐冲杀，庞煖也用大队人马应战。两军一场混杀，燕军受的损失要比赵军多。天色已晚，两支军队只好鸣金收兵。剧辛回到营中闷闷不乐，想要撤兵回国，怎奈已在燕王面前夸下海口；如果不撤兵又难以取胜。正在踌躇之间，忽然守营的军士来报告：“赵国派人送来书信，现在正在辕门外，我们不敢擅自把信送来。”剧辛派人取回书信，这封信外边封缄了好几层，粘得很牢固。打开信来看，上面写着：

代州太守李牧带领军队正在袭击督亢，切断你的后路，你应当尽快撤兵回去，不然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过去交情很深，所以我不能不劝告你。

剧辛说：“庞煖想动摇我们军心啊！即使李牧的兵到了，我又害怕什么！”他命令把信交还给使者，相约第二天决一死战。赵国使者走了，栗元对剧辛说：“庞煖的话不能不信。万一李牧带兵袭击我们背后，腹背受敌，怎么办呢？”剧辛笑着说：“我也想到这些，我刚才之所以那么说是为了稳住军心。你现在秘密传达军令，要虚设营寨，连夜撤兵，我亲自断后挡住追击的赵军。”谁知庞煖探听到燕军虚设营寨，同乐乘、乐闲分三路追来，剧辛边战边退。走到龙泉河，军卒来报告：“前面有很多旌旗，塞满了道路，听说是代郡的兵马。”剧辛大吃一惊说：“庞煖果真没有骗我！”于是不敢再往北走，改往东行，想要夺取阜城，然后奔向辽阳。庞煖的追兵赶到，在胡卢河一场大战，剧辛战败了，他长叹说：“被赵国俘虏我还有什么脸面呢？”说罢自刎而死。这一年是燕王喜十三年，秦王政五年。有一首诗叹剧辛：

金台应聘气昂昂，共翼昭王复旧疆：

昌国功名今在否？独将白首送沙场。

栗元被乐闲活捉斩首。燕军死伤二万余人，其余的都四散逃走或者投降了，赵国大胜。庞煖和李牧一道前进，占领了武遂、方城等地方。燕王亲自到将渠门前，央求他作为使节到赵军去认罪求和。庞煖看着将渠的情面，答应撤兵，凯旋而归。李牧仍然回代郡驻守。赵悼襄王到城外去迎接庞煖，慰劳他说：“将军这样英勇，真好像廉颇仍然在赵国啊！”庞煖说：“燕国已经认罪臣服了，应当趁这机会联合各国，齐心合力去对付秦国，这样才能保证将来不生灾祸。”

## 第一 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话说庞煖想趁打败燕国的时机，联合各国对付秦国。除了齐国追随秦国以外，韩、魏、楚、燕都派了精锐部队，多者四五万，少的也有二万，共同推举春申君黄歇作为上将。黄歇把各位将军召集到一起商议，说：“讨伐秦国的兵马每次出师都走函谷关，秦国人在这里防守非常严密，所以都没有成功，而且我们将士知道攻打关口的困难，都有怯战的心理。如果我们取道蒲坂，从华州向西，直接奔袭渭南，近逼潼关，也正如兵法所说，是‘出其不意’。”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兵分五路，都从蒲关而过，沿骊山一路进发，直接攻打渭南。攻城没有成功，便将渭南包围起来。秦丞相吕不韦派将军蒙骜、王翦、桓、李信、内史腾，各带五万人马去分别迎战五国。吕不韦亲自担任大将，带着他的军队在离潼关五十里的地方扎下五座营寨，排列成星状。王翦对吕不韦说：“用五国的全部兵力围攻一座城而占领不了，可见他们的无能了。三晋离秦国很近，而且已经习惯与秦军作战，而楚国在南方，各国军队中只有楚军走的路最远，而且自张仪死后，三十年与秦国没有打过仗。如果能从我们五营军马中挑选一些精兵强将，合力进攻楚国，楚国一定支持不住。打败了楚国这支军队，其他四支军队就会望风而逃。”吕不韦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命令各营寨照常设置高垒，通插旌旗，但暗地里每营挑出一万名精兵，约定听到四更鼓响，一齐出发袭击楚军营寨。恰好李信因为督粮牙将甘回押运粮草迟缓，想将他斩首。许多将官为甘回告求赦免，李信命令改为用鞭抽打脊背一百下。甘回因而嫉恨李信，连夜投奔楚军，将王翦的偷袭计划告诉了春申君。春申君听说大吃一惊，想去各军营通报，又怕延误了时间，于是立刻传令拔寨撤退，连夜奔驰五十里才敢慢慢而行。等到秦军冲到楚营，楚国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王翦说：“楚军事先撤退，一定是有人泄露了我们的秘密。这个计策没有实现，但我们既然出兵了，就不能空手而回。”于是改道袭击赵军营寨。赵军营寨防守很坚固，攻打许久没有成功。庞煖持剑站在营门前，喝令谁敢擅自行动马上斩首。秦兵乱了一夜，天亮了，燕、韩、魏军都来救援。蒙骜才收兵回营。庞煖看到楚军没有来，便派人去打探，知道楚军已经撤走了。庞煖叹气说：“联合抗秦的事情，看来以后是办不到了。”各国将领都要求回国，于是韩国和魏国的军队先撤回本国了。庞煖对齐国追随秦国非常气愤，强迫燕军和赵国军队一同去征讨齐国，占领了饶安城以后才各自班师。

再说春申君退回郢城，其他四国都派使者来问：“楚国是这次联合进攻秦国的首领，怎么不通知我们几个国家的人，自己就先撤回来了呢？请把其中的原因告诉我们。”考烈王责问春申君，让他回答。春申君黄歇感到又惭愧又害怕，无地自容。当时有个叫朱英的魏国人，在春申君那里做门客，知道楚国畏惧秦国，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过去是个强国，到了你这一代人变得软弱起来。我不这样看。前几代君王在世时，秦国离楚国很远，西面隔着巴蜀，南面隔着两周，而且韩国、魏国又虎视眈眈地在他的后面，所以三十年中没有被秦国侵扰的忧患。这并不说明楚国的强大，而是当时整个大形势造成的。现在两周已被秦国吞并，而秦国刚刚与魏国结下仇怨，魏国早晚也会被秦国灭亡。这样，以陈、许做为通道，秦国与楚国之间的斗争今天才是个开始，君王对你的责怨以后还会有的。你何必不去劝君王把国

都向东迁到寿春，那里离秦国较远，可以凭借长江、淮河的险阻来保护自己，可以稍微安全些。”黄歇同意他的想法，把这些话讲给了考烈王，决定选择一个吉日把国都迁到寿春去。说起来楚国的国都最早在郢城，以后迁到都城，又迁到陈城，现在又迁到寿春，来回迁了四个地方。史臣们写过一首诗说：

周为东迁王气歇，楚因屡徙霸图空。

从来避敌为延敌，莫把迁岐托古公。

再说考烈王在位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儿子。黄歇到处去寻找能生育的女子送给楚王，但都没能怀孕。有个叫李园的赵国人也客居在春申君那里做舍人。李园有个妹妹叫作李嫣，很有姿色，李园想把她进送给楚王，可是又耽心日后因为没给楚王生育而失宠，心中暗想：“必须把妹妹先献给春申君，等她怀了孕再送给楚王。如果将来有幸能生个儿子，将来立为君王，就是我的外甥。”他又想到：“我如果自己去把妹妹献给春申君，就会失了尊严，还应当用个小计策，要春申君自己来求我。”于是向春申君请了五天假回家，故意不按时间回来，到第十天才回到春申君这里。黄歇问他为什么回来迟了，李园说：“我有一个妹妹，名叫李嫣，长得非常漂亮。齐王听说了，派人来求婚。我和那个使者一起喝了几天酒，所以回来迟了。”黄歇想：“这个女子的美貌连齐国都知道了，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他问道：“已经受聘了吗？”李园说：“正在商议，还没有聘定。”黄歇说：“能让我见一次吗？”李园说：“我在您的手下，我的妹妹也就如同您的侍妾婢女一样，怎么不可以呢。”回去后李园把妹妹好好打扮了一下，送到春申君府上。春申君一见非常高兴，当即赐给李园白璧两双，黄金三百镒，把李嫣留下来陪他。不到三个月，李嫣就怀了孕。李园悄悄地对妹妹说：“做妾和做夫人哪个更尊贵？”李嫣笑着说：“妾怎么能和夫人相比？”李园又问：“那么夫人和王后哪个更尊贵？”李嫣又笑着说：“王后是最尊贵的了。”李园说：“你在春申君府中，不过是受宠爱的侍妾罢了。现在楚王没有儿子，你又怀了孕，如果让你去侍奉楚王，若能生个儿子以后就可以立为楚王，你便是太后，这难道不比做妾好吗？”于是李园教给妹妹一些话，要他在枕席之间如此这般地讲给春申君。李嫣都记住了。夜间躺在床上，李嫣对黄歇说：“楚王非常倚重你，对你比对亲兄弟还要好。现在你在楚国做了二十年丞相了，而楚王没有儿子，他死后只好改立他的兄弟为王。他的兄弟与你之间并不亲近信任，必定会任用自己更信任的人，你还能长期受尊宠吗？”黄歇听着没作回答。李嫣又说：“我担心的还不止这些。你很受楚王倚重，时间久了，得罪他兄弟的地方会有不少。等他的兄弟做了国王，灾祸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大概这就不仅是保不住江东楚王封地的问题了吧？”黄歇一听楞住了，说：“你讲得对，我没想到这些。现在应该怎么办？”李嫣说：“我有一个计策，不仅可以免除灾祸，而且还会带来许多好处。不过那样做我心中会有愧疚，自己不好讲出来，也怕你不愿意听我讲的话。所以不敢对你说。”黄歇说：“你在为我想办法，我为什么不听你话？”李嫣说：“最近我自己觉得已经怀了孕，别人还不知道。幸好我侍奉你的时间还不长，如果凭借楚王对你的信任和倚重，你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一定会要我去侍奉他。靠天保佑让我生一个男孩，孩子就成了楚王的亲生之子，将来继承了王位，也就是你的儿子做了国王。这样楚国就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比担忧那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的灾祸、罪名相比怎么样？”黄歇好像大梦初觉，大醉初醒，高兴地说：“有人说‘天下聪明的女人可以胜过男子’，你就是聪明的女人。”

第二天，黄歇就找李园来，把昨夜说的话告诉他。先悄悄地让李嫣从府中搬出，另找一个地方住下，然后黄歇进宫，向楚王说：“臣听说李园的妹妹李嫣非常美丽，给她相面的人都说她能够生育，而且命主富贵。齐王刚刚派人来想求亲，大王能不能先去求亲。”楚王听罢当即派内侍去宣召李嫣进宫。李嫣很善于做出媚人的姿态，很快得到了楚王的专宠。到了产期，李嫣双生二子，大的起名叫捍，小的起名叫犹。楚王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马上策立李嫣为王后，长子捍为太子，李园为国舅，所受到的信任和尊敬和春申君一样。李园为人很狡诈，表面上他恭谨地奉承着春申君，内心中却在忌恨。到了考烈王二十五年，国王生病久治不愈，李园想到他妹妹怀孕的事只有春申君知道，以后太子做了国王，不好和他相处，不如把春申君杀掉灭口。于是李园派人到处寻访勇猛有力的人，收罗在自己门下，厚赠衣食，让这些人忠于自己。朱英听说后产生了怀疑：“李园收罗这么多专喜欢拼死的武士，肯定与春申君有关。”朱英来到相府，对春申君说：“你知道吗，天下有无妄之福，无妄之祸，又有无妄之人。”黄歇说：“什么叫无妄之福？”朱英说：“你在楚国做丞相二十多年了，名义上是丞相，实际上和楚王一样有权力。现在楚王久病不愈，一旦去世，太子继承王位，你去辅佐小国王，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国王年岁大一些，就反夺他的权力。如果天愿和人愿相同，你就真的可以成为楚王。这就叫无妄之福。”黄歇说：“什么叫无妄之祸呢？”朱英说：“李园是国王的舅舅，但你的权位比他大。所以他外表虽然恭敬顺从，实际上却不会甘心，想偷盗同一样东西的人会相互嫉妒，这是事情本身所决定了的。听说他很长时间以来就在收罗那些不怕死的武士，做什么用呢？楚王一死，李园一定会首先去争权，而且把你杀掉灭口。这就是无妄之祸。”黄歇说：“什么又叫无妄之人呢？”朱英说：“李园因为有个做王后的妹妹，王宫中有什么消息他随时都可以知道，而你住的地方却在城外，有什么行动你总会落在后面。如果能让我作为大夫，命令我去伴随楚王，我可以带领几个人在那里。楚王去世，李园必先入宫，我可以为你把他杀掉。这就是无妄之人。”黄歇撩起胡须大笑说：“李园是个文弱的人，而且对我一向很恭谨，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朱英说：“现在你不听我的劝告，后悔就晚了。”黄歇说：“请你走吧，让我了解一下。如果有用到你的地方再去请你。”朱英回来等了三天，不见春申君有动静，知道他的话白说了，长叹一声说：“如果我不离开这里，大祸就会来了！我还是效仿鸱夷子皮隐居起来吧。”于是不辞而别。朱英向东到了吴下，自此隐居于五湖之间，曾经有一首诗写道：

红颜带子入王宫，盗国奸谋理不容。

天启春申无妄祸，朱英焉得令郎中？

朱英走后十七天，考烈王死了。李园早已和宫中的侍卫讲好，只要听到国王那里有什么事情，首先要向他报告。他听说国王死了，马上赶进宫中，吩咐先不要发表，接着李园把平日收罗来的那些武士带进宫中，都埋伏在棘门之内。一直到太阳落山后，才派人去通知黄歇。黄歇听说国王去逝大吃一惊，也顾不得和身边的人商量一下，立刻驾车进宫。黄歇刚刚进了棘门，两边埋伏的武士突然冲出来，口里喊着：“秦国王后密令，春申君企图谋反立即斩首。”春申君知道发生事变，急忙掉转头，可是太晚了。他手下的人都被武士们杀散，自己的头也被砍了下来，抛到城外。杀了春申君，李园紧闭城门，为楚王发丧，拥立太子捍为国王，这就是楚幽王，当时太子捍才六

岁。李园把自己封为丞相，独揽楚国朝政大权，李嫣则被奉为王太后，同时传令灭绝春申君亲族，收回分封给春申君的土地。自从李园当政，春申君手下的人都逃走了，各位公子也都为疏远李园不再在朝中做事。整个楚国靠着一个幼小的国王和一个守寡的太后，朝政越发紊乱，国力日渐衰弱，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再说吕不韦对五国伐秦愤恨不已，一直思谋着进行报复。他说：“带头谋划进攻秦国的是赵国的庞煖。”于是他派蒙骜和张唐率领五万秦兵去进攻赵国。三天后又派长安君成峤和樊於期带五万军卒前去接应。吕不韦周围的人说：“长安君年纪还小，恐怕不适宜担任大将。”吕不韦笑着说：“为什么这样做你们是不懂得的啊。”

蒙骜的先头部队出了函谷关，经过上党，直接逼向庆都，在都山扎下营寨。长安君的军队驻扎在屯留，准备支援蒙骜。赵国派遣丞相庞煖为大将，扈辄为副将率十万兵卒迎敌，赵王授命庞煖根据战场变化，见机行事。庞煖说：“庆都北面只有尧山最高，登上尧山可以俯望都山，应当先占据尧山。”他派副将扈辄带二万士兵先走，到了尧山下，才知道山上已有万余秦兵驻守在这里。扈辄冲上山去，杀散秦兵，然后在山上扎下营寨。蒙骜知道尧山失守，赶忙派张唐带着二万秦军来和赵军争夺这个山头。这时庞煖的大军已经赶到，两军在山下列成阵势，大战一场。扈辄站在山头手执红旗作为信号，张唐往东，旗就向东指，张唐向西，旗就向西指，赵军以红旗为指向，把张唐团团围住。张唐使出全身力量，左冲右突，怎么也不能冲出重围。恰好蒙骜率援军赶到，才把张唐接应出来，一同回到都山大营。庆都看见本国援兵已到，防守更加严密。蒙骜见久攻而不能取胜，赶忙派张唐去屯留，催促后队援兵尽快出发。

却说长安君成峤，年方十七岁，自己不懂用兵作战的事，请樊於期来商议。樊於期对吕不韦纳妾盗国的事非常痛恨和厌恶，他请长安君让左右侍从退下，把吕不韦的所做所为详细地讲给了长安君。他说：“我们现在的国王并非是先王的骨肉，只有你才是先王的儿子。吕不韦今天把兵权交给你，并非好意，而是担心万一把真情泄露出来，你会让现在的国王为难。所以表面上是信任你，重用你，实际上是为把你支派到外边，远离朝廷。吕不韦出入禁宫，与王太后淫乱而无人敢管，他们夫妻父子聚在一块儿，所担心和忌恨的只有你。这次出征，如果蒙骜失败了，很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将你治罪，轻的是削去官职爵位，重则要杀头。这样嬴氏的秦国就会变成吕氏的秦国，全国人都知道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不能不认真想想这件事。”成峤说：“你如果不对我讲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樊於期说：“现在蒙骜被赵国困住不能脱身，很着急。你手里掌握着重兵，如果能写出一篇檄文，揭露他们淫乱的罪行和宫墙内的阴谋、欺诈，秦国的臣民谁不想奉迎你来执掌这个国家！”成峤用手扶着剑气忿地说：“大丈夫死就死，怎么能跪在一个商人儿子的脚下？！请将军想一个对付他们的好办法。”樊於期对蒙骜派来催军的使者假意说：“后面的军队马上就出发，请你回去后向蒙骜将军多多致意，要他用心做好准备。”使者走了以后，樊於期替成峤起草了一篇檄文：

长安君成峤向国内外的臣民们宣布：国家社稷转让承续的根本，最重要的是血统的延适。颠覆祖宗社稷的罪恶，最可恨的是施用阴谋。文信侯吕不韦这个人，以一个阳翟商人的身份，窃取了国家的权力。现在

的国王政，并非是先王之子，而是吕不韦的儿子，吕不韦先用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来诱惑先王，然后把一个奸生之子，假作先王血脉。他们把用金钱行贿赂作为施用阴谋的手段，把奸臣贼子作为功臣。两代先王之死就是他们加害的，这怎么可以容忍呢？秦国传统三代的权力被他们窃取，有谁能抵抗他们呢？我们朝见的不是真的国王，国家的权力已经被他们偷偷地从嬴氏手中转变到吕氏手中；他们尊奉并非生身父亲的先王，最终是想篡夺君王的权力。秦国的社稷面临着危险，就连神人也震怒了！我有幸作为先王的儿子，要请求天神来把这些叛逆杀掉。我们的铠甲刀枪，因为代表着正义而发光，先王的子孙臣民，要记住先王的恩德，和我们一同作战。檄文传到，大家要磨好刀枪，做好准备，我们的军队经过时，大家不要受到惊扰。

樊於期也把檄文四下传布。秦国许多人听说过吕不韦把妾献给秦王这件事，见到檄文中有怀孕、奸生等话，都相信是真的。虽然由于害怕吕不韦的权势不敢去参加成峽的军队，但不免都有观望之意。当时慧星在东方出现，后来又移到了北方和西方，会占卜的人说这种星相预示秦国中会有一场战争，人心因此更加不安定。樊於期把屯留附近的青壮年都编进了军队，接连攻占了长子、壶关，军队声势越来越壮大。张唐得知长安君已经造反，不分昼夜地赶回咸阳报告。秦王政看见檄文大怒，把吕不韦召来商议。吕不韦说：“长安君年纪轻，不必为此处分他。这些都是樊於期搞的。他这个人有勇无谋，派些军队去很快就能把他捉住，国王不必过虑。”吕不韦派王翦为大将，桓、王贲为左右先锋，点齐十万人马，前去讨伐。

再说蒙骜和庞煖相持在尧山，等不到长安君的接应，正在猜想的时候，接到了檄文。蒙骜大吃一惊说：“我和长安君一同出征，眼下进攻赵国没有成功，长安君又造反了，我怎么能脱开罪责？如果不调转刀枪，扫平叛逆，又怎么能解脱自己？”于是传令撤兵，把军马分成三队，亲自断后，缓缓撤离。庞煖探听到秦军兵马移动，挑选了三万精兵，由扈辄率领走小路，埋伏在太行山的丛林野草之中，嘱咐说：“蒙骜是员老将，他一定会亲自断后。要等秦兵过完了，从后面袭击，才能得胜。”蒙骜见先头部队走过去，没有受到阻挡，于是放下心来向前走。忽然一声炮响，身后伏兵杀出来，蒙骜回身与扈辄交战。打了很长时间，庞煖率领的大队人马赶到了。这时秦军已经没有斗志，被赵军追杀的四散奔逃。蒙骜身带重伤，仍然力战，杀死几十个秦军士卒，又用箭射中庞煖肋间。赵军把秦军重重围住，用乱箭射向蒙骜，箭矢之密如同猬毛一样，可惜秦国一员名将，战死在太行山下。庞煖得胜，撤兵返回赵国，由于箭疮不愈，没过多久也死了。

再说张唐、王翦带兵到了屯留，成峽非常害怕。樊於期说：“你今天已经是骑虎难下，况且我们三座城里有十五万士卒，背城拼死一战，谁胜谁负还很难说，有什么可害怕的。”樊於期把人马列在城前等待着王翦。王翦也列阵相对，他对樊於期说：“国家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让你胁诱长安君造反？”樊於期在车上欠身说：“有谁不知道秦王政是吕不韦奸生的儿子。我们世代都受到国家的恩泽，怎么可以忍心看到嬴氏用血创下的基业被吕氏篡夺？长安君是先王的血脉所养，所以我尊奉他。将军如果还能怀念先王，和我们一同举义杀向咸阳，杀掉淫妇，废掉假国王，扶立长安君继位，那么还可以封给你爵位，同享荣华富贵，这不是好事吗？”王翦说：“太后怀孕十月而生下今天的国王，国王是先王的亲生儿子，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你

造谣诽谤，污蔑国王，已经犯下满门抄斩的罪过，现在你还花言巧语粉饰自己，动摇军心。等到把你抓住，必定碎尸万段！”樊於期大怒，瞪圆眼睛大喊一声，挥动长刀冲入秦军阵中。秦军看见樊於期勇猛无比，没人敢挡。樊於期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王翦指挥军队几次把他围住，都被他杀将夺路突破包围，秦兵死伤极多。当日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回营。王翦把营寨扎在伞盖山，暗想：“樊於期这样骁勇，很难迅速战胜，必须用计谋来击败他。”王翦询问手下人：“谁和长安君熟识？”末将杨端和站出来说：“我曾经在长安君门下作过宾客。”王翦说：“我写好一封信交给你，你去送给长安君，劝他早一点归顺秦王，不要自取灭亡。”杨端和说：“我怎样才能到城里面去呢？”王翦说：“等到交锋的时候，趁他们收兵的机会，你穿上他们的衣服，混入城中。看到我们进攻很猛烈，你就去见长安君，长安君肯定会有变化。”杨端和听从王翦的计策。王翦当下写完信封好，交给杨端和，让他去见机行事。接着王翦派桓 带一支人马攻打长子城，派王贲带一支军队去攻打壶关城，王翦自己来进攻屯留，三处一齐攻打，使敌人不能互相接应。樊於期对成峤说：“现在应乘王翦分派军队之时与他决一胜负。如果长子、壶关失守，秦兵声势更大，我们就很难取胜了。”成峤年轻，胆小懦弱，流着鼻涕眼泪说：“这事情是你出谋策划的，你自己看着做吧，不要耽误了我的事。”樊於期挑选了万余名精兵，打开城门出去挑战。王翦假装败了一阵，向后撤退了十里路，扎营在伏龙山。樊於期得胜回城，杨端和看准机会混到军卒中进入城内。因为他是本城人，就住在了自己亲戚家中。成峤问樊於期说：“王翦的人马如果不退应当怎么办？”樊於期回答说：“今天这一仗，已经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明天应该带领所有人马一起出战，一定要活捉王翦，直接打进咸阳，扶立你成为国王，才算完成了我的心愿。”

## 第一 四回

###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话说王翦带兵向后撤了十里，吩咐将士挖沟筑垒，分兵把守住险要之处，不准出营作战，同时又派出二万人马前去支援桓、王贲，催促他们尽早拿下那两座城来。樊於期接连几天率领着所有精锐部队来到秦军营前挑战，但不管樊於期怎样叫骂，秦军只是按兵不动。樊於期以为是王翦害怕自己，正准备分拨出一些人马去帮助长子、壶关两城的守军，忽然军士来报告：“长子、壶关二城已被秦兵攻下。”樊於期大吃一惊。为了不让成峤受到惊扰，他把营寨移往城外。

却说桓、王贲听说王翦退守伏虎山，便带着人马前来汇合。二人对王翦说：“长子、壶关二城都已经收复了，我们留下了一些将士防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王翦大喜，说：“屯留城这回被孤立起来了，只要捉住了樊於期，我们就可以撤兵。”王翦的话还没讲完，守营的军卒进来禀报：“辛胜将军奉秦王之命已经来到营寨外边。”王翦出城把辛胜接入帐内，问他此行有什么事。辛胜说：“一个是因为将士们连日征战非常劳苦，秦王命我来犒劳全军，颁布赏赐；二来秦王非常仇恨樊於期，要我告诉将军，必须活捉他，让秦王亲自斩首，以解其恨。”王翦说：“将军到这里，正好给我们助一臂之力。”王翦犒赏三军，然后命令桓、王贲各带一支人马，出营埋伏在左右两侧，叫辛胜带五千士卒前去挑战。

再说成峤听到长子、壶关失守，急忙派人召樊於期进城商议。樊於期说：“我只在几天之内就与王翦进行一场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和你一起到北边的赵国、燕国去，联合诸侯共同诛杀假秦王，保住秦国社稷。”成峤说：“将军一定要多加小心。”樊於期赶快返回营寨。守营军卒进来报告：“秦王新派将军辛胜来营前挑战。”樊於期说：“辛胜是个无名小卒，等我去把他除掉。”于是带着人马出营应战。两人只打了几个回合，辛胜向后败退，樊於期求胜心切，倚仗着自己的勇猛紧追不舍。大约追了五里路，桓、王贲两支伏兵突然杀出来，樊於期大败，想急忙收兵回城，但王翦的兵已经布满城下。樊於期大展神威，左冲右突，杀开一条血路，城中军士连忙打开城门，放他进城去了。王翦马上把城包围起来，接二连三地发动进攻。樊於期每天不分昼夜，亲自在城内巡察，不知疲倦。杨端和在城里听到秦军攻城很猛烈，城中形势很危急，于是乘着夜色求见长安君成峤，口中声称：“有机密的事情求见。”成峤见他是以以前自己的门客，便请他进来。杨端和请成峤让左右人退下，然后告诉他说：“秦国的强大您是知道的，即使六国联合起来也不能战胜秦国，您今天想靠着这一座孤城来和秦国军队对抗，绝不会有侥幸取胜的希望。”成峤说：“樊於期对我说今天的国王并不是先王所生，教我这样去做，这不是我原来想做的。”杨端和说：“樊於期倚仗他的匹夫之勇，不考虑事情的成败，挟着你去做冒险的事。现在他传檄各郡、县，没有人起来响应，而王翦将军正在猛烈攻城。城被攻破后，你靠什么来保全自己呢？”成峤说：“我想去赵国、燕国，联合各位君侯，你看这样可以吗？”杨端和说：“赵肃侯、齐湣王、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曾经搞过联合的事，但刚刚联合起来就很快分手了，所以联合搞不成该是很清楚的了。六国之中有哪一个不畏惧秦国？你要去的那两个国家，只要秦国派个人去威胁一下，他们就会把你捆起来，送给秦王，那时你还想活命吗？”成峤说：“你帮我想

想该怎样做？”杨端和说：“王翦将军也知道你是被樊於期诱惑的。他有一封密信，要我转交给你。”杨端和把信呈给成峤。打开一看，信中写道：

论亲缘你是国王兄弟，讲尊贵已经封侯，怎么能去听信那些无稽之谈，去做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自取灭亡，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对于罪魁祸首樊於期，你若能砍下他的脑袋献给秦军，自己回来认罪，我会为你保奏秦王，秦王也会宽恕你。如果你迟疑不决，后悔就来不及了。

成峤看完信，流着泪说：“樊将军是个忠诚正直的人，我怎么能忍心杀害他呢？”杨端和叹口气说：“你说的都是那种女人的仁爱啊！你若不同意我的做法，我就告辞了。”成峤说：“请你和我相伴几天，不要离开，你所说的话让我想想再做商议。”杨端和说：“希望你不要把我说的话告诉其他人。”第二天，樊於期驾车来到成峤这里，对他说：“秦兵进攻很猛烈，人们都有些惊慌害怕，看来这座城很快就守不住了，我想和你去燕国、赵国，然后再做将来的打算。”成峤说：“我的宗亲家眷都在咸阳，现在跑到别人国家去躲避，他们能收容我们吗？”樊於期说：“各国都遭受过秦国的残暴之苦，何必担心他们不容留我们？”正说话间，外边来人报告：“秦兵在南门挑战。”樊於期再次催促成峤早下决心，说：“你如果今天不走，以后就出不去城了。”成峤仍然犹豫不决。樊於期只好提刀登车，从南门出来再与秦兵交战。杨端和劝成峤登城观战，只见樊於期在秦军中苦苦鏖战，最后终因人困马乏，抵挡不住，奔回城下，喊叫：“开门！”杨端和持剑立于成峤身旁，大声说：“长安君已经决定全城归降秦军了，樊将军请你自便吧。谁敢打开城门就杀掉他！”说罢从袖中拿出一面旗子，上面写着一个“降”字。成峤左右都是杨端和的亲戚，他们把降旗竖起来。这些全不由成峤做主，成峤只能掉掉眼泪而已。樊於期长叹一声，说道：“这个孩子不值得去辅佐他啊！”秦兵把樊於期团团围住，因为秦王有令，要活捉樊於期，所以军兵不敢施放冷箭。樊於期重新杀开一条血路，远远地朝燕国跑去。王翦追了一会儿没有追上。杨端和让成峤打开城门，让秦兵进城。王翦把成峤幽禁在公馆中，派辛胜去咸阳报捷，并请示如何处理长安君。秦太后去掉簪子代长安君请罪，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并且乞求吕不韦在秦王面前说些好话。秦王政发怒说：“如果不把反叛的人杀死，以后骨肉兄弟说不定都会效仿他的。”于是派使者去告诉王翦，命令他在屯留将长安君斩首。凡是跟随成峤的军兵官吏也一概斩首。全城百姓都迁到临洮去，同时悬赏捉拿樊於期：“有谁能捉住樊於期献给秦王的，奖赏给他五座城池。”使者到屯留宣布了秦王的命令。成峤看到自己不能被秦王赦免，便在馆舍中上吊自杀了。王翦割下他的头，悬挂在城门上。军卒官吏被杀死的有几万人，整个屯留的百姓全被迫迁走，屯留成了一座空城。这是秦王政七年的事。有一首诗曰：

非种侵苗理合锄，万全须看势何如？  
屯留困守终无济，罪状空传一纸书。

这时候秦王政已经长大成人，身高八尺五寸，生得非常魁伟英俊，质性聪明，胸中志气高远，遇事机敏决断，并不事事都由太后和吕不韦做主。平息了长安君的内乱，秦王政便有意为蒙骃报仇，召来各位文臣武将商议。刚成君蔡泽说：“赵国与燕国之间有着几代人的仇恨，燕国归附赵国并不是出于真心。我想请秦王派我做使者到燕国去，让燕国给我们送来人质，俯首称臣，把赵国孤立起来。然后，我们和燕国共同讨伐赵国，借此机会可以在河

间一带扩大秦国的疆域，这对我们有莫大的好处。”秦王很同意蔡泽的意见，于是就派他去见燕王。蔡泽对燕王说：“燕国、赵国都是有万乘车马的大国，可是打了一仗，栗腹被杀害，再打一仗，剧辛也被杀死，大王忘记了这两次被赵国打败的仇恨，反而和赵国一起来进攻西边的秦国，与秦国作战，打胜了得到好处的是赵国，失败了受到损失的却是燕国，我这是为燕国的利益着想，燕赵之间的联合对燕国来说是太不公平了。”燕王说：“我并不是真心情愿与燕国和好，我们的力量不能和赵国相抗衡，有什么办法？”蔡泽说：“现在秦王想报五国联合进攻秦国之仇，我知道燕国与赵国之间有几世之仇，你们跟随赵国出兵是迫不得已的。如果国王能相信我所讲的，把太子派到秦国作为人质，同时请秦国的一位大臣来燕国作丞相，那么秦国和燕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如胶似漆了。这样把两国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向赵国报仇雪耻就不难了。”燕王听信了蔡泽的话，把太子丹派到秦国去做人质，并请秦王派一个大臣来燕国作丞相。吕不韦想派张唐去燕国，请太史算了一卦，也是大吉之卦。张唐却推说自己有病不肯去燕国。吕不韦亲自驾车去请他出使燕国，张唐推辞说：“臣几次攻打赵国，赵国对我深深忌恨，今天要臣到燕国去，必须路经赵国，所以臣不能去。”吕不韦再三强令他去，张唐却执意不接命令。

吕不韦回到府中，自己坐在屋子里想，张唐为什么坚决不去燕国。吕不韦身边有个叫甘罗的，是甘茂的孙子，当时只有12岁。甘罗看见吕不韦脸上很不高兴，进来问他：“您心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吕不韦说：“你一个小孩子能知道什么，跑来问我？”甘罗说：“在您门下做事的人最重要的是能为您分担忧患。您心里有事又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想效忠您也没有地方呀。”吕不韦说：“我曾经派刚成君到燕国去了一次，太子丹已经到秦国了。现在想让张唐去那里做丞相，占卜也认为是大吉的事，可是他坚决不去，这就是我不高兴的原因了。”甘罗说：“这是一件小事，您为什么不早对我讲？请您允许我到张唐那里去一趟。”吕不韦生气地连声喝叱甘罗：“去，去！我亲自去请他都不行，你一个小孩子就能说动他了吗？”甘罗说：“过去项橐七岁就能做孔子的老师，现在我十二岁了，比项橐还大五岁，您该让我去试一试，没有效果再叱责我也不晚。怎么可以看不起别人，动不动就给人颜色看呢？”吕不韦听甘罗说出这番话感到很惊奇，连忙回嗔作笑，谢甘罗说：“你这个孩子如果真能让张唐同意到燕国去，事成以后可以封你卿位。”甘罗辞别吕不韦就去见张唐。张唐虽然知道甘罗在吕不韦门下做事，但见他年纪小而看不起他。张唐问他：“你这个小孩子来这里自己找不痛快吗？”甘罗说：“我是特地来为你吊唁的。”张唐说：“我遇到什么事了要你来吊唁我？”甘罗说：“您认为自己的功劳和武安君相比怎么样？”张唐说：“武安君打败了南边强大的楚国，威镇北边的燕国、赵国，东征西战，打了无数胜仗，占领了无数城池，我的功劳不如他的十分之一。”甘罗说：“那么如果用应侯和文信侯吕不韦相比，你看谁更专权呢？”张唐说：“应侯当然不如文信侯专权。”甘罗说：“你是不是清楚地知道文信侯的权力要比应侯大？”张唐说：“这我怎能不知道？”甘罗说：“当年应侯要派武安君去攻打赵国，武安君不肯去，应侯一怒之下把武安君赶出了咸阳，死在了杜邮，今天文信侯亲自请您去燕国做丞相，而您执意不肯去。应侯因为同样的原因不能宽容武安君，难道文信侯还能宽容你吗？你离死的日子不远了。”张唐听罢吓得连脸色都变了，连忙相谢说：“感谢你来教导我。”于是便采纳甘罗的建议，

到吕不韦那里去请罪。张唐当天就赶忙收拾行装，准备出发。甘罗对吕不韦说：“张唐听了我的劝说，是不得意而去燕国的，然而心中仍然害怕途经赵国。请你借给我五乘车马，我先去把此事和赵国讲一讲。”吕不韦已经了解了甘罗的才能，进宫对秦王说：“甘茂的孙子甘罗，虽然年纪很小，但名家子弟，特别聪明。张唐推说有病，不肯到燕国去做丞相，甘罗到那里和张唐一谈，就把张唐说服了。现在甘罗又请求先去和赵王谈一谈，请您派他去吧。”秦王宣甘罗入朝。只见他只有五尺来高，生得眉清目秀，就像画上画的一样。秦王心里已经十分喜欢上了。秦王问他：“你见到赵王准备怎样讲呢？”甘罗回答说：“我要先看看赵王喜欢什么，害怕什么，然后看准机会再同他谈。讲话要像湖中水波一样，随风而变，这是不能事先决定的。”秦王交给他十乘好车马，一百多个仆从，同他一起去见赵王。

赵国悼襄王已经听到了燕秦通好的消息，正在担心这两个国家一起来对付赵国，忽然军卒来报：“秦国使者来到。”赵王喜不可言，出城二十里去迎接甘罗，赵王见甘罗这么小，心中暗暗称奇，问甘罗说：“过去为秦国打通三川道路的也姓甘，那是你的什么人？”甘罗说：“那是我的祖父。”赵王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甘罗回答：“十二岁。”赵王说：“秦国没有年纪大些的人来当使者吗？怎么会轮到你呢？”甘罗说：“秦王任用人是各派各的用处，年纪大的人去担负大的责任，年纪小的人去办小事。我的年纪最小，所以派我来赵国当使者。”赵王见他说话机敏磊落，心中又暗暗称奇，问甘罗说：“你今天受委屈到我们这个小国来，有什么见教？”甘罗说：“大王听说太子丹到秦国去做人质了吗？”赵王说：“听说了。”甘罗说：“大王听说张唐要去燕国做丞相了吗？”赵王说：“也听说了。”甘罗又说：“提起太子丹到秦国去做人质，说明燕国不敢欺骗秦国，张唐去燕国做丞相，说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燕秦两国不互相欺骗，而赵国就有危险了。”赵王说：“秦国与燕国和好是为什么呢？”甘罗说：“秦国与燕国和好是为了共同进攻赵国，在河间一带地方扩展秦国的疆土。大王不如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满足秦国在河间扩展疆土的愿望。我去对秦王说，制止张唐之行，断绝秦国和燕国的联合，反过来与赵国和好。赵国去进攻弱小的燕国，秦国不去救援他，这样赵国得到的何止于五座城池？”赵王听罢非常高兴，赐给甘罗黄金百镒，白璧两双，把五座城池的地图交给他，请他回去向秦王报告。秦王高兴地说：“河间的疆土，靠一个孩子就拓展了。你的智慧要比你的身材大得多啊。”于是便不派张唐去燕国了。张唐也深深感谢甘罗。赵国听说张唐不去燕国了，便知道秦国不再帮助燕国，于是命令庞煖、李牧两支军队合兵进攻燕国，占领了上谷的三十座城池。赵国把其中的十九座据为己有，另外十一座送给了秦国。秦王封甘罗作上卿，并把过去封给甘茂的田地、宅院赐给他。现在流传的甘罗十二岁做丞相正是这段事情。有诗为证：

片言纳地广河间，上谷封疆又割燕。  
许大功劳出童子，天生智慧岂因年？

又有诗说：

甘罗早达子牙迟，迟早穷通各有时。  
请看春花与秋菊，时来自发不愆期。

燕国太子丹在秦国，听说秦国背叛了燕国又与赵国和好，整天如坐针毡，想逃回燕国，又担心闯不过城关。于是太子丹想和甘罗做朋友，请他帮助想一个返回燕国的办法。忽然有一天晚上，甘罗梦见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手

里拿着天符走来说：“奉上帝的命令，召你回天上去。”于是甘罗就突然死去了。甘罗有那么高的才能却没有长寿，太可惜了。太子丹于是便留在了秦国。

却说吕不韦因为深受庄襄后的宠爱，平时出入内宫，肆无忌惮。直到秦王年岁渐渐大些了，且英明过人，才开始有点为自己担心。无奈太后淫心愈大，常常召他去甘泉宫。吕不韦担心有一天奸情败露给自己招来大祸，所以想找一个人来代替自己，思来想去，能称太后心意的，实在太难寻到。有一天，吕不韦听说街上有个叫嫪大的，精力过人，淫乱成性。秦国人称品行低下的人为毒，所以嫪大也被称为嫪毒。有一次嫪毒犯了淫罪，吕不韦私下活动，要人把他赦免了，留在自己府中做舍人。后来在适当的机会，吕不韦将其介绍给太后，说：“太后想见见这个人吗？我把他请进宫来？”太后笑着没有回答，过了半天才说：“你不是说着玩吧？这些外人怎么能进入内宫？”吕不韦说：“我有一个计策，先让人告发他过去所犯的罪，处他以腐刑，然后太后多送些财宝给行刑的人，让他们假装阉割，再用宦官的名义在宫中做事，不就可以长期让他留在宫中了么？”太后高兴地说：“这个办法想得好。”于是交给了吕不韦黄金百镒。吕不韦悄悄把嫪毒找来，把其中的缘故告诉给他。嫪毒听吕不韦一说，觉得是一场奇遇，马上答应下来。吕不韦果真唆使人告发了嫪毒的淫罪，判处腐刑，又把百金分送给主刑的官吏，假做阉割，拔掉嫪毒的胡须、眉毛。做过这一番手脚，就将嫪毒混在内侍之中送进宫去，太后将嫪毒留在宫中侍候，夜里令他陪寝，胜过吕不韦十倍。第二天，太后重赏吕不韦，酬答他的功劳。吕不韦也侥幸自己脱出身来，太后和嫪毒相处如同夫妇，没过多久，太后就怀了身孕。太后担心生产时隐瞒不住，就假说生病，要嫪毒请来算卦的人，用重金笼络住，说宫中有祟，应当请太后去二、三百里以外避祟。秦王政对吕不韦的事很是怀疑，也觉得太后走得远些可以断绝他们俩个人的来往，于是说：“雍州在咸阳西边二百余里，而且过去的宫殿都还在，太后到那里去住是很好的。”太后迁居雍城，嫪毒作为陪同一块儿去雍城。自从离开咸阳，太后就住在雍城故宫，故宫名为大郑宫。嫪毒与太后往来更加无所忌讳，两年之中，接连生了两个孩子，藏在新盖的密室中哺养。太后和嫪毒商量好，以后秦王去世，就让孩子来继位。外边有些人知道宫中隐情，但没人敢传说出去。太后奏请秦王封给嫪毒土地，用来表彰他侍候太后的功劳。秦王根据太后的意思，封嫪毒为长信侯，并把山阳这块地方赐给了他。嫪毒突然发迹，更加为所欲为。太后每天的赏赐无法计算，宫室车马，田园游猎，无论事情大小都由他来决定。嫪毒养着侍仆、家僮几千人，为求宦途，愿意到他门下做舍人的也有千余人。嫪毒又与朝中权贵结成一党，趋颜附势的小人们也争着依附于他。这样一来，嫪毒的声势反超出了文信侯。

秦王政九年的春天，出现了慧星，拖着很长的尾巴。太史占卜说：“这种天相预示国中会有兵变。”说起来秦襄公设立鄜畤用以祭祀白帝，后来德公迁都雍城，在城郊设立天坛，秦穆公又设立宝夫人祠，年年祭祀，成为例规。迁都咸阳以后，这个规矩仍然保留着。秦王政每年逢到祭祀的时候都要到雍城来朝见太后，因为要举行祭祀典礼，就住在祈年宫。这年春天，又到了祭祀的日子，适逢出现慧星。出发前，秦王要大将王翦在咸阳市里耀兵三天，和吕不韦一块儿镇守都城，桓带三万士卒驻扎在岐山，然后秦王起驾来到雍城。这时秦王已经二十六岁，还没有加冠。太后命令在德公庙里举行

加冠典礼，赐文武百官畅饮五天。太后和秦王在大郑宫中宴饮。也是嫪毐享福太过，合该生出事情来。嫪毐与达官显贵们一起饮酒赌博，到了第四天，他和中大夫颜泄相赌，连输几局，酒也喝得半醉了，他要求以前输掉的都不算，颜泄也醉了，就是不同意嫪毐赖帐。嫪毐起身抓住颜泄，打了两个耳光。颜泄也不相让，也伸手抓去了嫪毐的冠缨。嫪毐大怒，瞪圆眼睛大声喝叱说：“我是当今国王的假父，你们这些穷小子，怎么敢和我相抗？”颜泄害怕了，离席而走。恰好秦王从太后那里饮完酒出来，刚好遇到颜泄。颜泄跪到地下叩头，大声哭泣着请求秦王赐死。秦王政是个有心机的人，他一句话没有说，要左右人把颜泄扶到祈年宫，然后细细询问其中缘故。颜泄把嫪毐打自己耳光，自称是国王假父的事讲了一遍，说：“嫪毐实际上并不是宦官，他假装受了腐刑，偷偷地侍奉太后，现在已经生下两个孩子，藏在宫中，不久以后就想谋篡王位。”秦王政一听，非常愤怒，悄悄拿出兵符去召桓，要他带兵前来雍城。内史肆、佐弋竭两个人，平日接受了不少太后、嫪毐送给的金钱，成了他们的死党。他们听到了秦王召兵的消息，连忙跑到嫪毐府中报告，嫪毐这时酒已经醒了，听到报告大吃一惊，连夜到大郑宫，求见太后，如此这般地诉说了一遍。嫪毐说：“事情既然已经这样，除非乘桓的兵马还没到，派所有的守宫卫士兵卒和手下从人攻打祈年宫，把国王杀掉，我们夫妻还有保全自己的可能。”太后说：“守宫的士卒会听我的命令吗？”嫪毐说：“用太后玉玺充当国王御宝，就说：‘祈年宫有贼，国王有令，要你们快去救驾。’这样兵卒们不会不去。”太后这时候也没了主意，说：“就照你想的去做吧。”于是把玉玺交给了嫪毐。嫪毐写了一张国王御书，盖上王后的玉玺，把宫中卫士、兵卒、自己手下的从人都召集齐了，时间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嫪毐和肆、佐弋竭分别带着这些人围住了祈年宫。秦王政站到台上问这些军卒怎么敢来祈年宫闹事，军卒们说：“长信侯嫪毐传令说这里有贼人，要我们来救驾。”秦王说：“除了长信侯这个贼，宫里还有什么贼人？”卫士兵卒一听，马上走掉了一半，剩下一半胆大的掉过兵刃就和嫪毐手下的那些从人打起来。秦王下令：“谁能生擒嫪毐，赏钱百万；能杀掉他献上首级的，赏钱五十万；能杀掉嫪毐一名死党的，赐给一级爵位，不论尊卑，赏赐完全相同。”于是宫中宦官、马伕都出来和嫪毐这伙人相搏斗。百姓们听说嫪毐要造反，也都前来帮助军卒围杀嫪毐。嫪毐手下的从人被消灭了几百人，嫪毐夺路冲出东门逃走，正遇见桓大兵，被活捉。内史肆、佐弋竭也被捉住，统统交给狱吏拷问招供。秦王政亲自到大郑宫搜索，在密室中找到了嫪毐奸生的两个孩子，命令左右把孩子装在布袋中杀死。太后暗暗心疼，但不敢出来救护，只好躲在屋里流泪。秦王政不去朝见母亲，直接回到祈年宫。秦王认为太史所占星象果真应验，赐他十万块钱。狱吏把嫪毐供词献上，说：“嫪毐假受腐刑入宫，是文信侯吕不韦的主意，他的同党查有内史肆、佐弋竭等二十余人。”秦王命令嫪毐在东门外车裂处死，灭其三族。肆、竭也被斩首。嫪毐手下从人，凡是参加反叛格斗的处死，没参与谋乱的远远迁移到四川去，被迁走的竟有四千多家。太后使用玉玺帮助嫪毐造反，不能再做国母，减去她的俸禄，迁居到最小的离宫——棫阳宫去，并派了三百名兵卒看守，对进出棫阳宫的人都要严加盘问。太后这时，如同一个囚妇一样，实在太丢人了。

秦王政平息了嫪毐之乱，回到咸阳。尚父吕不韦，假说有病，不敢出来进见秦王。秦王想将吕不韦一起处死，征求诸位大臣的意见，大臣们平时和

吕不韦有交往的很多，都说：“吕不韦曾经辅佐先王，对国家有过大功，而且嫪毐不是当面为证，是虚是实都没有凭据，所以最好不要把吕不韦和嫪毐一样治罪。”秦王赦免吕不韦，不杀他，但免去了他丞相之职，收回了相印。桓 擒拿嫪毐有功，加封进级。这一年夏天四月里，天气突然变得寒冷，下起大雪，百姓冻死许多。民间都在议论：“秦王贬谪太后，令她迁居，儿子不认母亲，所以天要降雪。”大夫陈忠向秦王进谏说：“天下没有没有母亲的儿子，应该让太后回到咸阳来，尽到儿子的孝道，这样天气也会很快变好。”秦王大怒，要左右剥去陈忠的衣服，把他放在蒺藜上边，用锤子砸死，把尸体放在殿前，旁边贴着一张榜，上面写着：“有为太后的事情来进谏的，就和他一样！”但尽管如此，国中进谏的大臣仍然相继而来。

第一 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

话说大夫陈忠死后，相继来进谏秦王的大臣仍然不少，秦王都命令杀掉，把尸体列于殿前，前后共有二十七人为此丧命，这时齐国国王建到秦国来朝见，赵悼襄王也来了，秦王在咸阳宫置酒款待他们。看到殿前放着许多尸体，他们问明其中的原因，都叹息着，悄悄议论秦王的不孝。当时有个沧州人叫做茅焦，到咸阳来玩，住在旅店里，同屋的人偶然讲起这件事，茅焦气愤地说：“做儿子的囚禁母亲，真是天地颠倒过来了。”他喊店主人送洗澡水来说：“我要洗一个澡，明天一早就去叩宫门，入谏秦王。”同屋的笑他说：“那二十七个人都是国王的亲信大臣，他们的话国王尚且不听，一个接一个地被处死了，怎么就缺少你这样一个没名的人呢？”茅焦说：“进谏的人到二十七个就没有了，国王就不听劝谏了，如果自二十七人后，仍有人进谏，国王听还是不听，现在还说不定，”同屋的人都笑他愚蠢。第二天一早，才五更天气，茅焦起来，跟店主人要饭饱吃一顿。店主人拉住他的衣服，要他不要去进谏，没想到茅焦脱下衣服径自走了。旅店中的人都猜想茅焦必死无疑，他们把茅焦的包囊打开将里面的衣物都分掉了。

茅焦来到王宫前，伏在尸体上大声呼喊：“我是齐国客人茅焦，要上殿进谏国王！”秦王派内侍出来询问：“你为什么事情来进谏呵？你的话是不是和太后的事情无关？”茅焦说：“我正是为太后的事情来的。”内侍回报秦王说：“他果然是为太后的事情来的。”秦王说：“你可以让他看看殿前的尸体。”内侍对茅焦说：“你看不见那里死人已经堆成堆了吗？你怎么这样不怕死？”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降生到地上，就成为正直的人。现在死了二十七个人了，还缺一个，我所以到这里来，就为凑足这个数。古往今来哪个圣贤不死，我又怕死做什么？”内侍又去回报秦王。秦王大怒，说：“这个狂妄的人诚心违反我的禁令！”吩咐左右：“在殿前烧开一大锅开水，把他扔在里边煮烂，让他连个全尸也得不到，看他怎么去凑足二十八个数？”于是秦王按剑而望，眉毛倒竖，口头吐着唾沫，一付怒不可遏的样子，连声喊道：“把那个狂妄的人拖进来煮死！”内侍去唤茅焦，茅焦故意迈着小细步，不肯快走，内侍催促他走得快些，茅焦说：“我见到国王，马上就会死去的，让我多活一会儿不可以吗？”内侍有些可怜他，扶着他慢慢走进宫去。茅焦来到殿前台阶下再一次叩头，向秦王奏道：“我听说有这样一句话：‘有生命力的人，不忌讳他的死，有执掌国家能力的人不忌讳别人谈论国家兴亡；忌讳别人谈论国家兴亡的，国家就难于生存，忌讳别人说他死的人却没有长寿。’说起生死存亡的道理，是圣明的君主所要用心的研究的，不知大王您是不是想听？”秦王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说：“你有什么想法，试着说一说吧，”茅焦说：“忠臣不应当向君主说阿谀奉承的话，圣明的君主不能有不理智和悖逆于常理的行为。君主有了悖于常理的行为而做臣的不指出来，是臣子有负于君王；臣子向君王提出衷恳有用的建议而君王不采纳，是君王对不起他的大臣。国王您的行为违背了天伦人理，自己还不知道，臣子们进谏的忠言因为不合您的意而不采纳，我担心秦国从此就会遇到危难啊。”秦王思索了半天，脸色又平和了一点说：“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我愿意听你讲一讲。”茅焦说：“大王现在是不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了呢？”秦王说：“是这样的。”茅焦说：“现在天下各侯

王君主之所以尊奉秦国，不仅仅是因为畏惧秦国强大的军队，也是因为你是一个英明勇敢的君主，天下的忠良贤臣、威武壮士都聚集在秦国的缘故。现在您车裂假父，说明缺少仁爱之心；把两个弟弟装在布袋中杀死，让您有了不友善的声名；把母后谪迁于械阳宫，又是不孝的行为；把忠言进谏的大臣杀死，陈尸在殿前，实行的是像桀、纣一样的残暴统治。如果以天下为己任，而所做的又是这样，怎么能让天下的人来信服你呢？历史上舜能侍奉愚顽的母亲，结果从一个平庸的人成为帝王；桀杀死了龙逢，纣残害了比干，于是天下人都起来反对他们。我今天知道自己会被大王杀死，但恐怕我死以后，再没有人像我们二十八个那样，向您进谏了。这样天下对您的怨恨不满会越来越来多，忠臣们不再为您出谋献计，朝廷内外与您离心离德，各国君王也会反叛您，真可惜，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即将完成的时候，却失败在大王您的手中！我的话说完了，请您把我放到锅里煮死吧。”茅焦说完就解开衣服朝着大锅走去。秦王连忙走下殿来，左手扶住茅焦，右手指挥左右说：“把汤锅撤走。”茅焦说：“大王您已经把榜文悬挂在宫前拒绝进谏，如果不杀我，怎么维护您的信用？”秦王又命令左右收起榜文，要内侍为茅焦穿好衣服，请他坐下。秦王感谢茅焦说：“在你前边那些进谏的人，只是列数我的罪过，并没向我说明这些关系国家存亡的道理。真是天意派你来打开我的茅塞，我怎么敢不恭恭敬敬地听呢？”茅焦再一次向秦王进谏说：“大王既然肯俯听我的谏言，就请您赶快准备车马去迎太后。宫殿前边的尸体都是忠臣骨血，请求您下令收葬。”秦王马上命令司里准备二十七具棺木，盛殓殿前尸首，同葬在龙首山，亲自写了“会忠墓”三个字，镌于石表。这一天秦王亲自坐车去迎太后回咸阳，秦王命茅焦和他坐在一辆车里向雍州进发。南屏先生读到这段历史时，曾写过一首诗：

二十七人尸累累，解衣趋镬有茅焦。  
命中不死终须活，落得忠名万古标。

车驾快到械阳宫的时候，秦王先派人去报告太后，秦王自己双膝跪下，用膝向前走。见了太后，秦王叩头大哭，太后也止不住流泪。秦王带着茅焦谒见太后，说：“这就是我的颖考叔啊。”当晚秦王就住在械阳宫。第二天，秦王请太后登车走在前边，自己在后面跟随。上千辆车马，浩浩荡荡，前簇后拥，道旁观看的人都称颂秦王是个尽孝的人。到了咸阳，秦王在甘泉宫摆下酒宴，母子相聚欢饮。太后又另置酒宴答谢茅焦，说：“让我们母子能重新见面，都是你的功劳啊。”秦王加封茅焦太傅，赐他上卿爵位。秦王担心吕不韦再和后宫相通，命他迁出都城，到河南本国居住。各国听说文信侯回到自己国家，都派使者来问安，争着想请他去做丞相。秦王担心吕不韦被别的国家任用，给秦国带来损害，就写了一封信送给吕不韦。信里说：

你为秦国建立了多少功劳，就受到了封户十万的赏赐？你和秦国有多少亲缘，就有了尚父的封号？秦国所给予你的是非常丰厚的。嫪毐的叛逆，是你引起的，我不忍心处你死罪，让你回到自己国家。现在你自己不去悔过，反而与各国使者频频交往，这可是背离了我宽谅你的本意。现在你和家属迁到蜀郡居住，只限你呆在郾城一个地方，直到终年。

吕不韦读过秦王的信，恼怒地说：“我破坏了自己家庭扶立了先王，谁的功劳能和我相比？太后先委身于我而怀孕，秦王是我的儿子，这样的亲缘谁能和我比？国王你怎么这样对不起我！”过了一会儿，又叹息着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想暗地里谋篡人家的国家，奸淫别人的妻子，杀害了人家的

国王，毁灭了人家的血统，皇天怎么能容下我呢？早就该死了！”于是把毒鸩放到酒里喝下自杀了。他手下那些接受过他恩惠的人悄悄地把他的尸体运走，葬在北邙山下，与他的妻子合冢。今天北邙道西边有一座大冢，民间称作吕母冢，就是他那些手下人因避讳而说的埋葬吕不韦的地方。

秦王听到吕不韦已经死了，派人寻找他的尸体没有找到，就把他手下的那些人都赶走了。秦王以吕不韦为鉴，下令在全国搜查，凡是其他国家的游客，不准在咸阳居住；已经做官的要削去职位，三天之内驱出境外，谁敢容留，一起治罪。有一个楚国上蔡人叫李斯，是有名的荀卿的弟子。这个人学问很广，过去到秦国来，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吕不韦向秦王举荐了他的才能，被秦王封为客卿。这次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属于被驱逐的人，被司里赶到了咸阳城外。李斯在途中写了一个表章，假说要报告机密的事情，请送信人送给秦王。李斯在表章中写道：

臣听说这样的话：“太山不让土壤流失走，所以它能够高高耸立，河海不嫌弃每一个细流，所以才有了它的深广。做君王的不抛弃众多的百姓，才能建立起他的威望。”在秦国历史上，穆公为建立霸业，从西边戎请来了繇余，从东边宛得到了百里奚，从宋迎来了蹇叔，从晋邀来了平豹、公孙枝；孝公任用商鞅制定了秦国的法律；惠王任用张仪破坏了六国的联合；昭王任用范雎，得到了兼并的计策。四位君王都是依靠客居秦国的人获得了成功，这些客居秦国的人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地方吗？大王现在非要把这些客居秦国的人赶走，他们必将离开秦国，为秦国的敌人所用，再也不能要他们效忠秦国，为秦国出谋划策了。

秦王读了他的信，醒悟过来，马上废除了逐客令，派人驱车去追赶李斯，一直追到骊山脚下才找到。李斯重新回到咸阳，秦王下令恢复他的官职，仍像过去那样信任他。

李斯感到秦王信任自己，对秦王说：“当年穆公兴图霸业的时候，各地的君主侯王还很多，周朝气势尚未衰减，因此不可能施行兼并的战略。自从孝公以来，周朝王室已经变得很衰微，各地诸侯相吞并，也只剩下六国，秦国要使各地诸侯臣服于自己的愿望，也不是这一代人才有的。现在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来扫荡其他国家就好像拂去灶上的灰尘一样容易。如果不能利用现在的形势去完成霸业，坐待各地诸侯重新强盛联合起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秦王说：“我早想将六国吞并，应当采用什么战略呢？”李斯说：“韩国离秦国近，而且国力很弱，应当先吞并韩国，威慑其他国家。”秦王采纳了他的意见，派内史腾为大将率兵十万进攻韩国。这时韩桓惠王已死，太子安即位。有一个公子叫非，擅长于刑名法律的学问。他看到韩国日渐削弱，几次上书给韩王安，韩王都没有任用他。秦兵开始进攻韩国，韩王非常害怕。公子非自认为很有才能，想到秦国获得重用，于是便请求韩王派他到秦国去请秦王息兵。韩王同意了。公子非到秦国见了秦王，说韩王愿交出土地，使韩国成为秦国东边的一个属国，秦王非常高兴。公子非又对秦王说：“臣有办法破坏其他小国之间的联合，使秦国实现兼并的愿望。大王采纳我的办法，如果赵国不投降，韩国不灭亡，楚国、魏国不向秦国称臣，齐国、燕国不成为秦国的属国，那么就请大王将我斩首，作为对不忠于大王的臣子的惩戒。”说着把自己著的《说难》、《孤愤》、《五蠹》、《说林》等书，共五十万余字，献给秦王。秦王读后很欣赏他的才能，想任用他做客卿，和他商量些治国的事。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他对秦王诬陷说：“各地侯王的

公子，都对信任他的君王怀有忠诚，怎么会愿意为别人做事？现在秦国进攻韩国，韩王急忙派公子非来秦国，怎么能知道这其中使的不是像苏秦那样的反间计呢？所以公子非是不能任用的。”秦王说：“那么就赶他走吧？”李斯说：“过去魏国公子无忌，赵国公子平原都曾经留在秦国，秦国没有任用，放他们回了自己国家，结果成为秦国的祸患。韩非很有才能，不如将他杀掉，好翦除韩国的一只翅膀。”秦王于是把韩非囚禁在云阳，准备杀掉他。韩非说：“我犯了什么罪？”狱吏对他说：“一个地方容不得两个英雄。现在的世道，对有才能的人要么任用，要么就杀掉，何必一定要有什么罪名？”韩非听罢，满怀慷慨地写下一首诗：

《说》果难，《愤》何已？《五蠹》未除，《说林》何取！膏以香消，麝以脐死。

这天夜里，韩非用冠缨勒住咽喉自尽而死。韩王听说公子非死了，更加害怕，向秦王请求附属称臣。

秦王有一天和李斯商议事情，夸赞韩非的才能，为韩非的死感到惋惜。李斯对秦王说：“臣想举荐一个人，姓尉名缭，大梁人氏。这个人精通兵法，他的才能可以胜过韩非十倍。”秦王说：“这个人哪里？”李斯说：“这个人现在咸阳，但他自负很高，不能用对臣子的礼节来屈待他。”秦王于是以对待贵宾的礼节召尉缭进宫。尉缭进见秦王，只作长揖而不行跪拜的礼节。秦王答礼后，把他请到上座，称他为先生。尉缭见秦王诚心诚意对待自己，就对秦王说：“天下国家对于强大的秦国来说，就如同秦国的郡县，他们分散就容易兼并，他们联合起来就很难战胜他们。历史上三晋联合而使智伯逃亡，五国联合而令齐湣王出走，这些都是大王不能不考虑的。”秦王说：“要想使这些国家分散而不再联合到一块儿，先生有什么办法？”尉缭回答说：“现在国家的谋划，都是取决于一些手握重权的大臣，这些大臣并非都能对国王尽忠尽智，不过是想多得些财物以求享乐罢了。大王不要太珍爱国库中所收藏的金银珠宝，拿出来去重重贿赂那些国家的大臣们，使他们不去尽忠尽智地为国家谋划。这样不过花掉三十万金，各地的侯王就都可以灭掉了。”秦王听了非常高兴，把尉缭尊奉为上客，让他与自己平礼，衣服饮食也同自己一样，经常到馆舍中去拜访他，甚至跪下来向他请教。尉缭暗中寻思：“我仔细观察秦王的为人，鼻高眼长，胸像鹤而声如豺，内里怀有虎狼之心，残忍刻薄，少有恩义，用到别人的时候，可以很轻易地为人屈节，不用别人的时候又会很轻易地将别人抛弃。现在秦国还未能一统天下，所以他不惜向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屈身，有朝一日他能得志，天下就都将变成了他的鱼肉了。”于是，一天晚上，尉缭不辞而别。馆吏急忙报告秦王，秦王好像觉得失去了自己的手臂，派车四处寻找，又把尉缭找了回来。秦王对他发誓，任用他做太尉，执掌用兵大权，他的弟子也都封为大夫。接着从国库中拿出大笔金钱，分派使者到各国奔走，遇到宠臣或者有权力的大臣便重金贿赂，探听那个国家的情况。

秦王又去向尉缭请教兼并各国的先后，尉缭说：“韩国比较软弱易攻，应当先兼并韩国。其次就该轮到赵国、魏国。这三个国家灭亡之后，再举兵攻楚。楚国灭亡了，燕国齐国还能跑掉吗？”秦王说：“韩国已经向秦国称臣，我又刚刚在咸阳宫里置酒款待过赵王，现在没有出兵的理由，怎么办？”尉缭说：“赵国地域广，兵力强，且有韩国、魏国的帮助，不会一下被灭掉。韩国已经附属秦国，赵国就失去了一半的帮助，大王如果担心进攻赵国出师

无名，可以先进攻魏国。赵王有一个叫郭开的宠臣，贪得无厌，我派弟子王敖去游说魏王，让他贿赂郭开去向赵王求救，赵国一定会出兵，我们就以此作为赵国的罪名，移兵进攻赵国。”秦王说：“太好了。”秦王派大将桓带十万人马出了函谷关，声言要进攻魏国，又派尉繚的弟子王敖去魏国，交给他黄金五万斤，任他随意使用。王敖到了魏国，对魏王说：“三晋之所以能抵抗强大秦国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像嘴唇和牙齿相依一样互相帮助。现在韩国已经向秦国交出土地，变成了属国，赵王也去了咸阳，秦王为他设宴款待。韩、赵两国接连依附秦国，现在秦兵进攻魏国，魏国太危险了。大王何必不把邺城割让给赵国，向赵国求援。赵国如果派兵来守卫邺城，那就是赵国代替魏国来防守邺城了。”魏王采纳了王敖的建议，把邺郡三城的地图和国书都交给了王敖，派他到赵国求援。王敖先用黄金三千斤和郭开交成朋友，然后向他讲了割让邺郡三城的事。郭开收了魏国的黄金后，对悼襄王说：“秦国进攻魏国是想吞并魏国，魏国灭亡了，秦国就会来进攻赵国了。现在他们割让邺郡三城来求赵国援助，大王应当答应下来。”悼襄王派扈辄率领五万人马，去接受魏国割让的三城。秦王于是命令桓 进兵攻打邺城，扈辄出兵抵抗，在东嵎山展开大战，扈辄战败。桓 乘胜追赶占领邺城后，又接连占领了九座城。扈辄率兵在宜安死守，派人向悼襄王告急。赵王召来群臣商议，大家都说：“过去只有廉颇能抵抗秦兵，庞氏、乐氏也可称为良将。现在庞煖已经死了，乐氏家族也没有人了。只剩下廉颇还在魏国，为什么不把他召回来？”

郭开和廉颇有仇，他不愿意看到廉颇重新受到赵王的任用，就对赵王说：“廉将军将近七十岁了，身上筋骨已衰，力量也不如从前了，况且前边为乐乘的事有过裂痕，如果召来又不能任用，更增加他对大王的怨气。大王可以先派人去看望他，如果他还不显衰老，再把他召来也不晚。”赵王对郭开的话半信半疑，派内侍唐玖携带有名的 猊盔甲一副，好马四匹去看望廉颇，看看他是不是真如郭开所说的已经衰老无力。郭开偷偷地把唐玖请到自己家里，摆酒为他饯行。郭开拿出黄金二十镒相赠。唐玖感到郭开的礼物太重，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功劳，所以不敢接受。郭开说：“我有一事要请你帮助，你一定要收下这金子，我才敢对你说。”唐玖这才收下，问道：“郭大夫有什么事？”郭开说：“廉颇将军和我不能很好相处。你这次去魏国，如果廉将军真的衰弱无力就不必说了，如果他还很强壮，只求你回来多讲几句话，只对国王说他已经老迈不堪了。这样国王就不会再召他回来，这就是你对我的深厚情义了。”唐玖领命到了魏国。见到廉颇，讲了赵王派自己来探望的使命。廉颇问道：“秦兵是不是进攻赵国了？”唐玖说：“将军是怎么料到的？”廉颇说：“我在魏国几年了，赵王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今天忽然送给我名甲好马，一定是有用我的地方，所以我猜想是秦国侵犯赵国了。”唐玖说：“将军不恨赵王吗？”廉颇说：“我在日夜思念着赵国人，哪敢怨恨赵王呢？”廉颇留唐玖和自己一块儿吃饭，故意在他面前表现出自己仍然强健有力。廉颇这一餐狼吞虎咽，将一斗米的饭都吃光了，吃肉十余斤。吃完饭，披上赵王赠送的盔甲，一跃跳到马上，疾驰如飞，又把长戟舞了几回。廉颇跳下马来对唐玖说：“我是不是和年轻时候一样？请你多多拜上赵王，就说我希望用自己的余生来报效国家。”唐玖明明看见廉颇精神强壮，可是已经受了郭开的贿赂，回到邯郸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年老，但仍能吃肉，饭量也不小。可是他脾胃有些毛病，和我坐在一起只一会儿功夫就解了三次

大便。”赵王叹息说：“战斗中哪能解便？廉颇果然老了。”于是便不再召还廉颇，只是增派一些人马去援助扈辄。这是赵悼襄王九年，秦王政十一年。其后，楚王听说廉颇在魏国，派人来召他。廉颇又去楚国做了大将，但楚国军队不如赵国，廉颇终于因郁郁不得志而死。史臣曾经有诗说：

老成名将说廉颇，遗矢谗言奈若何？

请看吴亡宰嚭死，郭开何事取金多！

这时王敖还在赵国，他对郭开说：“你不担心赵国被灭亡吗？为什么不劝赵王召回廉颇呢？”郭开说：“赵国的存亡是整个国家的事。可是廉颇是我一个人的仇敌，怎么能让他再回到赵国呢？”王敖知道他没有为国之心，又探问他说：“万一赵国被灭亡了，你到哪里去呢？”郭开说：“我会在齐国或楚国之间选择一个托身。”王敖说：“秦国有并吞天下的力量，齐国、楚国也会像魏国、赵国一样。为你着想，不如托身于秦国。秦王襟怀大度，能够委屈自己，礼贤下士，对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容纳得下。”郭开说：“你是魏国人，怎么对秦王了解得那么深呢？”王敖说：“我的老师尉繚，现在是秦国太尉，我也在秦国被任用为大夫。秦王知道你能掌握赵国的权力，因此命令我来和你结交朋友，给你的黄金，实际上就是秦王的馈赠。如果赵国灭亡了，请你一定来秦国，会授给你上卿的爵位，赵国的好田地、好宅院，全由你作主。”郭开说：“你如果真的肯向秦王举荐，那么只要你提出要求，我一定照办。”王敖又送给郭开七千斤黄金，对他说：“秦王把万斤黄金托付给你，为的是要结交赵国的将相。现在我全交给你了，以后有事，我就来找你去做。”郭开高兴地说：“我接受了秦王这么丰厚的馈赠，如果不用心尽力去报答就不算是人了。”于是王敖辞别郭开回秦国去了。王敖把剩下的四万斤黄金交还秦王说：“我用一万斤黄金笼住了郭开，用一个郭开结束了赵国的命运。”秦王知道赵王不再任用廉颇，便催促桓 进兵。赵悼襄王又忧又怕，得病而死。

悼襄王的嫡生儿子名嘉。赵国有个妓女，非常善于歌舞，赵王很喜欢她，便把她留在宫中。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迁。赵王爱这个妓女，也爱她生的孩子迁。于是赵王把嫡生儿子嘉废掉，把庶子迁立为太子，命郭开做了太傅。迁平时不喜欢学习，郭开又常常教他一些声色犬马的事情，两个人相处得很好。赵悼襄王死了，郭开把太子迁扶立做了赵王，封给嘉三百户的领地，留在国内。郭开被任用为丞相。桓 趁赵国为悼襄王发丧的时候，攻破了宜安，将扈辄斩首，屠杀了十万余兵卒、市民，进逼到邯郸。赵王迁做太子时听说代城太守李牧很有才能，就派人带着大将军的将印去召李牧回邯郸。李牧在代城有战车一千五百辆，战马一万三千匹，精兵五万余人；留下三百辆车、三千匹马，一万名士兵守卫代城，其余人马都由李牧亲自率领向邯郸进发。李牧将人马驻扎在邯郸城外，自己一个人进城去谒见赵王。赵王问他抵抗秦兵的办法，李牧奏道：“秦兵乘着几次胜仗的威风而来，士气正高，斗志正旺，不容易被挫败。大王如果能让我随机行事，不受拘束，我才敢受命抵抗秦军。”赵王答应了。赵王又问他：“代城的军队够用吗？”李牧说：“用于出战就不足，用于防守还有些富余。”赵王说：“现在召集全部人马，还有十万，派赵葱、颜聚各带五万，听从你的命令。”李牧领命出来，在肥累扎好营寨，筑起壁垒，只要求坚守，不许出战。李牧在营中每日杀牛犒赏士兵，让兵卒们分队比赛射箭。士卒们因每天受到赏赐，纷纷要求出战，李牧始终不允许。桓 说：“过去廉颇用坚壁的办法来抵抗王龁，现在李牧也

采取了这种办法。”于是桓 分出一半兵力去袭击甘泉市。赵葱请求带人马去救援，李牧说：“敌人进攻而我们去营救，是受人所制，这是兵家所忌讳的。不如去进攻秦军的营寨。敌人去进攻甘泉市，营寨中必定空虚，而且看见我们一直守在营中从不出战，所以他们不会做好防守的准备。若能攻破敌人营寨，就可以打掉桓 的威风。”于是李牧分兵三路，乘夜色袭击秦军营寨。秦军想不到赵国人马突然出现在面前，大败溃逃，被赵军杀死的有名牙将十余人，士兵死伤无数。败兵逃到甘泉市，把战败的消息报告给桓 。桓 大怒，率领全部人马来与李牧决战。李牧将人马排开，张开两翼等待秦军兵马。等秦军兵马一到，中间代城人马奋勇当先，与秦兵厮杀在一块儿。双方交战正激烈的时候，赵军左右两翼并进，一齐向秦军杀来。桓 不能抵挡，大败而走，跑回咸阳。赵王看到李牧打败秦军有功，说：“李牧就是我的白起呀！”加封李牧为武安君，赐给一万户的领地。秦王见桓 失败非常恼怒，将桓 削去官职，贬为百姓。又派大将王翦、杨端和各带人马，分两路进攻赵国。

第一 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话说赵王迁五年，代州中部地震，房屋倒塌大半，平地裂开竟有一百三十步，邯郸遇到大旱。民间有一首童谣唱道：

秦人笑，赵人号，以为不信，视地生毛。

第二年地里果然长出白毛，长有一尺有余。郭开把这些事情都遮隐起来，不让赵王知道。这时秦王重派大将王翦、杨端和带领人马分两路进攻赵国。王翦从太原一路进兵，杨端和从常山一路进兵。秦王又派内史腾带兵十万驻扎在上党，作为声援。这时燕太子丹作为人质正在秦国，见到秦兵大举进攻赵国，知道这场灾祸早晚也会降临到燕国头上，于是太子丹暗地派人送信给燕王，让他做好抵抗秦军的准备。同时太子丹教燕王以生病为借口，派人请太子回国。燕王按照他的想法派人到了秦国。秦王政说：“燕王不死，太子是不能回国的。要想让他回国，除非是乌发变成白头，马生了角才行。”太子丹绝望地仰天大喊，心中一股怨气，直冲云霄，满头乌发都变成了白色，但秦王仍不准他离开。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更换了自己的服装，毁了自己的面容，装扮成别人的仆人，混出了函谷关，星夜兼程逃回了燕国，今天真定府定州的南面有一座叫作闻鸡台的高台，就是当年太子丹逃离秦国时，听到鸡鸣早早起床出发的地方。秦王正在全力进攻赵国、魏国，暂时还没有余力去追究太子丹逃回燕国的事。

再说赵国武安君李牧，将兵马驻扎在灰泉山，营寨相连几十里路，秦国的两路人马都不敢轻易向前行进。秦王听到报告后，把王敖派到王翦军中，王敖对王翦说：“李牧是北方的名将，要战胜他是不容易的。将军暂时可以和他相通和好，但不要做出什么约定，然后派使来往于秦赵之间，我自有计策。”王翦真的派人去赵营讲和，李牧也派人去秦营商议。王敖到了赵国，找到郭开说：“李牧与秦国私自讲和，相约到了秦军占领赵国的时候，把赵国的代郡据为己有。你如果能把这些话讲给赵王，让赵王派别的将军来替换李牧，那时我向秦王报告，你的功劳可是不小。”郭开已经有了外心，就按照王敖所讲的秘密奏给赵王。赵王悄悄派左右人前去灰泉山查看，果然看到李牧和王翦的信史往来频繁，于是就相信郭开所说是真实的。赵王问郭开应当怎么办，郭开说：“赵葱、颜聚现在正在军营中，大王可以派人带着兵符到军中去，就在那里封赵葱作大将，替回李牧，就说让他回朝做丞相，李牧一定不会产生怀疑。”赵王同意郭开的建议，派司马尚持兵符到军中宣布赵王命令。李牧说：“两军对垒，国家安危都担在一将的身上，虽有君命，我也不能服从。”司马尚私下里告诉李牧说：“郭开诬陷你要反叛赵国，赵王听信了他的谗言，所以以你做丞相的名义召回你。这是在欺骗将军。”李牧气愤地说：“郭开先是诬陷廉颇，今天又来诬陷我。我应当带兵回朝，先把国王身边的这些恶人翦除掉，然后再来抵抗秦国。”司马尚说：“如果将军真的带兵回朝，知道内情的人认为你是忠心为国，不知内情的人反倒会认为你准备谋反，反倒给那些诬陷你的人授以口实。凭借将军的才能，到哪里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功名，何必一定呆在赵国呢？”李牧长叹说：“我曾经恨乐毅、廉颇不能终生作赵国的大将，没想到今天又轮到自己。”又说：“赵葱没有能力代我作大将，我不能把将印交给他。”于是李牧把将印悬挂在营帐中，到夜深的时候换上平常人的衣服悄悄走出营寨想去魏国。赵葱深深感

激郭开举荐自己的恩德，恼恨李牧不肯把将印交给自己，所以听说李牧出走，马上派兵追捕。最后在一个开旅店的人家找到了李牧，乘他酒醉未醒捆起来斩下首级，把首级献给赵王。可怜李牧这一员名将，被郭开所害，真是冤枉！史臣有诗写道：

却秦守代著威名，大厦全凭一木撑。

何事郭开贪外市，致令一旦坏长城！

司马尚不敢回朝复命，悄悄接出妻儿乘船出海了。赵葱于是取代李牧作了大将，颜聚为副将。代州兵马向来敬服李牧，见到他现在被无辜害死，非常愤怒，一夜间翻山越谷逃得干干净净，赵葱想禁止也禁不住。

秦兵听说李牧已死，军卒都饮酒庆贺。王翦、杨端和两路人马一齐向前推进。赵葱与颜聚商议，想分兵去救太原、常山两个地方，颜聚说：“我们军中新换大将，军心尚未安定，我们合兵一处还可以有足够力量防守，一分兵力量就太薄弱了。”颜聚的话还没说完，兵卒来报告：“王翦猛烈进攻狼孟，城池很快就要失守。”赵葱说：“狼孟一旦失守，秦军就可以长驱并陘，合攻常山，邯郸就危险了，不能不去救援！”便不听颜聚的劝告，传令自己的队伍立刻出发。王翦把赵葱的动向探听得一清二楚，事先就在大谷布下了伏兵，派人在高处瞭望，等到赵葱的军兵过了一半的时候，放起号炮，伏兵一齐杀出，将赵兵截为两段，前后不能相顾。王翦率领大军像倾江倒海一样地杀来，赵葱慌忙应战，没打几下就抵挡不住了。赵军兵败如山倒，赵葱也被王翦杀死。颜聚收拾起残军，逃回邯郸。秦兵占领了狼孟，又由并陘进兵攻破了下邑。杨端和率领秦军也占领了常山等地，再向前推进包围了邯郸。秦王政听到两路人马都已经得胜，就派内史腾移兵韩国，接受韩国纳献的土地。韩王安听到秦军已到，非常害怕，赶忙把自己的所有城池全都献给了秦国，做了秦国的臣属。秦王在韩国原来的地域设置了颖川郡。——这一年是韩王安九年，秦王政十七年。韩国自从武子万在晋接受封地，经过三世到献子厥，开始执掌晋朝权力。从厥又经过三代相传到康子虎，灭掉智氏。从康子虎传到景侯虔，从此韩成为诸侯。从虔开始相传六代到宣惠王，从此韩开始称王。又经过四代到了韩王安，韩国为秦国吞并，自韩虎六年到宣惠王九年，韩作为诸侯之一，共经历了八十年。自宣惠王十年至韩王安九年，韩国称王共九十四年。自此，六国只剩下了五国。史臣作诗赞叹说：

万封韩原，贤裔惟厥；计全赵孤，阴功不泄。始偶六卿，终分三穴；

从约不守，稽首秦阙。韩非虽使，无救亡灭。

再说秦兵包围邯郸，颜聚用全部人马拼死防守。赵王迁看见秦兵攻势猛烈，心中十分惊恐，想派使者到邻邦求救。郭开说：“韩王已到秦国做了属臣，燕国、魏国也是自顾不暇，哪有能力来救援我们赵国？依我的看法，秦军势力强大，不如全城归顺秦国，这样还可以不失去封侯的地位。”赵王迁想听从郭开的意见，公子嘉伏在地上痛哭说：“先王把赵国的社稷、宗庙传到大王你的手里，怎么可以把它抛弃呢？我愿意和颜聚竭力抗敌，拼个你死我活！万一邯郸被攻破，还有代郡几百里是我们的国家，怎么能束手让秦人把我们俘虏囚禁呢？”郭开说：“城被攻破，国王就会被俘，怎么能到代郡去呢？”公子嘉把宝剑拔了出来，指着郭开说：“败国的奸臣，若你还敢多说，我就杀了你！”赵王把他们劝解开了。赵王迁回到宫里，思来想去，无计可施，只好借酒取乐。郭开想和秦兵约好献城，可是公子嘉带着宗亲和手下之人帮助颜聚加意防守，滴水不漏，郭开也无可奈何。这一年邯郸连遭灾

荒，城外百姓早都逃走了，秦兵什么东西也抢不到。城里却积贮了不少粮食，吃用不缺，所以秦军占领邯郸的打算一时还难于实现。王翦同杨端和商议，暂时退兵五十里，解决运粮的困难。城中赵军见秦兵退走，防守也松弛了一些，每天打开城门一次让人出入。郭开乘此机会，写好一封密信派亲信混出城去送到秦军营寨。信中大意是：“我早有献城的想法，只是难于找到合适时机。现在赵王已经十分惊恐，如果秦王能大驾亲征，我一定力劝赵王归降秦国。”王翦接到信，随即派人骑快马向秦王报告。秦王于是亲自带领三万精兵，派大将李信护驾，从太原来到邯郸，重新包围了这座城，不分日夜地攻打。城上兵士见秦军中竖有“秦王”的大旗，便向赵王报告，赵王也更加惊恐。郭开对赵王说：“秦王亲自领兵前来，说明秦国已经下定决心不攻破邯郸决不收兵，请大王不要太相信和倚靠公子嘉、颜聚这些人的力量，您自己心中要有主张。”赵王说：“我想投降秦国，可是他们如果要杀我怎么办？”郭开说：“秦国没有杀韩王，怎么会杀你呢？如果把和氏璧和邯郸地图献给秦王，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赵王说：“你如果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就写一封降书吧。”郭开写好降书，又对赵王说：“降书虽然写好，公子嘉一定要阻拦的。听说秦王大营在西门，大王可以借口巡城，乘车到那里亲自打开城门送去，还怕秦王不接待收留吗？”赵王一向很昏庸，一切听郭开的，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也就更加没了主意，同意照郭开说的去做。颜聚正在北门巡视，听说赵王已从西门出去给秦国送降书，不禁大吃一惊。这时公子嘉也骑马赶来了，对颜聚说：“城上奉赵王命令已经竖起降旗，秦兵马上就要进城了！”颜聚说：“我在这里死守北门，你去把亲族召集到一起赶快回到这里，我们一块儿到代郡去，然后再想今后的办法。”公子嘉同意颜聚的主张，召集起几百名族亲，和颜聚一道冲出北门，连夜奔向代郡。颜聚劝公子嘉自立为代王，用以号令众人，表彰李牧的功劳，为他恢复官职、爵位，亲自设祭，以安定代州的民心军心。公子嘉派人去和燕国联合，把军队驻扎在上谷，防备秦兵来侵犯。这样，代国就算初步安定下来。

再说秦王同意赵王迁投降，率秦军长驱直入，占领了邯郸，住在赵王宫里。赵王用臣子的礼节叩见秦王，秦王坐在那里接受赵王的拜见。许多赵国老臣都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秦王拿着和氏璧抚玩，对群臣说：“这就是先王想用十五座城换都没有换来的和氏璧啊。”秦王下令，在原来赵国的属地设置钜鹿郡，委任了郡守，把赵王安置在房陵，封郭开为上卿。到这个时候赵王才看清了郭开卖国的面目。他长叹说：“假如李牧在这里，怎么能让秦国人吃到邯郸的粮食呢？”房陵四面有石屋，赵王就住在石屋中，赵王听到水声淙淙，便向左右询问，左右人回答说：“楚国有四条河，分别叫江、汉、沮、漳，这条就是沮水，流出房山后汇入汉江。”赵王听罢，心里愈感凄凉，叹息说：“水是无情之物，尚且能自己流到汉江，我被囚在这里，只能遥望千里之外的故乡而走不到呵。”说罢，写下一篇山水之歌：

房山为宫兮，沮水为浆；不闻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于汉江；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夫谁使余及此兮？乃谗言之孔张！良臣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敢怨秦王？

赵王整夜不睡，每次唱起这支歌，悲愤凄凉的感情都让左右人落泪。于是赵王自此患病不起而死。代王听说赵王迁死，谥为幽缪王。有一首诗写到：

吴主丧邦繇佞齷，赵王迁死为贪开。

若教贪佞能疏远，万岁金汤永不隳。

秦王班师回咸阳，暂时休兵养士，没有发动新的战争。郭开平时积蓄的金子太多，当时没法携带，就在邯郸的府第里挖窖埋下。赵国被灭亡，大事安定之后，郭开向秦王请求休假回家，搬取家财，秦王笑着答应了。回到邯郸，郭开挖出金子，装满好几车，在回咸阳途中被盗贼杀死，金子也被抢走，也有人说是被当年李牧手下人杀死的。真是贪金卖国，最后落得个人死财尽的下场。

再说燕太子丹逃回燕国，对秦王怀着刻骨仇恨。他拿出家财，招募宾客，想向秦王报仇。太子丹对招募来的夏挾、宋意这些勇士都用厚礼相待。有一个叫秦舞阳的人，刚刚十三岁，在城里面大白天杀仇人，周围人都害怕而不敢接近他。太子丹赦免了他的罪，收在自己门下。秦将樊於期逃到燕国，藏在深山之中，听说太子丹喜欢结交宾客，也走出深山来到太子丹这里。太子丹将他待为上宾，在易水河东盖了一所房子让他住，起名樊馆。太傅鞠武进谏说：“秦国是个虎狼一样的国家，正在蚕食各个小国。即使和秦国没有仇怨，他们还要寻找借口，收留秦王的仇人自然更会成为秦王猎取的目标，这种如同去触摸恶龙逆鳞的行为，一定会给燕国带来伤害。希望太子赶快让樊将军到匈奴去，让秦王失去侵扰我们的借口。同时请您与西边三晋结成盟约，联合南边的齐国、楚国，北边结好匈奴，然后再慢慢求得发展。”太子丹说：“太傅的计划施行起来旷日持久。我现在心中就如同火灸一样，一会儿也平静不下来。况且樊将军无处可走才来我这里，是我的患难之交。我怎么可以因为秦国强大，就把樊将军远远遗弃在荒漠中？即使让我死，也不能这么做。希望太傅能为我考虑一下。”鞠武说：“以弱小的燕国来抵抗强大的秦国，如同将毛扔进炉子里，没有不烧焦的，用蛋去砸石头，没有不碎的。我才智浅见识少，难为您想出更多的好办法。我认识一个田光先生，这个人智谋深远，勇猛沉着，而且认识不少有特殊能力的人。太子下决心报复秦国，离开田光先生是不行的。”太子丹说：“我还不认识田光先生，愿太傅能请田光先生来我这里。”鞠武说：“好吧。”随即驾车来到田光家，对他说：“太子丹很敬慕您，想请您到他那里相助，请您不要推卸。”田光说：“太子是贵人，怎敢让他屈驾到我这里相请？既然太子看得上我，想和我一起谋划策略，我应当自己前去。”鞠武说：“先生肯去助一臂之力，这是太子的幸运啊。”于是鞠武和田光同乘一车来到太子宫中。太子听说田光先生到了，亲自到宫外迎接。太子手执车辔请先生下车，自己在前边为田光引路，一再拜谢致意。来到宫里，太子又跪下为他擦拂坐席。田光年纪大了，躬着背坐在上座，旁边的人看着都暗暗发笑。太子丹让左右退下，站起来向田光请教说：“现在的形势，燕国与秦国势不两立，听说先生智勇兼备，能不能请您想些出奇制胜的办法，来拯救即将面临灭亡的燕国呢？”田光说：“我听说这样一句话：‘宝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一天可以行千里，到了衰老的时候，连弩马也可以走在它的前边。’鞠太傅只知道我年轻力壮时的情况，却不知道如今我已经衰老了。”太子丹说：“不知在您所结识的人中间有没有像您年轻时那样有智有勇，可以代替您的人呢？”田光摇着头说：“太难了，太难了。这样吧，太子门下客人中有哪些可以任用的人，我想看一看。”太子丹便把夏挾、宋意、秦舞阳请来与田光相见。田光一一相看一遍，问了姓名，对太子丹说：“您的这些客人中都没有可任用的。夏挾是个血勇之人，一发

怒则脸红；宋意是个脉勇之人，一发怒脸色变青；秦舞阳是个骨勇之人，一发怒则脸发白。怒形于面，容易让人觉察，怎么能完成大事？我知道一个荆卿，是个神勇的人，喜怒都不表现在脸上，好像比前面几个人更好。”太子丹说：“荆卿叫什么名字，哪里的人氏？”田光说：“荆卿名轲，本是庆氏，是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代。庆封到吴国后，家住在朱方。楚国讨伐吴国杀死庆封，他的家人逃到卫国，成了卫国人。他们曾经凭剑术游说卫元君，希望得到重用，但卫元君没有任用。后来秦国占领了魏国东部，把濮阳改为东郡，轲又来到燕国，姓氏改为荆，人们称他荆卿。这个人嗜酒，燕国的高渐离善长击筑，荆轲很喜欢他。两人每天在一起饮酒，喝到高兴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随着以歌相和，歌罢两人一齐落泪，觉得天下少有知己的人。荆轲这人深沉而有谋略，我远远不如他。”太子丹说：“我还不认识荆轲，希望您能请他到我这里来。”田光说：“荆轲家境贫穷，我常常给他一点资助，他是愿意听我的话的。”太子丹送田光出门，把自己乘坐的车送给田光派内侍为他驾车。田光刚要上车，太子丹嘱咐说：“我所说的是国家的大事，请先生不要讲给别人。”田光笑着说：“不敢，不敢。”田光上车，在酒市上寻找荆轲。荆轲和高渐离喝得半醉，高渐离正在调筑，田光听到筑声，下车进来呼叫荆卿。高渐离带着筑避开了。荆轲与田光相见施礼，田光把荆轲邀请到自己家中对他说：“你常常叹息天下没有知己的人，我也认为是这样，可是我老了，精疲力竭，不能作为你的知己一起去干大事。你现在精力正是旺盛的时候，是不是想试着去实现胸中的抱负？”荆轲说：“哪有不愿意的？只是遇不到知己的人。”田光说：“太子丹喜欢结交天下客人，不分尊卑，都以诚相见，燕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不知我已衰老，请我去商议秦国和燕国之间关系的要事。我和你常有交往，了解你的才能，所以向太子丹推荐你来代替我，请你现在就到太子的宫里去。”荆轲说：“先生的命令，我怎敢不听。”田光想激起荆轲的志气，于是拿起剑，叹口气说：“我听说：‘长者的行为不能让人猜疑。’太子丹将国家大事告诉我，嘱咐不要泄露给别人，这是怀疑我的品行啊。我想帮人做成事情，怎么能让人来怀疑我呢？我要用死来表明自己的品行，请你马上去告诉太子。”说完用剑自刎而死。荆轲正在悲痛地哭泣，太子派人来询问：“荆先生来了没有？”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诚意相请，就乘田光来时坐的车去见太子。太子丹接待荆轲和接待田光一样。相见后，太子丹问：“田先生怎么没有一起来？”荆轲说：“田光因为听了太子私下嘱咐的话，想用死来表明他的品行，已经用剑自刎了。”太子丹抚胸痛哭说：“田先生为我一句话而死，不是太冤枉了吗？”好半天才止住泪，请荆轲坐了上座，自己站起来向荆轲顿首施礼。荆轲慌忙答礼。太子丹说：“田先生没有把我看作品行低下的人，让我能结识你，这是天赐的幸运，希望你不要鄙视抛弃我。”荆轲问：“太子所忧虑秦国的是什么事呢？”太子丹说：“秦国就像虎狼一样，贪得无厌，不占领整个天下，臣服所有国王是不会满足的。现在韩王献出了所有土地，成了秦国的郡县。王翦大兵又攻占了赵国，俘虏了赵王。赵国亡了以后，下次秦国肯定要来侵扰燕国。这就是我之所以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原因。”荆轲说：“您是想兴兵和秦国决一死战，或是有别的想法？”太子丹说：“燕国小而弱，几次仗都没有获胜。现在赵国公子嘉自称为代王，想和燕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我担心即使让全国人都去出征也难抵挡秦国的一员大将。虽然可以得到代王的一些帮助，但代国也没有强盛的力量。魏国、齐国一向不敢得罪秦国，楚国相距又远，借助

不了他们的力量，各国都畏惧秦国的强大，谁也不肯联合起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如果能有一个天下的勇士，假意派他出使秦国，用重利引诱秦王。秦王贪心，一定能接近他，然后趁机劫持他，强迫他将占领的土地都还给各国，就像曹沫对齐桓公那样，这样能成功最好。如果秦王不答应，就把他杀掉。秦国几个大将各握重兵不相上下，秦王一死，国中混乱，上下猜疑，然后我们趁机联合楚国、魏国，共同扶立韩王、赵王的后代，大家一起努力打破秦国。这是一个再造乾坤的大好机会，我看只有你能来担当这个重任。”荆轲沉思了好半天，说：“这是关系燕国兴亡的大事，靠我这点能力，恐怕难能胜任。”太子丹向前走近，向荆轲顿首说：“凭你的才能和义气，我情愿把自己生命交给你。请你不要再推辞。”荆轲再三谦逊，最后答应下来。于是太子丹把荆轲尊奉为上卿，在樊馆的右边，另建一座荆馆，送给荆轲居住。太子丹每日前去荆轲门下问安，送去牛肉。不时还送去车骑美女，满足荆轲的各种欲望，就这样还担心他有什么不适意的地方。有一天太子丹和荆轲一起在东宫游览，看见池中有一只大龟，荆轲偶然拾起一块瓦去打龟，太子丹马上捧来金丸递给荆轲，让他用金丸代瓦打龟取乐。又有一天，太子丹和荆轲骑马，太子丹有一匹千里马，荆轲偶然说到马肝味道鲜美，不一会就有人把肝送来，所杀的就是太子丹的千里马。太子丹说起秦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现在住在燕国。荆轲希望能和樊於期相见。太子丹在华阳台上摆下酒宴，请荆轲和樊於期相会，把自己所宠爱的美女唤出来敬酒，又令美女鼓琴。荆轲见美女两手如玉，称赞说：“这双手太美了！”宴席散后，太子丹派内侍用玉盘端着一样东西给荆轲送来。荆轲打开一看，竟然是美女的断手。荆轲明白太子丹为让自己干成大事是无所吝惜的，他慨叹说：“太子待我的厚意，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应当用死来报答他！”

## 第一 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荆轲平时常与人讨论击剑的技术，很少有人被他认为剑术还可以的，他心里只佩服榆次人盖聂，自以为剑术尚不及他，与他深深地结交成了好朋友。到了这时候，荆轲受到燕国太子丹的长时间厚待，想西入秦国杀秦王嬴政来报恩。派人四处探访盖聂的行踪，想请他到燕国来，共商去秦国的事。但是盖聂游踪不定，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他。太子丹知道荆轲是位豪杰，仍旧早晚恭敬地侍候，并不催促。忽然边关来人报道：“秦王派大将王翦，从北面攻打过来，已经到了燕国的南界。代王嘉派人与我们相约，一同发兵，共同守卫上谷以抵御秦国的侵略。”太子丹很害怕，对荆轲说：“秦兵马上就要渡过易水攻打燕国了，您虽然想为燕国出谋划策，哪里还来得及呢？”荆轲说：“我已经考虑成熟了。我这次去秦国，如果不能取信于秦王，那就不可能接近他。樊将军得罪了秦王，秦王出千斤黄金买他的首级，并赏给捉到他的人万户的封邑。燕国的督亢是富饶的地方，这是秦国想要得到的。如果能得到樊将军的头与督亢的版图，一并奉送与秦王，秦王一定会非常高兴并同意召见我，我于是才能得以报答太子。”太子丹说：“樊将军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归顺于我，我怎么忍得下心杀了他呢？给与秦国督亢之地，我倒在所不惜。”荆轲知道太子丹不忍杀了樊将军，于是私下里对樊於期说：“将军在秦国遭到的灾难可以说是太多了，您的父母宗族，都被杀戮，今天还听说秦国要用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来悬赏您的首级，将军您将怎样报仇雪恨呢？”樊於期仰天叹息，泪流满面，对荆轲说：“我一想起嬴政，就恨之入骨！我愿意与他一同死，只是没有这样的机会。”荆轲说：“我今天有一句话，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报了将军您的深仇，将军您肯听吗？”樊於期急忙问道：“你的计谋在哪里？”荆轲踌躇着不说话。樊於期说：“荆卿你为什么不说话？”荆轲说：“计谋是有的，只是难以说出口。”樊於期说：“如果能报了您的深仇大恨，即使粉身粉骨，也在所不惜，又为什么难以出口呢！”荆轲说：“我有一个愚蠢的计划，想要前去刺杀秦王，只是恐怕近不了他的身。如果得到了将军的头，将它献给秦王，秦王必定会高兴并接见我，我一旦接近秦王，就左手拉着他的胳膊，右手斫他的胸口，那样，将军的仇报了，而燕国也得以免除灭亡的灾难了。将军以为这个计谋怎么样？”樊於期脱下衣服，露出半边身子，高举着双臂，双脚顿着地，大声叫道：“这是我日夜切齿痛恨但苦于没有计策的事，今天我才得到了明教！”即刻拔出随身佩戴的宝剑，在自己喉咙处一抹，气管断了但脖子尚连，荆轲又用剑砍断了他的脖子。樊於期的壮举有诗为证：

闻说奇谋喜欲狂，幽魂先已赴咸阳。

荆卿若遂屠龙计，不枉将军剑下亡。

荆轲派人飞快地去报告太子丹说：“已得到樊将军的首级了！”太子丹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飞车赶到，趴在樊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哭。之后，命令手下人厚葬樊将军，将他的头颅放进了一个木箱子。荆轲说：“太子您寻觅到了锋利的匕首了吗？”太子丹说：“有一个赵国人造的称为徐夫人的匕首，长一尺八寸，很是锋利，我用一百两金子买下了它，让工匠在匕首上染了毒药而且我已经试过，只要划破见一点血丝，马上就死。我装着它等待你荆卿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知你的行期定在哪一天？”荆轲说：“我有一个很好的

朋友盖聂还没来，我想等他来做我的副手。”太子丹说：“你的朋友，犹如大海上游飘之浮萍，行踪不定。我的门下有许多勇士，其中以秦舞阳最为出色，他大概可以做你的副手吧？”荆轲见太子丹非常着急，于是叹息说：“现今我怀揣一把匕首，到祸福难测的强大的秦国去，这一去是再也回不来了。我所以迟迟不行动，是想等我的朋友到来，图个万全之策。太子您既然急着不让我再等待，那我就走吧！”于是太子丹草草地写就了一封国书，上面只说奉送督亢一方土地及樊於期的首级给秦国，让荆轲做使者前往奉上。太子丹又出资千金为荆轲制装。秦舞阳做副使，一同前往。出发的当天，太子丹以及平日与荆轲相交甚密并知道他要出行的人，都穿白衣戴素冠，送到易水之上，在那里设宴为他送行。高渐离听到荆轲要去秦国的消息，也背着猪腿、老酒赶来了，荆轲让他见见太子丹，太子丹让他入席同坐。酒过数巡，高渐离敲着筑，荆轲和着他的节拍，用变徵的音调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他的歌声哀切悲惨，宾客和随从之人，无不掉泪，就像遇到丧事一样。荆轲朝天呼出一口气，那口气直上霄汉，化成一道白虹，贯穿了整个天空，看见的人个个惊讶。荆轲又用羽声慷慨放歌：

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

那歌声激烈雄壮，大家都瞪大了眼睛鼓足劲，就像面临大敌一样。于是太子丹又拿起一杯酒跪着敬献给荆轲。荆轲一饮而尽，拉着舞阳的胳膊，飞跃上车，催鞭疾驰，再不回头看一眼。太子丹登上高处望着车子飞驰，直到看不见影子了，才凄凄然犹如失去宝物似地含着眼泪返回。晋朝的陶渊明记录了这件事：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左席击悲筑，右席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荆轲到了咸阳后，打听到中庶子蒙嘉为秦王所宠爱，就用千金贿赂他，请他转达燕国使节求见的事项。蒙嘉向秦王启奏说：“燕王惧于您的威势，不敢发兵抵御，愿意奉献整个国家而做您的臣下，就像各诸侯国一样，所要的职务犹如郡县，以奉守燕王祖先的宗庙。他们害怕得不敢自己来陈述，已经砍下了樊於期的头，还要献上燕国的膏腴之地督亢，燕王亲自修书一封，并在庭上设宴为使者送行。今天上卿荆轲已在馆驿等候圣旨，只等大王召见了。”秦王听说樊於期已被杀死，非常高兴，于是换上朝服，设下了九宾之礼，召使者到咸阳宫相见。荆轲将匕首藏在袖筒里，捧着装有樊於期的头颅的匣子，秦舞阳捧着装有督亢版图的匣子，两人相随着进了咸阳宫。将要见到秦王时，秦舞阳脸色苍白，犹如死人，满脸是恐惧的神色。秦王的侍臣问道：“使者为什么变了脸色？”荆轲回头看了秦舞阳一眼，笑了笑，走上前去叩首，谢罪说：“这个秦舞阳，是北番蛮夷之人，生平未曾见过天子，所

以免不了恐惧发抖，失去了他的常态。愿大王宽恕他的罪过，使我们得以完成使节的任务。”秦王传下旨来，只许正使一个人上殿。左右侍卫喝叱秦舞阳下了台阶。秦王命手下人取过装有头颅的匣子相验，果然是樊於期的头颅，就问荆轲说：“为什么不早早杀了这个逆臣奉上？”荆轲回答说：“樊於期得罪了天子后，窜匿到了北边的荒漠地带。我国君主用千金作赏买到了他，本来想将活着的樊於期献上，只怕途中发生变故，所以砍下了他的脑袋，希望能稍稍舒缓大王的愤怒。”荆轲脸不变色，应答从容，秦王丝毫不怀疑。荆轲应对的时候，秦舞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俯首跪在台阶下。秦王又对荆轲说：“把舞阳拿着的地图取来，让我看一看。”荆轲从舞阳手中取过地图匣子，亲自送到秦王的手上。秦王拉开地图，刚要俯下身去看，荆轲藏在袖筒里的匕首露了出来，不能掩盖，当下不免手忙脚乱。荆轲一不作二不休，左手拉着秦王的胳膊，右手握着匕首刺向秦王的胸口。尚未刺到，秦王大惊，奋身站起，袖子断了。——因那时是五月初旬天气，所穿的皆是罗、縠制成的单衣，所以很容易拉断。——秦王座位旁摆着一架屏风，有八尺宽，秦王跑到了屏风的后面，屏风倒在了地上。荆轲拿着匕首在后面紧追不舍。秦王脱不了身，绕着柱子奔跑。原来秦国有法令，在殿上侍候的群臣都不许带兵器，郎中、宿卫这些带有兵器的，都只能列于殿下，如果不是皇帝宣召，不敢私自进入大殿。今天仓促间起了变故，秦王来不及呼唤那些带兵器的侍臣，只有那些不带兵器的臣下，用手与荆轲相搏。荆轲勇猛异常，近他身者都被打倒在地。有一个叫夏无且的御医，也用药包打荆轲，荆轲奋臂一挡，药包被打得粉碎。虽然荆轲非常勇猛，群臣奈何他不得，但因为他要左挡右击，秦王得以东奔西走，没有被他拿住。秦王身佩一把宝剑，名叫“鹿卢”，长八尺，他想要拔出来刺荆轲，无奈剑长，不能从剑鞘中拔出。有一个小内侍名叫赵高的急忙叫道：“大王为什么不把剑推到背后再拔出来？”秦王省悟过来，听从了他的话，把剑推在背后，前面便短，很容易地拔了出来。秦王的勇猛和力量，并不弱于荆轲，而且，匕首只有尺把长，只可近刺，剑长却有八尺，可以远击，秦王手中握着宝剑，胆子便壮了，直冲过来砍荆轲，一下子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扑身倒在了左边的铜柱边，不能站起来，只得奋力抛出匕首想要掷中秦王。秦王躲开一步，那匕首从秦王耳边擦过，直刺入右边的铜柱之中，火光迸击。秦王又用剑击荆轲，荆轲用手迎剑，三指随剑而落，他的身上被砍伤了八处。荆轲靠着柱子微微而笑，象箕子那样缩着身子骂秦王道：“你真是太幸运了！我欲效法曹沫，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去劫杀你，没料想竟不得成功，被你幸运地免除了灾难，这难道是天意吗！但是你们仗着自己强大的力量，吞并各诸侯国，你享有社稷的日子哪里能够长久呢？”左右侍卫争着抢上前去杀死了他。秦舞阳在殿下，看见荆轲动手，也想上前帮忙，却被郎中等众人乱刀砍杀。——这是秦王嬴政二十年时发生的事。可惜荆轲受了燕太子丹长时间的厚恩，为报恩而特地西入秦去击杀秦王，却一事无成，不单害了自身，又枉害了田光、樊於期、秦舞阳三人的性命，断送了燕王、燕太子的前程，难道是荆轲剑术不够精湛吗？有诗记述这件事：

独提匕首入秦都，神勇其如剑术疏！

壮士不还谋不就，樊君应与觅头颅。

秦王心战目眩，呆坐了半天，神色才稍微镇定了些。走到柱子边去看荆轲，只见荆轲双目圆睁，怒气冲冲，就像活着时一样。秦王害怕了，命令将荆轲、

秦舞阳的尸首，及樊於期的头颅，一同在市中焚烧，燕国使节的随从皆砍下头颅，分挂在秦国的各个国门。吩咐完毕，秦王起驾回了内宫。宫中的后妃听到这一重大的变故，都前来问安，秦王于是设下宴席以压惊称贺。内中有一个胡姬，原来是赵王的宫人，秦王破了赵国，将她选入后宫，因她善于弹琴，备受宠爱，被立为后妃。秦王让她弹琴以便解除烦闷。胡姬抚琴而唱道：

罗縠单衣兮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兮可超而越，  
鹿卢之剑兮可负而拔，嗟彼凶狡兮身亡国灭。

秦王喜爱胡姬编歌的敏捷，特赐予她缯绮一筐，当晚尽欢，在胡姬那里过了夜。胡姬生下一子，取名胡亥，就是后来的二世皇帝。这是后话。

第二天早晨，秦王上朝，论功行赏，第一有功的当推夏无且，赏赐给他二百镒黄金，并说：“无且爱我，所以关键时刻用药包打荆轲。”又唤小内侍赵高说：“‘把剑推到背后再拔出来’，全靠你提醒了我。”也赏赐黄金一百镒。群臣中用手与荆轲搏斗的，视伤的轻重加赏。殿下郎中等击杀秦舞阳的，亦各得到了赏赐。蒙嘉错误地为荆轲等人传了话，用凌迟这种酷刑将他处死，并将他的家人也一并处死。蒙嘉在这命令下达前已经病故，他的儿子蒙武，在秦国部队内任职，因不知情，所以宽宥免死。秦王怒气更旺，于是益发加兵，用王贲为将领，协助其父王翦，一齐攻打燕国。

燕太子丹听说秦王再次攻打燕国，不胜其愤，带领全部将领迎战于易水的西面。燕军大败，夏扶、宋意在战斗中都死去了。太子丹奔向蓟城，鞠武被杀死了，王翦合兵围住了燕国，十月攻下了城池。燕王喜对太子丹说：“今日国破家亡，都是因为你！”丹对回答说：“韩、赵两国俱已破灭，难道也是我的罪过？现今城中的精兵，尚有二万，而辽东这个地方，背靠着山，前面又有大河阻挡，还足以固守，父王您应当赶快去那里！”燕王喜不得已，登上车从东门出行。太子丹率领着所有的精兵强将，亲自为他断后，护送燕王东行，退守到了辽东，在平壤重建了国都。王翦攻下蓟城后，到咸阳去告捷。王翦多年劳累留下了病根，上表要求告老还乡。秦王说：“太子丹的仇恨，我时刻都不会忘记，但王翦实在是老了。”派将军李信带领王翦的部下，去追赶燕王父子。秦王把王翦召回来，赐予他很多财物。王翦因病辞谢后，老死于频阳。燕王听说李信带兵追来，派使节向代王嘉求救。代王嘉于是给燕王写了一封信，大略说：

秦国之所以急于攻打燕国，是因为他们怨恨太子丹的缘故。燕王如能杀了太子丹向秦国谢罪，秦国必定不会再发怒，燕国的社稷就可以保全了。

燕王喜犹豫不定，不忍心这样做，太子丹害怕自己被杀，于是与他的宾客一起，逃到桃花岛上隐匿了起来。李信在首山驻扎下了军队，派人拿着数说太子丹罪过的信交给燕王喜。燕王喜恐惧万分，谎称找太子丹商量对策，用酒将太子灌醉并将他缢死，然后又砍下了他的头，燕王喜放声恸哭。时值夏季的五月，忽然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平地上积雪二尺五寸，寒冷刺骨就像严冬一样，人们都说这是太子丹的怨气凝结而成的。燕王将太子丹的首级，用匣子装好送到李信的军中，并写了一封谢罪的信。李信飞马入报秦王，并且说：“五月天气却下起了大雪，军人为严寒所苦多有生病的，请求暂时班师回国。”秦王与尉繚商议，尉繚说：“燕国栖身于辽东，赵国栖身于代州，他们就像游魂一样，不用多久，就会自散。如今之计，应当先攻下魏国，再打荆楚，等到这两国攻打下了，燕、代两国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秦王说：

“很好。”于是下一道诏书命令李信收兵回国。又命王贲为大将，率领十万大军，出函谷关去攻打魏国。

当时魏景湣王已去世，太子假称王已经三年了。早在秦国攻打燕国时，魏王假已经修建了大梁这座城市，城内城外都挖了深沟，预先修好了以作防备。并派人去交结齐王，将利害关系说给齐王知道：“魏国与齐国的关系就像唇与齿，唇亡则齿寒。魏国一旦消亡，那灾祸一定会降到齐国头上，希望能同心协力，互相救援。”齐国自君王后薨，他的弟弟后胜做宰相，接受了秦国黄金的贿赂，竭力阻止齐与魏合纵，他说：“秦国一定不会辜负齐国的，但今天如果与魏合纵，必定会触怒秦国。”齐王建被他的话所迷惑，于是辞退了魏国的使者。王贲连着几仗都打赢了，进尔围攻大梁城。当时正碰上连天大雨，王贲乘着油幞车，察看水源，了解到黄河在大梁城的西面，而汴河从荥阳发源，亦从大梁城的西面经过，于是命令军士在西北方向挖出一条渠道，将黄河、汴河的水引向大梁城，但先在渠的下方筑一道堤，阻止水下流。军士们冒雨进行着这项工程，王贲亲自督工。沟渠挖成后，一连十天，大雨不止，水势浩大，王贲命令毁了堤坝疏通沟渠，于是黄河、汴河之水沿着这条渠汹涌而来，渠内、渠外大水泛滥。大梁城被水浸泡了三天，房屋坍塌的不计其数，秦兵乘机攻打了进去。魏王假正与群臣商议写投降书的事，被王贲俘虏，与他的后宫佳丽及眷属一齐被押送去了咸阳。假在途中病死。王贲悉数取得魏国的土地，把它列为秦国的三川郡。并得到了野王管辖的地域，废除卫君角，将他贬为贫民。魏国自晋献公那一朝代开始，毕万得到了封邑，毕万生下了芒季，芒季生武子犇，武子犇辅佐晋文公成就了霸业，犇传到第四代为桓子侈，桓子侈翦灭了范氏、中行氏、智氏，侈又生文侯斯，文侯斯与韩国、赵国共分晋国为三份，一共传了七代到了魏王假，经历了二百年的历史。史臣有书赞曰：

毕公之苗，因国为姓，胤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强盛；惠王好战，大梁不竟。信陵养士，神气稍振。景湣式微，再传而陨。

这是秦王二十二年时的事。这一年，秦王采纳尉繚的策略，又计划攻打楚国。他问李信说：“将军估计一下，讨伐楚国这一仗，用多少兵力就够了？”李信回答说：“不过用二十万兵力。”秦王又召见老将王翦，问他同样的问题，王翦说：“李信凭借二十万兵力去攻打楚国，必败。以臣的愚见，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内心忖度道：“老人本来就比较怯懦，不如李将军气盛勇敢。”于是不用王翦，而命李信为大将，蒙武做他的副手，率领军队二十万去攻打楚国。李信攻打平舆，蒙武攻打寝邱。李信年少骁勇，一鼓作气打下了平舆城，然后引兵向西，又攻下了申城，派人拿着书信与蒙武相约，准备与蒙武在城父相合，并一起捣毁郟城。

再说楚国自李园杀春申君黄歇后，立捍为幽王。捍是黄歇与李氏所生的儿子。幽王在位十年而逝，没有子嗣。当时李园亦已去世。群臣于是拥戴同一宗族的一位公子犹为哀王。哀王即位两个月，他的远房兄弟负刍杀死了他而自立为王。负刍在位三年时，听说秦国已开始攻略本国的土地，于是拜项燕为大将，率兵二十余万，水路、陆路一齐进发。项燕得知李信带兵正从申城出来，自己率领着大军到西陵去迎战他，又派副将屈定，在鲁台山等七处设下埋伏。李信依恃着自己的勇力，一路前行，正遇上项燕的军队，两军交锋，战斗正酣之时，七处的伏兵一齐呐喊着围了上来，李信抵御不了众多的敌兵，大败而逃。项燕带兵追赶，三天三夜不停息，杀死都尉七人，军士死

伤者无数。李信带着残兵败将退守到了冥隄，项燕又攻破了这座城市，李信只得丢下城池接着逃跑。项燕一直追到平舆，将秦国侵占的土地如数收复。蒙武此时尚未到达城父，听说李信战败逃窜，也退出楚国来到赵国境内，派使者急告秦王。秦王听到李信兵败的消息，大怒，削除了李信的官爵和封地。亲自出马到频阳造访老将王翦，问他说：“将军您预计李信率领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必败，现今果然有辱秦军了！将军您虽然有病，但能不能为寡人振作起来，带兵去打一仗呢？”王翦再次拜谢说：“老臣因病有些糊涂，身心也都衰老，大王还是选择更能干的将领去任用吧。”秦王说：“这次出征，非你将军不可，将军请不要再推辞了。”王翦说：“大王如果不得已一定要用老臣，那老臣必要六十万兵士才行。”秦王说：“寡人曾听说，古代的大国只有三军，次等的国家只有二军，小国只有一军，而且军队出征并不全数开拔，所以国内不会缺乏兵力。王霸的威势凌驾于各诸侯国之上，他们国家的军队也只有千辆战车，按一辆战车配备七十五名兵士计算，也从未达到十万的数目。今天将军您一定要用六十万兵力，这是前所未有的呀。”王翦回答说：“古代打仗，约定日子摆下阵势，双方列阵而战，步伐有一定的规定，动干戈但不致人重伤，声讨别国的罪行但不兼吞土地，虽然动用了武器，但其中尚寓含着礼让的意思。所以帝王动用兵力，不必数量很多。齐桓公在国内政变取得了胜利，其动用兵力不过三万人，而且还是更替地使用的。今各诸侯国以兵力相争，恃强欺凌弱小，以人员众多损害人口少的国家，逢人便杀，遇地便攻，兵力动辄数万，围城经常数年，因此农夫都拿起了刀枪，儿童都被列进了兵册，形势所逼，即使想少用兵力也是不可能的。况且楚国拥有东南方广大的土地，一声号令，百万兵力都可具备，我所说六十万，还恐怕不能与楚国兵力相当，怎么还能再减少呢？”秦王叹息着说：“不是将军您在军队里历练多年，就不能这样透彻地看问题，寡人听将军的。”于是带着王翦入了朝廷，当天就拜他为大将，将六十万兵力交授与他，仍用蒙武做副将。临行之日，秦王亲自到坝上设宴饯别。王翦拿着酒杯，祝福秦王长寿，然后说：“大王饮了这杯，我有一些请求。”秦王一饮而尽，问道：“将军有什么话要说？”王翦从袖中取出一简，上面开列咸阳良田美宅数处，向秦王请求说：“把这些田宅批给我们家。”秦王说：“将军若得胜回朝，我将与你共享荣华富贵，何必担心贫穷呢？”王翦说：“臣老了，大王即使给我官爵封地，这就像风中的烛光，能照亮多长时间呢？不如在臣目力所及之时，多多地给予我良田美宅，作为子孙产业，这样就能世代享受大王您的恩德了。”秦王大笑，同意了。王翦带军队行至函谷关，又派使者向秦王索要园池数处。蒙武不理解，说：“老将军的请求，不是太多了吧？”王翦私下里告诉他：“秦王性格刚强凌厉而且多疑，今天他将精兵六十万交付与我，是倾全国兵力托付给我了。我多多地索取田宅园池，谎称为子孙大业考虑，是用以安慰秦王的心的。”蒙武说：“老将军高见，我可比不上。”

## 第一 八回

###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王翦替代李信为大将，率领六十万大军，声言讨伐楚国。项燕固守东冈以拒敌，见秦兵众多，派使者飞报楚王，请求增添精兵强将。楚王又发兵二十万，派将军景骐率领，以帮助项燕。再说王翦将六十万兵力屯扎在天中山，营连着营将近十里，坚壁固守，项燕每天派军队去挑战，王翦始终不出兵。项燕说：“王翦是一员老将，怯战倒是的。”王翦让兵士休息沐浴，每天杀牛设餐，与士兵一起饮食，将士们心中感激，都愿为王翦效力，屡次请战，王翦都用醇酒招待他们。如此数月，士卒白天无事可干，就练习投石、超距等游戏。范蠡的《兵法》对投石、超距有所记载：所谓投石，就是将十二斤重的石块，放在立着的木头上击出，石块能达三百步远就算赢了，不到的就算输；那些更有力的人，能用手甩石头达三百步远的，就更胜一筹。所谓超距，就是立一横木，离地七八尺，跳跃而过，以此比赛胜负。王翦每天派各营的小官吏，记住每一个兵士的胜负情况，以了解兵士力量的强弱。对外则越发谨慎地作出自守的样子，而且不许兵士到楚国境内去樵伐，楚国人误入了他的营地，他用酒食犒劳并放还。两军对峙一年有余，项燕终究没有得到战斗的机会，以为王翦名义上说是讨伐楚国，实际上是保护着自己，因此就放松了战备。

忽然有一天，王翦大宴将士，说：“今天我与诸位一起去破楚国！”将士个个磨拳擦掌，争先奋勇。于是选出骁勇有力的兵士近二万人，称他们为壮士，另立为一军，作为先锋。将军队分成若干队从不同的道攻打楚国，吩咐楚军一旦失败，马上分头占领土地。项燕没有料到王翦突然攻击，仓皇出来迎战。二万名壮士蓄积力量已经多时，都想一试身手，于是大喊着冲向楚军的阵地，一人足以对付百人。楚兵大败，屈定第一仗就被打死。项燕与景骐，率领着败兵从东面撤退，王翦乘胜追击，又与项燕的残部在永安城大战，取得了胜利。王翦接着又攻下了西陵，荆州、襄阳两地顿时都惊慌万分。王翦分兵一半与副将蒙武，让他屯兵鄂渚，向湖南的各郡县发布檄文，宣传秦王的威势和德行。自己率领另一半军队直趋淮南，去攻打寿春，一面又派人去咸阳报捷。项燕到淮上招募兵士未回，王翦乘虚急攻，寿春城遂被攻破。景骐在城楼上刎颈而死，楚王负刍被虏。秦王发驾亲自到樊口接受俘虏，定负刍有弑君之罪，贬为平民百姓。命令王翦的军队与鄂渚的屯军会合，以收复荆、襄，于是湖、湘一带的郡县，听到风声，都惊恐万状，溃不成军。

再说项燕在淮上招募到二万五千名兵士，走到徐城，正碰上楚王的同母兄弟昌平君逃难来到，他告诉项燕说：“寿春已被攻破，楚王被俘虏去了，死活不知。”项燕思量：“吴、越有长江作防线，方圆又有千里，还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于是率领那些人渡过长江，尊奉昌平君为楚王，建都兰陵，训练士兵，守卫城市。

再说王翦平定了淮北、淮南两地后，去鄂渚谒见秦王，秦王盛赞了他的功劳后说：“项燕又在江南立了楚王，怎么办？”王翦说：“对楚国来说，有利的地方只有江、淮，今淮北、淮南皆被我们占领，他们苟延残喘于江南，只要大兵一到，马上就会投降的。哪里值得您忧虑呢！”秦王说：“王将军年纪虽大，壮志可是未减啊！”第二天，秦王启驾回咸阳，仍然留下王翦以及军队，派他们攻打江南。王翦命令蒙武在鹦鹉洲造船。一年多船造成，顺

着长江而下，守江的楚军抵御不住，秦兵于是登上了江南。留下十万兵士屯扎黄山，以断长江的出口。大军从朱方进围兰陵，在兰陵周围扎下营盘，军士的喊叫声响彻云天。夫椒山、君山、荆南山等处，皆布满军队，以断绝越中救兵的来路，项燕带领全城的官兵，与王翦在城下交锋。第一个回合下来，秦兵稍稍有些退却。王翦将壮士分为左右两队，每个人都拿着短兵器，大声呐喊着冲入敌阵。蒙武亲身杀死了一员裨将，又生擒一人，秦兵的勇气增加了十倍。项燕又一次大败，逃回城中，加固城门以便防守。王翦用云梯仰面进攻，项燕用火箭射杀兵丁，烧坏了云梯。蒙武说：“项燕已成了锅中的鱼了！如果垒土与城墙一般高，四面八方一起加快攻城的速度，我众彼寡，他们守备不周全，不消一月，城池必破。”王翦听从了他的计策，加快了攻城的步伐。昌平君亲自巡视城市，为流箭射中，军士将他扶回行宫，半夜里就死了。项燕哭泣着说：“我之所以苟且偷生在此，是因为芈氏一脉没有断绝啊！我如今还有什么希望啊！”仰天长号三声，用剑刎颈而死。兰陵城中大乱，秦兵于是登上城墙打开了城门。王翦带领着整齐的队伍进了兰陵城，安抚居民。又率大军南下，到了锡山。军士埋锅做饭，在掘地时发现了一块古碑，上面刻有十二个字：

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王翦找来当地人问情况，当地的土著说：“锡山是慧山的东峰，自周平王东迁到雒那一年，这山就出产铅锡，于是命名为锡山。四十年来，取用不完。近日铅锡渐渐少了，这块碑也不知道是谁做的。”王翦感叹地说：“这块碑的显露，说明天下从此将渐渐安定了！难道古人先已得知了定数，所以埋下这块碑以告示后人吗？今后当称这地方为无锡。”——今天无锡的县名，就是从这句话中而来的。

王翦的军队经过姑苏，姑苏的守臣将城市交出以示投降。于是渡过浙江，一路扫平了越国地界。越王的子孙，自从越国灭亡后，散居在南江到天台一带，依海而居，皆自称君长，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到了此时，听说了秦王的威德，都向王翦投降。王翦收下了他们的版图与户册飞快地报告给秦王，同时平定了豫章，建立了九江、会稽两个郡县。楚国的社稷到此就绝断了。——这是秦王二十四年时发生的事。楚国自从周桓王十六年，武王熊通强大并称王开始，每年并吞小国，历经五代传到庄王旅，得以称霸，又经过五代到昭王珍，几乎被吴国所灭，又六代到威王商，兼并了吴越之地，接着江淮一带都归属于楚国，楚国几乎占有了天下一半的土地，怀王槐任用了奸臣靳尚，被秦国所欺负，国力逐渐衰弱，又传五代到负刍，而国家被秦国所吞并。史臣记述如下：

鬻熊之嗣，肇封于楚；通王旅霸，大开南土。子围篡嫡，商臣弑父；天祸未悔，凭奸自怙。昭困奔亡，怀迫囚苦，襄烈遂衰，负刍为虏。

王翦平定了楚国后，班师回了咸阳，秦王赏赐他黄金千镒，王翦告老，仍旧回到了频阳。秦王拜王翦的儿子王贲为大将，前往辽东讨伐燕王。秦王嘱咐他说：“将军如果在辽东取得了胜利，乘着破竹之势，一鼓作气再攻下代国，那样就不用再麻烦动兵了。”王贲带兵渡过鸭绿江，围住了平壤城，击破了它，俘虏了燕王喜送到咸阳，被贬为百姓。燕国自召公开始，第九代是惠侯，那年周厉王投奔彘地，又传八代到庄公，是年齐桓公讨伐山戎，为燕国开辟了五百里疆界，燕开始强大，又经过十九代到文公，而苏秦将合纵的计策向他传授，文公的儿子易王开始称王，列于七国之中，易王传位于哙，哙被齐国所灭，哙的儿子昭王又恢复了国号，经过四代到喜，而国终究为秦

国所灭。史臣记述如下：

召伯治陕，甘棠怀德；易王僭号，齿于六国。吟以懦亡，平以强获；一谋不就，辽东并失。传四十三，年八九伯，姬姓后亡，召公之泽。

王贲攻下了燕国之后，率领部队向西去进攻代国。代王嘉的军队一战下来，全军覆没，嘉想要逃往匈奴，王贲一路追赶，到了猫儿庄，生擒了代王并将他囚禁起来。代王自杀。王贲得到了云中、雁门的所有土地。——这是发生在秦王嬴政二十五年时的事。赵国自从造父在周朝任职，几世都做周朝的大夫。幽王无道，叔带离开了周朝来到晋，在晋文侯手下任职，确定了自己赵的姓氏。第五代传到赵夙，侍奉献公，再传到赵衰，侍奉文公，赵衰的儿子盾在襄、成、景三公手下都任过职，晋国称霸，赵姓家族世代辅佐晋帝的霸业。赵盾的儿子朔不再任职，朔的儿子武又一次被启用，又经过两代传到简子鞅，鞅又传到襄子毋恤，毋恤与韩、魏共同瓜分了晋国，毋恤传位给他的侄子桓子浣，浣传位于其子籍，开始称侯，谥号为烈，经过六代到武灵王时，匈奴臣服，又传了四代到王迁被俘虏，其公子嘉立自己为代王，继承赵氏宗祀，代王嘉在位六年，国家灭亡。自此六国就有五国被秦所灭，只有齐国尚在。史臣有记述说：

赵氏之世，与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带始事晋，夙初有土；武世晋卿，籍为赵主。胡服虽强，内乱外侮；颇牧不用，王迁囚虏。云中六载，馀焰一吐。

王贲报捷的书信送到咸阳，秦王大喜，亲手给王贲写一封信，大意说：

将军您一出马，就平复了燕和代，驰骋二千余里，比起您的父亲来，劳苦功高，不相上下，尽管您已经很辛苦并建立了大功，但是齐国，是您班师的必经之道，齐国在，就像一个人缺了一条胳膊一样，我希望将军发挥您的威力，倏然击灭它。将军父子，对于秦国的功绩，没有谁能比得上啊！

王贲接到秦王的手书后，带领军队取道燕山，往河间一路行来。

却说齐王建听从了宰相后胜的建议，不救韩、魏，秦每灭一国，齐王都派人到秦国去称贺。秦王又用黄金贿赂使者，使者回到齐国，备述秦国对使者的优厚款待，齐王以为秦王与自己是和好的，依靠了这一点，可以不修战备。等到五国相继被秦国吞并，齐王心中才开始不安，与宰相后胜商议，发兵守卫本国的西界，以防秦兵的突然袭击。但齐王万万没有想到，王贲带兵经吴桥，直攻济南。齐国自王建即位，四十四年没有发生过战争，老百姓耽于安定，从来不曾演习过武艺。况且秦兵的强暴，他们一向听说，今天数十万秦兵，像泰山压顶般冲将过来，老百姓怎么能不害怕？又有谁敢与他对阵呢？王贲一路经过历下、淄川，直捣临淄，所经之地，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临淄城中，百姓乱奔乱窜，城门都没有人守卫。后胜束手无策，只得劝王建投降。王贲兵不血刃，两个月时间，就得到了山东所有的土地。秦王听到捷报，传下命令说：“齐王建用后胜的计策，拒绝秦国的使者，想要犯上作乱，今天幸亏将士听从了我的命令，齐国得以被翦灭。本当君臣都杀戮，但念王建四十多年对我的恭顺之情，免其死刑，可将他与妻、子一齐迁往共城，有司每天供给他一斗粟，以使他度完余生。后胜就地斩首。”王贲奉命，在临淄杀了后胜，派遣小官押送王建等人到共城安置下来。王建住在太行山下的几间小茅屋里，四周都是松柏，没有任何人居住，王建的后宫及眷属虽然都已分散，但还有十几口，一斗粟根本不够吃的，而且有司还不按

时供给。王建只有一个幼小的儿子，半夜因饥饿而啼哭，王建凄凄怨怨地坐了起来，想起在临淄时的日子，是何等的富贵！而因误听奸臣后胜的计策，以至于亡国，如今被困在大山里贫困潦倒，深深地感到后悔。想到此处，流泪不止，不数日就死去了。宫人各自逃走，建的儿子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齐国人听闻说王建是被饿死的，都很悲哀，编出一首歌传唱以示哀悼：

松耶柏耶？饥不可为餐。谁使建极耶？嗟任人之匪端！后人传唱这首的，称它为“松柏之歌”，大意是怪罪后胜的误国。齐国的始祖是陈厉公佗的儿子陈定，他于周庄王十五年避难到了齐国，于是在齐国任职，改陈氏为田氏。经过几代到了田桓子无宇，又传到僖子乞，因广泛地施舍博得了民心，田氏日渐强大，田乞的儿子恒杀了齐国的君主，又经过三代到太公和，篡夺了齐国的君位自称诸侯，又三传到威王，齐国更加强大，于是称王，又传了四代到王建，国家被秦灭亡了。史臣有记述说：

陈完避难，奔于太姜；物莫两盛，妨替田昌。和始擅命，威遂称王。

孟尝延客，田单救亡。相胜利贿，认贼为祥。哀哉王建，松柏苍苍。

以上记录的是秦王嬴政二十六年时的事。当时六国悉被秦国吞并，天下一统。秦王因为六国当年都自称为王，以为王这个名称不足以尊称自己；想要改称为帝，可当年也曾有东西二帝的议论，以为称自己为帝，尚不足以传后世，也不足以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摄；而上古君号，只有三皇五帝，秦国不但兼有三皇的美德，而且功绩超过了五帝，于是将皇、帝两号合并，称自己为皇帝。追称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又认为周公创立了谥法，使得儿子可以议论父亲，臣下可以议论君长，这是不合礼法的，于是废除谥法不用。并说：“我为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的秩序排列，称二世、三世，以至于百千万世，传到无穷。”天子自称为朕，臣下奏事称皇帝为陛下。召募手艺精良的工匠用和氏璧做成一枚传国的宝印，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又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朝属火德，而火只有水才能扑灭，秦国取周而代之，应了水德之运，所以皇帝所穿的衣服、旌旗都用了黑色。水排列在第六位，所以皇帝所用器物的尺寸，都有六这个数目。规定十月为正月，朝贺都在这一个月内进行。正与嬴政的音同，皇帝的御讳不可犯，改正字的音为征。征，并不是一件吉祥的事，但因为出于始皇的意思，人们也就不敢多说了。

尉繚见秦始皇意气用事，纷纷扰扰没有休止，私下叹息道：“秦国虽然得到了天下，但元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它还能长久吗？”与弟子王敖一起，在一个晚上离开了朝廷，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始皇问群僚说：“尉繚为什么离我而去？”群臣都说：“尉繚辅佐陛下平定了天下，功劳最大，他希望陛下分给他一块土地封他为诸侯，如周朝太公周公的做法。今天陛下已定下了尊号，但论功行赏的典礼却没有施行，他感到失意，因此离秦而去。”秦始皇问道：“周代那种分封疆土以立诸侯的做法，还可以实行吗？群臣都认为，原本属于燕、齐、楚、代的国土，离秦较远，难以顾及，不设立诸侯就没有办法管理它。李斯分析说：“周朝分封了数百个诸侯国，同姓为多，他们的后代子孙，自相残杀没有停止过。今陛下统一了海内，应设立郡县制，那些有功之臣，给他丰厚的利禄，但不能分割给他一寸土地及土地上的一个百姓，这样，就避免了战争，这难道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吗？”秦始皇听了他的意见，于是将天下分成三十六个郡。哪三十六个郡呢？

内史郡 汉中郡 北地郡 陇西郡 上郡 太原郡 河东郡 上党郡

云中郡 雁门郡 代郡 三川郡 邯郸郡 南阳郡 颍川郡 齐郡（即琅琊郡） 薛郡（即泗水郡） 东郡 辽西郡 辽东郡 上谷郡 渔阳郡 钜鹿郡 右北平郡 九江郡 会稽郡 鄞郡 闽中郡 南海郡 象郡 桂林郡 巴郡 蜀郡 黔中郡 南郡 长沙郡

当时北边有匈奴之患，所以渔阳、上谷等临近胡地的郡县，辖地最少，派兵镇守。南方水乡富足平安，故九江、会稽一带的郡县，辖地最多，所有郡县的事项，都归李斯调度。每郡设立守尉一人，监御史一人。尽数收取天下的兵器，聚拢到咸阳一齐销毁，铸成十二个金属的人，每人都有千石重，将它放置在宫庭中，以应“临洮长人”的祥瑞。将天下最富有的家庭迁到咸阳，共有二十万户。又在咸阳的北坂，仿照六国时后宫制度，建造了六所离宫，又建造了一所阿房宫。任命李斯为丞相，赵高为郎中令。有功劳的那些将帅，像王贲、蒙武等，都分封给他们万户，有些也给予千户，他们都不必向国家交付税赋。接着又焚书、坑儒，始皇自己冶游没有节制，建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的入侵，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以生存。等到二世，暴虐更甚于始皇，于是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而起，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史臣作了一首《列国歌》说：

东迁强国齐郑最，荆楚渐横开桓文，楚庄宋襄和秦穆，迭为王霸得专征。晋襄景悼称世霸，平哀齐景思代兴。晋楚两衰吴越进，阖闾句践何纵横？春秋诸国难尽数，几派源流略可寻。鲁卫晋燕曹郑蔡，与吴姬姓同宗盟。齐由吕尚宋商裔，禹后杞越颍项荆。秦亦项裔陈祖舜，许始太岳各有生。及交战国七雄起，韩赵魏氏晋三分。魏与韩皆周同姓，赵先造父同嬴秦。齐吕改田即陈后，黄歇代楚熊暗倾。宋亡于齐鲁入楚，吴越交胜总归荆。周鼎既迁合纵散，六国相随渐属秦。

髯仙读了《列国志》，写下了一首诗：

卜世虽然八百年，半由人事半由天。  
绵延过历缘忠厚，陵替随波为倒颠。  
六国媚秦甘北面，二周失祀恨东迁。  
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